修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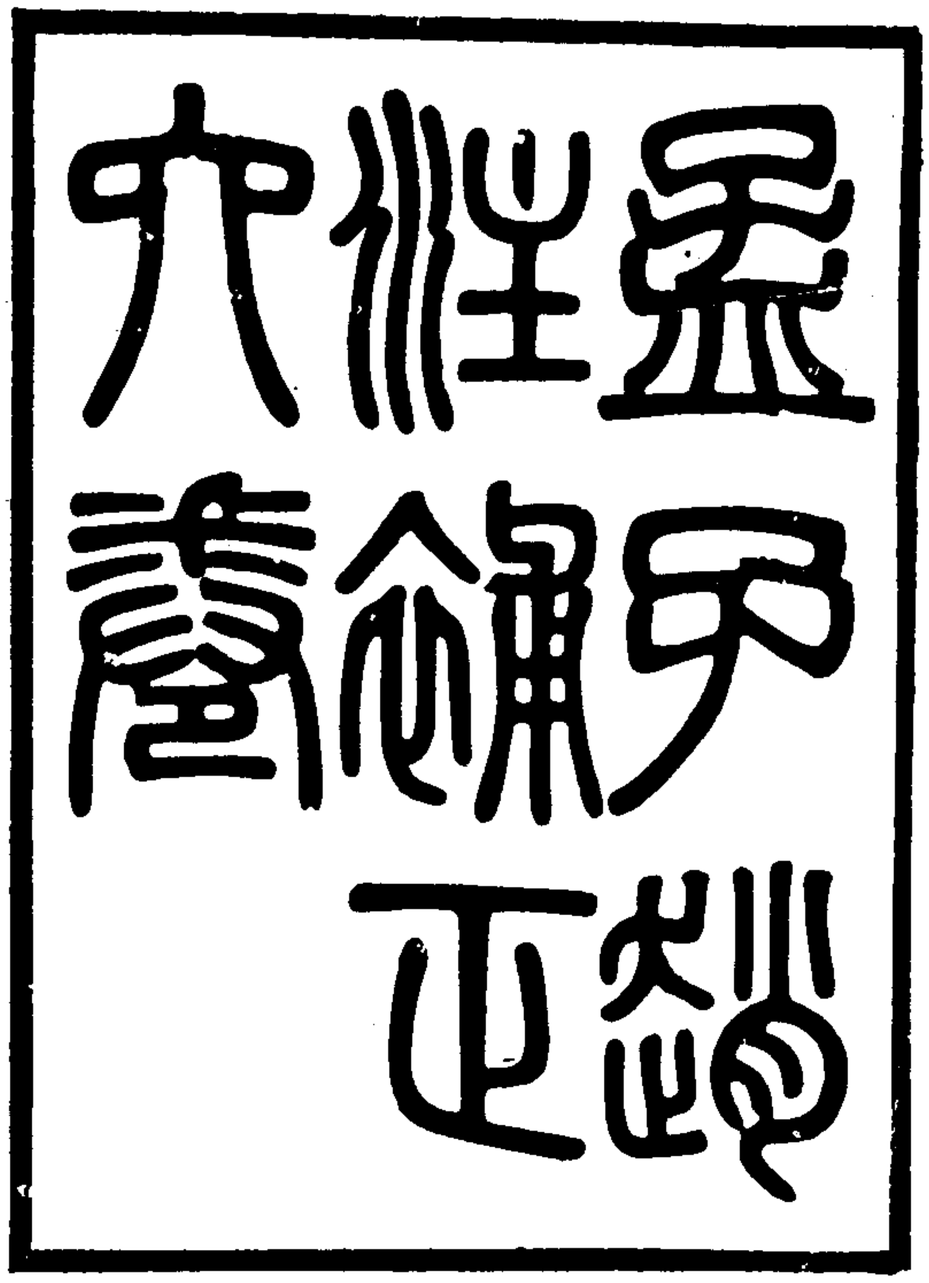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九 · 經部 · 四書類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 〔清〕宋翔鳳撰……一
孟子趙注考證一卷 〔清〕桂文燦撰……六三
大學古本傍釋一卷大學古本問一卷
〔明〕王守仁撰……七三
大學辨一卷 〔清〕陳 確撰……八三
大學知本圖説一卷 〔清〕李 塨撰……九一
大學疏略一卷 〔清〕張 沐撰……一〇三
大學辨業四卷 〔清〕毛奇齡撰……一二一
大學困學録一卷 〔清〕李 塨撰……一四七
大學説一卷 〔清〕王 澍撰……一八三
大學偶言一卷 〔清〕惠士奇撰……二〇一
大學古義説二卷 〔清〕張文檒撰……二一三
大學章句質疑一卷 〔清〕宋翔鳳撰……二三九
大學古義一卷 〔清〕郭嵩燾撰……二六一
讀中庸叢説二卷 〔元〕許 謙撰……二八一
中庸説要一卷 〔明〕宋大勺撰……三〇三
中庸疏略一卷 〔清〕張 沐撰……三三三
中庸傳注一卷 中庸傳注問一卷
〔清〕李 塨撰……三五七
恕谷中庸講語一卷 〔清〕李 塨撰……三七五
中庸困學録一卷 〔清〕王 澍撰……三八九
易大義一卷 〔清〕惠 棟撰……四三一
中庸札記一卷 〔清〕范爾梅撰……四四一
中庸補注一卷 〔清〕戴 震撰……四四七
中庸章句質疑二卷 〔清〕郭嵩燾撰……四六一
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補遺一卷續遺一卷
〔宋〕趙 惠撰……五〇三
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元〕蕭 鎰撰……六〇七


孟子趙注補正

光緒十七年五月
廣雅書局校刻

孟子趙注補正序

余少習孟子得轉附朝儛之說方從學於伯舅葆琛先生先生極以爲然至京師王石渠先生聞其解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而是之又獲交臧君西成與論孟子年月事迹深致往復當歲庚午隨侍先君子於水城通判官廨卽欲取邠卿之注而補之奔走四方三十餘年其間時時有獲自羈宦湘中承乏兩邑奉嚴促之令馭涸劫之民終歲受責晨夕趑趄幾同邠卿所云困吝之中精神遲滯又以年暮無子恐一旦徂謝則平生所得將就放失乃於簿書之暇粗事寫定以行世焉道光二十年五月二日長洲宋翔鳳記於耒陽縣舍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長洲宋翔鳳撰

孟子題辭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注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未詳其所得案王肅作聖證論語多肊造顏氏以爲未詳所得是不信之也至孔叢尤出僞撰更不足據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　漢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案騶通鄒孟子時尚有鄒國其後蓋與魯同爲楚所幷矣又案鄭語史伯言曹姓鄒莒則春秋時即名曰鄒春秋邾小邾公羊經並作邾婁小邾婁公羊音義

廣雅書局栞

邾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檀弓有邾婁考公邾婁合言鄒長言曰邾婁本是一音非孟子時改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鄭康成說顏淵死伯魚尚未葬則亦卒於魯哀十三年蓋遺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喪皆門人所治以子思在繈褓也知子思年六十二當威烈王六年是年困於宋作中庸中庸爲繼聖明道之書故以年著之與上文敘孔子大事必舊年若干同例　僞孔叢謂子思年十七作中庸者誤

思卒年不書史失之矣又十三年當威烈王十九年爲魯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見子思尊禮之果子思年六

十二安得至穆公時孟子之言反爲失實矣又三十餘年當烈王初年孟子就外傅受業子思　後辨見子思年約一百餘歲古者大儒多享神明之壽如子夏伏生竇公之流子思之年亦爾也列女傳孟母篇云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此師事子思之事也史記孟荀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案高誘淮南子氾論篇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此數語全本史記而無人字知王劭說是也風俗通窮通篇亦言孟子受業子思　漢書董仲舒傳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注師古曰言所學者但就舊

廣雅書局栞

弟子授業不必親見仲舒

又案言門人者蓋子思年過耄期不能親授經如伏生年老使女傳言敘朝錯又如康成師馬融僅從高足弟子受業而已則有人字亦通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　案當是性善爲一篇辨文爲一篇說孝經爲一篇爲政爲一篇若今所傳孟子外書則僞之僞者也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說與此同

梁惠王章句上　王曰叟注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　史記孟荀列傳云道既通遊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趙注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案趙臺卿應仲遠竝本史記以爲先齊後梁案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卽記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以問正是初見時口吻以後如宣十一年當燕王噲七年齊伐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再書齊人伐燕取之之事說詳臧氏齊取燕十城及燕人畔之事一書齊人伐燕勝之亦詳臧氏考

齊湣王十年當燕王噲七年齊伐燕亦見燕世家卽公孫丑篇齊人伐燕時事則游梁斷在游齊前也況太史公傳孟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惟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斤斤傳孟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不序事之先後也下文又云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云云據魏齊二世家述騶子至齊亦在至梁之後知並是隨文順記也又案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趙注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據趙憙以爲使孟子先至梁則年未老不得有叟稱今考戰國秦漢人君於遊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年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說別見惠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耳孟子實未皓首甚合當時情事趙說不可從

孟子對曰王　案顧隱君炎武以史記載諸侯相王在梁襄王時謂依史記則惠王稱王爲非此隱君信竹書紀年以史記梁襄王之年爲惠王改元之年故爲此說其實惠王早稱王於國中孟子入國問俗不能不爾迫相王則稱於鄰國如史記鴻門之會沛公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項羽漢高皆未王又黃歇說秦昭王曰先帝文王武王時秦未帝而臣下已作此稱惠王稱王亦此意

白鳥鶴鶴　案毛詩作翯翯說文翯鳥白肥澤貌从羽高聲詩曰白鳥翯翯說文引詩爲毛氏古文孟子則段鶴爲翯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亾　注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亾我與女俱往亾之　案尚書大傳云伊尹入告於桀曰天命之亾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亾哉日亾吾亦亾矣鄭注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曰日言去復來也書湯誓鄭注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常喪乎日亾我與汝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爲恐

下民也案經文作曰時日曷喪云云則非湯言故大傳以爲殷本紀作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亾詳史記之詁合諸經文及孟子民欲與之皆亾則此二語爲夏民之言爲順蓋日以喻君夏民不敢斥言故曰是日何時喪乎女亦指日言民遭暴君亂世不聊生故曰予與女皆亾皆亾與偕樂相對書孔傳曰衆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亾欲殺身以喪桀此古文說故與伏生不同也斧斤以時入山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　案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鄭司農曰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元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趙

注時爲草木零落之時非　案周禮司稼以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糴無子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繯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即檢散即發趙注亦言人君不知法度檢斂則檢有斂義不煩改字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亦作檢惟漢書食貨志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檢作斂莩作莩與今本異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秦繹地河西曰雕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雕州地皆在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

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蓋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作稒陽在今陝西榆林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強者也六國表秦孝公八年魏惠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孰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即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案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

渡河而東遂徧國都秦於此時卽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留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竟委安邑而去之則安邑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三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襄王四年秦惠文七秦敗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魏世家在襄王五年蓋獻地在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據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地尙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徧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陝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魏襄王二年秦敗魏於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

文王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案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竟魏禦秦於雕陰亦以其近秦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井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大梁而取之其後圍焦曲沃卽此意

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子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盡入於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南辱於楚 案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辱不云喪地也與後襄王十二年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孟子見梁襄王 閻若璩孟子年月考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紀年有哀而無襄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紀年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二十五年始辛

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於考異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實何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乙酉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見王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豈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朱子曰七篇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或曰紀年魏史書魏事溫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

廣雅書局栞

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未相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遷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其餘尙可信邪案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嘗生於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若加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已八年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　又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九年　朔鳳案此事汪憤脩辯之甚當詳第四卷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卽去梁是爲齊宣王

八年孟子遊事齊當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云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而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喪歸鄒喪畢復事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　案齊宣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竝同但史記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

爲長者折枝　注　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疲枝也　案枝支字通用梁惠王章句下　王語暴以好樂　捫蝨新語謂此章惟鼓樂字音岳餘通章樂字皆音洛案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亦一證

猶古之樂也　閻若璩　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廣雅書局栞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注　孟子復問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翟灝　曰晏子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後漢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身並可爲上樂字音洛之證

蹙頻　閻若璩　曰說文頻鼻茥也　孫疏作鼻頸非又案史記蔡澤傳蹙鼽卽頻謂鼻蹙眉也

臣聞郊關之內　注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案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此四境有關之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注　雪宮離宮之名也　案劉昭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僞疏云宣王在雪宮之中而孟子來至從前

注孟未有謂孟子館而宣王就見者其說出流俗講書然熟思疑未謬古人所言皆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遊士非指王宮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爲郭隗築宮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孟荀傳云齊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況使孟子往王所宜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作王見孟子若讀爲從者見之之見頓易全書之例亦不然矣元和郡縣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無此文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爲晏子爾　曾子問篇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案此知宣王所命以館孟子者正可謂之離宮趙注所言與鄭志合

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館君所使舍己者正義引鮑遣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案此知宣王所命以館孟子者正可謂之離宮趙注所言與鄭志合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　僞疏云顧野王釋云瀫水名出南陽恐誤瀫爲儛案以朝儛爲水名者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厲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於汝水望汝山注汝音暠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案齊桓先至宋自

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經又云瀫水出瀫陰西南瀫陰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瀫瀫舞儛四字通借漢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朝陽在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在鄧州西原出內鄉縣南逕州城南入淯水者即朝水也則朝儛二水皆在南陽明甚考漢南陽郡屬荆州爲楚地而齊景公言轉附朝儛者案轉謂周流附謂薄附言周流朝儛之水而薄至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軸即轉字脫畫誤分兩字附通鮒故誤斛史記魏世家屈原列傳鮒作鮒猶欲聲通轉毛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棘其猶此猶欲相通桓公言我游欲轉

附朝儛管子脫朝儛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補正之太平寰宇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附朝儛與管子略同惟遊欲字倒今晏子本則盡同孟子矣景公以轉附朝儛爲桓公之故事故欲觀之管子戒篇又云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隱十一年左傳傅于許傅可通附此皆轉附之切證水經注瀫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東北逕方城又云黃城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此方城爲楚籓籬而朝儛之水俱近方城故管子霸形篇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注汝音暠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案齊桓先至宋自

宋而西至鄆遂南至召陵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縣南有方城山是先濟汝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爲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又南乃至潕水今潕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葉縣東南朝水又在南轉於朝舞之水即周流楚之北境當漢時猶以朝舞名縣則其深廣當與汝漢相匹而今乃漸微所謂川渠狀改也如謂二者皆山名又如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脩德爲問乎景公思復脩桓之業故欲觀其舊迹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遵海而南亦泛指楚地非浮舟海中傳又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循海即遵海之義與管子桓公將東游之語亦合蓋朝舞尚在齊西東行至琅邪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琅邪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景公時曾衛宋鄭皆屏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則楚最强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又欲循海觀兵東夷益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琅邪也漢地理志琅邪郡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琅邪臺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琅邪與吳爲近景公有威服二國之志苟不務脩德而以兵戎從晏子先舉巡守道職以

明天子諸侯越境而行之故事而後以師行爲深戒也大雅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式法也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踰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案此與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之義相應至師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是爲疚之棘之故箋又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案此可悟今也不然一段正說桓公時事對先王之古則桓公時亦是今也召穆公以王法開辟四方而疆理至於南海齊桓公亦能尊周伐楚居然以王道自命當時稱爲義王故景公亦以爲比

於先王也又案晉語還軫諸侯又云還軫巡於天下軫者轉也還軫亦轉附之意韋昭以車後橫木解軫非是（此即陳轅濤塗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之說也經書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齊是桓公用濤塗之說矣左氏又云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還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似桓公仍從陳鄭之間還師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則公羊爲得其實也下師行糧食及爲諸侯憂即公羊師不正之義此解確不可易舅氏莊葆琛先生云）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注言王者巡守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亦遊也　孔廣森曰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既春遊

以發生啟諸塾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辭綜

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

爲一 管子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卒者謂之遊秋出禾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爲

諸侯度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

今也不然 案今也不然謂今日之諺與夏諺不同也自師行而糧食至爲諸侯憂九句皆晏子引當時諺語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亾 此晏子解流連荒亾之義益證上九句爲當時成語

閽市議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昭廿年左傳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廣雅書局栞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界之關暴征其私案此言皆齊之敝政至戰國而益甚故孟子舉文王治岐之法以正之文王始受命稱王周人一代之政當皆依焉而周禮獨異是以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而不謂爲周公所作也

左右皆曰賢 丁杰曰尚書大傳堯爲天子舜爲左右鄭注左右助也若周家宰典國事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指大臣輔佐故先於諸大夫

齊人伐燕 臧庸齊宣王取燕十城考曰元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立齊伐燕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以其女爲

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辭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爲君計不如案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遊戰而不勝命縣於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檀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爲文公時魏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未年也 又燕策文公篇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 鮑注云文公孫子噲謂文公

廣雅書局栞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 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

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昜王昜王初立齊
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十城又見蘇秦傳
案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
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
徐州蓋燕文虐其民齊宣往征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
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
戰不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
因喪伐之取十城卽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
與齊湣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國顯然爲二事時燕遭喪又
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說
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或謂寡人取之

者田嬰使魏處之趙說勿助燕擊齊則必勸宣取燕也孟子
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
秦還燕十城之策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燕者
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文公令郭任
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
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於楚邑則楚之圍齊當
亦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畏之云諸侯
多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見
史記田齊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策
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
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爲必燕昭旣立之時而

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俱未細考　穰侯列傳云魏冉
最賢自惠王武王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
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
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
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
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
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
拔韓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
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
初立故知韓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
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

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
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
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後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
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爲二事
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
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尙書逸篇之文也　案書序湯征諸
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注云湯征亾此引書正是
冯征之文又案民望之以下皆孟子之說書也後滕文公篇

湯始征云云亦是說書故文少異而不加書曰也
非吾所能及也　閻若璩曰案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
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於
滕更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　案孟子於梁亦未嘗自稱臣　第曰吾分益亢
矣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廣雅書局栞

孟子趙注補正卷二

長洲宋翔鳳撰

公孫丑章句上　或問乎曾西曰　汪曾西曾子之孫　因學紀
聞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
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考　楚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
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曾西蹴然　案說文忸怩然也从心从丑聲孟子曰曾西忸然則
孟子舊本作忸作蹴者趙所改爾
微仲　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正義啟與其弟仲衍皆是
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

廣雅書局栞

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
弟稱祭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
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中衍卽微仲衍檀弓
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
也合呂覽檀弓宋世家之言知衍是微子之弟孟子正以是
兄弟故以比干箕子同時並稱漢書古今人表微子紂兄在
第二等微中　仲同　在第四等列膠鬲商容之間又有宋微仲啟
子在第五等則宋微中之爲啟子者別是一人不得以名衍
者當之　宋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稱立更無微中爲啟子者人表多據傳聞之異或當時有以弟爲子者故並記之與　閻百詩遺去人表第四等之微仲但見第
五等之宋微仲遂以仲衍爲啟子幷强解檀弓之立衍爲舍

孫立子之證不知與孟子語意絕不合

雖有鎡基注鎡基田器耒耜之屬　鎡大昕曰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即今之耡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鎡銚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銚茲其鎡銚鎡基文異而義同　案說文欘齊謂之鎡銚此取孟子之言廣雅云鎡銚鉏也

我四十不動心　不動心即大學之正心不爲外物所誘則心能正如北辰之居其所尚書大傳言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則居中亦未嘗不動不動者不爲外誘所動耳使北辰不動則恆星不能周天心而不動則庶事不能就理如告子之不動心即莊周所謂槁木死灰豈足以應萬事乎

孟施舍注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　閻曰趙氏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施爲發音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注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　案壹讀爲貳誼傳壹欒其誰語之壹說文壹壹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壹壹案今易作絪縕絪縕壹欒壹壹並聲轉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臧庸曰文選班孟堅荅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浩然也後漢傳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天氣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顏注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義人事之宜道天道與猶合也配以人事之宜合乎天之常道斯能養其浩然之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顧炎武曰倪文節思謂必有事焉當作必有事而勿忘勿助長也傳寫誤以忘字爲正心二字禮祭義見聞以俠甒鄭注見聞當爲覵史記持梁刺齒肥索隱刺齒當爲齧此皆古書一字誤二字之證蠹勿忘作文法

汙不至阿其所好注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　汙汙世也言當汙世是非不公獨此三人不至阿其所好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大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倫若孔子也　案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夫子自知脩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僅十世邻卿此注已見其理矣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　案堯舜三代皆得位爲君而孔子以素王受命此實生民以來所未有以爲大過非也

闕譏而不征注王制曰古者闕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　案王制漢文帝時作時周禮未出所謂古者指春秋以前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不當改治岐之政以此益見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孟子欲變戰國之法故與周禮異

公孫丑章句下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周秦人言親戚者皆指父母而史記稱箕子比干爲紂親戚以紂之諸父故亦以親戚言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故左傳言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凡同姓有伯父叔父之稱故皆得稱親戚春秋滅同姓名謂同姓之國不相滅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謂同姓耳戰國皆相離畔禮異姓不稱父則稱親戚但可施於同姓耳戰國策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以親戚與父母對舉亦謂一家之人皆畏懼之矣後萬章篇以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同對知貴戚亦謂同姓趙注以貴戚爲內外親族非是

孟子將朝王　案此當在齊湣王時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　東郭氏景丑氏氏皆訓家論語自孔氏亦謂自孔子家來耳

當在辭也子有戚心　翟曰風俗通窮通篇孟子絕糧於鄒辭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在絕糧時

孟子之平陸　閻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在中都即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

子之辭靈丘　閻曰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蚩盭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所在爾

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丘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注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肊度毋盧闕疑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孟子在滑王時不受祿故云無官守言責

使虞敦匠事嚴　注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孔曰敦治也

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

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

厚薄皆然　孔曰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尚指

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辟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

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

棺五寸之槨是庶人棺槨不得同七寸矣繫辭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槨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

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

槨似殷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

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之爲有財　王念孫讀書雜志曰國策西周篇秦與天下俱

罷案俱字後人所加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秦策吳王夫差遂與句踐禽言爲句踐所禽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筐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得之爲有財古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滍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相轉而義亦相通也

於人心獨無恔乎　案廣韻恔字下云胡敎切出孟子蓋其時劉熙孟子注尙存作恔者當是劉本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注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弟與趙氏所言同並是東漢人俗說

孟子致爲臣而歸　俗傳孟氏譜云孟子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赴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蓋在齊滑王十二年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前當赴王三年孟子年宜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於其國則稱名則五十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尙無此隆禮安得以尊齒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年至赴王三年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

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歸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年過七十之證又案齊宣王十年當周顯三十六年已言吾四十不動心則此時已過四十矣以滕王三年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滕王二十年前後游梁時四十六七歲遊齊時四十八九歲孟子年九十餘矣以孟子書魯平公稱諡平公卒於滕王十九年也齊湣王不稱諡湣王卒於滕王三十一年也可推知孟子卒於滕王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前矣則生於烈王四年之說全不可據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案此卽指孟子將朝王一章事故曰願見不可得趙氏不以此爲湣王故云謂未來仕齊

辭十萬而受萬案齊宣王八年魏惠王卒九年孟子至齊以宣王伐燕取十城在十年知之黃震日抄引蔣曉日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是也宣王在位十九年自此至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歲凡二十二年以陳戴齊卿蓋祿萬鍾計之當得二十二萬而孟子云辭十萬者蓋謂湣王時所辭之祿也其事當考

之公孫丑篇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此問辭十萬之事也曰非也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此指見湣王非見宣王也若孟子始見宣王退有去志君臣之義未深可澆漸而行惟見湣王不可與圖事而於宣王君臣之義深蓋在宣王沒三年中孟子臣爲君喪不可變服而去之此不欲變之說也孟子當湣王時罕得接見故云于崇吾得見王以不常見故云得見卽告子篇所云吾見亦罕矣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正以其罕見孟子故飾辭云爾也列女傳稱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又云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案宣王嘗言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則宣王欲用孟子之言矣迨宣歿而湣不能繼父志故孟子處齊而憂卽退有去志之時也迨終宣王喪而又以母老未卽去又喪母以喪歸魯約在湣王五六年間迨喪畢返齊適當湣王九年而有伐燕之事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蓋自宣十九年至湣十一年共十二年中除去喪母歸魯二年餘前後當

有十年卿祿萬鍾十年所辭適有十萬矣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也下文因子叔之疑言及又使其子弟爲卿卽指養弟子以萬鍾之意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注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堺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翟曰上有私龍斷焉音義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爲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說則龍音壟案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壟斷

而网市利直作鬯字三家惟陸說爲長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也　案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集解曰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澅水爲名又案後漢書耿弇傳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注云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焉又案水經淄水注云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於

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澅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案此三證則晝當作晝音獲然晝邑自在臨淄之西北趙劉二注並以爲齊西南近邑者則以鄒在齊之西南故望文生義水經注言澅中東去臨淄城十八里與耿弇傳所言居二城之間者里數相符括地志言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此據流傳之說故與水經注里數不合當以水經注爲正後世以孟子三宿出澅變水名爲宿留宿留之名與晝音相近故趙氏之本改晝爲晝又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風俗通作於應劭與邠卿並沿俗說當以劉熙爲正

申詳　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注云申祥子張子又云大

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按顓孫合言爲申祥詳字通

子爲長者慮　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　按曲禮大夫七十致事自稱曰老夫長者卽老夫之謂孟子致爲臣時已過七十矣

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曰然且至又曰千里而見王謂自魯反於齊千里言遙遠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江永羣經補義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赧王三年己酉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八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

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也其誤始於劉歆厤譜共和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　世本及歷諸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　亦作愼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厤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厤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　翔鳳按直是歆以六年爲六十年私改非誤本也以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

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和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立共伯和歸國逍遙行志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

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厤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反缺去七十餘年邪然則劉歆厤譜全不足憑邵氏金氏宗之者誤矣　翔鳳按劉歆厤譜卽漢書志所載三統術也其所引古文書春秋傳魯世家俱歆私定以傳會其術馬鄭諸儒已受其惑江君不信眞卓識也

居休　閻曰故休城今在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仁和羅忠潛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注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翟曰案春秋成十六年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系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也　成覵　說文覵很視也从見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覵者廣

龍二十八山覵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覵案廣韻所據蓋劉熙本與說文合是覵爲正字　公明儀曰　閻曰公明儀見檀弓注子張弟子見祭義注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疑高與儀爲兄弟　案墨子公孟篇記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與明通公孟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　父兄百官皆不欲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　案父兄百官謂異姓書平章百姓百姓百官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案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與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辭意正同論語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之所宜木則古者度地居民先就王國山川之廣狹土地之肥瘠人民之衆寡以定授田多少之數非以五十七十百畝行之天下也案禹貢冀州賦上上錯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冀州田中中馬注以土地高下言是冀州夏所都鴻水既平安邑陽城之間皆瀕河沃衍而無水患民不流離日以滋生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而已足又禹貢總錢秸粟米之賦皆在五百里甸服之內以其賦上供天子卽謂之貢故八州兼有貢賦賦爲諸侯之入貢爲方物以獻王國冀州有賦無貢以賦爲天子所入則五十而貢正就冀州之賦而言其在諸侯不能限以五十惟什一而稅內外遠近齊一耳豫州賦錯上中視冀又下一等爲商所都湯都河南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蓋河水至豫竟

沃土以定七十而助之法其後遷河北近冀或用夏法有授田五十畝者故盤庚篇鄭注云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土地迫近者謂授田少也山川嘗圮者謂河患多也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湯居亳中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及盤庚凡五遷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羣臣內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法也案法則可脩者卽釐沃之法也行湯之政者行七十而助之政也學者讀盤庚之篇可以知脩溝洫行井田以爲助法之意自盤庚治亳殷而田制始復故稱殷人凡殷法皆盤庚所脩而田制其最大者周人百畝而徹者蓋本於公劉邠岐豐鎬皆在雍州賦中下在第六等人功少而地大故授田可得百畝詩篤公劉篇云其軍三單鄭箋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人少之切證又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箋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此公劉定徹法之切證又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傳山西曰夕陽洛邑定制始雜用夏殷貢助之法而五十七十百畝之文儒者猶相傳而不廢要之可耕之地不必正平其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勘度以度之然後可以得井田故王制言司空執度度地居民也又必求地防使水屬理遞用磬折句矩而後可以爲溝洫故考工記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遞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以地勢三復此言知溝洫川涂之形本無一定必通以句股之算乃能出其正方而井田立故九數之法一曰方田凡所謂五十七

十百畝其多少但通之以算無所爲改畛涂甗溝洫之紛紛也　案說文耡商人七十而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以興耡利萌字異又案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音義曰耡音助又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注言鄭大夫讀耡爲耤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耡者里宰治處也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是耡與助古字通許氏文異孟子而義不異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合數歲之豐歉校得其中數爲常

貢

使民盼盼然　案說文盼恨視也从目分聲

雖周亦助也　詩大田言曾孫來止簑以曾孫爲成王成王時洛邑已建故用助法有公田也孟子時井田法廢已久故云雖周亦助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孟子言夏曰校此言立學以明人倫卽大學明明德親民之義其重則在師以道得民然文王世子有天子視學之文保傅篇言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故孟子又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言立學之法非徒得民實王者之所師推乎其極以見立學之重當時學校久廢在上者無承師問道之事使王者興起必先立學而來取法蓋尊師白王者始也而趙注云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

國似謂滕君不足以行王道但足爲王者所取法則下文新子之國卽以文王之新命期滕君者又何說也

子力行之　閻曰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旣葬稱君不得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孟子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旣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旣葬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旣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

則孟子於滕行躋歲月略可覩矣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

案周禮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趙氏據此遂以國中專指園廛以使自賦爲使從二十稅一之賦與康成引孟子不同但周禮本無什一之說故其言任地之數多少不齊孟子旣言其實皆什一井田九百畝以八家共耕公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

一之法國中什一者則欲均園廛近郊遠郊而一之郊外謂之野知郊內皆是國中也助者隨其歲之豐歉而收其公田之入賦者歲有常數卽龍子所言貢法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畛正其經界趙岐以經界爲列國之疆界故以侵鄰國爲說

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去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易中田休二歲者爲一易下田休一歲者爲一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二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何休公羊傳注宣十五年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

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又曰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又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趙岐注孟子五畝之宅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案言冬入保城則春夏蠶時婦子饁餉當在田知樹桑亦在中田之廬故魏風言十畝之間兮桑者閑兮又言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此正公田十畝之證言魏國削小民無所居故思古者行井田之事而欲往也鄭不謂有公田十畝故箋義異詩正義申鄭以班固諸家爲謬且據孟子其中爲公田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

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何得分若取十畝各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二畝半何得爲皆私百畝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彼申鄭義當如是而盡紕諸儒則非也詩言十畝之間又言中田有廬鄭箋但言農人作廬以便田事似謂農人草草結廬非有屋舍則鄭固不謂有二畝半之宅　使井田中無廬舍安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所謂同養公田者謂一家分治公田十畝合計功力即可爲同非必八家之人紛紜於百畝之中也況既有百畝之私田又加十畝之公田亦是什一而取一與徹法正通若并二十畝而耕之則什一之法不平知二畝半爲廬舍不在所耕之內雖爲民居亦由官予故不嫌

在公田百畝中也總之井田九百畝以畸零積算而割圜以出方不能有四方正平之形其中受田還田一易再易及圭田餘夫分合多寡隨時不能一成而不變故井田一廢渺無遺規可見而至今誦班固何休之言若恍親三代之治則烏可指爲謬戾乎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注　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　論語則以爲厲己也鄭注厲讀爲賴恃賴案孟子厲民以自養厲亦當讀賴謂滕君不與民並耕則恃民以自養矣下厲陶冶厲農夫並作此解乃順

是率天下而路也　注　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　曾子戒篇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王尚書引之曰握當作振

說文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困窮之家也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曰田荒室露嘗子四時篇國家乃路路亦同露亦訓敗也孟子率天下而路趙注謂羸困之路義與管子同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注　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　案九河濟漯近海爲北條之水汝漢淮泗近江爲南條之水　馬季長謂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濟淮南條行江漢此就禹貢導水言若論中國大勢則但可分南北而已　史記河渠書曰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案孟康漢書注曰二渠其

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指出貝邱之河）唯用漯耳是河與漯相分合濟與河相出入築水經注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在今濬縣東北）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閼南決爲滎澤是濟入河在南漯稍北九河又在北蓋引河而北必先疏九河下流通則上流不壅而濟漯二水又當河水自西來北折之要衝河流不南則濟漯不竭濟漯常治則河亦不南決東北之地有此數大川環繞溝渠畎澮易於瀦深不難耕作則北條之水以九河濟漯爲重汝水出宏農（今河南府嵩縣）東南至新蔡入淮泗水源最近東（源出今山東泗水縣）而入淮最在南（今江南清河縣入淮處）漢入江汝泗入淮而淮之下流與

江近淮南王書曰（本經篇）舜之時江淮通流是在禹導水之前蓋因其橫決之勢排淮通江以疏水患淮患既平之後則淮自就近於漢廣陵淮浦今江南安東縣境趨海孟子述其始事故與禹貢不合而言淮注江也總之九河不壅則河長北流又可治濟漯諸水則兗冀之間水患除而水利大興無庸仰給於東南且河不奪淮則今淮安以北夏秋之際亦不至河淮並漲有炎炎殆哉之懼此一世之利也太史公尋言禹厮二渠以補禹貢之闕明導河北流以救後來之弊故名河渠書以厮渠之法經所未及也既厮二渠其北注海僅數百里然九河濟漯水悍而土疏難治數倍於江淮蓋不可以力敵曰疏曰瀹但若爲溝洫使水性通利不爲土所壅遏疑無

事於河者迨既疏既瀹則其注海乃順而易故曰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諸之言之於也近且易之辭也曰決曰排乃力捍水勢禦其衝潰束其橫流江漢時有水溢而土不爲患淮則隔阻又時而不合於江然終不聞淮水之爲土壅而涸至於曲折艱阻乃數倍於九河濟漯故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者曲折而遠之辭也今之浙江古名曰之江亦此意或曰禹之導水既使淮自入海其言注江也曷以故曰淮之入江與自入海無所利害於其間也淮本有通江之故道故孟子存其法以待後聖人立法在乂安中國而已後之學者明先聖之道亦求興利除害不必泥古人之陳迹也且江漢淮汝之通流非徒孟子言之也卽墨子亦言之墨子之書

曰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皇孫之水北爲防原泜注后之邸嚮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見兼愛中篇）案言東方漏之陸者卽河至大伾以東厮渠北載之高地也防孟諸之澤者濟水之所經也灑爲九澮疏九河也使兗境之水北趨至冀以入海卽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也言江漢淮汝東流注五湖五湖爲江水之下流墨子所言亦以禹治水之先淮汝本有通江之路也　案孫氏音義放動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放動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丁音駔或作曰誤蓋總舜禹稷契之事者放勳也故曰日勞之來之云云

皆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家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愼終追遠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

於漢二百餘年不絕案趙注孟子即據此文又案禮記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敢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案祭於家者謂其家有廟者也孔子之沒伯魚先卒子思尚幼且庶士但祭禰故弟子用向墓爲壇之禮故家上爲壇場而有祭祀也

秋陽以暴之 注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 案趙氏不知稱前也 孟子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 趙注說文曰睽視也案善注先引孟子後釋睽字則以孟子釋范氏遂牽連劉注并釋後同 詭遇如單解詭遇不得在解睽之前也是選注引孟子範我當作范氏蓋劉熙本也章懷後漢班固傳注曰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繹不知詭遇謂范氏也案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則亦以孟子範我爲范氏而仍引趙注者蓋當時爲後漢作注往往雜用舊

注故有此參差又今孟子本作吾爲之範我馳驅文選及後漢書注引並無之字蓋今本涉下文而衍又案宋書樂志何承天君馬篇云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繩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用劉熙本也又宋書王微傳與江湛書曰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此用趙岐本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　閻曰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衛異於魯意者孟子所言其鄒俗乎

以供粢盛　注　粢穊盛稻也　禮記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音義齊盛本亦作齋與粢同又公羊桓十五年傳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案粢盛之粢或作齊齊或作齋齋是正字粢齊段借趙氏以粢爲穊盛爲稻乃望文生義不足據周禮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注謂黍稷稻粱麥菽則黍稷在器以祀者亦舉例耳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齋黍稷在器以祀者齋盛同義散文則通也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　注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翟曰依趙訓是畫墁爲鏤脂畫冰費日損功之意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　萬章當是宋人孟子在宋而從游故以宋事爲問猶公孫丑齊人以加齊卿相爲問也

湯居亳　詩元鳥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則殷是亳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不祀湯使亳眾爲之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侯格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　謂其尹在阪謐所言三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

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　案漢之梁國於春秋爲宋地蒙穀熟南陵薄縣皆在其境宋爲殷後故臣瓚皇甫謐傅會爲湯所都孟康則更傅會南陵爲葛伯之國其實漢書但有偃師尸鄉殷湯所都一語故康成獨所據信正義雖申鄭說而未駁去衆家爲未暢也

書曰葛伯仇餉注書尚書逸篇也　案此逸書湯征文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

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耳十一征而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

案梁惠王篇湯一征自葛始此以載爲始是孟子引書而兼說其義也注中又一說爲再十一征眞俗說也自書曰徯我后至下文以迎其小人孟子又引夏書以證商書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　毛詩鹿鳴箋引書篚厥元黃篚匪字通正義曰鄭氏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

所引亦爲允征文實鄭誤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僞書也又案書堯典正義曰鄭注書序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案馬鄭逸十六篇書有允征非張霸之百兩篇也詩正義以東晉尚書爲眞遂以鄭所引爲張霸書則孟子書曰徯我后至以迎其小人六十一字皆夏書允征文其周王大邑周周字皆古文君字之訛君古文作㠯也趙以兩周字遂望文生義以有攸以下爲道武王伐紂事而以徯我后二字屬上者即本此其實臣與后正相對又說文解字引逸周書曰實元黃于匪當是逸書周字後人所加耳又案孟子惟臣附于大邑周及實元黃于匪皆作于是書辭救民於水火之中作於此引書既畢而說其義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　案孔子序書有百篇二十字衍文趙豈誤記張霸之百二篇爲百二十篇而仞爲古尚書乎

注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案所謂今之尚書大誓者西漢所得之大誓馬鄭古文所載今惟見周本紀所謂傳記引大誓者春秋內外傳禮記孟子荀子墨子等書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　僞疏云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荀子解蔽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辭居州傅王見孟子即韓非云太宰戴驩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注莊嶽齊街里名也 炳燭齋隨筆曰左傳襄廿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卽此莊也襄廿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段干木 閻曰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段干木與子夏段之後爲段氏則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並有段氏段干氏乎

陽貨欲見孔子 案滕文公上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又下篇陽貨欲見孔子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似以虎與貨爲二人一是季氏臣一魯大夫與論語孔注異案昭廿六年左傳成大夫公孫朝爲孟孫氏邑朝是孟氏家臣而稱大夫則陽虎亦以大夫自命聖人居魯遠害不能不以大夫禮報也

病於夏畦 劉熙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

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庸考之風俗通十反云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蹙而存郢亦以干木爲名左太沖魏都賦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淵林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見期賢篇與今本異此先秦古書非漢魏後文人割裂可擬而首連其姓後稱其名與應氏合水經注河水四云有段干木冢干木晉之賢人也亦以干木爲名顏氏家訓音辭篇載梁元帝云段非干木以段姓惟干木爲最著也劉子文武篇干木在魏袁孝政注云姓段名干木蓋段干出老子後段出干木

後其段干子段干朋皆老子後與干木譜系無涉且鄭共叔段之後爲段氏則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並有段氏段干氏乎

陽貨欲見孔子 案滕文公上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又下篇陽貨欲見孔子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似以虎與貨爲二人一是季氏臣一魯大夫與論語孔注異案昭廿六年左傳成大夫公孫朝爲孟孫氏邑朝是孟氏家臣而稱大夫則陽虎亦以大夫自命聖人居魯遠害不能不以大夫禮報也

病於夏畦 劉熙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

江淮河漢是也 閻曰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例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語景范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得毋豫知今日之水之地如淮泗注江之說邪

沛澤 劉注沛水草相半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駈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案經傳

皆不言武王伐奄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以後武王更無討伐之事書序又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立武庚者使爲殷後又命管叔蔡叔與武庚爲三監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幽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武庚管蔡皆藉奄以叛奄蓋淮夷之長帥故東征以伐奄爲急言黜殷命殺武庚時奄尚存討伐未畢也故書大傳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之言

殘滅之蓋殘奄則東征事已此東山之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矣即三年討其君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則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兗徐之間大抵近荊楚羣蠻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奔楚之說奔楚與居東實一事傳記說之各異不若詩書之可案也漢儒以洛誥已復子明辟遂謂洛誥以後若多士諸篇皆成王即政後所作不知自大誥以至洛誥皆黜殷之事自多士以至多方皆言踐奄之事故書序於多方篇後總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凡言成王者皆周公攝爲之非成王即政淮夷又叛也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言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君奭作多士無逸之後成王政諸篇之前則皆攝政時事此太史公所傳古文說也況攝政但代成王施令行政其位仍列於師保不必如漢人言周公稱王也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管蔡商奄也民命謂君也奄在淮夷之北淮夷非一君同時遷滅之故云滅國者五十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正義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而惡者皆黜退之不得復爲諸侯據此知滅國五十亦周公攝政時事是成武王之意也此相成王而孟子繫之於相武王者大誥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則周公相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亦皆文王之事故下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則曰相武王而文王武王成王胥統之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舞以嘉其德案商人商奄也東夷淮夷也蓋淮夷能服猛獸以助商奄之虐而周公驅之江南又秦本紀中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幷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與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案此則飛廉不與殷亂孟子言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當亦如鄭語戮之於路之戮不必殺也或者飛廉於紂亡之後仍從武

庚爲之合淮夷與武庚相應故周公驅而戮之凡與海近者皆可謂之海隅其後仍得還葬霍太山則驅飛廉亦與伐奄同時矣中滴在西戎生蜚廉驅飛廉即戎狄是膺伐奄即揃舒是懲也魯世家言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音費作肹誓徐與舒音相近淮夷徐戎即揃舒也則伯禽之伐淮夷徐戎亦周公命之費誓之作與成王踐奄一時一事也伯禽封魯早矣其先則爲方百里三年踐奄滅國五十之後乃益魯以殷民六族有奄淮夷之地而有地方五百里因又命之故洛誥有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事非至是乃封伯禽也定四年左傳言伯禽封魯在封康叔唐叔之前則在管蔡未流言之始也其書

傳所謂一年救亂事乎古今文家說者各異在讀書者折其衷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劉熙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七國之君有地數千里而稱王此諸侯放恣也布衣之士揣摩其意旨馳騁其辭說飾詐鑾起以干之如蘇張從橫申韓刑名孫吳兵法及談天雕龍炙轂之徒惟在動時君以口舌希遇合於立談此處士橫議所害者一國一君猶未中於天下之人心也其術不及於千世而足以號召徒眾流衍當時其名則欲以救時而因之中於人心害於後世者其楊墨之言乎楊朱不見於古今人表其人蓋與老聃同時莊子應帝王篇言陽子居見老聃張湛列子注云楊朱字子居陽與楊通用楊朱即陽子居列子有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當在後是寓言也則楊朱之學即託於老子其後明其說者皆莊周列禦寇諸人之弟子故周秦間人不甚言楊朱而其言實猖狂恣肆而不息凡同於爲我者皆是也墨翟於古今人表在周貞定王時後於孔子而當時以儒墨並稱爲顯學淮南王書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刃死不還踵此墨者之盛其不名於墨者如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之流其說實皆同乎兼愛楊墨之說之盛則其視諸侯之放恣若蚜蛲與蟻蠓當人心蕩蕩無所適從之時皆歸之如親戚尊之如國君故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禍極於人心之不正有烈於當時之諸侯處士者矣若有謂孟子所以距楊墨甚至而闕略於餘子爲疑故論及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翟曰論衡刺孟篇作匡章子曰有子字荀子不苟篇韓子外儲說陳仲並作田仲案陳仲在荀子所非十二子中則當時應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亾久矣淮南氾論注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

居於陵　史記索隱引孟子曰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案此所引蓋劉熙諸家之注然以爲適楚者非也既云避兄離母處於於陵而其母殺鵝與食則去其母不遠也又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於陵子

仲尙存乎使其適楚則威后亦不得問齊使矣　閻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鄒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卽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自注於陵子仲宅漢於陵故城章懷注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迹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卽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繞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淸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居二百里矣

匍匐往將食之　管同曰將取也書微子將食無災文選注廿七引孟子作將而食之案選注所引蓋劉熙本

兄戴盖祿萬鍾注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盖祿萬鍾　翟曰音義戴盖丁張並音盖路史國名紀陳仲子戴盖案合音義路史觀之似皆以盖連上讀　孔廣森曰敬齋古今黈讀兄戴盖爲句云戴盖祇是乘軒愚案盖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太元務次四見矢白升利羽之朋盖戴車載是李氏戴盖之語未爲無本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離婁章句上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亦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　翟曰案莊子駢拇駢於明者離朱是已又案黃帝遺其元珠事亦見莊子漢書古今人表以公輸般離朱並列春秋時失之廣韻離姓孟子門人有離婁更誤　案廣韻自有所本如高誘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者則此說亦出漢人矣

不能成方員　案說文圜天體也从口睘聲圓全也从口員聲圓或作圜圜作圓者段借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李兆洛曰呂覽云昔者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

無射應鍾爲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仿升降之氣鍾難分別故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律以通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同鄭注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國語作六間韋注六呂在陽律之間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鍾之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以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鍾不爲他律役者言黃鍾惟於本宮爲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案律呂之說紛總錯出訟無證之廷今取六律七音旋宮之大旨見於經籍者條其源流著其義蘊以合孟氏之意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左旋右旋圖徑黍尺之說則槩置之以於實理實事均無當也茲邑曰度量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斯言當矣

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　翟曰說文呭字下引詩作呭呭楊倞荀子注作詍詍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案詩蕩箋笑

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書所謂七始是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孔穎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爲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淮南子注作詍詍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案詩蕩箋笑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

語咨咨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嘑咨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嘖然而不類諮諮然而沸注云諮諮多言也依此則咨字亦可从言而泄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本主言不主貌說

滄浪之水清兮　閻曰滄浪地名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初漢水記武當縣西四十里漾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蓋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水云　又曰趙順孫纂疏曰滄浪地名蓋漢水至其地因以名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　閻曰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今在昌黎縣西北卽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誤

聞文王作興　注聞文王興起王道　翟曰詩酌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亦卽以其故國子之云

離婁章句下　卒於畢郢　劉台拱曰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司馬相如傳注逸周書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相如傳文王改制爰周郢隆徐廣以郢爲郢字之誤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明故也今案汲冢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克之大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二地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闕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

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是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故紀年言西伯初禴于畢而杜佑亦云王季都畢皆通國內言之昭九年左傳周景王言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畢皆古之建國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曰岐周高誘呂覽注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鄭氏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爲岐別此足徵矣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曰畢程呂覽具備篇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即畢郢刻本程誤程高誘注畢程畢豐非也周書史記篇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亾繇是推之則畢郢之名所起遠矣又案畢地有二其一畢陌其

一文王墓地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于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是故有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

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曰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明唯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非一世矣辨已見日知錄趙岐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紀年云西伯初諴于畢謂畢郢也此王季廟在郢之證下季廟在郢亦若文王廟在酆倍廿四年傳畢原酆郤文之昭也畢酆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于畢郢不言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若僞孫疏謂郢楚故都在南郡固

不辨而知其妄矣武王既定天下以王季舊都封畢公高而畢陌其封內之地後之言地理者專以畢陌當之亦未爲非畢陌漢魏安陵縣地晉省安陵爲長安縣地故杜預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唐置咸陽縣治故通典以爲在咸陽閻百詩謂二杜不同是不然觀顏籀所稱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以此申元凱之說即與君卿無三正咸陽縣地注漢書故以長安言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爲畢公高國以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安陵故城爲程伯休父國斯兩失之後漢郡國志河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程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徧檢史記諸刻本悉易以

程字惟震澤王氏翻刻宋本一注之中程鄭互見分明可據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翟曰禮記仲尼燕居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亦作乘車御覽引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　閻曰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溍曰溍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濮水梁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注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段玉裁尚書撰異曰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正歲二字邪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戴先生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已詳之矣予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謂周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月徒杠成作十一月誤　十一月輿梁成作十二月誤　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系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

數得天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爾雅石杠謂之徛今本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云孟子歲十一月徙杠成而云此注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推求文義當是孟子正文作十月徙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譌亂耳近曲阜孔氏刊孟子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之解其說繆誤又先於其所往　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案安於

聲之轉義亦通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尚書大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又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案三王選用天地人之正兼三王謂通三統也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紬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嚳帝堯之地號紬虞而號曰帝舜案此知唐虞在

當時稱王三王不必爲夏殷周而周公時則夏殷周爲三王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讓之至也據此
知兼三王通天地人之正以正一歲之首施於春秋冬夏爲
施四事以爲一歲之成而王道備所謂施四事者其事備於
明堂月令而實本於堯典之命羲和尚書大傳曰天子南面
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
曰敬授民時據諸書之言則兼三王施四事即在旋機玉衡
以齊七政也旋機謂北極玉衡謂北斗本甘石星經凡四時烏火
星昴之中皆仰觀而得王者當法天周公之所以仰而思之
也自唐虞三代以來無不以此爲兢兢故月令言春行夏令

及四時災異之應皆所謂有不合者也合於天謂之合不合
於天謂之不合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皆仰而
思之之學也三代之王皆受命於天四時之事皆天道乾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受命而王必仰法於天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所施皆王者之事仰而思之求其端於天也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乾九三明人事曰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此之謂也孔子作春秋亦通三統而具四時即
周公之法亦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　案說文辵古之遒人
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口口亦聲讀與記同孟子王者之迹
云逄蒙學射於羿後之言姓者始皆作逄據漢儒尚借逢爲
逄呂氏春秋慎勿始學於甘蠅逢未必誤恐當讀爲龐敦逢逢之逢爾以上

隸釋文　案說文無从夆之逢但當作从夆之逢廣韻四江逢音薄江切姓也出北海左傳有逢丑父亦从夆與三鍾之逢同字古音鍾江同類字可通用又古無輕脣音洪氏謂當讀蠭蠭逢之逢者是故類篇作蓬蒙音同而假借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李兆洛曰天體無形其高本不可以道里計古言天家以爲天去地五億萬里者淮南天文也以爲自地至天半於八極而應爲一億一萬六千一百五十里者張衡靈憲也以天之積度共爲七十三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六里者王充論衡也以爲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半之應得一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五里半者周三徑一之大略月令正義且及恆星四表之外則鑿之尤甚者也今法分天爲九重宗動天居最上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各居一天層層相裹而地處其中地之上爲月天月天之上爲水星天又上爲金星天又上爲日天又上爲火星天又上爲木星天又上爲土星天又上爲恆星天又上爲宗動天則總率諸天以西行者也其於七政之行各

者帝王世紀也以爲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者廣野天圓也以天之積度爲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五里半之應得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者洛書甄曜度春秋攷異郵而陸績乃計其全徑爲三十五萬七千里者也以爲天去地九萬里三五律紀也以周天爲八十一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三萬五千里者春秋元命苞也以四正四隅相去九千萬里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闕令內傳也故中距與日月同火星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較日天之高約十倍恆星二萬五千餘年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九千倍此皆得之實測恆星之高亦以火木土三星行天之遲速比擬得之若恆星以上之天太虛無

迹則仍非智識之可推矣此星辰之遠即天之高也若日至之說則步律者必以冬至爲一歲之終始至者極也日極南景極長晝極短日短星鼎始於虞書遂爲千古定冬至之準距至相距爲一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舉大概言之後世所謂歲實也夏商以來律法無考周髀之法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爲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期年即再至其處歲周即天周也夫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是未知日有高卑盈縮也歲周即天周是未知恒星之天非太虛之天而尙有東行之度也小餘四分之一是歲實失之太强且未知節會之有平有定也執是以求夫安得不冬至後於天而日躔西改乎乃春

秋時推步失當兩紀冬至皆先天二三日裨竈梓愼之徒但言占驗無及知此者延及於漢猶執前法太初律之大餘五小餘八即四分法也三統小餘爲萬分之二千五百零一六二四四奇則反强於四一矣後漢立儀表校日景仍復四分之一所謂四分律也靈帝時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之故作乾象律始減小餘爲二四六一七九九六奇焉夫自魯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至靈帝時八百餘年以平率較之冬至當後天六日奇矣蓋以春秋冬至先天過甚小餘雖强然以數百年積漸減除人自不覺逮久已後天而洪乃始能覺之也魏已後律凡數改其小餘又皆强於乾象而景初律二四六八八〇〇八奇者爲尤甚宜元

嘉間用之而所推冬至常在日景最長之後三日有餘也惟神龜初正光律二四三七二九三七奇其小餘爲弱於乾象近之矣然何承天知景初之誤而其所造元嘉律斗分二四六七一零五奇又不過較景初稍弱而已又安能得冬至之確數哉溯自堯時至劉宋二千八百餘年日躔之不及天者幾四十度蓋自虞八退至南斗十一度奇矣乃太初以後律凡十改而皆承襲三統舊法稍變歲餘以爲補救一時之計即何承天知以景長爲冬至而尙不知天周之非歲周也其後南徐州從事祖沖之以大明六年壬寅造甲子元律始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差之法出焉又詳測前後日景折算取中以定冬至其小餘二四二八一四八一奇則較正光

又弱而庶近於眞矣惟其虛分太弱四十五六年即差一度爲數過促且其分天者以爲日之不及於天而不知恆星之自有行度也又曰景長短之變時刻相距亦有不同其時最卑在冬至前約十二度至前日近最卑而行應稍疾至後日遠最卑而行應稍遲折算取中者仍不免後天數刻而沖之亦未之明也乃其時北齊張子信由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隋劉焯更立躔度與四象升降所造皇極律始用定氣蓋高卑之理雖未明而盈縮則已見矣隋以後造律者其法多倣祖氏分周天立歲差雖未有精測巧算密合於天而究無有後天三日如景初者故隋之律三

改唐之律八改五代迄元凡十四改雖其歲差遠以八九十年近以五六十年不能相準而其小餘二四三奇者最多二四四奇者益已少矣惟元郭守敬之授時律乃仍宋楊忠輔之統天律二四二五以爲小餘爲迴與眾異而不知又失之過弱也古之律法所以甚粗者其故有三一由膠守成法一由測算不精一由泥古太過漢四百年律雖三改而仍復四分則以四分爲不易之法也自堯至劉宋日躔自虛退斗而歲與天猶不敢分也此膠守成法之過也不得高卑行度及兩心差之大小而僅求之於晷景則不知平冬至定冬至之別而執一隨時不同之泛率以爲定率增改不一互以爲非此元以前造律者之通病即郭守敬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

廣雅書局栞

實數考正冬至歲餘宜其得實矣以今法推之其時最高已在平冬至後二十餘分而猶謂盈縮常起於二至是測之不精也祖沖之所定大明壬寅冬至在乙酉日辰初三刻郭守敬所定至元辛巳冬至在己未日丑初一刻前後相距八百一十九年共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以守敬所定歲實積之則不及三十二刻乃云自大明壬寅距辛巳合得此數何邪苟即以所設百年長一之法推之則又先於沖之所定三十餘刻矣進退無據莫適所從是算之不精也泥古太過者律家更造一律必以近日所測逆推往古史傳所載以爲符驗如元史有六律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

時時刻之異同是也然古者天學未明冬至多非實測以今日之法而必求合古每反至變改近日之實測以遷就往古之虛文故列代之歲實雖減於四分而實皆過於強者多也若郭守敬踵統天距差躔差之說而設百年消長一分之法亦正坐此而不知其無是情理也自西法入中國而律法乃密一曰天度回回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整度不用奇零度以下分杪微纖皆遞析以六十設度於此而以日月五星之盈縮進退其間是爲以整御零之善法一曰恆星行度以爲恆星之天在土木二星天之上無盈縮升降之迹然能出入赤道而循黃道以東行西人第谷定爲每年五十一杪閱七年有奇而始行一度焉此二者即古之天周而昔之人無是

廣雅書局栞

膽亦無是識者也若其所論歲周者一曰平歲實回回法以春分爲歲首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乃由累測春分得之益數百年來盈縮之差尚近二至而二分之胸胗甚微所定小餘之八七五應亦無甚參差故歐羅巴法遂用爲平率以均度加減之爲諸定氣猶月之有平朔平望而求定朔定望也一曰高卑行度益日之行其本天本無盈縮特其高卑升降成橢圓形而橢圓之心又與地心不合於是日在本天爲當某度者由人目視之又不當某度益高則離地遠而視行遲卑則離地近而視行疾最高爲盈末縮初之端最卑爲縮末盈初之始亦如月五星之有盈有縮也凡節氣在最高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實必少於平率

在最卑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實必多於平率故最卑在平冬至前則加均度而減時定冬至在平冬至之前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實長最卑在平冬至後則減均度而加時定冬至在平冬至後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實消今法定最卑行每年一分三秒稍朐雍正癸卯最卑離冬至八度零七分奇元世祖中統年間大抵適當冬至者也求冬至者以平歲實爲之根再以最卑之遠近求其均數變時以加減之則千歲之日至固可坐而致矣一日兩心差卽日天均輪之半徑也西法始定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均數最大者二度三分有奇後戴進賢等又減爲三十三萬八千〇〇〇則均數最大者止一度五十六分十三秒矣上考祖沖之

當年實測計其兩心之差大抵有四十餘萬則彼時均數更大古大今小莫測端倪正如黃赤距度之古闊今狹同爲司天者所不能預定者也求冬至者又宜以此消息之朱子謂造律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律元蓋從來造律諸家必推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大初以至金重脩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卽其近時之實測逆推往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實故史傳所載律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有未數十年卽不驗者又可憑其荒遠無稽之律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癸卯爲元皆但憑實測不尙虛詞矣儀象考成曰測歲實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眞蓋冬至時黃道與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秒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所差一日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實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實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青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實難得確準此其故也案周禮致日兼冬夏虞典命羲和於二分特詳與今法正合李光地尙書解義二至者律之元也而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故於夏言敬致冬不言宵永而云日短蓋亦以主於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

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略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案以歲分當參二至是已謂古專主夏至自漢以後專論冬至則非也逸周書周月篇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基踐長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蓋造律之法是以冬至陽生爲定測之始無緣轉重夏至土圭之法則專以測景又與造律異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翟曰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未知所據

章子有一於是乎　閻曰顧麟士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蔡虛

齊曰匡章又曰章子蓋章子其字今去子字猶之曰顏淵耳

皆非也案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巽稱巽子田文稱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閻曰案曾子所居乃南武城魯邊邑在費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與吳鄰吳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哉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嘗遣舟師入淮以要之由吳之壞隔絕也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以惟其橫行寇之興也何常之有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案漢書有沈猶矦（楚元王傳）沈猶地名沈猶地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王柏孟子通旨曰妄謂因儲子行疑是邑大夫以地爲氏者蓋有人名負芻作亂於沈猶之有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窺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非闕文也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注墦間郭外冢間也　案閻氏以此爲古墓祭之切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禮無墓祭墓祭變禮也戰國無世祿宗子多在他國故祭墓遂盛於此時後乃浸成風俗豈可據此而謂古有墓祭乎

宿松羅忠潛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長洲宋翔鳳撰

萬章章句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案此二語是逸書文王引之曰呂覽審應篇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論語孝于惟孝釋文孝于一本作孝乎乎本字于假借也孟子號泣于閔天于父母列女傳作號泣曰呼閔天呼父母則于爲呼之假借可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　說文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忽呼界切案說文無恝字作忽爲正廣韻十六怪忽下引說文同音義恝張古點切丁音界說文作忽是丁公著卽據說文改俗本孟子故并廣雅書局栞

易其音忽是忽忘之意與趙注無愁之貌義亦通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又求人篇亦云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

則慕少艾　翟曰案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訓艾爲白而白義有二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予幼艾高誘注艾美也九歌聳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群綜注

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考古編謂傳載絕無以艾爲好者大非　案論語云宋朝之美而定十四年左傳盍歸我艾豭亦如晉語以艾爲男色之美者杜注艾老也可商

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案趙引書與鄭讀異然以在位時爲五十則三十在位亦當作二十矣又禮記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父母使舜完廩　翟曰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曹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不得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卽深入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爲舜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案史遷亦據孟子以意飾之列女傳之烏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　案太史公書多古文說未必盡據孟子劉向見中古文列女傳自別有所本亦非意飾七略之書亾者多矣當時豈獨有孟子也

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　案琛先生曰蓋害也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音義蓋舍人本作害是蓋與害通又案帝王世紀謂舜字都君卽本孟子此文然未可據鬱陶思君爾　閻曰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曰鬱

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思陶陶思詠斯猶猶卽繇也邢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又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明云象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案此蓋舜封象有庳之命

舜流共工于幽州　案史記五帝紀作流共工于幽陵莊子在宥篇作流共工于幽都而東晉書舜典作流共工于幽洲从水說文無水旁之洲卽段州字爲之則亦取水中可居曰洲之義與十二州之幽州不同　閻曰幽州卽今密雲縣括地志故薊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于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閻曰書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領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爲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庵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案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在越裳陰西從山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爲象郡兩漢爲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

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日南郡唐兩因之理九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解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是眞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眞郡治胥浦縣恭曰驩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改州名實本此合之唐武德曾於咸驩縣置驩州則驩同歡喜之歡於驩州了不相涉佺期文人多不契勘然孔疏已微肇其端矣　案御覽四十九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書放驩兜于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殺三苗于三危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案殺無竄義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音義云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粲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糜粲散之也案說文粲糜散之也从米殺聲又竄塞也从穴叡聲

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案竄訓塞亦無竄義凡讀若者必異文是則虞書之竄左傳之蔡孟子之殺皆當作粲說文竄下之讀亦當是粲三苗寫者涉正文而誤史記作遷三苗于三危莊子作投三苗于三峗　孫星衍曰高誘注淮南脩務云三苗蓋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名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此與馬鄭說獨以縉雲氏之後爲三苗者異未知其審後漢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曰三危也案章懷注與後漢書本文不相應河關之西卽鄭注所云三危在岷山之西南非沙州之三危也　閻曰三苗國名張守節據吳

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翔鳳案鄭志堯典竄三苗于三危檀弓注舜征有苗死於蒼梧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在南野殛鯀于羽山　孫曰史記集解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云殛誅者責遣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卽放也祭法疏引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憊德爲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案禹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云羽山東裔者地理志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山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七十里江南贛榆縣界

封之有庫　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師古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又史記五帝紀正義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輿地志云零

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案有庫在零陵此唐以前相傳之說宜不誤正以去帝都極遠故或以爲放爾故源源而來注如流水之與源通　箸同曰說文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謜謜而來案謜謜而來特言舜召象之來耳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然後爲象常來之實今本改謜爲源案是趙氏所改而釋爲如水流相續不絕其辭重複非是堯老而舜攝也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　孟子言堯老而舜攝又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詩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攝爲佐助之義相亦助也則舜攝天子卽是舜之相堯書言汝陟帝位堯之辭也舜讓于德弗嗣舜不敢稱天子之意也虞書終堯之世舜未嘗

稱帝以未爲天子也尚書大傳維元祀鄭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是謂堯崩喪畢後舜乃改正建丹朱建子故曰月正乃稱元年故曰元日與正月上日之文不同大傳又言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唐虞於當時稱王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鄭注舜承堯猶子臣父雖已改正易樂皆指維元祀之事　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據此則舜之稱王且遲之又久與孟子言舜避堯之子事正相合周秦間人輒謂堯存而舜爲天子故有咸丘蒙所聞之語及韓非呂不韋之繆說惟孟子稱說詩書折中至當故其後齊魯諸儒伏生之流能傳斯義也大戴禮五帝

德言帝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莊子在宥篇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于幽都皆以舜相堯事繫之於堯以堯爲天子也大戴爲禮家莊出於老老冊爲周史孔子所問禮者故並得其傳也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孫曰書作帝乃殂落或作僞傳者既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春秋繁露煩煩篇御覽引五經通義皆作放勳說文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案孟子作徂是假借漢書王

莽傳注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云云是唐已前馬鄭本尚存故也三年書作三載孟子春秋繁露等皆引作年僞孔因唐虞曰載之文改之也　閻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此百姓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言舜帥諸侯以爲堯三年喪二喪字並平聲如喪考妣三年卽檀弓方喪三年耳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孝行覽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載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案戰國時以此詩爲舜所自爲故呂覽所記如此而咸丘蒙亦引以問孟子言非是之謂則不以爲舜作

也

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注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　案小爾雅賢多也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獨賢猶言獨多事有多少乃是不均如以賢才而獨使從事則非不均之謂矣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亦謂不尚多也數有多寡而爭心生也孟子說詩爲賢勞正是多勞之義

夔夔齋栗　閻曰炳燭齋隨筆夔夔齋栗一足之物凡人之立常兩足舒步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故曰夔夔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余案酷吏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明白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注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注當讀瞽瞍亦允爲句若是屬下文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　史記五帝紀注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案禹貢正義云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今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因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案漢高縣在平原郡爲沇州界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冀州境九河八流入沇域在冀州南鬲津又爲九河之南故曰南河又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東北十五里又有偪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偪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案漢志鄄城

屬沛陰郡在高縣南故曰南河之南趙注云遠地南夷有似荒僻無可主名烏知所避越竟而已此劉勝趙處
故曰天也　翟曰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同孟子惟故曰天也作舜曰天也晉書段灼傳文選注引孟子並作舜曰
故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劉熙注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案此中國但指帝都不必如趙氏所言
而居堯之宮　顧大韶曰而當讀爲如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劉注曰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今在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互相證明斷非一山也此誤由趙氏只觀水經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又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而山固區以別矣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案夏本紀益讓禹之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集解曰陽字一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即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案張守節改箕作嵩者水經潁水注云潁水徑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又曰縣南對箕山是在箕山之陽箕字是誤孟子云箕山之陰字自不誤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引云嵩高山一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北二十三里而劉注顧訓箕山之陰爲嵩高之北豈於方名違失若是其文定有脫誤當爲嵩高之南箕山之

北也崇高古字通用
丹朱之不肖　閻曰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范汪荊州記括地志各言丹淵所在恐未足信益世遠也因思放齊曰允子朱止曰朱未有國後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堯喪在平陽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史公傳古文說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

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案孟子言太丁未立則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已立而廢有二年四年也繼之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凡繼世爲君惟守先王伊訓肆命徂后三篇俱在逸書其文必明成湯之德紀成湯之政故序言成湯既沒謂身歿而道存也言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序作書之年也意在陳成湯之道以告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說書者補序之闕又存殷人得立太子母弟之法文有詳略非書序與孟子史記異也至太史公以二年作三年是積畫之訛

伊尹放之於桐　閻百詩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案閻氏不信湯都在偃師遂強斷放太甲之桐在虞城而以桐地桐亭傅會之史記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集解鄭元曰桐地名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道記曰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知桐宮去亳甚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殷本紀有莘氏媵臣正義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案呂覽言伊尹母居伊水之上伊水出今河南盧氏嵩伊陽三縣竟伊陽爲下流去陳留五百餘里則伊尹所耕未必遠涉至彼若盧氏在伊水上流與呂覽伊水之上既合其去陝西之郃陽二百餘里湯如有莘與太姒之莘安知其非一國且其地去湯都偃師亦不遠無難往聘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翟曰意林錄孟子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案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作芥字

於衛主癰疽注癰疽癰疽之醫也　錢大昕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

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恐是肊說

於齊主侍人瘠環注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武億曰案侍人卽寺人詩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據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穀梁傳閽殺吳子祭傳閽門者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據是則侍人爲奄官之屬

於衛主顏讎由　翟曰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卽顏涿聚也　武億曰案讎由濁鄒音近假借呂氏春秋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顏庚杜注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濁又作涿鄒又作聚並聲之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陬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
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
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詭惡之罪故謚爲貞子
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
子遭陬難不暇擇大賢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爲齊衛無
陬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　僞孫疏曰案史記世家陳懷公
子名越乃爲湣公又年表湣公六年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
在陳三歲復適衛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由是推之則孔子
爲湣公之臣矣是陳侯卽湣也　管曰郝京山曰忠信爲周
言貞子爲陳侯忠信之臣同案孔子在陳所值肯湣公名越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十三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不名周趙注本誤此司城貞子卽左傳公孫貞子以尸將事
於吳者故當時謂之忠信史記索隱案左傳湣公名周是史
孟子趙注曰　孔曰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孔子遭陬
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則貞子仍似陳卿
益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
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
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
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
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
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
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

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
皆遵殷制以字爲謚通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者今據
稱貞子則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
於司城貞子家爲不誤也　有謂孔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此
尊聖而過耳羣旅之臣亦臣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
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　但世家載至陳歲餘
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
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
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
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較其時靈公沒
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
下云孔子來　閻定十四是初至陳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十四

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於此耳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
史記秦本紀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虞君與其大夫百
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
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
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
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
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
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
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飯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

君無知寒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寒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厚幣迎寒叔以爲上大夫　案太史公撰史記凡孟子所辨數大端如舜臣堯舜放象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周泰人書累累言之者皆削去而依孟子則百里奚之事亦必依孟子然孟子所辨其大旨在未嘗食牛以要繆公而秦本紀言爲媵於秦亡秦走宛則未嘗要秦之顯證若事成而虞亡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釋其囚而語國事則管仲之於齊亦類此也孟子言管夷吾舉於士百里奚舉於市舉於士者脫堂皐之囚也舉於市者以五羊皮贖於楚也

日中爲市交易而退贖之必於楚市則孟子亦有是言也至百里奚自言知虞不用私利爵祿而留則孟子亦言有公養之仕又言周之亦可受聖賢處困時而爲之不足爲百里奚病也且遭亂失職羈辱困窮自外至者何所不有伊尹負鼎百里飯牛適丁其時事或有之而橫議之士謂欲以是干時而邀富貴固君子之所羞也自秦不復東征罕與諸侯會盟朝聘故齊魯間傳聞秦載不甚確信至漢入秦得其遺籍故太史公於百里奚有不與孟子合者則孟子言知虞將亡而先去尚是傳聞之異也史記言繆公聞百里奚賢則公孫枝薦之呂覽愼人篇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放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　案呂氏纂括前事故略其媵秦走宛非違異也公孫枝得而說之　案說同脫脫於叔虞之中也　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信賢而任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案此卽孟子所言時舉於秦之事也當以補史記卽可注孟子　左傳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案井伯卽百里奚古今人表以爲兩人者誤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凌廷堪禮經釋例曰案呂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以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　享禮庭實四馬言其貴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

以釋之誤矣左傳哀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故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覿用馬介覿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間之義也　閻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予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至垂棘又見成五年傳杜但注云晉地

假道於虞以伐虢　閻曰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即今河南陝州其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而形勢瞭然時晉獻公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士人至今呼爲故晉城遺址尚存

萬章章句下　頑夫廉　翟曰韓詩外傳三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亦作貪後漢丁鴻傳論王暢傳又列女傳注孟子亦作貪袁氏後漢紀引華嶠論丁鴻語亦作貪夫廉論衡率性篇頑亦作貪晉書羊祜曰貪夫反廉文選脩楚元王墓敎三國名臣贊郭有道碑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案貪與廉緊相反對頑稍齟齬後盡心

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亦以頑爲貪

接淅而行　說文澆浚乾漬米也从水堯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淅而行其兩切案改澆爲接趙氏本也邠卿不甚通古字古言如餓受之受迓息之迓澆淅之澆皆其所改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淅作澆者以唐時孟子不獨存趙本也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莊侍郎存與曰孔子少居魯長居宋學殷禮焉故觀夏道之杞而不居適周以觀周道問於萇叔老聃老聃索隱萇叔行怪故曰吾弗爲之矣泗上諸國無不往而學焉有所見有所聞所傳聞上自包犧下逮周公之制其文其器備矣逮昭公孫國夫子於是適齊

必在委吏乘田之後而不曰去魯者士也未爲大夫可以去他國可以復本邦故不曰去長居宋不可謂去魯也當定公之初自齊返魯不更適齊故曰去齊矣陽虎專季氏孔子不仕自定八年至十四年之冬仕於魯列於大夫爲司寇季桓子不違夫子者三月及受齊之歸言而弗聽乃以不任職爲已微罪於是以大夫去國之禮行皇皇如也三月而復服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三年而後可以之一邦誠有罪也若乃大夫以諫不聽爲已罪則謂之以道去其君去不待放道之出疆先於所往焉雖然檜之羔裘曰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言君禮於其臣有加而臣無補於其君自悼之莫可解也魯君不召之則不可以返故曰仲尼旅人矣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

於喪乎誠以喪禮處之矣且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道路之事由此始也向也去齊還魯展其墳墓守其祭祀親其戚友何可以不速接淅而行人情之實也乃茲去魯適衛則必哭於墓而後行矣踰竟又向國而哭矣故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皆在將去未去時故曰遲遲也及之楚而後不復他有所適夫子先知之矣楚狂曰何德之衰誠不謂聖人之至斯也子在陳曰盍歸來子貢送冉有則丁甯之矣自此至衛而疾病曰予死於道路乎言不終於衛之土地也嗟乎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苟不沒於父母之邦則天之將喪斯文矣自衛反魯誰之力也冉有之力也有功於萬世雖有田賦之責功大罪小無可疑者雖斥而名之後終稱冉

子善乎冉子之親師中心悅而誠服無日不見焉退朝而至門訝而問之曰何晏則知他日之不相見有常數矣古論語解大曰政小曰事小可速大則不可以遽是用晏朝而後退子曰其小者也如有大政吾言雖不用其使我與聞之欲其謀而匙過丁甯使慎重之聖人憂民如此儻曰家事非國政則所以告季康子何說哉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儀禮大射儀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鎛皆南陳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

廣雅書局栞

南陳注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案此知樂縣以鍾磬爲主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故周語伶州鳩言金石以動之大射則先金奏古者將祭必先射射於大學事之始祭於太廟事之終虞書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謂廟中之樂先鳴球球玉磬大雅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辟雍大學也大學大射先以金聲其始條理之事乎商頌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祭祀用樂先以玉振趙注振揚也則亦謂在眾音之前其終條理之事乎夫金聲有輕重疾徐玉音則終始如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孔子之時其體聖人之道皆終

始如一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以用其大智變化隨時不拘一道是能合三德以成孔子之聖故言音則智始而聖終言射則聖至而智中聖智者一人之所兼惟大智而後爲至聖也

天子一位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即君字　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案孟子言班爵而言天子一位則孟京說同孟子

公侯皆方百里　案王制正義引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者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此趙所本又案書武成正義曰

廣雅書局栞

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是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此言卽本何休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託諸周公故與禮記孟子絕異也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衛湜禮記集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人加土別之　孔曰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名通也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鄣爲

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仲舒說正與書傳合

百畝之糞　案糞說文作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采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案此解采同矢蓋古矢字凡治田當先治其蕪穢楊惲傳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不糞也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亦治義中庸脩其祖廟鄭注脩謂埽糞也孟子百畝之糞與王制百畝之分同鄭王制注分或作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論語五穀不分音義引鄭注分猶理扶問反是分與糞同有治義音讀相近故字亦通段

其三人則子忘之矣　陳壽祺曰劉向新序刺奢篇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餽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矣案孟子言獻子有友五人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此顏回茲無靈疑在五人之數新序雜采諸子言若可信然獻子卒於魯襄十九年顏子時不相及將毋有兩人與

費惠公曰　閻曰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也案是爲出公之四年世家又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

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

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皆在出公時案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于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則當時臣下以孝詘之自有之矣若出公又詘孝公更無足怪蒯聵詘莊公漢書人表作簡公已有兩詘

立乎人之本朝　王曰朝廷者一國之本故曰本朝漢書李尋傳宜固志健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是其義泰策本國殘赴稷壞在國謂之本國猶朝謂之本朝也大戴保傅篇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管子重令篇謹於鄉里之

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晏子諫篇本朝之臣慤守其職孟子立乎人之本朝云云荀子仲尼篇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儒效篇儒者在本朝則善政呂氏春秋音律篇本朝不靜草木早槁皆謂朝廷爲本朝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閻諸庭訓曰說文擾擊也从手與聲一曰挈閭壯也孟子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蓋閉門拒之閻曰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閻曰稽首再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受拜與稽首先後不同周禮吉拜是稽顙而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

翔鳳案周禮注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凶拜謂三年服者

稽顙謂頭觸地惟喪禮用之則吉拜亦不得爲拜之常也稽首但頭至地此臣見君之常以吉拜凶拜之例推之則先拜者其禮文後拜者其禮質故以分受不受也

在國曰市井之臣　閻曰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在國都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閻曰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一則當依孟子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

壑二語而別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所駁不合孟子者三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乃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卽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旃致民又曰質明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哉孟子緣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　案文選西征賦辨亾論兩注

並引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宣德皇后令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旌士以旃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旌選注引孟子多用劉熙本據此則劉熙以皮冠句下有夫招二字可證是泛言平日之招也

周道如底　翟曰詩底作砥墨子兼愛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上牽綴洪範王道蕩蕩四語并謂之詩案說文广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寶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爲砥廣韻列其字於五旨旨紐下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并詩砥字亦或誤邸音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告子章句上　猶湍水也　注湍者圜也謂湍湍激水也　閻曰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許氏淮南注亦云湍水行疾也質以墜形篇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則趙氏湍湍激水之訓未安　後漢列女傳乘舟墮湍水物故湍爲水行疾者亦一證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翟曰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案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敎於墨子之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肌度之言

異於白馬之白也　翟曰異於二字絕句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書者於亦語之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爲義內也　注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翟曰疏云季子卽下卷所謂季任案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著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茲此以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畫一可見也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

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闕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前疑爲之冰釋

或曰有性善有不性善　孔廣森曰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於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

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義則誅子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見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注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　孔曰爾雅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也所由不願人之文繡也

今夫麰麥　詩貽我來牟音義牟字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

案此蓋引劉熙本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孔曰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牛山之木嘗美矣　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　閻曰趙注小錯無論今日目驗牛山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菑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水經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劉昭後漢志注引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翔鳳案此劉昭注左思齊都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在南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莊存與曰我欲仁斯仁至操則存也自無所用心極於爲不善無所不至其亡一也其心亡必有所往是以謂之出亡者有復是以謂之入暫入而遽出故無時出則可以無不至故莫知其鄉操者

克念也仁存作聖舍者罔念也不仁作狂克自克也罔自不克也皆曰心之謂實惟操之者謂之得其心舍之者必謂之失其心彼詖辭邪說之作皆曰生於其心而實非其心也必盡其心存其心者乃可謂之其心矣其存亡之幾皆自爲之指之使自知之由己也不由人也況可援天以自解免哉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大體謂心思小體謂耳目四支大人謂勞心者治人小人謂勞力者治於人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心之官則思　漢書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鄭注洪範五行傳云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

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比天之所與我者　王念孫讀書雜志曰秦策犯白刃冒煴炭頓死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吳曰韓子作皆是比蓋皆之誤念孫案二說皆非比是猶皆是說文皆俱詞也从比从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同傍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比天之所與我者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爲此改注比方爲此乃尤非齊策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

不如蓺稗　翟曰齊民要術長短經引孟子蓺並作稊

孟子趙注補正卷六　四　廣雅書局栞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　案廣韻十一模廬字下云複姓孟子有屋廬子著書作廬者蓋劉熙本

可使高於岑樓注岑樓山之銳嶺者　僞疏云釋山山小而高曰岑是知岑樓卽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重高之意案趙以岑樓爲銳嶺疏意未明樓似不可訓爲山嶺使依後儒訓岑樓爲樓之高銳似山者則岑樓亦不辭蓋岑與樓爲二事皆是高者故並舉爲喻

豈謂一鉤金注一帶鉤之金　孔曰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烏履倍重案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

曹交問曰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　羣經補義曰春秋之末

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鄒本曹姓案江氏以曹交爲鄒曹姓之後當是然魯莊公時已有曹沫左傳作曹劌亦是邾君之族而仕於魯者曹交或曹沫之後居魯而不居鄒故云留而受業又云歸而來之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名字然姓氏之嚴惟中夏諸國爲然鄒與楚同祖如鬻熊羋姓說文鬻糜古音麋與羋音同則鬻卽姓也公羊春秋宣八年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案春秋文羋成風皆姓而楚羋姓鬻熊後乃以熊爲氏則知楚國男子或繫姓婦人或稱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案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則男子稱姓已有祁奚在曹交之前　又案御覽三百

孟子趙注補正卷六　五　廣雅書局栞

七十七引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云則孟子別本有曹文公弟四字然孟子無此例當是一家之注而譌入正文者也

力不能勝一匹雛　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鶩案云以匹爲鶩者是解匹爲鶩故正義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是鶩又名匹廣雅作鳵古字省作匹則此言一匹雛謂鶩之小者耳曲禮音義云匹依注作鶩竟以鄭爲改字非也凡鄭改字則曰讀爲某當爲某不得云說者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　昭二十三年左傳云烏存以力聞烏存莒大夫獲疑是存之字又齊大夫有烏枝鳴齊莒相鄰烏存烏枝鳴當是一族或仕莒或仕齊也又史記秦本紀武王有力

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案秦武王元年在赧王三年孟子已七十餘歲烏獲之名未必著聞都國則孟子之烏獲非秦烏獲明矣

小弁注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案此與毛詩所傳異或本齊魯詩然小弁仍當依毛爲是

魯詩然下文言親之過大仍當依毛爲是

則己談笑而道之　經義述聞曰詩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曰詩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唱調祝綜音義十二古文湖今作嘲　孟子則己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

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唱調祝綜音義十二古文湖今作嘲　孟子則己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

季任爲任處守注季任任君季弟也　錢曰案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之蔡季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紀侯弟也依春秋當作任季傳寫倒耳

儲子得之平陸注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　閻曰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未易出何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之外邑方爲禮稱其幣不可解既思范睢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閼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周行其境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注王豹衞之善謳者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洛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

所謂鄭衞之聲也　管曰古之河自龍門以下折而南流故龍門以西濱洛爲河西今同鄜等州　龍門以東據汾爲河東今汾蒲吉解諸府州太行之南殷虛爲河內今彰德衞輝懷慶等府　太華之東虢略爲河外今陝州　蓋自左氏及戰國人所言者不出此矣惟孟子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此河西名爲別異蓋禹河至黎陽釃爲二渠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爲漳水行河之故道水經注曰淇水右會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遮害亭東黎山西北王豹處淇謂淇水也河者宿胥之河卽水經所謂大河故瀆也然則此河西止謂淇水之左右耳趙注引詩說此最當

蔡丘之會諸侯　閻曰春秋有二蔡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

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蔡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蔡丘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東牲載書而不歃血　閻曰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盟書也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注東縛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無曲防　閻曰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案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竇滅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之會申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緜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案管子霸形篇曰楚人攻宋鄭要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又曰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案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內外傳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陽穀之會首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葵丘之會首曰無壅泉葢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壅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曲防則桓公卽壅遏北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也無有封而不告　閻曰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宎同宎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

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曰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又曰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案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內外傳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陽穀之會首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葵丘之會首曰無壅泉葢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壅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曲防則桓公卽壅遏北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也無有封而不告　閻曰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宎同宎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

縣棺而封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加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無不告者告則會集注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命與卹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衞國語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葢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

遂有南陽　全祖望經史問荅曰問遂有南陽案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則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荅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葢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尙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魯頌之視之以居常與許常亦有南陽之境葢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之後而盡失之葢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

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者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闞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者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郚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案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邪故愼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敎民而用之耳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注 滑釐愼子名 翟曰古今人表舍屈釐師古注卽滑釐也呂氏仲春紀許犯學於舍滑黎孟夏紀索盧參學於舍滑黎均與釐通辭應旂曰愼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案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則滑釐誠非愼子名也愼子名到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荅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謝而援其師翟愼到辭謝而援或卽其所傳家法然邪

白圭曰 管曰戰國時蓋有三白圭鄒陽書白圭戰亾六城爲魏取中山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至梁之歲七十三年矣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呂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又一白圭也孟子之書白謂治水愈禹欲二十而取一此又一白圭也三者名同而人異太史公談以貨殖之白圭列於魏文侯時圭之言曰圭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白圭拔中山去商鞅之死七十三年去鞅爲大貟造亦六十三年彼何以稱及鞅哉夫拔中山者益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不必嘗仕宦其爲時不可知也太史公談謂與李悝並世然言圭善治生而不言仕魏則雖談而猶未甚也要不若圭自言者之足據若孟子之白圭蓋好爲高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逐利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自林氏以來說此多誤是以詳辨之韓非子曰千丈之隄潰於螻蟻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案墨子尚賢篇昔者傅說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書正義引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淮南覽冥云傅說之所以騎辰尾也高誘注云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所云北海之洲代遠不可指名水經注之言疑傅會

孫叔敖舉於海 閻曰趙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時南境東境去之以爲令尹此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南境東境去

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丘子（史記說苑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列女傳）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之說蓋孟子所據書籍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莊十六）令尹蔿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但蔿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鄙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爲子馮叔敖從子）徙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子孫之占籍上

繫其先人與

盡心章句上　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　閻曰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也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天下奇才也云爾

易其田疇（注疇一井也）　齊語井田疇均韋昭注曰穀地曰田麻地曰疇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閻曰曲阜縣故魯城東二十里惟有防山孔子父葬處在魯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指此疑近是　翟曰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而小魯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疏云蒙山在東故曰東蒙故曰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小魯指此而言也或曰東山卽蒙山也

東蒙山則此當爲蒙山宗少文非無據也

子莫執中　翟曰莊子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猶秉彼蹻也　文選北山移文屣萬乘其如脫注引劉熙孟子猶秉彼蹻也　文選北山移文屣萬乘其如脫注引劉熙孟子同

孟子自范之齊（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　閻曰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

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亦未可定

呼於垤澤之門　閻曰垤澤卽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睢陽故商邱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城在今）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　錢曰趙注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禮家

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歸賵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

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有達財者　翟曰音義陸云周卹一本作才以有美才就開其性理也案財惟漢書晁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裁通今卽裁義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需引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蓋是狂狷之屬於所敎五似更等級分明

放飯流歠　錢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簋無簋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趙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盡心章句下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翟曰書武成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論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焦氏易林同人之鼎曰兩虎爭鬬血流浮杵

虎賁三千人　翟曰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風俗通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周書克殷篇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案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皆與孟子合

若崩厥角稽首　注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頷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案以百姓歸周若崩爲句猶言從惡如崩言歸之易也又案段氏玉裁以厥角爲頓首以首頓地故注言厥地稽首但以首至地而稽留之蓋有厥角者有稽首者不同也

被袗衣　注袗畫也　孔曰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是　錢曰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袗袈妻二女若固有之此用孟子之文袗衣當作珍衣

二女果　說文婐婗也一曰女侍曰婐譚若踝或若婐从女侍之聲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案婐是正字隸段果爲之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甿羹之類是也　錢曰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不好名即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稊大不理於口　翟曰案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稊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交際篇有士貴有辭之說也潛夫論士貴有辭亦憎多口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耳於已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申達憎義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注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　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人迹罕到注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人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杜預注左氏傳曰介猶間也襄九年介居二大國之間介一也蹊徑也言山間隔絕無有蹊徑也案間介然者間介雙聲形容山徑隔絕之象間當讀去聲莊子田子方篇經乎大山而無介介亦間介之意

以追蠢注追鍾鈕也蠢蠢欲絕之貌也　案此說非是追當訓爲彫毛詩追琢其章傳云追彫也金曰彫梁惠王篇必使玉人彫琢之趙注引詩云彫琢其章知二字通用鍾之旋蟲亦金所造故以爲彫蠢讀如贏蠃者鍾之旋蟲也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案蠢爲旋蟲故字从蚰說文幹蠢柄也从斗倝聲讀若管　楊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幹考漢書幹字多作幹蓋幹幹字可通用然以作幹爲正字也鍾柄爲甬甬上鑿爲旋著於旋中者爲旋蟲爲幹轉旋於鑿中如贏旋之形文選東征賦諒不登樓而林蠢今注蠢與贏古字通案亦作螺鍾从縣則蠢柄先彫

兩馬之力與注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案古制一車兩服服轅者必以兩馬此謂行路者非一車則轍迹非兩馬之力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史記魯君以一車兩馬與孔子皆是不得以國馬公馬稱之也

將復爲發棠　閻曰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五年矢魚于棠公羊稱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今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卽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發棠卽此是今卽墨縣甘棠

鄉

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蔗浦筆記曰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

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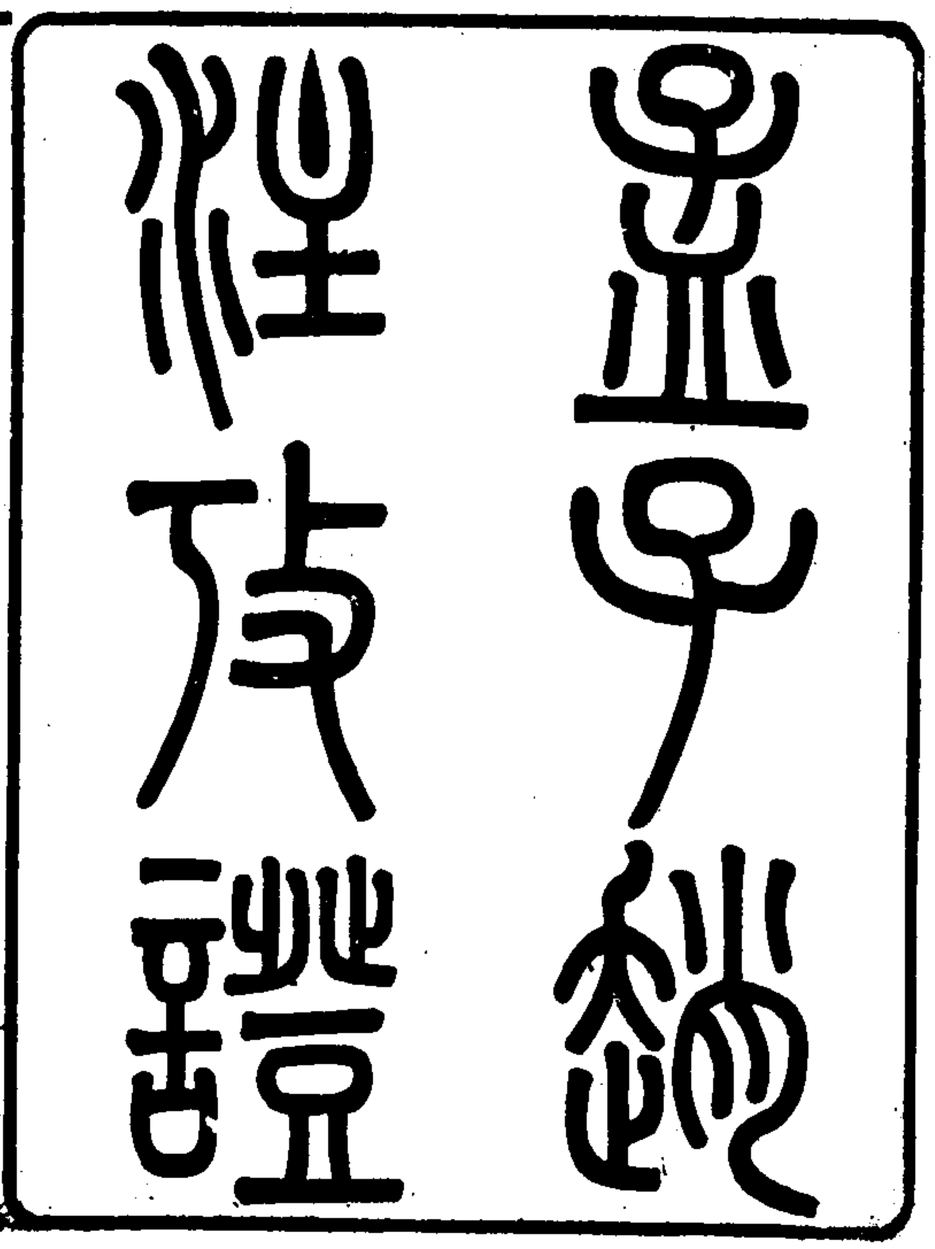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李兆洛曰布縷之征宅征也粟米之征田征也力役之征丁征也皆定賦所當出粟米之征於秋力役之征於冬惟布縷之征經傳不著其時朱子以爲夏者據月令收繭稅耳用其二用其三所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也如趙所云則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豈用一緩二遂足爲君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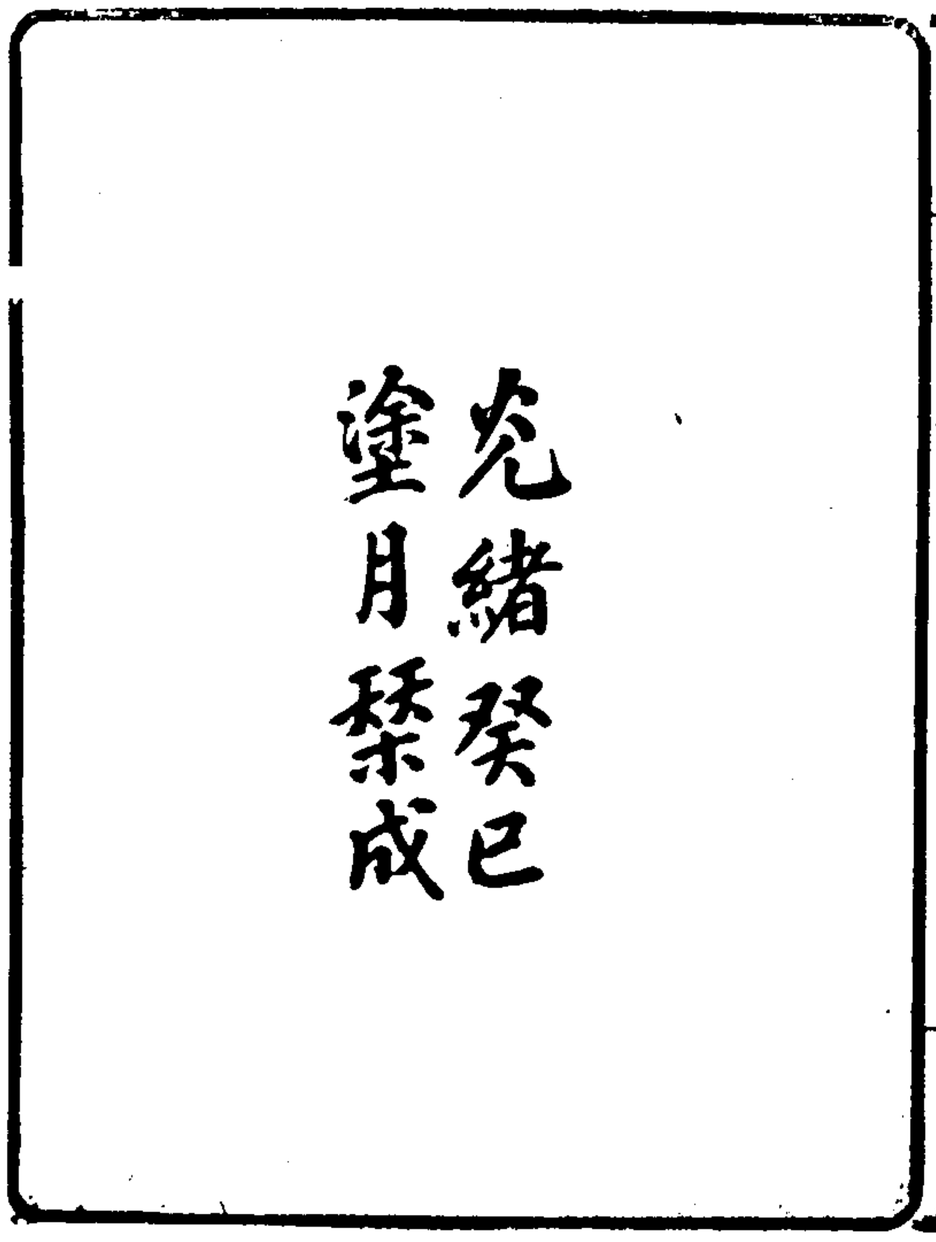
琴張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蹇踔譎詭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案昭二十年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正義曰賈逵鄭眾皆以琴張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顓孫也案賈鄭之說與趙注同當自有確據弟子傳或有衍文至王肅僞撰家語始有衛人琴牢字張之說不足憑也

散宜生　錢曰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未足信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臧曰孫氏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案乎訓於爾訓此無乎爾有乎爾謂無於此有於此正孟子明以自任語當從陸善經本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考證


塗公遂緒琴巳
望月棻成

孟子趙注考證　一

經學叢書之十二

孟子趙注解說句讀多異常解爲之疏者當證明
而僞孫氏疏不然趙氏於每章後各攝其意爲章
指僞疏刪節其語而載於疏中而猶曰未嘗敢棄
攷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
趙氏章指陸氏自爲孟子注非發明趙氏之旨刪
章指猶可若僞孫氏爲趙注撰疏乃刪章指蓋失
之矣疏家體例凡注中名物制度古言皆當
博攷而證明之僞疏乃依文爲解無異村塾講義
嘗攷羣經傳注以證明之欲補僞疏之失積久成
帙都而錄之爲一卷焉其遺聞軼事微言大義周
耕厓焦里堂諸家已考證明確者概弗贅及道光
二十有六年八月南海桂文燦

梁惠王篇無失其時注言孕字不失時也
說文廣雅釋言字乳也易屯卦虞注字妊娠也禮
記郊特牲鄭注孕任子也易漸卦鄭注孕猶娠也
寡人於國章指言責矜窮
本論語衞靈公篇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本左
傳言禹湯罪己
梁襄王章天油然作雲注油然興雲之貌

詩大田興雨祁祁釋文本作興雲顏氏家訓以爲
非案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謂興雲則雨降耳
呂覽務本漢書食貨志韓詩外傳隸釋載無極山
碑竝引詩興雲祈祁顧氏金石文字記載開武廟
石闕銘穆清興雲降雨是自漢至唐皆作興雲無
作興雨者又案韓奕祁祁如雲以詩證詩作興雲
者是也趙言與雲蓋本於此
齊桓晉文章爲長者折枝
趙注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案此卽內則所謂疾痛
苛癢而敬抑搔之也劉注云折枝若今之按摩也

與趙說相同
詩云刑于寡妻
趙注寡少也僞孫氏不能發明案趙說雖與毛異
然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當本三家詩說是
則趙以寡爲少者蓋本三家詩也
交鄰國章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
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
趙注以寵之作罷絕四方屬下讀此正可證僞古文
泰誓改寵之作罷絕四方連讀又刪去惟我在三
字之僞而僞疏乃引僞泰誓及孔傳謂其義通俱

通故兩解皆錄夫一爲漢讀一爲僞書而謂兩解
皆通失之矣
交鄰國章指言仁必有勇
本論語子路篇云仁者必有勇
湯放傑章指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
禮記中庸篇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
巨室章指任賢使能
大戴記官人篇觀其任賢注任以信相親也毛詩
烝民序任賢使能周禮太牢禮記大傳四曰使能
魯平公章指言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論語憲問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公孫丑篇仁則榮章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
趙注謂小鳥尚知未雨綢繆剌邠君曾不如此鳥
案周公貽成王鴟鴞之詩說見金縢凡古人說此
詩者皆當無異說況孟子引詩四十餘事趙氏解
說多與毛合不應於此獨異卽於此注易邠君爲
成王二字則與毛說合然則此云剌邠君者蓋趙
氏以此爲邠風之詩偶誤言之猶引力行近仁之
稱論語也阮太傅云邠卿複壁所當見諒於後人

此之謂矣王伯厚以爲漢儒異說蓋未細檢耳全
謝山謂卽指成王夫成王無邠君之稱也焦里堂
謂蓋本三家詩說無論此時說見金縢齊魯韓毛
皆當不異韓詩章句見文選注惟以鴟鴞指武庚
語爲異韓詩如是齊魯可知矣焦說殆非也
伯夷章指言中和爲貴
禮記中庸篇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下之達道也論語學而篇云和爲貴
天時章指言民和爲貴
尚書洛誥篇用咸和萬民論語學而篇和爲貴

孟子趙注考證　四

孟子自齊章木若以美然注木若以泰美然也
泰美謂汰美也荀子王霸篇縣樂奢泰游抗之修
注泰與汰同
燕人畔章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趙注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也管叔念周公兄也
故望之考史記管蔡世家文王長子曰伯邑考次
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則是管叔者
武王之弟周公之兄無可疑者竊謂趙氏亦謂周
公自以爲管叔之弟也故愛之管叔自念爲周公
兄也故望之本與史遷合焦里堂據列女傳白虎
通以周公爲管叔之兄欲以證明趙說失趙意竝
失經意矣
去齊章指言大德洋洋
禮記中庸篇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孟子去齊章則是干澤也注澤祿也
羣經傳注無訓澤爲祿者趙云澤祿也者此毛詩
傳破字之例段茂堂謂毛詩體例古奧其中有某某也卽後儒讀爲之例　趙君
蓋讀澤爲祿也風俗通引作干祿是其證已干祿
充虞路問章指言聖賢與作與時消息

孟子趙注考證　五

見論語爲政篇
書汨作傳文選兩都賦序注幷云作興也周禮大
司樂舞師笙師呂覽賞義篇注竝訓興爲作徐幹
中論昔伊尹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聞文
王作興而自商如周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
王而得舉注引聞文王作興蓋往歸之與時消息
見易繫傳
滕文公篇民事章序者射也注四矢以達物導氣也
論語雍也賜也達孔注達謂通於物理也禮郊特
牲以達天地之氣也呂覽重己篇理塞則氣不達
周語川氣之達也注導達也荀子儒效篇注開導

謂開通導達

神農章從許子之道注如使從許子滔撲之道

漢書循吏黃霸傳澆滔散樸注不雜爲滔

景春章指以道匡王國箋左氏襄十四年傳過則匡

毛詩六月以匡王國箋左氏襄十四年傳過則匡

之注孝經匡救其惡注竝云匡正也

周霄章則公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

說文觸抵也呂覽高注欲情欲也論語孔注欲多

情欲也荀子楊注欲者情之應也觸情從欲謂能

動乎情而從私欲也

孟子趙注考證　木

以供粢盛

趙氏謂粢爲稷盛爲稻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魯

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壽羣公廩注盛者

新穀壽者言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進新於陳上財

令半相連爾而論語宰我云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下孔子云食夫稻是盛爲新穀而新穀爲稻又素

問稻金穀也齊民要術引楊泉物理論謂稻爲粳

之總名爾雅釋及漢書東方朔傳注竝以稻爲穀

之總名故趙氏以盛爲稻也僞孫氏無所發明疎

已焦里堂據毛詩傳周官舂人等職公羊注及說

文血部謂粢盛又作齍盛粢齍爲古今字以器內

之實言之謂之盛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解者

互釋故趙云盛稻揆諸經義則是而趙意則似非

也

周霄章指言苟容干祿

本論語爲政篇子張學干祿

彭更章指其功可珍

珍者貴重之謂左氏文十八年傳注文選東京賦

薛注竝云珍貴也

宋小國章指言雖欲無王末由也已

孟子趙注考證　七

上句見下篇下句見論語子罕篇

不見諸侯章指道異不謀又云正己直行

論語衞靈公篇道不同不相爲謀禮記中庸篇正

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離婁篇愛人不親章指言一求諸身

禮記中庸篇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爲政不難章指言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上句見公孫丑篇下句本下文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

道在邇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

上句本下盡心篇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近取諸己見易繫傳

伯夷避紂章必爲政於天下矣注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

下云廣土衆民又公孫丑篇今時則易然也

恭者不侮人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論語學而篇夫子溫良恭儉讓又移風見孝經及禮記樂記

淳于髡章指君子大行拯世以道易渙卦擇文引伏曼容注文選思元賦舊注竝云

拯濟也周禮大司徒注拼抶天民之窮者也拼與拯同拯世以道謂濟世以道也

人不足與適章指賢臣正君使握道機

素問知道機者不可挂以髮注機者動之微

人之易其言章指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非禮章非禮之禮趙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取妻而長拜之也

人則易之矣下人之患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愼則有患矣

師好爲人師則有患矣故引法言師哉二語以證此人侗然無知而不愼也孫奭乃謂上言好謀而成下言師哉師哉前後不相聯屬不知其何所指未喻趙意也

樂正子從子敖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

上句見論語子路篇下句本微子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君之視臣章指言表裏相應猶若影響

管子心術篇任法篇竝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列子天瑞篇形動不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又說符篇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嚮善於此民皆嚮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爲惡於此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

此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章指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非禮章非禮之禮趙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取妻而長拜之也

案孫氏音義質本亦作賈豈卽解慚之陳賈與後漢奚傳英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寶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陳質事與此同也

人有不爲章指言貴廉賤恥
禮記是故君子貴廉而賤恥
仲尼不爲已甚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
見泰伯篇
王者迹熄章指言詩可以言
論語季氏篇不學詩無以言
君子之澤章指言上下通流又言企以高山
下盡心篇言上下與天地同流又詩小雅車舝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禹稷當平世章指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孟子趙注考證

見易艮卦彖傳
曾子居武城章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趙注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錢
辛楣謂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此負
芻亦當從趙氏爲人名而僞疏乃云有寇賊自負
其芻來攻我室夫芻草豈能攻人室家之具攻人
者當衣甲執兵未聞有負芻草者苟負芻草實取
敗耳僞疏失趙意遠矣
曾子居武城章指言臣當營君
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營衛也漢書楊雄傳集注

營營周旋貌呂覽不可榮以祿虞本作營言不
可營君得祿也漢書敘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
營不拔嚴平鄭眞應邵注引易曰不可營以祿
萬章篇舜往于田章知好色則慕少艾
趙注艾美好也焦里堂據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
不以予工乃予幼艾注艾美也又楚辭慫長劍兮
擁幼艾注艾美也以爲趙證僞疏乃引說文艾老
也長也禮記五十曰艾而以趙說爲非夫知好色
何以慕長老耶僞疏欲據說文禮記以與趙違無
理甚矣

孟子趙注考證

盛德之士章指行莫過於烝烝
烝與烝通烝者形容孝德之厚美也書克諧以孝
烝烝僞孔傳本爾雅釋爲進非也蔡邕九疑山碑
克諧頑傲以孝烝烝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舜之
烝烝後漢靈帝紀崇有虞之孝昭烝烝之仁章帝
紀陛下至孝烝烝鄧后紀以崇陛下烝烝之孝袁
紹傳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
烝烝之心感物廣雅烝烝孝也皆其證
咸邱蒙問章蹻蹻齊栗瞽瞍亦允
趙注若字屬下爲句此正可爲古文尚書大禹謨

刪去睯字妄以允若斷句之僞解允若爲信順之
非而僞疏乃引以爲證且謂今大禹謨有云則非
逸篇僞疏而又援僞書失之遠已
人有言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
論語子張篇博學而篤志尚書宅心知訓
孔子子衞章指言屈伸達節
易繫詞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左傳上達節
伯夷章指言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猶
可踰
論語子張篇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

一鄉之善士章指言仲尼曰毋有不如己者又言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
毋友不如己者見論語學而篇高山仰止二語見
詩小雅車舝篇
告子篇人之于身也意指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
思義飲食思禮也
說文厲旱石也引伸爲砥厲之厲漢書儒林傳注
厲砥厲也因而相抗亦謂之厲荀子宥坐篇注厲
抗也善惡相厲謂善惡二者本相抗厲是以君子
崇善去惡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欲貴者章指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論語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舜之敎人章指道有所隆
檀弓道隆則從而隆釋文隆盛也
屈盧子章指言權其輕重
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
曹交章指言天下大道人竝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
能
論語述而篇民可使由之梁惠王篇是不爲也非

不能也論語子路篇患其不能也
盡心篇求則得之章指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故孔
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爲仁由已富貴在天竝見論語顏淵篇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見論語述而篇
仁言章指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見禮記樂記及孝經
無爲其所不爲章指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見論語顏淵篇
德慧術知章指言在上不驕

見孝經諸侯章
田疇章易其田疇
趙云疇一井也與劉向韋昭蔡邕以疇爲麻田異
僞孫氏謂不知何據案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注
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同井必竝畔故左氏襄三
十年傳及後漢張綱傳注又謂竝畔爲疇是疇爲
一井也
舜爲天子章指奉法承天政不可枉
月令毋或枉橈疏枉謂違法曲斷毛詩閔予小子
箋上以直道事天疏枉者不直也

孟子趙注考證　十四

我善爲陳章厥角稽首
趙注四字爲句故章指有殷民厥角之語此又可
證今僞泰誓以厥角連上四字爲句訓厥爲其之
非案漢書諸侯王表敘及文選石闕銘竝有厥角
稽首之語可知古有此讀矣僞孔傳厥角連上四
字爲句何可通耶僞疏乃據以爲證此當改正者
也
飯糗茹草章二女果
趙注果侍也以堯二女自侍僞疏引許氏以女侍
爲婐謂趙氏惑於許愼之而以果屬下讀謂實若
固有之案說文婐妮也一曰女侍孟子曰舜爲天
子二女婐廣韻亦云婐女侍據此知孟子本作二
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通借猶爾雅釋文文選魏
都賦注謂婐與果古通也趙與許合其義無可疑
矣況祭衣言被琴言鼓二女自當言婐下文若固
有之猶上文云若將終身也僞疏不從趙氏說而
以果爲實失之遠矣
尼於陳蔡章指言君子固窮
見論語衞靈公篇
山徑章山徑之蹊間介然

孟子趙注考證　十五

趙注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孔顨軒引長笛賦
間介無蹊以證趙讀是已焦氏正義據荀子漢書
注謂介然者特立行而不旁踰之謂此介然二字
定屬下用之謹案左氏襄九年傳介居二大國之
間注介猶間也三十年三十一年傳及後漢書竇
融馮衍傳注竝同錢辛楣謂間介雙聲字是趙注
本漢讀也長笛賦出於馬季長此必漢儒舊讀尤
爲明證僞孫氏不能證明其義固失之焦氏正義
特違趙說自以爲平心之論亦非也
山徑章指言學而時習

見論語學而篇

禹之聲章兩馬之力與

趙注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案韋注國馬民馬也公馬公之戎馬也據此是兩馬者兩種馬非二匹也說文駟一乘也从四馬詩秦風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驂春秋時鄭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故駟馬稱乘馬也墨子七患篇凶飢存乎國人君徹騑驂夫凶飢始徹驂騑古無一車兩馬明甚趙說允矣車一乘馬二匹二語見家語觀周篇此王肅僞撰之書不足據也

孟子趙注考證 卷

孔子在陳章琴張

趙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又善鼓琴張疏引賈逵鄭衆之說皆以爲卽顓孫師是趙說與賈鄭合家語琴牢字子張一字開也案左傳琴張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

羣書傳記無言琴牢者此實王肅僞撰不足信也

檀弓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成聲此趙注書鼓琴之證

大學古本

明明德親民猶脩己安百姓　明德親民無他惟在止於至善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至善者心之本體知至善惟在于吾心則求之有定向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吾

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極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然非實能脩其身者未可謂之知脩身也脩身惟在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脩身之要其本則在脩身

本其本而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與不能誠意

誠意只是慎獨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中庸之戒懼也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此猶中庸之莫見莫顯　言此未足爲嚴以見獨之嚴也　誠意工夫實下手處惟格物引詩言格物之事　此下言格致推以誠意爲主而用格物之工故不須添一敬字　猶中庸之齊明盛服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于至善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　猶中庸之道問學尊德性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

明德親民只是一事　文說歸身上　自明不已即所以爲親民親民之功至於如此亦不過自用其明德而已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孟子嘗滕文公養民之政引此詩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君子之明德親民皆有他哉一皆求止於至善而已）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止於至善豈外求哉惟求之吾身而已）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說歸身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即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皆本於明德則信乎以修身為本矣）

（又說歸身上）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修身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躰當自己心躰常令廓然太公便是正心）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猶中節之和能廓然太公而隨物順應者鮮矣）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人之心躰惟不能廓然太公是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只是誠意）

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家人兄弟與其國人不成只是脩身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又說歸身上一節民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工夫只是誠意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只是誠意又說歸身上一節脩身爲本身脩則能得衆

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此是能識善惡之善否善人只是全其心之本體者惟在此心之善否脩身爲本

仁是全其心之本躰者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只是誠意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能明德則民親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大學古本完

大學古本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斬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毀石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毀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其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亾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

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

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

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奚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剖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匪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

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

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

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

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表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克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

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它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

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工

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

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海鹽後學王生文祿曰嘉靖丁亥秋先康毅君率祿渡江扣陽明洞天聞王龍溪先生講大學得古本傍釋止前存後增四問荅祿今重梓增荅格物問標眉若壓經敢移附傍經文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二句文氣太急必有缺文癸亥冬淡泉鄭公曰潘朴溪示蔡邕石經大學止至善下接古之欲明明德後忘之甲子春南禺豐公游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曹魏正始三體石經如是遂謹錄成文體與中庸同首尾脈絡貫通甚全也奈十三經註疏已亂于唐況補傳分章又創于宋陽明老先生深憫支離急欲復古姑取註疏中大學耳使獲覩石經而表章之則尤大有功于孔門豈不爲聖學之重光哉是後學之切思也

欽定四庫全書

汲附朱与三
阎可喜
大學辨
序跋述評

大學辨

陳確氏曰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傳也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未始贅言孔子朱子則曰右經一章蓋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古書蓋字皆作疑詞朱子對或人之問夫云乎罔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蓋字之疑程朱之說如此而後人直奉為聖經固已漸倍於程朱矣雖然程朱之於大學恐亦有疑也而未之察也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寔竊於禪其辭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此游夏之徒所不屑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終信為孔曾之書則誣往聖來學其害有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客曰若此則程朱之誤甚矣以程朱之言而暴其誤可乎曰君子固可欺程朱之誤君子之過也夫君子未嘗無過孔子嘗信宰予之言程朱儒惑大學之說程朱之賢如日月之經天大學之誤如雲翳之虧蔽於程朱奚損焉而終覆之猶程朱乃大耳故敢卒辨之辨曰首言大學云者非知道者之言也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夫學何大小之有大學小學僅見王制亦讀太作大學

者疑即本此亦猶宋人之作小學也云耳雖然吾又烏知小學之非即大學也吾又烏知小學之不更勝大學也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稱蒙養即聖聖古人為學自少至老只是一路所以有成今題別之為大學而若將有待也則亦終於有待而已矣古學之不可復其以此也其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三言皆脫胎帝典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侶益簡切而不自知其倍也新民即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即在明親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貫一以字便文理燦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則不通矣古人之學雖不離乎明而未嘗顯言明惟之易詩書可見愚其迭伦盧焉故也而大學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非有所親疏於民也而有以民飢民溺為己責者吾以一夫不被澤為恥者又有簞瓢陋巷自樂者而其道則靡不同此古人之學所以能善司乎時乎執而莫之有執也今使雅高禹稷尹為大人之學而貶絕顏子為小人之學則可咲矣故君子之學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親民而新民反不在大猶吾向之論學也不言大而大式不見也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也古之君子大知吾學焉而已善之未至既欲止而不敢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夫學何盡之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千隅之可以息而心者也而傳引之固矣故明親至善之言皆未學之舉詞儕士之膚說也而又曰知止云云者則愈証矣辟適遠者未啟行而遥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稅駕也知心則知止矣而止故未有日矣故未始而知止如弗知而已而何遠定靜安慮浮之可勘言乎且吾不知其所謂知止者謂一知無復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有事：之知止一時各一時之知心時：有時昔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則今日而後而定靜安慮得之無不能矣待言也脫他日又有所為知止焉則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知乎是定靜安慮得之中而又紛然有所知未定靜安慮得者存斯旨之難通固已不待其辭之畢矣大學之所謂知止必不然矣必也其一知無知者也一知無知者也君子之於學復知惟禅学之証有之聖學則無是也君子之於學也終身焉而已則其於知也亦終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

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清知心寡欲兢兢焉業業而審察焉而僅而之耳而猶恐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惜矣是故以堯舜之神焉而猶病文王之聖焉而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二帝一王者豈故為此虛懷以示弘廣云爾哉所為猶病則真猶病所為如傷未見則真如傷未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為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夭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通而釋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舜之問察終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耻於人者使舜既知之而又好問察焉則是舜之偽也夫舜之非偽則雖雎之愚蒙昏以知其必然也然而問察無已則是雖大聖人之智而果無一知無復知之日也而又誰欺乎故曰及其至智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聖人有不知不害其為聖人也以不知為知斯眾愚之甚者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有不能不害其為聖人也以不能為能斷不肖之尤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焉故曰天地之至者矣君子之於道也夫學之不已而已而矣以誇詡為哉學之不已終將有獲而不可以豫期其效豫期其效以求知則浮偽滋甚今即所謂知止者知止矣然猶知止而已耳作潛浩乎其未有至也而遽歇之以定靜安慮得之效長夸心而墮寇行必此焉始矣禪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云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古人之慎修其身也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孟子之釋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淘融大學紛曰學曰先悉是私偽何得云誠寧古人之學之多夾襍迺爾乎聖人之言之甚郁倍迺爾乎至正心以往益加舛繆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學之所謂誠者非誠也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即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齊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而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並兼物言是故言誠可不更言正脩齊治平而分別若此者則是所謂誠者非

誠所謂正者非正所謂修者非脩也而所謂致知格物云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存心公恕夫後能知己之過知物之情知己之過故修之而無弗至知物之情故齊治平之可以一貫也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鮮不殆矣心之不正且以未致為已致未格為已格又孰從而定之傳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能致知格物云爾乎嗚呼其亦勿思而已矣正亦可釋敬易君子敬以直內是也心惟敬故致知而无不致格物而無不格山陰先生曰主敬之外更無窮理至哉師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固已知正心之先於格致矣又曰致知存乎所養、知莫善于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學之序如彼而曾不知疑其罔則固非確之所能解矣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一也皆聖人之道也無弗合也而以之說大學則之不明必繇于此故大學廢則聖道自明大學行則聖道不明關係儒教甚鉅不敢不各變其說而於大學之解愈不可合不可合於聖人之道則諸儒之言固无有勉合也而有勉合者徒以大學之故而已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象山曰千百世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張考夫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今獨格致之說言人人殊雖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補傳之不能无異同於程子已如此矣況後儒乎山陰先生稱前後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說非不備也求其言之可以確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何則唯大學之誣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是故以諸儒之言合之聖人之道則无不合；之大學之說則必矛合豈惟諸儒之必無合將歷千龜萬世之久而終莫之合也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猶之合儒於佛於老而曰三教无不合也夫合則无不合矣而誣已甚矣蓋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為禪學無疑雖曰親民曰齊治平若且內外交修者並是衰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學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大學之意若曰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玩知止四節文氣不其然乎聖學之不明必繇于此故大學廢則聖道自明大學行則聖道不明關係儒教甚鉅不敢不各變其說而於大學之解愈不可合不可合於聖人之道則諸儒之言固不可合欲合之而不得不各變其說各變其說而於大學之解又未始不可合以上格物一節詞益支蔓蔣書升云使我學子作時文若

此猶惡其無而削之矣曾聖經而然乎予甚疑其語其本亂一節文勢亦同此並是後儒靡：之習聖言無是也知聖經之非聖則賢傳之非賢不待言矣客曰子之辨誠快矣雖然亦有本乎曰程子之聖是書也亦有本乎抑余則有本矣大學而引夫子之言則自于止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由是觀之雖作大學者絶未有一言竊附孔曾而自漢有戴記至于宋千有餘年間亦絶未有一人謂是孔曾之書焉者謂是五百餘年無一非學焉吾益不信也而自程朱二子表章大學以來至於今五百餘年中又絶未有一人謂非孔曾之書焉者謂是五百餘年無已見于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據乎故君子之聽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使其言是雖愚夫之言其能不聽使其言非雖賢者之言其能不疑向使確幸得親承孔曾之教而于心有未安猶當辨而正之況如大學之說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確終信而不疑則確無人心者而後可而確則安敢以自昧也故易明先生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以疏格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學之所得而救大學之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學之所得而救大學之敝焉云耳而救之而无可救者如默之而已矣學者言道不苟為異亦不苟為同而惟中焉之從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濟也堯用四凶舜誅之不為叛堯舜孔子程朱表章大學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為畔孔子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後人駁之豈為叛程朱哉使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予咈也已吾信諸心而已亦非敢信諸心信諸理而已雖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說為必無疑于天下後世哉其敢以俟之知道者而確之罪已莫逭矣予懇以沒世已矣

大學辨乱初先生本義山緒論斷以己見著之于篇實足以解宋儒之惑羽翼先聖之道以晓示来學厥功甚偉竹垞經義攷所載第揮舉其大指寥寥數言而已其全書終未得見聞其嗣孫東宇珍秘是書不肯出以示人愚谷主人因嘱陳子河莊向渠婉轉懇請始許借錄旦訂以越一昔務期繳還河莊賁書至玉命諸弟子分鈔甫畢踐約歸之噫嗟先世遺文寶守若此可不謂賢乎哉雖然知秘藏之為守而未知傳(敷)于世之為善其守也矧是書之存不絶若髮令得留心鄉邦文獻若愚谷者以表章之則是書始不没于天壤間矣爰書以誌幸

庚子二月廿六日巢飲朱型謹識

是書予鈔竣余令吳生昂駒又錄一通以備隨時展閱寒食前二夕又記

大學闕疑

大學聖經一章吾友陳乾初疑非聖人之言一時同學之士皆起而非之余則以為其言固聖人之言而其言之敘(叙)次或有一二先後增潤處未可知也如此章次節余不能無疑故特揭之以為讀四書關疑之第一義蓋在于止至善句止字是活字眼言人明德新民不可不造之以止於至善也傳以切磋琢磨釋之可見次節便如何說向定靜安去將明親許大事業(叙)教人從蒲團上打悟千古禪寂山門不是(自)尼山開闢耶細心理會終不可解竊疑此節在聖人別是(自有)謂或傳記之誤倫緻于至善句下耳傳無定(静)安之釋亦自可推

誠意章曾子曰三字疑另是一句誤冠以曾子曰三字耳玩上文意義竊意當屬獨字意為句者

治國章次節康誥曰一段若如保赤子句証慈以使衆甚合下文竟訓慈之根于天性便接以一家仁節似于上下文承屬稍偏集句云以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義則得矣然聖賢文字雖不拘若制義而制要其條理節序寔為萬世文字之祖疑于此處亦有錯漏焉未可知也至于第三節一言僨事句斷當如詩

之興體同于平天下章言悖而入者兩節之例大全作分頂貪戾句讀并揭于此

大學辨跋　大學闕疑　與陳敬之書　後記

與陳敬之書

前者奉教左右快談妙理孟得聞所未聞至所論大學非聖人之言以為聖學止于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可以削去僕雖愚昧未敢以為然也敬之云言雖有所本家學淵源亦何容妄議然揆之于心實所未安請與兄質之夫以格物為窮致物理則是舍吾內求之功而茫然求之事物誠有所不可解然因此而遂謂格物無工夫并疑大學為剌譯則未免有因噎廢食之病夫陽明先生之論格物詳矣兄試取其書而讀之則知格物者乃大學之實下手處徹始徹終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聖人之示人至切而要矣柰何疑其非聖言乎夫物猶事也格猶正也吾心之是云非云所謂知也致吾心之是云非云于事物之中而使之各得其正所謂格物也知體本虛格物乃實譬如明鏡高懸其光之照而不遺者知也萬象之來妍媸者妍媸者妍媸隨形而即其者物也致知者磨其光格物用其照也非照則空云之鏡將安所施哉是故意用于事親則事親為一物意用于讀書則讀書為一物意用于事君則事君為一物意用于讀書交友則讀書交友為一物大而綱常名教小而日用細微莫不有矩存焉即所謂格也豈惟入門為然自初學至于希賢希聖自志學至于耳順從心皆不能舍此以為學但有生熟不同耳此所謂成德日可見之行也若曰不必格物致知則懸空之心與意又孰從而誠之正之哉敬之

但欲為直截之論而不知其說之已出于偏也幸虛心觀理勿執己見當不以僕為妄言耳率漬祈諒

讀大學辨疑曰愚嚢時閱封妻先生教讀軒遺集有論疑一則及近閱家杜齋集中有与先生令嗣敬之書附錄在後以備折衷非敢藉口也先生云程朱表章大學後人駁之非畔程朱然此則此二條在晦又疑先生之說豈為畔乎先生著述欽又誠

大學知本圖說目
卷全
圖說
格物知本
修身以誠意爲本
後圖
大學有本
格物以修身爲本
附錄
附錄

大學知本圖說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秋晴稿
盛唐樓陽田易易堂較

自陽明先生講學于鄉所在立講堂而戴山先生繼之少嘗與同志者赴講必齋宿以往歸而廢然者累日夫聖學不行久矣能行聖學曾何藉于講而乃不能行而因而講之則必講所以行之坐言之起坐即可行而顧讀讀訟辯動輒以德性問學區別爭勝且必究極此兩家同異以樹門幟而至于反躬自問則茫無歸着私臆以爲此必都講有流弊多所惑溺其在師儒所指示必不出此而歷繙講錄則自北宋至于今前後一轍于是屢詢之仲兄仲兄曰爲學次第先儒亦嘗言之矣大抵以立志爲始而主靜立極次之窮理盡性又次之既又以主靜未安易之以涵養用敬而擬議雜出全不如二氏之盡一與百工小技之各有一定之式而至于大學一出則格物二字至今未解尚何入聖之功之與有是以出游十年道路倀倀自傷年長大而學不得立嗟乎已矣嘗坐嵩山土室中夜半涕泣忽有告之者曰何

不向廟市買書觀之予時辨僞詩傳詩說未成思有所考校而兼念尚書蔡傳不無可疑欲覓孔傳參稽之而遍觀廟市並無一書惟見一高笠先生圻其首持大學一本即陽明先生所授名古本者見予語悅之必强予讀予向嘗讀之無所異也至是讀訖覺有異乃再讀之請受書高笠先生曰此非予書也必欲受之請問翼日招予于嵩陽院南旅舍中避人曰此書非他關東賀凌臺先生所謚授也予嘗爲先生都講而先生以非命死予又全家死于兵是書將絶傳矣吾子而無志于聖功也已矣吾子有志于聖功則是書可不讀與曰向亦讀是書以求聖功而不可得也夫聖功在格物而格物莫解則聖功亡矣今曰聖功在是書得毋窮致事物之理即聖功耶曰是何言與聖功有本其一曰此謂知本謂修身爲本也則本在修身矣其一曰此謂知本謂誠意爲本也則本在誠意矣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以誠意爲本而謂聖功在格物可乎予乃啓然若失又憬然若有所得曰格物如何曰在大學何文曰物有本末格物也知所先後致知也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大學始事則但知本身而文也此即格物致知也言大學已定也曰誠意如何曰誠意即自欺知至善也行也曰在大學何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也誠意必自慊得至善也行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曰誠意止至善也言大學首功則惟在于此而已也予乃再拜請受辭約住三日去第此日已逾午請曰可當下用功乎曰何不可可勿相對坐曰此時知爾心乎曰知心曰何以知之曰吾反觀于心而未嘗有意寂然無所動此必心也曰然少頃曰亦知意乎曰知意曰何以知之曰吾忽念曰吾思學聖三十年而不意當下可學弗不知果能學之否也此必意也曰然然此即意之善也即儒者之所謂理也假意發而善也當乎理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即儒者之所謂欲也則必實意以去之而使之必不行如是之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功也則皆

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少與族主人至相對坐語去曰方語時知心意乎曰不知曰何以知之曰吾心在語而無他及也即其時意發而亦不覺也曰心在語而無他及是也此所謂存心之法存乎中則不馳于外存乎此事則不存乎彼事說甚善也若曰即其時意發而亦不覺則不可何也身有心意知未發爲心之靈也明知也弟此知在身無位無體隨心意與事物而皆見心發之爲意而知則統乎心意之間即心之靈也明致知之知即此知知止能得知所先後之知亦即此知也經之所云旦明先儒之所云照心者也大學格物

正心者亦謂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即誠意及焉已而即正心時心時意即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然且大經大法所係于家國天下者又時時學之人有數日不讀六經者乎日讀六經即日講治平之學而亦即日行其誠正之功是內聖外王一時可行亦時時可行自今茲以至後日日無窮作聖亦無窮也孑快然有得凡三日而大學全功無不昭揭如日星曠朗若河海灼然洞然日可睹而手可循始悟從前之講學皆憂憂也于是自晝一大學知本圖說 五

州州守使君吾邑人前時州署親串有大不愜于心者至是渾忘若太虛然且從而相親焉迄于今作輟者二十年鄒郡復生隱慝橫踞德不加修而學亦日廢先生曰時心與時意不爲間斷一不察而間斷生焉今且間斷之至矣然而木本水源則何可忘也往往學入手猶未明著今其孫凌蕙先生實倡斯學立學人用功之準而不幸身殁幾于絕傳而予既傳之而

不著所自則忘恩負教自今日始也因爲述其事而志之如此特予登朝後無所建明而歸田以來備舉六經之晦蝕者而剖析之此亦經世大業一領要也予嘗謂講堂之設不宜講誠正之學而宜講治平之學詩書禮樂即治平所有事也每思構一室授生徒講之而年及崦嵫不可待矣後有興者當守其說曰誠正在力行治平在講論而特是講論親切仍資力行少時觀羣經每多疑義而自受高笠先生教後則觀經若琉璃屏表裏皆徹凡儒說是非纖微必見此非本末相助之皦然者乎若夫兵農刑禮治亂得失與夫人倫行習之見諸行事其有關于大學者則六經具在其于以講之何難焉

大學知本圖說　木

大學有本末終始先後道

大學新民在明德止至善知得物有本事有始先道

大學之道至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大學之道在治已治人兩端而總在于止至善其止善之功則必以知始以得終知行合而聖功備矣定靜安者知善所在則心意不搖慮也能慮者知善之必當擇也意也即後文誠意是也

第其中有本焉

格物知本

誠意

正心

修身爲本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大學知本圖說　七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國治而後天下平

是以學者用功從格物始但就物之本末而量度之知明德先于新民修身正心誠意先于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知先之學全在知本所謂格物也格者知也量度也

此大學初下手處第約略簡點毫不用力祇求大學之本在何所而已

格物以修身爲本

格物知修身爲本厚

末薄知本北謂知本知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原未之
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乃格之而始知其本在修身也知本在修身則知
本也知本則知至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夫然而大
學之功有下手處矣然而仍不自修身始也是必誠意之功切磋以爲學琢磨以修身而後爲
盛德至善所謂明德於此新民亦于此也

詩曰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

于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即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無不由此

此非本乎然則修身者明德之本誠意者又修身之本也此聖功也

大學知本圖說 八

修身 誠意 愼獨

自慊 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 不善

母自欺 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 知善 不善

至善 知本 此節知本

所謂誠其意者至其意

故君子必誠其意

格物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則又以誠意爲本雖身
有心意不分先後而誠意之功則先于正心何則
以意之所發始知有善不善亦意有所發始能誠
于爲善與誠于不爲不善正心時無是事也是以
誠意二字爲聖門下手第一工夫假使意發而不
善則必知其不善一如惡臭之在前而惡而去之
其知不善者知也不欺也惡而去之則行也得也
自慊也意發而善則必知其善一如好色之在前
而好而求得之其知善者知也不欺也好而求得
之則行也得也自慊也此後文與朱氏改本並同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乃自誠意工夫一分善不善而知而行之以求得
于善而心已正身已修矣由是而家國天下皆以
此推之如忿懥憂患親愛傲惰好惡與反好惡民
反惡民好惡無非誠意中善不善兩端與知善知
不善行善不行不善兩途而本末一致先後一轍
治道雖繁一矩可絜大學學此而已若夫家國

天下大經大法則盡在六經之中而于是徒面講求之則夫子所云學之不講者此正須講學也而他何求焉

附錄

心意最要認得分明認得分明卽知也如存時爲心發卽爲意全于存發見心意然要是自然不假勉強必如孟子所云操則存舍則亡則亡非意也必操而後存亦究非心之本體心體至虛原是不動然必廓然而光明如圜鏡之貯于胸無可捉摸若祗喀然若喪罔罔然虛在而無所依

大學知本圖說　十

倘此在常時或有此境然究與心之本體相遠況一加把捉則天機俱絕矣學者于此體驗時時親察此心此意本體或存或發但令知覺則心自不易動意自不易發卽發亦易于爲善而不爲不善知之時用太矣哉大學首功雖在誠意然誠意在知止信不誣也

無事時意常多而心常少以心無所事則意易憧擾心反不能自主也然而少者必使之有主多者必使之不亂則憧擾去矣有事時則心可見而意反不可見以心着于事則意離心出不及覺也然用意時不必見心用心時常使見意則雜出者息矣

意之所起有必不能卽行者而時時起時時滅卽謂之妄妄卽非誠矣凡此皆謂之雜念可也非意也若夫意雖可行而此時未能則且抱虛願以俟異日此非妄念然究是願也亦非意也意有兼氣以行者早時氣平每意少孟子所謂平旦之氣是也至酬酢之後氣盛用事則意之出入將不及察此時須少定以平氣孟子所謂無暴其氣是也總要使氣隨意勿使意隨氣始得之

大學知本圖說　十

用功時志氣須清明卽氣也精神須抖擻卽力也氣與力人人有之此不必照顧者然自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用此氣用此力但不必別立名色以滋支離人苟誠意則知善行善氣力自到不必問也且亦無大艱難事量已所能爲之否卽置之氣力自有限也

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用意當下卽可行至事君則虛意矣此虛意豈是妄念是必于此時深思所以事之之道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心雖虛願亦不是妄何則以其理實理也論語顏淵問

爲邦是也此則意之成爲願者與徒抱虛願稍不同他意視此

學者意所發多在經籍以終日意念舍此定無他也但意在經籍則知行皆在經籍察其當乎理者而尋求而得其理便是知得然此又謂之思不純是意中庸所云愼思是也思與意名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

未事而用心謂之意既事而用心即謂之思予避人後歷念前事夜起作書與故人句補救之此皆思也非意也又嘗在道路之間臨事體驗如在頭

川閫家三兄死野哭甚哀至三日而哭不已此又情也非意也此中庸之所云喜怒哀樂者也在淮蔡值蔡使君下屯田令爲之籌之徹晝夜不寐此又謀也非意也此論語之所云臨事好謀者也至在禹州逢邑人有非禮者爲之不平又州署多南歸客恐從此有壺漿不掩之事私作憂慮此又心之用也非意也此即大學正心之所云忿懥恐懼憂患好樂恐懼者也然則祇此心意而有願有思有情有謀有心之用如是不一而總以心意概之統以善不善兩端驗存發知得而誠之而正之則簡易直捷其不自欺而自慊爲何下手一全功也此畫一法也此畫一定之式也

旦晝心意易簡點至夢寐時則出入變幻莫有非意量所能到者然此在血氣午平時翻有之如寒極逮春暑極逮秋多有此境又或筋骨勞瘁後肢體稍閑不着機事時亦或現此然要是心意不照攝之故嘗在道路旦晝辨經則夜亦辨經旦晝論學則夜亦論學及至湖西朝夕簡點心意略不紛擾如是多日便覺夜臥泰然意境俱廓然矣前人所云至人無夢要是體驗便知得豈門面語與

欲知意動則意反不能自動到底動時必有一瞬離知處方能起念蓋知近乎察既察即近乎把捉一經把捉意何能起故此時但當略作照顧如前人所云嘗惺惺朱子所云虛靈不昧始得之惺惺不惛忘不昧則不致罔然任其出入如是而已必若章句云愼獨是動察意之方動便加照察則擾頭把捉此時尚復有生意乎

愼獨愼字不是敬字心意中用不着敬敬雖發于心成于德如堯之欽明舜之恭已然祇是治事之要故曰敬事曰執事敬一加之心意便桎梏矣故

主靜偏于內而主敬則又偏于外慎獨者誠意之謂也但實其意之所發而不之忽此便是慎何主敬之有

但簡點心意則意不動時氣先自平孟子志至氣次之所由來者漸矣此非精于言意者與

大之說雖爲外氏所竊用然用力之久亦現此境特不宜以此爲事有意調氣則意之所至反爲氣役此處主客正須有分別耳

意發祇多私利並無大惡祇多自爲並無忮人害物處要知大利大患及忮人害物等意皆是臨事相形處一時成之非有積漸也然平時不積漸照平時用心稍有積漸何能有此易曰不習無不利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其所由來者漸矣此非精于言意者與

心不使不在然不使不動不動則二氏之學桎梏所由生矣蓋心不在則不正不正心即存心別無正法觀其疏不正但曰心不在焉可驗也若孟子生平以存心爲主而其言得力則又曰不動心似有兩事實則存心是工夫不動心只是效驗在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在學人之工夫則不使不動其所云不動不過卿相王霸不攖于心則直是得失不驚寵辱不驚一境在達心者皆能之見明曰集義

攝則臨事大潰不可復收拾矣向在湖西與楚人楊氏之徒劇辨濡詩箋詩雖予說屢勝然心甚薄之以爲此虛妄無學但爭樹門幟者及聞其論孟子求放心不當在事物上求予幡然下拜時湖西使君及諸坐上客皆相顧眙愕且微言曰此非辨濡詩者卿子曰向予所爭者辨濡詩今予所拜者求放心也使君乃大服蓋學問有一邊明昧原不當以一邊定是非見學問貴大公非其理未嘗非其人辨及此理並未嘗辨及彼理隨辨隨化隨爭隨釋自不致有相形相上以激成忮害之事然非

所生則工夫在集義不在不動心集義即誠意爲善功夫正存心之本不動心則存心後一效驗也故惟孟子可言不動心若學人則祇言誠意存心即不言養氣不言不動心亦無不可必言不動則直流二氏不止告子矣總之大學是孔門弟子七十子之徒所作與孟子時相去不遠其理無不同要其說則不必强使同耳

大學知本後圖說

知本圖者予受賀先生遺教而爲圖以質之者也時予寓少室又寓湖西轉而寓崇仁亦既守其教而行

之有年矣既而寓淮西夜坐聽官廨子弟有論語者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大驚又聽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則更驚此是何說其所說何事因急舉平日所從事者勘之體驗之則並無此境豈其中有物耶外氏立教有王婆有主人公有拈探捉摸吾學無是也且心意坦實未嘗兀突如外氏所云卅見固是指着即非者安得有如立末從之境在學事問因四顧倀倀無所適從者約七八日于是就循循善誘之說博約文禮即吾向所云下學

之功無日不慎獨無日不存心亦無日不研經說禮未嘗于文禮有所廢弛而子必以此爲教一似舍乎此而即無他者此乃所謂誘也然而既誘之矣吾亦弟聽其誘之已耳既而念孟子云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夫道可見耶猶顏子也又念孟子云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道豈能登陟耶亦猶顏子也然而顏子仰瞻並無所指而此則所瞻在道所仰亦在道得毋顏子所嘆者即道耶第道是何物定非有一形一器可以容吾捉摸者而以親論語有云吾道一以貫之則道在人身然而聖人有之不能人人有之也乃又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道雖在忠恕仍在人心也

于是展轉思惟以爲大學中庸相爲表裏豈有大學一道中庸又一道者乃復諦觀中庸然後恍然曰道也者即意之達天德而成王道者也蓋中庸言性道大學祇言心意矣然而性即心也謂心之得乎天而生于人而性于以名生心之謂性是也意即道也謂意之得乎善而當乎誠即謂之道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是也是以未發爲本而無既發亦猶之心之既發而未發爲大本者既發而即謂之達道則意非道哉以故性與天道仍在誠意位天地而育萬物仍在慎獨而特其誠意之功未經精進則不能有卓爾末從之境何則學者一生只誠意而誠意之久進乎至誠則其境大異蓋誠當至處既盡已性復能盡人物之性于以贊化育而參天地則人我兩忘理欲齊寂天德渾然一若有於穆不已離心意而獨存者即謂之道此豈易至哉然亦豈外吾心意而別有所爲墜之登之仰之鑽之者哉是以就始功言大學以修身爲本而中庸曰本諸身其本身同也大學修身在誠意而中庸曰反諸身不誠曰誠

身有道其本身于意又同也大學誠意在知止誥而中庸曰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其以誠意知本歸于知善又無不同也而至于進境則大學重王道惟在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中庸達天德必極之高明博厚天地位而萬物育而實則天德王道無勿同者故顏淵初學只是三月不違第從誠意加功克已復禮斯已耳而誠意既久則心存心存則性盡而於是由盡性以至于命此中若有天人之隔一間未達本實境非兀突也是以夫子功候有與大學中庸相併發者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可與共學此大學誠正之始事

也可與適道則誠身而可爲天道可爲人道總之爲天下之達道此大學誠正之進事也而于是曰可與立曰三十而立則身修矣大學曰修身爲本中庸曰立天下之大本而修身之事於此終焉由是而不惑知天命則易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之知天事天修身以立命皆是此境而究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舍心意有他功乎是以大學絜矩夫子不踰矩無二學并無二本也大抵聖功易入誠意是也聖功若難盡至誠是也由誠意而進至誠似乎成已成物萬物一體使此身渾然造化儼然有可望而不可即

知本後圖

知本後圖說

知止一節是大學切緊工夫即誠意中事也而儒

者妄認作致知則與誠意有岐頭矣大學誠意本文止以小人爲不善而著善爲知止善之証其曰道盛德至善則引經以証知止耳中庸則直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則誠意非明善乎嘗讀孟子論樂正子首曰善人曰可欲之謂善正指誠意止善爲學人作聖一始事也然而入聖之終事亦在乎此覩其進境則止此一善而信有之而克實之而克實而光輝之而于是大而化化而至于聖神有一從善外他求之乎孟子論聖神只是善人中庸言參天贊化只是誠身何則無二本也然則夫

子之循循不必誘也祇下學而上達之矣不然顏子一嘆在先儒俱未能窺見而下學偶誤則從此失足何止尋丈嗟乎此爲學功夫一大關會不可不察也

作聖全功只誠意到底亦即爲善到底悅命曰慮善以動慮善只誠意爲善也

大學曰心意中庸曰性道心性雖異名而其實則一性者天所與心者人所生無二物也故孟子存心養性盡心知性皆無兩事但存心而性已盡弟盡心而性已知無二事也若道之與意似乎不一

然而道從性出意從心出心性既同則其所出者無容二矣故道有異名如論語志于道據于德周禮至德以道爲本不必皆意而性足以當之夫大學慎獨以意爲已意人不知也道若大路何有乎閫奧而曰徹曰隱曰不睹不聞此非意莫屬矣是以大學誠意曰慎獨獨即意也慎獨即誠也善也心之所發欲其當乎善性之所發欲其當乎道惟道故善惟善故誠故曰率性謂道又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鄭玄註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君子則不然此即以大學誠意註修道也

賀煬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心與意亦然

孔穎達云性之與情似金與鑛印鑛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鑛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靜情動其實一也然于謂性無差殊矣性無遷變情則有遷變矣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

即情也性無理欲而情有理欲然則情非意乎
意無他不善只自私自利之意時時有之此所謂
欲也初時只是去欲未能存理久則稍能存理矣
然究與顏子一嘆不甚相洽後讀中庸深見得聖
賢道理只是要合人已公物我成已成物盡人盡
物以至于參天配天無非欲身主造化使萬物各
得其所此正與自私自利之意的的相反故學者
下手工夫先去已私既存天理又既則天人俱化
是聖學全功始終一貫未到不遷怒地位則不必
知復禮不遠仁一境未到復禮不違仁地位則不

必知卓立未從一境吾第去私利之意以幾于不
違克復亦已矣他何求焉

初一意去欲久而知聖人之道不止于此當擴其
明善之量渾然是善且合天下之善以爲善方是
性方是天道因于存心時亦往往微拓其意不令
皐臨如是久之亦漸有高明廣大之象見于當前
俯仰之間祇覺天空地濶儼然與人物相通融矣

是聖道雖未易到然如射的然不可不先端趨嚮
如此

佛氏與老大不同老自私自利爲我而已雖其說

異于老氏然其流弊如是矣若佛氏則意量廣大
亦思容民物以爲胞與亦忘人我亦寓理欲一若
與聖道不甚相遠而究其歸趣則過于浮夸便涉
汎濫如其云到處風光須彌只一芥眉間見山河
大地世上無一物非我佛性竟于萬物皆備之我
一反之爲我皆備于萬物而背馳見矣故凡用功
時只是去欲存善不可過爲夸大以墮流弊即有
物我一體之懷亦須在心意中體認明白不可有

物是存理先去欲也然有意于位天地育萬物而
私利之意不覺頓滅是去欲未嘗不先在存理此
學事次第原可互相爲用者此又非刻舟求劍者
可藉口耳

大學疏畧序

大學者虞夏殷周四代聖人設大學以教其學傅其學程子曰古人爲學次第成已成物之學也孔子學其學傳其書以接後來者也程子曰古人爲學次第是矣師儒立教而弟子效行故曰學君之子學爲君卿大夫士之子學爲臣庶民之俊秀學爲故曰大學其學之道三曰明德曰親民曰止定靜安慮得有體有用又有循序可得之功而道卑矣舉其道而試爲之即不能不又有序焉六先七後序即道之措施也要之齊治平操之於修身而修身不外致知格物故一要於修身爲本而功歸於知之至終始一知而已矣此自古所傳不易之道可稱爲經其卜文則釋辭也可稱爲傳古本通爲經爲一篇刻載禮記統似孔子之文自程子摘爲一書朱子觀玩有得若爲曾子所述又分經傳章句向亦嘗疑之力追古本義有可通而竟於講求久之已意適暢而朱說有來同者亦不敢終遂獨見參會求得乎當古文錯簡誠或有之以意逆志不害其志此古人所賴有後學也獨格致補傳爲說聿按朱子於學庸疑義頗多卒主程子居敬之說其與胡廣仲諸人書及語錄所載及或問一編皆言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功夫謂向來格致之論猶爲未安卒用以小學補大學之闕令學者無便從窮理做起意亦畧見大學序中其於爲學次第可謂得矣但十五以後即不須存

養無是理也又按脩强爲朱子刊四書未議即集註否朱子數進書止之謂是一時所見將來或又有進脩固不從僅取問學庸舊本修改刊之其最後一書又諄諄切切謂舊版不勝修改且亦無時而已將來豈復有留意於此者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于論列行違而已也又按朱子章句成於淳熙十六年歷紹熙五年慶元六年而朱子卒其間十有一年臨革尚改大學誠意章

是終未決也沐病以格致何獨無傳安知非止有可詳蓋向唯以窮理爲致知不以存養爲致知故終見有闕文余嘗體按此心虛靈之體止定則明靜之益明安之益明再加思慮以窮理即無有一毫之不明矣故必合定靜安慮以存養此知而明德之體于此見即明明德之功亦于此見矣所謂致知即此是也若夫格物則力行也格者至也以我所致極明之知到了物上所謂格也迨夫物格矣而後知乃至而知行惟一矣內外無間即爲意誠故所謂誠其意一章并釋之矣此以知古本或有錯簡而定無闕文僭成疏畧一書我不敢知曰於孔子之文有當我不敢知曰於朱子終欲改之義有當而芻蕘之忱備後君子採擇厥有助耳

康熙二十八年春二月二十二日庚申後學著墨張沐序

晚年定論序

錢緒山曰朱子晚年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日靜坐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閔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與同者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自序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授諸梓謂子以曷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坏也豈善朱子者哉辭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淺

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問其言如日中
天啻之卽見如五穀之蘞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
而眞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
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
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開焉然後知向之所
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
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
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
志使無若麟之晩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

語之外眞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
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正德戊寅六月望門
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
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
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
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
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挽疲精殫
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

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
往往缺漏無歸依遵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
場居　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然若有悟體念探求
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
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
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窕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
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問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
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秘自搜則斑瑕而愈益精
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
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晩
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
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
中年未定之說自皆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
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
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
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

梁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子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子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兢相數數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尋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證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佩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當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

傳習錄敘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其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緻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

無間如愛之慇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整發之其不摧墮廢壞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餘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篇首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說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函丈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

槃旁或先儀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開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大學疏畧記　肥鄉馮春暉

先生讀大學至止至善爲立志定靜安爲存養慮
爲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者不知朱子於大學實不懷心會謂有不驚爲乖異
或問以補大學之闕又嘗覆理延平面養
之學似見朱子全書幸親炙門下與同學
諸君子居敬窮理二三十年不欲混沒
前人之說急求快切以至一旦豁然大悟有所自得
者鮮矣不知幾年而後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傳世已久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其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六先生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海菴苦心欲爲表章以成是書猶不自是
之痛之說急求快切以至一旦豁然大悟有所自得
者鮮矣不知幾年而後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傳世已久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其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六先生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大學疏畧記

日與及門講論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每至會心處輒存養以俟之一旦豁然貫通
之功可謂至精竭思反覆詰難以質先生始知其說
之殫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若親炙門下與同學諸
君子居敬窮理二三十年不欲混沒
前人之說急求快切以至一旦豁然大悟有所自得
者鮮矣不知幾年而後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傳世已久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其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六先生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大學疏畧記

而不務靜存遠于物而馳于文義而
亥憶揣度如之何其可得也
大學功夫只是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
以至于物而已中次第甚詳功夫最有
頭腦眞是精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止定靜安慮得曲盡心體之妙本體功夫
合而爲一非止善知止
說也

存養之功可謂至精竭思反覆詰難以質先生始知其說
之殫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若親炙門下與同學諸
君子居敬窮理二三十年不欲混沒
前人之說急求快切以至一旦豁然大悟有所自得
者鮮矣不知幾年而後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傳世已久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其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六先生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大學疏畧記

者或鋤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或毓于文義而輝于體驗或好爲博洽
大學功夫只是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
以至于物而已中次第甚詳功夫最有
頭腦眞是精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止定靜安慮得曲盡心體之妙本體功夫
合而爲一非止善知止
說也

存養之功可謂至精竭思反覆詰難以質先生始知其說
之殫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若親炙門下與同學諸
君子居敬窮理二三十年不欲混沒
前人之說急求快切以至一旦豁然大悟有所自得
者鮮矣不知幾年而後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傳世已久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其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六先生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大學疏畧記

者或鋤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或毓于文義而輝于體驗或好爲博洽
大學功夫只是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
以至于物而已中次第甚詳功夫最有
頭腦眞是精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止定靜安慮得曲盡心體之妙本體功夫
合而爲一非止善知止
說也

存養之功可謂至精竭思反覆詰難以質先生始知其說
之殫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若親炙門下與同學諸
君子居敬窮理二三十年不欲混沒
前人之說急求快切以至一旦豁然大悟有所自得
者鮮矣不知幾年而後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傳世已久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嫡傳孔門要旨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甚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于知之至此眞程朱
驗精熟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
知格物之功而已將知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理已備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
其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即致
六先生七後又次第之詳密者也此即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致知格物不是兩項終始一
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大學疏畧記

者或鋤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或毓于文義而輝于體驗或好爲博洽
大學功夫只是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
以至于物而已中次第甚詳功夫最有
頭腦眞是精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止定靜安慮得曲盡心體之妙本體功夫
合而爲一非止善知止
說也

字。是心早已不待思索如何後面方說而心正只上許多工夫是大學

處。觀於止知其所止。上二詩必如先生解說文義。此先生善會神理處。他人方往往合引證而遺神。子曰二語。上句承上句。下句啓下句。誠意章朱子嘗甚作難。或疑先生此解得不是。精確。嘗疑之一節。眞是人門到頭功夫。敬之一字。臨時亦此敬也。平日此敬。存不出存養。故作小學。補存養所以救集註之失。倘認眞知一節。爲存養甚同。終於只一節。平日此敬。存不出存養。故作小學。補存養所以救集註之失。倘認眞知一節。爲存養甚同。今改得更是精確。嘗疑之一節。眞是人門到頭功夫。敬之一字。臨時亦此敬也。平日此敬。存不出存養。故作小學。補存養所以救集註之失。倘認眞知一節。爲存養甚同。今改得更是精確。嘗疑之一節。眞是人門到頭功夫。敬之一字。臨時亦此敬也。平日此敬。存不出存養。故作小學。補存養所以救集註之失。倘認眞知一節。爲存養甚

大學疏略記

大學疏略記

孔子述之而作。故爲不易之經。文字。皆從心性中體行而出。不假外求。非有牴牾也。人多以文字。皆從心性中體行而出。不假外求。非有牴牾也。人多以文字。皆從心性中體行而出。不假外求。非有牴牾也。人多以

三

大學疏略記

養而能窮理者。據朱子章句。邦是從窮理起。其後則謂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工夫。向來之論。猶爲未安。而謂存養用敬之義。今先儒各有一說也。若先生此解。似又作或問一書。極闡存養用敬之義。今先儒各有一說也。若先生此解。似又作或問一書。極闡存養用敬之義。今先儒各有一說也。若先生此解。似

四

所明之德。知之。玩。使無訟。大畏民志。使可知。蕃此親字。更作不得。釋親民之用。以德相親。則日新。故時雍而曰於變也。定靜安慮。即明明德。即明明德。人心本來原有能定能靜能安能慮之體。非明德而何。但不學。本能而失之。子是因其能定而學之。使定。因學之。使安。因其能靜而學之。使安慮。非明明德而何。

一

此本體工夫。合而爲一。知止之知。是顯本體而有工夫。其實就是這知去定靜安慮的。仍是知。至定靜安慮後。淺者深矣。故曰致也。

大學疏略記

大學工夫。不外致知格物。致知是推。格物是推。一傳受來的。今說格物。的確說定靜安慮。以致知。是推精。猶是常識可到。若說格物爲至。眞非尋常識見所可到。格至物之極。致知。極明之知。只是此一念明白心。到不了物上。而物非我所致。知。不以存養爲致知。先生省全功而補一隙。先生此心之體。止定靜安慮。便是存養。朱子以存養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窮理。朱子以窮理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窮理。朱子以窮理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

大學疏略記

又補朱子所未逮。亦足見聖人之經原無滲漏。

大學工夫。不外致知格物。致知是推。格物是推。一傳受來的。今說格物。的確說定靜安慮。以致知。是推精。猶是常識可到。若說格物爲至。眞非尋常識見所可到。格至物之極。致知。極明之知。只是此一念明白心。到不了物上。而物非我所致。知。不以存養爲致知。先生省全功而補一隙。先生此心之體。止定靜安慮。便是存養。朱子以存養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窮理。朱子以窮理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窮理。朱子以窮理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

大學疏略記

又補朱子所未逮。亦足見聖人之經原無滲漏。

大學工夫。不外致知格物。致知是推。格物是推。一傳受來的。今說格物。的確說定靜安慮。以致知。是推精。猶是常識可到。若說格物爲至。眞非尋常識見所可到。格至物之極。致知。極明之知。只是此一念明白心。到不了物上。而物非我所致。知。不以存養爲致知。先生省全功而補一隙。先生此心之體。止定靜安慮。便是存養。朱子以存養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窮理。朱子以窮理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窮理。朱子以窮理爲致知。而窮理亦在其中。眞切明德。即明親民之理。亦不外乎此心。定靜安慮。以

物去當不是推
常說知之精便行之至想未必然試反已
自思慮有知之極精物交則引者此是何
故只緣不曾將格物工夫耳物即家國天
下之物紛交押至少挾智取轉瞬間被他
引去只得將此明白心逐日在物上試驗
或格至二三分被物引去或格至四五分
被物引去或格至六七分八九分彼物引
去千方百計要去格他久久必有所進此
謂之格物這格之既熟且精此明白心一
通而知至矣古人教人在大學中如此以用
其功及有家國天下之責而後發用出來
看物交還能引否斷不能也先生此說最
是緊根上章好惡無走漏處再想大學原文單言
意是過道做工夫格物是拿此心出去在事上做工

夫方致知時致一知存而養之致五知十知
方而養之方格物時格一件存而養之格
五件十件存而養之方格而養之故背屬存養不然既
了故先生又當曰致格總屬
台後仍復散
未發天下之大本又云知至意誠心正身
修仍屬未發
齊於平方是已發達道也又云致知亦自
爲未發格物亦自
誠正修之未發
發方是出學任事實落有未發之大本已
發之達道也先生之說如此通活
合記先生解道學自修必只定靜安慮入
講彼時亦自漠然今始覺得實落且註解
學修處只有
學定全不會
慮學慮自修
容有未安修之使誠意章前慎獨屬物格
照後慎獨屬定靜安慮以
中和打照過脈云非先有以致其知將以於
何者而至物乃前後關鍵最宜着眼小人
閒居與上下文極相映帶若看作別一誠
引去只得將此明白心逐日在物上試驗
或格至二三分被物引去或格至四五分
被物引去或格至六七分八九分彼物引
去千方百計要去格他久久必有所進此
謂之格物這格之既熟且精此明白心一
通而知至矣古人教人在大學中如此以用
其功及有家國天下之責而後發用出來
看物交還能引否斷不能也先生此說最
是緊根上章好惡無走漏處再想大學原文單言
意是過道做工夫格物是拿此心出去在事上做工

好惡不中不遠家國有異而理無異只是
一箇誠故教家即所以教國故孝弟慈即
所以教事君事長使衆
看不出耳今始醒豁
大學疏畧辯
明德即明所親之理親即民也以所明之德
親之如何範世曰設天子生我一人於何
見德何處明明復何用惟有家國天下
若多人日與我相對皆須我去慈我去信我
去孝我去慈是難不知美鼠是難不知避惡
右之悉望此即明明德之功全在親民上用非明
明德即以所明親民即以所明親之理
即格物即致知即格之即致知格物即以所
知至之前儒者謂有格物致知格之也本是一套非三般二樣
上蔡李先生說世
格知至與毋欺相打
誠意章前慎獨屬物格
中和打照過脈云非先有以致其知將以於
何者而至物乃前後關鍵最宜着眼小人
閒居與上下文極相映帶若看作別一誠

曰此因誤看止定靜安爲成效而無功夫深看了知字也不知此知是吾心靈明之體大學中初教人立志止至善便自合大概識得箇好歹要向上去謂之知止山此立志之後方用定靜安慮功夫以致此知也先生謂原自力量故曰立志又曾曰志心之之也不知而之乎知即志即知是明德發端處發端似淺那就是本原文不曰知至善而曰知止可知矣再玩後釋文亦不曰知至善而曰知止可知矣再玩止血是心專一于此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不之東不之西是也非志而何方立志豈不立志而遂能致知格物了而後立志乎真無倫次矣

大學疏畧記　八

先生說格物爲力行在字屬致知之一定之後殊駭人聽純世曰致知力行從來後自然之次第何駭爲得卅泥不求義理之實也致知已是窮物爲窮理一曰重爲兩曰格字亦悖常解細省反爲可駭爾雅格至也以頗省便穩安我有知矣自然要不到物上致知何爲如好而知惡親愛不辟惡而知美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不物格物也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以加諸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也傳中無非此旨我所極明之心到那物上方才住得手不到物上止是上截終無下截既無上截亦不中用故必物格知至而下截連上截亦不中用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孔子十五志學及三十而立時只是知得立志學及三十而立時固尚有惑也由此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漸次心明而知至善矣

先生認定靜安慮要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之說不中不遠格物致知之功夫如常說格物致知格物乎即志即知即物即心誠求之致知也不待惡而知美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親愛不到物上致知何爲如好而知惡親愛不辟惡而知美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不物格物也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以加諸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也傳中無非此旨我所極明之心到那物上方才住得手不到物上止是上截終無下截既無上截亦不中用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孔子十五志學及三十而立時只是知得立志學有得失所有未定靜安慮要緊功夫古人之學自修也謂是學有得失所有未定靜安慮悠悠懼之心以存養乎內赫喧威儀之容以持敬于外明德之至善得矣盛德不忘謂是親民之至善得矣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民之至善得矣盛德不忘謂是親民之至善得矣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民君子明德親民之事乃盡矣

道學也謂是不定靜安慮要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之說不中不遠格物致知之功夫如常說格物致知格物乎即志即知即物即心誠求之致知也不待惡而知美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親愛不到物上致知何爲如好而知惡親愛不辟惡而知美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不物格物也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以加諸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也傳中無非此旨我所極明之心到那物上方才住得手不到物上止是上截終無下截既無上截亦不中用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孔子十五志學及三十而立時只是知得立志學有得失所有未定靜安慮悠悠懼之心以存養乎內赫喧威儀之容以持敬于外明德之至善得矣盛德不忘謂是親民之至善得矣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民君子明德親民之事乃盡矣

修之使定靜安慮懇懇懃懃之心以存養乎內赫喧威儀之容以持敬于外明德之至善得矣盛德不忘謂是親民之至善得矣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民君子明德親民之事也樂其樂小人之樂其利其利守用聖之養小人之養也謂此段釋文不離存養用功夫若以爲成效而不以爲存養是少未發功夫若以爲已發功夫已發一層如此豈但存養宜補力行即中庸之謂也存此志養此志使生生不已見於參贊化育之間疏畧曰古之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而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而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而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而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而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一節明德親民一貫之體用無滲漏矣明德親民必本明德總此旨傳亦此意之發揮經義但尚有言不盡之處又何有自道已見參贊之妙

讀疏畧。亦可見先生有存養用敬之學。方能省存養用敬之書。方能爲存養用敬之言。非口耳常談所能議其得失也。雖然先生之說。出於數十年之體行其心細其功。況有一說。拯諸今驗之人情參之物理。可常可變。可通可久。無不合矣。而後定之。此蜘蛛之見。所能測其一二也。是必之又動而體行歷得失以驗之庶幾其有合也已。

大學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大人之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庶民之俊。皆入學。異曰賢君良佐。皆出其中。是以成已成物爲學。故大也。道路也。學有路。乃可循而行也。明德。人心本來之明覺。能通物理。而得之于心。故曰明德。不明之。遂之明覺。能通物理。而得之于心。故曰明德。不明之。遂之而后明。不明之人也。天下國家之人也。但此明德。必有以明之也。民。天之而后明。不明之人也。天下國家之人也。但此明德。必有以明之也。民。天亦不明。故在明之也。民。天下國家之人也。但此明德。必有以明之也。民。天親和睦也。即尚書親睦協和。及百姓不親而親之人。有以親之而親之人。有以親之而親之人。有以親之

明矣。
之久而后能靜。靜者。整齊嚴肅。敬以持乎外也。即養氣之功。此時外之收斂。
者愈嚴。內之操存者益固。不善曰遠。而德之明。又進矣。靜之久而後能安安者。
之明。又有進矣。靜之久而後能安安者。
善者益厚。而德之明。又進矣。安之久而后
「能慮。慮者。學問思辨。窮其理而通其變。此
將善之存養者益遂。而明德遂無有不明
者矣。慮之久而后能得。得者。明德之至善
得。即親民之至善得矣。一在字。領至能得。
方盡其義。學之次第其焉。眞知止。自會
眞定自會靜。靜自會安。眞安自會慮。眞
慮自得。此明明德大然大
非强設也。即致知之實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下平。

本身也。末。家國天下也。終始。一知而已。俱
見下文。引古以明先后之次序。古之人。欲
明我之明德于天下。而使相視也。未有國
不治。而即及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國。未
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先齊其家。欲齊家。
未有身不修。而家可齊者。先修其身。欲修

身。未有心爲身之主。能得其正。心欲正心。
物感而心主之。感物而動也。心之感物而動
之際。感應不及持之問。最難成。實着不得
「大工夫。還從心之明處做起。故欲誠其
意者。必先定靜安慮以致其知也。致。盡也。
知本來明體。即知止之體止定則明靜安益明。再思
定則明靜安益明。再思此段結知所止。
遂無所不明。此段結知所止。
致知原欲以應物。物感明在。
致知何用。故致知在至物。物格至物也。
之善。卽到那物上。物格了。而后知纔算得
至矣。知至則內外惟一。雖了。而后意誠。至意
無非誠中者之所形。耳。而后意誠。忽感忽應之間。
誠則以一知兼體。明而所學者精且熟矣。
此後只須操存此心使在。自無不正。而后
心正。心正則身自綰于經曲徙度之中。而

后身修。身修則家可教。而后家齊。家齊則
治國亦推此理而行之。而后國治。國治則
天下雖大。亦由此漸被。故天下平。此
段結知所後也。此爲學次第益詳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天子不修身。無以爲天下之本。諸侯不修
身。無以爲國之本。士庶人不修身。無以爲
家之本。故一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
者否矣。何也。身爲昏亂之府。其所厚者如
家人。尚且薄之而不親。而其所薄如國與
天下反厚而親之。斷斷未
所以修。始于致知。終于格物。知之所至。即
身之所修。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所

又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結明古所謂惟一之功即此孔子著大學其道備其文明也如此

右第一章孔子本古大學設教之義而作以與門弟子修於家者其下文皆訓釋之義後儒因篇中有曾子曰三字以爲曾子所述亦或然與古本不分經傳通爲一篇今別爲十章參用朱子章句畧有更正此謂知本二句古本原居末之有也之下今如之

大學疏畧　四

康誥曰克明德

字最有力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周書成王誥康叔也克能也能古耐字顧視也諟古是字顧視言心之專一也明德天之所命故曰明德太甲商書伊尹諫太甲也顧視也峻大也言對民說明德即親民之理明之于我心也後文帝王不求治于人要皆自明已德而已經文帝堯也

右第二章釋明明德于信作没計不恰之意而未已之意而未詳如何考明德者恭以治己之功而此本之以爲言無容而資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音緝熙敬止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大學疏畧　五

長民志此謂知本。

聖經止定靜安慮皆存養用敬工夫。故此段釋文。不離敬意。引商頌玄鳥之詩。謂王者民各自覓一家宅。而不泛泛。惟民各覓一家宅。而不知求止。於人心各有所當止。何反曰非亂止乃中心常記慮而知所止者乎。前一句承二詩言後一句。倒承上下相親止孝止慈止敬是君臣相親止是國人相親。故知明明德。即明于親民之理也。敬止只一耳。任是何事。可知定靜安慮。存養處總之。是止至善之德。止仁是

明緝熙一念之記慮不忘。如此二字極有工夫。引文王之詩。言明德止至善上。定靜而安慮而後能得。即緝熙之明。只在至善上。緝熙即敬其所止。不緝熙則敬亦不得。敬亦可知。定靜安慮。存養處總之。止仁是一敬也。仁敬孝慈信。皆至善之德。止仁是一敬。自無所不在。子曰。在父曰慈。在國人曰信。此主于父曰慈。使無訟。言親民止至善也。必也使是止之之決辭。銷無訟故至善也。百姓親而五品遜。協于中。油然後能善也。百姓親而有未能。則如切如磋言學也。志于至善。而有未能。則如切如磋以學之。或考之。或講之。師友。下定學定。不靜學安。不慮學慮。由粗以漸求乎精焉。瑟僩赫喧兮。指治玉之事。瑟。嚴密。僩。武毅也。赫。盛大。喧。宜著也。諠忘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段釋文。亦不離存養用敬之義。皆定靜安慮精義也。詩。衛風。淇。水名。澳。隈也。猗。倚。

右第四章。釋止至善。聽訟節。古本原居上。今從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段釋文。亦不離存養用敬之義。皆定靜安慮精義也。詩。衛風。淇。水名。澳。隈也。猗。倚。美盛也。斐。文也。切磋琢磨。皆治玉之事。瑟。嚴密。僩。武毅也。赫。盛大。喧。宜著也。諠。忘也。切磋言學也。志于至善。而有未能。則如切如磋以學之。或考之。或講之。師友。下定學定。不靜學安。不慮學慮。由粗以漸求乎精焉。瑟僩赫喧兮。指治玉之事。瑟。嚴密。僩。武毅也。赫。盛大。喧。宜著也。諠。忘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而不能忘親民之至善得矣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前王不忘小人後民也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此君子後之所以明德親民之至善也引二詩要見經言定靜安慮而后能得至善之意後詩又言沒世之後盡得至善之實

右第五章釋得至善此章古本在誠意章下今從朱註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第六章釋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以誠其意此章古本在誠意之下今從朱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

在正其心

此先言身誠外物而心不正而身不能修也心本虛明之體原不

偏倚于物，因身在世間多有忿怒恐懼好樂憂患等事，感動于心，而心遂爲物感所誘，則有所灸非偏着於忿懥，則偏着於恐懼，非偏着於好樂，則偏着於憂患，於是本體不得灸，故曰則不得其正。

正孟子所言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既引之，則是物誘于外，不能反躬，是也心故視聽食三句言身不修也，故經云此謂知本，此謂之至也。

右第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辟，偏也，之猶偏也，辟于親愛，則偏于所好，不知其惡灸，辟于賤惡，則偏于所惡，不知其美灸，一家之情，是偏于所惡，則惡不知其美，偏于所好，則好人之惡，惡人之美，有何難知，惟不致知，則自昏，不格物，則物自蔽，仍是不誠其意，所好者之惡，所惡者之美，雖視而不見，雖聽而不聞灸，如是則好人之美身不修灸，一家之人，何所適從而能齊乎，諺語是舉兩般，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以例其餘，仍是知不至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仍是不修也，故經云此謂知本，此謂之至也。

右第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齊治皆所以使家國爲善去惡相觀嗟也故皆曰教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之不可以教家人者即不可以教國人事君孝者即所以事長弟者即所以事長也不可以慈家人即不可以慈國人

即不可以使國人慈者即所以使衆也家國有異而理無異總此一誠而已矣故曰康誥言誠以明德子之好惡不中不遠保民而求民之好惡理無不中不遠保民而后嫁豈必學保民而后已致知格物是也仁者誠之本心讓者誠之禮容貪者不誠之惡興仁興讓以誠感誠也機軸以旋轉作亂以不誠感不誠也機爲機軸以旋轉之物也順則動則逆以逆求不可以得順以順求不可以得逆者也家國感應如此不爽故亦曰機也一言僨事二句一人一言而或忽也堯舜仁讓之所作桀紂貪戾之所作不可以一言機之所在言此甚言機之重也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令正機之謂也所以爲機也善有諸己而后非諸人惡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已

無異心如已之心即如人之心是恕人自感動思念而喻我求之非之故也若藏身不恕徒以大義責人彼但見上不如心以待下自不從矣又何能喻其當爲惡當去之故乎未有學養子以上言其機不爽在此在于誠藏身不恕以上言其機不爽在于誠藏身不恕之體恕者誠之用一也引周南桃夭之詩小雅蓼蕭之詩曹風鳲鳩之詩以足不出家之義篇內孝弟慈仁讓之類皆親民之實若言機言樂言從好言喻人之即新之義也

右第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老老長長恤孤

修身以齊家者興孝興弟不倍親感之在國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度也矩方尺也言人心有定如矩之不易君子以治國之矩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小雅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

爲天下僇矣。小雅節南山之篇節高也。師尹
職。失民之瞻望。太師尹氏也。言尹氏不稱其
同。俾偏也。僇戮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
衆則失國。詩文王篇。師衆也。儀詩作宜。峻大也。言人命難保。是故君
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爭鬬其民敎之使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
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王孫圉。對晉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晉文公見。侮
對秦之辭。言出亡人不以得
國爲寶。以憂親之喪爲寶。敎文公
子犯。
秦誓曰。若有一
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
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
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老老長長恤孤君子方以此修身齊家而一國之人皆化之君子因是知人心有矩可以取而挈之人此矩也天下人亦此矩也絜矩者不外好惡而已如上下前後左右是也樂只之詩言好惡之得其正而天下父母之南山之詩言好惡之失而天下修之峻命之詩言好惡之得天命之不易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以君子先愼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爭民施奪是以財聚而民散財散而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大學疏畧　六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或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遠之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右傳十章釋平天下物至知知而好惡形好惡者知之至也致此知

大學疏畧　七

則爲明德自誠意節立好惡兩註以後心身家國天下節節不外好惡亦可思明德親民之要在致知矣

大學辨業序

嘯自幼從先孝慈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顧端文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生徒稍稍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儒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潛庵張武承斷斷弗相下其他遂搆訟甚至操戈矛不解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嘯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嘯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善明親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

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俱在故如今指路者曰踧踧周道在往北京而其塗中之束裝驅乘則行路人自力之不必指也因舉似錢生錢生斂手稱是自削其論丁丑重如浙戊寅端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乃並解學與行是一是二格致與誠意以至天下平是一是二返諸之六經語孟歷歷可據而向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甯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往聖之道無以承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崛然豎起皆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岐而不合而嘯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莫前皇焉深愧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辭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訂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禎彼蹠明儒繼之又分岐途迄於今衆論雜陳譬之東閭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然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一己私臆遍考諸經以爲準的且聖學明晦所關非小雖在愚柔不敢自外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

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訂捄以從事也是以妄具論以相質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戊申蠡吾後學李嘯撰

凡例

一先生是編本之孝慤先生家學孝慤先生躬行實踐成已傳後詳見諸名公傳表紀略及孝慤文集內固是編之淵源也

一顏習齋先生當羣儒割裂之後獨得周孔舊轍卓然見於言行先生從而受之遂廣衍抉剔使聖學如日月重光海推習齋先生首倡功不去口

一吳匪莊先生延先生至京邸閱是編而韙之厥後果亭徐先生阮亭王先生顧庵王先生皆深許可匪莊先生手爲讐校兩過與果亭先生慨出清俸付梓有功聖道偉矣

一是編遍質當代名流如費此度喬百一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朱主一胡朏明王崑繩孔東塘馮繪生諸先生皆欣然以爲聖門舊章一旦重明各有校訂共勤大道

一竇靜庵先生與先生交爲孝慤先生立傳其尾以主敬循禮四字隱括先生之學最得是編綱領

一先生從顏習齋先生習禮與趙錫之習射郭子固習御劉見田習數彭雪翁習書已而從王五公先生問韜鈐與張文升共學焉后遊浙又得過從毛河右先生學樂因而郊社宗廟祫祫冠昏士相見律呂以及水火田賦射御書數之學各有考著傳於家塾是編所論皆坐而言起卽有可行覽者勿徒作書觀

一先生內而立體戒懼愼獨之功蔓寐不忘於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日三復焉每日所行置譜以考得失外而致用如所著寥忘編學政閱史鄰視指學古經世事若數一二而較黑白也學者實從此問塗是編乃非虛設

一是編在後儒中爲創論置先聖之門則爲習言故歷考諸經論學者爲一册以見聖學本如是非臆說也有心目者自共知之

一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雖指陳肯綮諄諄然而無贅辭無嘵音蓋先生不得已

而有言非尙口也

一編內議論凡古今人已有者直錄其名氏并無近今著書纂他人說爲己之失

一著書務成己說雖古就我雖名儒不免焉卽此心已不誠矣是編無是

一學明則諸經皆可明先生有學易學書學詩學春秋學禮諸編皆洗剔譌言倡明聖道宜繼是編領取

一先生以子隆官姪大蓮寅虎將入小學念朱考亭所編强半屬成人事不切幼童乃纂小學一書自八歲後迄十五前所當學者歷歷爲譜眞可補小學之缺而立大學之

基矣有志者循序而入學明道興人材輩出將在彈指焉

弟　培

門人陳兆興仝頓首識

高　捷

大學辨業目錄

卷一

總論大學　辨後儒所論小學大學

論小學　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

卷二

大學原文一篇　全篇解

大學之道至致知在格物解

卷三

辨後儒格物解　物格而后知至至壹是

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　其本解在內

卷四

所謂誠其意者至末解

申論格物

申解全篇

大學辨業目錄終

題辭

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者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以一引曾子曰遂謂是弟子於師之辭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內則亦一引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所成乎且孟子七篇於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則子通稱也是編乃與予說合一也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二也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太原同學弟閻若璩百詩甫識

一

大學辨業　題辭

天下之事定於一苟有二則殺而爲百千亦何不可者自程朱啟竇大學后乃至有十餘家學者將安所適從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語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恕谷之謂也格物解及學規纂與人論學皆躬行心得之言非耳目剽竊者所能道也總以救靜坐觀空泛濫誦讀之弊其足翼聖道而扶微學又何疑焉同學弟德清胡渭謹題

世道之升降在人材人材之盛衰在學術明晦嗚呼學術所關一何鉅也今有習參顏先生特倡實學恕谷先生復推明而衍繹之敬聞知已久庚辰暮春攜次子本艮不遠千里造顏先生廬請教適恕谷先生亦至喜不自禁因踵至恕谷齋見其兄弟怡怡上下得所太和在庭除間及閱所著大學辨業及學規二帙眞鑄人之范而指道之車也乃請學習禮樂射數以及水火諸學幾二旬乃去湯陰朱敬頓首拜識

大學一篇皆言大學之道也往儒論格致一身之外至於天地鬼神舟車龍�hu皆欲窮其所以然不者又言直截頓悟矣請思大學中安有察舟車龍hu等事乎成童入大學安能躐及天地鬼神之所以然且直截頓悟乎豈皆忘此篇是論古大學耶聖道晦極復明爲之起舞仝里姻眷弟彭超頓首拜題

大學辨業　題辭

周孔故道如夜復旦一何快也凡有心目者試觀此論尚不平乎尚或未析乎勿以門戶而不返勿以愚柔而自安是所望焉武林同學弟王復禮頓首拜具

聖學失傳久矣自有宋及明諸先儒輩出闡揚發明可謂不遺餘力然言之不一指歸莫定如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最屬肯綮而格物二字諸儒紛紛聚訟迄無成說予竊疑之春初剛主大兄告予曰格至也學習之謂也物即大學中之物格者學此而已乃恍然大悟知虛言格物與泛言格物者均無當也因謹誌之不忘今讀辨業學規二

二

編辨之極其精言之極其切引之極其詳證之極其明遂使聖學昭著宇宙燦若列星實而宜行確而可據津梁後學非淺鮮矣吾不禁爲世道人心幸焉戊寅暮春日會稽弟維坤拜識

李子是編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子嘗慨朱後儒者講性命不講經猷方幅以隘其才佔畢瞑坐以柔其習自謂有得聖學而使英奇束手不能有爲奸究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以爲何以至是今乃恍然知其於大學之道有未識而體用不全有次第不可紊也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嗚呼何見之的也蓋先生力躬行不尚浮言故所見高於有明一代儒者如此乃或駭其視性命爲後若无與於修齊之事而專事禮樂等爲本末倒置嗚呼先生言物之本爲性命豈視爲无與歟特以性天必俟上達不可躐等耳以爲倒置則孔子之教人文以禮樂不言性天亦倒置歟後儒先求上達本屬倒置而反以譏人誠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癸未陽月李埰閱明儒學案識

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也今錄漢儒註解傳原文如後漢熹平年蔡邕書石經魏正始年邯鄲淳等因之又書石經今開成年鄭覃等因之又書石經今存與此文同

大學大字漢唐註疏云舊音泰朱子章句云今讀如字音代夫古字通用者時或通讀然大學稱大泰學猶大子稱大泰子古聖制度定名傳至今猶然也則不可臆改矣

按大學二程各有移易然尚未分經傳至朱子章句遂分聖經賢傳其言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曰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夫大學載道甚正自是孔門弟子所傳述但千載後未有見文難以鑿定何人耳

王陽明曰大學古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傳書錄

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高子遺書

顧涇陽曰大學原不分經傳高子遺書

大學註疏陸德明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孔穎達疏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

何文定公瑭儒學管見曰大學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辭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

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束髮謂成童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踰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踰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古人通用或朝代各異朱晦菴據白虎通爲斷亦可謂酌其中矣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

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註曰謂少時教之羞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從小入大從易入難耳至朱晦菴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八字囊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殊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幼童其能乎且禮樂射御書數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虛齋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修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只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讀書談道而已誠正修身說此事不入然則禮樂將何用乎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皆誤語乎夫格物致知以誠正修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修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

魯論與於詩章朱子集註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蒼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所記爲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朱子曰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按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小學而學書計此大子之禮尙書大傳言自公卿世子王元士嫡子十三歲皆入小學班史食貨志曰冬民畢入於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之言固有徵也

宋程顥改大學一本　程頤改一本　朱熹改・本卽今

行世章句　元王柏改一本　明蔡清改一本　季本改一本　高拳龍宗崔銑論改一本　甫東豐氏僞政始石經彙刻內載甚具

經一本　葛寅亮改一本　王世貞改一本　各家改本王草堂二王草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以至朱子朱子已下遞傳以至魯齋一脈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爲移易增補分別經傳魯齋削去補傳以知止聽訟二段爲釋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虛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豐坊攙入論語岠贍定爲七章弇州後渠另行移易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本焉有異同況其書載在註疏其板藏於國學非一人一家之書今改本盛行原文晦蝕變亂舊章終無底止不得不辨

又曰論語重出者莫敢刪去不載東晳補亡者不敢刊入毛詩何以朱子於孝經刪削二百二十一字於大學增補一百二十八言以致後儒效尤紛紛改竄二經何辜遭此割裂王於此極耶

自二程改經僭妄者因之大易尚書皆被劖削顛越至於改本周禮竟將五官割補冬官妄人作妄可怪可哂亦已甚矣

蠡吾李塨稿

大學原文一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

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古者學中教人之法正而且備聖君賢相鉅儒皆由此出然當時從政之斗筲者豈盡不從學中來耶則以未嘗實致力於大學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

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下也如此則先后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愼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愼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修容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

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周詩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卽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則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修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修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后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不可修也齊家在修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家者爲父子兄弟

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夫不學則無以誠正修齊治平故誠正修齊治平必先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然學而不力乎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何爲而在學中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誠意言愼獨正心以修身言心在修身以齊家言用情不辟齊家以治國言爲父子兄弟仁以帥民治國以平天下言絜矩以進媚疾聚斂之臣益格物致知以後人己交成之學雖已有具而天德王道不可不用其極又

有如此者
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一也在親愛於民二也在止處於至善之行三也
程伊川曰親民當作新王陽明曰下文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親賢樂利如保赤子好民好惡民惡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字意親民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

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非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修齊條只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不宜辟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耗斁之時徒讀大學一篇以爲學教實事盡是則又誤矣譬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縕袍在單衣縕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綱又衣袍有領有袖有身有襟領欲圓袖欲便利身欲正襟欲齊以列其目而尙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翦用鍼用線之類也師以是學也朱子曰大學是一箇脫子須要填實此言得之
鄭康成註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疏曰知止而后有定者覆說止於至善之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
致推致也與中庸致曲之致同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周書君奭篇格于皇天天壽平格蔡註訓通又孔叢子諫格虎賦格義同搏顏習齋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又爾雅格格舉也郭璞註曰舉持物也又爾雅到字極字皆同格盡到其域而通之搏之舉之以至於極皆

格義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周禮禮樂等皆謂之物是也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舉其事造其極也朱子曰謂實走到地頭如南劒人往建甯須到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致知在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周官曰不學墻面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語云一處不到一處黑最切致知在格物之義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
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卽在大學作書者之
時大學教法尙在不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浮游其物
而體用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
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
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
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在學則曉然
矣　然不曰學而曰格何也學有淺有深皆可謂學格
者於所學之物由淺及深無所不到之謂也　謂學外

復有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
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試思士人切用之物尙在
學外則古聖何爲立學學之外尙有士人格物之功則
古聖又何必立學
曾論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訓解
曰道謂禮樂也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註曰文
者詩書六藝之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顏淵曰博我
以文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此數條論學論格物甚
當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愼
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卽困
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
學更無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學而何歟以經證經昭如
矣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此物字正格物之物古聖之學不外乎成德而已德
馮應京經世實用編曰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
非自私歸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曰
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故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
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時庠序
學校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孜孜而德
行備乎其間矣徐幹中論藝紀篇曰藝者所以旌智餘
能統事御羣聖人之所不能已也故先生立保氏掌教
六藝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
事數以理煩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

亦不獨行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謂之野有據哉二子之言也夫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藝失則德行俱失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千古之學規歟

李中孚四書返身錄曰博文即大學之格致約禮即大學之誠正修其言甚當然齊治平亦約禮也

矣

或問朱晦菴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

鑾吾李塨稿

鄭註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如此註則是格物在知至矣

孔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於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后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夫曰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是致知在格物矣所見甚是乃爲鄭註所拘反以此疏先致其知句而至於疏格物從鄭註解則齟齬

地也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算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則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盖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八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灑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間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又何問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內聖經所謂修已以敬篇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

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歟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瑞巖和尙者也豈聖學歟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愼獨曰心在曰愼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不當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后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束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灑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可斯須去又何問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聖矣尙需大學之教耶　揔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灑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註曰本謂正心誠意也蓋小學

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后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后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歟

顏習齋先生存學編曰宋人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以靜坐收攝徐行緩語爲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　中庸言不動而敬則敬有不貼事言者然即誠正之功不在誠正前也

朱子補格物傳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夫窮理亦學中事未爲不可但不言學習而專言窮理則或流於惝恍或騖於口耳矣且物乃修齊治平之事也若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未免雜矣故陽明有支離之譏也且即修齊治平之物苟非聖人亦祇就其所學格之未能全格也如

子路之兵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是也

張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缺失而重賴於補且其所缺失者則又格物致知入學之要功也

他不之闕而獨缺於是亦可怪矣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

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認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歟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

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
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實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
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
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又論格物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
會　此是聖人格物成樣引證最得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
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

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
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
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
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尙未盡而欲先
知天命不已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
正修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
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耶　朱
子孟子註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
正心修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

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
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眞
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
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
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
心而后格物致知矣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
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蹶
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僨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
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
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
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
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
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
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
浩大爲願能乎毋怪太極圖解集註當時卽不能服陸
子靜陳龍川而元明以來更多指摘矣　朱子又有言
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毛

春莊太極圖說遵議王草堂太極圖辨皆言無極本於老子曰歸於無極莊子曰游無極之野後秦僧肇論中和集曰物我元會歸於無極太極圖道士陳摶所授本之丹家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隋唐道士作眞元品合載其圖卽今太極圖聖經無是也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

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只理會理何不親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　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可不補塡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正心誠意者皆何功歟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知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顏習齋存學編曰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誤者也何者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誦詩以作樂閱書以考政事學易以寡過至博學於文則

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者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此理必造精熟之候是謂窮理此事必操謹愼之心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

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

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雕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即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后得即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即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議大議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擯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

且曰溫凊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言之易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寖語乃言考究禮節烏用學問思辨是何言歟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爨演則徒扮其儀耳烏可比也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撥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之也

鹿忠節公善繼四書說約曰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道不行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眞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

足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物足矣何必又言誠正修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修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問格物陽明曰格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若是則可節去正心修身矣

陽明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即誠意之事　若是則經文當曰誠意即格物致知矣乃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併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后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併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所以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是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

明之說夫事爲即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即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以上皆傳習錄　程朱於佛

老固有洗脫未淨者然閉邪衛正尙爾毅然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涸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耶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嗟乎陽明何爲至此

陽明又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卽謂之私欲可

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耶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終謂之臧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卽坐以盜名定爲臧物耶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韭薤蒜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耶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卽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闕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心齋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

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敎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王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

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覩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次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修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

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不可淆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耶

物格知至豈尙不知修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　心齋以爲格物是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不愜其說王魯齋遂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格致傳崔後渠高景逸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心齋又以修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末明古人

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孔疏曰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齊于氏曰以身之所施者厚薄云云作推類語也

此謂知本應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

應上文物格而后知至也獨應物格而后知至者以誠正修齊治平已結本末內而格致乃始事故特結之也或問格物卽大學之學何以見之曰請思格物之物非卽物有本末之物乎物有本末之物非大學中之物乎此盡人所可知也非奇論也曰程朱陸王何乃不言曰程朱固嘗言之矣但聖人學習事物實學後世漸渥故辭或有游移耳若認眞實學則諸儒之說皆可統攝何者窮理固亦學中之事也格正事物格去物欲則皆學之誠意以后事也知所先后之知亦在致知內也格物以致知自知本也知止亦必由於致知也但實用格物

致知之功則是學文不可東挪西就耳曰專以格物致知爲學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學歟曰皆學也然而有辨也物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也然而不卽曰意心身家國天下者則以其爲意心身家國天下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謂在學內卽爲之可通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謂在學內卽爲之不可通矣世有孝妻子臣民以入學者乎是學乃學習明親之事非卽爲明親之事也故曰學與行二事也蓋非學無以誠正修齊治平而不可謂學卽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故博文之後又須約禮學問思辨之後又須篤行也若以爲學卽誠正修齊治平誠正修齊治平卽學則王制云六十不親學可云六十不誠意正心修身乎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可曰治平而優則治平乎

大學辨業卷三終

孔疏曰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

朱子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此之謂自謙鄭註曰謙讀爲慊慊朱子章句曰快足於已也顏習齋曰說文謙敬也言好善惡惡此謂自敬飭於內之事所以起下言愼獨也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修身齊治平也

恂慄威儀誠正修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大全黃氏洵饒曰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已後講章皆爲此說則知格致是學乃聖經本訓非臆說矣

爾雅郭璞註恂慄曰恆戰慄邢昺疏曰謂嚴恂戰慄也

朱子章句曰前王不忘言前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顏習齋大學正誤曰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庇前王所建之親也

尙書孔安國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誼是也朱子章句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又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

蠡吾李塨稿

也

鄭注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孔疏曰能大畏民志不得盡其虛辭言在上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陳耀文經典稽疑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朱子因本字遂謂聽訟節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后意自在正修齊治平矣然意欲正修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修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

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尙安有惡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即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豈教之以誠其惡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其餘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蘇軾謂皐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想當然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閙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明肆應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

吾儒心官純一兢業曰愼曰正心官立曰淵泉曰天下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后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或爲色莊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后可正修齊治平也故前以修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卽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繼不清矣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歟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修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

吾儒心官純一兢業曰愼曰正心官立曰淵泉曰天下

大本坦蕩自得乃居敬之效驗耳若以空澈灑落爲主
止水寒潭但可幻照玩弄無能實用異端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
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
共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愼獨同此而意異此愼
獨謂愼則不敢欺中庸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致和也
自隱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專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愼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
靜歟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
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中庸所謂戒懼愼
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修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
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源也
朱子章句曰辟猶偏也親愛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常
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
修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朱子章句曰此明立教之本
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蓋言孝弟慈本於天良
自然故家國如一耳然嫁不用學養子而入官則須學
古不可誤解也
孔疏曰自所謂平天下以下至篇終覆明平天下先治
其國之事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
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　講章皆言治國節孝弟慈是
感化平天下節絜矩是政事謂平天下之事更多於治
國故云然也及閱孔疏乃知其誤蓋三代之時天下皆

諸侯分治之天子祇自治其國禮樂政刑與民相接皆
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修禮同律等
事以慶讓諸侯而已觀有國者不可以不愼得衆則得
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只言治國不言平天
下誠以天下諸侯視天子之國欲求其平必由於治故
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正言國不治則
天下不平也如桀紂幽厲只是自亂其國未嘗如後世
暴虐遍及天下而天下不服羣然傾畔故國曰治天下
曰平孟子謂天下之本在國亦同此意若秦人郡縣以
後則天下爲一政教刑罰環海之內秉命一人無國與

天下之分亦不必有治平先後之分蓋治安天下之道同而時勢則異矣至於感化與政事本相通事也詩大雅鄭康成箋曰師衆也　儀監詩作宜鑒鄭註曰命也謂慢也聲之誤　顏習齋曰舉而不能先命也爲一句言不舉或舉而不速命以位也退而不能遠過也爲一句言不退或退而不遠迸以過責之也則好惡拂人意矣孔子論中行氏之亡以此此亦一說鄭註曰彼君也近解者謂人君以小人爲善而善之不知小人使爲國家掊克聚斂禍敗交至是時即有善人救之亦無如何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慎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經文義自然可覽而知如格物卽是學遂變上文曰致知在格物誠意條爲釋前文之首而前無釋文故明親止善以及知本皆統論之古天子能治其國而天下自平故所謂平天下以下專言治國之事與所謂修身三條反覆言治齊修正後先相須之文義不同而結亦不言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可見也

通篇言大學之道在善明親誠正修本也齊治平由本以及末也先後秩然此格物致知者之所有事也

大學困學錄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戶科掌印給事中翰林院編修王澍著

序

氣不盡清故不能皆知其性質不盡純故不能皆全其性然要知性之全體未嘗不在但須擇善而固執之積久純熟自有到處惟格物致知然後能知其性惟誠意正心修身然後能全其性二者相須並進然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復乎善不先知之安能全之所以八條目以格物致知為首

知其性全其性本是兩項工夫朱子又於其間下一而字蓋惟上知之資合下知得便能全得若常人則必先知之而後可以全之也故朱子曰知行二者論輕重行為重論先後知為先

天能命人而不能教人所以修道立教必有待於聖人聖人能立教而不能為教所以教百姓必待司徒教胄子必待樂官是皆天命之所不容已非聖人有所勉強增益之也

所以教者無他不過使人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耳惟聖人能盡其性故能使人皆復其性苟非本於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無本安得使人皆從其教乎三代以下教人之法非不詳備而人終不率者只為少此上一段事故也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有本而有以興起其遷善改過之心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則因其固有而易以動其遷善改過之心此所以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朗誦數十過便如置身三代以上

自天降生民至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朗誦數十過便如置身三代以上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君師之位故設司徒之職興樂之官而其道行孔子不得君師之位故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而其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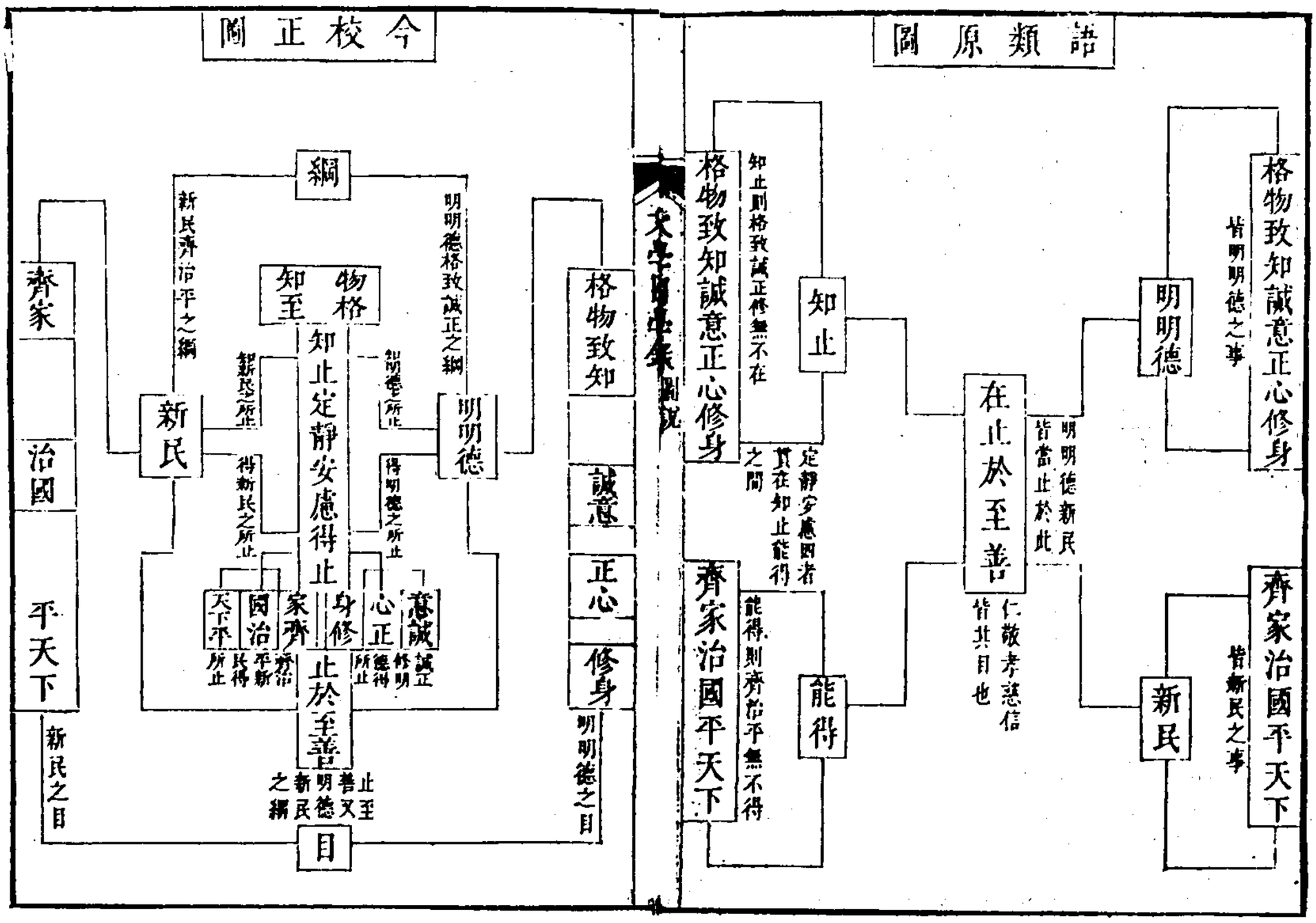
孔子之教事事著實老佛之教處處皆虛

讀朱子大學序天地之心人性之善聖人之教三代之隆世道之變無不歷歷在目熟玩數十過而不感發興起吾不信也

先王父滄研先生謂一卷大學只是忠恕兩字所見甚卓明明德忠也新民恕也

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一以貫之明明德而已矣

聖經一章自是聖人之書十傳自是賢人之書細體味之自見



問語類所載大學圖其次第節目詳矣今復更定此圖何也曰原圖所載如格致誠正脩爲明明德之事齊治平爲新民之事等類按之經傳固無可議獨其所云知止則格致誠正修無不在能得則齊治平無不得云者與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者不合則固不容以無辨也蓋物格知至是知止之由意誠心正身修是明明德之得所止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之得所止今乃以格致誠正修爲知止之事齊治平爲得止之事則是以知止爲明德能得爲新民是明德但有知新民但有行於理有所歉而不可通矣不知知止能得皆貫明德新民即物格知至亦匪獨明明德之事物無不格知無不至則身心之理固明而家國天下之理亦得此知止之所以貫乎明明德新民而非可但以爲明明德之事也曰朱子云定靜安慮得五者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非實有等級之相懸今圖於知止下能得上皆置黑畫以別之又似有節次何也

曰既知止則自得止相去固不甚遠其間四節只就一時並進中歷歷抽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本非有所積漸而然但知止能得是此一節之綱定靜安慮四者皆知止能得中事是固不可無分別也曰安慮之間又置小畫以別之何也曰定靜安是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其節候不同又況慮之一節較定靜安三者尤緊要有力蓋到此是知止發用爲能得機關故朱子曰此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人多是到安處住了玩此則慮與定靜安固當微有分界也曰物格知至即是知止意誠以下六者即是能得今列物格知至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於能得之下不又成兩橛乎曰雖物格知至然後能知所止而意誠以下六者則皆得止中條目故不得不明列之也且列於上下而仍相聯屬雖微分界限而脉理自一立象示人其法固當如此曰知止至能得其在經文知至意誠之間乎曰是也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止之序也圖以物格知至列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列於能得之下實本此耳曰身修家齊之間獨置兩畫以別之何也曰此明德新民之界也曰以格物知至一節置之止於至善之上何也曰自物格至天下平皆是止至善中條目八者有一不盡或盡而不至皆不得爲止至善故列止至善於其下以見必八者無所不盡然後爲至也曰八條目各有界限獨於格物致知雖分界限而相聯屬何也曰格物致知雖爲兩目而實非兩事格物卽是致知之功一物格卽一知至程子所謂才明彼卽曉此如形與影非有二也故經文不言先而言在以其有二名故分界限以其實非兩事故仍相聯屬也曰八條目相去皆均獨致知與誠意其間獨遠何也曰此知行之分界又以見格物致知之功雖屬明德而其用力直貫新民故與誠意正心修身稍示分別以見其意也曰右明德而左新民何也曰古人以右爲上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也曰終之以止至善何

也曰格致誠正修皆所以明明德齊治平皆所以新民而明德新民又皆當止於至善其右明德而左新民以見當先已而後人其上知止而下能得以見當先知而後行而要其歸皆止于至善以見止至善乃明德新民之標的知止能得之盡境故以止至善終焉曰朱子於大學直看到前人所不到處乃其爲圖亦復有失何也曰語類一書本當時門人所記朱子之語非出朱子手筆此圖蓋亦其門人聞朱子之言因本其意作爲此圖而于師說偶或有失耳故今復作此圖以正之雖異原圖之說而實一本朱子之旨觀者熟玩章句或問而以斯圖印之方知一點一畫皆非剏入也

經

只爲今人少了小學一段工夫所以更做大學不成

或問開口便說個敬甚精密蓋今之學者旣闕了小學工夫若不主於敬更無立脚處必須收斂身心令整齊嚴肅方可下手做工夫

收其放心卽所以養其德性然又須有以養之始得蓋此心旣收斂得來便須涵養而保持之使之有常而不失且擴充而不窮若只似明似滅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若合而言之裏面主一無適外面自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爲主

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手處

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念瑩澈然後雜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

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程子主一之意然其語氣微傷急迫

主敬工夫程子謝氏尹氏其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其所從入處而致力焉充積久之到得力時便都貫得

謝氏常惺惺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皆是主一無適注脚然可見三先生各自有得力處

主一無適是通長說常惺惺法又更提起看常惺惺者所以密察此心之存否時加儆醒一則可以隨地隄防使此心不至放縱出入而主一之功由是嚴密一則可以常常喚醒使此心不至拘束枯槁而主一之功由是精明

明德兼統性情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

問明德是心是性曰明德是性心所以該載此德者也但明德與

性其地頭又微別性者天命之實理此理爲我之所得故曰德
以其本無不明故曰明德孟子性善之論盡本諸此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喫緊下手處錯過此幾卽復昏矣
因字遂字最有力因則錯過不得遂則停待不得今學者多不
善端一發便須致力稍一稽緩則習染至而牿亡矣此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
明德之發動靜皆有平旦之氣靜中之發也乍見之萌動中之發
也
何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復其初須是擴充
格物致知察識之功誠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纔知道不明便是此心之天理發見處
介然之頃一有覺焉雖則是一念之動邦正是全體呈露處須卽
從此一隙執持而擴充之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善端初發人心之復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
聖賢立志之初合下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
成物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大也
明明德成已之仁也新民成物之知也止至善時措之宜也
明明德則新民之本立新民則明德之用行
民與我一體皆同得天之明德者也民有未新卽是明明德之分
量有所未盡合天地萬物而皆至於明德則已之明德達於天
下矣此所以爲大學也
新民不是强人以本無又非分與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
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
明德新民論其本原雖無彼此之殊論其工夫自有先後之別理
一而分殊者也
明德新民成已成物當然之事理也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無過不及方爲至善
止至善允執其中而已矣
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智所爲本自有個至當不易之則故止之者
亦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能止於至
善
至善天理自然之極也止至善人事當然之極也
問止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
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
好便是人欲私智之爲而非天理之極矣
問朱子答李敬子問云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在此說不得何也曰
言學者務在有以止之若說自然則止處無力蓋明新各有至
善天理之自然也明新各欲止於至善人事之當然而無歉於天理之本然是謂止至善
問朱子曰民也要止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

可不如此似此說只是要民自家新到極處不是自已能新民
到極處是如何曰天命之性非有我所得私我要到至善處民
也要到至善處蓋明德之在人者其本體自然如此但無文王
猶興惟豪傑之士能然若凡民拘於氣禀囿於習俗勢須上之
人有以振作鼓舞之然後能感動興起而復其本然之善新雖
在民而新之者則在我新之雖在我而所以可新者則全在民
因其自然我無加損焉此所以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問止至善以下八條目按之自須知行並重而獨重知止何也曰
天下事理惟見得方能做得到故止至善雖知行並重然天
下儘有知明德新民而見地甲小不知至善之所在則雖欲做
到至善處其道無由故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此所以獨重知止也
問朱子言一知止則自得止無等級之相懸然則八條目工夫但
一物格知至而意誠以下卽無不一以貫之乎且誠意一節爲

大學緊要關頭豈亦竟可抹殺乎曰此一條緊接上止至善言欲得所止必先知所止蓋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所以引進學者欲其從格物致知上實用其力盡必明善然後可以誠身正爲下格物致知一節起本也若得止中節目自意誠以下逐節下落了然後可通徹前後以求其合則四方八面都碍此不可不知也

有工夫在其理又當別說此處之指只重說知止以見格物致知之爲急耳此與中庸九經未言事先言效一般蓋皆所以歆動下學使之不畏其難以致自暴棄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如此大抵觀書當先隨其理之所在以求其指之所向待此處既有下落了然後可通徹前後以求其合則四方八面都碍此不可不知也

後以求其合則四方八面都碍此不可不知也

問知止節五個而后與物格節同而朱子獨謂此處無等級之相應何也曰知止知字非泛泛之知蓋留做盡格物致知之功而已到物格知至地位者也此一知至其於至善之理始終本末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到此自有定靜安境界不須求索亦無停

待但一知止自然一齊都到只逐層推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耳曰然則物格節七個而后獨有等級何也曰知止至能得在物格一節中只是知至意誠中間交接處境界此後尚有意誠以下許多節次在逐節皆有實在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便一齊都不消用力故知止節五個而后則須逐開開放也

見格節七個而后則須逐開開放也

慮者審其所止之處也

定靜五者雖皆爲功效次第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尤是能得緊要關頭蓋不知止則固不能得止然既知止了到得臨事時不更詳悉體察則所止者雖善而未必其至也譬如行路人知止是頁先曉得所到地頭既見得眞便好一心向那裏去故定心既專一便不爲他途所亂故靜心既不亂便可從容行走故安然雖能安到臨路時猶須逐處次第詳審方得脚下不差不成便信足走將去故慮字一節尤緊要見得不眞走差了病却小

見得眞又走差了這便是眞個差爲害最大不能慮連知止也都枉然人多自恃見得眞到臨事便率意而行所以多錯故朱子曰到此却是難進非顏子不能

定靜安是知止中之妙慮則是知止能得交接頭上事此處無大工夫工夫全在知止上但到此畧一停頓就其所已知處再一詳細體察便得路數開明便好向前做去朱子所謂慮字一節較難進者謂此是事機將發時不可不提撕省察耳不是更有

難做工夫也

問能得以本節理觀之是得其所止以下文八條目推之則又有不可通處曰格致之功既盡則所以明德新民者莫不確見個至善之所在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從此便得坦然向至善處做將去無所疑誤故曰得此得字倘是就知止處斷之尚是知一邊境界下文章句則意可得而誠矣則心可得而正矣分明點破得字與能得緊相照但云可得不云已得反觀

便是

知先後則進爲有序而無欲速之病用力專一而無雜進之失故可以近道不是但知所先後便謂能近道也

究之無欲速之病則自無雜進之失人惟欲速故雜進故或問但以進爲有序言之

知所先後不是教人泛泛然知得個先後正教人在所先處用力而後可徐及其後耳就明德新民言則須先已而後人專就明德言則須先知而後行步步縮入逼歸致知格物上總欲人從此處下手耳

本末節固以結上亦以起下玉溪盧氏之說自是通貫等處無關要害苟不碍理自不妨並存其說大要說書之法凡前人成言苟於理大有所害自是不可不辨若無關大義亦且聽之必欲苦駁其非添出閒議論反增一重障蔽就使是來亦復何益況

方遜志蔡介夫欲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及聽訟一節作格物致知傳殊未安知止節畢竟是止至善中語如何可作格物致知還當以朱子爲正

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見古人物我一致體用一原之學

纔發念時合下便欲明明德于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模自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盡處不休今學者志氣卑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志向

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已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及人故曰明明德于天下而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新民原是明明德中事吾之明德未能推以及人則於明明德分內事猶有欠闕必使天下人人皆能明其明德然後明明德之事始盡可見明德新民二

綱領原非兩項事

明德人人所同特衆人不能自明要在爲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强而增益之也

齊治平俱兼化之處之說道之以德化之也齊之以禮處之也

心統性情兼體用正心工夫只在戒慎恐懼未發則敬以直內存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偏倚便是

意在性情之交

正心是統體用功誠意又是於其一念初動處實用其力使好惡之發皆一於實耳單說正心該得誠意然無了誠意工夫則正心便沒把鼻

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

中庸戒慎恐懼正心之功必慎其獨誠意之事

知不致則意之所發不知孰爲善孰爲惡雖欲誠意其道無由故必先致其知所謂致知者不是爲要誠意方去致知要知來覺察此意致知之功在於平日平日見理既精且熟則一念之發其善惡是非有不待檢而自明者認得既真然後誠意之功可盡不然則雖欲誠其意而苟不知善惡之分將有自以爲誠而實欺者又況天下道理至爲精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苟非真知灼見而後行之則亦安能無失哉

八條目推到致知便盡格物即是致知之功本無兩項致知在格物句只是致知注腳

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故致知在格物物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知無不盡故物格而後知至

格物致知固是明明德始事然直到平天下亦都貫此知止之功

所以統乎明德新民也

物我之分雖有彼此之殊其理則一而已物未格知未致則一身

無以自照何有於天下國家若既物格知至了則于天下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盡天下國家又何間隔之有又況所謂物者即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而其所格者即身心家國之事理故其爲功雖屬明明德之事而其爲用實統家國天下之全必其知直徹乎家國天下之故而無纖毫之蔽然後爲致知之盡知止之極

八條目逐件各有本分工夫在經文言欲如此必先如彼者亦是略分個次第輕重與人看教人以下手處耳本是齊頭做但於中各自有切要處不是一味趕重上一截細玩先字便知尚有後一面工夫在

大學八條目之序與堯典克明峻德之序同

虛齋謂八者兼備未足爲至善此語最精八條目須是事事造乎其極纔是至善但云兼備猶粗在

八條目欲其如此必先如彼其序不可亂而既已如此又要如彼

其功不可闕

以八條目一事言之工夫做到九分纔有一分未到不可謂善合八條目而言七件俱做到十分只有一件未到可以謂之善而不可謂之至善須是逐事各造其極合來無一事不造其極方是止至善處

至寧可使天下之理或有不知不可使一物之理知之或有不盡

物如何便是格知如何便是至只是知止於至善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是明德新民條目物格而后知至一節是止至善條目

問物格知至一節何以不是順推效驗曰若說功效則一知至後便更不消費力八條目只消格物致知以下六條竟可廢矣必無是理此一節只是覆說上文之意而以七個而后輒醒上文

六個先字以見八條目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耳

問八條目節節各有本分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以後更不須用力固矣然以知止一節與此相比對看一知止便能得止則自物格知至而知所止之後意誠以下便無工夫次第乎曰若論工夫固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之理況知至以後誠意一節為善惡關頭尤是學者喫緊著力處豈有一知至了便竟能一直到底但此節文勢却是與上節一意相承而以七個而后字鞭醒上節六個先字一個在字之意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不重說工夫工夫已盡於上節故或問云此覆說上文之意況朱子既以知止一節為知至意誠中間事以彼例此則此一節只是舉其現成者以示人益以見功不可闕序不可亂耳工夫節目皆不復論也曰章句云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下兩可得字又不盡似現成說曰此節雖不復說工夫然却不是效驗故朱子下可得兩字雖不說工夫其中自涵得工夫在此兩字斟酌虛實之間最為精當說理既精而本文語勢亦得要之只自能得句會得耶總之以知止物格兩節對看一知止自然能得中却逐項自有工夫但既知止則從此便可得逐件做去此節意誠以下雖逐件自有工夫然其語勢却是要其成功之節而非引人用力之語兩處語意正相汎合也

所謂修身為本者蓋對家國天下而言格致誠正皆修身之事能修其身則大本既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裕如矣此正是知所先後處

問朱子論八條目格物是要覺闕誠意是人鬼關然則八條目莫重於格物誠意矣而經又重修身何也曰經重修身正見格致誠正之為要蓋謂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可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修身為本一語直將八條目都攝盡而本末輕重仍自了然聖人之言辭約義盡如此

問庶人無天下國家之責是如何曰新民之事固非有天下國家者不能為之在庶人則雖無天下國家之責而固有明明德于天下之分有其事分則隨其分之不同即莫不各有其事又況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而設則將來固有天下國家之責新民自其分內事蓋其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理無不同故分不可不盡但各能從身起化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明其明德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事初不以貴賤尊卑而有殊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貴賤之分雖殊而以已及人之理則一故皆以修身為本家國天下理雖未嘗不一而本未厚薄之分則殊故本亂而末不可治

其所厚者薄以下又移下一步就末不治中抽出家來說言本一不治雖至厚莫如家且不可得而齊而況國與天下乎蓋正以甚言末之不可治而身之不可不修也移下一步正是鞭上一步處

傳首章

文之氣非不清而非清之至質非不純而非純之至故雖不待十分勉強亦不能無所修爲蓋在性反之間克則性之者也故於文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文王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

文王克明德於堯言克明峻德

文與堯之明德其所從來雖有性反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

皆曰克

明德明命總是一理以我之得於天者言謂之明德以天之賦于我者言謂之明命蓋推明德之所由來使人知明德本天命所不容少懈傳者喫緊爲人在一自字

明德明命總是一理以我之得於天者言謂之明德以天之賦于我者言謂之明命蓋推明德之所由來使人知明德本天命所不容少懈傳者喫緊爲人在一自字

因有而明之之功亦不過盡人道之當然以復其天命之本然初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因有而明之之功亦不過盡人道之當然以復其天命之本然初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忽言天命提撕深切使人神悚

忽言天命提撕深切使人神悚

所謂顧諟者非果有一物在此而常常顧之也只是此心常存提撕做覺不使昏昧常覺天之明命炯然於心目之間知無不明行無不篤靜而必有動而必察無一事之欠闕無一息之間斷

所謂顧諟者非果有一物在此而常常顧之也只是此心常存提撕做覺不使昏昧常覺天之明命炯然於心目之間知無不明行無不篤靜而必有動而必察無一事之欠闕無一息之間斷

則工夫密而明命明矣要而言之始終不離一個敬字

則工夫密而明命明矣要而言之始終不離一個敬字

言有教動有法聖有爲得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頃諟天之明命也

言有教動有法聖有爲得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頃諟天之明命也

人能常存此心不使昏昧放佚便見得天下義理一一從本心中流出

人能常存此心不使昏昧放佚便見得天下義理一一從本心中流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纔是真個顧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纔是真個顧諟

若明若昧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若明若昧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刻刻提撕此心令光明洞徹無一息昏昧無一息間斷則人欲滅息天理常明而天之明命復明矣

刻刻提撕此心令光明洞徹無一息昏昧無一息間斷則人欲滅息天理常明而天之明命復明矣

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明而無昏昧閉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

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明而無昏昧閉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

戒懼慎獨顧諟之功勿忘勿助顧諟之法

戒懼慎獨顧諟之功勿忘勿助顧諟之法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靈不昧之德本然高大此固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但凡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不免卑狹了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靈不昧之德本然高大此固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但凡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不免卑狹了

堯則生知安行德性行事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獨能全其所受于天之理而無少欠闕故曰峻德非有加也只是明到盡處

堯則生知安行德性行事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獨能全其所受于天之理而無少欠闕故曰峻德非有加也只是明到盡處

至于至善之地耳

至于至善之地耳

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

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

也

堯之峻德與湯文一同湯文之明明德未嘗不止於至善然畢竟堯之氣象自別則性反之所以分也

堯之峻德與湯文一同湯文之明明德未嘗不止於至善然畢竟堯之氣象自別則性反之所以分也

三聖之所以明其明德者或性或反分雖不同而爲仁由已其歸則一此個事別人著力不得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一息尚存

三聖之所以明其明德者或性或反分雖不同而爲仁由已其歸則一此個事別人著力不得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傳者喫緊爲人在一自字

如湯文之聖所以明其明德者猶煞吃辛苦況其下乎

如湯文之聖所以明其明德者猶煞吃辛苦況其下乎

學者睹得明德是已所固有明明德是已所當爲須是豎起精神猛力向前身體力行一息不懈纔是爲已實事

學者睹得明德是已所固有明明德是已所當爲須是豎起精神猛力向前身體力行一息不懈纔是爲已實事

皆自明也大聲疾呼教人看樣正見明明德之道本不必出於一途但各隨其氣質之所近而盡其分之所當爲務求自盡更不旁貸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如堯與湯文其明徹也學者可不勉哉

皆自明也大聲疾呼教人看樣正見明明德之道本不必出於一途但各隨其氣質之所近而盡其分之所當爲務求自盡更不旁貸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如堯與湯文其明徹也學者可不勉哉

三引書自文而湯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明德學者可不以是爲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喫緊爲人之深意也

三引書自文而湯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明德學者可不以是爲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喫緊爲人之深意也

所謂自明者德本性分所固有明明德本我分所當爲人能明之而造乎其極要不過盡其職分所當爲以全其性分之固有者而已又況此事固由乎已不由乎人學者其可私意苟且以致自虧其分定之理當爲之事哉

所謂自明者德本性分所固有明明德本我分所當爲人能明之而造乎其極要不過盡其職分所當爲以全其性分之固有者而已又況此事固由乎已不由乎人學者其可私意苟且以致自虧其分定之理當爲之事哉

引三經不重性反只重自明傳者之意不是較量古人優劣只欲令人猛省

引三經不重性反只重自明傳者之意不是較量古人優劣只欲令人猛省

固是不論性反然此義亦殊有意蓋以見性之者固能明其明德而反之者亦未嘗不能明其明德可知人無不可明其明德而學者不可以質之不美力之不足而遽自暴自棄也

固是不論性反然此義亦殊有意蓋以見性之者固能明其明德而反之者亦未嘗不能明其明德可知人無不可明其明德而學者不可以質之不美力之不足而遽自暴自棄也

傳二章

苟日新三句一氣讀首句高呼下兩句緊接精氣乃出

苟日新玩一苟字蹶然振起有如日初出氣象

苟日新非至明無以審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

大凡天下事成敗機關只在起頭起頭處立志不堅用氣不銳少間便自揖北了苟日新猛力振作其志甚堅其氣甚銳從前汙染從此抉除以後工夫從此精進只此三字便有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氣力下面只就此接續去

苟日新不是一旦霍然昨非今是之謂盡直是自新工夫已做到徹頭至舊染之汙盪滌無餘纔當得一苟字此一苟字直從其霍然改轍之始以至舊染盡滌之日工夫境界全體具足者而言須是煞吃辛苦破釜沉舟猛力向前方有到處此處不得力則通身不得力矣故朱子曰而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問苟字既是全體工夫以下二句又如何作進境曰正惟苟字中有全體工夫所以須更加鞭策勉力向進若此處先已苟簡則以後工夫皆不得力矣

問舊說謂日日新是接續于其繼又日新是振作于其終其說然乎曰此說初看似是細思殊不然日日新何時有個盡處又待其後重新振作來若有個盡處則就其盡處已間斷矣然後又從而振作不已跡乎不知日日新本是貫徹終身語除一日既新外此後自新之功須是繩繩不已接續做去微始微終至死無間於其中恐或有踈略怠緩處故又須時時提撕不使昏昧方盡自新之量故日日新是統體工夫又日新只是就其中又時時加提撕耳即在日日新內分繼與終大是脗

日日新又日新兩句緊相接續是無盡語又是緊括語盡日新之功既已振發于其始則從後接續有何了期除是死而後已一息尚存安得少懈新處說不盡故但以日日新又日新總括之學者莫說到又日新便了却

也說起盡新在民而使之新者在我新之者我而所以能新之者又在我能自新自新有一分不盡即新民有一分不到必使明明德之量無一毫之不盡而新民之本乃立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苟日新三句正是自新之極把自新之量推到極盡無餘然後人已交接處乃無毫釐之隔故曰無所不用其極自新之理本人人所同有只是無以感發之遂安於舊染而不自知耳上能自新則既有以感發其同然之心自然興起於善日即於新不能自已又從而制其田里予以爲善之資立之學校導以爲善之路鼓舞作興使其新者日益進於新則人人皆有以自新而我之日新之功達乎天下矣是民本新而我復有以作之也

問新民似宜主教化說又云兼養如何曰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著子

問作新民書傳云作新斯民新字即解爲新民之新此處章句云

自新之民其義互異何也曰此正朱子看理活潑流動之妙紂之時商民皆染於舊俗不能自新在上之人有以新之故書傳云作新斯民此言自新之民者蓋接上自新來德本民所固有上之人既能盡自新之功則有所觀感興起而作其自新之機故曰自新之民又以見我之新民非以我之所有者而分之民原能自新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導之耳所謂以人治人也

新命正是新民之極新民而不能新命必其新民分量猶有欠在直到和天命也新纔是新民之盡故曰用其極非謂人欲新命然後去新民也

新命固是新民之極然非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則起化無本安得到此故此一節實總承上兩節來章句能新其德接上自新以及于民接上新民惟能新其德則感化有基又推以及民則振興有法既有以化之又有以處之則道德齊禮本末交養天下之民翕然丕變國運世運自有煥發氣象即此便是天命之

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爲自新新民之極

問末條無所不用其極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不及新命何也曰新命一條正是個極是故二字緊接文王詩點透極字蓋自新必到能新民然後爲自新之盡新民必到能新命然後爲新民之盡故文王詩乃是自新新民之極非謂自新新民以新命爲極正謂到此纔是自新新民之極耳無所不用其極實單接新命言而自新新民自舉自新新民之外別無新命之功故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也

從其盡處而言故曰極要之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凡所云爲莫非分內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自帝王以至匹夫人人職分中共有此事業苟非有以盡其極然後爲能滿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初非有所加也故曰其極

問此章釋新民而無所不用其極邦平說自新也曰自新者所以躬行作則於上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也新民者所以推行政教于下使民有所鼓舞而感發也躬行處有一分不至則推行處有一分不周推行處有一分不化一有不盡即自新新民兩者俱歉故自新而有以用其極然後新民之體立新民而有以用其極然後自新之用行兩者相爲首尾而不可闕故皆當用其極惟自新能用其極然後可推以及人而新民能用其極也此正所以用新民之極也

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爲之者舉而措之耳

問傳首章釋明明德其工夫境界已略備矣此章釋新民又必推本自新不與首章重複耶曰自新之義本即是明明德工夫所以又引盤銘不憚重複者上章言明明德雖工夫境界無所不

盡然猶是大概說到盤銘一條然後將自新分量從其入手暨其極功直推到盡有此一段工夫乃覺自新處無毫釐欠闕而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盤銘者乃自新之極也新命者新民之極也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此一句以本章言則是結自新新民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爲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爲止至善提綱故三章釋止至善更不別立義但反覆引詩咏嘆指點而止至善之義已中邊皆徹矣故無所不用其極句乃是三傳精神結聚處

邦畿四方之極也至善萬理之極也
邦畿節是懸空說以見明德新民本有極至之則乃天理之自然
而人之明之新之者亦本有當止之處乃人事之當然初非有
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唯民所止玩一唯字以見至善之外更無別義明德新民必當求
止於是又以見無事不有至善無人不可止於至善聽人之各
自爲止又以見止與不止皆在乎人欲明德新民者反求諸已
也

首節只說個緝熙敬最有味
至善之理事事物物莫不有之而又不可執一故但引而不發使
人隨處體察而各得其當然之極便是至善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喚醒多少
得止關頭全在知止故提撕特特深切

仁敬孝慈信在學者分上則有分量等級在聖人分上則總道著
個仁敬孝慈信便是止於至善更無分量等級之可言
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理亦異故至善無定法然所止之理雖
因位而殊而當止之則正因位而定故至善有定分因其無定
之位以其分之一定者處之而各造乎其極是則聖人之所以

有君臣父子便自有仁敬孝慈之理有仁敬孝慈便自有個極至
之則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事之所不容自已者唯文王無不
敬而安所止君臣父子各隨其分因其所固有者而應之無過
不及恰滿其分而止故曰安所止
問敬止之止講章以爲全體之止下五止字以爲一事之止然乎
曰從五事分看特止中之一事要知文王之敬徹始徹終無一
毫之空闕無一息之間斷即一事之止無不從廣大胷中自然
流出莫非全體精神所注其事有偏聖人之所以止之者莫非
全理也

事事得所止也
晚村謂五止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的道理此語意圓
而語滯五止之理本天下人人所共有之理文王但自盡其所
有之理而天下人人之理亦得人所共有之理文王但自盡其
其所有之理而文王之理亦得故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極正
謂人人性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止在人人職分中自各有文王
之所止者在在文王不過先得我心之所止而非有所加也
從五者之中各究其精微之蘊則五者之至善不在文王而在我
矣從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有以
究其精微之蘊而萬事萬物之至善亦皆在我矣然非於五者
之中一一究其精微之蘊則亦無能推類以盡其餘也
兩個有斐君子微不同第一個有斐君子是從盛德之後歎美之
而追想其所以致此之由第二個有斐君子則是據上學脩恂
慄威儀而實贊之辭

既切而復磋則學止於至善矣既琢而復磨則自修止於至善矣
恂慄則中之所存止於至善矣威儀則外之所發止於至善矣
學是求知所止自修是求得所止恂慄是得止於內威儀是得
止於外盛德至善則是據其實而贊美之也
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在然必四者兼到然後爲止至善全
量若有一不至或至而未盡未皆不善而非其至也
修者治而去之之謂全在去人欲上用力去得人欲全得天理既
已攻破人欲拔而去之使不得累吾之本體又恐未能盡去更
仔細磨礲必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全體精明無少繫累然後
爲至

恂慄威儀皆是敬敬在中曰恂慄在外曰威儀根本固在學修然
此處亦自有工夫在君子知行兼盡則此心純是天理怠惰放
肆之念自然不作然又必守之以嚴密持之以武毅使其心體
精明精力强固且不蔽于外則又無以養其內故又必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使之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直至誠敬積于中而光
輝發越于外根心生色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然後爲學修之盡
而可以止於至善

恂慄威儀內外交相養也

恂慄威儀即是學修中精明强固之意

學修恂慄威儀工夫一節易一節氣象一節濶一節
學修工夫嚴密于內則爲恂慄是意誠而心正也學修工夫發見
於外則有威儀是身修也必至內而恂慄外有威儀然後爲學
修之盡然後爲盛德至善以恂慄威儀爲學修之驗者非也

問淇澳一節大旨還是重說工夫抑是指其得止之實也曰此節
若逐項細論自有工夫在然以通章大段觀之則此節是明明
德得所止所謂學修恂慄威儀不重說工夫止就現成說歷數
不忘者也若作後人言則後之君子自賢其賢而親其親後之
小人自樂其樂而利其利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誰之爲則其
不忘也愈至而其止至善亦愈神矣此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

此一節學修恂慄威儀皆只就現成指點而工夫節目自具其
中曰然則學修恂慄威儀竟不說工夫耶曰論大段則自是據
現成說若逐節細論則自各有工夫在學修工夫一步充拓一
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一步外而氣象自一步光輝所
造境界亦一步自然一步由學修而恂慄由恂慄而威儀到
此明明德之功已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卽指其
實而贊美之

要知恂慄處愈益精明則學修之功亦愈益精明威儀處愈益充
拓則學修之功亦愈充拓

以天之所付者言爲明德以學之所至者言爲盛德非有所加也
一不過充滿其明德之量耳此正是至善處

以身之所盡者言爲盛德以理之所極者言爲至善單說盛德猶
是大概必到至善然後盛德之至得止之極

問此不忘與下不忘何別曰明德本人人所同有懿德之好又人
心所同然今我旣先得之而充實光輝止于至善又如此則有
以合其固有之理而發其同然之心自然民不能忘所謂一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也此與下沒世不忘其不忘同其所以
不忘者自別

烈文一節本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
能忘就對面看不說當時之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又透過一
步看夫新民之澤至使後世猶不能忘則當日新民之止至善
可知而其止於至善者又不必言矣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
者也

四其字若作前王言則賢親樂利皆前王所遺使後之君子賢之
親之後之小人樂之利之此是前王之新民止至善能使沒世
不忘者也若作後人言則後之君子自賢其賢而親其親後之
小人自樂其樂而利其利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誰之爲則其
不忘也愈至而其止至善亦愈神矣此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其孰能之

一章釋止至善皆只就詩辭中咀咏出義理來而綱領條目工夫效驗境界事理無所不見似無首尾却有次第反覆研味其趣不窮朱子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正不獨末兩節爲然也

又此章五引詩不相連屬似散而無統若一下看破只是經文知止而後能得一句盡之首節特懸空說個至善之理爲人人所當止而欲得所止必由於知故第二節于知止特提撕警切一章精神只在此處以下三節皆言得止只是現成鋪出以指其實正以深見知止之妙而欲得止者不可不先知所止也故此章節目雖多細玩其旨正與經文知止一節無毫釐差別極詳盡正極直捷

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人所同有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便失其本然之理而上之人又不能自明其明德以感化而作新之所以私僞日起利欲交攻而不能無訟也誠使爲上者誠意正心有以自明其明德則可以興起其同然之心由是而施之政教漸染薰陶潛孚默化則我之明德深入乎民自然觀感畏服而私僞不敢復作既無無情之會安得復有無情之辭則是無訟在民而民之所以無訟者由上有以使之也此所謂德

威勝于刑威也

道之以德則有所觀感興起而發其固有之心齊之以禮則有所檢束執持而絶其爲惡之念故能使民無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有日月當天萬象回伏氣象聖人作而萬物覩于此可想

無情者二句論文義則不得盡其辭是民德之新大畏民志是已

德之明非民自畏之我之德有以使民畏之也若論文法則此二句俱是說民德之新蓋從民德之新逆推而入直到盡處人已交接界上使人于言外想見已德之明便覺隱然有個本在此引而不發之妙

就末中隨舉聽訟一端必須明明德以新民然後能使民無訟則凡事莫不有本而本之當務從可見矣

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到此已是民德之新了曰是此一句直說到盡處大畏民志乃即此而推其所以然兩句語有淺深境無先後

此謂知本釋本末又釋脩身爲本所以但釋本末不及終始者固是古人釋經只取大畧不欲層層排比然既釋本末則終始亦可以例見且終始即是本末中之終始故經文先以本末終始對言而後但言修身爲本言本末則終始在其中矣立傳之法固一本經文之意也

此章特拈知本兩字以為前後綱紐前三章明德新民止至善平列不分主從故此章特為別示體要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而明明德新民又必先知止而後可以得止使人知用力之有序後六章格致三傳正說知本工夫齊家以下步步俱從身推出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使人知推行之有本則此一傳直是十傳處處推本修身皆貫此章知本之義而釋經文修齊家以下三傳處處推本修身皆貫此章知本之義而釋經文修身為本之意也

傳五章

朱子即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蓋所謂格物者不是訾常去格亦不是但格一物隨其身之所在每遇一物便窮格到盡更不容易放過積累久之自有通脫處

心自有知物必有理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而物之理未窮則吾心之知不盡究之心之靈明未嘗滅息思欲格物便是此知之端倪呈露處但須乘此端倪用力推究使無毫髮之不明又更從此擴充使無一物之不盡纔滿得知之分量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語導引學者最為緊切人之良知本所固有雖極昏昧亦必有個發見處其始也須是因其良知之發循端究委推而致之使無一毫之不盡朱子所謂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知萌露處只須因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子不知是也既有已格之物則此心便有已至之知其既也又須因其所已知者而推類以及其所未知

使無一物之不知朱子所謂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自然貫通是也

事雖無窮理則可盡

不妨有未格之物不可有不盡之理

學者欲下手做格物工夫先須認得個物字親切問物者外物也物在外而欲一一窮之不且玩物喪志耶曰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遇事觸物皆與吾心相通者由其理具于心故也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以在物之理致吾心之知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且物雖有大小而所具之理則無大小故程子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非是教人專去格一草一木也以物我之理一也陽明不察此指遂謂程朱教人專向草木上用力而有格竹子七日致病之云以意逆志豈其然乎

天下之物衆矣固不能物物格之但有物來吾前即豎起精神直

窮到盡積累多後自然貫通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則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

問如此則未格之物將置之不格耶抑猶將格之也曰何物無理何一物不當格特物之爲數至多而吾人之力有限必有不暇知得盡者但到面前者不令放過積累久之雖有未曾格者自可推類以通之矣

問格物當從何處起曰天下之物無窮而其格之也亦何有終始先後之序不論精粗大小但隨其身之所遇便與格他即是起處不須揀擇亦無停待譬如行遠起腳處便是現在之路但從此腳踏實地走將去自到遠處

問固當即物窮理然竟無輕重緩急之分耶曰事物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故當從其現在所接便與格之然物之理雖一而輕重緩急之分不能無殊故又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者緩者若更不論精粗紛紛逐物以是爲格則爲玩物喪志矣曰然

則物之輕者緩者便不須格耶曰物皆有理皆所當窮然必須先格其大者而後可以循序以及其餘序不可亂故當先其大功不可闕故又當盡其細也且萬物之理具于吾心而天下之物又同出一理大者既格則小者亦自不難於爲力矣

問何以格之曰循序致精勿忘勿助

問天下之物固當無所不格然不患其汗漫無歸耶曰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格得一件即知得一件朱子所謂格得一件物致得一分知是也蓋物雖在外而所以格之者非爲外也故與誇多鬬靡狥外爲人者自別又況萬事萬物同出一理當其初用力時逐件去格自是零碎事件件格到久後純熟便當一以貫之不患汗漫矣若猶覺汗漫無歸竟是工夫未到未能貫穿更須逐件去格工夫久久自見有親切浹洽處曰貫通後固不患汗漫正恐用力時汗漫無歸耳曰但即目前所遇之物反身切已以體察其所當然又窮究其所以然深造自得勿忘勿助則所

問朱子論格物云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假如看書必反之於身實見得聖賢所說切已不知是否曰所謂從裏面理會者正說格物工夫須從大本大原處近裏著已理會外面零星物事不是不當理會然有本末之分則工夫便有輕重之別若不分賓主而內外並營甚或本末倒置則所謂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朱子之意蓋如此若云把聖賢說話近裏著已看又別是一理與朱子本旨無涉

問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通脫後固如是若未通脫亦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反求諸已自是格物親切近裏工夫徹始徹終都應如此但所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似是物自物而我自我猶是二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理雖有物我之殊初無內外之別故纔明彼即曉此若未通脫時且須虛心觀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脫時自然親切有味自然切

已若見物而遽反求諸已紛紜勞攘反爲無益

問程子云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竊謂格得一物便致得一知便是覺處曰徹頭徹尾無所不知纔是個覺此非窮盡天下物理未易到此若但格得一物就此一物能見徹底雖亦未嘗不可謂之覺然以語於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之候猶有間也

問程子云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多自當脫然有個覺處兩條似不相合曰若謂必窮盡天下之物如何窮得盡若謂止窮得一理便到則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久自然貫通雖有未曾格者亦可類推以通之矣程子兩說雖若相反理正相足反覆潛玩其味無

窮

問程子云格物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又云莫若察之于身尤切朱子以爲互相發何也曰不察物理而專用力於性情則虛

而不實然不察之於身則雖窮盡天下物理終亦汗漫而無所歸也然則程子之說豈不互相發乎

問物外無理格物所以窮理則格物窮理本是一事朱子謂格物工夫比窮理爲實何也曰理者物之根本物者理之體質理無物則無所附麗猶太極無陰陽五行則虛而無寄也理無可窮必於物上窮究乃得分明的實舍却物更從何處說窮理來所以聖人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欲人向實處用力也

問初格物時道理不熟恐有差處如何曰但常存此心勿使放佚而虛心涵咏切己體察以求至善之歸則義理自出不患于差誤矣即一時識見未到或有誤處積累久之彼此參互得失自見要在工夫無間斷耳

問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以吾心之理格之則物之理無不得矣是否曰物之理固無不具于吾心然一物自有一物之理若遽以吾之所見橫據胷中縱窮格得理來只是吾一已之私見與物之理不相干涉惟不執已見隨物之分窮物之理因其淺深大小而各究乎其極則物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盡矣

格物自當以身心之事爲主而外物亦不可遺遺却外物連身心都無著實處內外相資本末兼到斯無憾矣

問說書窮理到窮盡處思力既竭精神昏耗還當從此更窮究進去耶抑別窮一事也曰到昏亂處且須姑置了息心靜坐待神氣既清然後更提起來看便自見得若一下苦進則愈進愈昏無益若竟置不求別窮一事則前功既廢以後又須重新做起則又可惜耳

問無物無理皆所當格然亦有一種物不消格者抑將置之耶猶格之也曰不消格者雖未嘗無理而所關甚小縱格得來亦無益竟可置之如陽明之格竹子竹子何嘗無理然于身心無用故不須格

問所謂物格知至者不是窮盡天下之物而後如此正謂格物至于豁然貫通之日則吾心之知無不盡而物之理亦無不得矣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何時窮得盡來曰物固窮格不盡然亦須盡吾力之所至一一窮到盡處若遽以爲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謂天下之物自此便不用格則是足已自用了豈復有長進處

問致格物工夫若能于一兩件大處攻得破則小者不難用功然亦不自明矣如何曰能于大處攻得破則小者宜不待格而不盡其力物有大小理無大小皆當以全力格之不可忽也

問朱子云格物須見得第一著者何也曰直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盡頭纔有分毫不盡猶是第二層見識在

問程子云纔明彼即曉此然天下亦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之人奈何曰不以三隅反者畢竟此一隅猶未知得徹在若知得徹定是能反蓋在物之分雖殊在我之理則一既已明此則此理已實得於吾心擴而充之觸類而長之自有可通之理曰然則格一物而萬理便通乎曰程子言格一物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所謂纔明彼即曉此者正謂格得一物之理便增得一物之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雖有內外實無彼此非謂格一物便物物皆通也

問程子云于一事上窮格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有不可類推者當如何曰物之理雖同而其分自別所謂格物者本當逐事逐物各隨其分窮到盡處雖其理可通亦須逐一窮格方見的實而況不可類推者乎

程子云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竊謂窮格不通正當反覆潛思以求必得如何却轉置了後讀大學知止有定一節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序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第不覺衆難塞胷致知力行不容偏廢如何

一知止便能得止又況大學之教誠意一關最爲緊要若說一知止便相因都見不成後六條皆膚語耶再四思之殊不可解忽一日洗浴時偶思及物格知至節章句因將此節章句印証知止一節知止是物格知至時境界即所謂無不到無不盡是也能得包意誠以下六者而言即謂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是也朱子于此下可得二字正與能得相照應乃始悟所謂能得者蓋謂一知止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循此而去工夫皆可做耳非是一知止則意便無事于誠心便無事于正也即此觀之乃知程子之言眞是曾閱歷過來方敢如此說此不是教人遷延逃避正當與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蓋于此一事上既窮格不得若急迫焦躁定要一時解得轉更昏了不如且所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換一事者不是竟置了不思量亦不是

因此事格不出到格他物時心心念念只注在此但須是常常提撕此心使勿忘其所有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充積之多不意中自有因此通彼處

大學致知在格物即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心即致知知性即格物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物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明而心無不盡矣但格物是從零碎處說知性是從大本處說格物說得實知性說得透其理一也

已知之理知字所該甚廣以人心言則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吾所固有之良知也就物而言則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見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而言則于一事既究其精微之蘊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吾之所已知也

問程朱格物之說最多其要領何在曰其本只在一敬其要則在循序而致精能居敬則所謂循序致精者日益密能循序致精則所謂居敬者日益精二者互相發不居敬則馳雜而無本不循序致精則泛濫而無歸不是異端便是曲學故缺一不得

問即物窮理固不患其汗漫然畢竟於身心上少親切之妙曰欲得親切須是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物未至時須涵養此心不使昏昧方格物時則須專一不雜勿忘勿助以求其至既格了又須清心寡欲以養其知如此則本末相資動靜交養身心之間自覺清切而有味矣

欲格物以致其知必須有以養其知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此養知之法也故致知前有涵養工夫養其本然之知致知後亦有涵養工夫養其已得之知所謂涵養者敬而已矣

戒慎恐懼居敬之功勿助勿忘養知之法

操存涵養不可不寬進學致知不可不緊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敬是窮理之本不敬則志氣不清心力不固雖欲格物亦若存若亡無所實得故當以敬爲本然能格物則之終始一有不誠則無物矣雖格盡天下之物終不濟事故須腳踏實地一步步以實心格將去所謂以實心體實理也與經文誠意義自別

問立誠居敬亦有別乎曰無時不敬便是涵養臨時能敬便是立誠惟敬然後可養惟立誠然後能敬

朱子所謂學者致知吃緊要理會這箇心者只是戒謹恐懼使心常惺惺不至昏昧則心體精明而格物易於爲力矣

寡欲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故可以養其知

問朱子曰涵養致知須當以涵養爲先又曰須先致知爲要總之兩者不二說不同曰論本領涵養爲先論工夫致知爲要可分先後

以敬爲本而致知以踐其實內外交相養也

問朱子云格物要開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然則臨時竟不須理會耶曰不是說臨時不須理會但到臨時然後去理會便更理會不得須是開時處處理會更不放過銖積寸累充積久之然後以加矣

學者於程子九條亦不在多但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說潛玩而力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及其成功則亦無所不貫矣

程子九條詳且盡矣學者潛玩而有得焉則格物之方無餘蘊矣

則之間而細不遺夫一草一木誠後學之津梁暗室之一炬也

細讀或問格物之說朱子所論可謂本末兼該內外無遺矣陽明極詆其支離而比于洪水猛獸之禍不知萬理雖同出一原而萬物固各具一理苟不遍吾身所接之事物一一究其所當然又窮其所以然但欲空守其靈明之體以爲吾心既明外物自

照則亦終於恍惚影似而已譬之秤然欲稱物時分兩不差必平日先識秤上兩數苟徒恃吾心之明以爲吾于稱物之際自能識之未有不誤者也朱子教人即物窮理而併及于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正謂天下無物無理不可揀其大者而遺其小者爾非謂格物之功專在一草一木上用力也陽明不得其說乃因格其官舍之竹七日而致病夫一草一木固各有理固所當察然天下之物亦有不必格不足格者執一草一木以求其理不得而致病聖賢豈有此疑學問哉姚江門人于本傳中直載其事蓋欲形朱子之陋而不知其適自陷于陋也梁溪高先生謂文成之學初得于鐵柱宮道士及地藏洞異人龍場一悟正其舊學益精非于致知有悟此語蓋得其實云

高梁溪謂象山陽明之學從致知入究竟象山陽明只是自致其所知與孔曾之致知異其所謂致知只致得昭昭靈靈之知耳孔曾之致知須從格物上腳踏實地窮究去不格物從何致其

伯玉謂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則將去此耳目然後聰明得乎是離物求理適墮于異學之空虛而已矣吾儒求聰明之法正欲就耳目上事事求盡其理各致其用腳踏實地一步實得一步然後一步求進一步充積久之自然耳無不聰目無不明矣

集程朱格物法

大學之敎莫先於格物致知故程子朱子言之特謹而詳間嘗沉潛反覆詳玩其旨似有以得其要領之所存者竊倣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之例定爲六條云卽物窮理循序漸進虛心觀物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今卽以程朱之說實之所謂卽物窮理者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已也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違也但其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爲懸絶而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有所不能盡窮也萬物之理莫不能窮理者只自足於已知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敎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非無不各有個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個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個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個敬與不敬有一般

人事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于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微上微下表裏洞徹始得傅問而今格物不知可就吾心發見處理會否曰今且只就事物上理會如讀書便就文字上理會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理會接物便就接物上理會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若待發見了方理會一年能理會得多少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又曰人也不解無個發明處纔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自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又曰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個端緒只似尋常去格不知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

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只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個事物去格也又曰遇事接物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纔遇一事即就此一事究竟其理只管逐項窮致到極至處少間多了自會貫通又曰十事格到九事通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通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見得十分透徹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第二第四著便休了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從其

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又曰道理旣知鯁縫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格物以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又曰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透仍更理會向裏來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也都理會得而中間精微處却未理會則所謂理會者終有未極其至處須是內外本末精粗隱顯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精神看一看又曰窮理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歇曲推明貫穀然問無事時見得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制不分明所以格物要閒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又曰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又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深儘有在此二十一條者乃卽物窮理之說也所謂循序漸進者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又曰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涵泳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盡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于枝葉花實不待其至之時而揠焉以助其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至一理通便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學問須有漸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個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漸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個其他更不容管便理會得豈有此理又曰看得一件是一件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益自然透得又曰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先就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窮究若幽奧紛拏都留向後面做問伊川云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窮謂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曰此正與中庸弗得弗措互

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蓋于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明彼也問從一事上便可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蓋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須是把這個樣子却從這裏推出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于親時是如何不得于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事君則知得于君時是如何不得于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如是自此推之莫不皆然答齊仲書云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爲學而求有得是炒沙而欲成飯也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今日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不循其序而

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欲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問格物最難當交錯疑似間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個大坯朴是恁地方底裏面漸漸做細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層又一層只管理會須有盡時又曰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此一十四條者乃循序漸進之說也所謂虛心觀物者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且只把現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又曰大著心看底道理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又曰今之學者

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平然不得艮久又曰不可一向去無形跡處去尋更宜于日用事物經書意旨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又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于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泛濫矣此十一條者乃虛心觀物之說也所謂切已體察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之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盡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

一致微顯一原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人但務窮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於身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無泛濫也朱子曰格物以反身窮理爲主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爲已之學非若狥外誇多者徒以爲人也又曰且貴窮理令有切已工夫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若只泛泛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問格物窮理何者爲切曰莫先於五品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尤人所最切近者須要窮格得盡若有一毫做不盡處窮格不至也君甫問格物窮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此者乃切已體察之說也所謂著緊用力者或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固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程子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朱子曰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

益若能于一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個道理方始快活然零星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些子終不快活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又曰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又曰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將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滾一番方始透徹問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須用理會靜著心實著意沉潛反覆久自曉得去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說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此六條者乃背緊用力之說也此以上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所謂居敬持志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貫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

以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却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斂其心虛靜盡慮令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知之蔽而知方在我大抵居敬窮理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格物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爲本後遇在前面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從近處格將去又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驗能敬則此心惺惺冥次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個持敬也易得做病又曰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致知格物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本領去格物致知問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

相發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奥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問涵養致知以何爲先後曰二者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于涵養而不致知則却又鶻突去了文蔚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是致知而後涵養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私意自然留不得又曰無事時且存養住在這裏提撕做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又曰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又曰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窮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

如此此二十條者乃居敬持志之說格物致知之本也蓋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下手緊要工夫故程子朱子說得節目最多工夫最密但恐語太詳繁初學之士有不能遽得其要領者是用撮取大綱別其分類而各繫以程朱之說庶幾有條而不紊學者于此潛玩而切究之則于大學之理可得其門而入而程朱吃緊爲人之意亦可以默識之矣

八條目開門啓鑰在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毋自欺也親切提撕發人猛省

人不曾做過格物致知工夫則其心猶未眞知善當爲惡不去惡或爲善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不知非自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是惡明知善當爲惡當去猶不肯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謂自欺者不必不爲善不去惡但于爲善去惡中稍有一毫不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

問或問云不知善之眞可好惡之眞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縱意必知之既眞而不肯實用其力方云自欺若是淺淺之知却與致知以後之知不合且反放鬆了自欺矣如何曰正爲眞知灼見了却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的人則其不能實用其力乃

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截不關自欺事也若把知處放鬆了連毋自欺亦都放鬆了故毋自欺正須坐殺知字說朱子之說似未瑩

問知道孰爲善孰爲惡而不肯實用其力固是自欺然果知無不明則爲善去惡自無不實其所以不能實用其力者到底知之不盡耳曰論來知若果至則意必無不實如知道烏喙之不可食便是眞個不可食其不免於自欺畢竟是知有未到中庸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是也但此處之義緊接上章正惟知之已至而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蓋天下儘有知之既明而行之不力者更有自恃其知而不肯實用其力者若果知有未盡而自欺則受病在知而自欺之病反小矣魯子唉緊爲人之意正爲知無不盡而不肯實用其力者痛下一砭放鬆不得

自欺之弊不必在大全體皆實只起初一念微有不實則始終皆

欺矣外面工夫無所不實只心中微有一念不實則內外皆欺矣

如惡惡臭三句緊接上毋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謙毋自欺工夫到此方得的實亦不足故此三句是毋字盡量語

自欺只在毫釐間便自慊却須滿足

道川倪氏以章句苟且爲去惡不決狥外爲爲善非爲已非也苟且爲善皆有之未嘗不爲善去惡只胷中略覺得沒事便不爲善去惡也不妨此便是苟且既已苟且於內則必色取於外故苟且狥外兩病相因其始苟且其卒必至狥外然則誠意之功當自絶其苟且始

要緊便不如此

問獨與意何別曰意是就一念之發言之獨是就其意之地頭言之獨即誠意

講章謂戒欺求慊是指始終完全意念言慎獨則就起初發動之一念言乃誠意中緊要關頭處非也朱子謂意者心之發只此一念動處謂之意此處爲界甚微爲時甚暫稍過一刻便已入正心界裏此一刻中安得更有緊要關頭不知誠意工夫只在慎獨舍此之外更無別法而所謂如惡惡臭云云者乃統言誠身之功以足無自欺之義直通下正心修身說必慎其獨纔轉入意上言既知爲善去惡便當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而求以自慊但此欺慊之分始于一念之發此一念之發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此處一差其端甚微而相去便遠君子小人之分實繫于此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充廣之不實即遏絶之然後爲能戒欺求慊以誠其意講章不曉經文界限誤認如惡惡臭三句便爲誠意之功所以說到慎獨只得又下一轉謂慎獨是誠意先一步工夫如此則大學八條目中又當增一條云欲誠其意者先慎其獨矣豈不支離可笑

知道孰爲善孰爲惡是物格知至中境界實實爲善實實去惡是誠意中境界實實好善如好好色實實惡惡如惡惡臭是正心中境界實實自慊是誠意中境界實實無自欺是誠意中境界

正心修身中工夫所謂誠意者只是於其一念動處獨知之地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即于此實用其爲善去惡之力非是慎獨只謹其初幾誠意工夫尚有全體用力處在也毛丈心易云慎獨是誠意下手處不是誠意入手處斯言當矣

不是說存誠之功只當在意上用力自誠意以至修身皆是誠身之功爲善去惡皆當實用其力但實用力處須自一念之發始此處不實便全體不實所以君子必慎其獨

審察之精防閑之密皆是慎然必審察精而後能防閑密

問此慎獨與中庸有別否曰大學是審實與不實之幾中庸是審理與欲之幾兩處微有不同然理無不誠欲無不僞其實一也首一節單就道理上論合當如此用力更不論慎獨之害與能慎獨之效小人飾則極言不慎獨之害如此潤屋節則又言能慎獨之妙如此蓋又移下一重就利害上說以見不可不慎之意語雖移下一重意實鞭緊一重

一念自欺便是小人厭然揜著特其甚者耳

欺人之害小自欺之害大始於自欺究必至于欺人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十五字爲句厭然即是揜著時神氣如此

消沮是其良心閉藏却是私意

小人之厭然揜著亦非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只因不慎其獨始念一差便至自欺欺人百孔千創其極如此此獨之所以不可不慎也

由小人之揜著觀之亦是其羞惡之萌良心不死處使其能察識此念擴而充之即亦可幾于自慊矣今不事此乃反欲揜著以蓋其不善既以自欺又欲欺人此其所以日究于汚下而不知反也豈不可惜而更可哀也哉

如見肺肝欺人不得到底只成自欺厭然揜著多少勞攘何益之有

問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豈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必能格物致知若果格物致知決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書多見理熟而下梢終不免爲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便遂無小人之懼不然則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著此一節耶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玩一已字人之不可欺即在小人心眼中看出遏楼更狠

毛丈心易云誠中形外二句止是泛論其理誠作實解不必深求此謂二字承上小人起下君子是因小人之情狀而知其理之不可易也君子有鑒於此所以必慎其獨不沾定小人說此處體認最精

又云曾子曰節非是曾子平日所言門人引之亦非獨明上文一節之意蓋前既兩言慎獨此則專明獨之所以當慎之故十目十手即是上帝臨汝之意不待如見肺肝始覺其嚴曾子每日

三省臨深履薄得力全在此處故特于此自標其名以示慎獨之重使人實落下手不可少寬方見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一節又是此章最緊要處

十目一節比上如見肺肝更鞭進一步不必待人之視已然後如見肺肝但一念動處便即爲十目十手指視之處鞭辟慎獨之意至此蓋微切矣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

十目一節不著小人亦不著君子只就獨字提撕以見不可不慎之意然雖不沾小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來

問十目十手是獨知時覺得如此抑獨知時實有如此曰幽獨之中一念之發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即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已動而不可揜十目十手指視即在此處此是實境不是虛語問十目十手固是實境但不知所謂實境者即指已動之機抑猶兼已發見後言之也曰即此隱微之間獨知之處便是十目十手交集之所更不待發見後方纔是實也

德潤身心廣體胖到此纔是自慊畧有分毫不到猶是自欺到誠意後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如何不快活心到廣時非有加于心之本體也心本自廣大只爲私意所蔽便狹小了到此只復全其本然之量耳

潤身不是慎獨之效正是誠意工夫十分完固自然心廣體胖與前此之謂自慊一樣神氣總欲鞭辟慎獨兩字如此看下文故字必字乃覺接得有力

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一慎獨便能至此惟是慎獨之至直至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無時無事而不自慊充積之久德積於中然後英華發越于外而潤身可致然非慎獨無由致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也

末句雖結必誠其意實結必慎其獨言意一誠而心廣體胖如此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所以君子必慎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意也

傳釋八條目分爲六章前後五章皆兼兩條獨誠意單釋蓋此爲大學緊要關頭故說得極痛切

誠意一節如醫大病者痛下鍼砭之時此後工夫則如大病已去但猶恐神氣虛弱寒暑易侵故復時時防護調攝按程逐節以養之耳

問經重修身傳重誠意何也曰經重修身以修身爲明明德之全新民之本統八條目而總指其切要處也傳重誠意則又以誠意爲修身最重最難關頭故說得十分痛切是又從修身爲本中而獨指其切要處也可見重誠意正所以重修身經文修身爲本得此乃益緊切

誠意傳曰義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究其所從來則善者天命之本然而惡者外至之邪穢也故以人之常情而言則

有善而無惡以人之本心而言則好善而惡惡是皆聖愚之所同出于天而備于我者也然其生也既有形體之累又有氣稟之拘及其形生神發而物欲之私又從而蔽之是以天命之本然不得而著而本心之明亦因以昏昧錯雜其于事物之理善惡之分固有憒然而不能知者亦有知之而僅識其粗不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知有不至則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誠意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之格物致知使之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極俾幾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由此而致其誠意之功以謹其幽獨之間苟且自欺之病則自不患于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然或恃其知之已至而不能因其所明而實用其力則苟且自欺之病日有甚焉而身心頽倒私欲交攻雖有所知亦將宛轉汩沒而無以有諸已矣是以聖人設教于物格知至之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

說焉蓋誠見夫知之未至而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猶是自昧而非自欺今既物格知至矣明知善我所當爲而不能實于爲善明知惡我所當去而不實于去惡或苟且以自慢或有爲而後爲或狥外而爲人或始勤而終怠自知之而復自欺之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自修之君子既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使其惡惡則必由中及外如外如惡惡臭之真必務決去之而後已好善則必由中及外如好好色之真必得之而後安如此乃能自快其好善惡惡之心充滿其爲善去惡之量而可以自慊然此欺慊之分始于一念其實與不實人不知之而已獨知此處誠僞微分而公私邪正謬以千里苟或審察不精防閑不密一念之發稍有毫忽不誠則全體之功皆爲無物矣是以君子必嚴謹精察于此以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力踐之不實即遏絶之不使須臾之頃緇芥之微少有所踈略間斷焉然後爲能實用其力而戒欺以求慊也若彼小人幽獨之間恣爲不善則既自欺矣既已自欺又欲欺人一見君子而厭然揜著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究之人不可欺如見肺肝誠中形外適以自欺而已矣然原其厭然揜著之心彼亦何嘗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哉只因獨知之地一念之萌不自加謹而任其差錯是以自念虛之微以及事爲之著反覆況痼至于如此之甚耳君子有鑒于此是故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焉夫君子慎獨之功豈待鑒于小人而後力然觀于小人之如見肺肝如此益以知幽獨之間一念之發雖爲已所獨知而事必有跡實必有聲爲善于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惡于幽獨者唯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則獨知之處即十目十手共指視之處豈不深可畏乎誠意之君子苟知其可畏自其須臾之頃緇芥之微而必謹焉由一念而推之以訖于念念由一事而推之以訖于事事自始至終從生至死爲善去惡表裏皆實如是則能充吾性分之所固有盡吾職分之

所當爲戒欺求慊之功無所不盡而德實有諸已矣德既誠於中則必形於外根心生色潤身之妙有不可勝言者以言其心則以理之無歉而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廣大寬平天君泰然也以言其身則以心之既廣而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從容舒泰百體從令也夫意一誠而心廣體胖之效即無不相因而至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哉是以君子必慎其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意也

傳七章

心中不可存一物

平時涵養此心令虛明洞徹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接物用情各得其正然平時雖能涵養而臨事又須省察必使情之所至稱乎其事而無過不及之差則于事之理得其平而心之用亦不失其正矣

心如何便無所曰虛曰明曰平

情不必過其則但略帶一分意識略有分毫沾帶便是有所忿懥四者須要從物起不可從我起從物起者是物本有是可好可惡之理而我因而好之惡之也從我起者是我先有好之惡之之心而後加之於可好可惡之物也就使能不過其則而此心先已有物不得謂之正矣而況必無不過者乎

問心有所則不得其正是心有這物事別事到來應之便差否曰固是但心既繫于一偏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矣

可喜可怒之分在物而喜之怒之之理則在吾心因物理之所當然而應以天理之自然各止其分而我無與焉是乃爲能不倚于一偏也

問有所則心便不得其正然則心當無此四者乎曰四者人所必有如何無得但能因物付物而無所過乎其則則雖酬酢萬變而鑑空衡平之體未嘗有分毫妨礙便是無所非謂心當無此四者也

問不得其正是體是用曰用情之偏自是用然體用一原用一失則體亦因而失其正理自相因故下文便云心不在

問既有所如何又不在曰唯其有所是以不在辟如明鏡惟是無所避蔽所以物來必照若有一物掩之則第二物來便照不見了

心有所則心有偏繫而不能爲酬酢萬變之主無主則不在矣

講章謂章句兩察字是帶誠意章義此處本義只在敬以直內存其心之本體非也心統性情兼體用未發則當敬以直內存其心之本體已發則當隨事省察全其心之大用而其緊要尤在省察上蓋心之出入本無定時而忿懥四者既爲人情所宜有則又易忽苟不刻刻提撕雖欲存之而固有所不能矣傳文專說用一邊章句緊下兩察字正見省察于方動之時爲存養中切要工夫欲人于省察上用力以爲存養之地故下次節方說敬以直之曰然則敬以直之在省察後乎曰此兩項工夫本是齊頭做不分先後未應事時不能敬以直內到臨事雖欲省察其道無由既省察得若不敬以直內則又差了辟如防禦賊盜存卻鎮守察似巡哨誠意時與賊鏖戰一場既已勝得他了至正心時可以鎮守其中無復外患矣又恐一有不察裏面或有竊發處故又須處處密加盤詰使四方八面蕩然皆平然後可以無患也

心有不正只是有偏算不得惡朱子所謂官街上差了路是也然

不能察而聽其偏少間仍復流于惡所以又不可不謹

正心是全體用力誠意是于其中緊要處用力正心工夫包得誠意然不用誠意則必不能正心故誠意最要

何謂正心包得誠意存養省察皆是正心工夫而存養工夫微始終貫動靜誠意是于其中一念初動處著力加謹過此一節到發出來後再細加省察則仍是心分上事不是意分上事故曰正心包得誠意誠意時分少正心時分多然誠意工夫難正心工夫易

問誠意必慎其獨則是當省察矣到正心時又當于忿懥四者而加察焉然則省察工夫有兩用乎曰凡有動處皆當省察自其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何時何事可以容易放過若但于其一念初起處省察得便道是了以後更不照管則又不免有差須是刻刻提防先儒撮論工夫大要故只說得兩三節其實學者用力有甚了期除是一念不起時無所用察然靜時少動時

多凡在動處何可不察豈但誠意正心兩用而已就到治國平天下也少此一段工夫不得所以誠意中好惡兩脉直貫到底曰然則何處是省察正用力處曰只在誠意此處猛力戰勝以後只須步步提防更不十分費得力故程子論天德王道曰其要只在慎獨

毛丈心易云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著力用一不當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爲先章句因察爲存甚得體用一原之理此論最分曉

正心修身傳曰誠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當其未感之時氣不用事鑑空衡平之體至靜至虛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及感于物而能如其心之本然者而出雖須臾之頃纖芥之

微亦未嘗少違其天則焉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然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不待存而其體無不正不待察而其用自不偏事至物來無大無小莫不各止其所而我無與若常人而欲其如此必于未感之先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之本體使其清明虛靜如太空然後應事接物方能有主而不亂及其感物之頃又能虛心體察使吾心之用不致或繫于一偏則雖喜怒憂懼雜然並陳自能隨感而應高下輕重無不中節矣惟其不然以氣拘欲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其全體大用既不能如聖人之靜虛而動直而于寂然不動之時且又不能涵養本原以爲感而隨通之本及夫喜怒憂懼一有所動又復不能于方發之始密加體察之功則其所以應之者自有偏倚而不合乎事物本然之理與其當然之則其未至也則不免先有期待之心其既至也則不免或有偏重之處其既往也又不免留滯于中而不能忘是皆不察之故

被先入者爲主於內是以有所而不得其正耳夫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必其湛然虛明無所偏繫然後心得其正而無不在既得其正而無不在則耳目口鼻四支百骸莫不各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亦皆惟吾所使而無不合于理所謂惟虛故靈也今既累于喜怒憂懼而不得其正則此心馳騖飛揚以狥物欲于軀殼之外而虛明空洞之本體已不在軀殼之中矣既失其虛靈心一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于彼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耳目口體之間且將無所檢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易見者且將不能辨別又何論義理之精微者哉杜少陵詩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正此類也然要其所以致此之由總由其于用情之初一有不察遂以如此是以欲修其身之君子于其心之所發必先密加體察使此心之體虛一靜專則瞬有

養息有存此心收斂常在方寸之間而所以檢其身者自無不到矣

傳八章

問親愛五者與忿懥四者同一用情而一屬心一屬身何也曰忿懥四者以情之用于已者而言是見于念慮之偏而未見于事爲之偏而併見于事爲之失故屬身

問朱子謂誠意以後病痛一節小一節令觀正心修身兩章同是用情之偏似未見輕重曰正心章不得其正當是本身上病痛此章五辟字則說向外來又較緊一步矣

七章四有所八章五辟焉只是泛論常人之情有如此之病以見正心修身者不可不察于此以謹其情之所施固非謂誠意正心者必無此病也

虛公無我斯無辟矣然惟不知故辟唯不察故不知

心者必有此病然亦非謂誠意正心者必無此病也

辟處即是不知然惟不知故辟唯不察故不知

不是定要人于好處求惡惡處求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虛

心詳察不執已見隨物用情而當乎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精虛公不偏者其孰能之

平時能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義以方外隨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而吾之好惡自無所偏矣

兩莫知詠歎鮮矣嚴冷有味

引諺一節固是證足上意然比上又較說得深以見情之所發既已不察而陷于一偏則其好惡所及將有無往而不偏者雖以子之惡苗之碩皆將有所不知則偏之爲害何如益以見不察之不可也故章句于上節說偏此節說偏之爲害而語類亦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于此

末節反結更有力玩不可字不是家不可齊正謂身不修雖欲齊其家而有所不可耳故曰不可以齊其家不曰其家不可齊

晩村云齊家第一難事惟克已反求足以感之此言當銘座右

問意是心之所發忿懥親愛等亦是心之所發其別何如曰意是心之一念初發處在靜而方動之交情是心之用於物處全是動遇事意是情之方動處情是意之專屬處意之時分少情之時分多

問誠意時之省察與正心修身時之省察亦有別乎曰誠意之省察是察其初發念時私意苟且之萌正心以後之省察是察其既發念後偏倚固滯之病誠意之察用力精嚴正心以後之察用力細密誠意之察難正心之察易修身之察則又易

問章句獨于正心言敬豈齊家以後便不須敬乎曰主敬工夫徹上徹下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俱當以敬爲本獨于正心言之者敬是本心上工夫于此爲尤切也

要知自正心以後工夫雖一步易一步而在學者用力却須處處以全力赴之一以爲易則有忽不及察者矣朱子吃緊爲人故緊下兩察字

傳九章

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修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家之不可教也蓋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懸空立此一句一章大旨一句說盡下文孝者三句及保赤子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也一家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效也堯舜帥天下一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也此一句事理教都具然却只是懸空說

保則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教都具然却只是懸空說

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不是說家已治更不須教國教國處自各有事在但家國之分雖殊而理則一我能修身以教家使一家之人皆興于孝弟之理而教國之根本已立規模已定到教國時只舉此而措之耳

事而教國之根本已立規模已定到教國時只舉此而措之耳

傳者之意正欲學者修身以教家先立其本而後可推以治國平天下也蓋鞭辟近裏之意經文修身爲本義正如此

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秩然有文則雖未有教國之事而教國之理已具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不是移孝作忠之謂言孝弟慈之理人人所同分雖有家國之殊理則無彼此之別故在家孝弟慈之道即在國之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但能自修其身以教于家即所以教國者不外乎此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在家孝弟慈之理君子與家人之所共也此中便有個身在不是到此又重新挖補入修身也

立教之本物我一原故成教之由在我而已不待外求也

不出家一節雖皆是推本其理之同者而言不說事功亦不是效驗又此一節皆是據理說然不出家句與孝者三句其語意又別

不出家句是據能修身以教家者而決其有可以教國之理孝者三句則但懸空說家國一理併不著修身教家者身上說蓋正推明不出家所以成教于國之故耳

君子所以教國人者亦欲使家家皆孝弟慈耳一家此理家家亦此理教一家此法教家家亦此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上言孝弟慈保赤一條獨言慈者孝弟慈之理本人心之誠然者惟慈于孝弟之理容有未盡即盡之容有非出于心之幼之心無不出于至誠而無所勉強故獨取其易曉者言之以見孝弟慈之理之得于天者無所勉強皆如此也

保赤一條只是上文三個所以精神點醒家國機關全在於此上文三所以只說家國一理不說君子推行保赤一條方說到君子推行上然未說推行之事只就立教者本心上說言此理本吾心之自然本非外鑠何待勉爲但能誠求以取自然無所不中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此意也呂晚村云首節止明家國相通之故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晚村此語說得最分明

而言孝者三句言家國之一理此又言孝弟慈之理非是人爲乃由天得人人所有無待勉強欲學者察識此心知其在我而擴充之也此正聖賢吃緊爲人處

既云不假強爲又言誠求者此誠字非如誠意之誠是吾心中真切懇到處自然而然不待勉強而自能者唯其固有故無不誠孝弟慈之理固吾心所自有不假強爲然非誠求即其自然者無從而見而其理亦無由自識矣故此句雖爲帶說然正是不假強爲真實處猶孟子言浩然之氣本自剛大然必直養無害然後塞乎天地之間而實見其剛且大也

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喫緊正在此處傳者之意指出人心之自然者示人正欲人人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且此處方說理下即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朱子觀理之密如此

所謂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孝弟慈之理人所固有因事觸發必有

個端倪流露處但纔發時即須察識此心認得此理不從外得
即就此一端充而至之使至于極如孝之一念初發即就此一
念孝處窮盡其量使至于事無所不盡又更就此一端推類以
盡其餘使弟與慈亦無不各盡其量又更本之身而達之天下
使天下人人皆如我之孝弟慈而無不各盡其量到此然後孝
弟慈之分量始足吾心固有之理始盡若有一毫未至猶是已
分有欠闕處而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一家仁一條固是說教成于國之效然玩八個一字及其機如此
之意正是言感之妙神速而不爽一至於此欲學者謹其所以
感之而先立乎其本也語雖說效意實遍攝入修身來下文藏
身之恕已隱然言下做人最爲深切
有善無惡天理之本然也爲善去惡人事之當然也而其機必始
於君身表端則影正源遠則流清可不慎歟
唯德罔小不德罔大仁讓必須到齊于家方能及于國貪戾只要
一人做便一國都壞下善必積而後成惡無微而不著故樹德

務滋除惡務盡
上言一家已見功效之速下卽言一人尤是鞭辟近裏緊切提撕
處
論其語勢六個一字一意反覆直注到其機如此不分爲善爲惡
之遲速論其理則正以爲惡之效捷于爲善尤見鞭策緊切處
機字正於此處領取十分悚人
至于一家仁讓則能修身以教家可知矣至于一國作亂則一家
之貪戾可知矣皆互見之詞
機發於此卽見於彼是至速也機如此發卽如此應是不爽也若
于亦謹其所發而已矣
上方說理此忽說效至下條方說工夫嶺斷雲連若脫若續此古
人文字錯綜之妙也
國之仁不仁反求諸已而已矣非無與仁教讓之事也然其本則

存乎已而已矣
桀紂未嘗不欲民爲善去惡只爲反身無本故雖令而不從此一
段鞭辟恕字更有力
如何便有諸已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有諸已忠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恕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此章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恕是兩折說下章所惡于上毋以使
下之恕是三折說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然則未有諸已將不必求諸人乎曰若論
學者爲已工夫則有諸已無諸已不過自盡其分之所當爲於
人無與原不必求人非人今既云治國則是有天下國家之責
者勢不得不有所求有所非但未曾有諸已無諸已雖欲求人
非人而不忠之恕終行不得所謂有而後求無而后非非是謂
未曾有諸已無諸已便不必求人非人正謂欲求人非人者必
先有諸已無諸已耳蓋緊緊遏入身來欲學者反求諸已忠以

行恕也
所藏乎身不恕謂無可推以及人也正是說忠
傳文之義到故治國在齊其家已盡不出家而成教之理矣又引
三詩反覆咏歎使人涵咏從容而得言不盡意之意此謂治國在
人人自領
故治國在齊其家是傳者繳足不出家而成教之意
齊其家乃是結經文
問治國亦有政事而第九章專言感化平天下亦須感化而第十
章專言政事何也曰感化治平之本政事治平之用二者本不
可相離傳者之意亦非謂治國但須感化平天下但須政事盡
傳文立義本取釋經經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第九章緊接齊
家立傳則自是說感化一遍分數多第十章說經文欲明明德
于天下先治其國專論治平不帶家說則語勢自當專論政事
不能更及感化皆是古人互相見之詞合而觀之全理自得且

國與身家相去爲近近則感化爲易有以感之則政事之施舉而措之耳非無政事而感化爲重故獨言感化天下與身家相去爲遠遠則有非感化之所能盡變者必須有政事之施然後可以知明處當以輔其教化所不及非不當感化而政事爲重

故獨言政事言各有當也

問齊家亦有事在鄉事言化何也曰齊家亦有文以相接篤恩義使一家之中粲然有文以相接篤恩義使一家之中歡然有恩以相愛固皆齊家之不可闕者然家之本在身苟吾之身先未能正本清源以作一家之儀表則雖欲正家誰肯服從傳所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是也若已之一身先能動中規矩以爲一家之觀法而所以用其情者復各得其當而不留于偏則家之人自然觀感興起相向於善而不能自已矣整飭勸導之方特從此舉而措之耳何難之有

傳十章

上老老三句即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修身以教家而一國之民即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爲天下人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乎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置使之各因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

上老老三句亦推本修身來自齊家以後總處處雖修身不得故曰修身爲本

上老老三句上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自各別

家同之分雖殊而人已之理則一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人已之理雖一而遠近之分則殊是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人已之理雖一而遠近之分則殊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矩者天理之極也

未能躬行於上雖欲絜矩其道無由若既本諸身而不能推以及人則所謂躬行者猶未盡也故必絜矩直至四方八面均平如

一然後在已之分量始盡

同然之心即是矩此同然之心乃是天理之極人情之至惟其理一是以心同絜矩者正絜此心之同然之理耳故絜矩之道雖若由于人爲而實由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而裁之也是之謂王道

雙峰謂君子度物以心爲矩非也以心之理爲矩耳但以心爲矩便有差處

所謂絜矩者非推我孝弟慈之心以與人也此心此理本之於天人所同有非我之所得而私但人爲氣禀所拘私欲所蔽得染所汚勢分所格有是心而不能復欲復之而不能遂故在爲上者有以推其本然之心隨其身之所在分之所居經畫處置使其無不到耳及其既盡則人之理得而我之心亦無不盡矣此便推我之心以度物處

惟孝弟慈之理人心所同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以其理之同故

推己以及人而初非強人以所無以其感之速故愈知其爲人人所固有而有諸己者不可不推以及人也

以其理之同故民有是心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分之異故雖有以興起其心而又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理之同故可以吾心之理爲矩而推以及人以其分之異故又當各以人之心爲矩而使之各遂其心

推得去時則萬物皆爲一體若推不去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此非窮理克已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其孰能之

絜矩之道有因物參理曲成不違意思又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意思惟其格物致知則能燭理而有以知天下人之心如一人之心誠意正心則能克已而能以一人之心通天下之心矩者心之理也吾能盡吾心之理則絜矩之本立使人人各盡其心之理則絜矩之用行

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憑空說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

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才是絜矩全量分毫不盡便于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

所謂四方上下均平者如天子之孝豈能使天下人皆爲天子之孝人人各有其心人人各有其分但使天下人各如其分以自盡而無不有以遂其心即人人皆無不孝此便是四方上下均平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一一從自己躬中流出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非小心體物者不能也

知之明故能以己之好惡通民之好惡處之當故能使民之好惡如己之好惡

絜矩之能與不能在慎與不慎之間而已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喝得最緊切慎字所該最廣自己身好惡之原以至好惡施于民之處皆不可不致其謹也

能慎則能絜矩而得衆得國矣不慎則不能絜矩而失衆失國矣

得失之間其端甚微而相去甚遠可不謹乎

絜矩在於公好惡而公好惡之要只在能慎故知慎獨之功雖至平天下亦不外此

樂只兩節一意相承鞭辟最緊言能絜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謂民之父母稍一偏辟即爲天下僇矣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見民心之向背關乎國家之得失猶只就絜矩本分上說先慎乎德又推上一重歸本君身欲其先立其本然後能好惡同民而可以絜矩此一句突頭提起下面善不善及忠信驕泰兩層其理皆具于此後兩結皆應此一句直推到忠信驕泰然後慎德之義始精而盡

從天德流出來方是王道故君子先慎乎德

先字有兩脈上承不可不慎下對人土財蓋有國者固無所不當慎而尤當先慎乎德此絜矩之本而好惡之所從以出者先慎乎此然後絜矩之本立好惡之施無所不當于理而人土財用不外此而得之矣

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若爲有人土財用而慎德則是爲利而起根本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慎原非爲人土財用而然然既慎德則人事盡處通乎天命人土財用自有莫之致而致者此天理之自然非有所圖度臆測而爲之也

能慎德則人土財用自然一有俱有更無停待然必內裏工夫一步充實一步然後外面境界一步廣濶一步到人土財用無所不有才見慎德盡處

德者本也二句是懸空說以見乎天下者當內本而外末也不粘絜矩之得失上

單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以財爲德之末但此處語脉却不如此上言有德即有人土財用故此即本上文之意而言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正對德與他處泛論治平之理者不同講章不會古人之意只硬執著一面道理所以都說殺

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理財用人兩大節傳者之意不過就平天下中特舉兩大事而言以申明絜矩之義本非爲理財用人說故章句於理財一節則云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于用人一節則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絜矩之得失其本義已盡于樂只一截先愼乎德以下則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能絜矩之本因就理財用人兩事而特歸本君身又更歸本君心之以見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皆由於君身之善不善與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歸結愼德更不結理財用人其旨斷可見矣講章不曉古人之意所以橫生多少問

議論

問此一段既不實說理財則既結過絜矩後緣何又引楚書舅犯之言以反覆申明之曰傳者之意本是卽財貨以申明絜矩之道其節目莫大于財貨而絜矩之難亦莫甚于財貨故復引二書以申明不外本內末之意蓋本以申明絜矩而亦因以見外本內末之不可也朱子謂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意正如此所以一番不已復反覆丁寧之古人立言而而都盡不比今人說一面只是此一面

引楚書說惟善爲寶亡人二語不引亦而引子犯其意固是申明不外本而亦因以起下文用人之端也

泰誓一條講章謂是說可好可惡之人有此二等以起下文之意非也或問云此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則此一節亦是說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無擇相臣之意蓋有技彥聖人所同好也我能好之是好民好而能絜矩者也苟或不然以人之所同好而我反惡之則是惡人之所好而不能絜矩矣與下三節一例看但下三節則又因此生端而反覆申明之本非爲下文起本而下文却從此生去此古人文字之妙也

仁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故至明有以審其機至健有以致其決而用好用惡無不各盡其量也

仁人者物格知至而不蔽于私故明足以燭奸邪誠意正心而不弊于欲故公足以決取舍

仁人於姻嫉之人既放流之矣又必逆諸四夷而後已者蓋姻嫉之人已之所惡也已之所惡人必惡之故必推已之所惡以及人逆諸四夷置之絕遠無人之地使之無所施其惡然後人已之所惡交盡是正所謂能絜矩也

善則得衆不善則失衆忠信則善驕泰則不善一重絜一重直逼入人心坎裏來歸逆明明德上以終先愼乎德之意

忠信絜矩之本

實心絜矩卽是忠信

生財有大道就上大道中抽出一件言之到此才是實說財貨只爲人情於此事最難分曉故特反覆言之觀此處又重說一番可知前一番說話果只是申明絜矩並非實說財貨若前段實說此處便都成賸語了古人必無此複沓文字

生財一大節只是絜矩餘波

生財五條一意反覆一重絜一重言財不可聚而生之自有其道要之仁者之意只務散財得民財之足不足總非所計然果能散財得民則亦決無不足之理但君子之所以不忍聚斂者只是以利之不可而不爲非爲爲利之害而況專利之

害又有不可勝言者乎到底只把財字抹盡一意歸注絜矩上可知傳者之意仍是敎人絜矩不是敎人理財講章不知橫死句下眞是悶悶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者兼到方可恒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恒矣

人君代天養民固當務本節用使財生生而不窮此天理之自然亦職分之當然才參以私意而稍或過其則便是外本內末違天以賊民矣故傳者丁寧反覆之

三個未有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上好仁而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盡以申足以財發身之意

三個未有只是一句所以中間又插出好義終事兩層者必至民好義然後見好仁之盡卽民之好義又必至能終事然後見好義之盡添出此兩重而好仁者之必有財其分量乃覺十分圓滿若有些子未至便是好仁之量未足而府庫之財猶未必爲其財也

講章以畜馬乘二段爲引起不畜聚斂之臣一段細讀或問只是平說當絜矩之意並不側重聚斂一邊或問云雞豚牛羊民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則不當復與之爭皆絜矩之義也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兩以絜矩言之而絕無所低昂于其際盡上四句是說受大者不可以取小下四句是說不可聚斂三段一節說淵一節各因其位之高下言之總是戒人不可專利耳

務義不務利本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自已者君子之心但知有天理而爲其所當爲初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唯其無所爲而爲而萬物自各得其所故曰以義爲利

無所爲而爲君子之心止知有義而已以義爲利亦是傍人推說如此在君子並無此意若有此意則其爲義已是利了

長國家一條又移下一步直說到利害盡處益以見外本內末之不可而平天下者必當絜矩而公好惡也

兩言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前就義理上說見有國者之不當聚斂後就利害上說又以見有國者之不可聚斂也

總注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自絜矩之道至驕泰以失之皆言與民同好惡之義生財有大道以下方說不專其利之事若中間兩大節實說理財用人章句緣何竟脫却用人一項乎益以見中兩節只是反覆申明絜矩並不實說理財用人也

朱子心易云章句于十傳內括出五六兩章以爲念務眞得大學原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眞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不入乎此則入乎彼似是而非大可慨嘆朱子有見於此所以喫緊示人以格物爲明善之要而

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爲誠身之本而救俗學泛濫一流二者交修實落下手離蒙得覺變鬼爲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于此二語想見之也此條說得朱子喫緊爲人意出關係不小

大學說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大學之道。致知在格物。格物在知本。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言格物。乃啟下文。非結上文也。朱子改定大學。又補格物一章。乃云始終本末。統結上文。遂以明德為本。親民為末。誤矣。明德者。成己也。親民者。成物也。成己謂之仁。成物謂之知。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故時措之宜。由此觀之。明德者。天子與庶人共之者也。

而無所凝止之則。雖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窮無窮之理。而一窮之也。哉。吾聞德為本。財為末。哉。吾聞德為本。財為末。未聞德為本。民為末也。謂德為本。民為末也。而有悔始四以遠民而起山。

故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春秋傳曰。民者。君之本也。而以為末。可乎。朱子見理雖明。偶未之照。且所謂格物者。豈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一窮之也哉。傳曰。學也者。因學止之。悉乎止之。曰止。諸至。足至。足者至善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

推而致之。珠事而同道。異路而同歸。後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貫。德之所總要。徒取已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取多聞而不免於一說格。來也。往來不窮謂之通。欲知所以來。先知所以往。告往知來。亦以此度之而已。心能制義曰度。故格物者。心能度物也。誠意先致知。何謂也。曰致曲。皆自明誠也。大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大學致知。中庸致曲。曲在心。為端。致者擴而充之也。

謂末何謂始曰其象倫乎易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難擬之卒成之終觀卦之辨是與非則致知格物之學孔子學焉而無大過德親民表裏精粗不出始終本末君子終身下學而上達子下學而上達也者其初上下故下學而上達本末一貫也上達下達故下學而上達本末一貫也下學而上達者釋氏之徒禪我弗知之矣君子之學為己為人為天為物為己為人為天為物為己故其說曰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知覺而無一旦豁然頓悟之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盈科而後進成章而達真積力久深造自得及其至也頓悟者釋氏之徒禪我弗知之矣君子之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謂之器。是本在上。末在下也。曰形上形下。以精粗言。非以本末言。以精粗言。則精為上。粗為下。輕清為精。重濁為粗。為下。論語以本末言。則本為上。末為下。亦以精粗言。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曰形上形下。以精粗言。非以本末言。以精粗言。則精為上。粗為下。輕清為精。重濁為粗。為下。論語以本末言。則本為上。末為下。亦以精粗言。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曰形上形下。以精粗言。非以本末言。以精粗言。則精為上。粗為下。輕清為精。重濁為粗。為下。論語以本末言。則本為上。末為下。亦以精粗言。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

凡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然則本非精末非粗乎曰非也形由道而立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故形而上為道下學上達

小非粗也形由道而立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故形而上為道下學上達

本大而末小大非精小非粗也本大而末小大非精小非粗也本大而末小大非精小非粗也本大而末小大非精小非粗也

以本末言非以精粗言孔子終身下學故人莫能知天獨知之者以此

以本末言非以精粗言孔子終身下學故人莫能知天獨知之者以此

以本末言非以精粗言孔子終身下學故人莫能知天獨知之者以此

以本末言非以精粗言孔子終身下學故人莫能知天獨知之者以此

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伐近於民非親教訓而孚親化之是為新惟能長始

民遠於伐近於民非親教訓而孚親化之是為新惟能長始

養而安全之是為親教訓而孚親化之是為新惟能長始

親之故能新之不能親為能新哉或曰克之治之以黎民為末而後之故且克之治止於黎民於變無以復加可謂至善矣遂以明德為民為末民為末也於黎民於變無以復加可謂至善矣遂以明德為民為末民為末也於黎民於變無以復加可謂至善矣遂以明德為民為末民為末也

於峻德克明止於黎民於變是德為本民為末也

本至善為末可乎曰不然然則以德為本民為末

其不可也必矣或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古有小學故有大學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焉十五受之太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一說十五受之太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入大學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古有小學故有大學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朱子之一取一失之通中庸言性故自誠明大學言教故自明誠

先自明誠自明誠者謂之性自誠明者謂之教

格物以明之故大學之道一在明明德是德也

閻由此觀之明生於閒閒生於陰陽實陰虛故陽明陰虛實則閒明虛則閒陰陽實陰虛故陽明陰虛實則閒明虛則閒陰陽實陰虛故陽明陰虛實則閒明虛則閒陰陽實陰虛故陽明陰虛

德之光也蓋實則明虛則閒靈之謂也戴本於釋氏說

誠亦無不明或有不明者雜以人為之偽蔽此天

古有小學故有大學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馬十五受之太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一說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古有小學故有大學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大學小學業小道焉履大節焉大學又云適子二十

德之光也蓋實則明虛則閒靈之謂也戴本於釋氏說

誠亦無不明或有不明者雜以人為之偽蔽此天

德也天德本無不誠亦無不明明德者天德也天德本無不誠亦無不明明德者天德也天德本無不誠亦無不明明德者天德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者也

我與民共有之故欲與民共之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者也

古者天子與庶人同學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與和協好爵謂天

先覺者天子與庶人同學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與和協好爵謂天

民而已故大學之道一在親民民之謂也故形而下為器下學上達

民而已故大學之道一在親民民之謂也故形而下為器下學上達

之不知所以止之猶步道然必先有所止之方而後日行不息則萬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而皆至焉止之言至也未至則不止既至而止之

雖沒世不遷可也。故大學之道。一在止於至善。或不及。或過之。皆非至善。至善者大中而已。此三者朱子所謂大學之綱也。火日陽在外。故外明。金水者以此。所謂。誠。則明。也。陽在內。故內明。生於實陽之精曰神。故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節反復申明止於至善之義。得。者。非。謂。得。其。所。止。也。天。下。豈。有。不。得。其。所。止。而。能。定。靜。安。者。哉。得者謂慮之得也。慮。有。得。亦。有。失。其慮之得也。必以定靜安而后能得之。則其慮之失也。亦必以不定不靜不安而失之。其所以不定不靜不安者。由於不知其所止而止之焉故也。故。大。學之道。必先知止。一說知止謂格物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知所止也。不知所止。則天下之物無窮。焉能偏乎。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大學之道。始于致知格物。故此節先舉其要。而後覺其說焉。物之本末。事之終始。是爲明。端。執。兩。端而度之。非格物而何。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急先務也。其要在知本故末節以知本結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言知所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言知所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鄭注云。壹是。專。行。是。也。檀弓疏云。壹。決。定。之。辭。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節反復申明物有本末之義。合內外而皆本於身。則大學三綱同一本。故末以知本結之。蓋知止則止之而不遷。知本則守之而不失。大學之道。於是乎全矣。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然則所謂致知格物

者。生必天下之物無不盡。其知有不盡。惟先於物。而通之。推而廣之。故曰情。通而暢。字遠。察一。而開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格物而知本。而務其末也。與大學首章末二句互相發明。朱子刪去之。而移補於聽訟章後。又疑為衍文。遂改知本為物格。而補傳。竊道孔孟。俟諱言。程朱非則吾豈敢。

右大學第一章

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顧。還視也。諟。審也。天之明命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然則。上天。顯明之命。即在一身動作之威儀。苟為弗敬。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復來。此明。德者主敬之功也。

右引書以證明。德。依朱子定為第二章。而不分經傳。所以存疑也。

古之明。德於天下者。非徒自明。而此章言自明者。自明所以自成。成己。所以成物。蓋合內外言之也。是故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所以推廣其克明峻德之功。而未嘗少加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首章言親民。此言新民。何也。曰惟能親民。故能新民。以新民。故能自新。自新。故能親民。

康誥新民。證親民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與民本有家人之親。而高下懸殊。易生壅隔。惟上以誠感下。誠應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然後能相親也。

古之帝王。建三物以親民於鄉。明五倫以親民於學。分四時以親民於田。又春秋省耕斂以親民於

野。其所以親之者可謂至矣。而猶以為四海九州之遠。民情或壅于上聞。於是省方以恤民隱。陳詩以觀民風。又徇木鐸於路。聽臚言於市。建路鼓於朝。庶人雖賤。亦得傳語以陳其失。而窮民無不上達焉。及三年宵。賢能則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凡內外之官皆民譽也。上有親民之君。下有親民之吏。由是中國以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上親下下親上。故別言新。日親。民而已。下親上。故兼言尊。上親下。故別言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明不可息。故日新。又新亦不息。自新所以新民。新民所以新命。新者有舊之稱。舂秋曰新延廐。又曰新作南門。修舊曰新。增益曰作。作新者既新其舊。又增益之言。能新舊俗之民。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故。乃能新舊邪之命。而受上天景命之隆。此聖人之盛德大業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依朱子定為第三章。以證首章親民之義。

而不破親為新。所以遵經也。周禮曰。以嘉禮親萬民。蔡秋傳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小戴禮曰。使民有父之尊。民如子。幸苦同之。親之利之。教大戴禮曰。保子曰。民有父母之親上也。如保赤子之見慈母也。上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子曰。民善則行。是故易。戒遠民書。稱親親。宋儒破親為新。由是言。孟子云。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荀平日不言。焉得酌之。賢人在下。又不謀。焉得察之。親道。不可不謀也。故周禮大親男女。親故舊朋友。親四夷。異姓。而必先親萬民者。以此。後之學者詳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言鳥之所止。必擇。丘。隅。知。擇。岑。蔚。安。閒。而。自。止。處。也。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焉得知。

止。易象為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也。艮。象。門。闕。三。當。內。外之。間。故。稱。限。謂戶限。出。入由之。三。不。出。亦。不入。而。止。於。戶。限。上。戶限豈所止之地哉。君子謂艮三之知不如鳥。猶能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之。故引詩以證知止者在知其所止。非所止而止。其限。危。薰心。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緝。熙。光明貌。字。泰。定。而。天。光發。故。其。道。光。明。仁敬孝慈信者。至善之目也。言文王止於至善。而主之以敬。為。既曰為人君。又曰與國人交。何也。君。尊。而不。親。與。國。人。交。者。親之也。故書稱友民。又稱雠民。無信不立。親民者止於信而已。周禮司市職云。結信而止訟。說。者。謂。

十三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惟賢與親而已。故賢親樂利。

十四

皆。所。以。親。民。也。說者謂黃帝三百年。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故曰三百年。沒。世。不。忘。豈。特。三。百。年。哉。利。其德。畏。其神。服。其教。雖。萬。世。為。可。也。

右五引詩以證止於至善之義。依朱子定為第四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察獄以情。忠之屬也。蓋察民情。則知民志。志無畏。

故。辭。無。情。古之君子能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
者。無他。焉。誠於此者刑於彼也故曰誠者聖人之
本。詩云愷不畏明。言民曾不畏明法也。苟無其本。
則雖明罰敕法。生能畏服之哉。由此觀之。一物各
物　一，大　有一本。物、共一大本。一事各有一始。事、共一
致　以。始。本。以。連。末。即。始。以。究。終。則。萬。事。萬。物。
右依朱子定為第五章。以證首章知本之義。

十五

知之。貴。學。者。由。本。以。連。末。即。始。以。究。終。則。萬。事。萬。物。
知　之。學。而。貴。之。學。者。皆。通。矣。如舍本末始終。別有所謂格
之　學。則。我未之前聞。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言謙鄭康成讀為慊慊之
苦簟　二切

自誠明者。生知之。聖不廢。好古敏。求自明誠者。學。
知之。賢惟在致知格物是以大學之教。以知止為
先。知本為急。不知止則泛而無統。豈聖賢之學哉。聖賢之學。
無。歸。不。知。本。則。雜。而。
明則誠。明而或有不誠者。非知之。咎。意之咎也。意
起於知。明知其為善而意好之不篤。明知其為惡。
而意去之不速。無以名之。名之曰自欺。謂自欺其

十六

知也。如惡惡臭。則去之速矣。如好好色。則好之篤
矣。無以名之。名之曰自慊。與自慊音詰叶切。足也。類篇
為。慊。廣韻。成同義。惟音有輕重。謂自慊其知也。自欺與自慊。皆起於獨。故君子
愼獨。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厭於
為。厭。廣韻。成讀為。黶。黑。子。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
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
其獨也

君。子。積。善。於。獨。小。人。積。惡。於。獨。善惡不同而積

於獨則同。君子積善於獨。而善形於外。焉有諸中也。小人積惡而欲揜其惡。未嘗積善而欲著其善。無諸中而形諸外者。未之有也。故特舉惡之不可揜。有如此者。君子豈必以小人為戒。而後慎其獨哉。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小人無忌憚故於獨也肆君子無不敬故於獨也嚴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影像為如不終日。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猶為樂大也。樂也。康成曰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詩云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心廣體胖之謂也。乃知幽獨之。莊敬雖嚴君子之身心甚適碩大者其形寬廣者其德無壑之容有衎衎之色豈非誠於中者形於外哉。康成云。衎容喜者。體盤旱者體盛脾與盤通。作樂毛傳曰槃樂也。

右誠意章漢本為第二。今依宋本定為第六。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意誠則心正矣。而心猶有不正者。不知所以存之也。於是有存心養性之功。為中則正中能兼正。

不能兼中。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老子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起于身而心為之累者。

以此程子破身為心失之矣。四者一有所偏則我心不中不中不正學者當於意其心養其性由是情之所感皆得其中而心無不正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不在者無存養之功也。是以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疑丞左輔右弼。王中無為也以守至正操縵博依雜服。所以存心。據德依仁游藝。所以養性。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不苟動。必依於禮。此之謂存養之功。手足

右正心修身章第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辟。康成讀為譬。得之。朱子讀為僻。失之。未聞意誠心正而好惡猶僻者也。辟讀如論語能近取譬之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德美歟。吾何以賤惡此人。非以其志行歟。則身修与否。可自知也。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者。猶不察。碩。大也。

右修身齊家章第八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靜而正者。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可以教國人。此謂治國必先齊其家。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赤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養子之者欲也時志反

孝弟慈之理藏於身根於性而本於天者也藏於

辟。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辟。猶。喻。也。如是。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謂。逆於心。而必求諸道也。如是。則。惡而知其美。矣。推之畏敬哀矜敖惰皆然。故好而不知其惡者。猶父之於子。惡而不知其美者。猶農之於苗。農不惡苗而不知其碩。則亦猶之惡焉。能以己子。而方。他子。此。苗而匹。彼苗則。美。惡可知矣。由此觀之。凡遯於志而不求諸非道。逆於心而不求諸道。皆。不。能。取。辟。者。其敝。如此。是故。本。始。終。先。後。者。

十九

二十

心。曰。恕。根。於。性。曰。仁。本。於。天。曰。誠。、者天之道。故引康誥保赤以明之。三月嬰兒。不知欲。不知惡。而慈母之愛愉。為。誠也。此以誠求。彼以誠應。相。感。以推。心。通乎神明。擴。而充之。則。達乎。天下矣。此言誠之端也。下二節次言仁。次言恕。誠。以。存。之。仁。以。守。之。恕以行之。三者教之本。故曰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猶。車僨于濟。戾或為吝。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傳作登來之。登讀為得。齊人語。

仁者孝弟慈之本。讓者禮之實。貪戾者仁讓之反也。貪。者。不。仁。戾。者。不。讓。機謂樞機也。仁讓者治之機。貪戾者亂之樞機之發。治亂之由也。而皆本於一人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若好貨而禁民涇於財利。不能正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有諸己。謂有仁讓也。無諸己。謂無貪戾也。

堯舜之民好仁。桀紂之民好暴。則民從上之好。不從上之令亦明矣。猶。髒也。藏。之謂。恕。故。強。恕。者。諸中行。諸外。取諸己。髒諸人。此。絜。矩。之道。取髒者行恕之方。格。物者。格。諸。此。絜。矩。之平。其道豈有二哉。不恕而能取髒者未之聞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法而后。空弟空兄。空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上節故治國在齊其家。此節之首。然後一起一結。首尾完備。

治國齊家之道。上文言之備矣。又三引詩以咏嘆之。故言之重。辭之複也。古。者。謳。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之謂也。

右齊家治國章第九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恤憂也民不倍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倍或作俖矩或作巨

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物在身反身而皆備故格物為明善之基矩在心從心而不踰故絜矩為治平之要格物在知本者君子務本不務末絜矩在治平之要不職詳絜猶格也矩猶物也

其所以格之絜之者亦惟此心推之於國而國無不興孝興弟而不倍既以此心推之於天下而天下無不平之矣然而君子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百姓皆安聖人猶病是故君子有道為是道也放之則彌於六合斂之即在方寸之間誠得其要也是故皇以之建極帝以之執中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鄭康成曰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取於己者謂以己心度民心則凡所好所惡無不中乎民之隱好之惡之無不盡乎己之心即保赤之誠求所謂絜矩者此也上下前後左右之位不同而以己心推之則所惡無不同絜此方寸之矩而天下

朱注訓矩為方地形不可正方象車與之牙曲故古有輿地圖必無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之理康成謂治國之要盡於恕得之

之志無不通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者也故曰民之父母首章所謂親民者以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在下之民俱視而行石則之可不愼與德乎邪僻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

易之乾上九詩之節南山皆責且高者也一則无位一則有位有民其失也辟无位无民其失也亢无民者亢則猶未免於災有位有民者辟則爲能免於僇乎節南山刺幽王之辟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詩以起下節兩引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天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也道猶言也

此引詩以明得國失國本於得衆失衆大學首章所以愼親民也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示有存焉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人所同得故親民者亦親之違道干譽者必無名咈民從欲者必成有德此有人有人理之必然者也有人此有土而財用於是乎出焉故曰庶民安則財用足財用足則百志成百志成則禮俗

刑禮俗刑然後樂豈非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欤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施奪之也言君有逆施其報奪之情也悖猶逆也

上貪于利則下人從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先王以德爲本財爲末每於行禮之時見其情焉

一於大饗見之天子大饗先王諸侯各貢土物先納三品之金及其設之則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而陪之後說者謂金有四儀

先。人。後。設。其。所。以。先。之。者。先。德。而。後。財。也。故。曰。見。情。言。先。德。後。財。之。情。見。諸。此。矣。一。於。聘享。見之。圭璋。聘。聲。琮。享。圭璋為禮。聲琮為財。已聘而受。聲琮。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矣。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莫。不。作。讓。焉。是故輕財則民讓。重財則民爭。興。衆。共。財。則。衆。皆。歸之。慢。藏。誨。盜。則。盜。思。奪。之。爭。民者上。誨之爭。奪者亦上。誨之奪。惟。其。悖。也。財。聚於上。民。散於下。天下豈有民散而財。能聚者哉。吾知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矣。是故言慎

其出。貨。慎其入。慎。其出。故。不。倡。游。言。慎。其入。故。不。殖。貨。利。誠。懼。其。悖。也。悖。斯。僭。斯。亂。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於是相責以等。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大亂矣。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眈眈者。貪。婪之。皃。逐逐者。趨。奪之。形。惟上。有以布。其利。均。其施。此。衆。由。頤之。所以厲。而言。也。有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天下國家者。柰何不重以為戒乎。

尊即所謂至善。。則。親。民。親。之。不。善。則。遠。民。遠。民。則。失。衆。民。心。民。心。在君。德。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也。

仁者無不愛也。必以尊賢親為先務。平天下者莫急于用人。故引楚書及舅犯之言。以明用人之本在乎先德後財。右賢左戚。寶。珠。玉。者。殃。及身。寶賢親者福。及民。所謂善則得之者以此。

楚書。楚昭王時書。言以善人為寶。仁親。猶言親愛。明不因喪規利。

平天下者以進賢為先。進賢者。大臣之職也。故引秦誓以明大臣之道。不自尚其才。不自高其德。人之有技。即其才也。故無他技。人之彥聖。即其德也。故其心好之。斷斷：休休：言中心恂愊。外貌無華也。詩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詩者謂知賢不妒。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斷。休休。非好賢出於至誠者。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不敢煩以官職之事。職在進賢而已。故大臣不妒忌。則賢才衆多。乃能廣裕人民。福

祚子孫。為若夫妒賢嫉能。外寬內忌。自以為天下莫己若也。由是高才捐棄。賢人困窮。而國失日蹙矣。同此一介臣也。介當作介。古無介字。實不能容者如此。實能容者如彼。江。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下之也。不能下人。好居人上。古之所謂凶人也。凶人不去。天下安得平。實詩為寔。一作是。春秋實來。公羊云是人來也。原成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鄭康成曰。放去惡人。謂族之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傳南四山。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康成讀為慢。聲之誤也。朱子為慢。遲也。命之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何者。邪正之在國。猶冰炭不同器而並容也。是謂邪正之在國。猶理欲之在心。邪正不並立。邪人去。則正人至。故唯仁人能得好惡之正。為能好惡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猶佹也。逮及也。

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執。彝。常。懿。美。人之性。好德者。人之情。性不可見。而發乎情。以其情之善。知其性。情如其性。謂之順。情反其性。謂之拂。順則

天。理。存。拂。則。天。理。滅。矣。此。亡。國。之。主。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道。即。絜。矩。之。道。主。忠。信。以。為。矩。常。絜。而。行。之。則。天。下。平。矣。驕。則。奢。放。越。軌。奢。敗。制。軌。越。則。禮。亡。制。敗。則。欲。肆。心。失。其。矩。私。意。妄。行。未。有。不。喪。邦。者。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而。他。務。稼。不。肖。民。以。農。也。

未有不足者也周官九職閒民轉移執事任妄聚斂疏財是家無坐食之人矣若夫地無或棄之貨家無坐食之人為之者不後時用之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則其臣必義。以義聚事。無不成者。

上好利則下好爭上好仁則下好義言教成於天下也故曰子產鉏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恥而訟息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拘之埏埴埏朱然切埴市力切埏埴和土也以為器也此之謂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平天下者惟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以身發財非其財也說纣之多藏非以資成周之大眚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

財用為急至於失位喪邦而不悟故先示之以德為本財為末又示之以身為貴財為輕人之所以聚財者以其有身也如其無身又焉用財然則以身發財身亡而財聚愚夫之為之豈非所謂失其本心者乎故曰截指適腹孰云其愚何如世人以欲喪軀蓋傷之也

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

守位以仁理財以義古之明訓也後世人君恒以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者。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百乘之家。卿大夫以上利財。盜臣竊財耳。聚斂之臣乃指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聚斂之臣。是為民賊。故曷求聚斂。鳴鼓攻之。聲其罪也。春秋傳曰。毀則為賊。竊賄為盜。毀則之罪大。竊賄之罪小。故春秋書盜不書賊。書盜者賤之。故曰賤者竊之盜。不書賊者深惡而痛絕之。非徒賤之而已。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所以深戒聚財之主。重懲聚斂之臣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三代以後。平天下者。恒以財用不足為憂。於是小人探知上意。趨媚苟合。商財用。利析秋毫。嗇窮山海。挾其術以蠱惑君心。其君遂欣然信納。擢司邦賦。自謂委任得人。既獲贏餘之財。遂滿心意之欲。而其人不敢告閒。不敢辭難。雖路一國共知其惡。在朝咸斥其姦。而其君猶保持用。彰堅斷。以為搏噬拏攫。恣集有司。積聚豐盈。

而利歸君上。此乃大誖。不可不思。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小人則畧顛覆之禍。及邦國者。孚由是自。古豈有小人柄用而善害不。天變於上。民怨於下。盜賊蜂起。四海土崩。雖有賢智。莫能為之謀矣。唐陸贄曰。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民。不足則取之於國。在國為。

官。物在民。為私財。何謂。斂。餘。別。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取治天下者。義為本。利為末。民為本。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而利用不豐。人度安而財貸不給者。未之有也。大學於平天下章。諄諄以財用為戒者。數矣。至此又極言務財用之非。用小人之害。有天下國家者。宜須收貯。是必巧詐捨此二塗。其將安

而可也。

三復焉。

右平天下章第十

半農先生以經學世其家自王父樸菴先生有考
父研溪先生及哲嗣松厓先生棟皆沈
潛博物於經皆遠紹兩漢大儒師承相傳之
緒凡故訓舊章莫不稽核歲久者咸披剔張
皇之持贈後學若研溪之詩說半農之
禮說易說春秋說松厓之周易述易漢學
易例（九經古義古文尚書考）皆利布學者奉為圭臬可謂盛
矣礼說家塾為典雅而收已久二吳宏錦峯
乃重梓以惠士林多友周君澍培仍贈資家
藏半農著大學說素各刻布澍培回大學
布小戴之一篇冒附禮說之後[redacted]乃
併梓之愚竊觀此說論親民不後新
民格物不外本修始先後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
後左右不別補格致章（即不可易）更他精之頑論根極
理窮微研究未俗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不待發古數
典已也嘉慶三年正月仝壁後學[redacted]識

半農先生手札墨蹟
補入恕事版中

附原書紙簽

〔一〕　曲是天寶於上玉美旅為
此六句吉之上可

大學偶言序

大學舊在戴記朱子發明之有功遵循弟儒者窮經不守故則臆見私說旁騖岐出必至凌躐背畔而無所取正不新得則蹈襲傅會徒鑽研於故紙亦無以啟千聖之奧故者小戴古本康成舊註新者朱子改本然守在學官則亦故矣王蔡諸本乃新耳而顛倒經文益以滋學者之惑陽明度越諸家欲復古本未有成書終難一是夫窮經之難難於理不難於章段程子謂尚書難讀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只解義則無難也孔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言語氣象之間朱子齊家治國章句曰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從事大學者每致辯於前後次第非所云解義乎即其解義亦未嘗悟吟密哦使文從字順道以文傳無以知朱子且無以知康成故與新兩無當也夫朱子與康成有同有異朱子自江西提刑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無及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及殁之日猶手定誠意章而康成大學目錄亦曰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此

其同也所異者誠正修齊平治之理鄭氏罕所切究及格物補傳耳夫道之不行由於不明中庸固執必先擇善學之貴知也顧大學有事有道羽籥詩書事也三綱領道也當時學校不振道羽籥詩書何謂之道嗚呼知習其事遂以爲學故揭其道以示人若復以格物之物訓事則猶羽籥詩書之道也當時學校不振者鮮矣今乃得我風林風林少師西河先生其學夙有本原泛濫經史無所不窺而深造自得底於純粹使及朱子之門所以褒美者寧必不如元定蔡氏哉與余交久今年季秋盤桓錦城三閱月出其大學偶言囑爲訂正受而卒業理求至是復涵泳於篇章辭氣之間俾文從字順道以文傳尊所聞不失之拘會於心不涉於鑿語曰溫故知新殆斯之謂大學自是有定論而功翊聖教何如也因手爲校讐亟請付梓抑猶有說前碩大中丞比之陽城馬周上應明詔今大中丞首舉循良以代成都司馬風林行將北上必有一焉使居臺垣當思朱子立朝四十日章奏數萬言使得郡僚例不斷獄則當如周子之光風霽月傳河洛以繼絕業此余所望於

風林風林不負所學必有以報我也

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原學弟劉紹攽書於成都邸舍

大學偶言目錄
孟子性善之說本易　人無二性
陰陽卽道　合理與氣有性之名
大學中庸互相發明　天外無道
自無而有不可謂有生於無
太極生兩儀非老氏生一一生二之說
張子闢諸子言無之陋　道不在陰陽之外　天卽理
西敎闡發老氏宗旨　自地以上皆天謬說
誠以心言不以理言　誠不可拚亦以心言
誠者天道亦以心言
周子言誠卽孟子言性　程子以前無以實理言誠
君子戒愼恐懼卽是修道　四條
修道君子卽不離道之君子
人莫不飲食宜合下節爲一章
鬼神不泛指陰陽屈伸
鬼神有鬼神之實　君子中庸至哀公問政
章大意
大哉聖人之道至有譽於天下大意

不見而章節與其次致曲章遙相照應
誠者非自成已與悠久所以成物句緊相呼應
達道達德承知天天字來
爲物不貳即是一言　誠者自誠至至誠經綸
章大意　宜爾室家兩節大意
大孝三章前後大意　身不離心
存理遏慾是兩事　情與意之分
朝聞夕死　大學章次
恕不在外　忠恕折開不得
聖道只在忠恕　明德新民註解
朱子論禪學　性兼理氣

大學偶言　卷一　自牧堂名目之一
蕭山張文檒字風林又樹聲稿
覃山來謙鳴望瞿　衡河張　昺赤陶　仝校
薪莊黃　雲天繪　江邨夏景宸晚原

孟子性善之說本易

易稱一陰一陽即中庸所謂天也繼之者善即中庸所謂命也成之者性即中庸所謂性也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兩書互相印證的確不易孟子性善之說本此

人無二性

大學偶言　一

義理即在氣質中非氣質外復有所謂義理也惟氣質中有義理故孟子謂爲性善孟子之言性善正指此氣質言若是義理即非孟子亦孰有疑其不善者先儒發出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來雖極分曉然學者不善體會竟似人有二性矣

人只一性古來言性者亦非有二性譬如玉在石中或但見爲石或混稱爲璞孟子則直謂之玉耳

陰陽即道

陰陽是氣氣之中有理理與氣似屬兩件然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陰陽即道矣此可悟孟子性善之

言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色是氣而曰天性正可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參看

合理與氣有性之名

孟子稱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性謂氣質也有命焉謂有理義在氣質中也君子不謂性孟子不肯專指欲以爲性故必兼理義以言氣質也

大學中庸互相發明

中庸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是大學格物致知切實註脚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數語互相發明大學言近道即

中庸之言入德也此三知字並不泛言窮至事物之理亦不曾說到扞禦外物而下即接以內省愼獨工夫與大學致知後即接誠意正同觀此益信王心齋解格物致知之義爲萬世不可移易心齋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

天外無道

董子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則言道而極於天止矣天地以外天地以前聖人存而不論者也自老氏有道生一一生二之說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名之曰道似乎未有天地先有一道於是有窮無窮極無極

太極生兩儀非老氏生一生二之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或謂此即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之旨不知經文明云易有太極與下文易有四象同義乃申言揲筮之意非泛言造化陰陽也太極即大衍之數兩儀即分而爲二以象兩四象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惟言揲筮故下文可接以生八卦定吉凶若曰道生天地天地生四象則天地四象因何又生八卦哉詳見西河先生仲氏易

張子闢諸子言無之陋

正蒙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張子此言似正闢世儒陰附老氏以强合易文之失。

道不在陰陽之外

聖人明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陰陽卽道道卽在陰陽中渾合無間原不必于此外更求其所以能陰能陽之故。

天卽理

朱子論語註云天卽理也此語向嘗疑之今按天只是陰陽陰陽卽天道則天非理而何且此愈足以明天外無道之旨。

西教闡發老氏宗旨

莊列同出于老氏然莊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其言極平正切實列卽不然其言曰天地者無中之一物有中之至大者耳此眞老氏宗旨今西洋教極力闡發總以無爲根柢以無爲歸宿而天地處於其間幾不能比於滄海之一粟怪誕之極聖人所不語而世儒乃或有稱述之者異哉。

自地以上皆天謬說

張湛註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是糊塗混話而

後儒多稱之予最不樂道此另有辨見別卷

誠以心言不以理言

六經多言誠中庸尤言之最詳然總當以心言不當以理言蓋誠者實也天下有不實然後有實若以理言則是天下庸有不實之理矣此處殊費解。

誠不可揜亦以心言

誠不可揜亦以心言不以理言蓋不見不聞而體物如在者鬼神之微之顯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人心之誠之不可揜亦猶如是是從鬼神引出人心以証誠中形外不可不慎獨之意上句說鬼神下句說

心如此夫此字正頂上句來是指點語不是贊嘆語與論語逝者如斯夫口氣相似若如舊說云鬼神原是實有則鬼神孰有疑其不實有者若說實有是理則理有何虛實且通章若只贊鬼神不說到人心子思引聖言以釋中庸之意何爲然人心之誠是從鬼神引出而人之所以感鬼神與鬼神之所以洋洋如在亦卽從人心之誠生出說又見後。

誠者天道亦以心言

誠者天之道也是言人之所得乎天而眞實無妄者卽天命之性也亦以心言不以理言從來亦無別解。

周子言誠卽孟子言性
周子譏荀子不識誠誠故通書中多言誠但其言誠似與諸經異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而其義則無專屬君子誠於爲善小人誠於爲惡皆得稱誠今通書曰誠無爲幾善惡是卽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有善有惡意之動者似非誠字本義且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夫誠人未有疑其不善者亦未有稱其善者稱善乃孟子之所以言性而周子以之說誠意周子之所謂誠卽孟子之所謂性乎

程子以前無以實理言誠
朱子語類云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按此則程子以前未有以實理言誠者周子嗜中諸誠字自當皆以心言

君子戒愼恐懼卽是修道　四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一直貫下下文緊接戒懼愼獨工夫正修道之事也何等簡截而先儒說此反似道猶未全尚須裁補則中庸爲明道之書而開口便將道字說壞豈有此理

且此道出乎天率乎性原無過不及者則知愚賢不肖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今將修道修字作修削解則修削此道固不可修削此知愚賢不肖以合於道則修字之下道字以上又須添出無數話頭語既不順氣又不接殊費周折
修者治也爲也以戒愼恐懼解修道則修道二字纔有着落若以別件當之則下文全無照應不識作書者開頭說此三句何意

或謂以修治修爲解修字恐與下教字不相接不知後文又云自明誠謂之教則教原不必定指口語文告言大學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語云身教者從皆教也況此修道之謂教中庸已自下註脚曰修身則道立修身卽修道也道立卽謂之教也故彼註云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是則中庸文字原互相發明更可不必別求異義

況修道二字兩見於中庸一此修道之謂教一修道以仁戒懼愼獨正可作仁字註脚若別件則俱天命是命此人率性是此人率性修道亦是此人修安不上

修道君子卽不離道之君子

道。一何直捷。若修道又是一人。而下文不離道之君子。又不是此修道之人。未免紛雜。

人莫不飲食宜合下節爲一章

道其不行矣夫句。空空無着。不知聖人此嘆。因何而發。竊謂此句似應合上人莫不飲食爲一章。疑古有此語。而子思引之。以起夫子不行之嘆。與後引妻子好合詩。而以子言接之。同一倒裝文法。蓋必如此。然後見聖言不覺突如其來。而人莫不飲食二句。亦不似贅文。若如舊說。以人莫不飲食二句附在前章之末。謂過不及。是不行不明之由。而此又是過不及之由。未免頭上安頭。且似無謂。

鬼神不外陰陽但不可卽以陰陽當鬼神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義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易大傳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能知鬼神之情狀。是鬼神實有鬼神之情狀。與天地陰陽似分而合。不可截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者也。故旣曰建諸天地而不悖。又曰質諸鬼神而無疑。旣曰與天地合其德。又曰與鬼神合其吉凶。

鬼神不泛指陰陽屈伸

觀諸書之言鬼神。明白曉暢。人人易知。而或者乃汎求之於屈伸往來之間。以爲一人之身。吸卽是鬼。仰卽是神。俯卽是鬼。纖微瑣屑。莫可窮詰。推其說。謂天地間無時無處而非鬼神。無一事無一物而非鬼神。而究之無一非鬼神者。卽無一是鬼神。則直謂之無鬼神可矣。不知古今來。何以有此鬼神名色也。

以屈伸往來論鬼神與晉人作無鬼論同旨

鬼神有鬼神之實

虞書與三禮謂祀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天神卽上帝以及風雲雷雨之類是也。地祇卽后土以及社稷山川之類是也。人鬼卽生而爲人。死而爲鬼古昔聖賢之類是也。此天下古今智愚賢不肖之所共知共由者。故曰敬鬼神。曰瀆鬼神。蓋旣有鬼神之名。自必有鬼神之實也。今一概不講。而漫以屈伸呼吸當之。則直稱爲屈伸呼吸可耳。又何鬼神之足稱。敬與瀆之足云乎。

君子中庸至哀公問政章大意

中庸首章是綱。下俱發明其義。自君子中庸至索隱行怪章。是發明中庸所以名篇之意。而所重在中。就

現成說。自費隱章至父母其順矣乎。是發明庸字意。而中亦在內。就用功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與上造端乎夫婦相應。蓋和妻子宜兄弟。以至於順父母。即造端之實也。造端節。是指君子修道。不是泛言道。此節最是通篇關鍵。下半篇意。俱從此生出。夫造端夫婦而至于察天地。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天人感召理自不爽而其相通之故。則實有物焉。以爲之默運于其間。鬼神是也。鬼神者。陰陽之靈氣。百物之精。超乎物而實宰乎物者也。無鬼神而天人之途隔矣。故下將言大德格天而先述夫子之稱鬼神者以

爲之紐。蓋鬼神即天。故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而天人相感。止此一誠。故章末即又逗出誠字。與書言惟德動天。而繼之以至誠感神同意。蓋誠即誠。至誠感神即大德格天也。下文大德受命從此生出。而無憂達孝二章。又從大孝章引申之總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至于饗帝饗親。治民事神。皆位天地育萬物。與察天地之實事。而其中總不外乎一誠。至哀公問政章。又推廣言之而仍歸于誠。其所謂誠。即首章之戒懼慎獨也。故曰通篇皆以發明首章之義。

大哉聖人之道。至有譽於天下。總見聖人制作之盛。以申說哀公章禮所生也與知天知人之義。故言禮儀威儀。而承之以崇禮。繼復言議言作言說言學言從。而總歸於知天知人。此知天知人。即哀公章之知天知人也。彼章從禮所生說到天人。正與此數章言禮。而歸到天人同意。蓋禮即是道。道本乎天。故曰天敘曰天秩。即天道也。中庸爲明道之書。而漢儒列在禮記中。職是故耳。

不見而章。節與其次致曲章遙相照應

不見而章。與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三句相照。不動而變。與明則動動則變二句相照。無爲而成。與變則化句相照。

誠者非自成已。與悠久所以成物句緊相呼應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二句上接自成。下起成物。兩所以成物也。緊相呼應。中間正明其所以然之故。似不便將兩故字分屬兩章。

達道達德承知天天字來

達道達德。緊承天字說下。道即率性之道也。德即天命之性也。其原皆出於天。而總歸于一誠。故又曰誠者天之道。

爲物不貳卽是一言

爲物不貳卽是一言。博學高明悠久。卽是爲物不貳。不貳。卽是天地之道。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誠者自成至誠經綸章大意

誠者自成。至純亦不已。連屬不斷。皆所以發明盡性致曲二章之意。蓋至此而中和致位育之理。發揮已盡。下文又特提聖人制作之盛。推到知天知人。上照虞周。下起仲尼祖述憲章。而以至聖至誠歸之。前儒所謂子思作中庸以揚祖德是也。其前知章。推出至誠著往察來之理。以見誠明之量。庸而甚神。初無事數之學可比也。先儒謂鬼神造幾。哲人知幾。與鬼神爲德章。遥相照應。誠然。

宜爾室家兩節大意

于推索。而誠之不可揜如此。聖人之明天察地。先天而天不違。以致位育之功。理自不易。非後世讖緯術數之學可比也。先儒謂鬼神造幾。哲人知幾。與鬼神爲德章。遥相照應。誠然。

宜爾室家兩節大意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二句。畧推開說。子思引之。以明行遠自邇之意。夫子又推到父母。而子思引之。又以明登高自卑之意。

大孝三章前後大意

大孝三章。是從父母其順矣乎句。推廣其義而引申之。而中間夾入鬼神一章者。蓋考不專主父母生前言。觀夫子荅孟孫問孝。而以生事葬祭爲言。可見且從父母推之。則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自祖宗以極于天。皆包在內。故將言舜文武周爨保作述纘緒成德。追王上祀郊廟之事。而以鬼神德盛體物如在先之以見求陰求陽。皆庸行之常。實有之事。初非杳渺恍惚介于若有若無之間。而誠之所格。上極于天。下通于治。故言治國如視諸掌。而下文卽引子言文武之政。以明治國之事。

身不離心

經中言身。總不離心字。惟大學分身心意知四項。而其實則心意知皆包在身內。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身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又曰所藏乎身不恕。諸凡言身。其能舍心意知而泛指此形體之軀哉。且孔子言誠身。孟子言反身而誠。皆以誠貼身。非兼心言而何。

存理遏慾是兩事

存理遏慾。畢竟是兩件工夫。如人身有病。用攻劑以去其邪。是一事。用補劑以培其本。又是一事。若云邪退則元氣自復。可以不必滋補。則何如攻補兼施乃

爲萬全無失。

元氣不復則邪氣隨滅隨起故貴乎集義。

情與意之分

情與意如何分別曰有所感而動者謂之情從心中自然發出者謂之意此大學知本圖說中語最爲劉亮先儒語錄皆不及。

朝聞夕死

若云作聖則一年尚有三百六十日也朝聞在我夕死由他此劉希泉先生省克引中語也壯哉言乎書以自勵。

大學章次

大學首章當以大學之道至慮而後能得爲一節自物有本末至此謂知之至也爲一節已詳于大學偶言中乃自漢宋迄今從無一人說及如蔡氏乃亶刻禮記模以大學之道至天下平爲一節統起也自天子至未之有也爲一節疏格致也高忠憲嘗取以註古本大學然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及此謂知本兩本字實頂物有本末來今劃作兩截則本字無根僞政始本以物有本末節移在致知在格物之下似亦以之道矣故下二節實疏出先後來又下二節於先後間實指出本末來而後乃以知本知之至總結天子兩節移在聽訟節此謂知本之下不惟割裂抑且倒置明道先生本物有本末節下即接以康誥曰克明德亦以物有本末節作結上語王魯齋本物有本末節下即接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亦作結上語。蔡虛齋本以物有本末節釋格物以知止節釋致知俱移在今本没世不忘也之下而添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七字於其上與古本特提物有本末直注到知本止者俱不合予友彭警隅名維銘官江津令爲茶陵先生之弟閱予

大學偶言有書後數則摘錄於左

警隅曰歷觀前賢所論古本諸說概未有以物有本末爲提綱語不是煞尾語者是書特爲拈出俾下文四節字字有根有據允稱千古具眼蓋大學三綱領歸重在止於至善而止至善要功又在知止則大學所歸重處上文已不結之結而無煩再結矣此節但承知止二字切實指點明德新民之爲物其中有本末焉本末之事有始終焉能於本末始終間審知其孰所當先孰所當後而無一之或謬則雖未得止於至善之道而已近於至善之道矣故下二節實疏出先後來又下二節於先後間實指出本末來而後乃以知本知之至總結

之。故不以物有本末節作爲結上而以爲起下。確不可易。

又曰。朱子曰。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愚按此就今本大學言之。今讀傳言書中所論古本大學誠意章。引申諸說。承上起下。節節相生。無統紀而實有統紀。中間即離關鍵。都從咏嘆淫泆咀味出來。然後知文理委係接續。血脈實是貫通。深淺始終。最爲精密。覺朱子生數百年前。未見大學偶言一書。而傳文雜引經

傳之論。已早爲此書作贊頌也。劉九畹曰。必如此古本乃可通。信然。

恕不在外

學者每言忠在內。恕在外。今觀所藏乎身不恕則知恕亦在內也。凡一切不可推之於人者。皆其不可存之於心者也。即此是恕。即此是忠。

忠恕拆開不得

忠者盡已之謂。恕者推已之謂。以恕之理。盡之於已。即是忠。以忠之理。推之於人。即是恕。恕者恕此忠。忠者忠此恕。拆開不得。

聖道只在忠恕

聖人莫盛於孔子。孔子之道。獨傳於曾子。則是曾子之稱孔子。較他賢必有倍加親切而得其眞者。乃曾子止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是忠恕固足以盡夫子之道。而人之從事於夫子之道者。舍忠恕無由矣。曾子之稱孔子在忠恕。曾子之學孔子亦在忠恕。即求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聖賢書。亦無不在忠恕。而後儒之學孔子者。偏不以曾子之稱孔子學孔子者爲學。而各立一名目。以示異於曾子。雖其要歸。亦同爲聖人之學。同稱

聖人之徒。其如多此一名目一旂幟何。此猶周人奉周天子正朔而秦不知閏。魯不告朔。雖同以建子爲正。而律以尊王之大義。似有間矣。此西河先生著書所以單提忠恕二字爲學者告也。

明德親民註解

德是何物。心乎意乎知乎。予謂德即性也。中庸所謂德性是也。其目則下文仁敬孝慈信。其附乎人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達道是也。凡天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自盡。與其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舉不出此。孟子人倫明於上。即大學之明明德也。小民親於

下。卽大學之親民也。但孟子二句是串說。大學二句是分說。孟子說與倫。是明民。大學說明德。是自明。然總是此明字。至孟子說民親。是民相親。大學言親民。亦謂我有以使民之相親也。若如古註謂親民。是親愛於民。則仍是明德中事。與齊治平等義不合。

通篇皆由此貫通。劉九畹

朱子論禪學

朱子精於禪理。語類載其論釋氏有曰。如麻三斤。乾矢橛。他道理原不在這上。只是教他磨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

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又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按此兩段。最道得釋氏工夫實際出。蓋緣朱子初年曾從妙喜謙開善輩學禪。故二十四五見愿中時猶靜坐如參禪。惟其身親經歷。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此也。然是言也。與大學補傳所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同耶否耶。

朱子一生本領全在大學補傳。而補傳與禪宗語。恰相符合。吾甚疑之。

性兼理氣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予謂性兼理氣。氣亦性也。請易之曰。言理不言氣不備。言氣不言理不明。二之則不是。

理與氣合而有性之名。離氣以言性。非性也。孟子言性。亦只就氣言。惟氣中有理。故曰性善。

君子之道費而隱。道字貼在君子身上。則費字隱字俱可通。若只空空說理。不但君子二字無着。卽隱字亦說不去矣。試問天下曾有人疑理之所以然爲可聞可見者。而重煩子思之明示也乎。

謹案大學爲禮記四十九篇之一首屬羣經脈
絡貫通無經傳之可分無闕亾之可補惟其古
義日湮師傳漸失衆家之説轉卽岐涂一卷之
書幾同閉市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於禮記大學悉依古本鄭注孔疏備錄
全文謂其羽翼之功可垂於世禩將使編摩之
士得溯其源流仰見
高宗純皇帝
臨制稱決
精一淵深逮漢學之津梁同此條分而節解並宋儒之

壇席斯爲輔弼而扶微凡聽發揮同形踴躍翔
鳳每尋故籍時問前脩考明堂在大學之中盛
德著月令之記文辭具備制度章明且立學以
取人爲基取人以好惡爲大物格之事爲效驗
誠意之學貫治平咸考諸古文以求實是微言
大義觸類旁通無庸雜采不根之談依附後來
之議可以得性命之理推治亂之原成大學古
義説二篇其分聽訟以下爲一篇則用孔氏正
義所分章段蓋六代諸儒相傳之本亦二戴以
來不易之義也翔鳳屢偕計車未能一得窮祿

橫舍行已三年欲使諸生畧通古學繹官書而
尋遵緒粗殊壁造之文際
盛世而附通經猶姚厄言之一嘉慶二十三年十一
月長洲宋翔鳳記於泰州學官之舍

大學古義說上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釋文大舊音泰）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雍亦曰明堂盛德記曰（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外水曰辟雍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象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

以茅蓋取其潔清也按此諸文則周人明堂即大學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謂之明堂此明明德之義所由出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周書大匡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以命教則曰大學以明明德則曰明堂鄭康成說辟雍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則辟雍亦取義於明明德也堯典舜格于文祖文祖者明堂也洛誥言單文祖德故記盛德者必言明堂德篆字作悳許愼曰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中庸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鄭君注云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

至誠是賢人學以誠之也大學言教人之法故先言明德明德者謂人各有可明之德而有天下者先能自明其內得於己然後明用人之有明德者是爲在明明德此平天下之本本於用人而用人之法基於興學設教射義言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又言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賓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賓勇則害上言不比於禮樂者也禮樂不斯須去身則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體是古者射以試士故大學亦名射宮又以選士之中立益地絀地之法則天子以是明諸侯之德諸侯以是明卿大夫士之德而用人之道無不備平天下之道亦無不賅矣或難曰士之爲士當先德行而後文藝射之一藝而可備用人之道乎荅曰禮樂者德行之所發也射者藝之顯著者也故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

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此明禮之義也又云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節士以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明乎其節也采蘋者樂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此明樂之義故禮樂者德行所發施也射者禮樂之著明者也虞書曰侯以明之毋頒云穆穆曆侯克明其德既作牢宮淮夷攸服又云角弓其觩束矢其搜可以知三代以來天子諸侯用人之道莫不以射大學言

明明德示天下後世以興學立教其法可尋而其道不遠也

在親民

虞書言克明峻德古文說以爲能明馴德之士史記故大學取士之法以明明德爲基與克明峻德之理無異故克明峻德者尊賢也又言以親九族者親親也書古文說九族爲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兄五經異義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也又言平章百姓人各五常之性發爲五聲五五二十五轉而相雜故姓有百本白虎通平諭爲辨辨別章明也所謂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

男女有別也蓋行親九族之法於百姓則人無不親有虞氏之官百因生以賜姓故百姓亦爲百官有官則有姓有姓則有族有族則有親百官無不明親親之義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繼明明德而言親民者以此故王道之易易亦基於用人而已矣

在止於至善

至者極也一也中也善者本於性初以元善爲建首則天下莫不復其性性善之說明而後天下之民皆得其所止故說大學者必舉至善以示人也易乾初

九爲元乾元不用爲大極極爲至元爲善終言既濟定得其所止也春秋始元終麟麟木精木神曰仁善之長也於元見善之至於麟見至善之止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功皆基於至善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於易初爲建極爲元洪範又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大學繼親民而言止至善者以此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知止者知人皆有所止也大學一篇不言性而言善其善卽其性也人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以滑亂其性遂以至於禍亂而不可止故發乎情者當止乎禮義大學之禮所以治人情而止其禍亂也知有所止則當求得其所止中庸篇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夫所止易知而不易至人稟天地之性當謹候大氣審察陰陽聖人立大明堂之禮布十二月之令示王者以所當止故仲夏之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仲冬之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靜盡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夫物至於至極則必爭明堂之禮知二至爲陰陽交爭之際而後能有所定大學明堂之道爲一故二至之令知止有定之象故易於復象言至以復初通乾元以乾元明至善繫辭言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震爲龍巽爲蛇復初爲龍蛇之蟄明震巽之相並似生然必待陰陽之定而後象龍蛇之蟄而靜而後能利用安身故定也靜也安也以言乎體象也慮者以言乎神明也君子惟有定以能靜能安故先心

退藏於密以存身由是齊戒以神明其德以致用故繫辭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慮者擇乎中庸之學也得者得一善之效也蓋惟能慮則萬事萬物處之皆得其宜足以通家國天下之大無不止於至善是之謂知止是之謂致知故致知爲至善之極至善爲愼獨之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物者天地之數也本末者德爲本財爲末五行之德謂之德六府之用謂之財天地以一至十之數生成五行以五性配五神而水火木金土之德遞王故禮

於明堂祀五帝五神五德之帝五行之神也舍五行無德舍水火金木土穀無財用王者明五行之德以爲本而後可財而用於民本末者首尾之謂非二物也故知本末而天地之數通矣事帝王之事也帝王之事五德遞嬗終而復始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作終始大聖之篇自衍以及賈誼司馬遷並謂從所不勝劉向父子以爲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若五行之於四時皆明明德而有天下探命秣之去就以絕諸侯闚干天位之心則當從以母傳子之說今本玉符潛夫論所載圖伏

義以來十代五行相嬗之數以明之

帝繫表

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

伏羲 後嗣帝繫代嗣項

炎帝 赤帝魁陵身號

帝嚳 號高辛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堯契文王代殷亦以木德王

伊耆 代高辛氏世號

虞 庶舜 舜事堯堯乃禪位號有虞

禹 名文命爲夏司空受舜禪世號

黃帝 名軒轅代炎帝後嗣握奇生

顓頊 黑帝顓頊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昊城鯀吞薏苡生

都曲皇後嗣修己生文命

湯 契之後嗣名履專號湯世號殷

夏后

大學說上 七

大學說上 八

謹按曲禮正義曰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鄭元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遂人伏犧神農爲三皇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並與鄭不同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蔟論云遂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其

五帝者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祭法正義曰春秋命秝序云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僑極僑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爲帝顓頊產窮蟬窮蟬

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爲帝舜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爲禹司馬遷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爲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裔而用火德大魏絕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以帝

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按鄭據秘書並不謂帝嚳產堯舜爲顓頊後故祭法注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則四代禘郊祖宗不必皆所自出益配天之祭與五廟之法不同也詩生民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嫄之生后稷乃禮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按鄭以稷父爲高辛氏後世在堯時爲二王後是稷不與堯同父堯亦不出於高辛又商頌元鳥毛傳云

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箋云降下也天使乳下而生商者謂乳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簡狄行洛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諸緯候言吞乳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以易傳也是契無父而生與帝繫毛傳並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

無父而生乎又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呑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曰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

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厤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儒林傳褚少孫傳曾詩據異義此所引正是曾詩傳索隱以爲出詩緯故曰詩傳者非也）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生民正義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媼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按鄭駁同褚少孫說原鄭之意以姜嫄爲高辛世如於簡狄但云娀氏之女是不以契爲高辛子也然秘書散佚鄭說不全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犧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並感天而生與秘書說咎合下姓氏篇云探命厤之去就知二篇皆本命厤序

也又按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生黃帝炎帝賈子新書云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此與帝繫爲一家之說彼旣以五帝同出一族則必謂三皇與五帝亦同一族矣太史公但據宰我問五帝故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云云以五帝德帝繫皆不言神農又與命厤序爲一家之說史記博采載籍異說並存勢難齊一且周秦百家言多托諸孔子所謂宰我問者亦百家之一而晉語乃傳者所述與命厤序諸書無可軒輊後之學者亦但求其當於理者而已蜀志秦宓傳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

然之本惜其文不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先者先愼乎德也積善成德明德者至善之見端愼
獨者誠意之所在也故大學之道以誠意爲先以齊
家治國平天下爲後知所先後而後知誠意爲明明
德之本故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所先後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者也明堂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故明堂之
法所以明明德也明堂者有天下朝諸侯之堂也天
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而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莫不有身故立明堂者所以聽天下也立大學者
所以脩身也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大傅
大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此立學以脩身之事也德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己故
由平天下以求於誠意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言先
致其知而下文獨明誠意者以爲非致知則不知止
至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先致其知也必愼其獨止

於至善也致其知者所以誠也

致知在格物

鄭君釋此文云格來也言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
惡深則來惡物是格物者誠正脩齊治平之效驗也
故言在而不言先言其效驗無往不在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棫龍
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此格物之
謂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治其國以極於致其知皆言明
明德之先後有序也曰知至曰意誠由是以至天下
平皆言物格效驗終始一貫也此一節皆明物格之
效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植五穀熟而草
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偕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此物格以至天下平之謂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者專也獨也至也能專者謂之誠誠意之事在愼

獨獨者至善之所在愼者明明德之所基也然欲教人以誠意之學而不切指於其身則德自爲德民自爲民善自爲善其道不能以一貫故論語明忠恕之道恕者所藏乎身言君子之身無斯須之不脩則以誠意合於脩身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誠意爲脩身之本也天下本諸國國本諸家家本諸身反求諸身則誠意正心之功始切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俱終身守此勿勿憚憚也故舉脩身以見爲學之要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由本以及末一體也脩身以至於天下平亦一體也正其本則治失之豪釐則亂脩其德而愼之則治反乎德而用之則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愼獨之事皆脩身之事故離乎其身以言德非聖人之所謂德謂脩身在明明德之後非大學之所謂本也若厚薄者好惡之所由見也凡人未有不厚於所好而薄於所不好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身之所厚推之天下而無有不厚者矣身之所薄推之天下而無有不薄者矣自古未有假仁義而王不道德齊禮而格者也大學明脩身爲本而以所厚薄者著治亂之效以明本末之義則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有一以貫之之道而知無不至矣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中庸篇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實

也人身有五藏而心其一意者志者心之所之言身與心則有形色之可倚言意則至虛惟至虛能來至實故必言誠意而後爲至誠天地之道陽實而陰虛陽爲氣而陰爲形氣爲至虛以無所不至而爲至實誠之於身以推極乎天地萬物亦無所不至蓋實有滯而虛無滯虛實之爲用陰陽之相和其理一也誠無所不至而後知其無自欺無自欺則端其所好惡苟存其欺之心可以深藏其好惡而每形於獨居媿於屋漏是可動而不可靜者也惟誠意能守靜而後能慊鄭君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孔氏云謙讀

如慊慊然安靜之貌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以至誠者天下之至靜者也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氣之動者莫如雷雷在地中至靜之時也而至誠象之至誠無時而不靜故明堂月令於二至明君子齊戒之法而終主於靜必知毋自欺乃能自慊則靜之道在此矣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意之實爲毋自欺毋自欺之功在愼獨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一者獨也抱一無離者愼獨也易

乾初九爲獨故震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愼之至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小人不能愼獨則必自欺夫人之爲不善其始必起於隱微而其禍可流於天下惟君子能愼獨以治小人遏其人欲之萌而發其性善之始此堯舜之俗比戶可封也易乾爲善爲君子坤爲惡爲小人以乾通坤以君子治小人使其著誠而去僞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蓋小人但能自欺而不足以欺人自古未有甘爲小人而不敗者文言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此以見小人之無益而君子之能誠也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於中也去小人之不善而著其善形於外之效也故君子則如有愼獨而已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曾子之言以證視已者非止一人如見肺肝可畏之至十者數之終方寸之地萬事所發端也深宮之中兆民所環望也在已則獨在人則衆舉十目十手

之言以見指視者之大可畏愈知獨之不可不愼而意之不可不誠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曰廣肉也此心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胖當讀盤盤廣韻盤俗作柈正由假胖爲盤俗字遂誤作木旁盤樂也盤樂安舒有仰不媿俯不怍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盤大石也磐字說文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爾雅云胖大也

胖讀爲般桓之般假借字也三者以明誠中形外之說惟君子爲能誠未有小人而誠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按釋文澳本亦作奧又作隩毛詩本作奧磋釋文作瑳磨釋文作摩云本亦作磨又釋文引爾雅象曰磋亦作瑳釋文喧本亦作喧諠毛詩作諼釋文云或作暄恂依鄭注當作峻

鄭君注曰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惟君子之身指視者衆故其誠於中形於外者皆能稱道而得之凡明德親民止至善之道皆本於君子之誠意俾小人皆揜不善而著其善民乃得止至善之效而後不能一日而忘君子此誠意所以爲盛德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申言誠意之能明德親民止至善也賢親樂利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沒世不忘所謂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此美文王武王之時祖文王而宗武王皆配明堂之祭而廟世世不祧故曰世室以著沒世不忘之義大學明堂同處故於明明德之道反覆言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按鄭注諟正也或爲題峻書堯典作俊漢書本傳三國志曹植傳引書並作峻蓋今文書也

明德五行之德天之明命民以五常之性也能明而後其德大故曰峻德記以自明言之者明者誠也有君子之誠意可以明天人之際而通乎性命之原故治國平天下之道未有一日而離誠意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誠意之所以能明德也周公作洛朝諸侯於明堂而作康誥大甲誕資有牧方明方明者明堂也帝典格于文祖亦明堂也大學歷引其文以證古之明明德者乃能立明堂大學之制而無不由於自明矣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誠謂之明明明德之謂新故又引經而申之易大畜著離明之象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德既明矣而又明之日新之謂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新民之謂也以人之自明通天之明命其命維新之謂也天之命卽人之性所謂五性之德也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知土神曰信在天曰五帝在人曰五性統而名之曰德原其本則曰明命聖人立明堂以法之立大學以教之由本及末本身徵民之學悉歸之於誠意所謂能性其情者誠意而已矣極者中也

中庸記曰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斯有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皇建有極四達不悖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按毛詩緡作緜唐石經禮記作緡

此言有一誠以通之則知無不致物無不格無所不用其極之謂也故明明德者不必家喻而戶曉而上

亂飛鳥下動淵魚莫不各遂其性此則誠之至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引詩以明文王之明德以親民而止至善也緝熙光明也本鄭注慎獨之謂敬敬之謂誠文王有光明之德以自盡其誠敬而施之君臣父子國人而無不當故能受命作周開明堂之治立大平之業是之謂親民是之謂止至善而要歸於誠意而已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按釋文本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吾猶人也

自此以至終篇正義以爲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夫誠其意而至于自慊則已無人已之見斯可以聽訟聽訟之際以人之好惡爲吾之好惡是爲猶人吾聽訟猶人斯可必其效於無訟蓋意之不誠而有情僞則酒之流可以生禍刑之大至於甲兵以馴至乎天下之不平故物格知至之效在能使無訟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

民情聲者辭也情猶實也本鄭注誠也易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孚信也誠也窒塞也惕敬也畏也書無逸云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自畏之志出于至誠推斯意於人則人無不誠其意以信其君民有大信則無不怵惕維臘於其志而訟之原可塞也無實而得盡其辭於是民胥譸張爲幻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訟之所以終凶也呂刑云明清于單辭單盡也維明維清則不得盡

其辭故云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無或私家
于獄之兩辭此言盡其辭之害也記者引孔子聽訟
猶人必使無訟之言又申明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宜使民務實而不務辭則當大畏於其志盖畏於外
者不足以言畏畏於民之志此之謂大畏夫反身而
誠由家及國端其好惡謹其得失明乎德財聚散出
入之閎巖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淪於肌髓通於寤
寐此大畏民志之事而至於無訟則天下平之至也
此謂知本
記先言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又以本爲誠其意盖

離乎身以言誠者不可謂之誠也含誠意而言齊家
治國平天下者不可以爲家國天下也中庸記曰誠
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以誠明
性之德足以親天下國家之民而止於至善皆一誠
之所貫可以爲萬事之根本於易春秋謂之元於律
爲黃鍾於時爲冬至於天爲北極於人謂之誠意是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記者說誠意在正心之先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於至
虛來至實易之乾初是也心在人身之中不可偏倚
易之二五是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是指乾初又言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指乾元之升降六位虛者意之
象元者誠之名故誠意包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平之
道而正心則就身之中而言之賈生書曰道者所
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
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

數也又曰虛之接物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
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
明王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宜命物自定如
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
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足以明誠意以虛爲本而
正心以下皆術之接物也說文解字曰人心土藏在
身之中又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
者也情性之字並从心知情與性皆心之所具仁義
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忿懥恐懼憂
懼爲惡憂患爲哀好樂爲樂與好忿懥之類皆身有

所累而感於情故能正其心是能存其性則喜怒哀樂好惡六者發皆中節而不偏所謂和也易之義利和而貞正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本王輔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其心則操也仁義禮知信則存也不性其情則舍也其心則操也存舍則亡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由放其心而身爲情之所累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足爲此身之害也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立大學之禮以教於國使人知明堂五行五性五常之理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不已切乎

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在修其身之事不至是不足以言教以誠意之功未嘗則修身之事不至此始言教者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故教之事莫先於孝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又申其義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此孔子自言不出家而成教也弟與慈皆孝之所推孝經又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

辟鄭讀爲譬由身以及家由己以及人而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分焉以誠譬之則人之情可以喻於己誠之道可以通於人舉至不齊者而以身齊之皆誠意之學也記於家言教而於身言譬譬於隱微不言之地以內驗其身之脩與不脩則誠意之功密苟不能誠將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而知人之哲鮮矣諺之言天下之人能誠者鮮故誠者於斯世權衡輕重之道隨地而變因人而施未嘗一槩而論而無所僞爲然後可以言齊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古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而大學一篇至此始言教者以誠意之功未嘗則脩身之事不至是不足以言教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故教之事莫先於孝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又申其義曰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

疏本經文作辟宋本同鄭注譬下及注之前當可據唐以後校者依注意改之又禮記集說引鄭注云辟猶譬也與釋文同

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孝經一書明嚴父配天之義此明堂之法卽大學之法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又明所以成教之道也禮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大子及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夙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教之道莫重於大子故保傅一篇反覆言之保傅篇又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以是知保赤子者皆在其母之善否此教於家者之要道也保傅篇又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又曰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此胎教之謂也故保赤子必始於胎教然亦由其世世有孝弟仁義而後能愼始而敬終非學而至也要其道亦一誠而已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申言孝弟慈之由身以及家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者我之身與心也凡正心脩身者必其能誠意者也記者言誠言仁又言恕恕亦仁也本說文自人見之則曰仁藏之於心則曰恕仁者我之所固有亦一家一國之人之所固有也孟子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親親謂之仁亦謂之恕敬長謂之義亦謂之讓家人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一家仁一國興仁之說也夫自爲赤子而有孝弟仁義之教以存其良知良能則所以達之天下者又不在乎政教號令而本於一人之心是以謂之機虞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伏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

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劉向亦以璿機爲北辰句陳樞星北辰居天之中而握其機有天下國家者亦法北辰故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既正其心則本之以誠率之以仁藏之以恕一家一國可以亾者皆著于明堂故明堂四門塘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以爲王者之戒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格于文祖文祖明堂也明堂之令是爲月令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其時月藏之明堂

弟之不可禁犯上作亂之所由滋皆利之一言敗之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既知孝弟爲仁之本則不脩之於一家一人之身而能定國者殆未有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此言治國而言天下者天子居天下之首而爲民率親親敬長之道可達之天下故以天下言也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舜之率天下惟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也桀紂反堯舜之道

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沿襲益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此可明唐虞之世而有月令如視中星著氣候謹器用服物而不敢過戒者欲聲色而不敢淫王者惟端好惡於心而後可以行明堂之令不如是則未有不窒礙者也若新莽竊號亦造威斗僞周代唐斯議明堂是則反其所好民安能從令哉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
記於脩身言譬以人譬已也於家國言喻以已喻人
也譬猶喻也喻猶曉也皆一誠之所能明也恕之言
如也本蒼頡篇墨子經說曰恕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
也著若明明者誠之驗而仁之著如者言與人相同
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則與人同與人
同則人見之而其曉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卽喻
諸人也人已之間動靜之際初無二事所藏乎身不
恕而求喻於人其本不立未有能齊家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桃夭之詩言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此謹於娶婦嫁子
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所以子孫慈孝而黨族俱
善是爲宜其家人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强
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禮三朝記曰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謂之仁子曰不淫於色
蓋仁之難成由於情欲情欲之始由於室家記又曰
立如設如太廟然乃中治故保赤子者在胎教教國
人者在宜家定嫁娶之期謹房閫之事專一繫心防
其淫佚故云夫婦之際人倫之始可不愼哉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按
離

注云倍或作偝或作巨釋文作拒之音矩本亦作矩

毛詩說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言不務德意而徒取政教號令繩天下之民此民所以日趨於薄而日漓其本蓋文飾經術工於更治亦足動人之視聽而求效於旦夕然行之期月四境之內未有不騷然者此未嘗致意於根本之地以感發人之性情於治平之道終有窒礙也故天子老老長恤孤之道皆行於大學以孝弟慈之事興起其民是謂端其本司徒於地中建王國王國在天下之中大學在一國之中天子宅中而治而諸侯效焉則天下無不平治國言平者在絜之而已矣

以及天下猶積矩以裁制萬物故於國言治於天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治國者由不治而使之治不孝不弟而民悖皆不治之事有國者之所甚惡也故先明其所惡而後所好之者自見好惡之端誠意之驗也中庸篇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過與不及有過有不及則偏而有檠此惡之所由生也惟絜矩者爲能用中故於上下前後左右以誠意通之而無不得其宜矣絜者挈也本注鄭矩者數也周髀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爲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象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

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矩所爲耳按此則數之法皆出於矩盛德記曰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虛辯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取一至九之數與大學絜矩同義堯命舜曰天之秩數在汝躬謂此矩也允執其中謂絜矩也自古帝王之治世皆以矩之數裁制萬物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知絜矩之道有無窮之用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既以孝弟慈興起一國之民則人心正人心正則好惡端荀卿云有治人無治法有亂君無亂國故治國之道以用人爲本而政刑爲末用人之道以端好惡爲先而條教爲後一國之衆不能以耳目周也天下之廣不能以文誥及也大法小廉中外如一此以人治人忠恕之爲道也是以一已之好惡不能無偏且私耳譬焉喻焉而好惡公矣至於合民之所好所惡則好惡爲天下之至公至公者可以充惡惡臭好好色之量遂以至誠之意與民相見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王制記興學之事

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以知民之所好所惡也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此所好之也簡不率教者移之鄉秩之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所惡惡之也明於所好所惡而後無作好作惡故偏黨反側之悉平是能敏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大法九章大學明堂之理一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大師者三公之職坐而論道詩人刺王之不道則責大師民具爾瞻十目所視也大師教王三公之事與王同故不必有天下者而後任平天下之責也王者能用執政之大臣大臣能用百執事皆以絜矩之道求好惡之公故能用其中於民而天下無不平惟愼獨者能守其至正獨之不愼是爲不誠而匪僻之心有自入矣使大臣有偏僻自私之見則必厭君子而喜小人小人能順其私心將破壞國家之大體而不顧法令之日煩人心之日蔽不旋踵而禍亂至皆不能用人之咎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君以民爲天師者衆也民也書曰四國民命凡有國者謂之民命惟明明德乃同民之好惡以得衆得民而受天命既受天命則可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國者天之所與寶民之所與也故得國以親民爲要云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四時五行之德也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齊者愼也愼也者愼獨也惟獨可以爲天下先先心退藏於密愼

德之事也君子有終身之憂先於三日之齊迎四時推五行謹氣候步日躔視昏旦中星食味別聲被色以行明堂之令少有不慎則氣候失常陰陽爲沴明堂之法使天子無時而不慎以不失五行之德德已與人所同得王者內得於已以自明其德必能外得於人以明用有德之士中庸篇云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有德有人之謂也有五德之帝有五行之官則土與金木水火皆安其行班固解五行云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有土則五行可成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皆兼土之生數外傳史伯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五行之性則爲德得天地之生數五行之用則爲財得天地之成數尚書伏生說天五生土配以王極皆由五數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金木皆賴乎土而成此王極所以爲八疇之要樞也明乎此言則可以知有土而後成五行之財以爲民用三朝記曰水火金木土穀此爲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眇小也德爲本財爲末則德爲大財爲小府庫之財不外六者故爲六府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陳六府三事皆歸於九功之德而行之以義大學德本財末以義爲利之說亦猶此意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德者五行之德王者之所受命於天者也財者王者財五行之用以施於民者也受於天者謂之本故相生相媷以相終始無天命無德者不敢干焉施於民

者謂之末故相勝相剋以相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焉故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此由內慎其德以明用有德之士則九族百姓黎民亦各正其五常之德以利用厚生斯能正其本而萬事理苟不脩德而以富強爲念如暴秦之世程石量書方自以爲宵旰之勤而謂百執事之人爲不可信使皆屏息重足而莫知其所措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壞此其故由於王者舍德而言財則不能不言利言利則善者退而不善者進務爲國家巧取於民民莫不知天子諸侯大夫且興利之不暇不能不相率以自謀

其生必至於盡喪其五常之德其始則父子相棄婦姑勃谿以成天下之大亂秦之興也亦自比於三代之得天下而亾也忽焉此外本內末之過也蓋有五行之財而不能用則爲財之聚而水可以爲民患火可以致民疾材木金鐵之貨皆棄於地民無所資所以耗而散也知五行之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爲財之散瀇洫治田疇易水土之演也耒耨興宮室建金木之化也釜甑爨衣裳垂水火之濟也故淮南傳明堂月令有四時變火之文而呂氏失之者非也既能財五行之用以利天下之民俾

各安其居樂其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民之所以聚而息也周官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以民數之息耗知財用之聚散有天下者不益當知所慎哉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亂也有國者愼乎德則治不愼乎德則亂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王言不可以不愼其上有飾非拒諫之君其下有道諛逾合苟容之臣上下之閒皆非以誠相與是之爲悖言悖而出君命之逆也亦悖而入逆命之臣也其君其臣皆將獲罪於天履霜堅冰可不懼乎是以言愼其出則德益明貨愼其入則人土財用可有言者德之所流也貨者財之一端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固謂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王者通其有無馭其貴賤故天官有受藏之府泉府有國服之息逾其數謂之悖入悖入者貨蘊於上民怨於下以干天地之和以致水旱盜賊之滋漏戾之形仰屋之歎職此之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者天命於人謂之性分而言之爲仁義禮知信以合五行之德此性善之所由來也德之謂得王者受命改元五德遞嬗春秋以元加春王正月則善也至善之謂極洪範之極春秋之元是先愼乎德以長保其天命者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不止於至善不愼乎德於是有失道之敗而天則先出災害怪異之變使畏天命而知恐懼自省終於不改遂至易姓而改命知天命之去非天之絕人之世而人自失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亾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君注云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
觀射父昭奚恤也按事見國語及新序舅犯對晉文
公事見檀弓鄭彼注云寶謂善道可守仁親親行仁
義孔子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記之
所述皆百二十國寶書之言也有國者知其所寶而
後國可治故謂之寶書孔子因其所言以爲經門人
述之以爲記楚書之言善舅犯之言仁親仁亦善也
知治國者不可以不親民不可以不止至善是以吳
雖破楚而昭王復國晉文出亡而霸諸侯惟能用善

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引書以明善人不善人之實也个當爲介隸之悞介
大也鄭注此云斷斷誠一之貌廣雅曰斷斷誠也說
文引周書作皆皆古文專字明大臣之誠意專壹
有斷斷之氣象又驗之於才葂之士彦聖之人以知

其樂人之有善惟無他技則其心休休有容凡士之
有一技皆爲吾有能合衆技以成其大如周公之見
百士是也人之彦聖彦一作盤本鄭注盤與彦聲之轉
彦爲美盤爲大美且大而爲聖非一介臣之所易容
也故加以好之之心有不但如自其口出者而後知
其寔能容之如周公之於名公是也子孫長保黎民
有利皆由於用人用人由於大臣之推賢讓能明明
穆穆斯天命集而國家治是爲得天命得國媢疾者
妬賢之人也違之俾不通彦聖之人肥遯蔽隱不使
上知而求之易於否泰明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泰則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則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有小人之隔
絶其閒則賢人君子藏山匿數不能爲國家用元首
叢脞而萬事隳政令莫舉天命遂去是爲失天命失
國故善用人者見其忘己之善而稱人之善若將不
及者即其有容之心可與圖數世之利見示己之才
而不樂道人之善者即其媢嫉之心已足生目前之
害於進退大臣之際而用人之道思過半矣此文多
與尚書不同者尚書古文禮記今學也秦穆自傷前
不能用百里奚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

戎與晉楚之君皆由失而得故引其言以知治國之道通乎平天下之道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治國之道在用人人之異在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求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小人之所以自進而求嚱於君其情狀非一稍有不慎而君心已惑大權已移故記者先言所惡後言民之所好惡至於子孫不能保而黎民殆者固仁人之所甚惡也未治之國直否之家小人道長不先去小人則君子不進而國無由

大學說下　圭

治君子道長而道泰必其國中無小人而君子有以自全於斯世治國之先去惡猶脩身之先去其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性無不善愛人之與養性其理一而已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承秦誓之文以見大臣不能進賢退不肖之害故鄭君注此云命讀爲慢聲之誤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以舉人也使無敬賢之意則賢者去而

大學說下　圭

以上皆明有德有人之義忠爲敬信爲誠忠信者誠意之事誠意者愼德之基也德之言得大道絜矩之道也君之用臣臣之事君皆主忠與信則能絜矩而天下平得其道之效也驕爲慢泰爲過君子退而小人進則無時不愚惑其君終至於拂人之性而菑及其身皆慢與過之所積而非一朝夕之故所謂失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大道在絜矩則人土財用皆以矩之數絜之財既散則民皆有其財而生之者衆矣宰立九職九賦九式

九貢之法以起其衆寡疾舒之數而已財無不足財
散民聚之道盡此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君子
愼五行之德可以生六府之財以仁為寶是為大寶
故能挈六府之財之數而後可以散財不仁者雖有
財不能散也能散則能用不豐不殺持情合危聖王
之所以順合德與人土財用為一是能以財發身守
位聚人理財正辭皆仁之所發也不能合德與人土

財用為一而徒知有財是謂不仁貪於聚斂以起財
務成富至於財聚民散而身隨以亾是不仁之人天
下之愚人也可勿惡哉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既知不仁之可惡則當知仁之可好好惡者浹於肌
髓形於寤寐以誠意相通者也率天下以仁是謂以
仁治人下莫不好義是謂以義治我上下相率以仁
義為治而後謂之國治凡卿大夫士皆食乎君之祿
事乎君之事義者事之宜非仁無以長人非義無以

其舉賢之無實有國者誰與為治易言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美利者至善也不言所
利是謂不以利為利仁與義皆善之一端而人臣之
分尤當以義治我則能事君之事易著臣道於坤之
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
義也敬義立而德不孤言无不利之效由乎其敬與
義是謂以義為利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卿大夫士能以義制事而得其
宜必能為小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僕各安其居樂
其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亦各

总其利是之謂利其利若上下交征利之世其奪民之利惟恐不盡至士庶人而求利吾身此救死不贍之辭而國之所以危也欲知下之好義而不好利當以獻子之言察之而治國之道思過半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不知絜矩之道則本末倒置舍仁義而惟以財用爲當務之急此愼德之君子所不爲而悶居爲不善之小人一旦當長民之任必逞志行私用其權數智術以隔君民之心絕讒人之路故用小人而至於亡其國猶自謂欲行善政而非亡國之君者彼亦至愚而不悟者也故明明德之義在自明其德而明用有德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好義而不好利中外之治清和咸理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恩及禽獸澤臻草木以成治太平之世是謂親民是謂止至善皆誠意之學一以貫之也

以岡一世之利小人亦自謂所以利國家者無過於此惟有絜矩之道知民之所惡而去之則可以無國家之害故爲國家者惟務於格君心正民風上辭讓而不爭奪者好義之臣也務論富國強兵頭會箕斂豪奪而巧取飾經術以文姦言者好利之臣也則君子小人之辨明矣彼爲人君者孰不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不知絜矩之道感於君子小人之辨見小人而喜其議論以爲其智可用其力可使密豪芒之算竭山海之藏損下益上上下不通而民不親怨氣充積以干天和則菑異先告而患害麕至小人之用事可

大學質疑

光緒十有六年
思賢講舍開雕

大學章句質疑序　汪紱閱揖

朱子輯四書首列大學爲於其中分經傳而以謂經者孔子之言尊之以冠於論語之前自言於大學用功最久見於或問其答門人書中庸前人論說多時有差舛駁難不易不如大學從未有著錄是以編次大學因程子攷定之本更加纂輯使章句相爲附屬益非獨詳其文義而已躬行而實有得焉足以窮其節目而究其精微也元世定爲科舉甲令學者尊其說八百餘年其要義所繫尤在格物致知一傳攻之者亦用是爲射者之的姚江之說行聚訟紛紛訖明之終其說交勝而朱子切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於學者爲有據依老師大儒篤信謹守無敢失墜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强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竝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言緒論要其義蘊之閎深研之而愈出析之而愈精鄭注禮記之文具在觀章句所發明豈足校其毫釐分寸哉嵩燾於朱子之書沈潛有年而知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統於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學學者致知誠意極於脩身止矣致知之道廣而具於心者約誠意之功嚴而盡天下之事固無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修之齊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窮極物之理而不遺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則知此則大學一書完具無缺數百年之辨爭蠡皆求之於外而於中之要領有未究也用其書以求朱子之學

深味而力行之可也强大學之書以從朱子比類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則亦徒見其陵越而已當朱子時陸子壽氏謂論語孟子集注純實精潔傳世之書而疑大學中庸章句爲未至嵩燾心契其說而謂朱子之言理後人無能有易也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可以言學而不可以釋經稍因朱子章句就經以求其義而後此經之微言大誼以明卽朱子之言惟其所以附麗之而精神愈出尊經也亦卽所以尊朱子也時光緒十六年夏六月朔日湘陰郭嵩燾自序

大學序

大學章句質疑後序

郭筠仙先生爲大學章句質疑既有年先謙始得受讀卒業謹推其義而爲之說曰大學一書聖功王道備矣而其要莫先致知知止也知所先後也皆知之事也知止然後見聖功無不貫知先後然後見王道無速成是故明乎天下國家之必本於修身而治亂厚薄之幾可以立決此知先後卽知本也明乎誠意爲明德新民之要知其所當止而反求之而聖德之宣昭至於使民懷而不能忘畏而不敢欺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知止亦卽知本也知止所以得道而知先後已近之矣明德新民其爲物一也既曰物有本末卽曰知所先後是致知在格物也格卽格其本末也物

大學序

格而後知至故知本卽爲知之至也推吾身心以達之家國天下必好惡得其正而不可有辟而其行政用人所以同民好惡者則德本財末足以該之此君子所謂絜矩之道也格者度也文選蕪城賦格高五嶽李注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也絜亦度也鄭注絜猶結也絜有絜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又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鄭云絜猶結也絜也者釋名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明絜結非有二義竝取同聲字爲訓總謂執持其矩耳朱注絜度也或問何謂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之木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愚按絜訓麻一耑無持度義鄭朱二說皆讀絜爲絜曲禮釋文絜又作絜絜壺氏注絜讀如絜髮之絜是絜絜字通說文絜縣持也持此者可以度彼故絜又引申訓爲度鄭持其所有以恕於人亦持己度物之意二說元可通格物與絜矩無二義也通天下之人情而劑其平卽以爲此書序次倒亂無所遁而豈有他也哉自魏世考正石經以爲宋儒各加論定而朱子章句爲學者所宗其補致知格物傳開

示入道之門用心至勤而緣此聚訟者亦滋紛循經以求之然後知其理已具也章句釋物有本末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是所謂物者顯屬之明德新民矣而舍此以言格物何謂也其釋格物曰物猶事也是固卽事窮理之義而補傳之言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世之學者疑其言浩渺無涯涘今夫先王以禮治天下大之極於郊社宗廟之崇而微之通乎箕帚乾餱之故可謂繁賾而無算矣而其要惟在因人情而爲之制是大人格物之學也外是而言格物非大人所以爲學也明乎此矣以補傳爲哉凡讀古書因其條理而爲之節目而已不當以己意與乎其間如章句所云殆猶以己意與其間者也先生此書還古本之舊觀息數百年之辨爭使大義粲然復明於世爲功於學術治道甚鉅先謙深味其旨復有見於格物絜矩相通之理稍著其義於簡末幾附先生之書以不朽或於聖賢垂訓之意不無一當云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秋七月長沙館後學王先謙頓首謹敘

大學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案魏正始中詔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大學原本序次最爲倒亂於義無取程子以大學爲有錯簡蓋亦有由來矣明道移克明德至止於信於則近道矣下移聽訟節於節南山節下至伊川始定爲今本而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猶莫知所屬朱子別爲章句於經文兩言此謂知本以其一爲衍文學者至今宗之其後董氏槐移知止以下二節於聽訟節下爲傳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葉氏夢鼎王氏相車氏清臣及方正學先生皆主之崔氏銑

但移誠意章於聽訟章後爲誠意傳餘並從古本王氏餘英四書求是主之皆各以意改定經文秦氏篤輝則以知止以下爲致知傳誠意以下爲誠意傳黃氏震又以致知在格物爲致知傳誠意以下四節爲誠意傳祺澳二節極言致知誠意之效康誥四節釋明盤銘四節釋新邦畿三節釋止聽訟節釋新民本於明德安溪李文貞公大學古文說直以首章總論大意而歸重格物之指次章申釋誠意之義所見又各不同要之大學本無經傳之分而致知誠意二者實爲入學之要義經文別分兩節詳論之而先於篇首略舉其大要當以安溪之說爲斷而仍以開章四節爲通論大學之要而於知止兩節先透出致知誠意之

相因以明大學之本章旨極爲完密無庸紛紛改易經文以從己意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案論孟是聖賢立教大旨脩己治人之術賅備其中大學自是一篇整段工夫子思之傳聖學具見於此以是見爲學次第可也似未宜與論孟比校次第疑朱子錄此當節去而論孟次之五字

又案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大戴記曾子立事篇至曾子天圓篇凡十篇皆記曾子之言而以曾子名篇小戴記曾子問一篇則記曾子問於孔子之言孝經開端言孔子居曾子侍及大戴記王言一篇蓋皆記曾子問孔子之言藝文志所載曾子十八篇大率此類大學誠意章引曾子之言而不詳作者之名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聖門通攷云周威烈王三十一年子思作中庸傳大學是皆謂大學子思作也程子云大學孔氏之遺書極允朱子分經傳而以曾子傳孔子之言爲經門人述曾子之言爲傳似屬以意擬之

又案史記威烈王二十四年崩上距孔子之卒七十七年前下及威烈王之世已五六十年而威烈王又並無三十一年聖門通攷之言殆誤闕里攷載子思年八十二魯穆公之立上距孔子之卒七十年實當威烈之十六年子思得及穆公之世其年不止於六十二明矣通鑑於安王二十五年子思對衛君之詞又距威烈王之世二十五年上距孔子之卒百二年矣又於顯王三十三年引子思對孟子之言恐皆失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案大學自對小學言之卽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頖宮之學也三代立教必於學而天子之學謂之大學釋文大舊音泰者是也太學者成人之學章句云大人之學似此學以人爲名恐非聖人所以發明三代立教之旨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案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並與大學明德新民同指中庸成己成物而以時措之宜言之大學明德新民而以止於至善言之則聖人立教以定萬世之程所以爲聖學之

極功經綸大經之達德也於此見三代立學之精義非若後世苟且以興起人才爲事者疑止於至善一語不得與明德新民同爲大學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案有定一有字與下數能字有別蓋能知止便有箇若實有定也有定是實有於心靜也安也慮也祇是一氣赶下工夫全在有定上合下便能靜能安能慮三者別無工夫在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案止於至善兼明德新民說此云知止則專主明德言之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聖人之成物亦祇是成己分內事知明德之所止卽新民亦在其中矣或問兼言明德新民似未能分晰

又案知止之知卽下致知之知大學工夫歸重誠意然非致知則意之誠或流於偏而不足以盡道大學開端說箇知止而推言始終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於天下窮究到致知誠意以顯明德新民之實功大義微言畢具於此孟子言知言養氣其論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卽從知言推出於此體察入微乃見聖功之有本大學於致知誠意二者兩言此謂知本正是一串工夫章內知止知所先後與下知本皆喫緊歸到致知上所以致知二字尤爲大學之首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案致知知字卽是知止之知能致其知則能知至善之所止矣致知知止卽中庸明善工夫爲聖學第一要義云格物者致知之功也物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物以謂之格物卽窮究物之所以爲則者以爲之程也知之至者亦不過乎物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案鄭注以致知在格物別爲一節格物卽是致知故直曰

在而不曰先自誠意章以下首言所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治國諸章竝同此例疑此云致知在格物而結之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朱子所補格物致知一章之義經文本自無缺也致知誠意兩項並重致知屬知誠意屬行大學首言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卽中庸明善誠身之意非明無以爲誠也朱子以格物致知爲入道之門務使人從事問學理明義足充積於心自有以審乎善惡之歸以爲誠意之資中庸之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爲擇善之功者亦此義也然誠意致知兩項工夫卻是並進不能劃分先後故云致知在格物卽結之以此謂知之至也云所謂誠其意卽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徑直析分兩章不更

相爲聯屬於此正見聖賢教人喫緊用工處其言致知處淺而略言誠意處深而詳蓋致知之理易明而誠意之功難盡誠意者又爲聖學之基也必致知乃能誠意尤必誠意乃能致其知大學之精蘊正須熟讀深思而自得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案朱子引胡安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二語甚精聖賢大本領知言養氣而已知言者窮理之極致養氣者立誠之全功致知誠意其始事也致知誠意體用兼資內外交養是知行並進工夫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新民之事也齊家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案格物卽所以致知竝非格物之外又別有致知工夫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已足盡致知之義包括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項在內乃其所謂物者非引外物以爲誠意正心之資也在身曰意曰心推而暨之曰家曰國天下所以待治曰天下皆物也意心身所以自治與家國天下所以然而盡之理推而至於名物度數因革損益窮究其所以在格物者極吾知之量不能踰乎物之則也致知卽知止之義又案誠意之下接言正心此是聖功大段歸宿處所以顯其所當然皆有一定不移之程度是之謂格物　格爾雅釋詁格本義須是窮究到至處引申爲度格凡物到至處亦各有其限量格字兼此二義　致知工夫卻是並進不能劃分先後故云致知在格物卽結之以此謂知之至也云所謂誠其意卽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徑直析分兩章不更

致知之用蓋此正字卽中庸之所謂中發之則爲中節之和其工夫全在誠意而意之既誠停停當當不失其正則皆致知之功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正心之謂也劉蕺山於此言莫精於意莫粗於心豈非孟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案左氏傳今無乃壹之杜注壹同也三年問百王之所壹也孔疏壹謂齊同三年之喪百王所同壹是猶同是壹是皆者急詞也凡詞急則累言之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案孔疏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覆說本亂末治之事

本所厚也治末者治之薄而終乃歸於厚前由本末推出

始終是以等言此由本末推出厚薄是以分言皆歸重在

本字上章句所厚謂家也恐失之

又案知本卽知所先後謂之知本又知止工夫歸宿處也

格物致知極家國天下之理一歸本於脩身故曰明明德

於天下家國天下之推暨無窮皆所以自明其明德也此

知之所以至由於知本而已知本者致知之極功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也案此當云右第一章首明大學之旨歸本誠意致知而先釋致知之義

案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下卽緊接致知在格物一

語以申致知之義又緊接所謂誠其意者一語以申誠意

之義致知誠意是聖學喫緊下手處微有知行先後之分

而工夫卻是合一致知之始事卽在知止家國天下之理

同而身其本也誠意之始事卽在止於至善家國天下之

事同而脩身其本也大學致知誠意兩項功夫澈上澈下

包舉無遺其言誠意詳言致知略然致知在格物一語實

足盡其量物者盡夫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言之也西山

眞氏大學衍義瓊山邱氏大學衍義補皆格物中事也而

經旨包涵遠矣故當以致知在格物至此爲釋致知之義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愼其獨也案船山云欺之爲義謂因其弱而陵奪之非揜蓋和哄之謂蓋心知有善而不善者硬地入據其中而善之在心者反退而聽命是之謂欺非是哄騙這心之善去爲不善且如人世哄騙也須乘著人昏弱而後行之不顧故凡自欺者皆氣之歉而餒者也須是自強不息自強則自不受欺非能事事物物察看其欺之動於意而禁止之

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案毋自欺者是誠意入手工夫自慊是誠意歸根氣象澈始澈終祇是一箇愼獨工夫到誠意已是全體發見心隨理動一氣透發出來更無客感紛馳攙入其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兩如字形容得氣象如此工夫祇在毋自欺上此處更著不得工夫惡惡臭好好色全是從心欵中發出自然十分滿足是以謂之自慊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間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
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
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
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
也案無所不至卽中庸之無忌憚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卽中
庸之的然而日亡論語小人求諸人一語已說得煞盡祇
求諸人一味向外探討便可以無所不至
案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心自然快足不待表著於外然
君子成己成物之學內外一致表裏通徹稍有矜心作意
於其間則內有不足於心卽外有不能自揜於人此節從
外反勘借小人作箇影子以見誠意之功內省自慊稍馳
向外不得語類云閒居訓獨處最妙君子獨處必愼小人
閒居獨處必愼其意

獨處必閒閒便是放肆但無愼獨一段工夫便謂之不善
其極也可以無所不至但一向外粉飾則意之發已漓其
本人卽不知其不善有何益處此云如見其肺肝務使之
鞭辟近裏爲誠意者先斷其自飾之路非以是窮極小人
之底蘊也
又案小人祇是學中之小人如言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祇求諸人便是小人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卽求諸人之
實證一念疏懈便是爲不善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便是
無所不至其源祇坐無愼獨一段工夫聖人直截斷之爲
小人卽此足見吾道之大閑祇爭此一念之動若放僻邪
侈之小人並揜著之一念無之矣聖人亦豈屑與較論哉

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
此可畏之甚也
案會子曰以下承上愼獨言之是另提起說中庸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說得親切此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更說得
警竦獨中一念之動自視昭然便若十目之環集而視獨
中一私之起自指了然便若十手之環集而指一嚴字中
兼含有戒愼恐懼意此爲獨中之實境誠意下手切實工
夫盡於此十一字中大學自爲誠意者揭示愼獨之方原
不爲小人說法疑章句之意未合經旨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
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
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案心廣體胖自是誠意之效置心廣大之中更無偏私之
累已是正心大段規模益誠意者盡性之功正心者定性
之誼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卽大
學所謂正心而其功全在誠意大學之要至誠意而極矣
故曰必誠其意爲聖功揭示第一要義不可輕易看過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
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
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
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
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
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
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
其實而歎美之也

案誠意大指上文已盡此復申引誠中形外之義以見其

始之功內盡於己而其後之推及於人莫非盛德至善之
揚詡惟其誠之積者不可揜也由誠意之誠中形外推闡
到盡處卽爲聖功王道之全明德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
者必歸本於誠意誠意二字所以爲大學之統宗也

又案恂慄威儀均以外著者言之恂慄如正顏色望之儼
然威儀如動容貌氣象充然有餘恂慄者精神之內固者
也威儀者光輝之外發者也恂慄威儀一時竝見章句德
容表裏之盛語極明曉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

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
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
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案此承上不能忘而詠歎言之聖人明德新民推及於無
窮所以爲善之至也以下乃實指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
處以明誠意之功之必貫乎其全於是而有歎焉則亦不
得爲誠矣故曰誠意者聖功澈始澈終之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
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

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案此發明誠意工夫而所謂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者皆
統攝在誠意中故曰誠意者聖學之極功也明德新民總
而言之明德則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事皆是也新民則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是也大學所重惟在致知誠意
疑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正不必分章釋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
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案說文槃承槃也內則進盥
尸盥匜水實於槃承槃盥器曰必用之說文沐濯髮也浴灑身也沐髮灑身不
必日日爲之似與銘辭無當據內則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
沐是沐浴之槃不如盥器之爲日日新也孔疏云沐浴之槃
恐失
之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
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案誠意之功至矣曰自明者實體於心以務盡其誠之功
曰無所不用其極者窮盡其理以求滿乎誠之量至於誠
意而明德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者皆能有以融會於心
而措正施行無稍差失大學發明致知誠意之功而尤歸
重誠意致知以誠意聖功備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元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

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
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
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案說文緜聯微也毛詩
傳緜緜小鳥貌似毛許同訓緜緜但訓細微而已景福殿賦緜緜翼翼李善注引薛
君曰緜緜文貌古詩許由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緜疑但狀
其緜密不當爲文采也自劉氏彝始訓爲鳥聲章句因之非古義也
案惟民所止極乎道之廣昭然爲人所共由而必有所當
止止於丘隅通乎道之細確然爲人所必盡而各有所當
止故於此下引夫子之言以申知止之義鳥之得所止也
惟其知耳此誠身之必由於明善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
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
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案周頌於緝熙單厥心又夙夜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詩意以敬止爲體緝熙則其功用之所至也玩此
下止於仁止於敬等語似緝熙敬止當竝爲聖學工夫未
宜分別功效言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案此借聖人之言聽訟以明明德新民貫通一意二者並繳歸到知本上意味深長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案章句之分釋明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爲三章以列於誠意之前使學者曉然於綱領條目之分於經旨亦自無忤惟分聽訟章以爲釋本末似經文開端便言本末終始之有先後卽續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終之此謂知本而此復言此謂知本其非專釋本末明矣證之經義似有未安

案以上由誠中形外而推言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以見誠意之貫乎聖功之全末復引聖人之言以申足前意言明德之至者自足以新民皆其誠之不可揜者也無情者

一語發明聖人所謂無訟之旨以追出一本字首章言致知而以知本結之此章言誠意亦以知本結之正見致知誠意皆聖學之本其功本自同貫而誠意之要旨必歸於知本所以致知又爲誠意之基也 新民之功至無訟而極矣使天下皆有爲善之樂而憚於爲惡以幾至於無訟則是上下之交相與以誠故新民者一誠之感通者也知本所以立誠也明德新民之事至於意誠而無餘蘊矣

右傳之首章至六章釋誠意 案此當云右第二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案聖功盡於致知誠意正心以上別無工夫故接釋正心脩身之義

案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感於外而心應之所感者身也身有所感而心必覺焉乃以心效身之用而得失之權一操之於心故心不能離身以爲用要使其心不受役於身而喜怒哀樂一依於心以爲則蓋性功先裕於心然後能返情於性而心之發一皆其性之存日忿懥曰恐懼曰好樂曰憂患皆感之身而心隨以流者也此誠意後必無之心大學特舉以示身心之緊相關而凡身之中理與否皆心司其權也所謂身有所忿懥明所感者身也程子云身當作心不知心正必無妄感卽身驗心而功愈密矣

又案孟子言不動心工夫在持其志持其志者必有事焉而弗忘是也大學之正心卽孟子之不動心持其志無暴其氣本是誠意界限中語而持志而使之定卽是正心正心誠意自是一串工夫程子云非是要無忿懥四者祇是不以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程子也是看定誠意正心工夫一串而喜怒哀樂之交感此心不爲之動則自屬正心境地稍一爲之動卽怒而至於忿懥喜而至於好樂心已受其不正之感故忿懥四者皆心之流而溢焉者也張子韶以四者爲血氣看得太粗章句云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又似於此四者分際未盡分晰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案爾雅在存也玉篇在察也惟常存也而後有以察其心
之用大學言正心脩身專就情之發處大概指點未嘗著
實說到工夫上而惟以心不在三字顯正心之用所謂在
者必有事焉而弗忘之謂也耳目口體身之用也而聽命
於心故容貌顏色辭氣各有待盡之功而一皆其心之運
心在而耳目口體皆受治矣平時心無所主而喜怒哀樂
之發心遂從之而流從而流者情也情動而氣乘之以蕩
則喜怒哀樂之理固有所不及察矣心不在云者正惟其
心之無所存故也此節正申足上意視則有見也聽則有
聞也食則有味也心不存而耳目口體皆失其用則夫喜
怒哀樂之失其用心固爲情所奪而盡漓其本謂之不在
焉可也經義緊相發明舊注都未分曉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案大學於正心說得似粗所以姚江言大學之道誠意而
已矣蕺山劉氏因謂意爲心之所存心爲意之所發而云
莫粗於心莫微於意卻將存發字義亦竝翻覆言之而直
以心爲粗迹須知正心要如孟子之盡心知性大體已是
渾融而工夫全在直養不害誠意是逐事逐物細致工夫
正心是全體發見正心一正字直是停停當當持守在此
程子論未發之中惟敬而無失最盡可與此義參看大學

聞也食則有味也心不存而耳目口體皆失其用則夫喜
怒哀樂之失其用心固爲情所奪而盡漓其本謂之不在
焉可也經義緊相發明舊注都未分曉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案大學於正心說得似粗所以姚江言大學之道誠意而
已矣蕺山劉氏因謂意爲心之所存心爲意之所發而云
莫粗於心莫微於意卻將存發字義亦竝翻覆言之而直
以心爲粗迹須知正心要如孟子之盡心知性大體已是
渾融而工夫全在直養不害誠意是逐事逐物細致工夫
正心是全體發見正心一正字直是停停當當持守在此
程子論未發之中惟敬而無失最盡可與此義參看大學
析言曰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中庸統言曰中和無二道也
案致知誠意聖功已盡正心以上無工夫可言惟就應
人接物語默動靜檢點到純一處語至淺而體驗至深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
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
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案
當云右第三章
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案好知其惡
其美一惡字卽跟上四辟字來蓋好惡之情一偏而於其美
惡遂有所不及察也其言曰天下鮮矣通常人之情言之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
矣案辟唐石經作譬撫本鄭注考異云唐石經本明嘉靖本
山閒井本所據本此岳本十行以來本俱作譬其作譬者
依釋文所改也注譬猶喻也皆仍未改據鄭注譬猶喻者
不云辟讀爲譬則似經文辟字本作譬辟猶喻也竝
愛而取而自喻於心而不更知
其他也於章句訓偏字義爲近
案自脩身以下皆以應人接物存之心而發之容色者言
之蓋君子成己成物之學卽以語言動作爲顯仁藏用之
資終日與人相接而喜怒之感於心因事而遷容色隨之
以變而惟家人之相近習者施之尤便發之尤眞極人世
愛憎憂喜之情施之於家者反而內勘其身而後施受之
宜自有以默喻於心而不能不愼於其所發曰人之其所
卽常人其有之情以爲君子反身之資情之易忽者乃道

之所寓而存焉者也案脩身齊家工夫十分完密豈容有偏但心以爲可以如此施之便是辟

又案敖惰二字非君子所宜有然此自爲施之家者言之船山云敖者敖亢自尊而卑人惰者遑意自便而簡人敖必相與爲禮始見如扶杖而受卑幼之拜是已惰則閒居治事未與爲禮時皆然雖過吾前不爲改容也親愛等十字其類有五而要爲十義親者相洽相近愛則有護惜之意畏者畏其威敬者敬其儀畏存乎人敬盡於己哀則因其有所喪而悼之矜則因其未足以成而憐之賤以待庸陋惡或以人別或以事別近取之家自不乏此十種經文極其所施於家之情以待君子之自省賤惡敖情等字正不必看壞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案經言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而引知子之惡知苗之碩爲證大概說人情一有所辟便蔽於一偏而不自知此等處並無工夫不能說好知惡惡知美即可云脩身即可云爲脩身齊家之功親愛五者之不使流於辟蔽是檢點外面容色所以爲脩身上事論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須是於容色上操持十分完密乃可無親愛五者之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案此當云右第四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案玉篇齊整也齊便有整齊嚴肅之意治謂事得其理齊家治國皆須有教教成於家者無他孝弟慈而已矣盡一家之人統於是三者而其中條理節目亦須逐漸涵濡如語言行動必依於理自是成教之本教成於身而父子兄弟自尊卑上下所處各有攸宜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案或問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所以求其意者自不至於相遠民能自言其意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於此有不察耳語自深切而專承慈以使衆爲說卻自未盡大學引康誥之詞自謂父子兄弟尊卑上下所處各有攸宜

以至誠行乎其間而孝弟慈之誼油然自生於其心是靜
辟入裏語康誥自言保民大學自言教家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祇是卽事指點如孝弟豈能懸一父兄爲式而使學
爲孝弟使衆豈能懸一百姓爲式而使學爲慈明其理以
發其本心之誠自動於不容已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最
得經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案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
小而可懼古人之探戒也蓋仁讓之行必自其身積之而
後被於一家貪戾之成亦必自其家受之而後及於一國
記者錯舉以成文耳

又案機者發動所由發於此而動於彼所謂聖人之運量
也周子言幾是運量至神處一家仁讓乃教之成於一家
一國仁讓乃教之成於一國各有條理節目而鼓之舞之
以盡其運量之用者所謂機也其機如此祇操在一人身
上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功用祇在機之發動處著
實不差中庸發而皆中節卽是聖人之機周子之言幾爲
能實見此理大學於治國章發明一機字盡古今天下治
亂之數皆是如此先儒但以感應之理言之非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
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
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
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案求諸人非諸人便是治國大頭腦五禮之施五刑之設
皆由此出大學喫緊於此說箇有諸己無諸己乃見脩身
齊家治國次第工夫一毫假借不得所求諸人未必若善
之實有諸己所非諸人未必若不善之實無諸己而其所
以求之人者要皆自己而推所以非之人者亦皆自己而
推斯以爲成己成物內外合一之理治國之道祇在教民
或身固不脩而亦無暴政之及人則其教民爲善禁民爲
不善者固亦欲人之共喻曰所藏乎身不恕是其藏之身
者固隱而難見也而無本以爲之推則所謂不恕者民固
度知其不然也於何知之於所好知之堯舜帥天下以仁
誠好之也故好惡之生於其心天下國家之本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案藏身之恕不恕家之人知之國之人自無不知家與國皆待治於身者也而家人之親所以喻之者易入而所藏

尤有不能揜也故其效必先見於家上文所藏不恕專爲治國者言之乃以治國在齊其家作結而三引詩以發明家國相通之理正惟教之行必自親而近者始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案此當云右第五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之人心同天下之人心亦同故曰明德於天下明其所同具之心而已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

案絜矩之道須是以此度彼使各得其分非但如恕字之推此一心以度之人而已人之相處上下前後左右六者足以盡之而上下使之相安前後使之相準左右使之相交盡天下之人範圍於矩之中自須有紀綱法度明示之則使人不能踰故夫上下前後左右之各適其宜無他禮而已矣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統之於性功專就性情好惡上立論而於治國章言教平天下章更不及政教字而惟約其義於絜矩二字之中上下前後左右盡人有箇相處之法聖人之以規矩法度整齊天下亦卽出乎其間未可僅以推己度物之義圖圖看過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案大學自誠意正心脩身以至齊家治國皆從好惡發動處體驗至平天下而後推出民之所好民之所惡以顯絜矩之用實見得心意之動而與民物相接盡於好惡二字中聖人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二語最盡立人達人必所好也非是必所惡也絜好惡之矩於心而用以整齊天下之好惡使各當其分推至諸侯之國土地闢養老尊賢而有慶田野荒蕪遺老失賢而有讓一準民之好惡行之曰所好卽矩之所由出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而稱物平施豈區區求民之所好求民之所惡逐物以徇之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案以上通言絜矩之道而引民之好惡以發明之而終以得失驗其功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

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案平天下在平天下之好惡而固以治國爲本近治其國政教皆實及乎民則好惡之徵尤近而其發也尤嚴好惡之矩之存於心者不能絜之於民則有流於辟者矣好惡順於民則得其衆辟則失其衆國之興亡恆必由之承上好惡之義兩引詩以申明之正見天下之本在國而好惡之近切於民者所以爲絜矩之方也

又案以上言絜矩之道而通論民之好惡以爲絜矩之端而兩引詩以有國者爲證是故君子以下專就治國者理

財用人兩大政反覆發明其義以是推之天下卽所謂絜矩之方也蓋財者天下國家所資以爲用而人者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民之好惡之所繫尤莫切於此二者治國之道無他裕民生厚民性而已矣裕民生非能盡取民生而裕之也耕斂酌其宜取與定其經而民生自裕厚民性非能盡取民性而厚之也嚴賢不善之別明義利之防而民性自厚以是推之天下所好惡同也定井田之制申庠序之教立一王之大法以整齊天下之諸侯用是以命有德討有罪皆是義也大學專論治國之要而首揭絜矩二字以發明之學者推求其義而自得之可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案德者好惡之矩之存於心所以涖政而絜之民乃得衆之本也故曰有德此有人言民心歸之而後能保有其人也保有其人斯能保有其土而土地之闢田野之治亦須使民得遂其利樂而後能效其用有國者之以財爲務惟其用之不可闕也周禮以九賦斂財以九式均節財用均節者卽王制量入爲出之義以一國之財資一國之用曲禮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土功不興王制又以三年之通制國用以濟民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案外者外親之忽而不營內者內守之求而不已鄭注外疏也內親也祇誤得仿佛章句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又似別有一番位置德以爲本而財自生所謂末也若專意在財字上經營則將起而與民爭而施其奪民之政民施奪是內末二字歸宿處

案下言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似爭民施奪一語專屬君言

小民衣食之計不逮賦斂之供其情則近於爭其迹則比於奪鄭注施其劫奪之情施者君所施於民也孔疏親財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恐非鄭義四書異同商引貨殖傳最下者與之爭正是此爭字注腳長楊賦裕民之與奪民也正是此奪字注腳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案財聚民散財散民聚是承上文而推廣言之非覆釋上文語財生於土而成於人一國土地山川所入之數自足養一國之人而國用亦於是取資焉取之瞼其制而後國有聚財財聚於上則民必有不能遂其生者於是去田里

而逐末而民散於野困誅求而轉徙而民散於國上無聚財之君則民力之有餘者自足以待凶荒藏富於民即財散於民矣民各安其田里自然聚而不散二語通論一國之大勢以見財與民聚散之源下文貨悖而入始言聚財之害民散而國隨之以敝亦豈能保有其財哉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案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承上好惡此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承上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就民心言此就君德言天命之得失存乎善與不善善卽所愼之德也下文接引楚書舅犯之言以明散財之義言有國者之所寶不在財而在善引起秦誓之言一个臣而歸本於君心之好惡明分兩事而實融成一義直貫下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內凡三言得失各自爲結束而文氣實緊相呼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案鄭注檀弓仁親親行仁義此云仁親謂親愛仁道也晉語棄人無親信仁以爲親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似皆訓當訓行仁而能知所親愛不專訓爲愛親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媢忌也違拂也俾使也殆危也

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案彥當爲嗲尙書正義引論語由也嗲作諺說文諺傳言也嗲與唁同文心雕龍諺者直語也喪言爲不及文故弔亦稱諺疑由也嗲正謂其語言直率傳所引諺之言直率相傳之言也人之彥聖謂人傳許以爲通明其心好之不啻自其口出言人相傳許之言必阻遏之使不得達也鄭注彥或作盤釋詁盤樂也鄭氏所見本或作盤聖盤亦樂道人善之意

又案媢尙書作冒說文冒冢覆也冒蓋覆蔽之意王氏引之云惡當爲誣說文誣相毀也言疾人之

有善而讒毀之左傳合左師畏而惡之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四書異同商以赫冒疾害讒毀分爲三意甚允漢書張禹傳數毀惡之爰盎傳雖惡君上不復信鄧陽傳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又惡之於燕王惡之於中山李善文選注惡謂讒短也孔疏揜藏嫭妬疾以憎惡之則惡與嫉字複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伺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嫭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執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葢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飾南山之意

案秦誓哲夫一節兩種人所以有利於國及病國者無他能容與不能容而已矣有國者於不能容之人放而遠之則其能容可知能容則賢者日益進不肖者日益遠故此下彙舉三項人以立好惡之準使有國者知所法戒好惡一得其正則所好者必天下之公好所惡者必天下之公惡如是而後能盡天下之善以從其好盡天下之不善以從其惡而國治矣反是則亂亂之既成而菑及乎身一好惡之反足以致之爲其好惡之被及於民者大也大學言好惡而引秦誓以爲好惡示之程是其所好所惡一皆以用人爲急而自古賢不善之分亦無有逾於此者此治國平天下必由之理所以爲絜矩之極則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案以上通言理財用人之義而引有國者之好惡以證實之而終以得失驗其學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語益加切葢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案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言絜矩而推出好惡之義以見得失之在人次言理財端本愼德以見得失之由己次言用人而歸結到好惡上以見得失之生於其心而此節提明君子有大道自是總結中一段文義所謂道者非虛言其理也卽上理財用人兩事中骨幹所以施之皆宜措之皆當直是全幅本領充積於心一併發透出來存之爲德行之爲好惡蔵是一箇忠信則所謂大道者無他忠信而已矣忠如天地生物鉅細靡蠹全數包含在內遇發生處元氣自然鼓動一齊與發生信如四時之各有其序萬物

之各有其體著實還他箇自然推排不動德者本財者末實實推見一本末自盡其所當愼者經常變不違能好人能惡人實實發出一好惡自盡其所應能者歷久暫不違以之理財而財得其理以之用人而人得其用得者明是實有所得雙峯饒氏云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析忠信與道爲二所謂道者究是何物如孔疏所云孝弟仁義之大道豈非夢夢

又案驕泰二字不是泛說實是於理財用人上看出不善底蘊有財而不知保必先有泰然自侈之心而因取與無節以成乎驕有人而不能用必先有驕視萬物之心而因進退惟意以成乎泰人君之惡多端未有不成於驕泰者

而理財用人之失盡於驕泰二字中而無餘蘊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案有國者以理財用人爲要義無古今一也洪範八政惟祀與賓二者上交鬼神外接諸侯其曰食曰貨則首重理財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師則總歸用人大學於平天下章發其義而一以聚財爲戒蓋有以察乎有國者之用心莫不以理財爲急其用之有體著實還他箇自然推排不動德者本財者末實實推見一本末自盡其所當愼者經常變不違能好人能惡人實實發出一好惡自盡其所應能者歷久暫不違以之理財而財得其理以之用人而人得其用得者明是實有所得雙峯饒氏云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析忠信與道爲二所謂道者究是何物如孔疏所云孝弟仁義之大道豈非夢夢

又案驕泰二字不是泛說實是於理財用人上看出不善底蘊有財而不知保必先有泰然自侈之心而因取與無節以成乎驕有人而不能用必先有驕視萬物之心而因進退惟意以成乎泰人君之惡多端未有不成於驕泰者而理財用人之失盡於驕泰二字中而無餘蘊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案有國者以理財用人爲要義無古今一也洪範八政惟祀與賓二者上交鬼神外接諸侯其曰食曰貨則首重理財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師則總歸用人大學於平天下章發其義而一以聚財爲戒蓋有以察乎有國者之用心莫不以理財爲急其用之有體

心莫不以理財爲急其用之有體著實還他箇自然推排不動德者本財者末實實推見一本末自盡其所當愼者經常變不違能好人能惡人實實發出一好惡自盡其所應能者歷久暫不違以之理財而財得其理以之用人而人得其用得者明是實有所得雙峯饒氏云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析忠信與道爲二所謂道者究是何物如孔疏所云孝弟仁義之大道豈非夢夢

又案驕泰二字不是泛說實是於理財用人上看出不善底蘊有財而不知保必先有泰然自侈之心而因取與無節以成乎驕有人而不能用必先有驕視萬物之心而因進退惟意以成乎泰人君之惡多端未有不成於驕泰者而理財用人之失盡於驕泰二字中而無餘蘊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案有國者以理財用人爲要義無古今一也洪範八政惟祀與賓二者上交鬼神外接諸侯其曰食曰貨則首重理財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師則總歸用人大學於平天下章發其義而一以聚財爲戒蓋有以察乎有國者之用心

安其居樂事勸功然後興學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皆以財興發其事業發身者以身措理之也有財此有用便是以財發身歸宿處易言聚人者財理財者義益即大學言財用之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案左傳襄二十五年惟卿備百邑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孔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具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方十里也坊記孔疏引司馬法四邑爲邱出馬一匹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而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鄭注小司徒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又引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三十家馬一匹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

革車一乘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正義引鄭注小國下大夫之制論語駢邑三百鄭注云此齊下大夫之制以此準之則下大夫采地一成者得有馬乘坊記家富不過百乘百乘當得采地百里采地之至大者朱子章句以畜馬乘爲士初試爲大夫百乘之家爲有采地恐未然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談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案大學誠意章首清小人之界是學問大關鍵平天下章末終極小人之害是工夫大歸宿與中庸發端分別君子小人而終推盲小人之道同旨蓋君子小人之辨學者皆能知之而意之發動處有不及持者而小人之途徑遂於是分故致知中之君子小人所見淺誠意中之君子小人所爭甚微也此大學始條理之事也至於治國平天下既自正其君德又須得人以輔之凡以治民而已民各求所以自利君亦求所以自利利者君與民相交之大者也而能利國者之爲善又古今之通情也故防賢病國之小人易知而言利之小人難知此大學終條理之事也聖人深察古今之變究知人情之宜而急正小人之防所以異於周戒而於言利者正其名曰聚斂之臣曰小人則又合用人理財而竝爲之說聖人深究人情之變以立萬世之防家國天下其理一也兩舉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言意味深長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案此當云右第六章釋治國平天下

朱子章句改定大學古本而補格物致知一傳以發明聖功之要蓋明善誠身條理次第躬行實踐深喻於心確然

有以觀其會通而知其旨要此亦足見聖賢授受之精微循端竟委莫能踰越而經而理之綜而別之使以類從昭示學者循章以求其義而尤以格物致知爲聖學之基以聖經有所未詳補明其功朱子之用心勤矣嵩燾少讀是書求之諸儒傳記或有異同則亦竊以補經爲疑其後與聞先儒講學之遺知學以漸而幾而理以推而明聖人下學上達之功其本必在致知又深以謂朱子補傳爲最有功於學者讀之既久而後知大學一書於致知誠意二者實已反覆推明窮竟其義無復餘蘊又竊疑章句之書綱領條目之分疏未足以貫通聖經之全而或失之纖曲老病無能學殖荒落終無能有所進益稍以所見坿之章句而推陳其說以還聖經之舊於諸儒之說之有當者亦間有採錄至於姚江良知之學知行合一其於致知誠意二者之功混而同之悄悅恣睢以失所據固無取焉爾嵩燾謹記

大學古義

南海康有為

戊戌冬月於蘇州

大學古義

咸陽劉光蕡 白愚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程子表章大學此爲千古特識爲學次第是大學精意所在卽下古之欲明明德節各先字物格節各後字天德王道天下萬世之人所當學此篇以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括之而無遺宏綱既舉而細目又極詳密故此篇言學爲古今有一無二之書

何以爲大學立念以天地民物爲一體而學以講明其理然後實爲其事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故曰大學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明德是道之本親民是道之量至善則學道之詣也明德是性善親民卽仁也有此明德發見於外第一念卽是仁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元者善之長也親民之節文是禮卽至善也止至善止字中有義字在焉審度而止之卽義也智信皆天德古人以配四時之

冬四德之貞卽該於明德二字中德而曰明生而曰具之信也由明德而親民以智信爲仁貞下起元也

道由路也大學之道是由明德以親民之路明德不親民卽無道故大學之道生於民無民卽無道天地間萬事皆起於有己有人若天僅生我一人則德不與人接誰謂其不明亦何貴於明哉聖賢立學之意凡以爲民也學者有志於學須立地有民胞物與之量方可言學

從古本親民當如字讀從朱註親民當作新民兩解

均可通而新民不如親民之義精深宏大

人惟視民不親故忍以法術愚民刑威迫民後世一切猜防民之覇政皆由視民不親而生故親之一字爲王道之本源改爲新則王道之作用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

至善是明德新民之極故爲大學所止之境入學之始必先知之然後再加細密工夫明明德必至如聖人方爲至善而學始可止新民必至如王者方爲至善而治始可止故吾謂入大學者必立地能以天地萬物一體方可言學卽知止之說也既實知至善爲所當止之境則有誘以他境之可止己必不聽故有定定則心目專趨於一他若無所見故能靜靜則心目無所擾故能安安則心與學融化爲一以待事物之來感而自通故能慮慮則於事物之始終無不洞悉而得至善之所在而止矣

明德至善之地仍在親民上見不親民而空自明其明德其明於何見之卽不明亦何從知之故下文言克明德言顧諟天之明命言克明峻德而第結以皆自明不言所明之詣爲何如也於是由自明說到自新由自新說到作新民則與民共新矣民何由新上有命令以新之舊邦之民皆新矣而結以君子用極則止善矣是明德之至善民必皆自新乃可止也蓋己與民共立於世無民卽無己無己卽無明德可言故爲學以親民爲重也

大學以三句提綱後突出知止二字此知字從何而來卽明德之明生而自具物欲能蔽而不能使之亡不謂之眞知不可孟子謂之知愛知敬卽是仁義可達之天下孝經亦以愛敬爲順天下之要道故知止之知是明德之明知止之止是明德之終達其愛敬

於天下則明明德於天下矣

此節以知字始以得字終知止是知得字則入於行矣然不日得止則仍卽窮理言蓋實見得事物之理皆吾心固有之理而且恰當至好毫髮無憾知止之知猶虛得則爲眞知也是卽致知入誠意之始至平天下章忠信以得之乃爲實得其止此得字以理言彼得字以事言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合明德新民爲一物此有深意人皆視明德新民爲二故佛老之徒修身養性祇知爲己無聖人成己所

以成物之公心利達之子政道刑齊惟責諸人昧乎君子有己而後求人之恕道其弊皆由歧明德新民爲二而生也合德民爲一物一物而二名者本末之形也德民爲一物卽明新爲一事事同而名異者終始之迹也有本末有終始則爲之必有先後而欲爲之必先知之知其先後之序不爲則已爲之必能有成蓋循序漸進卽順道而行也曰近道謂去至善不遠也

朱註以物有句結首節事有句結知止節細玩之物爲德民之物事當指明新之事先後卽下兩節先後而言之結也下兩節第

字此節爲下兩節之起非上兩節之結也

言明德新民之先後未及至善蓋格致誠正修卽明德之至善齊治平則新民之至善格致誠正皆以修身故又推出修身爲本而齊治平之末不待言矣治亂卽指明新之物未明未新爲亂已明已新爲治所厚所薄卽指爲明新之事謂薄於本不能厚其末也若知止之始能得之終是釋首節止於二字之義首節不曰在止至善而止字下加一於字分明止字中有工夫故下節從知止推出定靜安慮以至得止皆上節於字中工夫自具之層次終始先後已明言矣

此處何待再爲申明故知止節爲結足首節物有節是別提起古人文章隨說隨自註釋以後便不再管他經史中此類甚多此處亦然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可見古人平天下不過使天下之人皆爲學卽是太平之治治國是使一國之人皆學齊家是使一家之人皆學不是我往平之治之齊之也我不過爲設學立教法其教法卽我修身之法布之鄉學中使人人學之卽爲教法

此節各先字求其致功之端也下節各後字指其成功之序也古本以誠意爲傳之首章此大有精義從天下推到心皆以漸而精由外而內由心推到意朱

思過齋鋟版

子訓意爲心之所發是復由內推向外矣此恐未是劉念臺訓意爲心之主若今云主意也此解甚精觀後誠意傳中好惡是意如好色惡臭是誠然則意是人心能爲好惡之根故大學中庸之獨卽孟子所謂性意發於獨卽孟子所謂性善也幾希卽心所具之性意發於獨卽孟子所謂性善也性本善故自然好善本無惡故自然惡惡特患自拂其本性故須誠耳知是意之靈明處物是意之精實處萬物皆備於我矣故天下之物皆意中之物

天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是卽性也故意卽是明德誠意卽是明明德意是明德之全所謂虛靈不昧也析言之則知是明物是德

致是推極其明格是方正其德致知是具衆理格物是應萬事也萬物皆吾性所固有然謂之爲萬數實不止於萬則紛而難理繁而易忘必使人有一大方格中界無數小格使物物各就其格則各就理而不忘則物格而知亦致矣致知在格物不曰先而曰在致知卽是格物非兩事兩候也陽明以爲善去惡訓格物則格字有方格扞格兩義方格爲善也扞格去

思過齋鋟版

惡也

明德性也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以應萬事者卽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義以迹象言謂之物以義理言謂之德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明明德復性之學也身心家國天下皆是物修齊治平卽是則不違其則卽德也我得於天者爲萬物皆備之德故修齊治平爲吾性分所固有卽吾職分所當爲入大學講明道德不過復完我得於天之性我得於天者萬物皆備故欲復我之性不能離卻民物遁於空寂自謂見性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也親民之親首

節必須作親字解不必易作新字且不必深看即是與物相接之意不離民物遁空寂以明明德也此性以己所得於天者言謂之德爲心之靈明故曰明德以天以此付於人人而爲天下所由太平之具言之則曰善能明明德於天下則復性善之本量故曰至善至善卽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謂是親民之極卽是明明德之極吾之明德是萬物皆備之則遺卻一物使不得其所卽性量未能完滿卽不得爲至善故三綱領是一串說下實是一事下文所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止卽是明

明德於天下知吾性之本量而擴充之無欠缺也儒謂之知性佛家謂之見性知是知其理得是實爲其學而有得也知虛得實由虛而實中間靜定安慮皆是工夫次第可以自驗者若欲分傳此節可爲明明德之傳亦可爲止至善之傳蓋從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從古本是提大學之綱明德是就本原說天下是就分量說明明德於天下卽是親民明德極微渺天下極廣博明明德於天下眞有納須彌世界於一芥子中氣象知止則第知焉而已卽能慮而得亦第實知其理而能深信不疑焉耳若實見諸行事則

其本末始終先後之序必一毫不能紊亂乃能實致其功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是明德所被之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也事是明明德於天下之事卽誠正修齊治平也循其先後之序天下事物如網在綱一絲不紊矣故曰近道此節是下二節提筆故下二節分承先後字所先在此所後在彼兩節原是一意而繁複不殺者先是程功後乃收效也先是欲明明德於天下後乃能明明德於天下也然由天下遞求其本約而至於知由遞徵其效大而至於天下平聖王之學果枝枝節節而爲之乎故又指出修身爲

本諸事皆當求諸身也以理言明德爲本以事言則修身爲本也本亂末不能治本薄末不能厚古今不易之理不言始終者以本末該之也然則本末物也知其爲本爲末格物也吾所謂方格卽朱子分八條目之意如納物於方格也知其爲本而先之知其爲末而後之卽兩節先後之義而先難後獲之義亦在其中則致知也夫前節欲爲此必先爲彼次節能爲此卽已能得彼此其理確不可易而能深知其所以確不可易則其識已過人遠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物格也物物皆握其本得其本萬事

理物各就序非物格而何致知在格物致知卽是格物故物格卽爲知之至自大學之道至此必有此二句方能結得完足惟知已至則將見諸行事而行事須從事之萌芽獨知獨覺做起故下文以所謂誠其意提起說去程子所謂王道本於愼獨也古本文義文氣原無闕脫錯亂也

古本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以明德爲綱反覆推明欲人充滿其量而實致其功量之所及皆物也心身家國天下是也功之所始則知也修齊治平爲物則而我知之也明德不充其量則遺棄民物虛寂之學非大人之學也明德不實其功則泛濫爲知俗僞之學非大人之道也故知止是致其大綱之知知所先後是致其綱目之知皆實其知於物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國必先治家必先齊身必先修心必先正意必先誠格物也意果能誠而心卽正而身卽修而家卽齊而國卽治而天下卽平物格也修身爲本是格物之要卽爲致知之知止本亂末不能治本薄末不能厚是格物之序卽致知之知所先後也明德道之源也天下平道之極也握其源造其極則知止而得止非所謂知之至乎此段義理精深文氣亦極完足翻爲經文原無不可卽謂爲致知之傳亦無不可也此下各以所謂提起首誠意次正心修身次修身齊家次齊家治國次治國平天下合首段共分六章致知一章誠意一章致知也誠意行也大學以修身爲本人所以修其身者不出知行兩途故致知誠意兩章如兩峰對峙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意蘊悉該於中其下四章則各舉首章一節而反覆推明其理不他及焉則謂爲傳亦可也

右解經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

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

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明德者天與人之性蘊之於心者也然性以心爲舍究不得謂心卽性於心之中求其純乎明德不落於形迹者則惟此自具之靈明惺惺不昧者爲性之本體言其發動之機則爲知指其存主之神則爲意知動而意靜知虛而意實致知後復詳釋誠意者能識本體須密操存之功也夫心之存主本無迹象之可

言其可言者仍爲此靈明不昧之神故知與意不能截然分爲二也明德本是一物故經文謂意爲獨而朱子訓獨爲獨知獨覺則舍此靈明不昧之體無所謂意也此心之意爲天與我之明德生而自具卽生而自誠然始則苦於昏而不自知繼則慮其欺而不自存故於應物之際須常保此未與物接之獨知獨覺則事物接於外好惡動於中而此靈明不昧者常爲之主百變而不迷則不自欺而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矣心廣體胖之謂也而實由敬愼以保此獨知獨覺之靈明致之也否則如小人之自欺而外人之

指視叢焉明德昏而不存心身家國天下卽無所以爲正之修之齊之治之平之本而一事無可爲故誠意爲大學之最要也君子所以必如是求誠而不稍有假借也

意不誠則眾人之指視叢焉誠則亦人人所共見矣誠於惡者不能揜惡而著善誠於善者豈能揜善不著乎況明德既明尤爲人人所同得而人自無不見乎故我獨知獨見之明德卽人洪澍兩節天下共知共見之明德能共知共見我之明德且爲萬世共知共見之明德能共知共見我德之所以明卽切磋琢磨是也學之至善民見之而不能忘也學知也政行也存之爲意爲獨推之卽充於天下至矣哉其退藏於密者乃卽其彌於六合者也入康誥克明德節故自古聖王莫不用力於明德蓋出全力以爲之康誥所以謂之克內而密審其本源則顧諟天之明命湯之自新也外而充滿其分量則克明峻德堯之格上下也皆自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已入盤銘日日自明卽日日自新人人共見卽人人可共新在君子作之而已故雖舊邦可以新命之其故何也明德在心爲意意爲吾心靜而存主之神有極象焉皇極旣建民自會歸矣故在我之獨卽爲萬民之極極立於此萬物咸就範焉故君子無所不用也萬物共一太極物物又各具一太極明德所以爲人人所同得也夫君子用其極以意爲約而守之也入邦畿下數節民之會極歸極則以明德爲至善歸而止之矣所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善卽至善也明德之靜存者爲意誠之而著於外者隨遇皆有可止之至善要皆守此愼獨之功以著明於應事接物之地之效也夫君子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所敬愼以求誠者則在獨知獨覺之意入聽訟章

不能忘也能共知共見我明之所爲德卽賢親樂利是也政之至善民見之而不能忘也學知也政行也存之爲意爲獨推之卽充於天下至矣哉其退藏於密者乃卽其彌於六合者也入康誥克明德節故自古聖王莫不用力於明德蓋出全力以爲之康誥所以謂之克內而密審其本源則顧諟天之明命湯之自新也外而充滿其分量則克明峻德堯之格上下也皆自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已入盤銘日日自明卽日日自新人人共見卽人人可共新在君子作之而已故雖舊邦可以新命之其故何也明德在心爲意意爲吾心靜而存主之神有極象焉皇極旣建民自會歸矣故在我之獨卽爲萬民之極極立於此萬物咸就範焉故君子無所不用也萬物共一太極物物又各具一太極明德所以爲人人所同得也夫君子用其極以意爲約而守之也入邦畿下數節民之會極歸極則以明德爲至善歸而止之矣所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善卽至善也明德之靜存者爲意誠之而著於外者隨遇皆有可止之至善要皆守此愼獨之功以著明於應事接物之地之效也夫君子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所敬愼以求誠者則在獨知獨覺之意入聽訟章

以本之在是也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意又爲身心之本觀於夫子論無訟不在聽斷其詞而在大畏其志則大學明王道以誠意爲本可以恍然矣上段此謂知本知物之本也故足以此謂知之至句以知言也此段此謂知本知事之本也入大學而致全力於誠意則必能明明德於天下收修齊治平之效以行言也故更不益一語而言誠意之義理文氣已無不完足又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各章結法一例知古本原無錯簡訛脫也首段反覆推明明德之體本末終始先後身心國家天下皆就明德以示人欲人之

見道也故曰以知言也此段反覆推明明德之功愼獨切磋琢磨賢親樂利克明顧諟自新作新新命用極知止得止畏民志皆就明明德之功用以示人欲人之體道也故曰以行言也

以其德之靈明言曰明以其靈之粹美言曰德天以明德與人卽隱含知行在內故大學首從知行說入然性蘊於心人必先識之而後能體之故大學指道所在後卽從知字說入至知至後乃接入誠意知先於行也意何以謂之行明德是性無形體無聲臭不附於人身實無從見強而指之曰天之明命至實有

思過齋發版

於人身有實迹可指則爲此心靜而存主之神明爲人所實有此明德之見端也故意非行誠意則行之始基而卽百行之本源也朱子以首段爲經文當全舉大學之全體本末始終言不當僅據知一邊說故本亂節下此謂知本句遵程子說定爲衍文謂經不當如傳文之末以此謂如何作結也夫欲明道之全體不就人之所見言是就人生而靜以上說矣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不是性不是性卽不是明德故古本首段卽從知上說明德之明是知德卽是止謂明之凝聚而粹美爲至善也凡人應事接物其恰好處皆吾心固有之理恰好處卽是至善卽當止之處故人能識得明德卽爲已知止所以大學次節卽從知止說也此知字卽是明德之明自然發見處不雜於問見卻離不得闇見孟子謂之良知陽明拈出以爲爲學之宗旨凡人應事接物均以此爲本大學所謂致知卽由此致將去故入大學者不曰求知而曰致知謂推致吾本然固有之知也卽朱子補格致傳亦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其言致法亦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明德之德而何至乎其極則知止矣非明德之明而何

思過齋發版

因其已知則此知人生而自具故大學發明道之全體卽從知說入也陽明提良知爲宗旨與古本大學之說合講朱學者堅守門戶之見於大學經文首節後卽接知止昧爲未見並朱子補傳之說亦不暇顧而以力攻良知爲快虛心研道者不當如此

然此知爲流動之靈明必有實落凝聚處方可謂之德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行從何處起對天下國家言則在吾身卽身而精之則在心然心載明德非心卽明德也於心求爲吾身之主以應事接物者則惟此靜存之神能爲發動之端者以其靜存謂之

獨以其能發動謂之意此意果誠則如植種下於土枝葉花實自隨時而發實有天德自能實爲王道故誠爲體道之始也此段與上段可以並峙而以所謂提起與下四段同下四段皆此段誠意之所形以此獨施之國家天下而悉得其至善而止之也

朱子於此後多更古本次第者不以意爲性體靜存於心而以爲心之動念故不能貞百爲萬變而爲之主則朱子以爲誠意在意念初動處用功未嘗及身心家國天下也何以誠意後便爲盛德至善人不能忘何以便爲君臣父子交人均得所止何以便能使

無訟故以大學之道至其本亂節爲經分爲十目以爲十傳而分此段爲六於誠意前補爲五傳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爲誠意傳凡言明德者爲首章言新字者爲次章言止字及至善字者爲三章爲三綱領之傳聽訟章結以此謂知本爲本末之傳而以此謂知之至句爲致知格物傳結句謂傳文已亡而自補之脈落較古本爲分明然義理文氣不如古本之深厚完足兩相對較自能見之如釋明明德傳三引書而結以皆自明也爲釋明德之本體乎抑釋明德之功夫乎明德爲己所得於天之物人豈不知而待於傳者特釋之乎意味已同嚼蠟而以誠意後各傳文氣較之則各傳結搆完密與此大不相類取古本讀之則知因誠意後實有明德於中即能形著於外故引淇澳烈文之詩證之然前王沒世民不能忘非求之民也能自明其明德而已由周及商以至唐虞聖王無不如是自古爲學爲政無不從誠意做起文意何等深厚完足此首章釋明明德之傳不如古本之善也

次章三章爲新民止至善之傳較明明德傳尙爲完足然自新新民以至新命義理完足而以用極爲止

於至善則解用字未爲的確而無所不用四字亦無著落三章先出止字次說止而移淇澳烈文兩引詩於後以爲得止而詠歎以結之此較次章尤爲文義完足然傳以釋經也引本經在前以他經證之則可未有不舉本經而徑引他經說入以爲本經之傳也朱子亦自知其例故補物格致知傳即從本經說之例而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直從本經說入而明德至本末四傳不能一例則朱子必自知其爲割裂補湊而不敢信爲聖經之舊必爲如是也試取古本讀之淇澳二詩是詠歎誠意後誠中形外之實迹而湯

之自新則自明之實功自明必須與民共明民亦能自明也在上作之而已作之之法亦在自新其教命而已新其教命則不誘於世俗之積習拘於祖宗之成法將用何者以爲新民權衡哉則用此獨中之誠意而已蓋意是明德之凝聚萬事萬物之理胥含於此如天之北極易之太極洪範之皇極誠其意卽建極也至此已往無所不用之故意誠以後物物之至善皆卽我而具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得以已說雜於古經中也朱子爲儀禮經傳通解特提至善而止之象也物物之至善卽物物一太極其在治天下卽爲王道爲皇極故卽爲民之所止亦由我之先得所止由誠意來也則明明德於天下不過與天下同誠其意而已觀於使無訟可以恍然矣無情不得盡辭大畏乃在民志非提醒此明德實入於人人之寤寐而爲之主其能如是乎故大學之道以誠意爲本能誠意者則握其本以爲之而明德明於天下矣

一篇通謂爲經亦可也援儀禮喪服及大戴記夏小正經傳並行之例謂此篇以經傳並行截本文各篇所謂以下爲一傳亦可也然予亦有說焉禮者人事之綱紀王者之政所以綱紀人事也欲王政之行必須人材大學培養人材以爲立綱陳紀之用則大學尤爲諸禮之本孔子以學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損益百王爲萬世法必不輕視學禮而不修訂儀禮十七篇乃不及學禮蓋古學禮無成書夫子不敢以已說雜於古經中也朱子爲儀禮經傳通解特提學禮其見卓矣予意以此篇爲經升之儀禮中或置於首或置於冠昏禮後或置於末置於首者卽大學爲諸禮之本之意置於冠昏禮後者大學爲成人之學也置於末者虞廷典樂教胄子在禮官之後也而以學記爲傳如儀禮有冠禮昏禮小戴卽有冠義昏義之類是也如此分爲經傳似較與中庸同列論語孟子中爲稍勝也

誠意章有曾子語則此篇非古經亦非孔子手定爲傳體明矣何以謂之經也曰誠意章兩節突出曾子語爲全經所無直稱曾子則所謂誠意以下非曾子所自作明矣故朱子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然

此處突出曾子語僅發明獨之非獨卽上文全節之意特曾子語爲尤悚切動人耳去此三句本章發明必須愼獨以誠意之意原無不足縞意此三句爲曾子讀大學有得自抒所見註於小人閒居節下後之受大學者據曾子之册並註語錄之後不復辨別同爲經文也後平天下章有楚書舅犯秦誓及各詩書語則此非周公以前大學古法而爲孔子所手定明矣故不入於儀禮也

然則子又分爲六章何也曰此後世讀書分段法卽朱子名爲章句之意所以醒眉目也讀書分段是學者欲通經文所以求通之法非割裂經文也

然則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非大學之綱領乎何以不釋也曰烏得非綱領然以首節爲綱領則是必截然分爲三則未安也實核之大學只是個明明德明明德是性性中之理卽有民物在內故曰親民民是我性中物事烏得不親則親民是實復其性以及天下平則盡親天下之民爲復滿其性之分量卽爲明明德到至善處而止之矣故大學則是個明明德至於做到至善處而止之矣天下之人皆能明明德亦是疑其無傳卽爲未釋此後世尋章摘句法非聖賢論學法也聖賢論學發明其理其理既明卽不再釋非如時文家必明見宇面方爲切題也吾以致知誠意分知行試問知是知何物行是行何事致知求知之全誠意是行之始非明德乎既釋明明德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均是釋新民由明德以至天下平卽是釋止至善從古本經文理義未嘗不完足不必疑其有漏也

條目有八何以僅有五傳知止下爲致知之傳何不爲格物作傳知止下不爲經文條目從傳中分出是傳中有傳也且致知之目未出何以先爲傳也曰此泥於經傳之名而以後世行文之法律聖賢爲學之法也明德爲天之與我性中自具之物也苟不知之何從下手用明明之功故首節後卽從知止說入人之爲學其端未有不自知始者此知卽明德之知相合爲一而是良知不由外來致之乃與見聞之知不同見聞之知在內故曰親民民是我此良知愈良誠意則實體此知而凝聚於心凡百有行皆以此爲主而達於其物卽物格也故以致知誠意分知行先爲致知傳所謂乾以易知乾作大始也誠則成也吾次誠意傳所謂坤以簡能坤作成物也誠則成也吾錄朱子之說謂必欲分經傳當如此分其實經傳之

名不必拘也至於不爲格物作傳者須先知所格之物爲何物朱子訓物有本末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明德新民是一個物特分本末耳修身以上爲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爲新民之事則明明德親民是一個事特判終始耳德民是物則身心意家國天下皆物也明之親之是事則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致知在格物凡以用吾知處即是格物吾知已致處即是物格則大學全篇皆是格物之傳何用別爲傳而待後人之補即云物爲萬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物苟無與於身心家國天下雖世有其物君子不格亦無

所害況吾謂誠正修齊治平爲方格物皆範於方格則物物皆得其正天下平之象也大學終於平天下而其首即說出矩字矩所以爲方格也絜矩之道是平天下之道然則謂大學全册皆釋格物之事乃大學本義非吾之私見始於誠意次修身齊家章次治大學篇好惡凡三見始於誠意次修身齊家章次治國平天下章蓋好惡者明德發動之端也明德性也好惡情也所謂誠其意以前是知性之學察識明德之全體大用而約以守之舉天下之物一一洞悉其次第節目之詳則萬物秩然於一心而一心昭然於

萬物即物格而知止矣心之昭然於物物之秩然於心其昭著於物而疑於內者爲心而不可即謂之心則謂爲意明德之全體大用退藏於密能爲好惡不可以好惡言也能爲好惡必先能知善惡故知爲意之精光意即知之形質實致此知於身心家國天下則意未動時第爲虛寂靈明之體何從着力故須於動時着力則感於物而動物有善惡意即發爲好惡此時方有工夫可言指其保守之功則爲愼完其本然之體則爲誠好惡不違其獨知獨覺之意則以此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各就其範矣故誠意非行

誠意以自貞其好惡則端百行之本而行自此始矣人之事由接物而生人之接物非好即惡人之行事非好而爲之即惡而不爲極之平天下不過刑賞生殺兩端迹爲刑賞生殺其用刑賞生殺者則好惡也故好惡不自欺其本然之性未有不能爲刑賞生殺者也好惡自心而發刑賞由身而用而人之情有七情見左傳雖統歸於好惡而欲正心修身則七情必須皆得其正正心尚有寂靜時若修身則皆接物時矣故誠意後言情正心修身章據物之感心情動而留滯者言修身齊家章據情之感物物至而因應者

言據物至因應而言故復統七情於好惡而總言之故誠意爲清好惡之源齊家章則正好惡之用也治國章發明家國相通之理以孝弟慈爲本誠恕爲用孝弟慈性也誠是誠其性卽誠意所以端其本也恕則推其所成之性而涉於情矣故從所令反所好說入言好不言惡大學陳王道據人情皆善言故不及惡也至平天下章則以好惡之正則歸之民而以王者之好惡同之明德爲人所同得取天下人之好惡以爲我之好惡以之修政刑理財用人無一不當於人心而天下平矣故明德之用卽是好惡誠以端其

本恕以推其用絜之天下之民而同則以矩爲至善爲民極誠正修建之齊治平用之故曰無所不用也至平天下仍不外誠意之好惡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大學一書只是個明明德其致功只是個物格也

格物其成功只是個物格也

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而直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之始而言且知且發於意就知之有知卽有意就知之繼而言凡知皆疑爲意知與意先後不可拘也知是明意則明德也知疑爲意猶恐爲光景之虛故須誠之明德二字知行相申說而誠意在致知後則知行

對言卽中庸明誠之旨也明誠對言則不得謂誠意在致其知矣

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直從修身說起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得無正心之義已盡於誠意乎曰固是如此意是心之存主處存主果誠心爲有不存存卽正矣然太學則致知據物言誠意據理言故致知言本末言終始言先後言治亂言厚薄皆卽物以窮理也誠意言好惡言民不忘言明新言止極言仁敬孝慈信言情辭畏志皆本理以御物也明德是物在我者爲本在人者爲末明明德卽是事在我者爲始在人者爲終知此德猶爲虛誠於意則實有是德矣惟實有是德故誠意後始屢言明德也然究就天與人本然之體不爲私情所雜物誘所移者言故止牽連明德至善而不及身心也身心則涉於應事接物矣

心在身中同是氣質其爲氣質之靈以主乎身者性爲之也加君與民同是人特君爲民之聰明齊知者足以主乎民耳載性之心爲意昧性之心卽身心有不正卽昧其性而引於小體矣故正心不特爲傳而與修身並言也無身則心之正不正卽無從見故正

心與修身爲一事而連言之此章身有所忿懥正不必改作心字此後皆據治事言事與事皆相因故修身齊家齊國治國平天下蟬聯銜接而下也

明德在我爲性達於天下則其用在情故誠意以好惡民志結見明明德於天下正賴此情之惡起以民情同則懼爲物引而陷於一偏一則害心無不同耳情同則懼爲物引而陷於一偏一則害心不能具衆理偏則害物不能應萬事正心修身章之情言有所恐懼有所字修身齊家章之情言之之其所親愛等之字一留於心一牽於物內外之辭也至治國章推明人情之同上下感應之理見情之正者即性也至平天下則天子以億兆之情爲情而億兆不能各自爲情而會歸於一則天下大同矣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而中國能爲一人天下能爲一家也

明德是性好惡是情矩是明德之形即範好惡之道絜矩即是知道而用以平天下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以上是明德之事天與我之明德本在吾身此即能爲知覺運動者與生俱來而不可以知覺運動當之也吾身物也家國天下亦物也物與物接其所以應物者有確然不可易之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不識不知而順之出出之俗也君子則當行察習書以求知道故格物不可不致知致知即所以格物也然知有此理散於物物而我所以能知此理者非即此理爲之乎不使此能知者凝爲一物事實實確深藏於吾心而與吾渾合固結爲一則此知仍爲依稀恍惚之見明而非得於己之德安能應萬事而不踰其矩乎故致知須誠意吾性之精明而流動者爲知吾性之純粹而凝聚者爲意實有此純粹者爲主於中則應事接物發而皆中節矣性之所發則情也

天以明德與人無形狀可言不可見也即凝聚爲意與吾渾合固結爲一爲吾應事接物之主亦惟獨知獨覺無形狀可言也故明德可指而言者必於應事接物之始此性所發之情驗之意是未發之好惡好惡是已發之意毋自欺而自慊即是發而皆中節反身而誠也反身而誠則明德實有於己然後可以應事接物民即物事皆民明德實有於己然後可以應事接物民即物事皆天以明德與人人皆有特無實體是德者以表著於世則小民之愚不能有所觀感而興君子果實有此明德以昭著於耳目之際則聞風興起上所以爲此明德與推行此明德者民皆見之不忘非民之

不忘也民之具此明德與君子同君子以己之明德感發民之明德明德自發於中不能自欺即不能忘故雖前王已沒而此明德仍在人人之心目不能沒也君子與民同此明德故君子爲治無他術也明此明德而已其端爲能自明自明則如舊無此明德於天下而已其端爲能自明自明則如舊無此德而我新布之於世民作而自新我之政令益無一不新則事事物物爲建之極民各作而自遂其極聖人作而萬物睹會極歸極萬物各得其所得止之謂也

明德天理也好惡人情也物物各就其矩王道也王矩則天理明於天下矣天下平天下之情而已情範於後修齊治平之理皆從好惡之情推衍不復言明德也

誠意章之好惡感於物而動性發爲情情未與物雜也故修身章以情之留滯於心者言物過而情仍留則物蔽性本體之明而萬物皆備之德反爲一物所圇矣心爲一物役偏而不宏此情之在我者不正猶未施於物也齊家章則用情於物矣心蔽於一物不惟不能應他物即此一物亦決不能中節故好惡之情須常使獨知獨覺之意爲主情乃泛應而胥當情動也理靜也以理範情即以靜制動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程子所謂動亦靜情溥萬物而無情無情者一己之好惡即人人之好惡若我無好惡以民之好惡爲好惡者此平天下之源也

治國章言好不及惡平天下章先言惡後言好治國以民爲主平天下則須裁制萬物自古王者之興皆先去民所惡而後能聚所好也仁民以倫常爲急倫常之理明於國使人人相親愛而仁亦人人不相爭奪而讓仁讓成俗而國治矣若裁制萬物固是推吾心之愛然物莫貴於民民害不去民利何由興故平天下由所惡推入然後好惡並言也

民所秉之性同於上上之用情不得不先同於民好惡同民即視聽自民憂樂同民用舍賞罰同民凡上之情溥之於天下而無不同即爲天理之公即爲蒸民之則民自不識不知順之而無從作好作惡矣堯爲則天之聖即同民好惡之謂也故王道盡此二句爲唐虞以來相傳平天下之心法而孔子以學承之也

好惡同民即爲民父母而配上帝不同民即失眾之

獨夫而爲天下戮自古至今有天下者孰敢不同民哉然而有天下者不盡同民何也財用誤之也財用爲帝王之所自有何以能誤之即此自有之心誤之也帝王之富貴以有民也習之久而昧其初不以民爲吾所受於天之職分其教養皆吾當盡之責而以民爲祖宗所留貽之畜產以供吾財用者天子貴極富溢日縱淫侈積爲風俗凡佐天子以理民者皆爲財用而來仕途不以賢不肖爲進退而聚無數爭趍財用之盜賊於有位災害並至眾失天命去而天下亂帝王之富貴求爲匹夫以保首領而不可得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然則財聚民散而天下之民皆可爭奪爲悖逆以散其所聚亦莫非後儒之私言也

矩所以爲方也絜矩以平天下則天下之平必是物物就矩而範於方格之中天下胥範於方格之中則身心家國之就矩不待言矣天下平是平其好惡好惡之情發於明德之性故明德爲矩之理而矩爲明德之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求矩之所在格物也同民好惡而得眾而天下平明德始以絜矩而天下平終方完得格物物格兩字之義又何疑格物之無傳也哉

忠信以得之誠意之誠也驕泰以失之聚財之悖之所由也人君不貴極富溢而驕泰行事決不敢悖然則有天下者之富貴非可驕而可畏也

平天下在平天下之情情者人與人相接之情人與人相接不能不假於物其所假之物則財是也財不能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則人患興未有能平天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生人必生物以養之聖王散財以聚人而正辭禁民爲非之義專歸於理財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故聖人參贊化育必在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方能生財以養給人之欲求而平其情也

小人聚財君子散財聖人生財唐虞之世眾聖人聚集一堂而其所爲乃在工虞水火其開創草昧之艱難在物而不在民及至湯武之世紂縱眾財以遏天下之生機湯武起而散之而天下平矣湯武之經營在民其實亦在財除民之害使民各安生業即爲民生財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財乃日用而可以稱聖以遂民生也自古至今安有不善生財

人哉

以人情物理言之其爲人人所欲爲之事需財用必多其非人人所欲爲之事則無所用財故財者人之生機卽天之動機無財用則人事絕天理滅矣

平天下之矩從人情出卽從物理出人之所惡大段在爭奪絜矩則不爭民施奪矣故首二節推出絜矩之道此道字卽下道得衆道善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四道字之根四道字皆分應此道字樂只君子三節泛言人情好惡先愼乎德至康誥節從物理上實指出好惡所在楚書至君子有大道節見人昧物

理之重輕用情必至顚倒不能用人生財有大道節指出聖人參贊化育大作用止是生財財旣生仁者理之不偏重於一而周流焉則家給人足天下長享太平之福矣天下太平之成自財用恆足始則天下不平之端必自財用不足生以孔子時君驕民賤之勢言之財用不足之禍必發自最國家者不能生財不知理財而惟務聚財天怒民怨天下永無太平之日矣

道得衆謂其所行之道能得衆也道善之道亦作此解

治天下必兼民物君子有大道是治人之道生財有大道是治物之道治人而平其情卽是不聚財而散之然所散者仍斯民自有之利源則非大聖人不能矣故曰有大道也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自漢以來君相經營財用亦知取則於此然不過重本抑末驅民歸農食節用時示民以儉已耳至今思之仍摶節愛養謂爲理財之極則則可非生財也生財則須以人力補天地之缺陷如羲農以至堯舜之所爲則可也孔子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禮梅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制作子貢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秩聖門論財用未嘗斤斤於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機器一人常兼數人之功一日能作數日之事則其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矣易稱黃帝堯舜之治歸之器大學論生財未必不見及此故吾反覆此節而知外洋機器之利夫子必已見及而時未至不能遽興故露其機於此以待身逢其時者之取而用之也

天地之蘊無盡藏凡聖人創造一世其云至治皆其一時可爲至治不能有所加非謂天地之運終如此

而已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易終於未濟也

延外人以教中國之民來百工之說也振興工學以自制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說也

治國章之令及法皆是平天下章之矩令是將行法是已行絜矩則所以爲此法令也

明明德是盡性之學由意知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性分內事此渾言之則身心意知修身也是盡其性齊家親親也治國仁民也是盡人之性平天下愛物也是盡物之性吾身爲萬物皆備之身不能曲成萬物即不能平天下即不得謂爲身修不得謂爲明明德於天下故致知之功必至知天格物之功必至平天下天下平者盡物之性以參贊化育也

孔子以學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即是大學之道故大學一篇可以爲論語凡言學之注脚不惟吾十有五章也而朱子訓此章云學即大學之道則從心所欲之矩即是絜矩之矩即時習章言時言人不知而不慍亦是因大學一篇而發夫子爲學雖是千萬世治天下之常理究因春秋之末爲治者無不驕悖長國家者無不甘爲天下戮而不屑同民好惡夫子爲書既有感於當時而發世移時易理不變而法令不能盡同學大學者烏可不以己之身世習之而泥古法以治屢易之身世哉至於必同民好惡辟則爲天下戮財聚民散悖入悖出拂人性則菑逮夫身等語處數百年君民分定之世而著民叛之事爲罪不在民皆長國家者所深惡而厭聞者故大學之義與春秋同不知夫子必慍夫子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蓋即指此人慍夫子而夫子不慍者明公理於天下悲天憫人之念深世俗之喜怒不暇

天理思過齋鋟版

顧也

孟子一書言經世處不外同民即大學好民好惡民惡也至告子篇後始多辯學語性善即明德之至善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明德須明於天下孟子承大學之傳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其語不虛也

四庫未收書提要

讀中庸叢說二卷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三

元許謙撰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朱彝尊經義攷据一齋書目收入總經類注云未見通志堂經解亦未及編刻蓋世已久不見其書矣今四庫全書所收祇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而已中庸本二卷已佚其半論語則已全佚今除論語叢說三卷已從元板影錄進呈外復從吳中藏書家得元板中庸叢說足本二卷又影錄副本以補前收之所未備而許氏之書遂成完璧案黃潛為謙作墓誌載此書卷數二十與本傳相符今所錄者俱遵元板論語三卷中庸二卷合之大學一卷孟子二卷得八卷皆首尾完整明祕閣書目所載四書叢說亦止四册殆與今本相同蓋未可據墓誌本傳而疑其尚有闕佚也

讀中庸叢說 提要 卷上

讀中庸叢說上

東陽 許謙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為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為天下法則者為道統之始下此皆是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時為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為終篇典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為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矣如卿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

就有類乎五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
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
耕也僅無中庸之書則五道及端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
得辨之乎
綮之要衷之領旨是統會處
章句輯畢或問二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眉節之解
而脉絡相貫條通透中庸一書分為四大主章如第一章十二
章二十一章皆言其里者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
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已謂綱維細謂細與語說同異以下
章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並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
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常是一條一件各見立意中庸
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
大學是言學中庸目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教堂搭可尋求
中庸費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有
就學者言者

私字就形氣上來言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為一人之私故
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於欲下書與公字對却用正
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
公是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己切
纘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是總包上古以來相
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纘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
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細緯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處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處遠近
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主性即道心也操存者密之指也固執者守之一
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為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綱與言節目之詳及精微隱微之理明言綱維
處言編輯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舜端下言老佛是舜至乃物矣舜罪許行之徒以及諸子
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
為其獨近理所以大氣象蓋其說宏遠幽微使人說道德指明心性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率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
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
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
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
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
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爲
能之聖人之治已則盡已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
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已之安行者品節之以
爲教使各知治已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
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爲一
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脩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脩處
亦和物都脩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
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
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
也殀於表反夭烏老反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物得之以生
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之之意有戒其
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已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
離可離非道也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
愼恐懼與愼獨對說此言脩之之方前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
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
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
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
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愼獨兩字包
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

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脉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愼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
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
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愼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
敢忽只是兼擧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愼獨兩項界限蓋愼
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愼獨
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
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
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
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
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
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活若著箇物字
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
自見言愈多則愈爲病矣
或問戒愼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
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爲
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
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
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
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羞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
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
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愼獨兼大學兩愼獨意大學愼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
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既言戒懼工夫故愼獨兼外說章句
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
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愼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
效驗

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

文合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
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為健順五常之德為健是陽之德順是
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
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
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
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天之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
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沖和
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智明非健乎仁
不思而用主於寂感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義是
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
聖人品節是為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四重節約

氣稟賦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
人物之性故可以即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
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為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
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
其性亦只是盡為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五一體率字句上則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盡理
性無形況難體認此則就其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
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
性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
效驗和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即而言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
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
體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
事者得其宜則日充事理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

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粹面盎背動容周
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善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
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
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育位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
全爾
此章言言性通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慎
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慎而守其未發之大
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
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
有戒慎恐慎獨致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夫發之中非中庸之謂
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皆是說自然能
如此者在人則性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教之使率其
性則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
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
異氣通者為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
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禀氣是載理之
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只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
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
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
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
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脩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
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達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只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
句下脩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只是天人物之生以下却
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
勤靜閉闢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
消者不能產長者必不能遂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
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

而曰一體字音不同

二章

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日勿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此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手時就有小人之心而能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惡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日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說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事指用處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釋

而全章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德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成就謹愼不懼而無時不中成就是言乎曰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使見君子中庸一爲凡七章有中庸字錄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無此君子中庸一語天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堂而皇也

知賢者之過忘作而智者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

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果氣清而濁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果偏於清者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果偏於濁者則爲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就正理隱上看若知者如光輝之空設賢者如沮溺之遠遁又如下章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

過中之義只不肯之不及却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重二者皆大賢知聖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言

不足於行不使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這一路更不容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二章發明次第於此

全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足中庸總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物我無不詢之意凡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通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言而用其中此所以爲大聖德固足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

民事幽隱困窮矣之言而聞者則亦物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或在薄必薄不同却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

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庶人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歷言惡者推廣言之

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惟善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揆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爲智之大也歟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穽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復過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魯哲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中庸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

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略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脩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汨尒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戚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此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做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

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異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社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軒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素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素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

以有雖不素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二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瘁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素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素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味反者則姓也章句此音當改

君子之道費

夫婦知能——造端夫婦

君子之道

鳶飛魚躍——察乎天地

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於人上見道之費又爲飛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破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圖于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功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於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慎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於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誠也

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三字說

是就始終兩端說

體之微指理性言舉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二體字不同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亦載其事老聃爲周柱下史明習典禮故往問之

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

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

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

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寄著災

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

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捏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

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真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

潑地略無滯礙之意方可

十二章

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

言謂之道

睨那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伐柯者取則

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

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

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

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

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

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

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

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上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已之所

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自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於人

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

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已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

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

矣此節專言自脩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關

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故

當勉於行言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已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爾但

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故每有餘不可恣其出

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銷接上四未能而言推

而廣之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

第一節言脩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脩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即

是恕蓋恕是推已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却

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

裏面推出也

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

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止鄭請救于齊齊師

救鄭及留舒遠穀七里穀人不知

章下謂邱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

是孔子真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

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内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游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當篤信而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已失諸正鵠亦行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願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却自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蓋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慢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二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揜豆難爲下也嘗敬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已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已無怨既是正已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冥眼見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已有所窒固有當得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徼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引夫子之言證正已不求人之意

十五章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已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則又大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似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故以爲比此此章首言天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内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於

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示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兩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諸於天求諸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撰塞滿都是鬼神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這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大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敬乎

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處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豎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往來始可見爾故曰造化之迹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於生成處見此是合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設曰迹此是開說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與陰同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烝嘗懷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君烝嘗謂香臭嘗謂氣烝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烝嘗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君烝嘗之意親切謂氣發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象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德爲聖人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爲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之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極其備宗廟饗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舜封子均於商蓋禹改封於虞後有虞思是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上說陰陽

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神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與陰同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烝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象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寫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毫絶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榮紆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榮紆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祐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羑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却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密即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大王又為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方受命為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絶之時已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彼言德為聖人微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顯名亦聖德也

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密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輯睘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蓋武王有天下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禮蓋主於周公而言謂制為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　之中又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孰能若此皆賚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

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
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中又只主於宗廟惟及郊社爾此皆舉
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禮
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故曰達孝矣
此章意亦如此
脩廟只是拚埽整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整漏拂塵洒
埽之類古注脩埽費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含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廟設主而有
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
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
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
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
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
則分別群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

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
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耻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
執事者既榮無事者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
於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
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
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
粲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中者今不可知其詳矣
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
夫之祭禮也大祫祭必立尸尸必擇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
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姪兄弟皆會小宗祭
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
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
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
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
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
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
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
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
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
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
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凡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
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
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弟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笑云祭祀
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尸
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
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即慶
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
禰而已蓋位卑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
廟祭祖禰
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却於禰廟并祭
祖
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久
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屬則畫
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先生亦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
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注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
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
訓亦曰大訓宏璧大璧琬炎琬圭炎圭也夷常也或以爲東夷
之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允古國名無衣無者之衣大貝如車渠車渠車圈也謂貝之
大如車之圈鼖鼓長八尺允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
鼓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
麛膳膏腥冬行鮮羽膳膏羶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行

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膳音善乾雉纁音捷乾魚鱐與生同魚也羽鴈也膋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腥鮮暞熟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膋煎和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按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網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用必自有深意注疏之言未必得之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脩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于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脩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脩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脩身之有於衆目不事親言事親是脩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脩身之有於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德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

讀中庸叢說卷上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一節達道達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學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脩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于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脩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脩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脩身之有於衆目不事親言事親是脩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脩身之有於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德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

竊取之矣文法同
知斯二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似指三達德不必獨指三近
第三節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
備況朝廷乎語録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
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如材
字意亦兼貨財而言之章句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却是言
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化舜命垂共工
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
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籩粟
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无不足
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禮不動摠一身而言視聽
言之類皆在其中
聽纔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賞則必不能尚德而
與賢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
尊其位爵其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
隨所宜用之却在上下文賢與大臣士條内

語録泌親親也以多一親字泌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悦其意
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宗意其義不
可一塗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
而愈力矣
第四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
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文惟至於誠身而
止然誠身又在先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
脩也
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顛躓然事
素有誠則臨事平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
屈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疚病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
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
語録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是有箇妙用千變萬
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處置得

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至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
教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
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
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
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真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
人當體天道以至於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學
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若問辭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
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
至乎誠之人
誠固是真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
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
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
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者當學學須當

博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是自外人又須心思
以得之思則必慎思既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
處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於人思辨是求之於已蓋
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爲
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矣
博學五事言人爲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學是
總說一句在上面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
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
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
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
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
聞於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況學者未必有樊遲之資
而答者亦非孔卜之徒歟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
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
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

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

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之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慎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勇也此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之門而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五達道

春秋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即字也蓋古者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於簡繒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爲簡者從古注也

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召之倫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之遺政固可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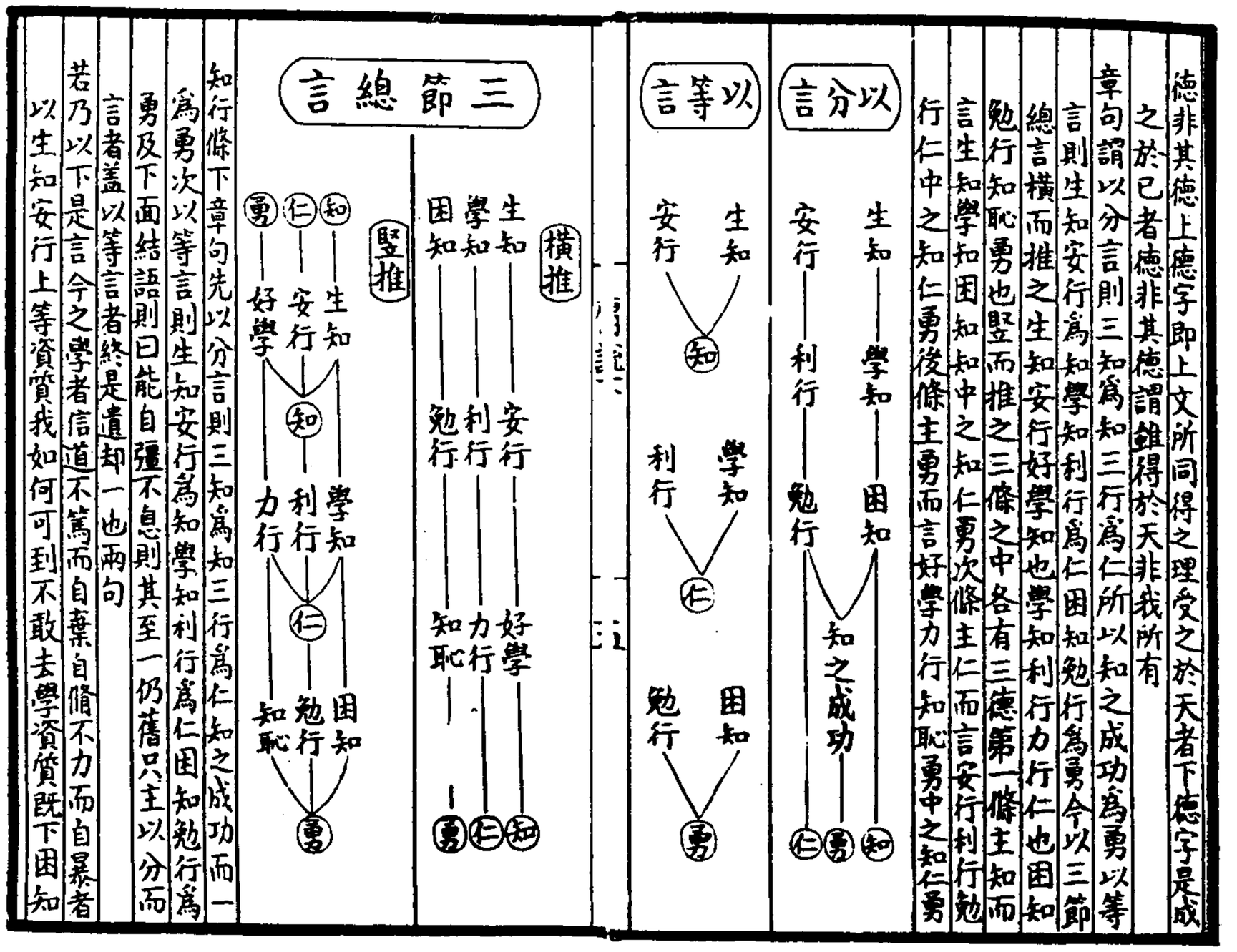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脩身至於仁則有君矣君既仁則下與起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道賢者樂從三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脩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脩身故君子是兼上下言之脩身以道而脩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必先於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著禮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繫上兩句說

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意是尊賢則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語錄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此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後當圓活看

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即仁義智禮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這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脩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知



知行條下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知之成功而一爲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却一也兩句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脩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知

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却只是知行二者
皆不勇正與自彊至一者相反
非知非仁非勇下曰不是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
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
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
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呂氏解禮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一意當以朱子之說爲正文
義相協呂氏作賓字說
不疑於理不迷於事皆就君身言尊賢則疑事皆資於先知先覺
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即隨大臣所
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通功易事孟子注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
勞相通不專爲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
彼是農通於末不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
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

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
異類莫不畏服矣
諮錄饒雙峯也稟即廩給周禮稍食注祿廩也疏謂稍稍給飲食
去聲稍稍上聲
夏官稟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其采古老反註同
幹謂之稟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稟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
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元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註疏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
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
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
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
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
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主郊
與主國使者交接即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芻槀在此

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飲野之賦飲薪芻凡疏材木材凡
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
至王畿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
聚之物爪鬃筋革凍冬之具聚之以待罷弊之事也甸即乘字
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
燕謂燕字賜謂頒賜　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骨子
跲訓躓躓陟利反行有首戾失足也左傳杜回躓而顛是也
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
謂先立乎誠也
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此統存心應事
凡百而言也若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
實雖有事親之文却只勉強假爲也盡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
能悅乎親
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眞實無妄眞則無僞實則不虛是
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眞實其六訓詁語意與主一

無適意一般
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
擇善明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
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立者都不可抹掠過有質高持才而
不屑於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
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却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於有
生之初物欲染於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
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
莊子則陽篇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畧不盡其分
十六章下曰兼費隱兼小大兼者並舉
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十九章各舉費之小大
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
聞是其隱者體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
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
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

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羣自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所謂聖人之天道學者之人道又豈舛虛言理而遺事邪故曰包費隱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十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顏子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之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二十一章

四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是所性而有下句却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於可以至於字上見

四明字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真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理而至於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者字以理言章句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已性內了

二十二章

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己之性即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疎近遠淺深先後不容無別但聖人與學者工夫不同爾

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履說一語如言眞實無妄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是說其字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用此察由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二十三章

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三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於極知行兼舉此句承上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則有下文之驗

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事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

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欲恭皆是蓋此致曲兼知行言之也

二十四章

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二十四章又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於事未形

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
字則就人言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所以成物又言誠之用其廣如此
語録右己復禮為仁成己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成物也
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
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內指成
己既合外內如此所以處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
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
下圈故字
此言成德故仁在上孟子說人德故知在上
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於己則施
之於事無不當地須着故字
時措之宜即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二十六章

二十一章言誠明　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
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
不自恃配天地所以起頭諸章通放字是繼二十二章四兩章言
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二十章下連三章言天
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無息性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
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此章言聖人久於其道昭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至誠積於中
有久則發越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
自高明蓋所積者愈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輝
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未子以為其要
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
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
字義其民聖人裁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重就作
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之事也

之先知之皇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旨宇
宙固可一以貫之此只天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
不至
此言聖人盡己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
思神之誠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說禎
祥妖孽或於卜筮蓍龜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性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
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為中庸
禎祥說文係錯曰福者具也具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吉之祥
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福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
字兼福禍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
沃孽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沃禽獸蟲蝗之怪謂
之沃
之災變又草木謂之妖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蠲忽不見且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
又言此蠲忽似重重災祥明著卜筮蓍龜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
但迷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蠲者其理非至誠安能

與上句不相礙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
存亡之幾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喜事不體何以
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措也驕近亂措近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
公薨後八年當哀公七年西狩獲麟以邾子歸子貢未為至誠缺
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爾則至誠之前
知可見矣
心私則目偏
二十五章
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三四五誠字皆言心
誠者自成也事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蓋無此句
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
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乃能爾故曰誠以
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

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聖人之德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是以見聖人之德亦積而後盛引詩則以天比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應前至誠無息

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是固然矣然帝堯自明俊德以至于民變時雍豈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于學至於從欲不踰矩豈無造詣之漸由是觀之則子思四及其之言亦甚精密豈無意也

章句悠久兼內外而言蓋久即不息則久之久悠即悠遠之悠久是內悠是外故曰兼內外朱子謂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又曰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眥子

裏說鎮常如此之意

二十七章

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之體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前正言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前正言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神聖功化無大不舉禮儀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學者看

自首章至至道不虛爲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學以至聖人之道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學審問五句只說得此道問學三字

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學而能之既知既能即須行之所謂道那問學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行者

道問學　盡　道　知

尊德性　致　廣　大　極　高　明　溫　故

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尊德性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問學

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卻有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問學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爲行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那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固是格物以致其知即見於行事者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敦之意尤分曉

愚音尋大熱物也論語疏溫故如溫燖故食

則而行之以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
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
我公歸考無使我心悲考近之則不厭也
板蕩三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
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其譽譽
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即
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愛戴如此故下文
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二十章
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
下相言天地之成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
地同造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
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
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祖述憲章同於聖人即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同於天
地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

遠宗立字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
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此章三節語錄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
第三節言天地之大
第二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
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豎說天地覆載之間
萬物並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只是相剋者而各自有成萬類雖
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
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序而不
亂第三節並行不相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二句應上兩
辟於今日
字此言孔子德之全體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於
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大德固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教化猶川流猶事
中庸分為四大章前三章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章自性命之原言
之次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為有爲階則皆孔子之
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元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意才有一毫之私則
心便卑汙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為物欲所累則心便狹而不廣大
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言言專德性道問
學一句足言下四句
二十八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是愚而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是賤而自
專居焉世欲用夏殷之禮是今世反古之道
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三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
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災及其
身非其君不謀其政即此意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所謂制度考文即是制度
車軌廣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杭塞不可行有司得
以車軌治於地有深溝之城兩軫中間相去闊於六尺六寸之
以討其罪

夏禮曰說殷禮曰學蓋孔子殷人也把不足徵是把全微文獻皆
不足以徵所言曰有宋存焉則宋猶能用殷禮未善壞但非當
時所用耳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
章句書名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謂之
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語錄倫是次序之體次序必等威即文之類體如綱上下定民志
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
二十九章
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
驗蓋君子之道則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
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
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
上文四句下面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
靈者鬼神即說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
人即說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行已見於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而其言可為準

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者出度物然後足以臨下

聰明敏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

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齊莊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

寬裕溫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強剛毅果敢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莊中正不偏不倚中無過不及正不偏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

有力剛不屈殺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莊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

生知之聖統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柔溫和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知者無所不知此

三十一章

以來未有夫子言一人之私言哉

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

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孟子每敘古之

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

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

又以孔子繼堯舜之後也第三章言誠及履於天道人道前既

言其實隱之大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盛德

三十二章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知者無所不知此

生知之聖統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柔溫和

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強剛毅果敢此

有力剛不屈殺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莊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

齊莊中正不偏不倚中無過不及正以臨事言此禮也

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聰明敏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

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者出度物然後足以臨下

三十二章

說文峰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

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下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

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性是成之者性指己定之理而言命謂

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

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

行處即是命其實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此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

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如天如

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

淵是天其實是淵非但如之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

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而已

經是分其條理編是事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編之分而言之

父由慈子當孝君由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

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敬矩之義共成其

善此經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

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

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盛德也

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

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惟聖人

能知此聖人也

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至於內者

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

之者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皆得淵泉之體於中者所發

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

蓋互相發也

讀中庸叢說卷下

既能感幽而況盡我問明者乎

不顯惟德一節

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象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無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

言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

章句嘗恭言不顯實就地謂自庶於幾就未著見於言動之間

子懷明德一節

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通幾於此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通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欠而此心渾然天理人欲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容中道與天為一爾固不纏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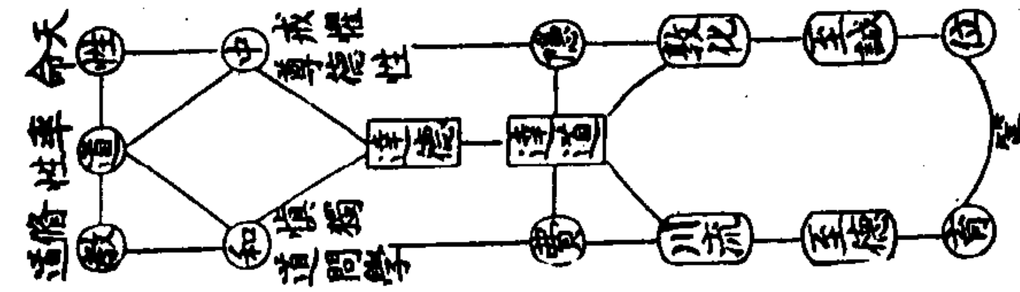
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聲無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也

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此章雖自下學立心入德說來以至於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慎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此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



閒是閒略非緊碎然秩然有序即春秋詳略故有文

溫是定溫厚溫厚似混淪不分曉而條理斬然

語錄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條理自可樂故不厭似乎閒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溫厚似不分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之說知之近是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從之類又事指心說就裏來

可與入德如可與共學之可與

章句約之襲於外凡加於衣裳之上者謂之褶加褶上者謂之褻褻則禮服也絅則當暑禦褶此言襲只是謂重襲在衣裳之上者非褶襲之襲

有為已之心指兩君子之道知此三者指近自邇

潛雖伏矣一節

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吾見其顯乎隱

獨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潛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

人之所不見君子能致謹於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之地

相在爾室一節

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尚不分明以警君子不但於人所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也此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慎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並行雜然雜勿淺深亦不得有先後之序地

尚底幾也成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覆蓋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己亦自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不愧于心以明不暗閒幾戒慎之意

不動敬不言信是信誠在言動之前

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誠心達於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為兩途今我之誠

中庸說要序

曾讀韓子原道篇有謂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竊以為亦知言者夫聖賢之道必以言而明然必於義理灼然有根極要領與坊中諸說迥別迺躍然有真見而後著之於言也始親切有味而可以垂訓行遠此古今立言者之準也余近觀諸四書刻本紛紛名義非不於理道有所發明然非泛而靡切則簡而寡要或集錄諸說而無所折衷未免坐二氏之病均於後學無益也嘗欲與諸子共鑒是弊未幾而郭子文煥張子文憲張子志遂持一帙進而言曰此仲石宋先生所著中庸說也先生浙江餘姚名人甲第舉進士通顯典而遂於理學凡諸經語孟俱有釋解然未肯盡示論議中因出此義余取而徧觀之見其意微而臧詞約而盡字句罔不切中肯綮根極要領與坊中諸說迥別迺躍然喜曰盲哉言乎可以式矣夫中庸一書殆盡觀者無俟思索而義理洞然在目是雖弗獲盡見諸說然即庸義而他書可知已是豈膚淺無得於道者可並論哉余嘉先生是說深有裨於後學而又重諸子之愛且樂也相與定其名曰中庸說要遂捐俸鋟諸梓以廣夫人人俾知如球玉琳琅當為天下公共之亦所

謂美則愛愛則傳著也諸子曰然因儲言于弁首

嘉靖歲在戊申夏六月吉旦署晉江縣學教事英德月溪黃桂頓首拜書

中庸說要刻襄邑序

夫中庸者子思明道之書也然道豈身外物哉道率乎性而性之理通之於天地鬼神作中庸而示人以天地鬼神之秘以著盡性之功之大耳顧理實而旨奧讀者率不能會其歸焉宋晦菴夫子作為傳註又作或問以補傳註之未備而後孔子子思之意如日之中天而明世之有志於理學者咸取之為脩德凝道之資而形著動變之效彌綸參贊之功聖神之業亦因是以考其成朱夫子講道之精所以為大有裨於後學者非以此之故哉

明興

聖祖定制凡舉業文字一以朱註為主由是集傳或問益大行於世學者童而讀之垂老而不能釋諸手然皆資以進取功名而已未聞有主於講明義理者此理學之所以湮也唯我

宗師宋公秀起於浙之餘姚自幼讀書即厭恶俗儒捉捕風影遂潛心理域期於真有得焉廼其精誠之極鬼神與通矧於聖經賢傳微妙之處見即了了既悟不忘因隨筆標著以識心得積久皆成巨帙玉燦金輝光照宇宙而中庸說要則又參集傳或問而咀其英於洙泗心法之精有灼見焉有定論焉匪直以資科場之考藝備始學之質疑而已明

善者誠身之要而脩身者立政之本士君子之所以貴於有理學者豈徒以其知乎哉抑知則信而體之以盡人道以悉物理以廣德化而後于上天命性之

聖天子修道之功庶幾為無忝焉爾是則著茲說要之初心也然不欲彰之于人姑藏之書笥而已崇謙也迺自

師為秀才之時說要即傳布士林其私相抄録者衆乎其後

師以辛丑進士作宰晉江晉江之士遂懇求而刻之梓繼以禮部名賢出守汝寧郡汝寧之士亦懇求而刻之梓由是兩地學者彬彬然以遂理名天下本說

要啓迪之功也夫邑與郡政事之地也講學乃其餘事耳諸士子且翕然親附之矧今特被
簡用督學晉省凡晉士之文風德教惟
聖天子有以摅其機惟
師有以當其事而
師以一代理學躍然為諸士倡有志者
親炙德光而遐瞻丰采則所以心悅而
誠服自不敢有出于範圍者又當何如
也耶但說要一書雖間有得之于晉
者顧未獲見者尚多也不有刻本其何
以盡慰其仰教之誠襄陵宋縣尹汝寧
人也向也未舉進士時盍嘗領教愛于
師矣政事之暇一旦進紹芳而語之曰

夫讀中庸而不讀集傳與或問猶讀集傳或問而不讀說要其歸
神不清其氣猶昏當此之時而使之辨
別衆理焉豈能如別黑白乎遂蒙以刻
本見示且曰今當為第三次之刻子其
為文以序之紹芳奉命唯謹作而曰盍
聞讀書以窮理為要窮理以窮天地之
理窮鬼神之理為難然而不窮不可也
盍天地者理之自出也鬼神者理之微
妙也而性者萬物之一原則天地鬼神
之理亦吾心之理而已矣其可以岐而
二之哉六經四書之微言凡以為明理
而作也客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吾心
之大即天地吾心之靈即鬼神發而為

文體之于事施于有政一以貫之而有餘矣大學之格物致知論語之好古敏求孟子之深造自得皆是物也不然理有未明而欲以立言立德而立功其不至摘埴而索途者幾希有如

師者生長于文獻第一之邦飽聞乎性命道德之論痛戒夫皮膚支離之學而極盡其旨窮到底之功而所謂言德功者莫不由是而出焉此士之所以有貴于讀書也故詞翰足以追古作行誼可以表流俗由前日而觀之則宦績高由今日而觀之則相業大易曰

師道隆由後日而觀之則相業大易曰矣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其我

師之謂也哉唯茲一方官士既已得是書而讀之苟不苦心亟力行遠自邇以達于理學之門户將不有媿于汝寧晉江之士也哉況舉業之文亦必窮理而後有以盡其妙不然吾未見其為舉業矣昔井泉湛先生作二業録以曉世意亦有見于茲乎宋君曰然是刻說要之意也遂命書之簡之末以為歲月識謹

序

嘉靖庚申襄陵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

悦學張紹芳頓首謹序

天命之謂性三句子思首釋㊀性道教之名義命字非只是天盧
空使令之謂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是蓋有箇實理自然命下來
總謂之命物人得之為性故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云云性也
率字註箇循字非是人力要去循他只是依字意做書者有恒
性若字同蓋用力循性而謂之道則道因人力而後有故註云
循其性之自然云云謂道也或問云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

餘姚仲石宋大勺著
英德月溪黃桂校刊

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
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數句言性道之全體大用明備可深
玩脩字註箇品節非聖人以己見去品節道理且道即性性
即命何待品節說道理之在事物上自有許多曲折處人之氣
稟不同如何去盡得故不過則不及此聖人品節之以為法於
天下而過不及者知所節矣故謂教也上二句皆未涉人為教
方是聖人立然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故或問曰以見
其本皆出於天而其實不外於我也董子一言盡此三句意論
此三句道理要說故來千萬人物言之論子思真言之可是示

人底意不必兼物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節註云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云無時不然只
在道上言不可須臾離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是言人之不
可離道意極緊要與可離非道意正相應不可離處須兼章句
或問二意看始備可離非道擬言見道不可離意不可離兼動
靜言故曰無時不然戒謹恐懼於不見不聞正是不離道於須
臾是存養工夫言不見則見可知言不聞則聞可知非謂不見
聞時着得此工夫餘時便不須着此工夫也故有專指此為靜
時者大謬此節渾言道之全體不可離不偏不倚而渾然在其中

道之本體則未去做事的時節斯道不偏不倚而渾然在其中
莫見乎隱節述未形人未見已是念慮之動將去做事了見顯正
是良心有發天理不能自昧處故曰獨知隱微只是一事故或
問或專以念慮方萌言或專以幽微之地言大率以未與物接
而言則曰隱以未顯著於事為而言則曰微此節是言省察以
謹善惡之幾所以不至離道之遠而無過不及之用庶幾可全
蓋幾之不察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去道益遠故也此上節工
夫為緊要上節比此節大槩平日做的工夫此節是將發用時致

緊的工夫平日無所發則發用時雖謹而一時之勉強不能必其終之不差將發用時不察則平日雖養而一念之妄動或有至於敗之而莫救故曰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體道之功莫有先于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或謂道不可離之意直貫至十二章以下況莫見莫顯二句又以此句意足之則道不可離二句當為二節之首殊不知道不可離意雖子思作中庸本意但戒懼工夫正是無須臾毫忽之不謹以全斯道本體若斯道之本體已全則直以道不可離貫一節朱子章句意亦有見矣二節工夫雖平等細玩亦微有輕重上節工夫做得密下節工夫做得要故或問過接處曰大既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云云玩此等語意輕重自見此二節但言存養省察不言動靜蓋不見不聞似乎靜矣致中註云自戒懼而約之則不見不聞猶未全見得靜字意獨字雖是發動了猶非全是應物處何以說得動字此蓋動靜之分界靜之終動之始也此以前的工夫就是致中此以後工夫就是致和以此二節較之致中和則此二節乃入道之門致中和為道之極處也

喜怒節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明字非即此明彼之謂

盖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在人無所見惟情上可驗故孟子論性善亦驗于情心統性情喜怒哀樂渾然藏于心無所汨亂使他倘倚就是天命之性發于心而件件合當如此無過不及就是率性之道天命之性萬理咸備中則此性不壞而天下之理取之無事體道之功莫有先于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或謂道不可離之意直貫至十二章以下況莫見莫顯二句又以此句意足之則道不可離二句當為二節之首殊不知道不可離意雖子思作中庸本意但戒懼工夫正是無須臾毫忽之不謹以全斯道本體若斯道之本體已全則直以道不可離貫一節朱子章句意亦有見矣二節工夫雖平等細玩亦微有輕重上節工夫做得密下節工夫做得要故或問過接處曰大既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云云玩此等語意輕重自見此二節但言存養省察不言動靜蓋不見不聞似乎靜矣致中註云自戒懼而約之則不見不聞猶未全見得靜字意獨字雖是發動了猶非全是應物處何以說得動字此蓋動靜之分界靜之終動之始也此以前的工夫就是致中此以後工夫就是致和以此二節較之致中和則此二節乃入道之門致中和為道之極處也

喜怒節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明字非即此明彼之謂道此節正應首節故或問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發端不外於吾心也愚謂正是體備於己之意

若夫心正偶天地氣順偶萬物不過以體用相應而言耳天地
者萬物之體萬物者天地之用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世間
豈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萬物育而不本於天地之位吾人之
心豈有中而不和和而不本於中者致中和之功固當交致其
力而體用相因之妙又不可誣故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
實亦非有兩事也此節或問所謂終之所極致不外乎吾心也

君子而中庸小人而無忌憚須識此意然能存得君子之德字
德字即道得乎心之謂正是他戒謹恐懼存養得好不失斯道
之本然也非便謂存養即是德也心字只是念慮所存只向為

惡一邊及做出來君之不疑然後是無忌憚了君子二字曷戒
懼以後事時中是謹獨以後事合一句二意方見是中庸小人
反是或謂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欲以時中兼動靜言殊不
知隨時處中專主動時方可說得若是靜時安能未發中在何
處如何處得先儒已曾病此議論實兼中和之語只指君子中
庸一句時中內不必泥此時中兼無忌憚和對看

中庸其至矣乎至字須體中庸二字意無過不及非難非易
道之不明不行一章知行互言或問已悉其必曾不飲食二句
重在不察上不察二字

食也日用咏此中庸之道不必說飲食此道味此中庸蓋既未
知中焉得有道此章大要謂道之不明不行由于過不及所以
過不及由于不察

或問稱大舜不恃聰明而樂取諸人非知者之過又曰兩端而用
中則非愚者之不及以見其大知學者須識此意然能察得意
思亦在其中學者亦須識之好問至執其兩端總見其能擇善

用其中于民豈是行之至了兩端雖是過不及亦是人言之善
者但其所言之善亦有偏處故須執之執是存着在這裏待用
處而用之量度在執字裏面非就是執字朱子曰兩端只是起
止方見是衆論不然是兩件也如極小以至極大極厚以至極
薄於其間取擇其中者而用之又非是取民不大不小不厚不
薄的為中蓋天下之事變不同宜厚處厚為中宜薄處薄為中
之須用中用字是取用的用字蓋中道本在善言取擇者善言
本出於民者故用中為用民之中而施行的意亦在其中不然
用中用將何處去

驅而納諸罟擭一句不可謂自我設之本以取禽獸而自我納之
以譬知禍不知避意只是形容禍機所伏耳如利之所在與禍
之所伏人見利而不見害就是知禍不知避意若真要在罟擭

上說則人豈自納于罟擭者故驅字亦不可說是人驅我去納諸罟擭之所在人豈能驅得我去不過只為利所驅耳

或問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非不肖之不及為回之賢乃所以為知然其始焉能擇終焉能守非能擇者其孰能之擇乎中庸求所以知也得即從擇裏得來不必另說是行而得之行字意在服膺非失中間見之蓋顏子原不是死定守道之人守之即所以行之也論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此守字即服膺弗失之意

天下國家一節要識註中資力二字上三句言三者為天下之至難然可均可辭可蹈只是氣質上做去未暇論其當義與否正與中庸非義精仁熟不可能反看資近于知仁勇而力能勉者就可能此若中庸則非資近力勉之可能是不可能非真不可能也不易能也必知如大舜仁如顏回而後可以能知能行然此非勇則又不能仁不能知矣故此章為承上起下　註中義精者擇之審知也仁熟者行之至仁也無一毫句總屬二意所以能此者勇也噫天下幾人而舜幾人而回幾人而子路故曰民鮮能久矣

南北之強俱是任氣質做出來全無學問道義在中論其過不及者亦就其中論之耳律之君子之強由夫克治之學而純乎道義之正者絶不相類非但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者相比于此見簡中與過不及耳和而不流其強見于處己中立不倚最難看蒙引以伯夷引証極好但不曾說得不倚二字明白篇中立只是無依獨立底意思與中庸中字不同不倚即不依形而立不特勢而存的意思有道不變塞其強見于達時無道不變字其強見于窮時強字專于不流不倚不變處見出勇以強此道不是此四者就足以強道只是此四者勝其人欲之私是勇之例耳舉者能自勝其人欲之私如此則能知能仁中庸可能矣

索隱行怪以賢知之過半塗而廢以愚不肖之不及亦不必參入此意吾弗能已矣須順夫子口氣說去不可說出至誠無息又要識是聖人事不可說出勉焉不敢廢依中庸只是能知能行見出箇仁知至不悔處則非徒不悔而已而所以依中庸者未嘗息也方見他仁至義盡而勇在其中矣仁至義盡不賴勇而裕如非聖而何上云吾弗為之矣與吾弗能已矣是過不及者既在所不為則依乎中庸之事夫子亦明知是己之能事但不敢顯然以聖自任耳故曰惟聖者能之夫子豈誠不能哉

費隱二字二言其用一言其體平看不當以隱字為贅費之處下文凡言遠近大小內外上下皆言費其所以然處不可見就是隱費字是率性之道是發用上見出隱則是命之所以然無聲無臭者也夫婦與知與能只就男女交感之事論箇道之小處故或問謂人道之常求論至天地細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這箇大道理上須以夫婦之言為是存疑謂一家日用之常如米鹽柴井舂者非是語大語小緊承上文說天地聖人不能盡而道無不包正是大處而天下莫能載夫婦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正是小處而天下莫能破矣鳶魚一節章句言子思引此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以發上節所未盡的意思程子謂此節吻緊為人者是也飛躍內不可言率性上下察言自鳶飛魚躍以見斯道之昭著上下也道無不體豈止于鳶魚但上下各摘一物以見之正蒙引謂即鳶魚而見道之昭著于上下則可謂上下止于天淵道之昭著于上下非于鳶魚之飛躍則不可極論得好化育二句語平而意實化育屬物上言故曰莫非此理之用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人倫日用閒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此也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此也鳶飛魚躍觀之則其流行發見于上下者為著耳故于思指言之欲學者默識此以洞見道體之妙也故程子謂吻緊為人子在川上之嘆意亦如此此意人皆有之只是私意間隔遂使天理不得流行處而為飛魚躍底意思都失了程子同人心常要活則周流而不滯于一隅能體斯言則為魚之化自然在我矣造端非謂道行于夫婦蓋夫婦隱微之際而道無不在若言道始于隱微也及其至則及于遠大而為言矣

道不遠人一節為下三節之綱三為字依朱子說上為字有次下為字無力下三節皆是示人當不遠人以為道意雖其所指有治人待人責己之不同惟其道之在人即我我即人故以人治人可也以我視人可也以人視我可也所引張子正蒙三句不必依蓋三節道理本相貫通而忠恕之事可以貫上下二節而以人治人責己責人的道理即忠恕的道理其所謂易從盡在盡道等語殊覺其泥來必其得中庸此章之義也自責自修分看亦無妨或泥惟惟句為贊美夫子則何以自稱殊不知夫子只是口中說道如此脩了是箇篤實君子才原不是稱贊自家好處或欲以猶以為遠以上數句忠恕違道不遠一句先施之未能也以上將來配道不遠人一句餘方作不遠人以為道殊

不知引詩数句猶説得通忠恕就是為道了此猶有遺道不遠句似可强解至以事父数句是自責就是不遠人以為道了如何分析得

素位句重在事上下二節雖分為此二句然心事二意求皆不互見蓋素富貴数句正是随在行其所當行之道至自得處則在心矣不援不陵實是事而所以不援不陵者心蓋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原非兩截字君子既素位而行就自然有個不願乎外的心既有不願乎外的心必能素位而行矣不求就是不援不陵的意此句重在正己此節大聲謂不援不陵者心也

不陵惟是正己則無怨上不怨天二句因無怨句而推廣之耳不怨天以其無責望于天之心也不尤人以其無求取于人之心也

君子之道道字不可看死了大凡率性而行之就是道則進為字意就在其中不必在階如慶方絶添進為意引詩及聖言雖即彼明此然天下之道實不外此人倫日用之間也不可以費字先帶為高遠

鬼神之為德德字與道德德字不同盖凡註德字處皆云得道的意惟此德字註云猶言性情功效然性情功效只註簡德字的模樣非即此是德故只猶言今要識鬼神之情性就是他的能

盛能伸能往能來處功效就是他能始終萬物處視之而弗見一節正是言其盛却重在體物句蓋無形無聲鬼神原是如此至體物不遺見他無而有方其盛處觀微之顯一節結轉可見使天下之人以下二節供其明體物不遺之驗不可説使天下之人一節明體物不遺説一節明祭祀一節貫氏通考以神之格思謂洋洋二句不可廢思謂潛明盛服之人似泥不必依上節使字意直貫至在其左右過洋洋處不必更加過文玩註可見神之格二句正見鬼神無往不在而人不可不敬蓋特在將祭祀之時故此節要説得測度方是然此節鬼神與使天下之人的鬼神一般但比首節鬼神渾小然天地之精付于人為人之神人雖死而其神實未嘗亡所謂其氣發揚于上云云者是也則其實亦非有二鬼神也微之顯非平看自微而之顯重在顯字上説不可掩三字説轉可見

德為聖人五句平有物見大孝之實下一節歸重在德上言其有德必受命句推開説章內凡言必字皆言其理之常也

無憂不便是道文王行其所無事無非用人倫之常方是道來

受命言一末字使見武王無速利天下之心有不得已的意成
文武之德不可說文王拘于羑武王限于時而周公成之若如
此說則文武就有利天下之心當體下章善繼善述意說德不
必到于文武理之所在文武之所必為則周公之所為亦文武
之德意也故曰成文武之德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只是追祖敬宗之禮意達下去若追王上祀之禮惟天子可行
得如何達得諸侯及大夫士庶人須識只主祭言玩下文可見
但達字處不必說出

達孝固是天下通稱其孝之謂然惟其所為孝者繼述之善而通
人心志足人聽然後人共稱之善繼善述以其善于變通故
言善此以理言懸空說志者欲為而未就者也事者已行而可
法者也傳中通于上下句才可謂上下就是尊卑而以春秋節
為通于上宗廟節為通于下上下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可行
者也春秋一節禮之通于幽而尊者宗廟一節禮之達于明而
親者各有通于上下意思宗廟之禮正是子姓兄弟因分排定
坐位序昭穆只是序生昭穆不必說序死者之昭穆蓋死者之
昭穆本是序定的此昭穆之名雖因廟次而言蓋借彼以明此
耳公侯卿大夫皆是異姓来助祭者故其班次以爵為序與同

姓者不同故不可言序昭穆禮亦有序爵旅酬之禮存疑所論
極好大槩旅酬之禮是飲福酒所以均神惠者舉觶于其長是
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也序昭穆是同姓序爵是異姓序事旅
酬燕同姓異姓燕毛時異姓已出獨同姓者燕于寢也序昭穆
以親親序爵以貴貴序事以賢賢遠賤則不偏于貴貴矣序惩
則不偏于親親賢矣踐位行禮奏樂三句不必承上文言其
踐行奏不是武周乃是後来奉祭之人但所以使踐行奏者武
周也此三其字指先王其位其禮其樂不可說武周之所制就
是先王之所制蓋先王亦嘗踐位行禮奏樂以祀乎其先武周

繼先王而制此位與禮樂是即先王之位禮樂也即上文善繼
善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意故其所尊稱祖考
承春秋一節愛其所親指子孫臣庶承宗廟一節事死如事生
二句又承上二句說来至孝達孝一般的言其盡于一已則曰
至言其稱于天下則曰達惟其至也故達此節結上兩節全重
在敬尊愛親上郊社之禮一節悉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
深遠實通于治道也明乎郊社三句與論語相似皆當熏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二意

人存政舉一章綱領全重在君身上故于脩身之事為獨詳自文

武之政至知斯三者皆言脩身而後可以為政意甲亦分二段
不可不知天以上一段言道言仁皆略天下之達道五以下說
出達道達德之實皆詳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
者一也皆言為政之事而必以脩身為本自凡事豫則立以下
詳言脩身之事大抵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此為
政本意

人道敏政二句重在政字為政在人人字與
其人存的人字不同脩道道字即率性之道下文五達道是也
誠性中只有親義序別信五者而已仁字即下三達德仁字一
條知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仁字該得知與勇也渾然天理而
無一毫人欲就是仁仁則盡道仁不在道之外也故章句但云
能仁其身則道在其中矣又與脩其仁仁字一同仁以盡道
道以脩身則有君夫身脩而能取人則有臣矣故政無不舉也
仁者人也與孟子仁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
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
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人字有生理
意在故起得親親句仁義之道本同一原而相須者也故有仁
必有義而親親者必資于尊賢禮所生也謂侯與等是天理生
不的非謂禮是等級中生出来的此節乃下節張本仁義禮
覺說去至下節纔說三者相須的意事親知人知天雖節目
不同皆是脩身之要務要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五達
道中都要仁獨言事親親其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矣以親親
言必俠五達道中同是一親親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以仁不
可泥親親字遂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論語曰孝弟
為為仁之本則仁通行五達道而乃以屬之親親也亦宜知人
與前取人不同取人所以立政知人所以講明道理尊為脩身
所用不同知仁勇三達德以行達道則脩身功夫又尊在此三
德矣仁字既即脩道以仁仁字則智勇與禮義二字如何看蓋
尊賢以講道理就是知則知不在義之外況知天知人中皆用
知則親親之殺中亦用知而仁禮二字皆不能離知而仁字能
該知勇意可見若夫勇則成大仁義者是也上文不言知勇而
知勇自不能舍此節不言禮義而禮義自在其中或謂知仁勇
以行達道此三字似功夫作治字服看上脩道以仁仁不在道
外則道即仁仁即道似與此仁不類殊不知仁以體此尺是無
私欲全天理就是體道不言行此字守此而曰體此則道即仁仁
即道之意尤可見知此強此似若不相類觀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皆性之德也則知仁勇又爲得與道爲二故曰天下古今所
同得之理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以達德行達道須是誠不是虛
套行此三達德蓋三達德原不是虛虛去知去體去強也及
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二句全重學知困知利行勉行上生知
安行者何待言立言自有實主三近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
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成德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
勇之事但未到得知仁勇耳故曰三近此節功夫就是學困
知利行勉行未到成德時起初用功的事不可謂此節又次困
知勉行以生知安行為一等學知利行為二等困知勉行為三

等此作第四等但為知仁勇三成德之次耳好力知三字亦重
知斯三者一節只要識箇知字都只是論理未是實去做的來
知所以脩身上有知所以人德意以上全未著為政上俱是脩
身的事九經字要認的真切言是九者施之治天下國家可
以常行而不廢者有庸字意九經固是九為天下國家的事然
文武之政莫不外此九者之序本呂氏誌遠人不是四夷凡朝
聘之使及商賈游士之類觀下文送往迎來嘉善矜不能語可
見道立道字即五達道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于此
取則方見脩身之效若單說一箇道成則少了可為民表不如

立字說得誰天下畏之不是恐懼之意只是感其德而自
然畏服之威生于德者也註云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二句詞雖平而意實串上句意徐懷諸侯來下句方實貼天
下畏之言效先于事不是聖人先以效驗之聖人議論自然有
箇抑揚齊明盛服二句兼內外動靜言齊明是內盛服是外以
此對非禮不動而言則此為靜下為動上言脩身在五達道與
三達德此言脩身又是齊明云者蓋上是平日為學的工夫此
是即政臨民之要道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其此前
後脩身之意同其好惡不可着婚姻說或問兄弟婚姻欲其無

相遠兄弟婚姻總言親也尊位重祿同好惡俱是無相遠的事
勸賢勸親勸大臣勸士勸百姓勸百工下此數勸字不直言
尊親敬體子來字亦有意思勸者自上勸下固自含得尊親敬
體子來字意所以使人勸勉之意亦在其中矣備在或問凡
事豫則立凡事不止達道達德九經下文言事行道介於上治
民信友等皆是玩註可見豫字非誠豫定者誠也註中先乎
誠句釋凡事豫則立二句意言前定四句只是明當先立乎誠
之一意不可于言事行道外更覓箇誠字行是行之于一身者而
言事則又開一層了着事物上言接上治民信友悅親誠身明

善數事雖一節推一節下來然歸束實在誠身上故或問曰知至則及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治民獲上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蓀塘齋謂治民獲上等節都要簡豫立乎誠若事以誠身為誠則自順親至治民總用一箇先立乎誠足矣況誠身下又有明善一節亦在所當豫者豫之則亦先立乎誠矣此說似有理殊不知治民在獲上上未必便獲又在信友友未必便信又在順親如此歷歷推去到誠身可見歸重在誠身了況治民必豫獲上上既未必獲則豫立乎誠之意安頓在何處

明善先誠身此是中庸由教而入者一定的工夫除非是聖人自誠而明餘則必須自明而誠也不必泥此下文所謂誠之事在明善固執朱子謂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則明善誠身兼說事又何必將明善推出又為誠身所固執二事俱是誠身當素定皆是素定乎誠不知誠身當素定乎明當素定者況此言素定皆是素定乎誠不知誠身當素定乎明善誠字着落在何處誠者天之道也以下全重擇善固執工夫上先言天道者見天之所以與我者本無不實而人當求實也誠者天之道不是言天道在人身上言自然真實無妄者天道之本然也故下文就歸着在聖人身上悼學五句依或問要照序悼審慎明為五字却須重看學知利行者故此等工夫亦通

靜時亦將所明的道理體之于身也故或問謂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于中亦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恶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此語于靜的一邊說得極重可見固執不特在行事上說

自誠明二句言聖賢之所以異誠則明矣二句言賢人之可以同於聖即及其成功一也之意聖人教人皆是此意見聖人可學而至故下文凡言人道多以天道終始之弘治十七年浙程文

下二句為申上二句言是明其所以分殊不知上二句言性教

二字則聖賢之分已自見矣何待下二句然後見其所以分小註言誠明分為二只是未然明明則誠矣的用功夫耳故註亦加可以二字非謂此二句是申上文況上二句既言所以分又申其所以分一意重見聖人不如是贅語

至誠盡性不是至誠了然後能去盡性德既實了性就自然盡矣為能二字與唯字照應看見非至誠不能也盡字與孟子盡心盡字不同彼專在知上此兼知行言至誠盡己性與盡人物性是一時事固不是盡己然後去盡人物又不是只盡己性了人物俱在其中人物之性猶之我也但有偏全之不同耳至誠能盡己之性說來始得

盡己之性矣以一理貫將去自然能去盡人盡物之性人物貴賤不同先後自不容紊參天地雖承贊化育來專重在盡人物之性上然未有不盡己之性而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又須從盡己之性說來始得

致曲曲字註云一偏也偏與四端端字自亦不同端字是箇頭緒露出來模樣此曲字是發露出來的雖皆是好一邊的却是一偏耳始溫厚的發出來多溫厚剛毅的發出來多剛毅又如此處能忍便處處不能忍偏孟子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云云此即致曲之意曲能有誠云可謂之誠不可謂之至

誠至于能化然後謂至誠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見致曲意至于能化則其妙亦不異于至誠矣末句推開說或曰到得化時然後為至誠則形明動變時其功夫俱不息那曰至誠者自然無息致曲者由教而入者工夫一暫止息便是間斷便不可到至誠地位故德雖誠矣猶只是大的模樣則天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豈能自已便至于聖矣尤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又豈有間斷耶形字只粗面盎背的模樣著明如昌云著明動變雖一字根一字皆不可忘了誠字形著誠之著明者誠之明動者誠之動變者誠之變化者誠之化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可說上句是德無不實下句是明無不照盎前知只是福福一端明無不照所該者廣即明其所實之理之性上然未有不盡己之性而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又須從盡己之性而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又須從盡鬼神體物之為理之先見者也至誠無一毫私偽留于心目之間渾然一團道理而有以默契鬼神之所為故至誠如神至誠之道與識緯之術對看禎祥妖孽等皆鬼神所為而理之先見即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之意誠者自誠也不必兼物言直以人言觀註誠以心言可見又或問曰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則自成專主人言也必矣或以註

中物之所以自成物字解不通遂謂此誠字即天命之性自成
兼物言天地萬物亦在其中于誠以心言不相協遂謂物亦有
心殊不知物之所以自成物字即下文不誠無物物字只指事
上言故曰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或問亦曰凡事之出于心者必
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
實者也則物之所以自成句意可通矣誠字主實心虛說實
心為人之所以自成也以是實理見于行就是道為人之所當
自行也重簡當字二句辭平而意實串二自字着意看見是人
自家的事非有待于外者也誠者物之終始是原起天道說正

物誠字正是誠者自成也誠字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就是誠之者之
誠之為貴就是誠之者之意勉其用工夫的意若論用功亦不
過戒謹恐懼慎獨而已大抵一部中庸的用工夫處只是此二
者此一節只言誠不言道蓋心是本道是用本端而用利自然
之理故言誠而道在其中于此益可見誠者自誠共主實心言
二節不可以誠者物之終始為解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為解
自道也凡有中庸當以或問為按不當以小註為依所記或出

所謂在天本無不實之理是也或問此句亦兼人事言蓋因下
句而先此發之以見實理無往不在而人當實心之意不誠無
物誠字正是誠者自成也誠字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字同有
誠之為貴就是誠之者之意勉其用工夫的意若論用功亦不
過戒謹恐懼慎獨而已大抵一部中庸的用工夫處只是此二
者此一節只言誠不言道蓋心是本道是用本端而用利自然
之理故言誠而道在其中于此益可見誠者自誠共主實心言
二節不可以誠者物之終始為解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為解
自道也凡有中庸當以或問為按不當以小註為依所記或出

門人之所錄未可知也所以成物句要識自然及物的意成物
却不在自成之後吾既有以自成則自然有以成物如吾能誠
以事親我既有以成人子矣而自然有以致親之允若底豫之
類此節與前至誠盡性盡人物之性語意相似經文只言誠字
而註中添出道字曰道亦行于彼不是謂成物者然後為道此
章自第一節說出道字第二節再不說出故朱子曰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三節曰道亦行于彼正是道與誠原是一物但
有體用之殊況及物必是吾見于行事而後有以及物則道之
行于彼即誠之行于彼也成物不作化看重在自家一邊成已

就是行成物就是知因物付物也性之德也指仁知言惟其是
性之德故為合外內之道人已雖有內外而仁知無內外也時
措就着成已成物言成已成物是事仁知是德成已仁也二句
是因事而推出德來故時措一句是因德而原其宜於事實無
先後彼此之殊
至誠不息不息則久蓋德既極其實則自然繩繩將去更無間斷
既無間斷則此德就常于中了久者不息之積也徵不是粹面
盎背意與誠則形不同註取鄭氏着于四方之言則徵字決主
功化上說驗于外溢悠遠溢字從存諸中者既久句意說來更

無別言博厚根悠遠說悠遠非悠遠不能有所積高明根博厚說非博厚不能有所終如無遠不屆者博也積功累仁浹洽于民者厚也先博而後厚峻極于天者高也光輝宣著者明也先高而後明供在聖人施德上至載物覆物等然後及物上然博厚高明不可看作二截聖人功業積得博厚便從上發出高明來非真有低的博厚低的高明也載物覆物亦自高明博厚中字義分類而偶之耳非載物是一樣覆物是一樣也覆載成就着聖人身上說獲載成就是天地之功用而聖人之功業所以發育承載成就萬物者亦如之故曰與天地同用悠久註云兼內外

而言夫此悠久就是博厚高明悠久俱是徵于外者何以兼內外蓋悠悠本是在外者因露出久字見兼內外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于中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于此見存諸中者既久則驗于外者益悠遠驗于外者悠遠而存于中者未嘗息也內外夾持其理自不可誣博厚高明無礙天地之體原是如此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在功用上以此配彼亦在博厚高明悠久上同之耳非真有可見的博厚配地可見的高明配天也猶說上為用中之用此為用中之體其卻亦甚天如此既指博厚高明悠久章成註云以配天配地無礙而言則如此三字亦

指博厚高明悠久不然當曰以載物覆物成物而言也況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原非兩截事博厚等原是聖人徵外的功業博厚便能載物高明便能覆物悠久便能成物畧無先後則言配地配天無礙而載物覆物等意自在其中若曰如此其博厚者不待見示而有品物咸亨等則是博厚之外尤有所謂彰顯者也從驗於外發揮故曰章曰爰曰成此等是贊其功業之盛一自然而然者也天地之道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盡上文言至誠功用與天地同體同用只在聖人一邊看得節節與至誠相對上云不息此云不已上云博厚高明悠遠此云博也厚也云久也上云載物覆物成物此云日月星辰萬等節節與上文相對觀天地則知聖人矣但體用在至誠與天地微有不同至誠之體已在發用上了但重在至誠身上故曰體言其載物覆物成物則曰用天地之體只是一箇形體其用在日月星辰繁焉等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節只重在不貳的妙處即一故神之意為生物之功之張本天地之道博

也厚也一節無不實話文意承上節來博厚等只在形體上或
謂覆載不是軀殼去覆載只無性情說殊不知既有不實的道
理在中則所謂博厚高明悠久等不是箇空軀殼矣下節曰無
窮廣厚廣大等註云舉全體而言即此博厚高明之全體指其
一處曰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則昭昭撮土卷石一勺豈
皆性情耶悠也久也即如上文悠久亦無內外言各極其盛不
是博極其博厚之謂地道博矣而又厚天道高矣而又
明天地皆悠而又久就是各極之意今夫天一節註云此四條
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蓋天地萬物皆實理
詩云維天之命文王之德皆主在內說不必無功用故註曰引
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況功用俱至誠中發出來的言至誠無
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二句
是釋詩意純亦不已向正見文王同于天道以例至誠同于天
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大字無大小言大無不至小無不入然後見道之
大處道即率性之謂以非聖人不能盡故歸之聖人正與君子

之所為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誠故此節經文未嘗言不貳不
息以致盛大則盛大內自有實理而不必更無性情又可見矣
詩云維天之命文王之德皆主在內說不必無功用故註曰引
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況功用俱至誠中發出來的言至誠無
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二句
是釋詩意純亦不已向正見文王同于天道以例至誠同于天
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大字無大小言大無不至小無不入然後見道之
大處道即率性之謂以非聖人不能盡故歸之聖人正與君子

行與脩德凝道俱要雙關意無體上文道之大道之小二道下
文存心致知二邊工夫得得尊德性五句上一節俱屬存心存
其心體之本然是涵養本原的工夫末說到力行上去下一節
俱屬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當無力行的意思蓋道體
至大心體亦至大不存得此心之大何以能極此道之大斯道
又無微不入而天下之事事物物細微精密處無往而無道不
由學問的工夫何以能盡道體之細首句是下四句的綱領致
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皆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禮

四句是詳存心致知之爲殊不知學德性既是存心而致廣大極高明等爲存心之爲則致廣大等爲尊德性可知道問學既爲致知而盡精微等爲致知之爲則盡精微等爲道問學可知但要識廣大高明故尊是德性不可說廣大高明故尊是德性之極之盛之敦之正是尊德性了德性爲吾就是德性若夫致之極之盛之敦之正是尊德性了德性爲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即天命之性萬殊而一本的大段規模然欲條理無不具備于德性中而散在事物者體同意不有以尊之則中心先以汩亂何以窮至事物之理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事物之理雖備于德性中而散在事物者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下四句但要識此意廣大高明心之體也精微是理之散于事物而精密者中庸是事合乎理之恰好者精微中庸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謂廣大高明中有精微中庸則不可謂德性中有精微中庸則可心體中自具乎事理也故者心之良知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着德性原有的說或泥註中謂故學之是一句欲將故字與學過一邊謂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殊不知此學字與學問學字不同虛襯

紛如也然後曉得問學者即格致

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理故曰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下四句但要識此意廣大高明心之體也精微是理之散于事物而精密者中庸是事合乎理之恰好者精微中庸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謂廣大高明中有精微中庸則不可謂德性中有精微中庸則可心體中自具乎事理也故者心之良知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着德性原有的

道不可作兩截消是故居上不驕一節言于道之大小精粗既皆理會透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乾之九三亦是此理引詩不止于証點足以容一句通証上四句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此語可玩

愚而好自用一章與下章同須要德位時愚則無德賤則無位君今反古則災時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三句平看不必以君今反古句串上二句非天子的天子即聖人受命爲天子者不止有位若有德有時亦在其中言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則愚賤

若不可自用自專生今之不可反古可知矣故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無有自用自專反古者車應制度車不是以盡
制度舉車以該其餘也書應考文行應識禮二節俱兼德位時
運見首節三意或欲以非天子一節應愚賤二句今天下一節
應生今反古一句亦可雖有其位一節只應愚賤二句添
出生今反古以經文內原無此意吾說夏禮一節只應生今反
古一邊不可添愚自用賤自專亦以經文內無此意夏禮曰說
以無從而學也然禮同學宋存故也杞不足徵與有宋存焉二
句雖不是說禮學禮之因亦可反觀以見說學二字之義此章

言居下不信皆主在下的人說
雖天下者即有德位時的天子寡過是在下的得寡過註云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即上章同軌同文同倫的意與下文世為天下
道一節小異蓋世為天下者自家一邊
此不異政殊俗猶是天下道後方如此此二句正見民得寡過
之由非即此就是寡過也上焉者是有德位而非其時者也下
焉者是有德而無其位與時者也不言無德者愚者之不能行
三重不待言也況里天下者非指守成之君言守成者雖賢聖
由舊章可也民弗從民字不加下無徵不尊之下而加乎不信

然有驗其信從驗字亦是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也不謬不悖
無疑不惑之義各有所主備在或問知天知人是推本其所以
合于天人者由知天人之理而制作也知字非若知字巨細精
粗無一毫不盡之謂只言鬼神與百世者聚其至遠而言由高天地之
著者見矣聚其至遠而三王之已往者可知矣動與言行中俱
着三重說法則不是去法他行事與言語只是以其行為法度
而不能遠越以其言為準則而得以取正也上三句重在世字
上下二句只主當時言平看世是王者後世子孫若異姓就是
非時了此節見君子之道為人所信從而人之所以得寡過但

六事之善中已有驗其信從句此節是根上文說來乃六事之善後事二信從意似覺重疊而文意若不可過殊不知徵諸庶民句只重在有徵有時上見得我既有位有時自然驗得人所必從意非如下面言道言法言則實是民上說也詩言在後二句即君子制作無往不善之意不可說是遠望近不厭意以永終譽即得人心之從意下文申言之也詩言終譽中言終譽者詩是順說下來言有如此之善而後永終其譽中是反詩意說下來言未有不善而先有譽者一邊言有善則譽必久一邊言無善而譽不便有譽意不用原始要終意此章言居上不驕重在王

天下者一邊民得瘼過亦不全重在民上

仲尼祖述堯舜註曰遠宗其道道即精一執中之謂愚章曰近守其法法即謨烈之謂道法二字不可以道是道法不是道道則渾淪法則詳密文武法制之備若也法亦道也脩道之謂教註云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則知道亦法也故離道于法非法也上律天時曰法其自然之運只是隨時變易以該道的意下襲水土曰因其一定之理只是隨寓而安與宜于土俗之意或問所舉夫子實為作載不說出亦不妨未子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行已之迹言之則此

數節不足以盡夫子之上律下襲況既曰兼內外該本末則此數節又不足以當內外本末之全兼內外該本末即巨細精粗無一毫之不盡意謂非可以一端盡也內外本末不可謂本即內末即外內者心之所存外者事之所施所存所施又各自有本末立言與兼大小包費隱同意二譬如俱承上文言上喻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敘理無該遺意下喻其配大德敦化不可以四時日月為小而誤配小德川流二句中俱有箇大德小德在中玩下文可見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是一時事不可作二截看

大德小德正是所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的緣故或問曰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蓋於穆之中萬物之理具足故曰敦化高下散殊皆小德之所分散曰川流大德小德亦不可作二截看天地間道理有大德則小德自在其中小德不是大德之外另有一件大德即小德之統宗小德即大德之所分出者也黃氏以大德為天命之性是矣以小德為率性之道則非也蓋小德川流正是天賦于物者亦在天命上豈得謂之率性或謂大德即前註所謂內脩本皆是逐件的小節殊不知大德是道理統會處無所不該內本

因如何作得大德或問曰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下文所舉大子已行之迹以解無窮的意思蓋天下道理不外于五者故也時出者言其當臨容敬執別時節此此五者之德也如天如淵只是形容他充積之極盛民莫不敬信說不重在民上是言其發見之當可重聖人身上此節與上節不是二件事下節是申演上節云耳聲名是聖德之聲名不是敬信說的聲名詳中極言之者亦不是極言敬信說是極言所到得的地方等親則亦知所敬信說矣仰其德處便是德之所及非必動然後為及也此章主小德川流言觀其言聰明睿知仁義禮知又自聖人一身而言

分別許多德的條目就見他小德川流不是說此五者為小德也又全重在發用上不比下章所說全着在裏面又比此說的

經綸天下之大經不是經綸天下人之大經只自聖人倫本天下之言經綸大經以為天下法也曰天下之大經者人倫是至誠之經綸經所同也故盡其實而後可以為天下法方見是至誠之綸之則實盡而可法矣與天下之大本同例經綸是至誠自然之能不是勉強的立本當渾渾說不可謂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等從此出之類蓋大本者所性之全體此大本與中者天

下之大本一般即未發之中萬理咸備未可分條理若說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等從此出之類則已有條理不是未發之意知化育知其理也與贊化育不同所謂知者乃至誠與天地一般始天地之元亨利貞以始物通物成物藏物聖人之仁義禮知以長人和義幹事相與脗合無閒者也豈特聞見之知至誠為能經綸等不是至誠了後方能經綸立本知化至誠中自具此三者觀註中繹此三句離不得極誠無妄可與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般此章承上大德敦化而經綸五品之人倫却似小德然天下之達道莫大于此能盡此五者則率性之道大端盡于此矣豈非大德細玩章句之極誠無妄故于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所謂極誠無妄云者即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是即統體所在也為得不謂之大德或問謂經綸是致和立本是致中則經綸大經是心之大用立本是心之統體也謂知化是窮理以至于命此就是致中和的極處聖人之能事舉矣過此只有天地位萬物育也不可以三句分為窮理盡性至命蓋經綸大經非窮理可盡肫肫其仁等就在經綸大經三句之中非經綸大經等三句之外別有箇肫肫其仁等三樣只是道之盛耳以肫肫配經綸者蓋五品大經苟非有仁愛的意貫徹于其中便不成箇經綸了故饒雙峯曰仁者人也大經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此所以脩道以仁也此但在至誠經綸自然而然耳言肫肫則見其渾全純厚無一些不是仁愛底意以立本言故以淵淵字形容之見其所以立之本靜深而不可測矣以知化育言故以浩浩字形容之見其盛大流行與天無間矣上章言如淵如天是就聖人之一德言其德無所不該則曰如天言其德之無窮則曰知淵此就立本言淵知化言天立本不就是知化與前章意有間矣饒雙峯謂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者亦是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看一者字其為至聖之人可見達天德謂能通乎天德指其仁義禮智之妙乎元亨利貞者言也達乃通達無閒之意此章與前章意相貫通故章句云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但語録中表裏之說恐未穩更詳之

衣錦章後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極其至乃是再叙入德成德之事所謂一部小中庸者是也其所謂工夫即首章戒懼謹獨等事其所謂極至即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之意可見中庸一書首尾相應道理無不貫通但首章自天命說起是原天

以之人而極處至于天地位萬物育此章徑自下學立心說起而極處至于無聲無臭是推人以之天此其少異者耳首節全重在惡其文之著一句此正是為已之心下學之始事雖是釋詩全不重在釋詩上是借彼以明此也惟其惡文之著故其道闇然不炫而光輝宣著自有不可得而掩者淡簡温即闇然之意不厭而文且理即日章之意註云淡簡温綱之繫於外也不是說簡温就是尚綱蓋闇然淡簡温俱是自然說以其尚綱故然耳又云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其中也不是不厭而文且理就是錦在中蓋不厭文理俱就淡簡温中見出亦是外面的

以其錦在中故然耳或謂此特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全未及工夫上只一點虛靈的為已則知謹獨雖有次第其實為已了必曲章云誠則形有實德于中而後形此云有實德于中而後有實驗之太速殊不知為已與謹獨的工夫不是日章之盛似言其驗之太速殊不知為已與謹獨的工夫不是截然作兩段事看知為已則知謹獨雖有次第其實為已了必就去謹獨不是今日為已明日然後謹獨之意則有為已之心自然有不厭文理之驗者非可誣也況日章與日七字相對看徒衆暴於外者一時雖好看中無物件漸漸就亡了故曰日亡立心為已者不事表暴外而雖是淡簡温有實心在中自然不

覺漸漸有許多滋味與光采麽整處故曰日章不單言章與亡字而加一日字可見其亡其章俱有箇無本者漸亡有本者漸光顯意遠近以人已對言語録所謂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是也風自以身心對言語録所謂身之得失由心之邪正是也此二知字是據衆以知裏也近字兼身心言自字只以心言微之顯一知字是由内以達外也遠之近者見遠不在遠而在乎近風之自者見風不自風而有所自微之顯者見微不止于微而又能顯是近自微三字乃遠風顯的機括下文謹獨者謹此也存養者養此也至民勸民威天下平是即所謂遠風顯者也可以入德句要看可以二字分曉盖此句未有謹獨工夫未便是入德故曰可以此句雖自有為已之心說來却重在知此三者盖學者晓得此三者然後晓得用功去處然後可以入德句為已的工夫盖有是心而不知此三者則用功無從入處雖晓得此三者而本無為已之心亦不能去做為已工夫二者相須而成者也故云不可作兩截看知所謹謹字與下謹獨謹字雖是一樣亦微有異此謹字兼戒懼一邊在中謹獨謹字只向動處一邊說此節是入德之門尺米寸入德之事上門戶只在近自微中故君子内省不

故二句供無工夫不可以內省二字作工夫看工夫在內省之前但不說出大意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乃是當謹的意君子于此內省無所疚而無惡于志也二句一直說下不疚者自外至者無惡者自慊者也此二句正是人不可及處下文君子之所不可及句重在之所二字是推原說其惟一句正說他于不見不聞用功字眼而用功自在其中不動不言是無事時即不見不聞時也敬信之是敬信之心常存耳至此則為已之功益密而德已成矣下二節註皆云承上文是總承此二節不可以奏儆無言一節為效猶未遽應潛雖伏矣一節功之求密者以不顯惟德為德愈深而效愈遠應相在爾室一節功之能密者以不顯章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言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言效驗自當自淺而深況能謹獨者必能戒懼有不賞不怒之效者必致天下平之盛但奏格鈞禮無端有淺深不是得其淺效即謂其深效又不是先得其淺效而自伏其深效成德之後效發互發其功固未嘗息而效驗淺深先後次第亦自有不可誣者不賞不怒雖不言德實德之所致非至此而德之進者有所盡也篤恭而天下平即

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謹獨有參的極致慶即是篤恭即首章首句所謂自謹獨而精之自戒懼而約之至無少偏倚無過不及無聲無臭為不顯之至也形容不顯之德為至言用功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言用功先謹獨而後戒懼二者將安後並育並道體上說來言學者先存養以全斯道之本體又去省察以防其變動處蓋先體而後用此章自學者用功處說來先謹獨而後戒懼蓋此二者未嘗有先後時節使須存養學者那一段是截然當謹獨只是隨其動靜而為功耳若總論功夫起處必先於靜

中庸說要終

跋中庸說要後

甚哉理學之難言夫艱深者晦踈淺者膚分析者支牽合者混褒異者詭勝執者迂晦也支也詭也知索諸理者也而外於事膚也混也迂也知求諸事者也而越夫理愚未見岐事理而二之而足以語於學也已而足以語於要也已中庸者聖人盡性之書也一理貫於萬事萬事約為一理統之性而已性誠而已思誠者之求復夫性也不得其要是塞其門也是故中庸之理非不深也而亦非不淺晦之庸之則不可非不分也而亦非不合支之混之則不可未嘗無異也亦非不可執詭之迂之則不可此在善立言者與其善言其約為一理學者與不然何其深也而淺也分而未始不合合而未始不分異焉而寔同執焉而可通之若是耶鹽先生淵源為士望所推者素生平問學弗徒索之理也而昭見諸事弗徒求之事也而根本諸理虛心體玩而吾無成心焉於性學無聲無臭之間與而深洞其要旨者其所也於乎先生之所自得正中庸之所以別於異端乎月溪黃師命之曰中庸說要得其理矣后學必要之欲聞則先生是編信其指南也夫信其指南也夫

晉江門人張文憲頓首謹跋

後序

或有病箋解爲舉業之學謂必廢是而後可以明心望理者至謂晦翁千言而不足不如蒼陵一圈而無遺雖然箋解不灼諸心舉業不根諸理廢之可也自心而之箋解愈多而心愈明一理充盈礴薄猶千花百卉皆足以達造化生之心舉業即道

業也而可廢乎哉晦翁之學不可以箋解舉業言而善治箋解者未嘗不可入晦翁之門匪徒舉業而已也吾邑侯仲石宋先生理學淵源聲於海內政務之暇進小子文煥及郡庠士黃日煦等數十人尋繹孔孟曾思之書句櫛字稽明暢切實聽其言奕然若執熟者之濯春風也諸士共和其

所著乃先出中庸解一帙發明晦翁章句或問之旨辭不費而義不遺恍然子思子之面命者因携傳録以歸不忘文煥上之月溪黃師曰是可梓也遂鳩工鋟梓命文煥詣仲石公求全云於乎仲石公茲作可入晦翁矣可洞子思子矣觀中庸而他書可知矣孔孟之學術伊周之事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一心之管一理之通此則仲石公之全書也讀先生之書而不達先生之意不又賠世人之不知晦翁者乎質之黃師曰然遂僭書末簡

嘉靖戊申夏季望日晉江門生郭文煥

仲實謹書

重刊中庸説要序

中庸一書聖賢心學之傳備載於斯矣是故其辭微其義奥自非遽於所學上有遡其源沿其流灼契是理而無遺則其著之于言也不失之支必近於鑿是雖曰闡之適以晦之吾見斯道之在天下未始不反為多言病者耶仰惟我

公下車以来重心學校不時提勅至與諸生折論中庸意義多見涉于附會之説殊為辜負遂啓篋授以平日所撰名曰説要一帙先于晉江梓行也表等受與兩學諸生傳覽執之者通滯之者決而汗漫者知所歸莫不欣然以裨心得之大凡鄉大夫老先生亦愛重不已因謂余曰中庸所著渾然道理能剖析以發其微者亦難觀是説也簡而切精而明誠為浙餘理學之傳學者得之庶免乎連篇累牘之繁蠡測望洋之嘆矣亟梓之以公不磨可也衣對曰然是適得我心也于是遂付原本鍥諸梓誠汝南士子宼是焉則子思傳心之秘可以恍然有得自是所存者無非是理之完融所達者無非是理之克徹而昔焉嘉惠之意至是不又益洽矣爭愚也竊有志焉而未之逮故敢贅一言以為立已立人之助云爾

嘉靖丙辰仲冬望日汝陽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楊表頓首謹序

中庸疏畧序

中庸者靜動一於至善也中者中也於中是也庸者用也所謂形於外是也內不存養諸善則無以爲形外外物誘之而應感者皆非其本然噫中庸之功廢此道之所以衰也中者知也庸者能也合德於乾坤中者精也庸者一也俾道於帝王中者一也忠也庸者貫也恕也孔子傳道於曾子中者致知格物付子傳道於子思中者未發之大本庸者已發之達道子思傳道於孟子中者仁人心庸者義人路孟子傳道於後世言人人殊因時屢變而揆則一也聖人純此謂之聖賢人勉此謂之賢百姓日用此而不知君子之道所由鮮矣庸附中而立名中統庸而並至有體之中有用之中體之中曰天性於未感之前見之天下之同也用之中曰愼獨立未感之前以攝既感之後聖人之學也是故中者修道之功入德之門又卽終身能之

而不盡者也未發謂之中天下之大本子思訓註極明無容後人增解故先曰不睹不聞後曰無聲無臭終始爲未發寫照爲大本傳神學者直從默闇中時常存此微懼之心而養之以爲應物之主則近是道矣中字創於唐虞襲於三代乃古今人口頭語不俟訓詁而明而古人就此實下工夫便是學問後人高視學問另作別解斯成口耳矣堯舜危微精一危者中之感物而動也微者中之動而反思也精者中之思而致辨也一者中之既辨而專主也故曰允執厥中皆用功之名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受此用中之功夫而已故又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則命性道教之原委居可知矣自今人推尊中字太高相沿爲成效之名而從入之路若不可尋皆緣無過不及之義重而未發之義輕講未發者嫌於已發學脈突而蔑次第言致中者只似致和有效驗而無

功夫中庸之道不亦難乎中是無過不及而未發當講和亦是無過不及而已發須別爲修言也大約中庸一書君子修道以教小人此大旨也而其修道之法不外由中而和由大本而達道而已大學平天下之書也中庸性命之書也惟平天下必本於致知故性命之道必臻於位育一爲帝王傳治理而不外於心法一爲學者傳心法而不遺乎治理五經總無異義中庸疏畧序

明於中庸之說者可玩大學有未明於大學之說者可詳中庸自不慮於失所考耳程子云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大學古人爲學次第二語可謂得其要矣噫二書者固先聖賢愛天下後世之至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爲之憂其所患處其所安而告之以其方至於今已既習其書矣而罕信其理莫致其功是以不能享其吉福之實而聖人之道愈不足取信於天下可慨矣夫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季冬之日後學上蔡張沐識

中庸疏畧序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張沐疏略

中庸疏畧

天者。生生不息之理。命者。生人生物之原。所以生人生物不息者也。降命生人。仰以其生生不息之理。賦之于其心。謂之性。性者。人心之能生生不息者也。順性生出來。自可通行。謂之道。道者。事之行也。事行原因乎感。感亦自生。因感而應。善應之。當停息之物。性非須臾離。道便皆是。若理。故道亦不可須臾離。如之何此修而彼修。都不修。人亦可以不修。如之何不修。修便有可學。修而至乃以于法。于故。則天命之本然矣。天道人可以還天命之本然矣。則天下之物感物而修道之功。起焉。纔修便有要不要。不要便是陷阱。故道亦不可離。已亦不修。如之何不修。修而已。此天之所以爲天。故曰惟天命之謂性。性亦功夫。待行。天命之理。無不爲物感所蔽。定是不睹不聞時。早自恐懼。此人生而靜以前。不假修之性也。從何見。不睹不聞時。早自戒愼。不敢須臾離。道而已。修道之教。修其性之謂道。道有窮則生。率性之謂道。道能相通。通而出。天命之性。從不睹不聞時。早自恐懼。此便是定本體。修道是性命流行自然之功。

中庸疏畧

及爲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功用之學。不隱微不顯。是知見。吳見乎隱。顯豈不似空寂無知乎。微誠中自形外。也。隱微如四時行。見顯如百物生。天只要不靜不慮。四時行。不慮百物生。君子只要愼獨。問有戒懼。不慮不見。顯故君子愼其獨也。獨即不睹不聞。愼即戒愼。恐懼即恐懼。君子愼其獨。獨之功。可即喜怒哀樂之未發。早將喜怒哀樂。至善之理。橫之于中。中者。理之橫。于四時。百物。之中。皆中節。而無不當矣。此謂之和。中也者。大本也。天下之大本。人之大本。也。一人之達道。而非僅一人之達道。而非此。則無以自立。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下非此。則不可以行。此可之于內。爲主。于外。爲達道。而天下之所不可離也。君子修其獨。而天下之人。皆中節。何也。發即以在中之理。發之。自順理而無。違。則天下。皆于內之義也。以賓于內者。發之。自內而外。自中而出。天命之理。橫之于人者。即只穆。於人之命於穆。之命。之爲性。性亦功夫。之名也。故曰。惟天命之謂性。性亦不已。此不已者。命之。所以爲天。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文王。

中庸疏畧

天耳。還中庸從天說起。須省天字。天者。生生不已。寒往暑來。日往月來。一息之停。便非天。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命之名也。故性之教皆通。通相通而出。天命之性。則生生之謂道。道有窮則生。率之謂道。道能而已。修道之教。修其性之道而已。修道是性命流行。自然之功。

中庸疏畧　三

夫本體順功大逆不逆則順矣必壞也生安學利同此功夫人多用其順而忽其逆所以不勝物感而去衛不遠也此子思子得性命真傳於孔子而作其旨在修以全其率敢以質其道也

問何以知能分論此生理不發良知良能此孟子曰以知能為道體中背以明之簡能孟子曰坤以簡能此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乾以易知

君子之有明悟而號爲智者切滿求而不考實踐往往至于知之不及君子知而過小人知而不及要之背務于明而終行此道之不明戕知其故矣君子之有才力而號爲賢者好言實踐不事講明之味行而不明無以驗其所行之得失的中道自無由體驗而知之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中庸疏畧

君子大所從然則道其終無行之日矣夫論功大明行合一論世道則

五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言君子之修道以立故于天下萬世考從古莫如舜也大知統明行而一之行只是明之至故爲人知問理之深遠常問者也察邇言理之淺近者將抑易忽必加察耳隱惡揚善順天体命是也此自己也隱隱險也言死氣也曰揚始無迹不使或見曰隱隱險也言死氣也曰揚善即爲善盡教宣發不使或遺也曰揚揚陽也生氣也兩端明行兩端實一致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何以之用已之明有限用人之明無窮好問而察邇言則善惡無所不明而智已大矣惡明于心則揚其善不使一毫形見善明于心則隱其惡不使一毫有遺隱惡揚善則明體由內及外微始終而智又大矣問察者明善惡之理于事爲已發之和由隱揚者施問察之理于心爲未發之中未發至已發未未兩頭故曰兩端舜唯知之明行之至執其兩端而已端雖有兩其實止一端兩者不過中之良民而已只將未發之大本用以施于民爲達道此知至至之知終之故以大知稱之舜不過如斯盡修道之功立之中庸之則止見人人可學處說者多不取以功夫加聖人不知性是功夫盡功夫方是能性其性故曰堯舜性之也

六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皆曰予知謂我自能知善知惡何必問察自能有善無惡何必隱隱揚特天性薄修道故驅而入于不善之中不啻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也此是不擇中庸之人不明不行者也人又有見此數者亦背曰予知於流俗昏亂中能擇中庸辨善惡于未發期月守也此日月至焉之謂得矣而又不能隱揚于已發兩端可謂予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之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中回于存心窮理之餘明明一念在中渾然至善體用總一源也故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即戒愼恐懼不睹不聞時中之功也此顏子善學舜處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於此可見手握合之貌服膺者也膺胸間也拳拳握合之貌服膺則手無所操而用力於心可想執兩端執字則手字之義舜顏皆取生安榜樣非則手字之義舜皆是功夫其他可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疏畧

三者非易能。然世多見之。蓋時位之便資之清。血氣之感。必不日學修之功也。中庸本乎性。性純乎一旦。而不學修不可以時位而能也。不可以資稟而能也。不可以血氣而能也。不耐不久。此實怪之之辭。言功夫在人。本能而能也。古耐字人只者反不可能也。均字與辭蹈一例。只尋常了當事業。平爭息奪而已。若王業便是中庸。○問中庸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人欲之私。人能反水之流。強乎。不強乎。問不倚。曰。中之力也。中庸修道之功入德之者。方可能。曰。不然。中庸本乎性。性純乎。不是又從別處做起。方到此。直作效驗此熟。從此熟入。欲之私。從此精。仁。從此精熟又從去耳。不然。精熟又從何得。則道高遠矣。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與。

中庸疏畧

中庸不可能。卻無不可之道。乃順生逆成之理。不用逆力何以能也。故須強。南方之強。最難柔處。強去柔北方之強。最難剛處。強去剛。此皆是一段性命之理。源也。故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非眞流與倚而非眞不流。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率性之道。達于天下。而決不隨物轉移。豈不強哉。此力又何等逆。其矯乎。這箇中和之力也。情如波。欲如濤。感于所好。遂不返。感于所惡。遂不舍。如水就下不返。如美。如水就下。不強乎。矯乎。不矯乎。矯乎。不矯乎。人能反水之流。強乎。不強乎。問不倚。曰。中之力也。中庸修道之功入德之者。方可能。曰。不然。中庸本乎性。性純乎。不是又從別處做起。方到此。直作效驗此熟。從此熟入。欲之私。從此精。仁。從此精熟又從去耳。不然。精熟又從何得。則道高遠矣。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中庸不可能。卻無不可之道。乃順生逆成之理。不用逆力何以能也。故須強。南方之強。最難柔處。強去柔北方之強。最難剛處。強去剛。此皆是一段性命之理。源也。故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非眞流與倚而非眞不流。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率性之道。達于天下。而決不隨物轉移。豈不強哉。此力又何等逆。其矯乎。這箇中和之力也。情如波。欲如濤。感于所好。遂不返。感于所惡。遂不舍。如水就下不返。如美。如水就下。不強乎。矯乎。不矯乎。人能反水之流。強乎。不強乎。問不倚。曰。中之力也。中庸修道之功入德之者。方可能。曰。不然。中庸本乎性。性純乎。不是又從別處做起。方到此。直作效驗此熟。從此熟入。欲之私。從此精。仁。從此精熟又從去耳。不然。精熟又從何得。則道高遠矣。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中庸疏畧

索隱行怪。是不中庸。後世有述焉。是不中庸。吾弗爲之矣。是不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是不中庸。吾弗能已矣。是不中庸。君子依乎中庸。是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中庸。唯聖者能之。是中庸。

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非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慎獨之功木于未發之慎正慎其發也是割裂已發一邊作未發時恐發不中節而未之慎也若專於隱微而求之便是離了衣食滅根子其行必然矯揉造作只不喜不怒不樂而已豈是怪物素隱則行自怪也中庸之道有頭有尾有本有末有終有始無終學者故以卅間儘有此志氣不堅決遠人為然天地之大其生物不齊聖人猶有所憾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

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言君子之道有經有權道無所不至曰隱未發也君子之費已發也深不可見曰隱其無所不至有類道亦有隱處非索隱也論道之正經夫婦之愚非費而隱也論道之權變故未免有過不及其行必然矯揉造作只不肖不仁亦可與知其理亦可能行其事此事理之極至那般正經之道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矣如子以告娶為忠夫婦之所共知及舜以嚴父配天周公其能及舜之大孝周公之達孝哉故可共知共能處聖人之知有所不知不能矣故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

不得其正人猶有所憾正是天地之道大處聖人留此憾于已正是聖人之道大處使聖人必欲無非無刺終不娶湯武終不伐紂終不可與知其理亦可能行其事此事理之至精至細確乎其不可易如何破他其未發之大本何嘗隱也不可以人而議有憾處背事理之至精至細確乎其不可易如何破他其未發之大本何嘗隱也引詩以形活潑潑的一團生道不是道何處是道飛到何處是道耳躍到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之深也任鳶飛天之高也任魚躍耳躍到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之深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

不是活潑潑的一團生道不是道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之深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

也若板板齊齊一律便無路可通矣
要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只在眞知與
能上立起根脚耳及其至也天地之大一
任我流行者察其間端倪亦至似尾缺一
不可
耳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
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君子之道四匕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至費隱察乎天地似遠人矣而實不遠
人究不外乎夫婦之知能而已知能在已
若舍自己別求乎道只爲之便不是道即
如孰何伐柯伐柯則不遠矣然猶執此以求彼
故修道以敎之君子非執我之道以治人
以人治人改而止治言善善也改言過也使
人各就自己知能之本善者修而治之稍
有未善改而復修之如是焉止耳豈遠人
而爲之乎人只要自盡忠恕去君子之道
自不遠忠者中心之存恕者如心之發如
施諸己而不願亦
于人即恕人誰無此知無此能若不於此

庸德庸言有所不足則不敢不自治自改
以勉于恒情之外或勉而太過覺有餘復
不敢盡自治自改仍求合于言行之常於
言之不足有餘視行之得失爲準而治改
之則言自爲道於行之不足有餘視言之
得失爲準而治改之則行自爲實造進自可
人而爲之也如此功夫皆實不遠
察乎天地彼君子之於道只爲之便不是道即
篤實造進者耳四倫道也德謹忠也言行
恕也勉不足裁有餘言顧行行顧言皆治
改之法則而道之精義所由出也慥慥篤
實造進之意也此章分三段首段言忠恕
以上言不可遠人爲道在自治自改以盡
忠恕道四一段言遠人爲道執柯伐柯之
實庸德一段言忠恕
不遠自治自改之實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中庸疏畧

上章是切于爲己之學此言將那道理隨
人見在處認真做無容等待也見在富貴便
貧賤見在貧賤便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素
如富貴見在不便行不說富貴不便行也素
日行字便是體忠恕盡倫常謹言行之道

任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自盡自得也又盡在
認真這箇境地自然無入而不自得而在上
位自樂在上位自盡自責自盡無所不盡以
心故無入而不自得之實時而在下位自責
自盡自盡無所不盡以上在下位不陵下下
而在上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求于下又何陵下上又何援上正己而不求
無所求于上又何怨天不尤人則無怨而常
自得之學也見在富貴不使行富貴道不行
說富貴不使行貧賤道不行說貧賤不使行
夷狄道不行說夷狄只是隨外終身無行之
道

不責人怨心何怨天不尤人則無怨而常自
也止已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但只以不怨
正已遂無可尤之人此非一正已而已是足
以俟命言君子爲主正已是足道乃萬無一失之
理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其身志正諸己求箇中的理如何
得亦非理之應得作而已矣此一節言行
君子之過也觀此居易俟命乃定理

中庸疏畧

此小人貞行險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

前言行道自己此言行道自己不得放空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處不下腳高處如何到登高必自卑處不下腳遠處如何登若能從卑邇步步踏實行遠亦只是此箇走法又爲有不至之理君子之道與此一般詩妻子兄弟之翕和賢其能盡道也孔子論詩而歎父母順者言既能和妻子翕兄弟盡道如是

古

未有不盡道而順父母者子思合引來只爲是箇全家氣象以明盡道卑邇之意未盡道出房有妻子便從妻子上盡道堂上有父母便從父母上盡道這便是步步踏實的模範卑邇之行登也由此而國而天下高遠的事不過只如此盡道更無別理世上不是無位天地有萬物之人只是無順父母之人此處放了空其餘皆斷港絕河矣此義最重已上文大孝達孝張本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

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中庸疏畧

此承上節意我誠好妻子使自如故妥妥綏綏我誠好兄弟使自和樂且耽我誠宜室家便自樂爾妻孥我誠順父母使自父母其順這一段吉祥之氣便黑闇都無一不是二若各不盡道這些吉祥之氣便是陰陽感應之符故資鬼神之德盛也這鬼神有亦如影隨形滅這其中是何緣故正不可以平常忽過此便是天地自然之理陰陽不測如何見如何聞那體物而不可遺但有筒物無形有理的意思使物物有箇理以體之纔有特理的意思使送使天下之人一齊洁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理也若冥冥之中皆有以監我而鬼神之名於是無往不立矣若天地若山川若五祀若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一念起

中庸疏畧

即一念便是至了若待度是稍二之也且不可況可厭射總是形容體物處下乃見鬼神之中也大下何見鬼神若山川若五祀若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一念起

理使之然也格至也神不是無的

勃不敢任意遂私欲如此見顯微又如此隱微不敢任意遂私欲

物無吉祥之氣既如此見顯微又如此隱微不敢任意遂私欲

送使天下之人一齊洁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一念起

若冥冥之中皆有以監我而鬼神之名於是無往不立矣若天地若山川若五祀若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一念起

是無往不立矣若天地若山川若五祀若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一念起

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一念起

陽感應之符故資鬼神之德盛也這鬼神

可以平常忽過此便是天地自然之理陰

有亦如影隨形滅這其中是何緣故正不

各不盡道這些吉祥之氣便黑闇都無

順這一段吉祥之氣便是一不是二若

便自樂爾妻孥我誠順父母使自父母其

我誠翁兄弟使自和樂且耽我誠宜室家

此承上節意我誠好妻子使自如故妥妥綏綏

如何見如何聞那體物而不可遺但有箇

物無吉祥之氣既如此隱微不敢任意遂私欲

物物有箇理以體之纔有特理的意思使

中庸疏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則鬼神之理愈明乎通之所感通

孝以明乎通之所感通

明鬼神而在乎通之所感通

禍福而不務民義故特變此理之所感通

神者皆此理陰陽屈伸莫非此理之所感通

于此陰陽屈伸莫非此理之所感通

心未發處操已發之機而天地功用莫妙

誠中自形外也按鬼神天地之功用也人

轉變是自微之顯乃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出爲吉的事內裏吉的事亦轉變外面吉

自然發出爲凶的事內有吉的心自然發

面即壞了這物必有一理內裏沒了這理外

結吉誠誠即未發之中也天下何見鬼神

只因有一物必有微一理內有凶的心自然

一致也內有凶的心自然發

中庸疏畧

及死又祭祀不祕宗廟享之子孫世受封

上而保之推原根本皆從孝德所生豈非

孝之大乎故患德不大耳誠如舜大德未

有不得祿位名壽者此里通自能高遠之

義人道之必然也而即此是德之生物不遺鬼

神之道之必然也故何也天之生物因材

而篤裁培傾覆鬪乎不夷不靜顯云顯之

之令德能官民宜人自受祿于天而保之

佑之命爲天子要皆君子能盡性副天之

命而天因材而申嘉之也故大德者必

受命而有祿位名壽也人不務本生道合

里通求高遠妄希吉福于鬼神是脉子中

庸之理心勞日拙耳但即尊祿即富名即

聖人壽即饗保如此有大孝與下數字承接語氣打

孝德登庸相又與下數字承接語氣打

中庸一大關鍵保佑命是受祿之實申之

說即因之說天方命人以性時即命人

修。君子獨能修德。以副天之命。故天重覆保安其身。佑助共行。而命爲天子也。在先爲理之命。在後爲氣數之命。一而已矣。自鬼神章以上。是言理之命。見盡性功夫。見修下。言氣數之命。見修道效驗。學者詳之。

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章三段。各自爲義。文王武王周公。各有孝道。前後不相連屬。無憂。言無憂。王季積德累仁。于前。文王承之。而無憂。文王亦無憂。文王有所承。武王之孝。以承先啓後。見其孝也。以言武王之孝。故一著王季文王之功緒。一著武王之孝。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達。即上章達字。言無事不由孝推行。與下孝之至也相應。夫孝者。三句。言善繼志善

述事而先之以志者為注諸隱微者為志已發而著于見之類者為志念為事先王之志事無窮武周念先人之志念向好處存為善繼念先人之事事向好處作為善述春秋感時念祖修祖廟之以時食以薦之服薦時食以為之食是皆前人之所作無敢忽畧而廢之以祭祀之禮為此處體念志事制為宗廟之禮為宗廟之禮無已之禮為先王而在今之所當敬無不敬焉是亦敬先王之所敬愛而已凡所當愛無不愛焉則亦愛先王之所尊而已如此是無一志一事不體先王而存乃孝之流通貫注無所不至也非達孝而何敬所尊不止一事大者如郊社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義愛敬之源格于幽深則擴而充之無非事孝之治也明乎郊社禘嘗只是明乎禮如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宗廟之禮所以能致治但天祖禮之本耳明之自心者識之○宗器祀宗所當用而其子孫亦只為此物而敬之所生也孝者性也以上言道以下言教而敬之中庸言孝三章甚重乃修道之大本而敬之即事也即事不明所以無禮所以也

中庸疏畧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人君也故取之人為臣身兼君臣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所取之人為臣身兼君臣故為政在人取將君道錯開側重此可省章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是從性修之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從仁生禮又從仁義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道即幸甘之命天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子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諸身不誠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明強即明誠。仍是知人加大行德行道二誌。

此承前治國發論歸落豫字。合中庸本發旨。自首至禮所生也。以之旨大約可分五段。自首至明修人存政舉人舉政之實功。仍歸重一字。自九經之實政。仍歸重一字。自凡事豫則立豫字。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窮而知之也。此節是知一邊功夫。故數思字。呼應。人道無終。故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窮而知之也。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仁之篤者不終行。三者。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窮而知之也。此節是仁邊功夫。故數敬字。呼應。人道無終。故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外自達也。所以行之則在人。道克修。便是君子可以不修乎。誠念切於修身。思之思。

者。一也。一字極費訓詁。看來五者道也。所以行之者。一誠。健行之一。

物不已之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

節是知一邊功夫。故數思字。呼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所以為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為天。行道行。不息之物也。即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秒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前。天之所以為天。又不可不窮。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天。與二知字相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

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勇之不撓者。不能行。非仁之不忍於人者。不能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命。必至退步不息之天。則亦不

功夫。故此承言人之生質不同或有生來自會知人知天功夫或有學而後知知人知天功夫。或有困窮之極。不得已而後知。及其知之。同此天人。更無別或心安意肯自行德行。或見爲有利於己。而後行德行。道。或迫於不自由。勉強而後行德行。道。及其成功。同此道德。又何有安利勉之異。此兩箇一字。雖只是數目字。其實亦有講知之一。就其靜也專。成功之一。就其發大本看所謂其動也直。發達道看所謂已發達道也。而言。五之道。以明其實。一此仍承前。由一而三。而五之意。一則自不容不好學。三則天人之理。自日明一日。斯近知矣。一則自有不容不力行者。則道德之行。自日篤一日。斯近仁矣。一則白日強一日。斯近勇矣。此便是由一而三而五之實。

知斯三者。近知。近仁。近勇。則道盡而身修。結前修身。以此治人。使人皆自修。爲知仁勇之人。即皆賢人矣。然後取而用之。結前取人。由是使賢人。治天下國家。皆在好學力行知恥之中。此治人。結前舉政。無不治。結前舉政。

又詳言天下國家之實政。其經常不易之一經。以修身者治人。則有九經。修身必事親。事親必知人。知人必知天。此九經之實。

道有九。修身第一。尊賢次之。親親爲三。尊賢而官之。故敬大臣。體羣臣。又次之。有大小臣以舉政。故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又次之。此九經之目。

一賢通天人。備道德者。我尊之。常用講明。則自下惑於他說。敬大臣。則總庶事理。象賢

人主得以靜治。不眩亂於末務。賢就理。敦大臣就事說。體羣臣。謂使臣以禮報禮往。往重於報恩。此九經之效。

齊明心之敬盛服容之敬。非禮不動。事之敬。前言修身以道以仁。此則主一敬字以該之。尤爲真摯。此九經之事。

所以行之者一。一同前。雖九經之件不從此心專一。處發生出來。故亦曰一也。

豫字承前。所以行之者一來。一字純是功夫。此功夫在豫。非旦夕所可期也。凡事皆必豫先備。辦臨事方能成立。不豫則廢。廢者即如發一辭令。必先定就言的主意。言時自不跲蹶。即如作一事務。必先將人官物材備辦。臨事方不困窘。即如行軍。一身行。必先將一好趨向。游定行時方定的理。

凡疾病。君子之修道。亦是這箇前定的理。

路。臨時自不窮迫。子思說未發大本道理。

主前定二字。真平常無奇異也。以言事行。

起道字。道命於天。率於性。似無形容。人豫爲之。修而必豫修之者。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先乎天而天弗能違。我然後可。

而奉天時也。一與豫之說。盡道之妙矣。下天

詳說之實。此處書理學者所宜細細體認。

之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有道。數道字一氣趕

至明善爲道之實。豫之根底也。誠身。

自成也。將天命率性之道。實實有之於身。

反諸身而求之。無一毫虧欠。無一毫假僞。

則身乃成。故曰誠身。明善者。此心一點默明。

覺不昧處。常常止於善。定於善。靜於善。安

於善。慮於善。此處功夫。最多。即大學致知

大第。如此自漸見得天命人性最大最善處極

其明白。則可謂明善矣。本源性

真然後由內形外。反身自無不誠之道。內而親自順我之道。外而友自信我之道。漸可獲上而治民矣。此為道前定則不窮也。

明而後誠。是明為誠之前定。明在心。誠在身。皆屬未發天下之大本。但明為一之功夫。誠為一之成就。故下文只承誠言之。不言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言誠之理。是天將他的實理命之人。即所謂天命之性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言誠之功。是人所自盡之使完。即修道之謂教。

是也。天不能離人以為功。合而言之道也。誠者之為天道如何。人不能離天以為理。人不能離修之使完。即修道之謂教。

誠者人有不待勉而自得之良知。此率性之道。不由人者。豈非天之道乎。從容而中此不勉思之天道。

非者邦是聖人也。非天邦是聖人也。從順安詳乎天與我

容安詳也。聖人生而順從安詳乎天與我之理。不敢交物而引蔽之。自中天道之節。不從順。不安詳。特天理

矣若聖人不自聖。不安詳。不從順。不安詳。特天理之矣。天道不落空。賦在人即自中。即無天理。

身上。人不能誠之。而聖人誠之。是聖人即之而順從安詳乎天與我

誠之乎。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擇此

不勉思之天道。固執。即固執此不勉思之

誠之者也。擇善而固執之。果何如以

之功。果能此誠之之道。雖柔者亦無不強之理。聖人何不

明之理。雖柔者亦無不強之理。聖人何不

可以學而至乎。學問思

弗能弗措勇也。知仁勇聖人矣。此章文義

繁頊錯綜。學者細詳之。於

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

一之功。即慎獨也。即未

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

必學之。有所未問。必問之。有所未思。必思

之有所未辨。必辨之。有所未行。必行之。又

屬博審慎明之實。弗能弗措已百已千。即

時習不厭之功。即不已之天命。無息之至

已之天命。無息之至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

此下三節子思從孔子誠明之論分解明白。總以闡首節末明之義耳。誠為天道之

擇中庸得一善。非擇善

失。非固執乎。皆聖人也。擇有功。執有力矣。

擇後執又行斥。是聖人

也。於是下文即勉哀公學聖人。

後人欲學聖人。天道無

道。擇善固執而已。學問

之強為明行而無自得。則思之明行有白

得。則又辨之於人。以求衆是。此雖兼明行。

要是知一邊功夫。但明

行明辨之後。乃可原其

篤字。善既擇。乃可固執

也。凡此有所未學

自然。明爲人道之工夫。自誠明言始初必從天道生出人道。豈非天命之性乎。故謂之性也。自明誠。後來盡人道。復還天道之教。故謂之教也。人從本然。豈非修道之教乎。故謂之教也。人從本然。豈非修道之教乎。故謂之教也。人從本然。豈非修道之教乎

誠之道。豫一之道也。豫先作誠一之功。知其必立。不豫。知其必廢。此萬不一爽之理。

也。國家將興。必有祥以先兆之。祥即妖孽。

誠一之人。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以早啓之。

妖孽即不誠一之人。凡見乎蓍龜。有動乎四體。有祥妖孽之不同。皆禍

福之徵。將來必至。而特未至總以善不善。

決之心豫。存於善。乃必以善終。心豫存於

不善。必以不善終。此如種嘉穀。白結實。

爲嘉穀。不至終成嘉穀也。故至誠如神。後

爲災稗。不至終成災稗也。故至誠之

世不明。至不誠之道。不知豫一之理。雖聰明

偶中。皆屬虛僞。

而終不然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中庸自誠身有道。說起誠字。道字。以及上節至誠之道。誠道二字。未有明訓。故此爲釋之。何謂自誠。自已完成自已。便是誠。而誠自已道路。要自已走的。便叫做之謂自誠。是自誠道。又是自誠。

道。推之天下之物。何物不有個自已。何物不該完成其爲物。是誠者。又物之終始。纔不誠。無物。沒了這個誠。便不成這個物。是不誠無物。一

已是誠物。亦是誠。故君子參破人已。一

埋。惟誠之爲貴。而已何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故物也。故時措之宜。且無餘事。且但

成物。誠者。自成已。仁也。成已本乎愛已。制隱自動。天下之至仁。仁是成物。則已知人。取辟自塞。而德皆天物不能

至知。在是仁知之德。皆天命於殷不已。蓋曰。

敝天下之自得於心。非由外襲。我仁知之道。內

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中庸疏略 卷二

故至誠無息。一何。直領上數章。一二蕃
誠者天道也。大道運行不息。故誠道亦無
息也。一時不誠。已不成已。物不成物。道亦無
道如何可以須臾離。故誠之至。只是簡無
息而已。即時中之功也。功不息。則誠自久。
久則徵。徵於事業亦久。故悠遠。悠遠則積
德高不可及。所以備。博厚而深厚博博功烈崇
所以載。悠遠而高明光不可掩。所以成。
此言天地之覆載成不過行
其體。必得所以成之矣。
配天者。有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不可無至
誠之功。乃真實載之覆載之成之矣。
此言聖人之德。
其體。必得所以成之矣。
配地者。有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不可無至
誠之功。乃真實載之覆載之成之矣。
此言聖人之德。
其體。必得所以成之矣。
配天

前半部書。皆古聖人之道。至此嘆其大。聖人就前舜文武周公推言之。洋洋大貌。發生。育養也。峻。大極。至也。言聖人生養萬物之道。極其懇惻周徧。與天之生物同其大也。優優大貌。三百三千。言禮制之大備也。帝之道也。禮儀備者。王之生物爲心者。帝之道也。待其人而後行。待後人也。已。語助。仲尼後來必是聖人。方能行聖人之道。苟非至德之人。馬能凝成至道。君子。謂孔子。德性。尊敬長捧持之意。即戒慎恐懼。存心功夫。問學。即學問思辨。屬窮盡功夫之功也。廣者。要皆明之。大者。功不小。精者。事事得其當。微者。物物以力行問學道。則存諸心者。極其見理之明。便是以擴充德性之用。盡精微。致廣大以盡其理。致廣大者。事之實。行之功也。德性尊。而道問學。則存

能然也○朱子謂非天子一段子思語是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不尊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居上不驕有道足興之事禮度文三者爲下自宜不倍若居上而驕失制作之道亦不足爲天下所重故王天下有三重其寡過矣乎非徒以制作爲天下重實以在寡過爲天下重也寡過正不驕之實上焉者雖善不尊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前大哉聖人之道便將聖人之道贊了尊德性道問學之君子及愚賤下夫下

中庸疏畧　卷

便已暗屬孔子故此篇以至道歸仲尼敦發育峻極之禮便是祖述堯三百三千之際便是憲章文武律天時處襲水土便是上律天時居上不驕之類有度如法律之不收駕遠水土在下不倍足容使是下襲水土處天時居上不陵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如天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明小德川流之義故別為至聖以貨仲尼之功用所謂庸也理閒而悟曰聰理見而通曰明理研於思曰睿理達於事曰知此天性之明覺包含衆理下四德皆其所發者故足以有臨寬裕温柔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靜深有本之意時出發不窮如智思賢否無不兼施恩感並用便是仁兼施恩感並用便是仁之發於言行者五德之發於身者五德之及於物前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者仲尼配天也觀其功用非智明非智明而明其明非智流其所化庸也敦化者敦其庸也恩便是代明處川流者流其所化庸也敦化者敦其庸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而民莫不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明小德川流之義故別為至聖以貨仲尼之功用所謂庸也理閒而悟曰聰理見而通曰明理研於思曰睿理達於事曰知此天性之明覺包含衆理下四德皆其所發者故足以有臨寬裕温柔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章可觀理條理不紊密細微不忽察疑似必辨此知也故足以有別溥博周徧廣濶之意淵泉靜深有本之意時出發不窮之意言前五者之德充足發見也見者五德之發於形身言者五德之發於言行者五德之形於身言者五德之發於言行者五德之及於物前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者仲尼配天也觀其功用非智明非智明而明其明非智流其所化庸也敦化者敦其庸也恩便是代明處川流者流其所化庸也敦化者敦其庸也恩便是代明仲尼之道至北方明盛而後行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言大德敦化之義。故別爲至誠以贊仲尼之德體所謂中也。至誠。卽至聖之存主者言之。大經者。道之綱。如天下之達道五是也。大本者。性之德。天下之大經所由出也。化育者。天之命。又天下之大本所由生也。經綸所以修其道。而道則歸其本於性。立本所以盡其性。而性則原其命於天。至於天。無象可指。無迹可着。夫焉有所倚。惟無倚。以虛無物。以不貳爲物。一誠而已。唯無倚。以言其經綸。肫肫乎其仁。而他無一念也。以言其立本。淵淵乎其淵。而性量不窮也。以言其知化育。浩浩乎其天。而發育不測也。

此是達天之學。唯達天德者。能知。古所謂在帝左。在帝右。與之陟降。受天之明命者。皆謂此也。達者。通也。苟不用明誠之功。自固其聰明聖知。而無一毫放佚。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卽是此意。天德卽大德。敦化。而由經綸溯入之。中必於庸。見也。化者。虛。育者。盈。消息。化者虛。育者盈。消息。盈虛。此陰陽生生不窮之機也。在天地爲春夏秋冬之令。賦於人。爲仁禮義智之性。原本天理。幽獨中神明默成。與天無二。乃所謂知化育也。聖卽達天德。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淡者。味之淸。簡者。色之少。溫者。氣之緩。風。謂教化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恭在於不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前三節。賛仲尼之道。配天。達天。孔子道理只似高深。故終以入德功夫結之。在於闇修而無他謬奇也。則人人可以持而循之矣。引衣錦之詩。言君子之道。不在外而表暴。從不覩不聞處積累功夫。既誠於中。自章於外。非若小人之道。臨事方起善念。雖的的實實着力爲善。外有可觀。而日必銷亡。不爲我有矣。此先難後獲。不欲速助長。故淡然常覺無味。而久自不厭。簡畧常覺不濟於事。而事無不就理。此闇修之所以可貴也。於近風教之必有所自。而陰

徹者剛未有不日章而即者也學者能知尋此理只在閒然處修可與人德矣德字承上天德引潛伏之詩言閒修與切於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疚病也志心之所期也心之所用即能見君子之不可及者正在人不見處然引爾室之詩言君子不待動而後敬未動而已敬之於早矣誰得見之不待言而後信未言而已信之於早矣誰得見之不開而後孚真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此二詩說日章乃教之效也奏假之詩奏進假至也言進至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不起爭競之心可知臨民之不待賞怒而觀感自化者則在乎戒懼其道而已不顯之詩信我有閒修

中庸章句大全　四

之德百辟觀刑亦莫不修德百辟刑天子天下有不平可見修道之教無所於不及矣詩於惔獨也至此戒懼恐懼之學敬之心可知臨民之敬不待賞怒而觀感自化者則在乎戒懼不顯之詩信我有閒修已言之畢矣而其旨要在不睹不聞聲色之化民末也非本也而本在不睹不聞故復引詩嘆以結之予懷之詩見不睹不聞時無可比倫即是天之臭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學者於此際乃見得真性欲以合天於此便是真性真命處於此恐懼便是盡性至命真功夫入門時戒慎乎不睹不聞德即到焉悉天下亦只精熟之而已德越盛者演越簡此無他蓋之而已是生安勤敏偏是學困安閒若庶幾故也偏是生安勤敏偏是學困安閒若庶幾業爾德越盛者演越簡此無他蓋之而已

蒉之快文孔一日謂隱微之地不必說破也末結正見易天而亟其翼恐亦從天上墜下矣

此子思子中庸指訣也末結正見易簡學者若謂又言神化則未之詳耳

中庸傳註

益縣李塨著

中庸

中庸二字見於論語子思取以名篇而明道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周以立教惟言孝弟忠信篤恭詩書禮樂而罕言性天謂上達非下學可躐也然三代文明既久士子必索高深必趨繁辭運會則然故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劉歆天威三耳諸家）子思恐道之岐也不得已作中庸明性天之正以杜鄒妄見堯舜以來所傳執中用中不外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三重九經庸常之道無須怪異是子思之旨也子思名伋孔子之孫　中一在中也不睹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戒愼恐懼齊明其功也一時中也獨之隱微身與國家天下之見顯皆有一中道焉愼獨行達道達德三重九經當隨時處中也

中庸傳註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命之人而爲仁義禮智是之謂性人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之謂道聖人愼修五典而制爲禮樂政刑是之謂教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卽性之仁敬長卽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修道之教也性卽後文三達德道卽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而皆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共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閒寂然不發已心一無所睹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陸一圖成說）然此須臾之未發性之本體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功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目之所不睹不聞念所不在易忘也人之所不睹不聞事莫人知易飾也然而不可也莫曰隱暗莫曰細微人之所見尙屬揣度己之自知莫可掩飾是莫見莫顯於此矣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不以昭昭信節不以冥冥惰行而必曰明日且以愼其獨則發皆中節而天下之達道行矣此敬事之功也

中庸傳註

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卽大學之正心而微不同大學正心統動靜言也此之其所不睹不聞則專指靜言至致中則該動靜矣愼獨與大學愼獨同而意不同大學之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以誠意也此之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以致和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慢惻及物卽仁有節文卽粹有斷制卽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卽智凡顒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顒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中訓未發也天下之道皆從中出是天下之大本也和訓中節也天下之所共由猶大路然是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和不可以不推致而致

之即通於天地萬物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至於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故中也愼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己成物時措咸宜是故和也以之乾坤潛孚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愛養政事之位育也修道之極功也致中即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違仁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上文中庸之道大端已盡而未指言中庸故引仲尼之言以明中庸之所以名篇而歸之君子也君子即下舜回文武周公至聖至誠小人即後文的然日亡之小人鄉愿孽士也蓋君子之外有三類一賢智而流於異端素隱行怪過於中庸者也一愚不肖自暴自棄不及中庸者也猶易辨也一小人在

彼自以爲中庸孟子所謂自以爲是也故曰小人之中庸而實與中庸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故曰小人反中庸似道非道爲道之賊故並立而首辨之時中無忌憚子思疏孔子之言也時中戒懼獨而隨時處中也無忌憚者色取行違閹然媚於世正戒懼愼獨之反也　通篇十九述孔子之言以成文而此與祖述節獨書聖字者前以見中庸之道發於仲尼後以見中庸之道備於仲尼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者無過不及至善也民即下智愚賢不肖上斥小人此又歎民也子思引論語而去德字者明道也道正則德正矣益一能字者以起下文不可能聖者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能與非聖孰能知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正言民鮮能之故以起下文也知愚皆不知故道不行賢不肖皆不行故道不明日在道中日出道外其如飲食之人何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歎道不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行也好問好察邇言取善於人也隱惡揚善將人之來告也執執而度之兩端謂善言有輕重厚薄之不同者用中於民知其中而行之也斯通指上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歎人知道而不能守必如回之能守而乃爲知道也自謂知足斟事而卒罹禍不可言料事自謂知足見道而卒失守不可言見道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期月周年也失放失也質過者他遷質不及者中輟也拳拳守之堅也孔疏曰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穿地陷獸也服猶著也膺胸也　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之後尚或有違較之不能期月守何如曰三月之後尚或不能期月守何如曰三月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歎中庸不可能必如君子之強而後能知能行也均天下國家大業也辭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6冊 版反內

爵祿高行也蹈白刃殺身也亦皆中庸所有然才足幹濟氣能奮激尙可取辦一時若中庸則履之平常詣之精粹無息可違無地可間非全體性命自強不息不可能也和處衆也中立自處也有道無道隱世也不流不倚不變強也後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夫焉有所倚中立而不倚之至也知智守仁強勇即後三達德也寬柔以教以寬柔舉人也君子氣質含容之人非不流不倚之君子也強者氣質剛果之人非強哉矯之強也而汝也汝之所當強也衽衽親兵革如衽席也鄭註不變寒不變未達之所守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朱註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接上文而一束也素隱行怪過也遵道而廢不及也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也是以君子之道費端於夫婦飲食男女於是起禮樂實師於是生遂由夫

知仁勇也等人所知所行悄不過喜怒哀樂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下學上達超出儕類直與天遊智愚賢不肖皆不見知而中以行願樂在其中安有悔哉孔子弗爲弗已是能中庸矣而歸之聖者言聖者能而吾願學焉自謙以勉人也鄭註曰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儲之儲向也正義曰乡其所向求索而行怪異之行也述傳述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以下詳論君子之中庸也費如禮記不辭費之費隱如論語以我爲隱隱言君子所由之路於常行者盡其材力以措用於身世何其費也而於不

當言者則隱而不宣不敢隱怪之門焉是何故也以知言之夫婦之愚皆可與有知覺若由知而及其至以至無不知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知以行言之夫婦之不肖皆可能有由行若由行而及其至以至無不能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能所處所也夫聖人窮於知矣窮於能矣能無憾乎豈惟聖人即大至天地而人尙有所憾是天地知能亦有所窮矣故使君子而語大則天地何依何附天下尙有能載之者乎使君子而語小則一塵一漠至纖至頤天下尙有能破之者乎破剖分也如鄒衍察陰陽消息先驗小物推至無垠天地未生莫可考原環海之外人所不睹此與庶物何與人倫何關不可知不可能啓異端亂庸行而祇成誕語是以君子隱之也不誦詩乎大雅旱麓有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語其上天下地爲飛爲躍昭然明著可知可能者也是以君子之道費端於夫婦飲食男女於是起禮樂實師於是生遂由夫

婦而及其至一陰一陽天地昭著而事天明事地察齊政授時分州畫井而昭察乎天地焉皆可知可能者也君子之費竭其學問德行以爲之者也若不可知不可能者則隱之矣莊周尙知存而不論況君子哉　中庸專言道者言共由之路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也連人言者言其人之所由也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是也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曰愚不肖可知可能則賢知包在內矣曰聖人亦不知不能而言訓隱而曰語大語小者言語大語小則莫載莫破歸於無用所以當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況六合之外纖塵之內言之何據言之何爲御雅曰察審也清也即著明也造端夫婦起下子臣弟友也察乎天地起下鬼神天命郊社禘嘗也隱言君子所由之路於常行者盡其材力以措用於身世何其費也而於不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慥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不知不能君子隱之者以道在子臣弟友原不遠於人也若爲道者而遠人以求則是不可知不可能者矣尙謂之道哉伐柯幽風篇名引以況道而言尙不如道之不遠以君子之治人卽以其人治之非求道於人之外也欲盡道必忠以行恕則道近矣盡心於恕卽忠也如所求乎子不願其不孝則事父當孝是也故子臣弟友四者行則庸德言則庸言君子不遠人之道也鄭註曰蓋布曰正棲皮曰鞹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前後之過文也子臣弟友素位而行卑邇也鬼神來格大德受命創基制度以定大業高遠也然試觀一家之中妻子好合兄弟翕樂而父母順何其太和推之太和在宇宙間神格鬼饗天人交通禮明樂備德業肆達不過人人親親長長無他道也故下文接言之翕合也耽樂甚也帑子孫也宜爾二句承上四句引詩以起父母順也小雅棠棣篇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易曰精氣爲物言神也游魂爲變言鬼也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古聖制禮以天之神爲神地之神爲祇人之神爲鬼在天地之中人物之外無形可見無聲可聞而實體物不遺故曰鬼神之爲德盛矣乎體

道卽子臣弟友而人乃不行者皆顧外累之也在上則陵下在下則援上徼幸苟得行險不顧不知天下事惟有反求己身可以自主曰外則有命矣天天主之人人主之豈可求者乃以顧生怨上怨下尤觸處荊棘試觀君子何其自得也向其所居之位而行其當行之事孔疏無論富貴順境卽貧賤諸逆境夷齊之餓箕子比干之幽囚聖賢之皆青天白日坦易之場抑不愧天俯不怍人有何怨尤有何不自得若有或失則惟自反曰此己之不正也此不素位而行也豈有射失正鵠而怨人勝己者哉孔疏曰素同儒向也向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向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陷不憂也鄭註曰畫布曰正棲皮曰鞹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盼望之至如體之言使人敬祀明其體物也引詩神之格不可度不可斁證其體物也夫不見不聞微也而體物不遺又何顯乎不可揜乎以其誠也天地閉賢有鬼神非假設者烏可揜哉朱註曰爲德猶言性情功効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格來思語助辭大雅抑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聖德則合鬼神而通天者也因引子言舜孝德以顯之位以尊之富以養之宗廟爲親饗前子孫爲親裕後皆大孝也而其實皆大德也則位祿名壽如

操左券矣是何者以天主於因栽則必培人在能受德自有祿大德必受天命非異也中庸之道也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蟜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襯孟子以天下養句可見）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子孫如虞思陳胡公之屬篤厚也即栽者培之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愛其所親其位其禮其樂今日爲之儼如文王之生存者爲之且上通天下通地遠通自出之帝皆至孝所達所謂隨時以酌中也所謂費而察天地也春秋兼夏冬脩掃拚黝堊也宗器先世所藏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朱註）裘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鄭註）此皆敬其所尊也宗廟昭一穆一之禮即所以序我子孫爲何王之昭何王之穆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則祭時特從文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祭時特從武廟如虞仲爲太王之三世孫其次當爲穆而宮之奇與泰伯並稱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言太王之子孫世世相傳皆太王之昭也若祫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焉親親也異姓以爵爲位貴貴也事謂薦羞也序次所供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孔疏）此統同異姓而言賢賢

也祭末飲酒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朱註幼幼也祭畢歸賓俎則異姓皆退又留同姓於私寢而燕之鄭康成說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乃即昭穆之中而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燕毛也老老也此皆愛其所親也踐升也位天子主祭之位前言人此言其皆指文王郊祭天社祭土示上帝天地之主也嘗時祭禘天子五年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以下毀廟不毀廟之主皆合食焉禮必以義斷之互文也明見天地遠祖而治國尙有不明者乎故曰如示諸掌言如指示於掌中易也

哀公問政于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帝王之道大端見矣故復引孔子之言政者以折哀焉哀公問政意但在治人治天下國家耳而忘其身即不忘其身亦且詘愚柔孔子則以爲政無難求也文武成法俱在其效其事照然臚列祗須有人舉之何以舉之必如文武明强之人舉之而人將曰文武生知安行者也我愚我柔何能企及不知達道達德我與文武同具惟誠以行之豫以立之學問思辨以擇善篤行以固執即可化愚柔爲明强學利困勉與生安一致而文武之人存矣而九經之政舉矣方版也策簡也鄭註樹殖生也蒲盧謂雅曰螺蠃也今之細腰土蜂也註疏家語曰蒲盧也待化而成言政以化民其易猶螺蠃之祝螟蛉七日而化也即下士報民勤之類也其人接文武言指君也而有君必有臣故曰爲政在取人取人在君身以道即五達道以仁即三達德專言仁者知勇義

禮皆統於仁也天行健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陰一陽流轉生物無一刻之息人得之而爲形色生意油然而不容已故曰仁者人也（許白山說）尊賢卽朋友之倫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修身修身以道道莫大於親親故修身不可不事親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故事親不可不知人人之仁達德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不可不知天卽起下文達道達德也一者誠也知道行道委質不同而皆可一者以知仁勇之德本達也故知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則可近之而德以行道道以修身人存而政可舉矣九經政也而復首以修身者總見政非人無以舉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道立謂道可爲民表書言皇建其有極是也（朱註賢坐論）故不惑大臣主斷大政故不眩明季宰輔權輕臺諫皆白面書生羣聒亂哄疑難塞胸是眩也官盛任使謂其屬官衆盛足任使令蓋大臣不親細事所

以一其心盡其才也忠信待之誠也既讀爲饋饋廩稍食也如囊人職曰乘（註計也）其事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也（鄭註）遠人非奉使則觀光往則爲之符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諸侯朝也聘使大夫來聘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燕賜厚而納貢薄也（朱註）豫豫先也謂欲人存政舉先有擇固執之功也跲躓也（鄭註）疚病也位在下位節借之爲豫立之像也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者語助辭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顏先生說）柔遠人懷諸侯平天下也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治國也事親親齊家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誠意正心修身也明善致知也學問辨格物也卽大學之道

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承上文誠身而反覆言君子中庸盡於一誠以見的然之小人不可冒中庸爲後世僞道學之防也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脩道之謂教也而性教可中明矣而明善誠身可合徵矣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修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所言民之質矣偏爲爾德也是王道也蓋天之命我實理中涵自能照物誠則明矣故曰誠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則形著明是也惟明明后禮明樂備民歸一德明則誠矣故曰明誠立學校以明訓多士則學問思辨以誠身議禮制度考文明示庶民以範圍則受冒載成

而從道是也下皆接此言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言誠者誠之者之一也天下至誠謂天下莫能加卽生而誠者也盡其性盡其誠明之性也人物之性與我同受化育於天地而有偏全靈蠢能盡之謂知明處當使各得遂生樂性也卽帝王之教明而誠之事也贊助也天地化育人物而不能盡人物之性至誠能之是助天地也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其次卽誠之者也曲一灣也謂氣質卽居於次而誠德必有灣曲發見者致卽其善端而推極之也卽擇善固執之功也曲無不致則復其性之誠

矣形著明以表躬動變化以及物皆可能矣夫至於能化是黎民於變時雍
盡人物之性不是過矣是亦唯天下至誠矣朱註曰形者積中發外著則又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鄭註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化
則習慣如自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性之者也而性之誠則明可驗矣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四體
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朱註神能前知至誠虛靈前知
故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此又言誠之成己而成物以見明誠之教之不容已也誠者自成就之義也
誠行而爲道自由行之義也何者凡物之始以誠始物之終以誠終不然
則無所始無所終何以成而爲物故君子必盡自道之功而誠之爲貴焉於
以知誠之自成非但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而爲明誠之教者卽在其中
矣元善渾然無虧仁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知也仁知乃誠明之性所具之
德也是合外之成物於內之成己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盡其道而時措咸宜
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
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
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
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承上而詳言成己成物無息於一誠也至誠之德無止息不息則久長久長則
徵驗於事業而漸仁摩義而悠而必世百年而遠而東漸西被而博而淵泉
淪肌而厚而巍乎成功而高而煥乎文章而明已成而成物其爲載成直與
天地配矣無疆合天地言然此豈作意而致之哉誠之成物不表暴而天下
章明也不震動而天下變化也無作爲而天下成治也觀天地之道則可知

矣天地爲物不貳即至誠之誠也生物不測即至誠之成物也博厚高明悠
久一如至誠也山水生物不測皆天地生物不測也然天之生物總歸不貳
至誠所徵之業總歸一誠詩言命之不已非天之所以爲天乎文王之德之
純非聖人之所以爲聖乎天下有雜焉則已有間焉則已純又何已天與至
誠二而一者也後文言見而民莫不敬論語言動之斯和爲政以德則至誠
亦當有見有動有爲而乃不見云云者孟子言君子有過化存神二事此但
言存神以見至誠之妙也鄭註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王草堂曰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曰河
南曰華河西曰嶽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言糧少曰祇一升多也左傳曰月月
之會爲辰山所蘊之寶無窮故謂寶藏殖生也穆美也爾雅不顯借詩言用之
幽深之義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上文至誠之道已明乃贊其大而歸之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 鹿忠節公說 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故前言武周王道之成不過一禮後文議禮制度考文居下居上皆不越一禮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發育萬物即覆載成也峻極於天即配天也道若是其優優乎充足有餘者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所流行也何其大也然而行道必凝道凝者成聚於吾身也非有效法聖人之君子聿脩厥德何以凝之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巍煥高朗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

溫故者不忘平日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總以敦篤朂厚全其至誠而崇乎三百三千之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焉朱註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由是至德以凝至道居上爲下有道無往而不宜矣故下文接而申之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

守也上焉者謂如夏殷之禮雖善而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也朱註君子王天下者也道即施行三重也本身有德也徵庶民驗其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質正也 孔疏 鬼神分寰於天地者也君子至德凝道直通帝載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所制之禮如郊社宗廟鬼神亦分尊卑司山職川鬼神亦供役使而適如鬼神之情狀天地清明山河効順一無所疑也三十年爲一世如此指詩詞無惡無射即動行言爲民道法則也詩周頌振鷺篇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乃中庸之道彙於仲尼矣仲尼之德以堯舜爲祖而述之以文武爲法而章

明之陽開陰闔上之於天時則律呂之相和也流行安敦下之於水土則衣被之相襲也取而辟之譬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天地之無不覆載乎仁義迭用剛柔無息其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乎且卽所辟者觀之天覆地載之間四時行日月運萬物並育於中而不相害物各有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皆天地之德爲之也小德則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則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朱註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辟之亦如此矣德一也無大小以其川流謂之小以其敦化謂之大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小德川流也論語曰予一以貫之大德敦化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申小德川流也至聖至誠一也詮川流故言至聖詮敦化故言至誠聖無所不通也川流之源周溥廣博則如天淵深泉蓄則如淵其中聰明睿智寬裕温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一一因時而流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言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悅且流至中國流至蠻貊莫不尊親是爲小德川流睿者思之深入也耳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實用與淵泉時出正反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申大德敦化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橘仰梓俯是也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如慈孝相成是也經常也天下大經五倫也天下大本性也經綸者明倫脩德禮明樂備也立本者存心養性先立其大也知天地化育者五十而知天命也是皆至誠純篤絪縕凝合函天通地自然而然豈倚於物而後能哉經綸卽其仁立本卽其淵知化育卽其天肫肫淵淵浩浩所以形容其仁無疆其淵莫測其天無疆也此大德敦化也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温柔仁德發强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理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卽此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中庸通篇之結也中庸以道起言人所當共由也以德結言人所當自具也君子則行道而有德者也其道也無一絲表暴矜張惟從身心之近之自之微開中操存雖人所不見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實用與淵泉時出正反仔釋茲在茲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篤恭矣不顯惟德矣如此則神明默成從容中道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而民自勸矣自威矣位育肆達天下平矣所謂闇然而日章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從事近自微而德可入矣若小人者的然表露惟

恐文之不著於遠風於顯暱慢甘臨繁禮多儀故爲色厲或用格外之賞意外之怒以求平天下至不見不動不言之時即以爲人所不知不必用力萬民之前色莊獨處之地負愧究之無本何枝無源何流誠者日滋僞者難繼過甘易壞文理淺疎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的然而日亡矣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詩衛風碩人篇尙絅作褧衣加單衣也近自微即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也但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自對顯言爲微謂遠由於近風由於自微必至顯也志心之所期也志在無疚而有疚則惡於志矣人所不見而內省愼獨也於潛伏致力也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鄭註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也屋漏不愧也詩大雅抑之篇屋漏室西北隅鄭註奏進假感格神明朱註無爭無爭競失體也詩商頌烈祖篇篤恭篤厚其敬即不顯惟德也刑法詩周頌烈文篇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

恭而天下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陽城一善士耳猶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有堯舜德位此固宜矣篤恭天下平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已至故末三引詩以明其上達性天非又有進也予懷詩大雅皇矣篇言上帝懷文王也大聲以色非的然也徵色發聲而後喻大聲色也即戰戰兢兢啓手啓足亦大聲色也惟不思不勉退藏於密則無聲無臭至聖至誠而德至矣詩大雅烝民篇輶輕也言德之微妙也載事臭氣也詩大雅文王篇言詩詠不大聲色似不顯矣而猶有比類言至無聲無臭則誠所謂不顯篤恭者矣至矣與前中庸至矣相應中庸至道篤恭至德也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寫其閒修也楊墨佛老遠人行怪自屬異端華士鄉愿的然色取亦爲假術惟從吾堯舜文武周孔實實閒修用力近自微則忠恕違道不遠矣自古聖人原

皆存心養性盡人達天其存也順帝之則其沒也三后在天詩蓍蓍配天格天之訓古人制配帶配天之禮非虛文也但非下學所可輕言故孔門惟以孝弟禮樂爲教而性天不可得聞然亦時露其義曰知我其天曰予一以貫子思以爲不盡發之恐後世反竊一二微言篡入空虛故舉抉示人以爲此中庸之道也非怪異也而聖賢憂世立教之意盡矣

中庸傳註問

陳容安問性道朱註皆統人物言傳註專言人何也曰註意照下天地萬物而非道矣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佛教狗子如來齊進猪狗皆可成佛同異端之說矣若犬牛各率其性而爲道則犬率其性而食臭是何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理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性道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愼獨道學板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睹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愼之則見顯之愼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睹不聞推至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睹聞之時人所易忘固屬肯綮而共睹聞之時如兩軍鬬戰殺人如麻庸人於此面

無人色心飛膽戰而天君湛然神清氣定豈屬易易火熄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日向閎朱註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

謂馮櫄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即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即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照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摶所誤以主靜爲存動察矣又曰世有存養而廢省察者佛老眞弗學學之作何亦未安蓋君子於正學亦有不能兼者如學祭禮且弗學喪禮豈有學足民且言未嫻禮樂皆有弗學也曰得之此亦顏先生所習講也

吾儒之省察也

張顧門問朱註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眞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四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悃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眞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矣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乃爲程朱者何以亦明知其近禪乎

古季榮問費隱節何不用朱註曰註謂道者莫能載莫能破不能知不能行是無用之道矣何以解費爲用之廣乎聖人不知不能尙爲君子之道乎豈君子又賢於聖人乎如註是道遠人矣與下聖言背矣而朱註下節曰道者人之所

共知共能何以頃刻兩論乎

謂吳顯長曰朱註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眞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中庸疏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質矣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宋人如王安石司馬光一造新法一變新法兩皆愚誠過激而致敗朱晦庵於陸象山各不相平朱之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顩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誠哉

劉邦司問曰朱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夫君子而有不爲學者乎顏先生改有弗學學之作何亦未安蓋君子於正學亦有不能兼者如學祭禮且弗學喪禮冉有學足民且言未嫻禮樂皆有弗學也曰得之此亦顏先生所習講也

論士宜問自誠明節不用朱註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修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註曰由教而入是當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率自問朱註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之道也人道言人自誠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學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誠人道乎且故至誠無息緊頂上文成己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主天下有三重卽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强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註批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捷徑一開靡然世爭趨補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嘗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學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

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雜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愼月勵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非洵口之言乎傳註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滅三耳是也批曰中庸隱怪是知賢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請與翁平氣一商程子教人靜坐探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思天地之理有所得則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傳註云性卽三達德批曰性乃五性兼三達理氣該又曰性不止三達曰性乃五性必本朱子太極圖解者此七百年爲異端所淪也姑註易已辨太極圖之非矣茲復略言之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夫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大衍也謂大衍之五十不分者爲太極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則生兩儀矣非謂有物焉生天生地也自莊老教興道德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易緯鉤命訣曰天地未分之先有太極乾坤鑿度曰太極成乾坤行漢律歷志有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謂太極包子丑寅三元而歸於一元卽天地人三才也則天地之先實有一物能生天生地已屬鉤索異論乃又加無極於其上老子知其雄曰知白守黑復歸於無極莊子在宥曰遊無極之野道家遂造太極先天圖載之度人妙品眞元妙經諸卷內傳至陳摶周敦頤有圖說云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改之曰無極而太極則又有一無極在太極之先能爲太極變虛圖象愈莫可究詰矣（陸子靜王山史毛西河王草堂各有駁辨可觀）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胡衡齋曰太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何爲耶若果有未動則當曰靜矣是先靜而生陰也何以曰動而生陽乃曰靜而生陰也且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當其時兩儀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爲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爲靜之極也易言天尊地卑詩言上天之載中庸言爲物不貳概未言鴻蒙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毛竟山曰動靜有常指天地言未聞陰陽未生天地未立而先有動靜者圖說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朱子曰五性者水火木金土之德也按洪範傳曰六府謂貨財之所藏也故春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明以五行爲材物爲民之所用兵卽其一物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又明以五行爲在地之

物叔向曰天有五材而用之力盡而斂之明言天用五行之物其物力盡則斂此誠聖賢相傳明且滑之言也自鄒衍推五德相禪漢宋人遂以五行與陰陽並列謂其生人生物成形成性則聖經所無矣且卽以木言人能植木而謂木能生人乎傎矣羅文莊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乃宋人又有一五性說周子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朱子解云氣稟之性不出五者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陷溺之過也乃歸惡於性乎氣稟乎且二而四有兩善兩惡加一中以爲五行豈四象爲二善二惡乎五行乃二善二惡一中乎豈四端亦二善二惡乎中乃後加之乎此何語哉今翁言五性兼三達性不止三達皆因誤語誤易言四德中庸言三達孟子言四端一也生生之德

性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而仁之裁制卽義節文卽禮辨別卽知强力卽勇易言四德而後乃專曰仁以行之是也聖賢之言融會貫通不似儒章句後排偶如懶也乃曰性不止三達豈聖言達德有遺漏乎理氣該語亦有病天下之物必有專理而無氣者有專氣而無理者而此乃曰理氣該也而焉有之且理字卽經罕見惟易窮理中庸文理孟子理也三言乃指道之條理餘皆言道自宋儒以理爲談柄而道字反輕侮至今日智愚皆言理而罕言道矣竊謂卽以理代道字而氣外無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陰陽之氣卽道也中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卽以通行五倫爲道也孟子道性善曰道一而已卽以同稟之仁義禮智爲道也未有陰陽之外仁義之先而別有一物爲道者有之是老莊之說非周孔之道也乃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曰陰陽是氣太極是理曰氣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又曰氣强理弱理管他不得其言大可游移大有疑愕覽者亦當一思矣

傳註云性出爲道道立爲教皆道也豈可須臾離哉批曰道不必兼教日自治爲道治人卽非道乎道不兼教則教時可離道矣世儒好靜坐畏動作高誦讀卑事功其弊至於戶庭之外遂同胡越禮樂刑政並悵童觀故視修道之教在外也

傳註云不睹不聞僅須臾耳而念卽旋生批曰亦不止須臾

日翁於內地或未用力但隨筆爲言耳王陽明曰人心少有無念時陸桴亭曰嘗於夜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一時强制使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間或一時喀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何佳而先儒教人爲之且不幾入於學禪者耶久之始知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遏抑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

計也子思所謂須臾也恐嘗體驗靜時心易起念以心未有念也動時易無雜念以心有一念也故擬存心之道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是戒懼也異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則不止須臾然此乃異端功力非未發境界也無戒愼恐懼也

批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祇是讀書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批曰掃記誦村學究之窠曰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始知後儒雖謗聖說賢猜天測地而本領功業只是日讀幾千遍白面書生伎倆千萬口强無能遮飾據云三句不離本行是也況以氣質駁歸之讀書粗亦不其然古帝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文知廉勇藝以禮樂未嘗言如何吾伊緡閔也

而爺延孔門氣象中和千古爲昭宋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戶一聞異已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怨修怨害於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讀書不細之過耶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刋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詆厲及征噶爾旦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答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證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卽駁程朱者也乃一主而一奴此尙歸之讀書不細耶抑有所蔽遂不自知耶

批云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曰好問近乎知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潮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卽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嗚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

書證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註天地位跟致中萬物育跟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突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註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日見天日動雖以解突

傳註云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批曰泛言道體是中庸之妙無極之眞非見聞所及非君子隱之也

曰如翁批竟以費而隱爲有而無乎王山史辯太極圖曰無理而理無道而道此何語也胡朏明曰自無極而爲太極道家之說有生於無也無極而太極佛家之說空卽色也今翁又以爲有而無則色是空道而無道矣

曰素從無訓見在者且見在其位而行句法不甚穩必如朱註上加一因字中其字變爲之字曰因見在之位而行乃可成文則如論語因民之所利重在因字中庸安有此而添之

傳註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批曰不如訓幹事爲安貼

曰朱註體物猶易所言幹事言鬼神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非經文矣其見總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潮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卽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嗚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

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一人半神而半鬼不大可愕怪乎人靜而嘿卽指之曰鬼則宋儒半日靜坐是半日學鬼突而可通乎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突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卽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突物體卽鬼神則鬼神可度突不須言格突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諸禮論語曰禱於上下神祇則鬼神又分二禮卽有時地亦稱神人鬼亦稱神而天神地祇無稱鬼者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卽神也如天地物也而有天地之神門竈物也而有門竈之神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爲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

即遊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祠也則先王制國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豈爲徒設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如後儒解指鬼神內之一端也蓋凡鬼神聖人皆有祭禮焉定之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有之必今世異端所謂三官菩薩之妄誕者豈鬼神之正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即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證孔門下學而上達之定塗蹤等而求性天而實下學上達一失兩墮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越陰騭語曰謂天即理則論語可曰理生德於予理之將喪斯文理賦之理賦之乎孟子可曰理之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候理乎今盲鬼神又如此恍忽乃知知姓知天不可以强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

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註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蓐收玄冥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猶瞽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爰之也批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嘗見翁批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廢古不可學者今復曰祭法不是則國語亦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將國語又不是乎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即在監門庸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嘗舜而監門傭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爰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爰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尚書廣聽錄曰蔡氏註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棄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然則孔子所謂宗廟爰之者安在若謂宗廟爰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喪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與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殺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註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

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嗟按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

傳註云仁者人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須知天批曰知天不若朱註雙承爲是曰經言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讀曰思知人思事親不可不知天是乎

傳註云曲一灣也批曰一偏矣不妥貼必釋云灣

曰曲亦微有偏意但不如訓灣爲妥何者曲禮三千言其細微灣曲各有規矩不可曰偏禮三千也即曲節曲藝若曰偏節偏藝曲徑曲水若曰偏徑偏水亦不合

傳註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批曰無發明

曰愚註虛靈前知四字譯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註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卽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踐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尙何利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屏六賊專專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學學而無私盡之乎

批崇禮爲亟日不然

中庸傳註問

日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卽約所博之文也則學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昏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註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批曰用古不拘

日孟子云諭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中庸傳註	十三	十六	十六
中庸傳註問	一	二十	二十九
	五	十三	二十四
	八	八	二十八
	十	十	三十一

擇下脫善字	擇
位字衍	據
似下脫後字	似
後字衍	後
潮字衍	潮
朱上脫潮字	朱

恕谷中庸講語序

中庸一書孔子之所謂下學上達者皆具焉然上曰達卽從下學而達之之謂也苟下學之功未嘗層累而進而輒談上達是猶居東鶖而語崑崙之頂坐土室而窺雲漢之垂烏能髣髴其萬一哉自秦火而後下學之途漸失其傳所以讀解中庸者多而暸然者卒尠至於靜坐而觀未發憑虛而揣性命非如癡人說夢卽如畫餅充饑方且參雜空無漫淫二氏而學術亦歧矣若其爲帖括講義者揵拾殘唾書坊射利又無足道焉 先兄素愚每一讀之輒作回惑竊意幸得一躬行實踐之君子善言德行自當天日重開何至註解愈增聖道愈晦也哉今乃得吾畫李恕谷先生幼服孝慤先生庭訓及長復從顏習齋先生遊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靡不嫻習且主敬循禮體用並篤凡仁智忠和諸德孝弟睦婣諸行朝有考夕有課其兢兢下學者非一日矣所著大學辨業禮樂經

四存學會校刊

史諸書皆繼往聖開來學有功世道人心吳司寇諸公已諸之次第開雕行世辛巳五月自都門旋里爲及門講中庸於恕谷堂聽者肆方而至老師夙儒亦與焉至武接庭除不能容先生閘心性危微如數家珍而總實之以喜怒哀樂之情子臣弟友之道禮樂文度之法指畫之際三致意焉且提綱挈要分肌析理或取一言而發爲千萬言或取千萬言而攝爲一言環坐聽者耳目開豁心神踴躍恍若日月從几席間過也使非先生之學成章而達何以瞭若指掌如是哉 兆興因與同人記錄成帙而思堯舜文武周孔曾思遞傳聖道至今二千年不絕如綫得先生煥然重明直續聖統因名其書爲中庸續統約言以呈先生喟然曰謂吾續統吾何敢且聖道不可以空言續也乃重爲訂正而命曰恕谷中庸講語以授及門 兆興謂是書言也而先生之實學有得非空言也然不敢違先生命且念先生是言亦所以教也謂吾黨聽先生之言自當力先生之

學若徒懽欣鼓舞於口耳豈先生意哉是言固所教也

康熙四十年辛巳相月門人陳 兆興頓首拜撰

愆谷中庸講語　李魁春　王芝　陳兆興　閻茂宗
　　張湖　李廷棟　閻鍵　趙弘深
　　王志燮　繆爾直　趙弘澤　趙弘湖
　　李淑聖　陳琪　趙弘渡　李培　錄
　　宋殷裔　趙元璧　高捷　李埈
　　魏炳　管廷耀　閻銓　李壩
　　劉發璋　李廷獻　彭游龍　李曾達

中庸

中有在中之義其境界則不覩不聞喜怒哀樂未發其功力則戒愼恐懼則齊明有時中之義其境界則自隱微之獨以至身與家國天下之肆應其功力則

愆谷中庸講語　三　四存學會校刊

愼獨以至九經三重凡達德達道行之天下者皆是而其道總不外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不涉隱怪故孔子於堯舜傳中之後加一庸字而子思以名其篇焉中庸首章是起君子中庸節是起後點出中庸歸之君子乃起下點題也中間中庸其至至唯聖者能之一段君子之道費而隱至雖柔必强一段自誠明謂之性至其孰能知之一段末章是結通爲一篇文字　通篇之理不出首一章首三句首三句不出一中字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執中率性之謂道也用其中於民修道之謂教也　戒懼是正心愼獨是誠意致中和則修齊治平皆在內矣特其入手在下文明善之知而欲求知須好學是致知格物也大學一篇正與此壁合

天命之謂性章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之流行運轉流布陰陽之化人物者也）成之者性也（言人物各得陰陽之氣而凝成者性也清濁偏全純駁雖有不同而皆得天地之善以成性也人通身皆涵性真而必其統合也故性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　三句正孔孟言性宗旨後儒性惡善惡混及氣質惡之妄說俱當以此正之）是天命之謂性註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曰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也是舉性曰達之天下也是道）是率性之謂道註至修道之謂教則周禮一書可見也　性即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九經宗廟郊社禮樂時措總是修道內事總是維持世道之教法也

道惟不可須臾離故已所不覩不聞之須臾亦必敬以直之焉陸桴亭思辨錄一條講此節最有體驗可觀　然不覩不聞僅須臾耳而動機萌矣此尤爲人禽關須小心體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八字只寫一獨字惟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故曰隱微惟人所不知而已獨知故曰莫見莫顯蓋人猶可欺而已難欺轉念猶可欺而初念最難欺也　存養省察是二事是一事大學辨業內可觀天下大本達道天下二字便含下順天地萬物在內故一致中和即能位

愆谷中庸講語　四　四存學會校刊

育　致中和一串說乃佳蓋自靜至一念之動以及應事接物無不戒愼即是致　位育俱頂中和爲是皆有感化皆有政事如仁人在上能感動天地風調雨順七政不愆山川效靈是感化之位也如官天地齊七政畫井分疆是政事之位也不論窮達但實能致中和孔子何嘗無位育之功　此章言中庸之道本如此君子體道要如此有本原是性命有功力是致中和有究竟是位育普天下只是率性之謂道一句然所以主持天下者只是修道之謂教一句而只完天命之謂性一句　此章著實在喜怒哀樂四者涵之于心則爲性行之于身則爲道施之于天下則爲教達德達道九經俱在四者內　人之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喜怒哀樂也人之喜怒哀樂不能如天命之性者以不致中和也是以君子愼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此章當獨爲一段乃點出中庸名目赶出假道學扶起眞聖賢以立中庸榜樣也　君子通前章戒懼愼獨之君子幡幡以至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凡言君子者與至聖至誠皆是此君子皆是榜樣　小人不是貪財好色小人財色小人直不得中庸痛斥此小人是少正卯鄉愿之流能與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者在他八面滾圓毫無忌憚儼然一時中儼然自以爲中庸而聖人道眼乃直斷之曰反　執中之君子人以爲呆打孩而不知其爲走盤珠而不知其確有定盤針也小人祇欲成一走盤之珠而無所爲定盤之針所以無忌憚　無忌憚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雷劈鬼斧者小人人以爲通人可近而不知其猙獰如此可畏哉正與君子之戒懼愼獨相反君子小人直與末章君子小人相呼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章是下八章起語至言此道好到盡頭也觀後費隱不遠人卑道鬼神諸章可見能即下文能知能行能强民鮮能惟聖能相爲呼應然以後百能千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能孰能知諸能字總一條線索故子思比論語聖言加一能字蓋一篇中庸只是教人能中庸耳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知者抬頭天外不知道在足下當行愚者三四稱眼只覷目前苟圖衣食之外絕不知世有聖賢參贊一路我所當行故皆不能行道賢者走入綠牆上壁一路將康莊反不顧盼不肖者窠中坐老焉知世有王程官渡南北通衢耶所以皆不能明道自飲食自不知味可歎可歎心中十分感慨而語意脫灑之甚不可言以飲食喻道亦不必言飲食即道也　鄭康成註曰過與不及使道不行惟禮能爲之中此言最得中庸要領故後文言武周君子皆以禮樂蓋禮乃道

之實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章

鹿忠節公四書說約曰天下人無非各行所知夫子眼中看他不明口中歎他不行數語最妙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謂舜以大知故不自用而取人不似口氣謂舜由取人故大知又似舜是學而知之者亦非舜其大知句是冒舜好問句舜字好問至用中於民即首句大知註疏所謂斯也故曰斯以舜語氣直捷痛快　問字邇言字察字好字隱字揚字執字字字扶剔　隱惡揚善亦祇是上兩好字中事執字是手中拿著忖度之謂與允執厥中執字不同三句眞是大知眞是能明然後用其中而行之孟子若決江河章與此章參看可明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人人動誇聰明看他胸中把據處縱然探驪得珠却又糊塗失却如何口强明行相因意詳予大學辨業中　守如守著一股財物行如用此一股財物使費惟守乃行被人奪去者自己安得有使用故守與行一事也不能期月守亦非全無守者但不固耳說予知者微有身分則下文回之身分愈高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拳即李陽老拳之拳借字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八字字字刻鏤是一守字註解　有人問內兄王法乾曰某家累鉅萬而慳惜一文夫一文何損于鉅萬乎法乾曰不然不如此不可言守財夫鉅萬之產一文偶費何損於產而鄙夫斷斷不費也乃可言守財君子萬善之身一善偶失何損於德而君子斷斷不失也乃可言守善故君子之守道一如庸夫之守財　此章祇重能守道所以明

朱子眞知二字在能擇能守以上此宋儒學術誤處陽明致良知之權輿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中庸本於性命渾於日用用不得一些做作使不得一點夾雜故非義精不能

儱不得一分陵躐當不得一絲斷續故非仁熟不能能此者才算强手其餘外

邊支爲一時奮激總非好漢　中庸不可能也言非强不可能也以起下文勿

作斷絶語

子路問强章

子路問强原祇意有血氣一路被夫子忽分出三樣强陡然而赤骨立　夫子

此處當面精靈當面剖奪眞是義精仁熟　君子强者四字影出下一箇眞正

君子　四不字有千鈞之力中立而不倚譬之人立偏在一邊易於站住若中

室而立少閃腿酸腰軟不由人不歪倒矣直直中立一無借靠豈非强矯堯舜

之揖讓非倚於和好湯武之征誅非倚於强悍皆是一片天性當然淋漓用事

乍見赤子入井怵惕惻隱此純是天眞非倚邀譽納交惡聲也然此乃常人偶

然發見之良一無所倚君子則終身所行之事皆如此偶然發見之良耳下文

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焉有所倚正此句註疏陸象山曰他人祇是依倚非

自立也若某縱不識壹字亦須還我堂堂做一箇人○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夫焉有所倚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有道不勞失己而寨字難言無道

亦知仗節而至死難言

子曰素隱行怪章

素隱節是挽知者過之賢者過之遵道節是挽愚者不及不肖者不及依乎中

庸節是挽舜之智回之守君子之强而以能字應鮮不可能此爲一段　依如

著衣一般遯世句論語莫我知一章乃其註疏聖人所知所行情不過喜怒哀

樂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直直上達與天爲徒肉眼世界誰能

知之是自身在世中已遯世外剛剛獨往精神愈旺那有悔念　悔字極細但

偶有一系冷淡生活沒趣之念即是悔不到至誠無息此一悔字不容易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上段祇是疏君子中庸一句以中庸其至矣乎疏中庸以聖者能明能行能强

疏君子然其意尚渾融故接上文自君子之道費隱至哀公問政章細疏中庸

之道如此自誠明謂性以下至經綸大經章疏君子能中庸如此其間說道即

說君子功業說君子仍說道本非判然總是疏君子中庸一句耳

下文泛言道且說道聖人亦不能盡如何歸爲君子之道蓋不以道歸君子則

似道與人不相干即不然亦似道是一龐然大物而君子從而作泰武孟說之

舉者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天祇能生物地祇能成物萬物祇能並處生成之內

而其間一撮六合鐵線在手試問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諸君子尚是屬誰即

曰天地萬物同此道而能位置天地生育萬物非此數君子尚是屬誰故斷斷

以道歸之君子方有著落曰君子之道　道屬君子而乃曰聖人亦有所不知

能何也曰君子自有不知能自無妨爲君子之道如邇知山谷中一草一木恐

周公孔子不能然林衡山虞草人薙氏或養草木或斬草木皆有法度則凡草

木皆君子之道所布護孔子不能老農老圃然兵農禮樂之學實有其具則老

農老圃皆在君子老安少懷中矣蓋言天地聖人亦不盡瑣細之道者總狀道

是涵天際地如此其用廣以見君子由造端而察天地亦如此其用廣非謂道

與君子有不相干處也　費是借字即費用財物之費如人祇有十金之產必

斤斤然不肯費即或費之于此而已缺之于彼若有百萬家產則任從使費左

宜右有無所不給然所以能如此大費者只爲有一善持家之主人翁在內則

隱也費是率性之道是小德川流隱是天命之性是大德敦化然隱易言之恐啟人妄索之端下文只言費不言隱蓋聖門性天不可聞家法子思依然守之故中庸一書多言上達而却只天命之謂性一句言性天餘無及者　夫婦愚不肖亦能道聖人天地亦不能道大莫載小莫破活畫出費字語妙天下　上節統體說道蓋飛節又指點示人言上一看上明明是道下一看下明明是道妙極　造端節是結上文然與上文口氣亦不同上節夫婦知能及其至而聖人天地有憾是兩分說此節則合說以見自夫婦起至天地止中間若大若小厭厭穰穰總是此道一線穿成耳三句只是一句言造端到極處便察乎天地此節已開下文數章之意夫婦即起下子臣弟友卑邇察天地即起下鬼神宗廟郊社諸端也

道不遠人章

人是子臣弟友道即子臣弟友之道如何遠人二句不重斥隱怪只反言以足上句耳　因伐柯不遠想出遠因形出道之不遠倩理妙極　以人治人以人之所欲者施人也所求乎子至先施未能以己之所欲者施人也諸己二句不以己之所欲者施人也所求乎子至先施已極滿其人之量矣不是將就待人　以人治人改而止已亦是以人治人　道本不遠人只一不忠恕道即遠矣鹿忠節先生曰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妄念透出眞氣立時百骨皆靈八荒我闥神丹也其語最妙忠恕是一字言盡心以推已及人耳故施諸己二句祇訓恕而忠已具　忠恕即一貫即從心所欲不踰矩然云違道不遠者安勉之分耳施諸已二句如子以不孝施我我不願則勿以施之於父即下子臣弟友也　庸德之行以下字字刻畵是君子中庸寫照　行已說完矣又以有所不足不敢盡足之又以言顧行足之極力寫狀之筆鹿太常曰是帖心帖意將全副精神交付在庸德庸言上故中庸一書多言上達而却只天命之謂性一句言性天餘無及者　夫婦愚不肖亦能道聖人天地亦不能道大莫載小莫破活畫出費字語妙天下　上節統體說道蓋飛節又指點示人言上一看上明明是道下一看下明明是道妙極　造端節是結上文然與上文口氣亦不同上節夫婦知能及其至而聖人天地有憾是兩分說此節則合說以見自夫婦起至天地止中間若大若小厭厭穰穰總是此道一線穿成耳三句只是一句言造端到極處便察乎天地此節已開下文數章之意夫婦即起下子臣弟友卑邇察天地即起下鬼神宗廟郊社諸端也

道不遠人章

急急學學祇是自攄其道反求諸身伯夷之儆蘇武之牧羊龍逢比干之誅戮數君仰不愧天府不怍人有何怨尤有何疾苦如此逆境亦是幕天席地一塊甚易之所而況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一官十載世莫知予眞是平常之事有何不瀟落故曰自得　本領全在行字內即上章庸德之行七句功力也無此功力外邊可忻可羨之境不平無聊之況如何能攄住不使入　戒懼愼獨之君子極能自得而性情脫洒者不與焉　鹿太常曰君子爲道遊遊小人爲迷魂陣快哉其言　自得自字即己字身字見無外無干

譬如行遠必自邇章

君子之道原有卑邇有高遠不是無高遠不是卑邇即高遠但行遠未有不自邇者登高未有不自卑者此由上二章出高遠二字以起下文鬼神郊社等所謂造夫婦及其至而察天地也　妻子兄弟和而父母順以此想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不煩言而已解　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後儒[譌]等上達而學術歧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章

朱子以性情功效訓德字極好蓋鬼神亦有性有情有功有效也盛字卽視之而不見以下數節　體物而不可遺已兼盛字齊明節擧祭祀明之神之格思節擧詩言証　如此此字卽指不可揜不可揜不可揜卽顯顯卽體物不遺鬼神微而而不見不聞乃如此顯者以誠也天地惟不貳故生物不測鬼神惟誠故體物不遺聖人惟誠故萬物一體也前文忠恕慥慥已見君子之誠矣而鬼神幽渺人或以爲空虛故特於此指出誠字而後文君子之誠從此可詳擧焉

張子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未嘗非是而后儒推演其說乃遍指陰陽之物爲鬼神遂有語爲神默然鬼動爲神靜爲鬼心意爲神耳目口鼻體魄爲鬼諸說似不確夫以鬼神爲二氣自可何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鬼神豈得出陰陽外然

遍指人物爲鬼神則不可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可曰鬼神使天下之鬼神耶況人物皆爲鬼神物之體卽是鬼神則鬼神現在當前矣可度矣不可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一種鬼神上下兩間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所以自古聖人分爲天神地示人鬼三等而制郊祭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豈曰虛言豈爲徒設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指鬼神內之一端也[時解謂祭祀乃祭鬼神一端言大畏夫鬼神之正當然不在祭王祀典內不在祀典內者如今世二氏及怠夫所指之鬼神非妖則妄也]體物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念之至如體之卽下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格思是也若朱

註言爲物之體似與後文難通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首節言舜之大孝德福兼隆次節言德必有福乃卽舜之德福兼隆者而斷其以德爲主也下文言天道引詩詞總言大德必有大福耳鹿太常四書說約曰須知孔子此言不是推命運乃教人以宇宙在手之訣也舜亦無四目兩口祇一德造其極天卽隨我而轉祿位名壽卽拱讓辭之而不能然則人日望天以福而天不與天日望人以德而人不爲請問是誰負誰　一連數箇必字聖人十分斷定孔孟不受命而廟饗百世豈咸受命者試觀今世孰累逆而不亡孰積善而不昌是鐵板數學者勿以不肖之心量天也　漢唐宋明大德固不若舜然其知仁勇之德當時未有及者天不與之而誰與耶金元固不仁矣而其知勇之德則有不可及者況其不仁之中亦有仁在不可誣也　人能必天

天原可必耳天道主因別無他法人在能受不受何爲　舜之大德亦是孝舜之大孝亦是德但此章首節言德則言德之顯親爲孝次節言大德則言福由於德舜所以德福兼隆而爲大孝是承上節而斷之各自開說不必如時下糾纏也　時講言福不可以言大孝如漢唐崛起豈可亦曰大孝此不通論也孟子明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不聞乎　大德大字須看德不大不須想命　祭法有虞氏祿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又曰郊堯而宗舜後儒不解但見文無祿嚳遂謂祿嚳惡人不可入廟又謂舜受堯禪爲堯立廟不爲親立廟宗廟饗之是後世饗舜夫饗舜何與於舜孝且世無人子而不祭其父者況天子乎嚳不可郊不可宗豈不可廟祀乎且顓頊舜之六世祖與堯無統系也既曰祖顓頊則顓頊而下窮蟬至祿嚳五世必立廟通祀可知矣不然堯廟安得有顓

項爲祖耶 宗廟如同宗祀文武於明堂之宗宗廟宗尊也廟祝也言祖父之脩說在此也二宗字不同

子曰無憂者章

周家王業十九文王創成且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多少憂慮乃夫子忽然言其無憂者蓋此章不重說文王乃想武周子述之妙因倒想出文王眞是快活也父作特陪說 纘太王王季句補父作於內下便俱言子述矣 武周各人做各人事而孔子乃以爲成先王之德成者如人做一事未結局而至今乃結也文王安得不快然 三世統作一人看可想其妙只是文王事而至武王時如此至周公時又如此宛然一時中樣也 孔子憲章文武而言武周定業不過一禮後文言居上爲下亦總歸於禮樂以此知中庸之身不出一禮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

子曰武王周公章

怨谷中庸講語

達通也凡人之孝一人之孝一時之孝耳武周則直通乎先人之志事且通先人志事而直通先人宗廟之祖考通先人普天下萬世之子孫臣庶更至上而天下而地遠而千百年祖考自出之祖俱是此孝思一綫穿成故曰達孝 修字陳字設字薦字序字辨字逮字踐字行字奏字敬字愛字事字俱是繼述註疏俱是善字註疏武周之孝心全在文王事全在祖考子孫臣庶眞是善眞是達修其踐其等其字俱指先王說見武周所做者不是自已事都是先王事語妙之甚 祭統曰祭有昭穆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又曰凡賜爵(祖時)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天下難知者天地鬼神而人爲易難格者天地鬼神而人爲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上而天下而地遠而千百年之祖考理皆能明試皆能

格而於目前之百姓尙有不能明者乎尙有不能格者乎故曰於治國也如示諸掌 郊社禘嘗宗廟予各有考辨專書 講章春秋宗廟二節分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者是分時祭祫祭者非何者時祭亦有祫也若三年一祫則緯書妄說天子有五年之禘無祫祭名祫者凡合祭之總名也詳見予考辨內 禮義互言制禮非以大義斷之不可如身爲天子則從祖伯叔兄弟皆爲臣爲大宗後竟降其父母期支庶大夫以下不祭始祖此非以大義斷之孰能如是故非天子非聖人不可議禮制度考文也 舜武如此高遠品業祗一孝字可見子臣弟友之外無道

哀公問政章

上文尾及治國故下接以論政 哀公問者布政夫子對以做人除人固無政也哀公問政只有治人治天下國家之念不想己身是主即告之曰爾有身又

怨谷中庸講語

必以爲資性愚柔何能有爲夫子則說政我家文武有成法在一一臚列有效有事原屬最妙不用他求祗是須有人舉如何舉之還須如文武明强之人方能舉之然人將曰我愚我柔如何得如文武生知之明安行之强不知五達道是我與文武同由者三達德是我與文武同具者祗用眞實好學以擇善眞實力行以固執百倍千倍不措其功即可化愚柔爲明强生安困勉同登聖域立時活現一文武之人立時九經流行於天下國家十法九力無力不行讀此章使講徒法者再不得開口使託言自棄者再不得開口 政原是人所立樹原是地所生如何不敏 人字緊頂文武原指君言然有君必有臣故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遂分出君臣兩種人 修身以五達道修道以三達德而祗言仁者蓋分言之知仁勇統言之一仁也 解天命之謂性則解仁者人也何者天行健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流布陰陽生理于天下無一刻間斷即

天之仁也人得之而成人形全是一團生理其中惻悱慈愛之意油然而不容已即仁故曰仁者人也此生理布濩于五倫中達人即是然其中最眞最切而爲行仁之本莫過于親親故以此爲大事生意是仁行此意而得當即是義故曰宜而區分得當莫急于尊賢蓋尊賢即朋友一倫非此無以講明五達道也　等殺非是安排做作乃天理所自然而發生者也天道有條理曰天理即禮也自仁者人也至此皆疏修道以仁句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節故字緊頂爲政在人以下至禮所生也而繳足之知人以事親歸之知天者天之生人一本九族區以別矣大賢小賢區以別矣是即天道之自有等殺處即天之禮也君子所行之禮亦是因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禮而像之耳苟不知天任從私意布置無由得一至善之等殺也　漆園放曠禮法之外而尚曰父子天性也不可解於心君臣大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佛氏滅棄人倫吾友王眞繩

闢之最爲解頤首段云佛教賴吾道以行耳吾道持世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熙穰人間故彼得以鼓其狂誕設使蓽如其說而吾道澌滅不一二世人類且靡不知佛氏將聚死僧之魂招羣鬼之靈而對草木禽獸以立其教乎抑徒澒蠢中華之人而倀然無依獨返於西土也予少年曾著闢佛論大意亦仝謂人斥佛之空吾獨慮佛之不能空空夫婦則無僧並無佛矣而佛僧固有父母也是不能空夫婦父子佛氏能不食王之毛綾王之土乎是不能空君臣且有徒裘安空朋友去眞父子兄弟而聚無賴之徒結同會兄弟作傳鉢父子是去絆而求柳也烏在其能空也故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人雖至愚亦有知識見赤子匍匐將入非皆必怵惕惻隱呼之曰爾禽獸也惴夫亦怒矣故曰三者天下之達德　只此性體言知仁勇即有義禮在內言仁義禮即有智勇在內專言禮即有仁義知勇在內故又舉禮而歸之於天

天即與我達德者也　天下之達道天下之達德見文武不得矜在我不得讓祇要誠實做人便是　曰五曰三及下文曰九而行之祇在一個原不用多一心眞純萬理皆備　九經是五倫張弛於天下國家之分名五倫是三德著見于人倫之分名三德是一誠分見分名總是一個蓋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祇是一至誠無息所謂其爲物不二也故賦之於人全是誠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即天命之謂性也　一人當時即醒一人十日醒一人百日醒至醒時是一樣一人安車而至一人驅騎而至一人肩擔喘息而至至其地是一樣然明行達道皆一者總因達德原是同然故學困即近知力行勉強即近仁恥我知之不明行之不強即近勇知此三近則人可存而政可舉矣故推之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數所以字提綱網起挈領裘振一連都到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文武與我同當有之　九經不是周禮現成名目是孔子隱括周禮有此

九件言治天下國家而又始以修身者總見身是天下國家之主非人存不可政舉也　尊親以及懷柔諸字字貼切字字刻畫　修身等效驗如此妙祇在有人舉之　賢坐論故不惑大臣於大經大猷有主張有擔當不致中外紛紛故不眩明末朝中白面輻輳羣疑滿腹衆難塞胸只成一眩字報禮重猶諺言一盒來兩盒子去也百工所以利用者有用則財生故自宮府以及民間無不財用足遠人多是有心觀光材智之士曳履而來方謂九重尊嚴遠絕侯封不謂欵曲乃如是歸至各國邦能不宣德達威上傳下布耶四方聞風而歸必然也羣雄角立誰畏誰今諸侯蓽在聖王腹中安得不畏　齊明祇是以敬合之盛服非禮不動眞是內外交養之功　所以字宜玩見九經俱賴有活人在非徒然者　朱晦庵訓豫爲先立乎誠最好誠亦不得取辦臨時如人統三軍出征何嘗不誠心求勝而到已覆敗則其兵學不豫習故也故擇善固執俱須

豫先用力孟子集義卽此日積月累是曰集是曰豫僞學之頓悟庸夫之愚誠總不濟事　以下位者譬一豫不豫之樣最妙　此章全是大學道理柔遠人懷諸侯是平天下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是治國親親是齊家盛服非禮不動是誠意修身齊明是正心明善是致知學問思辨是格物欲治民獲上信友豫先順親欲順親豫先誠身欲誠身豫先朋善欲明善在學問思辨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滅有先後之說好學擇善所以誠身順親以下是由誠身而推故下文直接誠字發明之卽修身爲本之意古今學術無出此矣　不勉而中是安行不思而得是生知此不必翼倖者也擇善是學困固執是利行勉強此自我作主者也問思辨皆好學中事學問思辨篤行皆豫也然有不同學問思辨純是豫先功力所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如呂蒙通知今古便可刮目相待是也至臨時之學問思辨亦有之然不靠此時方做行卽上文所謂誰知我徑寸中藏著通天徹地神通自不提起眞是可惜　一部周禮是盡以行之者一兩行字豫先臨時各有功力豫先篤行如趙充國老將可任西事是也臨時篤行如趙爽至閼與厚集其陣以擊秦兵是也　聖人說至弗能弗措己百己千如瓶注水色飛神王不謂天生聖人乃道如此甘苦出哀公試自思還是我愚柔還是我不用力　一能十能能字指上能知得明與篤言果能此道能字能己百己千也千百亦活字雖萬何妨　雖字必字甚決見文武之人不是稀奇祇要能

自誠明章

此章以後雖與上文另爲一段然卽承上段而言非別起爐錘也上章言誠身先以明善而明善以學問思辨是自明而誠也是由教而入也教受教于人卽學也因重提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誠明與擇善固執之明誠而究其歸結只分勞逸不分彼此以爲下至誠其次諸章之冒也

唯天下至誠章

哀公章言誠者此則以其誠之至極而爲天下所莫加因名之曰天下至誠唯爲二字貫到底言獨此人作此事也盡性盡人物性是至誠實事故曰能贊化育參天地是卽其能事而極言之故曰可以　時講有以盡性爲頭領者非頭領祇一誠字天地以誠爲化育而生至誠生人生物然不能使人物必盡其性此卽天地之化育所不及至誠一誠而已性盡並人物之性亦盡則直助天地之化育矣本領祇在至誠文氣亦祇重至誠觀爲字統貫下文可見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天地間一處沒有聖人便臭街爛巷你只看萬物位育其妥當處賴誰不止一時盡性萬世人物都是賴當初聖人度日卽聖人既往制度浸微而終有壞不盡之大綱又曰至誠雖七尺之軀眞與天地門當戶對並列無憾誰知我徑寸中藏著通天徹地神通自不提起眞是可惜　一部周禮是盡

人物之性樣子　參與三字亦微分言三者相倚而參然也

其次致曲章

常人與聖人異者聖人全誠而常人惟見一曲也然人與物異者物或並無曲而人必有曲也故大賢以下亦可言曲而愚不肖以上皆必有曲惟視致不致耳　致有橫致如方千里之田盡爲荒蕪只剩一角卽從此一角致之而盡有不開墾有豎致如長千里之河盡被淤塞只剩一灣卽從此一灣致之而袤長千里無不通流則渾一誠矣到至誠能化與生知安行者一樣亦祇是此誠字　形著明讀孟子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節可想動變化讀孟子至誠未有不動過化存神二節可想六字有漸次然一誠則俱到

至誠之道章

神能前知而至誠之道亦可以前知可以二字已有如神意在內俗解神不可

言前知不聞易曰神以知來乎　庸愚覩面而不能知二氏靜坐以矜其知然二氏前知祇是恍惚依稀即曰不爽而鏡花水月之技可靜中玩弄使之如吾儒出而經理家國馳驅天下則彼一愚妄人耳至誠之前知即在動處見實有所據禎祥妖孽蓍龜四體禍福如祭然非萬理皆備清明在躬者斷不足以語此故獨歸至誠　天地惟誠故有開必先自然露其機於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至誠惟誠故志氣如神自然灼其機於禎祥妖孽蓍龜四體總是一誠中事此誠原不是愚忠愚孝之誠眞是明珠照乘水晶琉璃八面玲瓏故曰誠則明誠者自成章

誠者自成即成之者性也成字言繼善而成性各得陰陽一塊實理始之終之自成一自而行之即爲道各有一自誰替誰故一有不誠即是不自道即無以自成　君子誠之而爲誠者其成己也何待言然自成之誠原是萬物皆備苟

非一體萬物便屬自己有虧故成己成物一時俱到並無緩急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時措之宜也是自道仁知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是自成言而道自道者以誠者自成之故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子貢乃又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學以成己萬理皆備故曰仁眞知滋味故曰知歡以成物萬物一體故曰仁知明處當故曰知蓋性德本一故彼此皆通耳

故至誠無息章

故字頂盡性前知二章盡性章言至誠之仁前知章言至誠之知既誠於仁誠於知則仁自無息時知自無息時是明也　不息就來處說言其源源而來久就後來看言其爲日已久總無二理　悠遠博厚高明有漸次然一徹俱到偶爾之徹何能悠遠久而徹自然漸仁摩義而悠百年必世而遠如人家道豐富已久則見於外者氣象自優裕設施自永遠也功業悠遠自然東漸西被而

見而章節即論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孟子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所過者化所存乎神意非老莊無爲而天下自治之說　不見而章三句如時雨優沃苗勃然生適野者驚曰未嘗見長已如許大是也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之德徹始徹終祇是好生再無一毫不好生隔斷則本來如此到底只如此無有更端故曰其爲物不貳人雖稟天命以爲心而不能不拢別念一拢則貳矣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祇患根本不如天地之根本天地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他那根本自有他那功用　言天地之生物不測而就中抽出山水並說絕妙文情　一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問家之糧日一升多言甚少也　末節滔滔歸源見天與聖人根本處祇是一樣　純亦不已非由純即不已也純即不已誠即不息不是兩物亦非兩時

大哉聖人之道章

應天布四書說約曰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此禮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此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于天言自天以下皆此禮充塞即指發育萬物說非對言也　細看此章承致曲自成兩章而言言其次致曲成已成物之實事在於一禮故歎聖人之道大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總是此道因接上發育峻極而歎其優優然充足有餘者實是此三千三百之禮無一物不有布滿無一物不遂生成一何大也然非至德如聖人者無一凝而行之君子學聖人者也知道之具於心者爲德性而見於成法者當問學無物不包者爲廣大而纖悉不淆者爲精微一物不累者爲高明而無過不及者爲中庸已得者爲故而未知者爲新而總統之以禮故君子尊而道致而

盡極而道溫而知敦厚其力以崇禮焉則德至而道凝矣敦如敦丘之敦不散也厚不薄也崇禮者修明整頓奉持遵行不使禮教陵夷衰微也由是以之居上則有三重之禮而不驕以之爲下則遵時王之禮而不倍有道之世倡明禮樂足以興無道之世閑守禮樂足以容既明且哲無往不宜所謂致曲者以此所謂成己成物者亦以此

在禮樂三重且尊德性節上四句俱是而字末句敷厚以崇禮用以字可見禮字爲此章關鍵故鄭康成註亦云爲政在人政由禮也時解似未得頭腦　大哉聖人之道至威儀三千相遞說非對舉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上章言君子有崇禮之功故能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此下二章則接上言不倍者從禮也不驕者有禮也故三端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一字總之曰禮雖孔子大聖亦歎其郁郁亦曰周因夏殷百世不變蓋周公當日明於庶

寡過之妙耳非此章德位時三者平重也既曰居上王天下自有位時矣何用說蓋上章重在位時言德即有而無位時苟制作焉倍難居矣此章重在德言有位時而無德則不有三重之善矣驕何可乎時解以本諸身爲德徵諸庶民爲位時殊支離　本身爲徵民之本本身徵民又爲考建質俟之本然一連五個諸字對言乃言現成君子之三重如此如此盡善耳　不繆不悖等俱指君子之道言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地也考蓋天爲鬼神之主鬼神乃效靈于天者君子至德凝道直與天通將天道陰陽之運如辨黑白如數一二則凡鬼神之效靈于天者其性情功效亦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制出三重之禮即舉位證鬼神一節郊社宗廟鬼神亦分尊卑司山職川鬼神亦備使役然而適得鬼神之性情適合鬼神之功效天地清明山河效順一無可疑也　周公所制周禮雖孔子大聖亦歎其郁郁亦曰周因夏殷百世不變蓋周公當日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將人道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所制三重所謂因人道而節文之後聖總此人耳尙何惑　世爲天下道世字卽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爲一世之世王本朝說不必涉易姓之世恐礙雖善無徵節也　如此指君子之道一節有譽卽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也未有早譽言無三重不善而驟有譽者決言其無此倖事以挽上文三重之必當有也時文以早對終殊愷愷章　兩疏不倍不驟神情俱妙

仲尼祖述堯舜章

中庸原本仲尼以立言故末歸之仲尼以見此眞所謂君子中庸者　此章大旨首節已盡末節卽天地以明之不是末節德字又推其所以然也　自有天地人類以來將中庸之道得于心而大小兼備者歸之仲尼故言仲尼之德是嫡傳堯舜以爲祖而紹述是規模文武以爲法而表章是陽開陰闔上律天時

是流行安敦下襲水土其德萬里皆備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其德迭運不息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以故宗廟百官胞民與物萬類並育而不相害喜怒哀樂禮樂政刑道並行而不相悖川流者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之道條分而縷析也敦化者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之道一本而同源也川者分象也往而不息象也化卽川流敦者厚積也如黎陽所積者厚李密開倉放賑粟米盈溢道路而倉不竭也小德大德同一德小德如寬裕溫柔發强剛毅等一條一條數之故見其小大德卽寬裕溫柔發强剛毅等無一不涵故見其大非小者皆備無以爲大卽前文語大語小總一道也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小德川流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德敦化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看此爲字言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如此非推原其所以大也與天之所以爲天口氣不同

唯天下至誠章

此章以小德川流言故曰唯天下至聖聖無所不通也小德川流件件皆通徹通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天下至聖　寬裕溫柔諸德而先以聰明睿智者蓋寬裕溫柔諸德如分道應敵之兵聰明睿知如登巢車而望敵以指麾知兵者諸路之兵靠此爲眼諸德靠聰明睿知運用無此則爲質民之德不能諸事商書惟明明后周書豈聰明作元后正謂此　容與知不同知橫說是過物遇事明亮容竪說是于物于事有深思層層細入之謂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故下章易以聖字　足敦也猶俗言儘敷用尙使不了也鹿太常四書說約曰數足以有極耐咀嚼蓋誰不知容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爲天下太大都靠一人祇就容論試看無遠無近無衆無寡無久無暫順者逆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縱極惻怛人亦喫萬般情狀刺鬧之極看看容不將去全

於此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字極力畫出容人體段任多大遠廓境界無有包不過者任多少長短情形無有耐不過者故曰足以　此章活畫出川流此川之源周廣而淵博靜深而淵泉就中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件件流出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言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說且直從中國流到蠻貊莫不尊親此等化工之筆眞是善言德行司馬遷以下文人德不足而强立言從何處摹擬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此章以大德敦化言故曰唯天下至誠下經綸立本知化育總一誠之所爲耳　經綸三句說盡神聖能事經綸天下之大經是大用立天下之大本是全體知天地之化育是上達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本有倫常自不料理本有寶藏自不培植本有干涉自不知會是何病痛祇是心田不誠而已倚者借力之謂

中庸前半多言道言此理原彌綸於天下後半多言德言此理當凝成於吾心自行處言爲道自具處言爲德總是一物而入德之功不可一毫表暴不可一點矜張只要從近自微處默默無言閙地檢點雖人所不見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釋菜在茲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地步眞是篤恭眞是不顯惟德至此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而民自勸矣民自望之威矣位育肆達天下自平矣所謂閙然而日章也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自從近自微用力而不著文于外矣若小人者則的然表露於外惟恐文采不著於遠處風處顯處惟一力塗抹嘔嘔甘甜繁禮多儀粧腔做調用格外之管不測之怒以求化天下至人所不見處不動不言處便以爲人所不知不必用力爲民之前色莊屋漏之地負疚　無本何枝無源何流眞者日滋假者難繼糊塗可　疎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所謂的然而日亡　君子中庸此之謂小人反中庸　閙然之君子即胡不慥慥之君子　閙然者必時中的然者便無忌憚　君子之道就現成能用力於近自微者寫出樣子故下接　苟知近自微之要緊者即可入德以起下文　近自微本是一物即下文人所不見也不動不言也德也但　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自對顯著天下言爲微　志心所向往也惡於志者明知是惡念而萌之用力內　務求無之是愼獨也　不言何信　懼常存篤實之理便是信　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篤恭而天下平似涉高妙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實有此理實有此事陽城居晉之鄙無權無力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天子乎況　虛談也　禮樂刑政俱在篤恭內而乃證詩之不　九經三重前已詳說此則恐雜霸的然者

害道故舉　之地示人子曰爲政以德是也　大聲以色非的然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爲大聲色即戰戰兢兢啟予手啓予足者亦尙有聲色惟做至不思不勉退藏於密　無聲無臭是至德是至聖至誠是盡頭事中庸德者立極也　至矣與中庸其至矣乎相應言　頭道理能中庸者至此方是盡頭做手　無　命流行即篤恭即庸德全非道家無極無名之說　一路不見　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字眼俱是指示爲　庸之道佛老之過食粟自棄者之不及固屬士鄉愚碱石亂玉者亦屬假冒惟從吾　之道實　閙修眞門路　近自微即　與天下即家國天下也　天下事操於遠風　近自微者可主試問天下之人誰無近自微可　前言盡性至初非絕難事　微配天地前知如神淵淵如

天此直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人天矣其存也順帝之則　在帝左右所謂純一不已　其天也乾坤無極聖德永契天生人人合天結果乃如此詩書屢有格天配天之言　制爲配帝配天之禮豈　說不惟邪妄而亦渺乎何足道者　句龍生而治土沒爲土神后稷生而教稼沒爲神以至太嶞炎帝諸帝勾芒祝融　生前之德陟降上天爲四時主是皆化看參天地存沒一也

四存學會校刊

四書註傳刊誤表

一	六	十五	漫	漫字一字脫	十七	四	辦
四	二十	一	生下脫先生二字		二十一	五	朋
五	一	十四	人奇	人育	二十一	十七	數
六	十一	十六	顧	文	二十三	五	章字衍
十	十二	二十六	道	邁		六	疏上脫章字
十一	十三	十五	以下脫爲字		二十四	十二	里
十三	八	十六	府	與爲	二十四	十三	濟
十三	十八	十七	無	於道	二十四	四	知
十四	十	九	然	誠那	二十五	五	諸
十六	二十二	二十五	身				
十六	二十八	二十八	試				
十六	十二	二十八	邦				

四存學會校刊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戶科掌印給事中翰林院編修王澍著

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流行物與無妄本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但衆人拘於氣禀汨於物欲此理雖自有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行惟聖人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法要之非有加也天命之理本如是聖人特充其量而無所歉而自與天爲一故能繼續天道爲人立極

聖人繼天立極亦行所無事而已

堯告舜只允執厥中一句舜便徹頭徹尾曉得舜告禹則添三句併中之所以當執與所以執中工夫都與傳出乃盡於此便可見舜禹分量

堯之允執厥中一句便該得舜四句舜之人心惟危四句只盡得堯之一句無所欠舜之四句無所增三而已矣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只是一箇心從形氣上說便是人心從義理上說便是道心人心道心便是載此道者本不是不好物事但以其易私而難公故云危耳

道心易爲人心所汨故曰微

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處也

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無道心則人心無主宰兩者合而心之體用備矣

聖人亦有人心但純乎天理不爲有我之私所汨故道心爲主而人心自退聽焉常人亦有道心但易爲有我之私所汨而陷於物欲故人心爲主而道心遂至於牿亡要之道心本未嘗滅息特爲人心所陷溺而不能出耳

道心人心之分亦只在公私之間人心之發於天理者便是道心道心中略帶些子私意便是人心二者交行互發辨在幾希最難識別故必先精以察之而不雜然後能一以守之而不離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是橫說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又進一步是豎說蓋非終身由之自强不息則精一工夫一有間斷而所謂執中者或有時而廢矣

精一工夫歸宿在道心上用力只在人心上

惟精惟一論先後以精爲先論重輕以一爲重

人心道心其辨只在毫釐之間故必須格物致知直察到疑似纖毫處分別精明不使人心得混於道心然後可用守之之力此惟一之所以必先惟精也既察得分明了又須誠意正心守而勿失不使道心牽引於人心然後爲知之至守之篤存心處事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也此惟精之所以又當惟一也

堯舜之精一執中惟精即大學格物致知工夫惟一即大學誠意正心工夫兩項不可闕一不能精以察之則情然不辨黑白固無踐履可據之地能精以察之而不能一以守之則雖見得到亦終與吾身不相干涉久之而所精者亦將若存若亡消歸無有矣此以知非精固無以一而非一則精亦無所據也陽明乃謂惟一即惟精主意惟精即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又有所爲惟一亦異於吾所聞矣

道心兼未發已發而言寂然不動此理具於吾心所謂天命之性也感而遂通此理從心流出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天命率性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謂道心是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只說一半

堯舜但言執中至夫子始言時中要知堯舜之所謂執不是拘拘固守夫子之所謂時亦不是圓融通變隨時處中而執守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之執中已該得舜之危微精一在堯舜之執中亦已該得孔子之時中在但聖聖相傳則其說愈詳其理愈盡耳非有所增益

也

武周已上道統之傳在君相孔顏以下道統之傳在師儒道在君相則以治爲教而斯道行道在師儒則以教爲治而斯道明然君相行道於上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斯道光明較著如日中天則行者固未嘗不明師儒明道於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明者又未嘗不行

子思之時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其作中庸正所以闢異端以衛聖道起處憂道學之失傳正憂異端起而失傳也

老佛之說惟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眞蓋其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深微閎遠或有類于吾儒之說者非格物窮理至于理明義精者不足以別識之故易爲所亂若尋常諸子百家之說淺近易見故爲所惑亂者鮮少

中庸章句序一篇分四大節首二句爲第一節乃一篇綱領自上古神聖至豈有以加于此哉爲第二節推本中庸道統之傳也

自是以來至明且盡者也爲第三節言子思之作中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自是而又再傳至末爲第四節言程子得中庸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也

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要其極則爲至善之理而實不離乎尋常日用之間惟其平常所以亘今而不可易也孔子發明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而以庸字贊之是所謂祖述堯舜者歟春秋以來百家競起矜奇弔詭無所不至只坐不肯庸却不知只就目前本分道理做到盡時正有無窮神妙處在聖人于中下一庸字其曉告天下後世之意深矣

不偏不倚中之本然者也無過不及中之當然者也惟其本不偏不倚所以當無過不及

不倚比不偏又進如喜怒哀樂不發于一邊此是不偏既不偏了而又不假倚仗自能如此則是不倚

名篇之義本意只在個中字庸只是中之贊語惟其得中所以平常而不可易

朱子曰惟中故平常此是一直說下又曰中亦要得平常則於中

又作一折矣兼此二義乃盡

語類以中庸分六大節是朱子未定之論當以章句分四大節爲正

中庸之書源遠流長變化萬狀自是孟子權輿然中庸雖極變化而鋒鍔淵渾蓋子思親炙聖人故猶有聖人氣象孟子但私淑其徒故圭角時有太露處

以大學比中庸則大學爲淵渾以中庸比孟子則中庸又爲淵渾矣一則世愈降則文愈盛一則道不足則文有餘世愈降者風氣所開不可遏也道不足者器量所定不可強也

第一章

子思作中庸劈口下個天字煞須認
中庸開端下一個天字正是子思喫緊爲人處當時異端曲學之
徒所以都錯認性道教者正坐不知天根本不濟故從頭都錯
耳殊不知性卽天理道乃天理之自然教乃天理之當然特隨
地異名耳實則皆本于天者也故欲知性道教者不可以不知
天

朱子謂誠字爲中庸一篇之樞紐來學妄謂天字爲中庸之根柢
誠者天命之實理非有二也
以理之在天者而言謂之天道以天之賦於物者而言謂之天命
以物之受此理而言謂之性實一理也
性字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
滿天地皆理滿腔子皆性
性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天命之謂性是就不離中指出其不
雜者而言
雜者而言
性無氣質則無附著氣質無性則無主宰子思之所謂性主宰之
性也
說性本離氣質不得然子思天命之性却只就氣質中挑出其誠
實無妄之理而言不沾氣質說孟子道性善原出於此
孔子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也子思天命之謂性以其不
雜乎氣質者言也告子生之謂性則專以氣質言也此告子所
以爲不識性也
原其本然者而言則爲天命之性從其自然者而言則爲率性之
道兩句總不沾氣質說
性天命之性無理不具故隨其所感從胷中自然流出不假脩爲
不待勉強便自有至當恰好的道理爲人物之所當行者此便
是率性之道
率性不是說人之體道乃道之發用自然如此稍參以人爲則非

率性之道不離人爲而實天命之自然而不容自已者性者天命
之本然也道者天命之自然也
在物之理卽我之理以吾所自有之理觸乎事物無窮之變脩性
而行各有條理而天則自出是之謂率性之道
性一也物之所感不同則其中之所發亦因以異就逐事上看如
惻者仁之性便有惻隱發出來觸着義之性便有羞惡發出來
一事一理一物一則也就一事上看如同一惻隱也所感者重
其發亦重所感者輕其發亦輕隨時隨處因物付物也就各人
看則同一惻隱也此人合當如此那人合當如彼其分不同故
施有差等也章句下兩各字極圓活極周至
物之氣稟極爲偏塞而一隙之明卽始終不易亦可見天命之理
充塞無間但有一隙卽便呈露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雖
其氣質之蔽所明只此天地之心固未嘗遺一物偏一理也

道亦大綱之名其中等殺不同本不可無所品節又況人之氣質
有過不及之分若不先立之限制則任其氣質之偏將有日遠
於道而不知者故聖人謹之
人之氣稟有過不及之差聖人脩道之教使之去其過補其不及
以歸於中而已矣中者天命之性也脩道者使天下之人皆復
其天命之性也
聖人脩道爲教純是天理上事但所以脩道者却是因人之氣質
有過不及之差所以爲之品節以防範之耳實則行所無事初
非有所私智穿鑿於其間也
晦村說脩道之教云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
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設

謂敎天理之當然也徹始徹終皆是上天之載故曰中庸
雖整巷謂天命之性是自其受氣之初言率性之道是自其成形
之後言非也天命之性亦自受氣成形之後而言若方受氣之
初形尚未成猶在天命人物交接界上此理之所附麗處猶未
凝聚猶未可遽指爲性自其受氣成形以後而天命之理乃始
有所附麗而全體具足大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二語
最分明
讀天命之性三句知萬物皆備於我
人但反身一看便知性道爲吾之所固有敎爲吾分所當爲卽此
藐然之身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備聖人之敎無非切已并
中和位育亦只是天命之所固有不過從胷中自然流出而推
之以至于極耳此天地之性所以惟人爲貴而戒懼愼獨之功
所以不可頃刻離也

性道天圖

性——道（氣稟太過／氣稟不及）——敎

天者理而已矣此理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本無一毫之空闕
一息之間斷但未有氣質理無所麗故人物未生以前止可名
爲理未可名爲性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及乎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有是形氣卽莫不有是義理不以聖愚而有
加損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不待思爲不
假勉强但一循其性之自然便有條理而至當不易之則出焉
所謂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親義序
別信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
而已矣是皆人心所同然吾性所固有隨其喜怒哀樂之發則
懼貫到位育戒愼恐懼不離道之功天地位萬物育不離道之
極學究死在句下故只謂單接率性句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陡然一呼提撕深切此一卷中庸啐綮領
脉處

覺運動榮瘁開落亦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是可見天命之本
然初無間隔其分雖殊其理一致者也是性也道也在人在物
雖有氣稟之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至於氣稟所賦則在人在物
雖同此性命之理而所稟不能不殊不特人與物有靈蠢之分
卽人之與人雖同得形氣之正而其清濁厚薄亦有不能齊者
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或
不能無失於彼而私意人欲不免橫生於其間故於性之本體
遂至昏昧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其于道因
亦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
理渾然無少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
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所謂敎也然是敎也
雖若出于人爲而實原于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初非有矯
揉造作而强人以本無率人以所難也何也義理之性與氣質
之性雖相混同當分賓主自天命以至于道如木之自本而幹
自幹而枝上下洞達天人交通乃天理之流行道心之發見心
之主德之宗也至于氣質之稟有過不及之差雖亦性之所動
然皆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不過客寓旁支以就其宗主使
敎正欲人去其客寓删其旁支以就其宗主使過不及者一歸
于仁義中正之途以無失其天命率性之正而已矣豈有人力
私智之爲也哉或疑脩道之敎恐聖人不免矯揉造作于其間
未必盡原于天命之所固有故爲是圖以示之而復推本朱子
之意而爲之說如此
道不可離特筆振起推其原本總接上三句惟其命于天率于性
脩于聖人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窮其究竟直從戒愼恐
懼貫到位育戒愼恐懼不離道之功天地位萬物育不離道之
極學究死在句下故只謂單接率性句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陡然一呼提撕深切此一卷中庸啐綮領
脉處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說道本不可離
也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語類體之則合背之則離是說人
不可離道也惟其原本天命之性此道之所以不可離惟其不
可離所以從戒懼慎獨直到位育才盡道本不可離一層正是
人之所以不可離道處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三個緊會論其文法是半面語言靜不言
動也論其用意是盡頭語從動推到靜也若論其理則正是全
體語舉靜以該動也
戒慎恐懼工夫本貫動靜而言但說到不睹不聞則是即靜以該
動耳語意與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一般總是全體語玩章句
自見
不睹不聞從前而言事物既往從後而言思慮未萌就此一刻中
亦須操存此心不令放佚則自此以前自此以後其無所不當
戒懼可知

須常自提撕使此心炯然如日初出
戒慎恐懼只是常惺惺法問如何用力曰勿忘勿助而已矣
天理本未嘗離人然敬以直內則萬理具在故章句以戒慎恐懼
爲存天理工夫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固指獨而言語只大凡說故章句云暗處
細事
跡雖未形幾則已動則呈露于外而不可掩人雖不知已獨知之
則昭晰于中而不可欺旣昭晰于中自然呈露于外義實一貫
幾者動之微此時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于其間動靜之交
正爲理欲分途之大界於此不謹則人欲肆而天理亡矣故此
處十分著力專在遏人欲上
愼獨又就全體用力中抽出其緊要關節而言戒懼卽大學之正
心愼獨卽大學之誠意戒懼是通長說愼獨是截斷說
或問中庸戒懼愼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顧涇陽曰謂之戒愼不
覩則無所不戒愼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愼獨
在其中矣而又言愼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靜關也須透過
這動靜關然後成得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于此看作兩段事
固謬於此看作一段事亦未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此一條
說得最分明
戒愼恐懼是全體工夫只存此心不令放佚便是不大要用得力
若愼獨則是靜而方動之緊要交關處此處爲時無多却須十
分著力此是戒愼恐懼中緊要節目
論功力之全則戒愼恐懼之功徹始終兼動靜足以包舉愼獨一
節若論用力之要則戒愼恐懼只是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
放逸而已不須十分著力所十分著力處正在愼獨子思於戒
愼恐懼中又特提出此一關以曉告學者其喫緊爲人之意炯
然可見觀末章說爲已而必以愼獨爲切務爲可見矣
君子眞知天命之可畏故無時不致其敬如此

愼獨工夫本該在戒懼中所以又特提出另說者不能省察便無
從涵養縱涵養來亦定是錯故喫緊下此節若以緊接上節說
則旣涵養了又不可不省察不省察則所涵養者又將失於當
幾矣大抵涵養省察相爲首尾省察愈精則涵養愈熟涵養愈
熟則省察愈精
大抵涵養省察二者貫徹終身不分先後若論入手則須從省察
做起省察不差然後可以涵養將去
此章從天命大原說下來故先涵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
說上去故先省察而後涵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
喜怒哀樂一條又提起筆推本天命之性申明道不可離之實而
責人以致中和之功也蓋存養省察之功固存乎我而所以當
存養省察之故實出于天故又提起更從天命率性處說來以
見存養省察不過全其天命率性之本然初非異事愈覺致中
和之不可以已而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盡吾中和固有之量

也
從中和說到大本達道直將位天地育萬物根原都與拔出
未發不是無只是未感于物寂然不動耳
未發之中是不偏不倚之中中節之和是無過不及之中
未發之中即是節天命之性有物有則是所謂節也中節者謂處
得恰好雖出于人爲而仍不失其天命之本然也
已發之和雖止見于一偏要是從天命之性全體中流出
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節舉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節皆字兼
此二義
惟是胷中洞然毫無偏倚執著所以隨感而應動中天則故知中
和兩字猶形與影不相離也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致中和即大學止于至善亦只是做到十分盡處恰好地步耳非
有加也

天命之謂性一章實下工夫處只致中和三字道也者兩節只是
個空架子致中和三字抵此兩節
上言戒懼慎獨只是大槩說此處致字方是眞實下工夫處此三
字直抵前兩條而理意更精密
自戒懼而約之此戒懼是從動處說來以至于至靜之中方說到
不睹不聞上若將自戒懼句便沾定不睹不聞說以下更解不
去
致中工夫兼統致和致和只是致中裏面事然却是緊要關節不
致和即致中無下手處故曰弊緊尤在愼獨程子論天德王道曰
其要只在愼獨正此義耳
中和者天命之性而吾所率之以爲道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者
也故致得中和自然位育
戒懼愼獨工夫積累純熟做到十分盡處纔有位育效驗蓋人事
之盡乃能與天命相通若有一毫未至便與天地萬物猶有隔

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曾子曰明德子思曰天命之謂
性孟子曰性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李厚菴謂大學不言存養非也正心是存養工夫即中庸之戒愼
恐懼也誠意是省察工夫即中庸之愼獨也師弟相傳實是一
條血脉
或言曾子只言下學子思兼明上達非也大學明德新民下學也
止至善上達也中庸戒懼愼獨下學也天地位萬物育上達也
下學而上達孔曾思孟其揆一也
子思作中庸直指性命其有大不得已者與孟子曰予豈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聖賢之心炯然如昨

第二章

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中間引言只用子曰常例獨於起末高
　唱仲尼其意可見
勞開君子小人開出一篇之局
致中和而至于天地位萬物育綫成得個君子中庸故以此緊接
　上章此君子即上章兩君子但上章是方用力以體乎中庸者
學者之事此則是工夫已至而與中庸爲一體者成德之事也
爲能體之體字猶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做中庸骨子與中庸爲
一體
時中只是個恰好
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共理一也
君子時中只是個敬
君子之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其分在敬與肆之間而已
矣

君子而時中朱子云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愚爲更下轉云惟是君
　子方能時中兼之而字之義始備
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愼獨而至于
　成德者故曰有君子之德此是中之體隨時處中就發用上說
是中之用
程子曰欲知中無如權蓋權所以取中者也權以中行中以權定
中之理在事物而所以取中之理則在于吾心是固天命之本然
　而備于我者也君子物格知至精義入神眞知其理之在我故
戒愼恐懼以立此中之體而一事一物無不隨時酌取以盡乎
中之用此所以惟君子爲能中庸也要之君子不是以我處中
之有過不及者繼之正謂知必如舜仁必如回勇必如子路纔
是個君子中庸不然但略有過不及便是小人之歸便是無忌
憚而反中庸之事正不待十分橫決然後爲反也以此鞭辟學
者正自十分警切若將智愚賢不肖亦作道中人看用意似渾
厚然反失子思嘮緊爲人之旨矣
以中對和而言中是體和是用以中對庸而言中字中兼體用庸
字是其贊語卽貼在中字上說

不及便算作無忌憚不得曰論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猶是
中庸路上人只是略差了些子其病似小然所貴乎中庸者正
務於無過不及耳一有過不及便不是中庸既不是中庸卽便
是反中庸子思之意特揭小人反中庸而下卽以知愚賢不肖
之有過不及者繼之正謂知必如舜仁必如回勇必如子路纔
是個君子中庸不然但略有過不及便是小人之歸便是無忌
憚而反中庸之事正不待十分橫決然後爲反也以此鞭辟學
者正自十分警切若將智愚賢不肖亦作道中人看用意似渾
厚然反失子思嘮緊爲人之旨矣
以中對和而言中是體和是用以中對庸而言中字中兼體用庸
字是其贊語卽貼在中字上說

第三章

看後面大舜文武周公之所爲與至聖至誠之能事可謂掀天揭地極神化不測之妙矣究其歸要不過天命之所固有人道之所當爲任他做到極處要止是盡其性分之本然與人生日用之所不能自已者初非有分外奇特事也故曰中庸其至不過極平常道理做到極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爲至堯舜授受只是一中仲尼反覆提闡深切明著如此祖述堯舜此是真血脉

陸稼書云民鮮能由不知君子戒懼心法

或問民鮮能久但言過不及朱子以爲不偏倚性之本體人人所同是也然首章說戒愼恐懼亦自有工夫在如何便得不偏不倚曰戒愼恐懼則致中亦自有工夫在但戒愼恐懼不過涵養其未發本體不是偏倚了而求以復之纔說偏倚便已是發便已是過不及了衆人但不能用戒愼恐懼工夫耳其未發之中未嘗亡也

民鮮能久矣一個能字引出後面多少能字來

但說鮮能未說民如何鮮能蓋接上章小人反中庸而詠歎之以起下章之意下章不明不行正民之所以鮮能也

第四章

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于天下然却是人不能行之明之所以道不行不明

擇不精自然守不定故知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行守不定畢竟擇不精故行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明能擇能守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惟戒懼愼獨之君子能之

道者天命之性而人率之不可須臾離者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愼恐懼而隨時以處中小人不察乎此故有過不及而至于反乎中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淺近指點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民所以鮮能中庸爲是有過不及所以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爲是有過不及所以有過不及爲是人不察一層勘進一層其弊察爲人之意至矣

中庸前一截都用婉語微語反覆提撕無非欲人反已體察而得所以不行不明之故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是點醒夢處下文道其不行矣夫正緊接此而歎息之

第二章分出君子小人已開出兩脉矣第四章接上民鮮能又開出明行兩脉而此兩脉又用交互言之一部中庸脉愈微而局愈縱矣

道之不行起下舜之知道之不明起下回之仁不行不知也不仁也愚不肖之安于不及不勇也并後面知仁勇一齊挈起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緊接上章不察之意而申歎之一面歎息知愚一面遠想大舜一言之間意含兩緒其味無窮

道其不行矣夫只歎息不行不說如何不行使人自思而得之嚴而又婉最有餘味

第六章

舜字一頓浩然遠想不遽粘大知而神氣自到

大舜問善若決江河本自大知又能樂取諸人而合天下之知爲已之知故其知愈大要之舜惟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若小知人決不能如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但見天理之同不見人我之隔善在已不妨舍之以從人善在人即樂取之以爲已表裏洞然物我無間非大知者其孰能之

小知自高畢竟是內不足

舜好問則無所不問好察邇言謂所問而得之者雖邇言亦察以見其無所不察非謂專好察邇言也蓋舉近以該遠耳

理有淺深聖人視之則一也故雖邇言亦察

聖人洞見道體無精粗深淺之殊而其爲心詳審精密無一時一事之敢忽故雖邇言亦以爲至理所寓無所不致其察也

天下之理無窮事物之分亦無定因其無定之分而以衆說不齊之理參互考訂而得其分之所宜然後事物之分定而其理亦得于是中之理出而可用之于民矣以舜之大知本如日月當空無微不照猶必遜心度物而不以一毫已意與乎其間此舜之知所以益大也與

兩端是徹頭徹尾之辭

其中不是舜之中亦不是民之中是言之中用其中者而用之於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歟

自好問以至執兩端此舜之惟精也用其中於民則舜之惟一也以舜之大知猶虛中無我而遜心度物如此況學者乎

舜之知爲後擇善張本回之仁爲後固執張本子路之勇爲後百倍其功張本學者欲學舜之知只在擇善欲學回之仁只在固

執欲學子路之勇只在百倍其功而已

只起手人皆曰予知五字便知不是大知大知如舜何嘗自爲知來擇之不精守之不定病根皆在於此

利之所在害必隨之人貪小利未有不受大害者君子不爲利回非特明于義理之分亦所以遠害也

中庸之道人若果擇之精自然無不能守然必至能守而後爲擇之精不能期月守畢竟其擇處有未至也此所以承上章不明之意而起下文能守之端也

第八章

擇乎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得一善即服膺弗失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兩義一有所得即拳拳服膺急受之辭也每得一善即拳拳服膺槩括之辭也

顏子之能擇能守其在得聞博文約禮之教之後歟非博文惡能擇非約禮惡能守

玩顏子擇乎中庸三句欲罷不能意思淵然可想

學者先去了有我之私則心虛而可以入德矣

第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三句若做到恰好處便是中庸即人於此三者亦非必盡出於偏但此處子思語氣爲欲形起中庸難能故以偏者言耳

言中庸之難能非以其絕德而阻人之進亦非是贊歎中庸之德之至正見中庸之難知難行而學者不可不以勇輔仁知之不及也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大勇者其孰能之義精則非知愚之過不及而道明矣仁熟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行矣仁熟至于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所謂知之盡行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矣學者欲造義之精須是明善欲造仁之熟須是誠身而明善苟不如舜之知誠身苟不如回之仁則惟有百倍其功勇以幾之而已矣此子思引進學者喫緊深切之旨也

中庸困學錄第九章

中庸第八章第九章 一

第十章

勇如何用功即在擇守處見擇必精守必力即便是勇

南方之强與三句與何哉爾所謂達者一例提撕皆是分開頭路

先破其意中之見使自體認分明然後進之乃得晝然見個至

是處此教法之妙

講章謂常能中立便是不倚而字不作一折與和而不流而字不

同看來亦有能中立而不免於倚者必須能不倚然後爲中立

之至兩而字一例看

中立大是難中立而至於不倚尤人所難能者非見得十分透守

得十分定即不至隨衆而靡而或倚于意氣或倚于才識終是

有我之私而非天理當然之勇矣

强處在四不字人能是四者則中庸不可能者能之矣

自接物持已處常處變直窮到盡無不義精仁熟依乎天理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方是大勇下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之盡

中庸困學錄　第十章

一語該盡此四層意

人已常變四者分觀之一事之强莫非全力所爲一事一大勇也

合觀之四者之强總是浩然之氣所發全體一大勇也

問說勇處津津贊歎殊無頭柄曰中庸一書專爲下學者言故言

仁智處只簡直說到勇便極分明痛快三大節中言勇處都如

此即此一節言之前後恁地說獨此章說勇既已勞開頭路使

之反已自體認又于說而强處連以强哉矯句反復讚歎津津

不已看似殊無頭柄熟讀哀公問政章便知子思之意有在矣

自君子中庸章至此總是一意反覆大意言惟君子爲能中庸小

人反是所以然者由於賢智之過思不肖之不及故道有不明

不行耳欲道之行必須如舜之知欲道之明必須如回之仁如

其不然不可不勇以輔知仁之不及也一意反覆總歸到勇字

上住中庸引進下學其弊繁爲人之意只在此

第十一章

隱怪半塗應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中庸應君子中庸

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半塗而廢愚不肖之不及

尋常日用間大中至正道理正恐終身做不盡那得有工夫做隱

怪來

人但一名心未盡未有不至索隱行怪者

半塗而廢畢竟是擇不精故守不定若果擇之精自然住手不得

半塗而廢章句云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語類云是其

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兩條正互相發明

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如何住手得

依乎中庸君子直與中庸爲一

到依乎中庸則於道真無須臾之離矣

依乎中庸自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必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之盡

中庸困學錄　第十一章

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必須到遯世不悔然後爲依之盡若論聖

人分上則一依中庸自然全體不息遯世不悔特推極依之盡

處而言即是依中庸內達天自得之妙更無積累漸次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薛文清公云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

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蔡虛齋云君子所以不悔者正謂此

個道理生于天而備于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者也有見于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二條

俱說得懇賁有味

王柏城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分明是一個在下位的聖人明

是吾夫子所見最卓

中庸一書前以仲尼起後以仲尼結中間曰惟聖者能之子思之

意分明默注入仲尼身上知以舜當之仁以回當之勇以子路

當之到此說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見知之盡仁之

至至誠無息而集大舜顏淵子路之大成者非孔子不能也故

章句云正吾夫子之事
汪生中立云後面多少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雖說至誠至聖
實隱隱指孔子而言多少惟字其脉皆起于此

第十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言中庸之道民鮮能直說到唯聖者能之將道說得高深了費而隱以下把道放下來就平實切近處說使人瞥見天理活潑潑地在吾心目之前欲其一步步就平實切近處下擇守工夫耳蓋中庸之道只在非難非易之問雖聖者能見中庸之非易夫婦可與見中庸之非難非易則終身無歇手處非難則當下便有下手處文雖前後兩分意則正相首尾總見子思弊窠為人之意

子思君子之道費而隱是濂溪太極之所本無極而太極隱而費也太極本無極費而隱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顯諸仁藏諸用也

費處即是隱

費隱二字名分而理一葢費之所以然而不見處即是隱離了費更說隱不得

置却隱字

所以置却隱字者不是為隱字說不得正謂隱即在費中說費處無非說隱更不須說也故通章只說費就費處推進一步便是隱

一理也以其不離乎事物者言謂之費以其不雜乎事物者言謂之隱費是就當面說隱是推進一步說

以費隱對事物而言則費隱俱是事物之所以然以費對隱而言則費是物理之當然隱是費之所以然

先儒謂費中有隱此語亦未瑩費處不可見即是隱費與隱本不是兩截事葢可見者事物也一事一物其中各具實理則是費也其所具之實理不可得而見即是隱也而字是推究語不是轉身語

費字一頓而隱字輕輕接出便見分曉

愚不肖與知與能是他性中實有此理實實有知得行得處不是

偶然能知能行若是偶然即便眞有不知不行者便不是道之費

須知與知與能不是偏不知不能不是闕

聖人不知不能如日月然他明處本無欠闕本無所不照却不能照到茆屋下只是勢到此有不及照耳非不能照也

夫婦與知與能雖止就一事上言要他大本上原無欠闕只爲他氣拘欲蔽不能如聖人之清明純粹故知能止於此耳

從道之近處而言雖愚不肖亦有與知與能處非愚不肖之果能知之行之道本不可離故雖愚不肖亦可以知之行之也若從道之盡處而言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道處非聖人天地有所闕失道本不彼聖人天地知得盡做得盡也

愚不肖且可與知與能則推而下之飛潛動植莫非至理之流行聖人天地且不能盡則推而上之太虛廣莫莫非至理之充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蟠下際眞個活潑潑地

道之費有大小無偏全小莫能破亦是全語鳶飛魚躍亦是全語一理也就其全體處言之則爲大就其零碎處言之則爲小非有二也

不是小處爲費大處爲隱小處有費隱大處亦有費隱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活潑洋溢已恍然有個鳶飛魚躍意思在下條引詩而指點之只自在流出

夫婦之愚兩節一氣相承大意謂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而其實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流行昭著于人心目之間人但存心以觀便觸處可見子思親切指點之意蓋如此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充塞天地語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鳶飛魚躍上下察也之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直點入人心坎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處處是實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之費已具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然其語意猶只在兩頭盡處推極言之鳶飛魚躍一條隨手指點欲人觸處體察而得道體洋溢活潑之妙則雖偶然拈舉而費字全體却正於此處指點親切故末條緊接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註明上下察結出費字全相便覺意足不須更著一解矣故章句但曰結上文

末節本意固是結上文然自夫婦起推到天地住亦已隱示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矣

饒氏以首章道不可離爲無時不然此章費隱爲無物不有非也惟其無物不有而又無時不然此道之所以費而不可須臾離也

費而隱一章更提起筆申首章道不可離之義蓋自君子中庸說到唯聖者能之將中庸分量說得高深了故此處仍復放下把道平鋪在地說得平平實實充塞洋溢使人隨時隨處可以自

見蓋論中庸之極致固非聖人不能而道在天地則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初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故下章緊接道不遠人費隱章多少言語只此句道破

費隱一章言道之費說得極廣闊了恐人於闊遠處求道故下數章仍復說向身來見道本親切如此而求道者正當從卑邇處求之也

伐柯三節先言治人次言推己及人次言因人反己乃是由緩入急由輕入重一步步鞭辟近裏來總欲人不遠人以爲道也

道不遠人費隱章已說盡此一句正是費隱字眞實下落

道不遠人指出個人字正見此個道理命於天而實皆備于我欲人反求諸身而得其所以爲人之理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道不遠人可離非道故遠人不可以爲道

率性之道常昭著於日用之間何嘗遠人自己觀之則己之理不遠於人也自人觀之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以所具而言則有耳目即有聰明之德有手足即有恭重之理以所接而言則有父子即有慈孝之心有君臣即有仁敬之道是道之當知初不

遠於衆人之所能知道之當行初不遠於衆人之所能行固無時無處無事而不然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人之爲道苟能率其良知良能之素因其所固有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從其所甚易自邇及遠由卑升高則人道之全可以馴致而人已之間自無施不當矣苟其不然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欲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爲其所不可能索隱行怪離人事而求諸高遠則是升高不自下陟遐不自邇皆人力私智之爲而非出于天率于性爲衆人之所能知能行之道矣

衆人之道正在衆人之身初無彼此之間但衆人爲氣禀所拘物欲所蔽於日用行事之間不能循其性之所固有者而出而惟人欲私意之是趨是以爲道而遠人耳君子之治人也第因其所及知者以責其知因其所及能者以責其能開導之而示以當爲之路誘掖之而引其必爲之機但使其人能改其前日之所爲以復其所固有即無復有他求焉蓋惟道本無闕故以人

治人而初無矯揉之病亦惟道本無可加故改而卽止而初無過分之求此君子之治人所以不必有睨視之勞而其則不遠于人而得之也

以人治人只爲天命之性人人所同其率是性也莫不各有自然不易之則但因氣禀所拘物欲所蔽遂至昏迷錯雜而失其本然之正君子治之不須別討個道來治他亦不須分我所有以與彼但因其自有之理各如其分之所在而還以治之葢人人之理雖同而其分不能不異若以我治之必有曉不盡行不通處故因其理之同而復各如其分之異此君子之治所以天人交通物我無間而捷于影響也

因其理之一此則之本于天也因其分之殊此則之定于人也本于天者人所固有之則也定于人者人所自有之則也本乎天而不以已與因其分而不爲强同故曰不遠人以爲道也道不可不及故不改不能止道不可太過故既改自不得不止君子之治人無他與天下同歸于中庸而已矣

人人各還了本然道理則天下之事畢而人之分亦盡矣安得不止

以人治人因其一定之理各足之分以治之便自有至當恰好之則在此正是止于至善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似未瑩

改而止此改字直說到徹頭徹尾盡處若有一毫未盡猶算不得改君子治之猶住手不得此堯舜所以猶病也

上一條是論其理如此若本文語氣則只平等說葢放而復收所爭只在這些子人既能改便渾然天命率性之全體更何用著力尋討

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個除不得愚謂看得破時道兩個亦得道一個亦得總是一個實心而有存發之別耳

忠是恕之實

實心行恕卽是忠

行恕處三反五折都一一從心坎中流露出來便是忠

忠是恕之實心恕是忠之實用恕之存主于內爲忠忠之流行于外爲恕

同一實心也自其存主于內者爲忠猶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自其流行于外者爲恕猶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忠恕兩字是一是二以一事言則實心行恕卽是忠也以二事言則立心處發已自盡爲忠到接物時又須三反五折推已及人方纔是恕若只道自已立心無有不實到接物時便率直行將去則不惟不足爲恕亦不足爲忠矣故胡敬齋先生謂指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非恕不能也

上蔡謂無忠做恕不出來愚謂忠亦要恕乃盡葢做出來不恕畢竟自己處未能是從裏折出外去

凡人責己處約責人處周故我之所求乎人未有不詳且盡者此

有在心之忠有在事之忠在心者未應事時此心不令放佚是也

在事者當應事時此心不令虛僞是也

恕字之義只是推已及人然經書所言却微有不同有作兩折看者只以已與人對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有作三折看者則以人之施于已與已之施于人對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是也其理則一用處微別耳

恕是勉强底仁仁是自然底恕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恕也仁者不待勉强而自然物我無間者也恕者未能自然而反情度已自然而推我之心以及物者也然雖曰未能自然而推我之心以及物者也然雖曰未能自然而反情度已久後漸熟便可至於物我無間之地故曰違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從外折入裏來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是從裏折出外去

凡人責己處約責人處周故我之所求乎人未有不詳且盡者此

詳且盡者本是道之所當然人所不可不盡本非遠人爲道之事但不能先有諸已而遽以求諸人則是君子所深恥耳

我之所求于人者卽我所當自盡之則但拽轉頭來取彼證此則我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必然而不可易

子臣弟友之間自有所當爲所以爲不離道也

者以昭著于心目之前是固近取已足無假外求者也

以事父未能三以字謂以其所求者而行之于已也未能謂未能

如其所求也

先施之未能謂未能以我所求乎朋友者而先以施之也句法又變

我之所求乎人者本我所自有之理卽我所當盡之則以我所自有之理而如我所求乎人之則以赴之是則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

惟行然後知不足惟謹然後知有餘

道不遠人章從治人過入責已素位而行章從處境逼入反求諸

身學者讀此而有省焉可以得爲已之實功入道之次第矣

惟道不遠人故素其位而行惟遠人不可爲道故不願乎其外理只一片

素其位而行位在此卽做此位中當盡之事要之全理具足

道不可離因位盡分乃得步步皆實

道不可離故位之所居卽道之所在君子卽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所以爲不離道也

既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則位在此心卽在此自然不願乎外然雖因位盡道而方寸之中少有動處則義利公私之界猶未能剖截淸楚故既素位而行又須不願乎外始得

但是目前分內事尚恐做不盡那得有閒工夫向外來

行處一有苟且之心便是願外非必方寸紛馳乃爲外也

不願乎外不字極煞落斬截

素位者天理之公也願外者人欲之私也

晩村云凡位之理無不備乃能素位而行此語未是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因其所處之位而盡其所當爲只把此位中所當盡之理與吾分中所當盡之事戒謹恐懼求以自盡此位無歉卽吾身無歉矣若待無所不備然後能素位而行不成有不備時便不消素位而行乎

素位而行正有變動不居之妙在不是膠柱鼓瑟伎倆

素位而行孔顏而外惟曾點爲得此意

素位而行則心安而理得矣

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者已故無入而不自得

天理之在我者本無所不足于吾心今因位盡道則天理既得而吾心亦安方寸之中廣大寬平不愧不怍何不自得之有

謂之自得者不是因遇自然之謂正一處處從自家身上切己推勘必無一毫不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乃是自得卽一自字便有不願乎外意思

無入不得正從憂勤惕厲中來
正已而不求于人只是戒愼恐懼念念鞭辟向裏此外自然不求
亦不暇求
月川曹氏曰學到不怨不尤處胷中多少灑落明瑩眞如光風霽
月無一點私累至哉言乎
因位盡道一步步脚踏實地豈不平易
人之所處豈得盡是平易但位之所在而能隨分自盡則雖造次
顚沛而處之泰然無不心安而理得矣此便是易
居易俟命馴而致之便到樂天知命地位
或言造命曰君子之于命有俟而已盡其在我而以窮通得喪聽
之于天此君子素位之正纔有造命之意便生希冀之心便只
是利
惟居易幾可俟命人事既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于天若未
能居易而言俟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者矣

晚村云莊周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俟命
之言略相仿彿然由其說必任眞放達不至無忌憚不止此無
他特未講于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俟命卽是反求惟反求而
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則且無所爲得無所爲失只要安之
若命卽如其言亦只有個俟命無所爲居易也甚者至于猖狂
恣肆靡所不爲則亦可曰行險以俟命而已或謂莊周任眞放
達差勝于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求而後能不
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之身其失必有所歸已不任責必有
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天與人哉卽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
只是勉強排遣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跡而怨尤之根實在也且
怨天尤人之或有窮而思反之時若安之若命則有終身于
失而不悔悟者矣不更爲下愚之甚者耶故居易俟命已說盡
不怨不尤而反求諸身又是其不怨不尤之實晚村此條關係

道術是非之際爲功最大特錄之
人事盡處命卽隨之故居易乃可俟命若命猶不至不是天命不
猶畢竟是自己分上事猶有欠闕處在故君子只反求諸身更
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
正已猶只大凡說至反求諸身則其意愈切矣此是素位而行眞
實下手處

第十五章

洒掃應對馴而致之便可精義入神故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今且從脚下一步步走將去
遠邇高卑無定境亦無定分但就其位之所居力之所及各因其
分一步步脚踏實地做上去積累久之便有到處
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
間未達處猶是卑邇也
陸稼書云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是時
時戒謹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能得力若稍有
疎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讀妻子好合兩條眞覺家人一體融融至至有不可名言之妙遠
邇高卑無所不有亦不須說矣朗誦數過眞覺形神俱往
章句一意字是僧錄點睛之妙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
晚村云遠邇高卑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言高遠却

在卑邇此道不遠人章義也遠邇高卑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
居卑邇而妄希高遠此素位章義也此章却就邇之于遠卑之
于高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
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卽在卑邇上用力積趲上去行得
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
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和妻子宜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
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乃所
謂序也惟高遠卑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
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
理非弄虛機也此條極周匝細密先儒未到
陸稼書云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非盡格致
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一有愧怍焉不能宜而和也最
說得深切

第十六章

問太極誠也鬼神卽陰陽否曰陰陽之屈伸是氣此氣之自然能
屈能伸者卽鬼神也
太極之有動靜鬼神也其一動一靜則是神也所以一動一靜
是誠也誠卽太極鬼神卽陰陽
氣之伸爲陽屈爲陰其所以有屈有伸者誠也其自然能屈能伸
者鬼神也
鬼神是氣物是質誠是理鬼神與物皆是形而下者誠則是形而
上者
天地無心而成化此無心處其鬼神歟
鬼神者太極之妙用二氣之良能也
有鬼神以爲天地之功用故造化有跡鬼神是造化之所以爲跡
者
鬼神二者以其對待者言則曰鬼神以其流行者言則曰神而鬼

自在其中鬼亦神也故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
用卽妙用之粗跡妙用卽功用之深微非有二也
偏言則曰鬼神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專言則曰神鬼神者
有跡之神神者無跡之鬼神也能動能靜者是鬼神一動一靜
者則是神所以一動一靜者則是誠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此語論鬼神極備天地
之功用陰陽之屈伸者是也造化之迹則其屈伸之可見者也
自其妙用以及定體皆備言之最爲精密橫渠二氣之良能只
說得伊川天地之功用一句能卽功用也但指出良字便見屈
伸爲二氣之自然於伊川但言功用爲明切耳
陰陽屈伸實無二氣只一氣之往來耳就中截斷因其屈伸之分
而別言之則便以屈爲陰以伸爲陽要之天地之化只是一個
至誠不息
鬼神不雜乎物朱子所謂有這鬼神方有是物是也亦不離乎物

朱子所謂既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是也
萬物共此一氣物物各有一氣合之無餘分之無欠
薛敬軒云陰陽二氣伸之極爲屈屈則其伸之氣已往而遂盡其
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
胡敬齋云天地間只有一個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
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此二條
可證釋氏輪廻及老氏歸根反元之謬
視之而弗見三句一氣讀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却體物而
不可遺合來乃見盛處
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即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
惟是無可見聞所以能體物而不遺若有可見聞則滯于一隅亦
爲一物而不能體物矣
有是物合下便有是陰陽之氣行乎其中不可分先後若論其極
則須是先有氣然後有物如太極本不在陰陽外若論其極則

須是先有理然後有氣也
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是鬼神與物是一是二
以爲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爲立乎物之外而
未嘗不存乎物之中以爲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無所不在則
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此鬼神所以體物不遺而德之所
以盛也
惟鬼神體物不遺之妙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所不在故纔觸著
便無不應但一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自無不洋洋如此也曰如
此則直道祭祀時洋洋如在便了何必又言齋明盛服曰此正
是體物不遺驗處若不是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何處見他洋洋
如在來
洋洋如在此可驗體物不遺處然道個如則不見不聞亦于此可
想矣
使天下之人一節特就鬼神中舉人所易明者以爲體物不遺之
證以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此所以不可遺也
抑之詩特以詠歎體物不遺不是又舉屋漏之鬼神以爲體物不
遺之證
朱子亦須自家有以感之一條是別又一理夫子之意只是說鬼
神之感人其神妙不測如此所以爲體物不遺之證也
誠也鬼神也物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不分先後若細分之則須
是先有此實理然後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了誠
即在鬼神中既有物了鬼神又即在物中也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誠又體鬼神而不可遺
陰陽合散四字陰陽之合鬼之通而爲神也陰陽之散神之復而
爲鬼也以誠而言則陰陽之合誠之通也陰陽之散誠之復也
誠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則往來屈伸無非
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者言則
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者而見其誠

也惟誠故不可揜也兼此兩端誠不可揜之義始備
誠之不可揜以其不雜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本以其不離
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實
指費字全體只是一個誠字前後說大說小却只就一面推闡總
抵不過這一誠字所以誠字特點在大小之間
要之前後說大說小雖各就一面推闡無非全理
一卷中庸以天起以天結中間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
只是此理
朱子中庸序云一旦恍然似得其要領所謂要領者誠也在天爲
命在人爲性鳶飛魚躍無非是也
鬼神一章與鳶飛魚躍同一指點學者但存心體之便覺化育流
行之妙活潑潑地著見于心目之間有不可須臾離者此子思
哢緊爲人處

第十七章

大孝如舜亦不過滿乎孝之分量耳非有加也此分量滿處正是

中庸盡處

問人人必如舜之孝然後爲孝之盡乎曰不必然也人人理一而分殊在舜之所處自以尊富饗保爲極若他人則但因其分之所在而爲其所當爲有以盡乎其量而無所歉卽是大孝

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大孝則一也

問舜必尊富饗保然後爲大孝乎曰亦不必然也舜之克諧烝乂變變齋慄乃是其孝之大處尊富饗保乃是從大孝得來却不是以此方爲大孝就使舜終身畎畝何嘗不是大孝

舜其大孝也畎德爲聖人兩語向頗聚訟看來大孝是眼目德是根本尊爲天子四句是大孝之實其所以大孝者則以有聖人之德也德爲聖人當提上一步看惟其德爲聖人故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得爲大孝也故下文屢提大德德字該得孝字毓村謂德爲聖人是從大孝做來却是倒說

尊爲天子四句若以對大孝言則爲天子而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而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光前也子孫保裕後也則尊富饗保皆大孝所致若以對下文言則爲天子極其尊有四海極其富宗廟饗世世宗祀也子孫保不失侯國也皆就舜身上說是大德所致其實一理而已講章嘵嘵可笑

人事盡處便與天命相通德極其大則有獲福之理不是敎人以大德徼福

大德必得祿位名壽是論其定理如此若孔子之窮顏閔之夭則是氣數之變又當別說

天之化育至公無私而物之所受各有其分栽培傾覆只看物之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故或培或覆天實無心隨物所宜自然成化故曰因材而篤

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爲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實天只是培未嘗有覆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君子當盡其在我而謹其所受于天者天之生物一節推本于天以申明大德之必獲福正爲下文受命起本

熟玩天之生物三節知上帝之鑒觀卽在呼吸動靜之間初無毫釐間隔處學者正當盡其在我而敬以承之也

以天言則大德受命是因材而篤也以人言則大德受命是受祿于天也

此章說舜之孝蓋承十五章父母其順說來十五章言道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而以所以順父母者明之因嘆然念個舜孝故遂就孝上推極其至以見自邇自卑之意章內三故字五必字正見兩自字精神

惟王季武王各能盡道所以無憂無憂非道其所以能無憂者則是道也

盡中庸之道者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

父作子述須知文王處其中不是全無事事來

陸稼書云惟文王之孝慈貫徹融洽于前後所以家庭之間無一毫棘手不待有所作為此只是文王處父子之間盡道到極處若使文王之孝慈略有欠闕安能無維持挽回之跡故王季之作吾不曰此武王之述而曰此文王之止于慈然則文王之無憂皆從不顯亦保中來庸行之常到這地位費之大何如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翦商文王之服事武王之伐紂要是各因其分之所在時之所值而為其所

當為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本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然人心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纘緒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條以纘緒一句提起下皆纘緒之事一句自為一項各不相蒙合來盡纘緒之義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纘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以聖人之德纘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變伐大商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顯名亦仍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多少閑議論

於斯言必得其名於武言不失顯名蓋武之與舜以德而言既有性反之殊以功而言亦有揖讓征誅之異故其詞如此

尊富貴保四者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之畢備武則規模之頓殊正不待較量于宗廟饗子孫保之各別然後見其不同也

尊親之意天下人心之所同而所以尊之者各有差等此天理之

節文也周公惟察乎人心之所同故推已之心以及天下人人之心使之皆有以自盡而又各因其分之所在為之品節限制以為法于天下使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各因其分而盡其禮則天下人人之心無不盡而吾之心亦周遍詳密而無所不通矣凡此皆文武錫類之仁所欲為而未及者周公一本天理之極人心之同盡倫盡制使各合乎中庸之道而文武未盡之心於是無所遺憾故曰成文武之德

尊祖敬宗之心一同而世有遠近德有大小則不能無差等故追王及于太王王季組紺以上則但以王禮祭而追王不及也此親親之殺也

追王上祀之禮所以不同者非子孫敢以意進退祖宗也德澤有淺深世數亦有遠近則其禮自不容無差等凡此皆周公準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與天下後世之人共定之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絕非一人之意見一時之私心也此所以為中庸之道

周公制禮上通祖考下徹人心只是天理熟

周公制禮盡倫盡制如此要不過推文武所欲為之心而盡文武所當為之事耳非有所意而為之也

期服以下大夫則降矣而云達乎大夫者猶未至絕則雖降而猶有存焉者也

第十九章

就武周身上看無一事可以非議就天下人身上看無一人得以非議是之謂達孝

武周制作不是武周以已意爲之上本天理下通人情其所制作本天下人人所自有之理武周盡倫盡制但求自盡其心之所安分之所在以無歉乎天理民彝之正已無不各盡故天下人人之心亦無不各得豈不通稱其孝

問大孝達孝有分別否曰以分而言雖有性反之殊故大孝之與達孝氣象亦別而要之皆是有以盡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而各止于至善就本身上看則曰大孝對天下人說則爲達孝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孝之至則一也

惟君子時中故能善繼善述

以善繼善述爲達孝非也善繼善述是所以達處

而大夫亦有陪緤之臣當祭祀時自然各供其職以襄祀事非獨天子然也曰章句於宗廟節專以天子之禮言何也曰章句因上言武王周公故以天子之禮明之耳其蔑本文是通上下古今本人人之心所自有亦人人之分所當盡武周惟以理之順度心之安因時制宜毫不拘滯不必先人果有是志是事而理所當爲時所可爲又分所得爲而能盡倫盡制參之經權常變而理無不合質之知愚賢不肖而心無不安是誠時中之道

即起前人于今日亦必有是志是事故曰善繼善述

善繼善述明儒重通變一邊此只經生眼孔小始終放不下有天下一案故耳其實武周繼述之善只在因位盡道處見惟因其分之所在而爲其所當爲無不有以上當天理下徹人心盡倫盡制而各止乎其極故爲達孝今說者見武周易侯而王制作殷禮如此故以通變隨宜爲善繼善述其實武周雖終身西伯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太廟亦在其中餘廟之祭惟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得而不咸在耶各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耳

自無不各極其至也若必待有天下後然後爲繼述之善豈未有天下前繼述便不善乎又豈武周終身不有天下便無由見

而言不專說天子也

陳其宗器爲祖宗精神之所屬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而亦以示能守之意

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祫祭固非近又謂二節專言祫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祫祭大祫大禘而言但上節兼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祫禘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太廟亦在其中餘廟之祭惟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得而不咸在耶各廟既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耳

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强求的寔故如此說耳其寔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略下節則推言其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祫祭禘祭之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

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為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拘泥强生議論聚訟紛紛總不得古人立言之意豈不可笑

四時之祭太廟與羣廟之所同祫禘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祫以上皆遷主于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

昭穆之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之子孫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于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為班不以南北為別王文恪不知此義而亦以祖考南北之位推之失之遠矣然顧氏所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者亦誤按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疏云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雖以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而言然以此推之則亦可見昭穆之序昭與穆直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五其字自太王王季文王皆在內正不必坐煞文王添多少荆棘也

而立耳固非謂南昭北穆亦非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昭與穆雖不分尊卑然自太祖而下必先自昭序起按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所謂序爵也蓋此序爵之禮是正祭時賜助祭者酒自卿大夫而士及羣有司不是空空序爵也天子有事宗廟凡同姓異姓之諸侯及本國之卿士大夫無不與祭則當獻酒時不論同姓異姓各隨其爵之尊卑無不兼同姓異姓在內虛齋謂專屬異姓非也至以次而及故序爵兼同姓異姓中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者尤誤序昭穆專指堂下東階之東與祭而不助祭者而言同姓之人尚有其所云同姓已在昭穆序齒亦自以昭穆序之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穆同則各以行輩尊卑為先後行輩同則又各以年齒長幼為先後固不是泄論毛髮不分昭穆亦不是但分昭穆便以年齒為序更不論尊卑也

踐其位一條總上兩節而申贊之只大概說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其禮意周浹旁通曲盡有如此五其字泛指先王而言並不粘定文王說明末講章創為文王之論遂生多少支節添多少周旋豈不可笑

問如此則五其字泛指先王當作何解曰武周易侯而王禮數不同只為後儒眼孔小故生多少荆棘其實武周當日只是掀其禮之所宜分之所在而行其心之所安光明潔白無所回互故直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五其字自太王王季文王皆在內正不必坐煞文王添多少荆棘也

問如此則善繼善述之意何在曰武周禮明樂備仁至義盡繼述之善莫大于此豈待後人委曲解說乃見善來

善繼善述之事多端祭祀之禮只繼述中一事特因上章言祭故即以祭祀明之非謂武周繼述之善專在祭祀也郊社之禮一條乃類舉祭祀之盡不是達孝之盡

武周郊禘之禮上通天理下當人心天人交盡而治國之理盡矣能明乎此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國也何有

不獨春秋二節為通上下而言即郊社一節亦未嘗不通上下說蓋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同禘者天子所獨嘗者天子以下所同也

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故政舉必先人存而有是君方有是臣故取人又在脩身

人存政舉雖兼說君臣意實責重君身上故下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從得人緊緊轉入君身

人道敏政一條先言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起爲政在人——

質此身于五倫之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而身無不修矣故曰修身以道

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已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脩道須以仁以道以仁總是脩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纔說脩身便當以道纔說脩道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

脩道以仁不言智與勇者智所以知此理勇所以強此理皆是仁中之事

通篇仁字都以愛之理言說愛之理而心之德便在裏面講章紛紛致辨只坐不通脫故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形氣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足故曰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人須反身自體認來

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所不得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此三句比上說仁義是倒法

義禮合而行仁之用全知勇合而存仁之功盡合來祇成得一個仁而已要之仁道本無不足然必須此四者輔而行之乃相爲用以有成也

呂無黨云仁者人也節只論道理合下如此仁自仁義自義各有本義下節方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至謂尊賢關乎事親乃是下節道理與此無涉此條可正蒙引存疑之誤

稼書謂仁者人也節不重仁義禮只重親親尊賢等殺見仁身之有要此說似細實猶粗在蓋以下節近脈言則此節是重親親尊賢等殺以見仁身之有要若以通章遠脈言則此節親親尊賢等殺只是從仁身中舉其切要者以明仁義禮之義井義禮以爲下誠身必先明善起本耳稼書之說得其近而遺其遠便只好隔壁聽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天理自然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已者此不容自已者天也聖人制禮不過緣此而節之文之耳故禮所生句即爲下文知天天字立案

雖說節文尚屬天理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

脩身以道二節立案只散散說而次第已具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更提起筆從脩身以道次第而下一齊收拾

脩身是主腦知天是本領中間事親知人皆是脩身內事而其得力却從知天來人能格物致知實見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中自然之節文爲吾身之所當盡而不容已者則事親知人無不盡而身無不脩矣

晚村云此節大旨是合仁義以脩身四句又正見義禮知只完得一個仁字故朱子曰此節書倒看也又云此節爲貫串上三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大末細一層歸併一層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也此兩條說得最精註中兩又當字正須如此看

親親爲大及九經內親親也皆兼親睦九族及宜妻子和兄弟說
獨此變文言事親是又親親中獨指其最切者而言要是舉一
以例其餘非是舉一以廢其餘也
上文親親兼說一本九族到此獨言事親親之殺卽此可見而
不可不知天意亦已到言下矣聖人立言脈絡精密乃如此
知天之天卽天命之天達道達德九經其源皆出于此故不可以
不知天
上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渾渾平放在這裏仁者人也一
節接上仁字一氣說義而歸併入禮爲下知天起本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一節所以重提起脩身一氣收拾上兩節之意直歸
注到知天總住總而論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是一個
誠身仁者人也兩節從仁脫卸而下歸注知天總是一個明善
看有千條萬緒一下打破只是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一綫脈絡
耳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爲下誠身起本仁者人也節從仁義說入禮
爲下明善起本然只散散說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然後收
拾上兩節之意而次第言之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旨了然
言下矣
又合天下之達道五三節觀之則脩身以道二句爲下文誠身起
本仁者人也兩節爲下文明善起本達道三節爲下文百倍其
功起本蓋達道三節又更提起脩道以仁而言所以脩之者其
從入之途有此數等蓋正揭開生安學利歸注困勉以見求入
德者苟其資質上不能比於生安次不能比于學利則正當百
倍其功爲困知勉行之事觀三近節獨抽困勉一種反覆言之
其旨斷可識矣
八存政舉七八節頭緒極多要而言之只是欲人存必須誠身欲
誠身必先明善而欲明善以誠身則在百倍其功而已誠身仁
也明善知也百倍其功勇也看破關節前前後後多少言語只
是一綫穿成
問晚村言仁者人也兩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今謂脩身以道
二句是爲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是爲明善起本然則呂氏
之說非歟曰是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誠身中工夫則仁
者人也兩節豈不是脩道以仁中節目以博學四者別而言之
則爲明善之事究其實則皆所以誠其身也以仁者人也兩節
別而言之則爲爲明善起本究其實則皆所以仁其身也前後
正是一串
須知五達道之間處處有個身在
問中庸前以中節之和爲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爲達道豈
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其所具者言也君臣五者是以其所
接者言也要之中節之和卽是施于此五者之間而此五者處
之各得其理亦只是喜怒哀樂之中乎其節而已其歸一也
三達德三項平說則是知仁勇以兩字言則是知仁而勇卽在知

仁中勇于知勇于行卽是也以一字言則是仁知則所以知此
理勇則所以強此理只是成就一個仁而已故曰脩道以仁
以其分而言是直旁下看以其等而言是橫截斷看
達德達道之理得於天而具於性者人人一般只爲氣稟不同故
難易遲速不能無異若是困勉者當初元無此理如何能知得
行得來
以在天之理而言則知仁勇爲天下古今同得之理初無彼此之
殊以在人之分而言則氣稟不齊而所以知之行之者自不容
于無差等學者但能弗得弗措百倍其功則亦終無不至之理
若使知仁勇非人所同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
卒至于知之一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闕
也
三知三行語雖平說意重困勉知之一成功一正謂困勉者知之
行之與生安學利一也

知之一成功一以見生知安行亦不過此知此行本非高遠不可
幾及之事又以見困知勉行者但能做到盡處亦與生安一般
初未嘗少有遜也卽此一言誘進下學之意可謂至矣
既說過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寬放一步以誘掖下學使共
趨于入德之途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可見矣
須知三近寬放一步正是鞭緊一步處
三近卽是困知勉行一種人不是困勉下又有此一等但上節困
而知之勉而行之是工夫已到者此則猶是方用力時也
單句此言未及乎達德疑當作未及乎成德
三達德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三知三行三近所謂誠之者人之道
也生知安行從容中道之誠者也學利困勉則擇善固執之誠
之者也然則三近其已百已千百倍其功者歟
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
九經中句句有一篇西銘在

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卽所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動靜一于敬也
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脩身之事盡矣
玩兩所以行之一可見天德王道只誠字一以貫之
凡事豫則立凡事兩字所該最廣不止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非誠所豫者則是誠也
德九經是其大者故曰達道達德九經而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字之義從凡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
素存實理素具而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
又須先明乎善必格物致知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
至善之所在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達道達德九經舉而措之裕
如矣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章紛紛致辨見得一邊不見
一邊都是偏
又以擇善固執言則欲明善必先擇善欲誠身必先固執是亦豫
之義也
在下位一條只隨舉在下位者以推言先立乎誠之意是說個豫
字樣子不是實語
在下位一條節節有豫字在直到誠身纔駐住明善又是誠身中
緊要節目故特抽出言之
所豫立者是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眞實下手處
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擇善是格物致知明善是物格知至
天命之性萬理之源至善之極也明乎此纔謂之明善纔謂之知
天
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本自眞實無妄粹然至善者也人能格物致
知眞知天命之本然賦于天而實皆備于我者無有不誠由是
而誠意正心求復其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則善實有諸已而身
無不誠矣

善者天命之實理誠而已矣明善明此誠也誠身不過復全其固
有之善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是天所命於我之實理粹然至善者也明善者明此
而已格物致知實見得事事物物皆有天命之實理著一毫私
意不得便是明善以此理體之于身自表至裏自靜至動更不
著一毫私意便是誠身
誠者誠之者下一大節天道人道之脈已開于此
中庸自第四章曠開明行兩脈迤邐說下到費隱一截脈便隱了
直至哀公問政章脩身纔浮起行字脈然知天纔浮起明字脈然
猶隱躍未現到三知三行則脈稍顯矣直到誠身應轉脩身然
後行字之脈始露明善應轉知天然後明字之脈始露然猶只
是虛步又要推闢進去擇善固執纔詳明善誠身之功博學審
問愼思明辨篤行又詳擇善固執之目然猶是虛步直逼到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纔是實處前面多少言語多少層次一齊都

歸併在此後面多少功效多少境界亦都從此流出一部中庸大聲疾呼教人下手只此數語

誠者天之道也又從誠字直提上推本天命之性說下來以見誠之之功本非外鑠不過復全其天命之本然者而已

誠者天之道也是就人身中指其眞實無妄之理而言與天命之謂性一樣語意

惟在天有眞實之理故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誠者天之道正是說人所以當誠之故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于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不是鋪張聖人正是

撤開生安歸併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盡者惟有擇善固執百倍其功而已

博學之一節又併撤開學利歸併困勉此一層逼拶百倍其功更爲緊切亦不是鋪張學利之事

問博學之一節既爲學知利行之事何以又云誠之之目若誠之之目則通學利困勉皆在其中矣曰博學五者學利困勉兩種人其用功皆當如此則此一節本是學利困勉公共之事但困勉者其用力較難耳非舍此更別有施功處也但此節語氣只說個博學審問便了更不說如何苦用其力則猶學知利行之事耳

博學之一節卽所謂人一能之人十能之者正以立困勉者百倍其功榜樣

有弗學二條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

有弗學一節猶是懸空說言困勉者用力當如此未說能如此也果能此道矣方是實說

及其知之一故雖愚必明及其成功一故雖柔必強

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心　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所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矣知以啓仁之端故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功而已一章大旨盡此數語

明善卽堯舜之惟精誠身卽堯舜之惟一合達道達德而皆一于誠則所謂允執厥中者矣子思引孔子此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于此具見矣

第二十一章

大概言之是接上章天道人道說下細分看則誠明二字是接上章天道人道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接上章天道人道來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接上章愚必明柔必强來

章明善誠身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更提起從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說下而要其歸于誠蓋所以申上章以起下十二章之意

上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已說到明則誠矣地位此處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接上章愚必明柔必强來

天人合一之脉此處提明盡性五章只以一天道一人道分說雖說人道處至章末皆有天人合一之意然隱而未顯無息章總上四章將人道都併入天道以見天人合一之意然亦隱而未顯尊德性以下六章三章人道三章天道兩脉方盡亦不見天人合一之意直至末章從人道說入天道工夫效驗無所不盡然後天人合一之意始足中庸脉絡源遠流長乃如此可易言乎

中庸後半雖天道人道並說其意實側注人道上人道盡卽與天道爲一此中庸大旨

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實過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明睿所照自然無所不盡所謂能盡其性也學者所得于天之實理亦與聖人一同只爲氣禀不齊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至之使於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然後踐履之際可以無所不實所謂其次致曲也要其從入之途雖異及其至則一而已矣

堯舜周孔自誠明者也湯武顏曾自明誠者也

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不同誠之之功不同其至于誠則無不同

論天命之本然則天道人道誠無不同論生禀之各異則天道全體皆誠人道有誠而不能盡論工夫之究竟則天道人道仍同歸于誠而已矣其不同者從入之途也其必同者成功之一也

無不同者天命之性也其有不同則氣質之禀也然能學以變化氣質則亦卒無不同之理故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也子思此章雖天道人道並言而實責重人道以引進下學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雖有遲速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兩則字

緊慢不同要之皆決詞也

明者明此誠也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在我眞實無妄則於誠之理先明諸心知所往而誠身之功可施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明之事篤行誠之事必先學問思辨而後能篤行此自明而誠也

以誠爲主而實致其求明之功積累久之使明無不到然後踐履以致其實則誠爲不難矣

明則誠矣不是一明了便不須誠誠中尚有工夫在篤行是也但明之功較難誠之功較易看博學五者明居其四誠居其一可見矣

自誠明謂之性明字中有行字在所謂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是也

至誠盡性人物天地一以貫之

至誠全體化工

至誠之性卽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卽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合下便無所不徹但施之自有次第耳

盡人性盡物性只自其性中自然流出然行之亦各有實事施之亦各有差等不是一盡性了便人物之性無不盡也

以其理之一故一以貫之以其分之殊故施有差等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之與我物之與人其理雖同而其分不能無差等分旣有殊則聖人之盡之亦不能不因其分而予以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陸稼書云合言之則盡性兩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之則各有事在不容無別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施有差等不容無漸次此說最分明周

匝

盡其性者至誠之全體盡人物之性者至誠之大用而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又各有體用在存諸心者體也見于事者用也贊化育與天地同用也參天地與天地同體也

盡已性明明德止於至善也盡人性盡物性新民止於至善也

天命之性本自眞實無妄聖人盡之亦知無不明行無不盡滿其分量無歉于天命之初而已矣非有所加也

自盡其性以至於參天地聖人亦行所無事而已矣

盡人性盡物性卽是贊化育更無兩層參天地只就其贊化育處而申贊之耳

讀至誠盡性一章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于此可見矣

此非直爲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如孔子窮而在下亦未嘗不具此段眞實功用但能盡其性卽觸處皆是實功因位盡道無所欠闕亦無所等待新安之說拘矣

讀孟子不違農時兩節聖人盡人性盡物性其裁成輔相之妙淵然可想

論來天道人道其安勉不同處只盡性與致曲處用力有勞逸之分若事物界限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然聖人做處雖其界限節次與人一同要其氣象自與衆人各別如堯舜之聖自克明峻德以至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雖施之亦不容無差等然自覺有一段過化存神上下同流意思在湯武以下便不見此氣象

第二十三章

曲未嘗不是誠但是誠之一端而非誠之全體耳

致曲者由此一偏推而致之使至于誠也

問致曲之說曰天命之性本無不誠不以聖凡而有所加損所謂誠也人人具足者也惟聖人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能全體天命無所虧闕雖其因事觸發端倪呈露惻隱羞惡不能不見于一偏亦未嘗不可名之爲曲然聖人所發雖只一偏而中之所存全理具足只隨其胸中自然流出便全體皆徹故其曲無之性全而受之者不能全而出之故往往因其氣質之所近心之所明而發于一偏是則所謂曲也然雖發于一偏而其天命之全理要未嘗不在其所以有是曲者要其本根亦未嘗不從誠始但遮蔽固塞不能全體呈露耳故當因其發見之端積以察之力以行之充之以至于極使于此一端徹頭徹尾無所不誠

又推此及彼無不察之由之無所不盡直至事事皆如此一事之誠無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後所受于天之全理光明呈露無所虧蔽而始得還其本然之誠初非有所加也故曰曲能有誠

問不曰致曲能有誠但曰曲雖發于一偏而其中本有全體之誠在惟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致即德無不誠也

知必求其精行必求其盡皆是致曲之事黃氏洵饒以爲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致知之後非也

擇善則知之明而凡曲之所發爲能察而識之而不淆於物欲矣固執則守之定既已見其爲曲即能執而持之而不奪於外誘矣然非已百已千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就凡事言則事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處造其極而無一分之不盡纔是致曲

若論當下則致得一事曲便有得此一事之誠然不到曲無不致則誠之全體分量終有欠闕處在而未能全其天命固有之理也

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莫要等待少稽緩即汨沒矣

由其所不忍達之于所忍由其所不爲達之于所爲逐漸充拓逐漸積累久久滿足便自有積厚而流境界

曲即孟子之所謂四端是也知皆擴而充之則是致曲矣

誠不可掩故既能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自有不容已者較之至誠則盈科而進與過化存神者自是不同然到有誠後則充積之盛而其光輝發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工夫難處只在致曲到有誠則已幾于化矣

至于能化則其次亦一至誠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歎想至誠更不復言其次其味深長玩之不盡

自形著以至于化外面氣象一步開濶一步正由裏面工夫一步精實一步不到能化不得爲致曲之事黃氏洵饒以爲致曲在脫村云自形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燥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一誠便了說得最分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須索照自無不照

吉凶之故物能知之人反不知者只爲人有私意便與天理隔天機斷也聖人無些子私至虛至明與天無間所以能燭于幾先禍福之幾無時不著只爲常人有私意之隔故不之覺聖人至虛至明與天無間初無一毫私僞茵於心目之間故能察禍福之幾于未萌也

蒼黿無知而禍福之來獨能知之只爲無私心故與天相接耳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能前知

至誠全體皆天理天地之一動一靜與至誠之呼吸相通相接禍福之兆其至粗淺者耳何不可知之有然必待幾之動而後見者至誠天理渾然無所逆億故必俟其動處然後知之耳

誠者自成也雖孤立懸空說此一句然玩自字語意正責重人身上說故章句既隨本文演盡其意即補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會得兩自字

道即誠中之條理即帶在誠上說故下文但說誠更不及道而道自在其中

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然實理管不得實心實心却貫得實理

章內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而言誠者自成也朱子云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此以實理言也程子云實心事父則成人子實心事君則成人臣此以實心言也誠者物之終始以實理言則有是實理方有是物徹頭徹尾皆是理之所爲也以實心言則有是實心方成是物徹頭徹尾皆是心之所爲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以實理言則誠命于天本人物之所共成已此理成物亦此理也以實心言既有以成已則推此加彼自然可以及物也謂上兩誠者單說實理末一誠者頂誠之爲貴單說實心皆偏三節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兩誠字單說實心而實理自貫

要之說實理處正是爲責人之有實心說會得本旨何事曉曉胡氏謂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非也誠是總統說道是就其中條理零碎說自有本與用之分章句於實心處言之乃是互見文法胡氏却泥

誠以心言本也隱通下不誠無物誠之爲貴之脉朱子說書焉到如此

許氏謂前自成是自然而成後自成是自已成就謬甚誠者自成也子思孜孜爲人正在自字上蓋就人身中指其天命之實理使自體認言汝之一身以所具言則四支百骸以所接言則君

臣父子何一非實理之所爲若無此段實理卽不成此物事則
誠者是汝之所以自成者也而可不存此實心以體此實理乎
卽首一句大聲疾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此一條最說得好
如此看自字旣有精神者也語氣都出卽通章道理亦隱然都
涵在此句中矣故下二節更不及自道句

至誠是囫圇說無息是扯長說久是總起說只是一理更無次第
至誠純乎天理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安有止息至誠便自
無息無息便是久總一至誠而已矣

從其誠處逐時逐事看見其繩繩不已則是無息從其無息盡處
驟其統總而言則是久

徵已上爲成已徵已下爲成物

存諸中者旣久則見于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徵徵則悠遠兩句只
是一句久則悠遠耳中插徵字所以畫清成已成物界限也

不是旣久了方能悠遠悠遠旣爲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久發于外
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

終始是也曰如此則當云無誠無物不當云不誠無物此不字
最有力上文統說人物此句疾轉責重人身上起下誠之十分
警切故朱子曰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方得

如何誠之擇善固執是也前已詳且盡矣故不言也

在物之理卽我之理故我能盡已而我之心卽可通乎物之心
仁知之用雖有物我之殊而性之德初無內外之別一誠而已矣

故曰誠者自成也

成已仁也四句是推本成已所以能成物之理一氣讀其義乃見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故立必俱立成必俱成雖
有推行之序初無內外之分

對言之爲仁知單言之爲性指其實爲誠一而已矣

時措之宜兼言成已成物而意在成物上

故至誠無息一故字總承上四章不止承兩至誠說盡致曲說到
能化自成說到時措之宜則人道亦與聖人天道一矣故皆以
至誠無息言之

至誠是囫圇說無息是扯長說久是總起說只是一理更無次第
至誠純乎天理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安有止息至誠便自
無息無息便是久總一至誠而已矣

從其誠處逐時逐事看見其繩繩不已則是無息從其無息盡處
驟其統總而言則是久

徵已上爲成已徵已下爲成物

存諸中者旣久則見于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徵徵則悠遠兩句只
是一句久則悠遠耳中插徵字所以畫清成已成物界限也

不是旣久了方能悠遠悠遠旣爲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久發于外
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

悠遠提起說博厚高明乃是悠遠中境界一悠遠便博厚博厚便
高明更無積累次第在

問本文悠遠博厚高明接連說下不見輕重今乃以悠遠提起何
也曰章義說至誠無息故以悠遠提起久是成已之盡悠遠是
成物之盡博厚高明皆是悠遠中境界覆物載物配地配天不
見不動皆是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
此說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
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又以悠久置博厚高明之後總是
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又以悠久置博厚高明之後總是
言其功業之著徵始徵終無所不悠遠耳變遠言久者因其外
之悠遠而益見其中之無息也故曰兼內外而言之

博厚載物高明覆物亦只就其氣象相似處大畧相配說其實博
厚高明本無兩境覆物載物亦無兩功只一至誠無息徵始徵
終便自如此

博厚卽是載物處高明卽是覆物處所以兩字緊粘博厚高明不是旣博厚高明了方能載物成物贊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參天地也

覆物載物成物贊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參天地也

一至誠便自無息無息便自久旣久于中則發于外者便自悠遠悠遠便自博厚高明便能覆物載物成物便能配地配天無疆便不見不動無爲總無停待津津然如說不盡者然卽此便可想見悠遠氣象卽此便可想見至誠無息氣象總是極力形容百倍其功之妙有如此耳

不見而章三句陳紫峰云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何嘗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作爲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之鑿以自私亦非若伯

者之憧憧于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此條極爲深暢先儒所不到

天地之道只是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

不貳只是一誠實有是理實有是氣其理無妄其氣不雜所以陰陽相嬗終始相生誠通誠復無所止息而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不各得其性各遂其生各暢其氣變化萬殊而不可測也

從至誠無息說到配地配天可謂盡矣又以爲未盡更舉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以明之又以爲未盡更就天地所生之物中特舉山水以明之反復形容津津不已總是極言至誠無息之妙耳

上以無息言至誠以不貳言天地末條又互言之卽此便可見聖人同乎天地處純亦不已卽此可見故只一語找足便自了然不煩更贅一字矣

第二十七章

道一也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爲入德者言故言君子後半爲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一而已矣

大哉聖人之道本意只說道之大不粘聖人而云大哉聖人之道者蓋承上至誠無息一章咏歎而入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發育萬物以道之大用言是橫說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言是豎說峻字微讀

峻極于天不是道之量至天而止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形容道之量至天而止耳

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隙處無非道之所謂大莫能載也

就處事上說存心處矣溫故敦厚又擴一步就已知已能者說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亦同此

道中庸是就其行事處分別事理不使有過不及者未說到行上

存心以立其本致知以究其實而力行之功不外是矣故不言也

存心者存此心之本然者也是致知上一截事如程子論格物而曰涵養須用敬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是也乃致知之本力行是致知以後工夫陳氏謂存心是力行非也

已知之理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具于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則自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

溫故又承盡精微言敦厚又承道中庸言中庸脉絡極細道理極活正不可執一以相盡也

存心只是常存此心不令私意私欲得以間之已知已能常加尋繹涵養而已不大段用得力十分精密工夫全在致知一截上

究竟存心致知原非截然兩節固不是待存得心了然後致知又不是一面存心又一面致知無事之時靜以養之不使此心昏昧錯雜事至物來精以察之不迫不亂以盡此心之用及既過了仍復空空洞洞無有一物繫于其心蓋並行而相爲用者也

道與已爲一方是凝

人雖不能行道道固未嘗滅息也道雖未嘗滅息然必待人而行孔子所謂人能弘道是也

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

一節不驕不倍是主足典足容只是申贊此二句故下文單承不驕不倍

既明且哲二句陳氏謂單證無道足容固非史氏謂通證本節亦未盡此二句直收盡兩節既明且哲收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收本節然其引詩語勢却是因上默足以容而及之此古人之文所以不可一端測也

此心既純乎天理而于天下之事理復無所不盡則居上爲下自能由乎中庸之道而盡其所當爲何驕與倍之有

不驕不倍各有因位盡道處在能因位盡道自然不驕不倍

第二十八章

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三項平起其意却側在自專上故下文緊接非天子云云

人不安分便足取禍

朗誦非天子一條想見大德受命整頓乾坤眞有大明當天羣陰慴服氣象

聖人受命而爲天子其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其所制作無一事不本乎天則一時天地萬物無不整頓一新其氣象規模自足以涵蓋百代安得復有所作

玩今天下一條想見文武制作一道德同風俗上當天理下順人心近治一時遠治百世周家有道之長恍然在目

雖有其位兩條若單論本文則有位無德是證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是證賤而好自專孔子之從周是證生今反古若通論本旨則以有德無位二句爲主有位無德二句特以形起下二句

末條引孔子之從周正爲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之證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俱不足徵而此云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有可徵者此句最變得妙言殷禮雖有宋在亦不敢從鞭辟不倍有力

雖有其位兩節言位如時君尚不敢作禮樂所以鞭辟爲下不倍義極緊切

第二十九章

有三重有字極細極難下文本諸身六件事有一件不到便算不得有寡過是說有三重者有以使民寡過也玩其字矣乎字幾幾有不敢必得之詞可想不驕之意

上章末二條以無德無時形起無位此章第二條以無時無位形起無德即就上章之意而反之言上焉者有之而非其時下焉者有之而無其位其弗從固宜若有時有位而民弗從則是德不足了故下緊接本諸身云云正是極力鞭辟有字莫但作過脉語看

王天下之有三重其本在身其實用在民所以又說下四句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略有一處不合便不足以取信于民便是本身處有所未足便是有三重之分量未盡故必色色考證無一不合纔盡得個有字六句一步深一步一步難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去語盡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

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

質鬼神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雖鬼神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雖百世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質鬼神俟後聖然後為知天知人也

動而世為天下道一節纔是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辟有字一字不外散

遠近兩句即粘上三句說

第三十章

哀公問政一章引孔子之言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已為祖述憲章起本

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各以其極至者言之道以堯舜為至法以文武而備也

祖是體諸身述是公諸世憲章亦同祖與憲是盡已性事述與章則併欲合天下皆祖之法之是所以盡人物之性也律天時襲水土則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也

堯舜相傳只是一中仲尼祖述亦中而已矣堯舜言執中仲尼言時中堯舜言精一仲尼言擇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祖述四句合攏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逐句看亦見仲尼體用之全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

總之聖人分上無偏語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從廣大胸中自然流出莫非全體若大賢以下不能如聖人之義精仁熟則一事止

是一事聖人則隨舉一事而內外本末兼到

襲水土句章句謂因其一定之理朱子又謂是因土地之宜其意似不同看來所謂因其一定者不是如地之安靜而不動之謂正謂土地之宜各有不同因其所宜而不膠于一定然後各得其一定之理君子之道時措之宜隨時隨物各因其理之自然事之當然而處之無所不盡乃得盡其一定之理若膠于一則事事各失其理不得復因其一定矣此所謂君子時中也須看因字

此言仲尼之道貫古今參天地其大如此以見中庸之統悉歸仲尼所謂君子中庸也熊氏謂四句是言仲尼作聖工夫非是無不持載博厚配地也無不覆幬高明配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悠久無疆也

小德大德收前費之小費之大兩脉

大德者夫子之一也小德者則其所貫者也有大德敦化乃有小

德川流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萬物各正性命故不相害
一理也從其萬殊處看則爲小德從其一本處看則爲大德小德
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大德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大德固是全體小德亦不是一偏
若究其本而言則須先有大德之敦化然後有小德之川流若就
當下看則即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即是大德也
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不害
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川
流處
川流者即流其所敦之化也惟其流而不已便見得有個敦處在
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全體之分把小德合攏看便是大
德故曰萬殊之本
一說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俱爲小德川流其所以流而不盡者

必有個大本原在此是大德雖不合註亦是一理

第三十一章

至聖即是至誠此言小德川流是從其零碎處說故曰至聖下言
大德敦化是從其大本處說故曰至誠
仁義禮智之理人人所同四者之德亦人人可學而至所以獨推
至聖者常人雖有之而拘于氣稟汨于物欲不能全其所固有
賢人雖能學以至之然功在勉强即未嘗不同歸于一而神靈
超絕之妙終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惟聖人神奇天授首出庶物
仁義禮智之理合下皆滿究其實雖亦人人所同而其神靈超
絕之妙終覺高出天下之上只爲其生知之質不同故仁義諸
德亦皆高人一等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其終
條理亦異也故聰明睿知四字包下四段
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四字先淺而後深先外而後內下
四段亦然
睿是用知是體對言則體用相配專言則知該得睿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
足以有臨從其本體上看則有聰明睿知之德自然足以君臨天
下從其功用上看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君臨天下自綽乎有餘
裕也下四足以俱兼此兩層說
聰明睿知等四字皆以兩字爲一聯先淺後深而下一字又深于
上一字細看自見
按蒙引謂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
下方說積中發外愚謂此章是一意翻作幾層若論其理只首
句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便將聖人全體大
用一口說盡下面皆從此重重抽說上半截總是聰明睿知下
半截總是足以有臨直到配天纔盡得個足以分量其實多少
層次只是首節五段之義而首節下四段只是起二語之義溥
博淵泉以下自微而著只是足以兩字中層次非謂聖人之德
亦自微而著此纔具于內下乃發于外也

溥博淵泉接上五德而推本其充積之盛者言之直從大德敦化
處說來是足字之本溥博是橫看淵泉是竪看
溥博淵泉是大德敦化而時出之是小德川流
仁義禮智四德既充積于內則自然發見于外隨時出之則變化
不窮時時出之則流行不息
不是上五足以方具五德于內到溥博淵泉纔充積而發見也上
面五足以舉其體用之全此又提起筆從本至末從淺至深一
步步推到極處以盡上文五足以之勢耳
如天如淵仍是溥博淵泉莫不敬信說仍是時出語有淺深理無
次第聖人溥博便自如天淵泉時出之便自莫不敬
信說不是上方是充積至此乃極其盛上方是發見至此乃當
其可也
末條單接敬信說極力形容以盡足字之勢不復言上一截矣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體一誠而已矣
經綸立本知化只一誠字該盡惟天下至誠一語提起全理皆到
蒙引謂惟天下至誠只提起聖人名號看得恁率略
問經綸大經還是就至誠身上各盡其道者言還是就教以人倫
使天下人人各盡其道者言曰此章大旨只說本體不及功用
經綸大經只就聖人自盡其道可以爲天下後世法者而言尚
未說到教以人倫上教以人倫是上章甲裏語然既可以爲天
下後世法則教以人倫亦在其中矣但其語勢則未之及耳
以經綸對立本言則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單就經綸說只說聖人
盡道未及教以人倫則仍是體
天地之化育只是一誠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屈伸動靜自與天
地之化育脗合交互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聖人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團天理全體具足但從自己胸中自

然流出不待思爲不假勉强自然無所不盡本無欠闕安事倚
靠哉
經綸大經是致和立大本是致中知化育則所謂天地位萬物育
也然此章語意却微有不同者至誠自然經綸立本其經綸立
本處自然與化育默契更不待致然後中和亦不待致得中和
然後位天地育萬物也又知化育亦微與位育不同彼以功效
言此以本體言也
肫肫其仁三句詠歎無倚回想至誠味之不盡
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
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如天如淵是從旁擬議之辭其天其淵是就聖人身上切指之詞
只是一樣而語勢地頭不同耳
從功用處看故曰如從本體處看故曰其
未節不重說至聖能知亦不重說至誠難知子思本意正喫緊爲

下學者指點言至誠之妙如此苟非至聖孰能知之學者欲知至誠必須存天理遏人欲窮理盡性直至一私不繫萬理瑩徹然後有個見處若稍有未至縱日聞至論與自家總是兩片其意味之微妙終鮮自得之趣故下章緊以爲已知幾繼之中庸哄緊爲人之意正如此不是絕人語正是引人語

第三十三章

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知要其理固人人所自有但能切實爲已一步步近裏著已做工夫充積之久便可上達天德子思以爲已之功緊接上章其指示學者之意切矣

爲已一截提起看總冒通章謹獨存養皆是爲已之功雖到篤恭而天下平亦只是爲已盡處

爲已是一章之主自愼獨以至篤恭總是充此爲已之心而至其極耳知幾知爲已之幾也幾何在愼獨是也立個爲已之心作主又知爲已之所從入處則可以入德矣故下文緊接愼獨

惡文之著非惡文也惡其著耳

志氣浮動而篤實爲已之意亡矣故君子深惡之

闇然而日章兩截不分輕重若無錦在內則無日章之實若有錦在內而不尚絅則炫耀灼爍且失其所以爲錦矣故君子固欲

有錦而衣錦又欲尚絅兩面俱到纔見爲已之意重上重下皆非也

衣錦是爲已本領尚絅是爲已功用

爲已一截只說君子立心如此未說工夫工夫在下面戒懼愼獨上此正所以盡爲已之功而充實此爲已之心也

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從身說向心又就心上從一念之動說到發見處一步步逼向裏來已爲下文愼獨起本

三知字之前有格物致知工夫在

知遠之近三句直從天下平逆收到愼獨處纔住把此一篇工夫效驗逆放在此以下逐層順推出去潛伏孔昭徹之顯也敬信

風之自也勸威天下平遠之近也

爲已只大概說愼獨存養俱是爲已工夫勸威天下平俱是爲已效驗起處說爲已只是說立個主意要如此知幾是爲已起頭下手處故曰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是爲已之功只在

知此三者
衣錦尚絅一條雖分爲已知幾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爲已之幾也
理實一合
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由內說到外也此章先愼獨而後戒懼由
疎說入密也首章從天命說下來故先戒懼而後愼獨此章從
下學說入天命上去故先愼獨而後戒懼實一理也
中庸說存養省察工夫首章從靜說到動末章從疎說到密各有
條理若實解得說先說後頗頗倒倒都無妨礙
戒懼工夫統始終該動靜愼獨只是于其中靜而方動之幾又加
謹耳卽是戒懼裏面工夫所以說在前亦得說在後亦得
愼獨工夫最要亦最難向後多少工程喫緊只爭此處故特以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提撕而警覺之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次崖謂是就靜邊說非也此亦是舉靜以該
動語言雖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則動時言時之敬信又不足言

矣與首章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俱是推到盡處語
由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至篤恭而天下平外面效驗一步神妙
一步正是裏面工夫一步純熟一步不是一敬信了便能致此
所謂篤恭者亦不外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但上言敬信猶是有
意到此則工夫愈熟而其德愈深不待有意敬信自然無不敬
信
自愼獨以至篤恭始終一於敬而已到篤恭而天下平則上下俱
一於敬矣所謂刑之也
誠者中庸之樞紐天者中庸之根底要之誠者天之道非有二也
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本無極也
天命之性自天而命于人者也至于篤恭而天下平則人亦一天
矣故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結之天命之性人本于天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天卽在人也要不過復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已
矣非有所加也

元和 惠棟 撰

中庸（注）此仲尼徵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爲此書非明易不能通此書也

天命之謂性（注）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注）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人有三等故曰教即自明誠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注）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注）戒愼恐懼誠之者也隱微始也隱必見微必顯故君子愼獨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猶言誠于中形于外也善惡皆然故君子愼其獨也隱微乾初爻也初乾爲積善愼獨之義不誠則不能獨故終以至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注）隱微始也于道爲極故未發爲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注）發而皆中節行之和也故謂之和未發爲中以發爲和合之則一中也故曰中庸中和即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故文言曰初貞者情性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注）致中和即修道之人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昌矣張禹說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此書專論中和故稱表德之字見孝經疏君子中庸（注）庸用也常也用中爲常道故曰中庸小人反中庸（注）竝舉君子小人者陰陽之義也乾爲積善君子中庸也坤爲積惡小人反中庸也在爻其初九六三乎又乾五居二坤二居五亦爲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憚也（注）用中以時故曰時中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无忌憚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注）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道至矣道不可須臾離人罕能久行言離道者多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注）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者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知者過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飲食鮮能知味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上云民鮮能久矣皆離道之事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注）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下舉舜顏淵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注）荀子曰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近乎知大舜猶然況愚者愚而好問則智智而好問則聖淮南主術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注）察

辨也言出乎身從近始隱惡揚善辨之早也乾初爲善坤初爲惡隱惡揚善辨之早也坤初爲隱善乾初爲揚善執其兩端（注）鄭氏云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注）用其中庸也用其中於民以天地萬物爲坎離也堯舜比戶可封成康刑措四十年其皆既濟之世乎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注）不好問驅而內諸罟擭陷穽之中（注）未濟六爻失位故所遇皆罟擭陷穽也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注）不察邇言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注）匙能久矣罟擭離也陷穽坎也離上坎下爲未濟罟擭陷穽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中庸也中庸言擇者初

乾初坤也不能期月守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不能積善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注）一卽天下之大本一善謂乾初卽復初也復初爲中行六四中行獨復謂四獨應初初卽太極極中也周易述備言之矣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注）能久故弗離道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注）三者之中庸不可能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无入不自得乃謂之中庸子路問彊子曰南方之彊與北方之彊與（注）南方離也北方坎也離二居五南方之彊也坎五居二北方之彊也此未濟也抑而彊與（注）君子以自彊不息自彊卽而彊也寬柔以教不報无道南方之彊也君子居之（注）不及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彊也而彊者居之（注）過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彊哉矯中立而不倚彊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彊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注）此自彊合乎中和謂既濟也不變貞也貞固足以幹事故不變塞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故至死不變鄭氏云塞猶實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注）鄭氏云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嚮也隱字承國无道來隱者不成名行怪求名故吾弗爲之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注）廢讀如道之將廢之廢既

以行道而又廢是枉道也聖人自費弗能已君子依乎中庸（注）遵道不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注）素隱不行怪唯聖者能之（注）此乾初九爻義也君子之道費而隱（注）結隱字嫌以遯世爲聖故申之鄭氏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侻也道不費則仕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注）言坎離之道雖愚夫愚婦皆知之行之及其至參天地贊化育雖聖人其猶病諸殷高宗是也若堯舜則優爲之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注）天地有陽阨陰阨故人有感堯之水湯之旱雖聖人其猶病諸言既濟之

難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注)仰觀頫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注)此章言求中之道遠从近始故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注)忠恕之道行之盡卽一也畔諸己而不願亦勿畔於人君子之道四匪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注)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各得其正卽旣濟也行之爲庸德言之爲庸言中庸之義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注)企而及頫而就以合乎中庸言顧行行顧言(注)言顧行行顧言唯愼獨者能之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注)鄭氏云素讀皆爲傃所謂六位時成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注)皆从近始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注)易氣从下生君子愼所積鄭氏云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康成知道矣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注)卽易之六親和合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注)乾神坤鬼鬼神之德自徵而顯故盛因鬼神而制禮樂大舜文武周公是也禮樂天地之中猶易之二五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注)鄭氏云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无不以鬼神之氣生也鄭氏精于禮疏于易无不以鬼神之氣生也神可言生鬼不可言生此說不通于易若以乾坤言鬼神亦可云坤生廣生

是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假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注)說文曰誠信也夫微之顯莫顯乎微也不誠則不能獨愼獨者誠也誠則形故不可揜夫微之顯誠者是也知微之顯誠之者是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注)鄭氏云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注)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其身

足以滅身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注此語爲聖人有德无位而成既濟者發子曰无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注鄭氏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康誥曰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殷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殷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親龍如夏高誘曰龍讀如依今沇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无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敘昭穆也敘爵所以辨貴賤也敘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注逮本或作逮案說文逮合也與逮異燕毛所以敘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注郊社宗廟謂天神地祇人鬼三才之義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注郊圜丘之祭社方澤之祭因宗廟而及郊社而及禘嘗禘嘗者大嘗禘也宗廟者明堂也明堂配天故因宗廟而及郊社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鄭氏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敘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敘爵云云是既濟之事哀公問政注定禮樂皆政事故次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易所以重三才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注鄭氏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愚謂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義亦如之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注鄭氏云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

者一也注一卽天下之大本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謂乾初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注此修道之謂教也得乾之易者生而知之者也得坤之簡者安而行之者也九二升五學而知之者也六五降二利而行之者也二三頻復困而知之者也噬嗑初九屨校滅止勉强而行之者也子曰好問近乎知注問本多作學誤也當作問說苑引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注所以致既濟之道也體體貌也鄭氏云猶接納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注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注鄭氏云既讀爲餼案說文古餼字本作氣亦作槩或从既或从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注一卽元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窮道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注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誠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注自盡性以至贊化育皆旣濟之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注此易所以有三才太極合三爲一三才備太極之初盡性初也元也至贊化育則四德備矣易有三才故至誠與天地參贊化育則既濟也虞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足以當之高宗中興末用小人故在九三之位其次致曲注鄭氏云其次謂自明誠者也曲即隱微致曲即愼獨也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注動讀如學記動衆之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注此致曲之至誠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祆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注此言自誠明也前知先心也易曰聖人以此先心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注鄭氏云外內猶上下易卦以上爲外下爲內合外內之道故可以配天地故時措之宜也注時措即時中時措之宜即和也故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注民匙能久久在不息不息者積之效也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注不貳一也荀子儒效篇曰并一而不貳所以爲積也以下言積與易理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注鄭氏云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

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注鄭氏云天所以爲天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无已爲之不止加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愼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注天德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注王道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注聖人之道即中庸也其道可以育萬物實本天地之中也民受之以生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德以冰至道謂定命也此下言定命

之事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惇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注）九五爲下不倍（注）六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无道其默足以容（注）有道泰也无道否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注）初六賤而好自專（注）九二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皆愚賤之類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攷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注）鄭氏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六居五是有位而

无德也九居二是有德而无位也乾二居坤五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故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故五帝官天下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注）夏殷猶易之上六周乃九五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注）鄭氏云三重三王之禮聖人之道首贊化育其次寡過乾六爻二四上不正坤六爻五三初不正故王天下以寡過爲先六爻皆正成既濟定矣上焉者雖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是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攷諸三（注）上謂五下謂二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攷諸三

王而不繆（注）三王皆既濟之王建諸天地而不悖（注）天地二五質諸鬼神而无疑（注）乾神坤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注）百世以後既濟之聖人質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注）鄭氏云鬼神从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无惡在此无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注）此言孔子之既濟故再稱仲尼仲尼卽至誠也論定六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變屯難爲既濟所謂世道世法世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載无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遞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惇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注）此仲尼之既濟鄭氏云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小德川流謂百家大德惇化謂聖人之道首贊化育其次寡過聖（注）至聖謂堯舜文武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注）時中時措時出皆中庸之義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迪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注〕既濟之世唯天下至誠〔注〕至誠謂仲尼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注〕大經六經也大本謂中化育謂和變屯難爲既濟易屯元亨利貞謂既濟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唯天下至誠爲能者自誠明也曰立曰知蓋有其德而无其事也夫焉有所倚〔注〕无所倚中也鄭氏云安有所倚言无所偏倚也无所偏倚謂中庸也肫肫其仁〔注〕鄭氏云肫肫讀如

誨爾忳忳之忳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注〕廣足淵淵深也淵淵浩浩與天地合德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注〕此天德與易位乎天德同謂堯舜文武也其孰能知之〔注〕鄭氏云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堯舜文武之既濟人知之仲尼之既濟人不知之亦必有聖人如堯舜文武而後知之也世无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故夫子雖有大德而不受命也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猒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注〕鄭

氏云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无惡于志〔注〕鄭氏云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遯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无愆病雖不遇世亦无損害干已志覆說乾初爻下文乃明乾元用九之義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注〕敬信勸威皆不可及之事愼獨之效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无言時靡有爭〔注〕鄭氏云假大也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无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无所爭也金聲玉色見書大傳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鉄戉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注〕不賞不怒故其德不顯不顯言微也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皆愼獨之義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注〕聲色即上文賞怒是也聲色德之顯者故曰末也德輶如毛德之微者故詩云民鲜克舉初九最微故曰本反是則末也毛猶有倫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注〕鄭氏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无聞其聲音亦无知其臭气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无聲无臭是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之極也震爲聲巽爲臭乾元在震巽之先故无

惠松崖徵君周易述三十八卷內闕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傳其易大義三卷目錄云中庸二卷禮運一卷闕乾隆中葉以後惠氏之學大行未刻之易例明堂大道錄禘說易漢學好事者皆刊板流傳矣惟易大義世无傳本嘉慶二十三年春客游南昌陽城張孝廉子絜出此見示爲良庭先師手寫本云係徐述卿學士所贈藩手錄一帙知非易大義乃中庸注也益徵君先作此注其後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當時著於目而寔无其書嗣君漢光先生卽以此爲大義耳是注雖徵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昔年欲補此三卷於中庸之旨略通其誼至於禮運則反復求之而不能明也今行年六十矣垂老氣盡學業無成弗克續先師之緒言徒傷日月之易邁悲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朔門人江藩敬跋

一　ヲ　ノ　ヒ　ヤ　ヒ　ヤ　ヒ　ヤ

中庸札記卷之一

雪菴范爾梅手著

後學范鉞金校集

岳宏勳

斯璠

分中庸爲大四支此朱子之中庸也子思未必盡如此分晰然數千年來誰能如此分晰此見朱子之大識力大有功於學者

君子戒愼乎二句

不善用之則有所恐懼不得其正

莫見乎隱莫顯節

童牛之牿

喜怒哀樂之未發

延平先生得力處

致中和天地位焉節

致中二字前聖之所未發程子教人靜坐以此也朱子使氣質有謂不必作者何其隘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二章

二三章一時字一至字鮮能字即伊洛惠未之能也況其下乎惟孔子時中之至故生民以來未有

中庸其至矣乎節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夫子不得用中於民蓋傷之也故於易之二五二致意焉

子曰道之不行也節

易三畫卦初不及而上過之孔子以大禮所以制中也一畫之明動相資亦同

知者過之

佛老

賢者過之

季札

人莫不飲食也節

子曰鮮知味朱子曰世教衰交識之少周末知味者五人宋末知味者五人先大父言絳陽宴會說亦知之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論大知凡四層層層有異樣寶色皆聖人之極致臨之六五近之中庸中於民行中之謂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前段

予知者曾不如鴈之銜蘆也

人皆曰予知後段

令予知者愧死

子曰回之爲人也節

回之擇守近於舜之執用未達一間耳真知之者知味也○
子思便以回與舜並論回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可想○
擇乎中庸欲罷不能○得一善卓爾○拳拳服膺失欲從其由
○拳拳如得寶物怎肯失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高論○妙文○壓倒史記漢書中人物傳青主語塞矣
子路問強全章
此夫子未見剛者之註脚也是孔門一拳金剛經妙在三个
與字四个哉字使古今血氣人奕然自失○由之強大者壯
也剛以動故壯君子之強大者正也非禮弗履九二貞吉是

也○抑而強與剛得中也○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時惴
褐寬博不惴千萬人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不悔知味之至也與四章應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讀書而錄發揮此章之意無一不盡莊生看得此意亦透盡
但少下章耳○夫婦兩段知行分段以愚不肖聖人括之何
等筆力問架
詩云鳶飛戾天節
莊生言道在莫稊○常觀鳶飛魚躍之妙見得吾與點也之

意
子曰道不遠人章
人但見飛躍之妙不知人得其秀而最靈尤有妙處遠人者
安知味也此章對賢知之過說
人之為道而遠人
忽佃甫田
君子之道四一節
春秋書齊人執鄭詹正謂此
君子素其位章
人心本自樂自尋不快活此章對愚不肖之不及說○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正己真君子怨尤真小人援陵非吾願
自得終其身
首節
民之六四
次節
快論
三節
此之謂民其脊
四節
看來達人為道者什一求人行險者什九

君子之道辟如章
此章乃下學而上達之註脚也對過不及兩項人說妙甚
詩曰妻子好合節
在人必援無佃甫田矣此乃引棠棣何其超脫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此太極動靜之機也聖人罕言之繫辭則盡發其蘊
神之格思不可節
此意惟聞道者知之
夫微之顯誠之節
微而顯即隱而費○結出誠字即无極而太極也

子曰舜其大孝章
看六个必字道其常也○孔子其大孝也與道貫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首節饗之謂享舜之祭
詩云嘉樂君子節
文王在上明明在下赫彼旱麓等章皆是此理貫天人而一之
子曰無憂者章
夫道奉之而退藏於密放之而彌六合磨虞君臣成周父子
嗚呼盛哉
宗廟之禮所以節
此節兼時祫大祫與禘言
郊社之禮所以節
春秋書大雩為性命之文○心契周禮則曰示諸掌心契詩樂則曰至于斯蓋非聖人不足以語此
哀公問政章
此章與大學相表裏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曰誠○前言三近入德之事即立誠之事後言擇執立誠之事又即入德之事

或生而知之節
兩股好文字
凡為天下國家節
兩个一也便是言性與天道但罕言之
在下位節
如剥蕉心尋源直到星宿
誠者節
古今大文章
有弗學節
巽初進退利武人之貞

自誠明謂之性章

中庸四章知行相因二十一章誠明相因二者並行不悖即朱陸薛王之學不必聚訟矣○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明則誠矣晦翁謂格物窮理以此也道之不明也由不行也誠則明矣陽明謂格物為去欲以此也學者各因其性之所近可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二句

卷之則退藏于密

則能盡人之性至末

故之則彌六合○天下雷行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姚江之學本於此○易曰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劉康公之卜戍滿單子之卜晉厲皆知幾者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行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自道者誠之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大學誠意

誠者非自成己節

艮之六二未至于誠

通章論誠處理弊功效俱到

故至誠無息全章

此章如祖述堯舜一章非小儒所得窺其涯際○又與乾坤彖傳一ㇾ符合○又發明盡性一章之義無餘蘊矣

至誠無息節

此大德敦化

徵則悠遠節

此小德川流

天地之道二句

無極而太極

則其生物不測句

萬物生ㇾ而變化無窮

維天之命節

卷之則退藏於密

大哉聖人之道章

此章發明費隱一章之蘊而並詳于凝道之功效

君子尊德性節

此節宜書座右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句

春秋尊王之義

王天下有三重焉

飛龍在天

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合身世古今上下以為言所謂中正以觀天下

遠之則有望二句

下觀而化

仲尼祖述堯舜節

合古今上下以為言此謂集大成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節

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一節夫子自道也○主大字即

集大成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睿

此章起勢如潮住筆如山所謂放之則彌六合者如是

二氏空談虛無此等處無所措手矣○温恭容易執別難何

況溥博與淵泉平地無有上天路好向服膺問頗淵不拘韻

就子之質性而言

為能聰明睿知節

文如長江大河滔滔滂滂而來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黃河來天上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句

雲烝霞蔚墨瀋淋漓

故曰配天句

戛然而止

夫焉有所倚句

此句直是峻絶

肫肫其仁句

可得聞也

淵淵其淵二句

不可得而聞也

苟不固聰明節

一氣寫出非仲尼誰克當此絳陽贊曰浩乎天哉淵乎

淵哉陶鑄帝王光哉删述六經宣哉宮牆萬仞高堅哉時行

物生何言哉

衣錦尚絅節

真正學者入手自別近之學者底三板已自不真何處步趨

古人

奏假無言節

此是誠則動動則變然未化也

不顯惟德節
至此則過化存神之妙不可思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無聲無臭句
太極本無極也○安邑曹真子先生極賞此二無字張子厚學箇恭而安不成便未及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子絶四便是如此學者常看海濶天空氣象雖未能至亦能掃除許多俗下意見下學立心之始亦須拓開眼界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即無聲無臭之旨也孔子無迹顏子微有迹此顏子於不顯之德未達一間

中庸札記卷終

中庸補注

此德清戴子高先生鈔本也有校字及圈識皆先生手蹟也 [illegible]

戴震謹

中庸補注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本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傚之是曰教

補注生而限於天是曰天命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也人與百物各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性之大別各以氣類而同類之中又復不齊故曰天命之謂性有生以後則有相生養之道亦如氣化之不可已經傳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生之仁本乎天道氣化之自然而人倫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所行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脩者察其得失而使一於善非於道之外別爲法制也故曰脩道之謂教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鄭注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忽乎從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補注人所行即道威儀言動皆道也可知體物而不可遺之可凡對人者接於目而睹則戒慎其儀容接於耳而聞則恐懼有愆謬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爲動輒失道而不使少疎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鄭注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

補注篇末言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所不見謂其內之志與此節之文相足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與上節之文相足蓋及其見也端皆起於志意以人之所不見故曰獨志定而事必一如其志君子愼之不使涉於私慝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注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補注中和者動靜俱得之美名喜怒哀樂中節即可以言和其未發也雖未子之心無知亦即可以言中論喜怒哀樂不惟未發以前無所容心即發而中節亦無所容心也論中和之實則合天下事無不自中出無不以和爲至故曰大本曰達道篇內言尊德性與上兩節之文相足言道問學與此節之文相足德性曰尊所謂戒愼恐懼所謂愼獨是也問學曰道此所謂致是也德性譬則身之血氣也問學譬則飲食也不保護而自耗敗其血氣與廢飲食之養無以增長吾之血氣其爲二事甚明以喜怒哀樂言中和性情之德無一人不

可語於此也以中和言大本達道孰能盡之哉致中和者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由問學以擴其心知至聰明聖知達天德乃爲致之所極凡位其所者中也凡遂其生者和也天地位天地之中也萬物育天地之和也中和而至於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天地位焉見中之如是也萬物育焉見和之如是也天地位焉該凡位其所者言也萬物育焉該凡遂其生者言也凡位其所者天定者也本也凡遂其生者人事於是乎盡也道也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蓋天地位萬物育無過而不可見也本亂必害於道道失必害於本中和雖分言之致中和之功一而已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長留閻正村
德清蔡氏

庸也

補注庸即篇內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由之務協於中故曰中庸而猶乃也君子何以中庸乃隨時審處其中小人何以反中庸乃肆焉以行陰德明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當是魏晉間仍有古本未脫反字者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補注民非知之而能之也由於先王之禮教而心志純一謹厚無私慝倪肆之行則亦能之蓋生養教化盡於上使民有恒心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鄭注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

禮能教之中

補注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愚者任其或閒不求行之無怠不肖者陷溺其心不求得事之宜此失之不及而道不行不明也智者自負其不惑以爲行之不謬矣而往往多謬賢者自信其無慝以爲出於正而已矣往往執而鮮通此失之過而道不行不明也皆弗思焉耳

長留閻正村
德清蔡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鄭注閔無明君教之

補注先王之法廢弛而人非不及則過難語於由之不差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鄭注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

補注執其兩端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全體無遺棄也其斯以爲舜乎言舜之知而又如斯是以爲大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鄭注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

補注人不自以為知則心常兢兢庶幾少失未有自以為知而不動輒得咎者也人倫日用之常由之而協於中是謂中庸則審擇而知其意守之勿失亦人人可與於此者自以為知雖知其意旋必失之禮記荒疏云罟圍也摸謂柞楛也陷阱謂阬也穿地為坎竪鋒刃於中以陷獸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鄭注拳拳奉持之貌

補注服膺弗失謂如持物者奉之著於胷間不少置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鄭注言中庸難為之難

補注均謂分疆正域平量財賦有取於均之事天下國家可均則其人不私者也爵祿可辭則其人清者也白刃可蹈則其人剛者也各成其一德而已中庸必具衆德又非勉於一時故難能

子路問強

鄭注強勇者所好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鄭注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而廢吾弗能已矣

鄭注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

補注厭憎服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寒馬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鄭注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為色

補注流謂遷失也和與物同易遷失君子常德不求異於人貴和而不流卓行不苟同於人貴中立而不倚有道由塞而達無道終於塞皆貴恒其德終始如一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鄭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義亦云司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隱

補注素隱行怪謂舍常行之道而專鄉隱僻以矯異於衆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鄭注言隱者當如此也唯獨為能如此

補注依乎中庸於人倫日用之常道無不盡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不見知不悔

君子之遵費而隱

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佹則仕

補注許叔重說文解字曰費散財用也故其義為散之所廣

偏君子之道雖若深隱難窺寔不過事物之咸得其宜則不可徒謂其隱乃費而隱也後儒以隱爲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道即人倫日用以及飛潛動植盈天地之間無或違其性皆是也故下推言所謂費而不及隱文理甚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鄭注與讀爲贊者能自興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辭好察邇言由此故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爲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補注及其至也自近至遠自略至詳該括不遺之辭夫婦之愚不肖可知可能至於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盡舉人事之全言之也雖粗鄙小事聖人不知不能者多矣而皆不可廢也人所憾於天地亦人之願望所宜然故語大至於莫知紀極語小至於纖細難剖皆有所宜之道其費如是引詩之辭偶涉飛潛上下以見物性之自然上下著明故曰言其上下察也然則不以爲深隱難窺可也後儒雜乎釋老之言以說此余無取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鄭注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

補注察乎天地即所謂上下察天地間之物盡若是矣道者事物之宜散觀之莫不有宜也費也察而不隱人自不能窺耳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鄭注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

補注而如若語之轉以爲與下文以爲同上所謂費偏及事物言之皆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若遠人不可謂之道素隱行怪之非道明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鄭注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鄭注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

補注法在所執之柯以比度所伐之柯視之既審或不免微差猶謂之遠可也君子治人之道非自我立之法不過以心之所同然者喻之彼之心以爲宜然未有不自改者斯可以止矣是誠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鄭注違猶去也

補注不願者人之常情發乎自然者也己不願受知人亦不願受於施道之務在無憾相去不遠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鄭注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補注人之常情於人易於求盡以此反諸身則盡道矣凡所當盡者行之誠不易亦可知勿責於人而已難未能天下國家之所以亡也行易顧其難受責於人而已緊未能天下國家之所以亡也行易不足言易有餘不敢盡其謹可知言顧行有言必其有是行也行顧言恐不逮其言是自棄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鄭注素讀皆爲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補注洪範初一曰五行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皆推本天道言之陰陽五行氣化之實也鬼神即以名其精氣爲品物流形之本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未有能遺之以生者也古聖人因以祭祀事鬼神明乎天與人不相隔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補注凡實有之未有能揜之者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鄭注保安也名令聞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鄭注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
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孟
今時人名草木之植者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爲滋覆
敗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
述之
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
父子則有出頑烝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鄭注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
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名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
壹用兵伐殷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注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
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謂葬之從死者之

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
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爲親所降在大功者其
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禮記義疏云此對天子
鄭注序猶次也爵謂公侯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
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
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
長也達貴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以
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補注序昭穆據子孫之昭穆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昭

爲一穆爲一凡二列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以次而南序爵據族與賓之有爵者文王世子篇論公族朝於公曰內朝以齒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此序爵與同姓異姓之明證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之後神事將終賓與兄弟以次相酬曰旅酬前此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南及旅酬之初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作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所謂下爲上也發酒端曰舉此時不兼賓弟子者賓有薦南奠觶也賓坐取觶作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東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辨皆如初儀此賓酬兄弟行薦南之觶也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此行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奠薦北者卒受者實觶于篚旅酬之禮如是既旅而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繫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亦所謂下爲上也此時賓黨一黨之弟子始皆有事乃旅酬之餘禮尚皆無算爵東西交恩通好不以次算也旅酬爲大目該無算爵在內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藏於武世室又立四親廟禘於太廟禮曰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厭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辭稱孝子孝孫秋祭曰嘗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禮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鄭注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纘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示讀如實諸河干之實實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補注郊謂冬至啟蟄之郊及四時迎氣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水土之神曰社社非祭地周禮后土與社爲二是其明證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享神之禮上帝尊言事上帝則百神在內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立后稷爲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周祖文武以后稷爲祖之所自出故立后稷廟爲太廟王季以上遷主藏焉文武之廟皆同

補注藏謂藏主於石室也世室以下穆之遷主

補注蒲盧二字疊韻形容之辭蓋古有是語夏小正雉入於海爲蜃說曰蜃也者蒲盧也與蜾蠃蜾蠃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知政雖利民不得其人皆適以病民有隨人轉變之義然則
蒲盧　也夫子荅哀公問政止於此下文承夫子論爲
政而推廣之以論學王肅私定家語竝襲取之以爲夫子之
言謬矣
故爲政在人
鄭注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鄭注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
人意相存問之言
補注道之大目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隨
其身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以及朋友徵之踐行身之脩不
脩乃見脩身以道言以道實責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
致差謬必盡乎仁盡乎義盡乎禮然後於道無憾脩道以仁
者畧辭兼義禮乃全乎仁分言之由仁而親親由義而尊賢
由禮而生殺與等仁至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
禮至則有殺有等而靡不得親親尊賢及其等殺即道中之
事仁義禮難空言故舉以見其畧人於人情相同恩相洽故
曰仁者人也事得其宜則無失故曰義者宜也禮則各止其
分位是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更益之以禮即仁至
義盡之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注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
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補注事親務於仁孝也知人務於精義也知天務於達禮也
尊卑長幼親疏貴賤天定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
鄭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補注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爲君爲臣
爲父爲子爲昆弟夫婦朋友緊舉其事皆行之不可廢者故
謂之達道指其事而言則曰事以自身行之則曰道不務踐
行則身不脩行之差失則道不脩上云脩身以道言以道實
求準之仁義禮無失以大共之理言也是爲隨事審處之權
衡能權之使輕重不爽則知也然不徒曰知而兼言仁者世
不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也又兼言勇則強力不可奪以
三者行之庶幾於仁義禮無憾謂之達德人皆宜實有諸己
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
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臨之而有不足乃始
學而知之此達道也
補注知仁勇之德人咸有之亦人咸反之己而不足者也既

反之己而不足則疑以是行之未能盡道然惟務乎此日新不已下學而上達始焉不足終必能足含知仁勇其於達道更無所以行之者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不過質性有差等是以不足至於能足則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補注此又引夫子之言下文因推廣言之王肅私定家語合前後爲荅哀公問政謬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鄭注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爲基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鄭注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補注羣臣位卑宜加體恤恐情不能自達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鄭注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于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多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鄭注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注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注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鄭注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注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誠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注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鄭注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長樂陳正本　德清蔡氏

至誠如神

鄭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動乎四方其高厚日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鄭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鄭注言貴至誠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鄭注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

故時措之宜也

鄭注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鄭注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爲徵

長樂陳正本　德清蔡氏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鄭注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久長行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鄭注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鄭注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鄭注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鄭注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鄭注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一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由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鄭注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

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是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鄭注育生也峻高大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鄭注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注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敢作禮樂焉

鄭注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鄭注今孔子謂其時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鄭注今孔子謂其時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鄭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鄭注三重三王之禮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鄭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證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鄭注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爲證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鄭注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鄭注射厭也永長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長溜閻正本　鐵琴銅劍樓藏明抄本

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周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鄭注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鄭注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長溜閻正本　鐵琴銅劍樓藏明抄本

鄭注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鄭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鄭注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諄爾之忳忳懇誠貌也肫肫或爲純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注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鄭注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鄭注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温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温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

鄭注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

君子自省身無惡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鄭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大平和樂無所爭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鄭注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鄭注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鄭注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中庸質疑

光緒十有六年
思賢講舍開雕

中庸章句質疑序

天下何以不治非惡不肖之爲患也賢知者蔽其心思騰其口說亂吾教而賊吾道也取賢知者範圍之使確然知吾教之不可易謹守吾道相引於無窮而天下治矣自周衰迄乎春秋戰國天子威令不行先王之禮教廢而不講姦顏竝興犯分亂理高世之士思捄其敝而不知所裁於是發憤太息欲殫殘聖法捨棄一切以反乎無爲其言曰禮相僞也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而儒者之言亦曰禮生於聖人之僞非生於人之性也人之性固無禮彊學而求有之也其言離禮與性而二之使夫顓顓者束縛而苦我也則禮壞而皆曰吾性非有是也是宰治天下者束縛而苦我也則禮壞而先王之道窮矣之二人者豈欲亂天下者邪是賢知之過也子思子憂當時道術日晦而知其弊必將出於此乃作中庸以維世其意抑賢知之過而令求之卑邇也以爲先王所以爲教原於天而賦於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有分以相臨有情以相接因其知覺而爲之節文莫之能外則莫之能易也非禮不動以爲修身之基而尊親之等殺又禮所從出也推其義極於廣大高明謹其微先在喜怒哀樂是故由困知勉行以幾於知仁勇由愼獨以進於至誠無息惟崇禮而已居上則行禮如舜武周公極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功能而厥以全孝爲下則學禮如仲尼雖有溢中國施蠻貊之聲名而不敢倍周各盡其性而已反是則無忌憚之小人也素隱行怪者也行險以徼幸者也自用自專生今而反古者也身且不保何論行道此中庸

教人之微意也朱子章句表章此書至矣而求之過密析之過
紛經文浩衍隨所指言之而亦各自爲歸宿筠仙先生獨有見
於子思子著書之精意實以禮爲之質幹反復推闡而皆不離
其宗蓋此書越二千年得先生發明之而始有正解誠亦古經
之幸先謙獲從先生後稍窺厓略承命作敘謹撮其旨要而推
論其著書之緣起如此以謂立言而靖萬世之人心者莫如子
思氏之學也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秋七月長沙館後學王先
謙頓首謹敘

中庸章句質疑序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禮記中庸一篇蓋此之流
中庸附之於禮子思著書之本旨漢志別錄之必尙在禮記百
三十一篇之外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
庸疏一卷中庸義五卷實始爲中庸解義與禮記本別行宋仁
宗時范文正公取以授張子而其書始顯其後司馬溫公爲中
庸大學解義又爲廣義猶循禮記次序編大學一書則自漢以來儒者
程子始表章之而溫公實發其端中庸一書
多能明其義而其辨之明而析之精亦始自程子而朱子所以
闡發疏通之其功尤深而其詣蓋尤微矣嵩燾少讀是書亦時
有疑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達道盡人所知也知仁
勇之爲達德盡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數者之
分爲達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義也中庸於此三者言之詳矣
章句又稍分次第而於勇之一德若有忽視焉則益疑所謂達
德不當復有參差也涉歷世故積歲已多値世變之殷煩攷古
人之成迹乃知聖人開物成務所爲過化存神者非有異術也
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裕之勇足以行之而積誠以循乎自然之
節爲時措之宜則幾於化矣故夫知行勇者所以爲行道之資
也知此而中庸全書之言必可瞭然無疑也聖人之道其迹存
乎名物象數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精者未易以言傳也循乎
名物象數而得其秩敘之節而禮行焉又益以講習討論之功
而學與焉其傳之人而見之於其書者名物象數之迹而已積

稟之久而得其精微於是而有成德之君子用其躬行實踐之效以鼓舞整齊天下而人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奮起而廣續之而天下之言學者紛然出於一塗一不由此謂之雜學既久而其說寖微又遐而求之名物象數以是爲實學天下又靡然從之以成乎風會循實以求之考求名物象數其制行必皆卓絕言性理者兼綜博覽通知古今之變亦豈不由學問之深哉而各據其一端以相勝亦皆足以自成其說以務張其所學其倡爲是言者實亦有轉移天下之力而君子之爲學求得於心而已必能不從乎風會以與爲波流而後可言自立朱子中庸章句序言與石氏輯略並行又爲或問以通其說輯略者採輯二程子與程門諸賢所爲中庸之說也章句一宗程子而其言亦有異同嵩燾所疑又與章句微有異同百川學海大小曲折隨其流衍靳至於海而已讀中庸者能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於聖賢成己成物之功亦足窺其崖略矣光緒十有六年夏六月朔日湘陰郭嵩燾自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案孔叢子稱孟子親受業子思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孟氏譜孟子生於定王三十七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史記載定王二十六年崩距赧王二十六年一百五十五年三遷志孟子生於烈王四年乃合年八十四之文上距孔子之卒一百九年亦與孟子所稱百有餘歲之言合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而敘顏淵之卒在哀公十四年時伯魚已前卒子思生久矣與孟子之生曠遠不相及通鑑顯王三十三年有子思對孟子之言距孔子卒百四十年文獻通考載子思子亦著其文恐屬僞託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案易繫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蓋道有其大原而散而爲人事粲而爲事功極變化紛紜之致而各異其途徑同歸者同適於道而已矣故云同歸殊途而不云萬殊歸於一本以既散而爲萬殊則亦無從復納萬殊而歸之一也繫辭之言所以與異端萬法歸宗之說判若天淵不容假借中庸祇是一理貫澈天下事澈始澈終不越愼獨而德必依於知仁勇功必要於誠合成己成物以爲行道之實疑程子傳授心法之言徒資姚江口實而所云未

復合爲一理又疑一理散爲萬事無復合於一理之旨此
程子之言之猶有閒者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案健順五常之德人所
賦之理也似於物無與率循也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
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案注意日用事物之閒當行
通蔰之物人物之循其自然者之路是仍以道屬之人而不
脩之性也所謂生之謂性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案人固有其當行者聖人盡人性以盡物性亦盡乎
人之行乎物者而已物無所謂當行者也注依程子
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

兼人物說疑聖人之教所以
立人道也未可兼物言之
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
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
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
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蓋人之所以爲人下依船山章句謂
元本如此今世所傳乃祇氏附錄
案言天命固是人物統宗程子以上二語兼人物言之蓋
謂中庸盡人性以盡物性體物不遺道體元自如此然中
庸喫緊在愼獨而推本性之原於天以見人之所以與天
地同量者其原固無二也性含萬善者也道者仁義禮智
信性之德也性麗於道而原於天以待體於人則人自效
其成能而物無與注以人物各循其自然而謂之道疑所

謂自然者天道之無爲者也率乎性而爲道聖人盡性之
功也人道也天既命於人而有性而凝之以爲道則此道
宇不必虛屬之天率性者人道之有事乎率也非循其自
然之謂也
又案注言品節之者謂裁其太過輔其不及以使出於中
所以品節之必有其實第二十章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爲禮所生卽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鄭注過
與不及俱失乎中惟禮能爲之中正此品節之義故聖人
脩道之教立一中以盡天理之節文禮而已矣政刑者皆
統於禮之中中庸說道德大而實以體爲之宗生二十七
章以下始極言之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
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
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案朱子於大學補格物致知一章於中庸之愼獨分存養
省察三義皆得之身體力行爲學者指示入德之方使有
所據以自致其功姚江王氏極力攻之而卒無以相勝也
然聖人之言包涵萬有於審端用力之初揭示其精微以
待學者之自得之初不必禁爲之節目委曲詳備示人以

不遺中庸之愼獨卽大學之誠意也非誠意則致知格物皆徇外爲人者也工夫喫緊全在此愼獨二字又爲誠意喫緊工夫戒愼恐懼寫出愼獨一段精神正示人親切下手處推至聖人之至誠澈上澈下工夫不越愼獨心意之存未有不發之於外者幾微之積未有不成之於鉅者故愼獨二字工夫至密操存卻至約朱子於此分存養省察二義加一倍提撕最有功於學者而以經旨求之所謂愼獨者直是常惺惺法工夫更無間斷於幾之動而更加省察乃爲初學入手工夫疑於愼獨全體反有未盡

又案道不可離卽愼獨之謂也日與民物相接或能不遠乎道而無愼獨之功則離道之日常多而不離者無幾時矣離之於獨居愼之於臨事是外合也外合者心不屬終與道離矣道也者以身體之而固存焉一與身離而遂不可以爲道戒愼恐懼所以體道之功也戒愼恐懼一念之不離卽道不離非謂道爲一物戒愼恐懼又爲一物於戒愼恐懼之外別求所謂道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矣離之於獨居愼之於臨事是外合也外合者心不屬終與道離矣道也者以身體之而固存焉一與身離而遂不可以爲道戒愼恐懼所以體道之功也戒愼恐懼一念之不離卽道不離非謂道爲一物戒愼恐懼又爲一物於戒愼恐懼之外別求所謂道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案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愼獨體驗親切語終日臨事小有過差或忽而不覺惟獨中先幾之動一念之起直是善惡分明耿耿不能自昧所謂見者獨中之顯也須是獨中一念之起毫無過差而後臨事乃始分明章句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於此推勘入細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推闢向外言愼獨之驗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收斂向內乃實實指出愼獨之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案中和之具於人心者原是人人皆備然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何人體會得此由愼獨之極功聖人之成德有以立其本而舉天下以偕之達道乃盡中和之義其未發也未嘗不和然喜怒哀樂之未形則和之理含於心祇可謂之中發皆中節亦中之至矣而納民物於一中與爲酬酢而不踰其則氣象何等和和者中之發也中和二字直作兩項分析不得大本者自盡其性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也達道者盡人之性下文所謂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合外內之道也中和原是性情之德卻須是有愼

獨工夫乃能見之仁義禮智信實言其德人所同具者也
中和者虛擬其狀惟聖人有此極詣似未可概之人人也
又案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推明性道之本於天所以原其
始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實指性道之切於人所以要其終
道藏於性而顯於情人心道心之分由其情之動而危微
之幾判焉返情於性而使情之蓄於心者息息皆依於中
然後情與道一故愼獨者返情於性之功也民生日用相
爲交際者情而已矣道無可徵以喜怒哀樂之情徵之性
定則情與之俱定故曰所以要其終也章句大本者天命
之性達道者率性之道疑於中庸之道尚有未盡
又案程子答蘇氏昞云祇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但以中
爲在中之義欲使人人盡知有此中然當時程門諸賢反
復辨論訖無歸趣如呂與叔云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
中者而執之於是引孟子赤子之心爲中又因論語同也
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見乎中楊中立云未發時以心驗
之則中之義自見並直切討求一箇中字愈成乖異其後
李延平教人體會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云見於外則
謂之和在中則謂之善直認中作性善益猶呂與叔所云
中卽性也程子固早辨其非矣中庸分明言喜怒哀樂但
就情言之諸賢必引而歸之性正謂性者人之同然中和
亦人所同然故取以相證中所以爲大本和所以爲達道
原是人人同有此中和所以成乎乖異者忘卻愼獨一段

工夫徑認中和二字爲下手工夫於經旨終未分明程子
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語澈上澈下
自學者所以求中推至於聖人不能越此程子此言固非
僅據在中之義以言中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
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
效驗至於如此案天地位萬物育儘有工夫節目盡於致中
和一致字中聖人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皆

所以自盡其性也疑此以功用言不當以效驗言也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
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
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案致中以位天地而屬之體致和以育萬物而屬之用蓋由
認煞上文大本達道截然分中和爲二事疑此云致中和存
發一致體用兼資不能析分爲二而天地之位萬物
之育一皆聖人之功用更不容有體用動靜之別　故於此
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案天地位萬物育以聖人之功用
言之下言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則與天地參矣聖
人之功用至此始盡道備於戒愼恐懼而功極於位天地育
萬物中庸大
旨如是而已

案說文致送詣也由此致彼之謂致引申爲極致之義疑
所謂致中和者推而致之民物如堯之授時禹之敷土奠
山川益之烈山澤稷之敎稼周公之驅猛獸須有事功由

其喜怒哀樂之內事其心者有以建中和之極而後發之於事功一皆其中和之德之所洋溢中庸盡人達天之學內聖外王之功並於首章盡之朱子言位天地育萬物當以事論不當專以理言允矣乃其所謂心正氣順者猶之言理也聖人亦須是得位乃能建中和之極窮而在下明其道焉可矣固無從致其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聖人之功也致中和正謂所以致其功以致言學以位育言效驗於義終未能曉然案朱子記延平問答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云中庸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人固有此說分別朱子自以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而悔當時未能領悟延平實見得到

又案章句析中和爲二乃朱子喫緊用功語或問亦已詳

辨之究其實中和二字徹有體用之分而但就喜怒哀樂之情以未發已發言之則體用本自合一不能劃分爲二子思舉此二字形容道體其實卽中庸之道也以戒懼致中以愼獨致和朱子固自有此一段涵養省察工夫而於操存處言中發動處言和工夫自是兼進朱子直自道其所學不必求合經旨至於致中以位天地致和以育萬物看成天地靜而萬物動天地爲體而萬物爲用又爲之說曰初非有待於外中庸固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於此正見聖學之全功無庸强生分別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益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益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案首章總括全章大要接下便揭出中庸字略舉三項人以證之時中者君子反中庸者小人餘皆凡民之鮮能者也聖學工夫首先盡分君子小人鮮能之民皆可入道惟小人則必屏而絕之游定夫以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釋小人之中庸竊疑鄉愿亂德小人畔道各出一途不相爲謂中庸日用常行之理工夫何等嚴密及至發

用自然到好處無有幾微出入是何等正大小人無此一段工夫而徑情肆志自以爲是是以謂之無忌憚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案無忌憚祇是無戒愼恐懼一段工夫獨中之知覺全然不省而於此理之離合得失辨析毫芒者無所體於其心則其所存所發一皆出於意念之私而敬畏之意不生是以謂之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案能體中庸之道卽爲君子無忌憚卽爲小人經義緊貼說下不必析分爲二義無戒愼恐懼之心便是無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

而無所忌憚矣

案章句從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鄭注小人之中庸也謂自以爲中庸或問云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非乃自以爲中庸居之不疑所以爲無忌憚小人情狀固有若此但以文勢考之且當略舉大端以明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精微也竊疑此中庸但據日用常行言之小人反中庸爲無戒愼恐懼一段工夫而肆意妄行以爲民生日用取適時宜焉可矣何必君子之中庸是以謂之小人是以謂之無忌憚故夫役志從時隨遇而宜而戒愼恐懼之念不生於心皆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反中庸亦非是徑與君子爲敵正不必承上兩

句而平解之

又案無忌憚之小人與鮮能之民與下索隱行怪截然分三種人民之鮮能大概言之下文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又從鮮能之民中揀出兩種向上者則由行乎中庸之道而氣質行詣有所偏重以成乎過與不及也索隱行怪直是窮幽極微如佛老又從性道上推入元杳去究其實皆民之鮮能者也中庸發端先清君子小人之界斬斬截截斷定反中庸者爲小人蓋君子中庸原是性道分內事盡智愚賢不肖不能踰越過與不及亦祇在此道上分別淺深其顯然違異乎中庸者必小人也游氏以鄭愚當之如漢張禹胡廣之爲小人自是戒愼恐懼工夫全然欠缺

乃至申商之爲術楊墨之爲學各據以爲道而大遠於中庸孟子必嚴而辨之而後聖學乃出於一中庸發端急正君子小人之防所以明衛道之旨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賢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案此云過不及猶師也過商也不及由也兼人求也退皆致力於中庸之道者其過不及專就氣稟言之極之知愚賢不肖以盡其等量耳道之不行所謂習矣而不察焉者也道之不明所謂行之而不著焉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

也莫不飲食者猶言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求道也章句知者以道爲不足行也愚者又不知所以行賢者以道爲不足知也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全似與道無涉恐非經旨

又案或問謂知者之過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賢者之過刻意尙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是推究其極語深微者亦道中必歷之境事變者亦道中必察之情測度揣摩直是徇外爲人不能說到過刻意尙行卽至徐積之孝屈原之忠聖人亦未忍以過加之祇如論語集注子張才高意廣便是過子夏篤信謹守便是不及過與不及均是向道之資過近狂不及近狷故終不足與行道通觀孔孟之言足知所云過與不及之旨趣矣

又案仁義禮智之五德子臣弟友之五常但有不及豈能有過凡矯激以爲名者皆其實行有未至也此云過者祇是躐等速成中庸之道其事不越喜怒哀樂其功不外戒愼恐懼推至聖人之至誠無以逾此聖人固曰下學而上達賢知之過猶知有上達而不知有下學如陸王之學言心言性遺踐履而矜捷悟祇此便是過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案行者所以盡道明者所以立教脩道之謂教故一以行道爲本此章又於前三章之後作一小結束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案第四章言過不及之弊此章言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不及分別明行兩義而終以道其不行一語結之是仍歸重在行上自此下六章揭出知仁勇三項工夫以爲行道之本似不必更承上文明行兩義爲說

案中庸一書以愼獨爲主以知仁勇三達德爲綱以至誠爲歸宿大段分兩截由愼獨以貫乎知仁勇之全此所以成德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由知仁勇以合乎至誠之撰

此所以盡神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故中庸發端便言愼獨而以內省不疚終之中間前半篇實指知仁勇之用後半篇推言至誠之功而自此以下六章分次知仁勇三者之德舉舜顏子子路以證之要祇略舉以見義以俟學者引申之而推知其所以然其引舜顏子子路爲證亦但發明知仁勇審端用力之功而不著其用此中庸所以爲反己自盡之學其所爲內聖外王盡人合天者不越求之於喜怒哀樂知如舜仁如顏子勇如子路其周詳敬畏之心無大小安勉一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捕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案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義驅之嗜欲驅之也不能擇乎善即沈溺乎嗜欲而不自知矣疑罟擭陷阱以譬嗜欲之陷溺非以知禍而不知辟取譬也

案孔疏禽獸爲人所驅入爲嗜欲所驅極是而云入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則似多一轉折游定夫云甘心物役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也呂伯恭云不能擇乎中庸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郭立之云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淆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則是所謂罟擭陷阱者即嗜欲之所以驅人而陷之者也兩義自分淺深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是冥行者也不能擇乎中庸者也知擇矣又不知守皆不得爲知明知之大用必依乎中庸非徒役耳目之聰明以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案釋名人仁也古人仁字通爲此爲人當作爲仁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案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擇乎中庸得一善復禮之功也明足以察幾故能擇健足以致決故得之而能守之顏子成就一箇仁字祇是守得定橫渠言拳拳服膺出於勉强至於中禮乃從容要知拳拳服膺是身心合一工夫語原澈上澈下中庸言仁亦但就爲仁工夫言之即事指點不分安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

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案此中庸卽承上擇乎中庸言之以明知仁勇三者皆須從中庸出否則雖極天下難能之事固不足與於道爲於戒愼恐懼發之有其本者工夫固未盡也中庸分言三達德而工夫自在其分敘三達德專就聖人論舜與顏子與所以告子路者略指點其功用而三者之全神畢見蓋三者之成德卽中庸之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朱上文言知言仁並就工夫上說此言勇但就氣象上說而工夫自在其分敘三達德專就聖人論舜與顏子與所以告子路者略指點其功用而三者之全神畢見蓋三者之成德卽中庸之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說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案君子之道費而隱隱亦道中自有之境其弊祇在索如老子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求之於元之又元其行之也曰不爲天下先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祇此便是索隱行怪經云過云不及並於道有見者疑此正爲老子言之曰後世有述者周末老子之道方盛行於時故也

又案知仁勇之爲達德也中庸也周末諸子皆於道有所述而不足於中庸其爲孔氏之學者於道又多有未至敘此於言勇之後亦見勇之必依於中庸而過與不及皆不

得謂之勇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益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案自第六章以下分敘知仁勇三者每章後補出一義以申足上意而各別爲一章此章正申足勇字之仁之下疑失之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上後世有述相對正君子愼獨之學足已而無待於外下學上達祇此一義工夫原兼知仁勇三者而一力向前更無旁及直寫得勇字氣象如此此所以能任道章句不賴勇而裕如恐非經旨

又案凡言仁知皆主成德言之獨中庸之云知仁勇專言行道之功朱子所謂三者廢其一無以造道而成德者是也論語兩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並先知後仁疑古元有是語中庸特爲發其指趣明此三者所以任道知仁之發用處便是勇三者缺一不可豈能擇視一勇字益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

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案此言中庸之道事備於民生日用而功極於神化盡天下之事皆莫能外而天地不足以盡其量此章承上分舉知仁勇三達德之詣而實指中庸之道澈始澈終體段已具蓋道一也此謂之中庸者道固有其至當神聖之詣自在尋常日用之間也故於此發明中庸之道之大凡橫渠云夫婦可以與知與能故曰費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雖也此祇以費隱二字顯中庸之道之用後章更推廣言之

章句專據費隱二字論中庸恐未然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

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案及其至是推究知能之至問官問禮存乎儀文度數之末者必非其至者也道蘊無窮聖人正自推闡不盡如禹之拜昌言武王之訪洪範受丹書聖人所知所能儘容日進是則所謂不知不能非不足以盡道之精微也曲折變化卽此證彼有知其理而不能達其事者推究到至處聖人亦容有不知不能也必謂道中之知能聖人已自盡得其所不知不能惟在儀文之末於兩至字之義恐有未盡又案語大語小別是一義不宜與上文牽合上言體道之功語大語小所以狀道之全體天地民物包舉其中而萬物一太極一皆元氣之彌綸而不能於此析分其本末惟其然而君子體之以爲中庸之道而萬事萬

物舉不能違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案上下察言君子所以體道之功天不可窮而卽鳶之飛以知天之高淵不可窮而卽魚之躍以知淵之深天與鳶不相待也而鳶適戾於天則若天之有以極乎鳶之飛淵與魚不相待也而魚適躍於淵則若淵之有以縱乎魚之

躍君子體之卽事以悟道審幾以致功而無往非道之流行曰上下察者體物不遺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案造端乎夫婦猶云造端乎夫婦之知能也夫婦之知能之愚不肖亦皆有其知能就知能之所及而擴而充之由所知以推極其不知由所行以推極其所不能行而道卽於是凝焉曰造端者審端致力之功也或問引易首乾坤詩始關雎爲說不如孔疏所云起於夫婦所知所行爲合經義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案此言中庸之道取之一身而具足體道之君子豈遠求哉求之人之身而已道不遠人四字緊承上章說下造端夫婦就人之與能言之道不遠人就道之成能言之所謂爲道而遠人者非是驚爲高遠於身之切要處未嘗致力是自遠於人也遠人則道無所麗又何以爲道乎故子思於此喫緊示人求道之方以明前章所謂知能者惟當取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破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案以人治人人字與上人之爲道而遠人人字正相呼應皆據人之身心言之項氏安世云以人治人謂脩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以合乎人忠恕違

道以下則以人治人之目也所見甚允人之所以爲人者身心之則也以吾身心之則自治其身心使改而依其自然之則推而至於聖人無以逾此曰止者脩道之方卽此已盡非謂卽止而不治也鄭注於此云不責以人所不能以上下文義求之不應於此參入治人一節

又案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未嘗有責人之心而其所以治人者亦未嘗不以自治之心望之中庸固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疑經旨但重取則之不遠以爲不責人以所不能恐非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義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用恕者所以行乎忠也此章蓋據人倫日用言脩道之方故特申明恕字之義以見道之所以行也

又案以人治人取則於一身忠恕違道不遠推言體道之心君子之道推言脩道之事總以明道之不遠人而已橫渠以衆人望人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析分爲三而皆以人己對待言之是所謂道不遠人者皆向外面尋求無與君子體道之實功矣

君子之道四匕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
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
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
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
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案人所以自盡之實子臣弟友而已行乎子臣弟友之間
言行而已此道所以不遠人取則一身而無待外求者也
而言行之發必依於忠恕忠恕者愼獨之功之默而存焉
者也疑上章論中庸之道之體段此章論中庸之發用正
是一氣說下不宜於此析分三事反令經旨立義參差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匪未能一者聖人所
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案君子之道人
皆與知與能費也及其至聖人亦有不知不能隱也前章舉
費隱二字以明道之體蓋非中庸大義所存而以此下八章
並承費隱立說疑失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案鄭注素隱行怪云讀素爲攻
素其位三字爲不文　其所當爲無係係訓爲辯詩如彼遡風毛傳亦訓爲鄉鄭意蓋謂心意專向
在此也素位素隱不宜與訓朱子集注素見在也素訓見在則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
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

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
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

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案此由處境而推言盡倫之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卽下學上達義中庸體道之功盡此二語而君子所以盡倫一皆其中和之德之所彌綸積之有漸發之有源卽妻子兄弟而可徵父母之順莅道莫大於明倫故於此發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其實道不遠人以下三章皆此義下

章推至以聖人爲天子而興禮樂皆以孝言之又從此章推出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案前三章已盡人事之要此章特顯出一誠字而藉鬼神以明之鬼神之體物不遺卽天地之誠也天地之氣播而爲陰陽而顯其功用於鬼神明夫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則總司萬物之生化者鬼神也所以然者天地之誠也誠者運於無形之中而實積之者也鬼神體物不遺則誠至矣曰盛德者誠之至也使天下之人以下言祭祀之禮積天下之誠以通乎鬼神惟鬼神之誠不可揜經旨分明致而載天下之人心以俱出故曰誠之不可揜經旨分明舊注似皆失之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

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案此言人心之誠交於鬼神極之天下之人皆此一誠之感通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而固不可遺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推究誠之至盖無往而非鬼神之所在亦足以見天地之功用必依於鬼神而爲一誠之積也經意直發明誠字氣象如此非泛言鬼神之盛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案此章就鬼神之德顯出一誠字中庸體道之功至於誠而至矣故此章爲中庸前半篇中一大結束以後但推闡言之前十六章言工夫後三章言發用前十六章是體後三章是用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案第十二章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與知與能費也聖人有所弗知弗能則隱也但藉以形容中庸之道之體費隱二字固無當於中庸之微言大義也章句云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此章兼費隱包小大注定費字立說又於費字分小大恐未然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案中庸內聖外王之學盡人達天之功非徒虛言其理也必明著之事焉故至於誠而中庸之德備矣推而達之天下必以聖人居天子之位而後中庸之道行此下三章推言聖人起而爲天子制作禮樂乃所以建中和之極也故

知首章之云致中和必非虛言其理也

又案此下三章言爲天子制禮樂乃中庸之德之至極處而皆以孝言之此見聖人之功用推極於天下要祇盡其家庭行習之常由父母之順以推至天下之大順豈有二道哉故聖人之有天下祇視爲繼志述事之當然天下之視聖人之有天下亦惟曰能孝而已此道之必以卑邇爲程而中庸之名所以立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案此言聖人起爲天子以引起下文制禮事益自古有天下莫隆於舜定一代之禮樂以垂法萬世莫盛於周而成之者武王周公也中庸特藉以明聖人之功用於此言費言隱未免視之過泥求之過深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太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案道之在人有過不及聖人制禮以裁其過補其不及故夫中也者非能虛擬之而以爲中也必實有所持焉而因之

奉之以爲脩道之教無他禮而已矣中庸推言聖人起爲天子制作禮樂範圍天下以偕之道然後聖人之功用以盡前言舜顏子子路此言舜武王周公皆實徵之人事以證道之所以行與其所以推暨於天下先儒多以爲論次舜與武王周公如侯師聖所云舜之中庸武王之中庸周公之中庸大失經旨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祔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案孔疏三年之喪父母通子并妻王氏棣疏云三年之喪固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服仲王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衰杖飦粥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經文三年之喪父母之喪明析爲兩項語意亦自分輕重章句於此似未分明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案大孝就一身之運量言之舜起匹夫爲天子極報享之隆故曰大達孝就一身之推暨於天下言之武王周公制定禮樂使天下皆有以致其孝思故曰達蔡氏淵云舜天道武王周公人道舜性之者也故曰大孝武王周公反之者也故曰達孝强生分別無當經旨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
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
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膳膋香之類是也

案上言喪祭之禮達於士庶人此專言祭祀之推廣孝思
仁至義盡則就王者之事其先祖言之祭統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禮惟太祖之廟稱祖廟舉祖廟以賅羣廟
及爾也適士官師無祖廟知此經所云脩其祖廟爲自致
其孝思不通諸侯以下言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
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
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
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
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
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
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
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
所出之子孫上言祖廟據太祖言之此言宗廟通太祖以
下各以宗序者言之言祖廟舉尊以賅卑言宗廟以明昭
穆通論祭禮而各有取義章句專屬之太廟似於義未備
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案樂記禮有報樂有反禮之有報尤莫隆於祭萬物之歷

熙以生由天之施其氣以有形而因有性禽獸知順其性而已不知所以爲報也是故知有子而不知有父聖人教民以孝以反報其親而因制爲祭祀之禮合神於漠極報本追遠之誠而後仁孝之心自然而愾於天下於是嚴之以祫禘合食於祖而追溯其祖之所自出又重之以郊社大報天而返始而幽明格天人感應之理通斯以爲聖人之德之至游定夫但據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以謂可以通於天下國家於義未盡

右第十九章案周之有天下成於武王周公故以文王無憂引起之而下二節分敘武王周公之事而以達孝一語贊美作結以下乃詳言祭禮而推及郊社蓋聖人制禮莫嚴於祭至於郊則聖人之所以告成功大報天而反始是乃聖人之功用所以達乎天而爲德之至也疑此一章當合前章爲一

案中庸一篇分兩截讀自第二章至此爲一截是中庸大體段後一截乃推發其精蘊以中庸之道言之則誠爲體知仁勇爲用以其事言之則第十章以前分序知仁勇之功爲體十一章以下由君子之體道推極聖人之制禮作樂爲用前半篇多以事言後半篇多以理言前半篇是整段說後半篇是錯綜變化說要之前半篇大端已盡後半篇層層推勘入細又所以爲中庸之體也

又案漢書藝文志禮類中庸說二篇疑即此經而無從究知其分篇之旨朱子訂爲三十三章而析分三截其所定石氏輯略二卷併前二截爲一卷蓋以第二十章以上皆明費隱之旨故屬之上篇細玩經旨首標中庸之名而推出知仁勇三者爲行道之資極之舜文武周公之有天下制禮以成化以明中庸之大用次顯知仁勇之德而推出一誠字爲凝道之本極之仲尼之配天以明中庸之全功當分十九章以上爲一截所以發明廣大之用二十章以下爲一截所以窮極精微之蘊章法分明熟玩深思當自得之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

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

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

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

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

而政無不舉矣

案爲政在人卽上其人存則其政舉之人歸重在君身上

言其人者謂若有文武之人存也取人以身人字卽貼文

武說言取效文武之政非徒以其政也以身體之而已上

章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與此取人以身之人字文義

正同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二語緊承上文說下鄭注在於

得賢人也全章無此義游定夫因謂爲政之要主乎治人

人道不遠取諸其身於人上添一治字其失愈遠譚氏惟

寅云政自人道始身卽人也求人之理當近取於吾身稍

勝舊注然於章旨仍未合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

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案天下之達道五道原不外於人倫然人倫爲道之所自

行而不得遂據之以爲道道者身所必由之術也祇下仁

義禮便是乃仁義之用必以禮爲之節文而身之所以脩

事事爲之品節而非虛存其理則所謂道者禮而已仁則

心之凝乎天理者也倪氏思云自身上說歸心上語甚允

仁自是萬善之本故下直接云仁者人也人道所以立也

義與仁竝立祇是行而宜之下節正申足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二語之義此道字與達道之道異彼通言此專言也

此仁字與三達德之仁異彼以用言此以體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

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案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之謂也不可以不事親脩道
以仁之謂也語意緊承親親爲大句亦以啟下五者所以
爲天下之達道也引人釋仁又引而歸之親親從天性自
然之愛體貼仁字實際是乃人道之所以立也知人者知
人道之當然者也仁者天性自然之愛親親者天倫自然
之仁是乃天命之所以行也知天者知天道之本然者也
游定夫云知人者可與言理知天者可與言性差爲近之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
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
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案所以行之者一與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
同旨皆據其歸宿處爲言知之一成功一者言所知所行途
徑不同而其要歸則一所以行之者一言行之發用不同而
其致功則一蓋惟知仁勇爲行道之資工夫歸宿在此無二
之九經爲天下國家專言之亦是五倫中推出蓋重言以申明之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
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
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
之外更別無誠
案上舉仁義禮以明脩身之要此舉知仁勇以示脩身之

功是另提起說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爲綱至此始發明
其功用顧氏元常云知能知之仁能守之又須是勇始得
不勇當不得大事數語最盡程子所謂擇之在乎知守之
在乎仁斷之在乎勇亦是此意處置一事徹首徹尾見得
分明無少疑滯此之謂知論語所謂知者不惑是也既知
事理之曲折矣又須至誠惻怛以行之私意不存後患不
顧此之謂仁論語所謂仁者不憂是也然或量不足以御
煩力不足以及遠皆於養氣之功有未至勇者配道義而
無餒者也論語所謂勇者不懼是也知仁勇三者徹上徹
下直是闕一事不得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所行大小經權
常變皆恃三者以行莫能易也疑此章先敘知仁勇之用

後言誠之之功各有次第不得以本文一字影射下誠字
爲說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
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
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
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
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
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
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也

案生安學利困勉立此三義以示人求知仁勇之方知仁勇三者各有知行之別如求明理卽知中之知求勝私卽仁中之知求養氣卽勇中之知行字更是顯易據理以行知也秉公以處仁也以全力任之勇也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似說得牽悅無歸宿自橫渠及呂與叔游定夫楊中立侯師聖諸儒並將勇字看得太輕致有此等分別經文分明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如何輕易低昂張呂諸儒以生知安行屬仁尤爲倒亂經文知仁勇三者不能分輕重惟呂東萊一人見及之耳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案上以其分而言等而言又是一義此言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勇之次言是一義以其又是一義而於勇下又增一次字殆亦游移無定論矣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案經意歸重在困勉上蓋生知安行堯舜性之之事學知利行湯武反之之事更不消說故以下專發明困知勉行之實功曰近知曰近仁曰近勇言求至於知仁勇於此爲不遠也正是聖人指點親切語困勉之知舍好學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好學以爲知困勉之仁舍力行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力行以爲仁困勉之勇舍知恥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知恥以爲勇武王恥一人之橫行伊尹恥一夫之不獲所以成其勇也語原徹上徹下章句於此云勇之次又更看下一層所以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意以三達德主成德言之似失中庸之旨

又案章首文武之政至蒲盧也爲聖人告哀公語以下子思引申之好學三句又引聖人之言子曰二字非衍文家語傳自王肅蓋雜引傳記爲之其與戴記所錄時有異同亦足互相取證而據此經全文竝以爲告哀公之辭則又家語之失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案禮以節文仁義而行乎五倫之中脩身者脩此而已而脩道之功必資於知仁勇求知仁勇之備於其身所以爲脩身之方也上言不可以不脩身此言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文氣緊相呼應卽此以知知仁勇三者以致功言之實功曰近知曰近仁曰近勇言求至於知仁勇於此爲不遠也正是聖人指點親切語困勉之知舍好學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好學以爲知困勉之仁舍力行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力行以爲仁困勉之勇舍知恥無餘事矣推而至於聖人亦不越知恥以爲勇武王恥一人之橫行伊尹恥一夫之不獲所以成其勇也語原徹上徹下章句於此云勇之次又更看下一層所以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意以三達德主成德言之似失中庸之旨

又案章首文武之政至蒲盧也爲聖人告哀公語以下子思引申之好學三句又引聖人之言子曰二字非衍文家語傳自王肅蓋雜引傳記爲之其與戴記所錄時有異同亦足互相取證而據此經全文竝以爲告哀公之辭則又家語之失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案孔疏來百工謂招來百工王氏引之云來讀如勞來之來謂勸勉

之也疑來當讀如釐少牢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貽我釐麰理也楊雄文地理作地釐麰弄廣韻釐理也周頌王釐爾成鄭箋釐理也楊雄文地理作地釐是釐並通爲理書允釐百工傳云釐治也後云釐降二女亦卽釐治下降之義史記允釐作信飭徐廣云飭古勑字說文勑勞來之來當作勑是釐亦勞勑之意而古字來釐實通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

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案章句云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極允

船山謂旅者他國之使脩好鄰國而假道又如失位之寓公與出亡之羈臣皆旅也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得失所以待之者卽異故須嘉善而矜不能言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也列遠人於諸侯之上其非聘使可知送往者過此而他逝者也迎來者來就本國者也鄭注謂蕃國之諸侯失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案官盛任使如周禮六卿各率其屬而掌邦治其所屬之任賢否惟所任使官盛若六卿之屬三百任使若尚書之任簡乃僚是也官盛者崇其體任使者重其權與下忠信重

祿皆分兩事說

又案說文氣饋客之芻米氣或爲槩聘禮歸饔餼五牢鄭注牲殺曰饔生曰餼說文饔熟食也詩毛傳有毋之尸饔云孰食曰饔疑儀禮言饔餼兼致生孰牲牢米禾薪芻生者皆曰餼也左傳桓十年齊人餼諸侯是餼者專爲饋食賓客之辭廩人稍食鄭注禄廩也又專言九穀似既不當爲餼餼又不當訓爲稍食也說文既小食也既廩二事廩如廩人所頒稍食既如外饔所共師役獻賜脯肉之事廩者常也既者小食其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

案所以行之者一也覆說前文言由脩身以達之天下國家皆須知仁勇三者全力運去闕一不可所以行之卽承所以行之者三爲言一者猶言一以是行之通知仁勇而竝用之之辭也上云達道通言之此云爲天下國家專言之亦是從上五倫中推出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案凡事通言正知仁勇三者之達德也章句以凡事通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似未分晰

案凡事豫則立以下發明所以求知仁勇之實功正困勉之事也張子所謂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正此豫字眞詮精義者明善之功入神者誠身之效明善誠身所以爲豫而知仁勇三者則所以明善誠身之準也凡事豫則立緊承上所以行之者一爲言言知仁勇三者不可闕一而其功當早豫之於先是加一倍提振語求所以爲知仁勇者無他明善誠身而已矣道前定則不窮明善誠身之謂也言前定行前定事前定三語引起一道字言前定如展喜犒師受命展禽行前定如齊桓公作內政寄軍令事前定如季文子求遺喪之禮以行皆主一事言之以見道之當素定也

又案事如俎豆之事軍旅之事行則其身之所行習也子產爲命先之以討論脩飾亦是言前定曹劌所云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亦是事前定季文子三思後行亦是行前定三者統於道而各有所宜但求所以豫定之則固足以無悔至於道之前定隨所用而施之而自不窮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

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案中庸下半篇發明誠字之用皆據成德言之而發端言誠先推出誠字原由曰明善程子所謂義理之精徹無可名但以善名之明善之功卽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於此明卽於此誠疑此節引成語但歸重在明善誠身上又案在下位節與孟子所引略同疑古有是語而子思引之不必夫子之言也於獲上信朋友之義無取引此以揭出明善誠身之說而申上前定之旨亦見居下位而欲獲上治民必原本明善誠身道之存乎人無二致也章旨歸重誠字獨於此補出明善一層蓋聖功之本自上知以下皆必由明而誠爲困勉者示之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案誠者天道之自然誠之者人道之當然聖人盡人以合天則亦誠而已盡人合天人道之極功也誠之至也兩誠者兩誠之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當熟玩深思而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案此下專言困勉之功五者之事非直學知利行不能舍此而他求卽生知安行之聖人豈遂學可以不博問可以不審思可以不愼辨可以不明行可以不篤乎五者聖功之基之所必有事也困知勉行之從事五者所以爲聖功之階也以下層層推闡字字提振專爲困知勉行者實指出下學人手工夫章句以誠之者之目專屬學知利行似推困勉

於誠之之外大失經旨

又案中庸以知仁勇爲綱以誠字爲歸宿知仁勇是發用工夫誠字是本始終雖一誠字不得知仁勇之極功惟其誠也所以爲誠亦卽在知仁勇上顯出擇善者擇此而已固執者執此而已擇善固執微分體用然擇善亦自有行在固執亦自有所學所問所辨在五者之目卻不必分承擇善固執言之蓋此五者正兼指所擇所執之實功也擇善固執者求誠之方誠者體道之撰知仁勇三者則存誠之實也誠所以爲知仁勇之府也章句以擇善爲知固執爲仁於三達德中退除一勇字又析知仁而二之疑非經旨

又案以下實指困勉之功一層緊一層蓋生知安行堯舜性之者也學知利行湯武反之者也聖人立教專爲困勉者指出下學切要工夫學知利行以上更不須與指證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嘗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案章句以上節屬學知利行此節屬困知勉行尋求經義祇是一氣說下一層緊一層於中析分兩義經旨反無歸

宿而又以困知勉行屬勇之事是直就知仁勇中分別輕重次第與中庸之言三達德相背戾矣中庸固謂知仁勇之極功惟其之德積誠而實有之者也積誠以發其志與氣而知日以生仁日以裕勇日以充所言皆進德之功也章句恐失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案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繳還知仁勇三項亦見求誠之功所以裕知仁勇之用也明者知之發强者勇之充然非有守則强亦無所致其功是强者亦卽仁之顯也直與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語相應言能致其困勉之功則愚可使知柔可使勇舉知勇而仁在其中矣舊注均似未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精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

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案王肅譔家語竝以此經爲告哀公之辭因其中覆出子曰字乃增入哀公一問以通之而自博學之以下家語獨闕疑此經專爲困勉者指示下手工夫博學之以下層層提挈語語鞭辟正子思喫緊爲人處家語乃從節刪亦足見王氏於道之未有聞也

案中庸始末二章極言聖人功化之神而歸本於慎獨工夫徹上徹下更無餘義此章透徹發明知仁勇三達德之旨而歸本於誠又爲慎獨工夫歸宿處全章脈絡畢注於此前後各章隨事指證祇以發明此三章之旨要而已

又案中庸引舜文武周公以明道之功用非贊美舜文武周公之能行道也自此章以前論知仁勇三者之功用自此章以後論誠字體段而此一章實指知仁勇三者之事歸宿到一誠字實後半篇所以發端而爲全書之樞紐其言誠分出安勉兩項工夫而歸重到困知勉行上於學者審端致力之功尤爲深切著明蓋全書發明中庸大義惟此一章則實指其下手用功處也疑無兼費隱包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旨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案此下反覆發明一誠字承上誠者誠之者兩義以辨其始所從入而終之歸於一致以見困知勉行之功盡人可以自致其至於誠一也謂之性者聖人與天合德創制顯庸一依天理以爲之則而道皆其性謂之教者仁義之名立而禮以生聖人用之以爲教人皆得知其所以然以求復其性性者聖人所以自盡教者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二語已盡中庸一書之旨要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案上章天道言天道之自然者也人道言人道之當然者也兩誠者字儘有別上誠者是天道之自然下誠者是聖人所以體天道之自然其實聖人所性與其所以教皆人道也疑此下發明一誠字不必承天道人道爲說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案章句以此章以下十二章分承天道人道言之疑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以天道人道顯誠之用明天人之理皆依誠而行聖人盡人以合天正所以立人道之極也中庸發明誠之功用以推極於天未嘗顯示天道人道之別章句疑有未悉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

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案明則動以下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言之亦見聖人盡人物之性皆盡性分內事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內外之道也

案致曲工夫儘細所以言曲能有誠與孟子以四端徵性自有別蓋四端者偶爾發動之幾而非眞實無妄之全體也偶爾發動之幾可以擴而充之亦由其所發動者未嘗非全體之一隅而孟子之意則因人失其性已久且就發見因應不爽蓋大化之流動處體驗使之反而自悟故祇就其端引之此云致曲則全體已見得親切而以致曲二字顯出誠之者一段工夫鄭注曲猶小小之事也大誤程子亦謂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然則曲能有誠豈亦偏曲之誠而非大道之誠乎顧氏元常云曲之爲言與直對立自學而反之是爲致曲易反復其道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孟子湯武反之也皆致曲之謂郭氏忠孝云致曲者曲盡之也陳氏知柔云致如學以致其道之致所謂委蛇曲折而入平道也小德川流亦是致曲之意譚氏惟寅云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既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有所未能專心致志委曲以求之求得本性因而誠之使有諸已則亦與誠者無以異矣均以曲字爲用功語蓋聖人發端已見全體其次則須曲折以盡其義龜山直以學問思辨篤行五者爲致曲致曲者存誠之極功似未可以一偏盡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案此據天道自然之徵以證聖人之前知所謂誠則明者明之動於自然者也禎祥妖孽之應蓍龜四體之兆由鬼神之誠體物而不可遺自然徵見因應不爽蓋大化之流

行氣而已而理以宰乎氣得其理則氣亦從而順失其理則氣亦從而逆氣之爲順爲逆必徵諸象有象而後數以滋焉人之因乎象與數以推測而知之者幾也而氣之感而必通則誠也天積氣者也積氣以行乎誠則理之運行也禎祥妖孽著龜四體氣之徵而實理之顯也故知禍福之至亦知之於其善不善之徵而已聖人於理上見得十分親切而惠迪吉從逆凶之理自足於心達之天下則司天之權以行賞罰約之一身亦有以實見乎天人感召之微以辨吉凶誠無弗至而明無弗充前知者知之以理而無餘蘊矣全章皆以天道之自然者言之至誠如神乃言至誠之明顯微著見與天道之自然者同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案此章申上誠則明之義善不日誠無爲幾善惡如神之極功也誠斯通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案自成成己成物相應聖人成物之功亦祇完得成己分量而已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抗人物而歸之身故曰自成者聖人盡性之極功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似作自然之自看疑非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案此承上發明誠之功用所以成己成物皆其性之自盡者也誠體物而立道依人倫而行而固不假物以爲功故誠者隱微之自悉而道者戒愼恐懼之所自行也曰自成曰自道蓋以道之全體爲身之全體而斂而歸之己成己物有未成卽其誠猶有間也是故誠者性功之發也仁知一者自我成之惟其誠之積而充焉而所資以爲用也仁知有定體而麗於誠以效其實用誠無定守而依仁知以顯其成能一誠立而成已成物皆性功自然必至之程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案誠與物相爲終始誠有開而無有句未極圓融　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案此物字包括甚廣人倫日用及所應之人所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案成己成物皆聖人性分內事故曰合內外之道成己成物有成己之功成物有成物之功物皆所以自成也然成己有成己之條理秩敘隨事而具時措之宜者於此措之已而宜於此措之物而宜也蓋必有禮而爲之節文而後措則正而施

則行誠之行乎仁知而錯之宜者禮爲之也舊注於此一語均未分明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案此章申上明則誠之義誠者非道不成道非誠不立是故誠之資也惟其明也之實自成者所以爲積誠之虛器也道亦虛爲之名也而物故至誠無息不測知其誠之不貳至誠之所存者非夫人之知由其博厚高明悠久見於所徵者知其誠之不息此自用而索誠其體曰故至誠無息字須涵咏始見疑前章言誠已盡此章補出不息字不息者誠之無間者也天地所以爲至誠惟其不息而已聖人之誠至於不息而後可以配天

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案此承上章極言至誠之功用以見聖人之合德於天惟其誠之不息也上章據至誠之致功者言之此章據至誠之成德者言之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案二十三章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者蓋盡於此徵字中位天地育萬物卽至誠之所謂徵也悠遠博厚高明極形容徵字氣象更無甚次第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案悠久所以成物卽下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意貳猶閒也不貳所以爲不息不息所以爲悠久也至誠之悠久成物如孟子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聖人之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悠久與博厚高明更無先後次第經意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言既徵則可以百世以俟聖人既徵之悠遠須是大小久暫無少疏閒而極乎博厚人皆可以喻之而無從企及而極夫高明直是一氣赶出語章句以悠遠致高厚疑未安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案如此者兼上博厚高明悠久言之章也變也成也三語自分深淺章以見於身者言之變以動於物者言之成以化成天下言之不貳不動無爲闇然自脩於己而無待於外積盛之所以充盈也似不分承上文配地配天無疆三事爲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

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也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案黿山云天之無窮昭昭之積也地之廣厚撮土之積也山之廣大卷石之積也水之不測一勺之積也沈氏清臣云天不息故無窮地不息故廣厚山自卷石不息故廣大水自一勺不息故不測似皆謂天地山川以不息積成疑經旨殊不爾蓋天以明爲用一隙之明推而至於不可窮極無二物也惟其不息而已正釋上文不貳則生物不測之意聖人誠自成而道自道非有異也推而至於配地配天以達於無疆亦惟其不息而已不息是全體隨大小而見之昭昭一撮卷石一勺皆全體也舊注均未能體會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案此章極言至誠之功用推至於不貳不已爲後半篇中一小結束下章乃歸重到其人上以引起仲尼不敢不已又從分體用天以高明爲體地以博厚爲體聖人之於道則致一也不貳者誠之體也不已所以爲悠久也誠之用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案此章言聖人至誠無息制之爲禮以綱紀乎人倫而使人由之以復其性君子於是有崇禮之功中庸一書大端

言禮之精意所以裁其過輔其不及以復其性之善而歸於中第二十章以下極論中庸工夫發端便說出禮所生也至此章乃要歸於崇禮後復申言居下者之不足以制禮而引聖人之祖述憲章以立人道之極憲章者即二十八章所謂吾學周禮者也章旨趨重到崇禮而推致性功之極以爲凝道之本足盡中庸全書之要旨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案發育萬物卽曲成萬物之意峻極於天卽範圍天地之
意先明道之功用而後揀禮以實之孔疏周禮三百六十
四官禮儀三百舉成數稗疏云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
者五禮之儀也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三千五禮亦然
謂之威儀者以進退容止爲本異於周官治敎政刑之以
事不以文也禮儀威儀已是大極於無外小至於無間此
所云聖人之道禮而已似未宜以兩節分大小言之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案待其人而後行上賅舜文武周公下賅仲尼有舜文武
周公之至德以廣道於天下而道以行有仲尼之至德以
是本體故章句主存心說道問學是工夫故章句主致知

體道於一身而道以凝焉此章大旨以引起仲尼仲尼之
時與位不足以作禮樂而斟酌典禮損益三代自存乎其
言所以爲爲下不倍也居上不驕者舜文武周公之事爲
下不倍者孔子之事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之遺新者所以損益之敦正承上道問學爲言所謂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者卽溫故知新之要旨也
工夫全攝入道問學三字內君子所以自治其性功必有
以盡乎中庸而措之咸宜而其約己反求惟在通乎古今
之故而得其損益之宜乃能敦厚其心以崇禮此一以字
與上四而字亦有別章句竝分承存心致知二者言之疑

非經旨

又案孔疏此節言君子盡道當須勤學於此歸重到問學
最合經旨退谷孫氏明辨錄云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德

性在我正須從道問學內探討出天理來存養廣大精微
高明中庸皆德性中所有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道問學
以尊此德性者也所謂尊者固必有尊之之實非但奉持
而已道猶路也領吾德性以趨乎中庸則問學之功也中
庸於此節兩道字儘著力非有問學以道之卽德性無所
倚附發明非道之以中庸則是廣大精微高明亦將流爲
賢知之過而不自知也切緊工夫在道問學疏義近之
又案梨洲黃氏言象山之學以尊德性爲宗紫陽之學以
道問學爲宗兩家意見不同在此其言似是而義實有未
盡象山之學在先立乎其大引孟子之言立乎大不爲小
者所奪朱子言爲學以存主爲先亦數引程子之言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竝是以尊
德性爲第一要義非是則道問學亦祇記誦而已德性問
學兩事豈能截分爲二而朱子答項平父書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爲多自是一時
舉似之言後儒徑將此二語看成兩橛大失中庸本旨此
三語一氣赶下尊德性是主腦舍尊德性無所謂問學工
夫卻全在道問學三字上一直歸宿到道中庸下二語乃
顯出問學之實功又一直歸宿到禮字上禮儀威儀一皆
聖人之道之流行待其人者待其能道問學而已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
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案此據凝道之君子言之自非聖人有天下不足以議禮
而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而三代之衰道在仲尼中庸於
三十章舉仲尼以示人道之極而於此先就凝道之君子
明其所以自處崇禮者行乎上下有道無道之交無非至
誠之不息以時措之宜也陳氏亮云興如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容如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易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所謂默也龍德而隱者也
又案鄭注興謂興起在位也孔疏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
謂出謀發慮是孔氏已異鄭義疑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以
位言有道無道則通所處之時言之言者道之顯也言行

卽道行矣其言足以興益聞其風而興起所謂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也國有道以下專承爲下不倍句言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案鄭注禮八所服行也禮如冠昏喪祭之禮自天子達於
士庶人孔疏行同倫襲上不議禮倫道也議禮與下作禮
樂並無二義制度者禮中之節目考文者質文損益之則

見於文字如博古圖商器款識多與周異或問所引秦以
小篆隸書爲法者是也二者皆禮之所以行也故下節以
行同倫終之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
天下一統也
案車同軌制度中之一事或問周人尙與制作之法領於
冬官其廣六尺六寸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制左氏傳同
軌畢至正謂四海之內政令所及古語閉門造車出而合
轍言其法之同也周衰制度圮貽容有壞亂而車制更無
參差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
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
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
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
則從周而已案閻氏四書釋地孔子世家未言子思困於宋作中庸論語杞宋皆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朱存焉爲朱諱也且爾時杞亡而宋獨存亦與情事合疑此引聖人之言合論語兩章而稍易其舊文耳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案此章承上章言凝道之君子而不得位則以身存道爲
守先待後之資葢中庸之道隨地自盡其所爲位天地育
萬物之功必推中和之德以致之民物是以聖人有天下
而後可以制作禮樂此中庸後半篇所以錯綜變化言之
以盡其義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案前章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而後但云作禮樂是制
度考文亦是議禮中事前章已明據天子言之此復指爲
王天下者之三重而以寡過爲言亦與前章文義無關疑

呂氏之說非也姚氏鼐星中庸集說云徵以時言一重也
尊以位言二重也善以德言三重也言王天下者合德位
時以建中和之極而百姓會歸奉禮以議於寡過益承上
言聖人制作禮樂兼備德位時三者而後可以有譽於天
下上焉者無其時下焉者無其位故君子以下極言聖人
之德之備而後可以得位乘時損益古今建中以制禮動
而爲道行而爲法言而爲則無他禮而已矣故曰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又案朱子語類以前章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爲不自用
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爲不自專孔子不從夏商爲不反
古是德位時三重兩章反復申明皆是此義此章明言王

天下者故尤歸重到德字上凝道之君子惟其德之足以凝焉而已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案考諸三王前有所承百世以俟聖人後有所投繼往所以開來也建諸天地高明博厚法其體質諸鬼神誠效其能明體所以達用也樂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陰陽造化顯著其功用而可以取正曰質者聖人所以體陰陽之撰而通神明之德者也下節知天知人承此二語言之

以著其功用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案動以身者言之行以其指諸事者言之動行言析分三事似未可以動兼言行爲說

案動行言三者與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正同動卽見也四書異同商引都人士詩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左氏傳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作事可法皆以動字與言行平列動謂動作威儀不得兼言行孟子動容周旋中禮正據威儀言之禮者人之所由道也下章言見亦謂儀容之發見動言行三者不得併而爲二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案未有不加此正承上動言行三者皆本諸身之實德也徵諸庶民以下極言聖人之功用蓋不但有譽於天下而已疑此當云指動言行三者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案此章舉仲尼以立人道之極中庸一書歸宿在此舜文武周公之行平中庸也兼德位時以行之者也仲尼有其德而時位不足以行於是備中庸之德於一身以垂教萬世故前章備言時位而於德之徵至於質之鬼神俟之百

世亦惟徵之動與行與言而已此仲尼之德所以不假時位而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參者也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案劉光南云無不持載承博也厚也來無不覆幬承高也明也來錯行代明承悠也久也來

案船山云天覆地載四時之行日月之明祇是天道其所以能括此道而統之分爲道而各紀之則章句所謂所以並育並行乃德也故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之理行乎至誠之不息則大者道也其爲斟酌帝王律天襲地之統紀以咸宜而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道之散見者所謂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之理行乎至誠之不息則大德皆併於此兩語中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案章句以此下二章承上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而言正所以發明仲尼之德之至也川流據發動處言之聖人之功用也敦化據存主處言之聖人之蘊蔵也功用不可測而施之而無不通故曰至聖蘊蔵不可知而存之而固不貳故曰至誠

又案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各據一端言之不分深淺楊中立獨以聰明睿知爲人君之德游定夫亦以此爲聖人之德推勘至細不可忽略

之德而以下四者分屬之仁義禮知章句因之而易聖之
一德爲生知案安溪李文貞公以聰明睿知文理密察並屬爲之說疑五者皆德之發知仁勇所以行道之德也有臨知
也有容仁也有執勇也齊莊中正言其外之有儀文理密
察言其中之有制有敬者行乎知仁勇而泝之愈嚴有別
者通乎知仁勇而辨之愈晰溥博淵泉兼是數者之德而
息之深深達之聖聖時出者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
仲尼無制禮之時位而身自備禮其成已成物之功一也
由敬信說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所以爲成物之功至功
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
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案見卽動也言威儀動作之見於外也莫不敬則世爲天
下道矣莫不信則世爲天下則矣莫不說則世爲天下法
矣敬也信也說也自其本諸身而徵於人言之
也自其本諸身以經綸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
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
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
而後能哉
案中庸以德位時顯至誠之功用至於仲尼定禮贊易脩
春秋紀綱萬世原本性功原始反終與天地準不假時位
而成已成物內足於心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固不待
著於事功而自明其理以教天下萬世疑此焉有所倚爲
仲尼之至誠言之堯舜倚五禮以敷教倚羲和以授時仲
尼弗能逮也此德之藏所以爲至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
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案船山云前言如天如淵兼德與形體言天者青霄之謂淵者深澤之謂指天淵之形體以擬其德之相肖也此言其淵其天則以德言化育之廣大卽謂之天有本之靜深卽謂之淵非指青霄深澤而爲言也前云溥博卽此其天者也云淵泉卽此其淵者也此云淵淵卽如淵之謂也章句煞認三其字其說本於游氏聖人之敎理一分殊天自天也淵自淵也至誠自至誠也於如淵如天之上更立一境游定夫此說恐不可從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案此一語爲中庸全書之結束

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案達天德則有以窮性之原而立誠之體乃以知化育而立本以經綸大經蓋經綸立本知化聖人之化無所倚而肫肫淵淵浩浩行乎至誠之不息聖人敎化之德也而一立其本於誠章首惟天下至誠成德之極詣末言達天德存誠之實功聖人所顯所藏神化不測而惟天德之依於性自然效其成能蘊之爲性發之爲誠知此者之必原於達天德所以明盡人合天之詣之不離乎性功也惟能知之是以能行之鄭注惟聖人能知聖人又別求一知聖人者疑非經旨

又案小德川流德之隨處發見者也故其感動神大德敦化之自藏宥密者也故其存主微感動神則動作語言自然成化無往非成已成物之功存主微則過化存神莫知所由自有其不貳不測之妙曰執能知之至誠盡性至命之功統於誠以敦化不可以形迹求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衞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案中庸末章與首章相應首章言其全體末章則其細密工夫也中庸開端便揭出愼獨字以後更不申序到此始

顯出愼獨之全功曰閒然者愼獨之實體也曰淡曰簡曰温愼獨之德之隨處呈露也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愼獨切實下手工夫知民勸民威及天下平之徵於遠不在賞與怒之施而一皆其德之顯則求之於己而戒愼恐懼之心自生知敬信勸威爲德之符而由其風之動也則不睹不聞之中而幾生焉道凝而心以裕知相在無言之存乎徵而潛之必昭人不見而己固見德之必顯天下仰之則固不踰隱微之地自繕其性功知者知所以致力之方也

又案閻然日章是此章之要旨亦卽中庸一書之要旨曰拳拳服膺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曰素其位而行曰必自邇必自卑而總攝之曰愼獨皆所謂閻然者也曰誠之不可揜曰誠則形曰不息則久久則徵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曰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皆所謂閻然而日章者也

又案中庸發端先清君子小人之界至此復舉君子小人對言之首言無忌憚是小人全幅本領此言的然日亡是小人一生歸宿所以明其始終分別處蓋中庸之道人皆與知與能其行之有過不及則狂簡之近道者可以裁之使歸於中庸者也其餘皆民之鮮能也所謂小人者則其不可入道者也游定夫舉鄉愿當之然鄉愿亂德小人畔

道塗徑各別總由無愼獨一段工夫雖其表著於外厭然自飾亦必不足與持久曰的然者惟其足以致流俗之譽也故直判之爲小人蓋同爲鮮能之民而立心制行獨爲有害於道者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徵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案中庸愼獨兼有大學正心誠意工夫蓋愼獨者性功也統乎性之全體者心也而心之存主謂之志志蘊於心顯別乎善與惡之兩境而瞞然不能以自欺則以心涵性而

持養弗失章句所云存養正心之謂也心發爲意而得於存養之後則於意之發固已有所擇矣而幾微念欲之私隨意而動則反而繫之於心而性之本體已漓其故章句所云省察誠意之謂也二者相資而其幾尤莫切於意之發內省者於其意之發而省之而皆可以無疚則其志慊斯以無惡於其心矣大學所謂意誠而后心正此也章句於此言愼獨之事蓋愼獨者正心誠意所有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並言其效

案上節愼獨之實功此節愼獨之極詣無疚之心不待內省而其志常凝則性依於心以自效其德不動之敬敬之周乎動靜者也不言之信信之澈乎表裏者也如此渾身全一理存之爲中發之爲和以行乎至誠之不息斯爲性功之極至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案此下兩引詩漸推向外所謂微之顯也時靡有爭昭然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元遠之意案中庸推隱以之顯無幽深元遠之義此引詩不顯惟德與二十六章於乎不顯同旨不顯猶書之言丕顯也以不顯爲義而推之幽深元遠疑非中庸之旨　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案鄭注不顯言顯也章句於前於乎不顯云猶言豈不顯也甚合經旨惟其顯故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幽深元遠之於鈇鉞

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德而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爾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之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之妙　案此總結全章之義非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案末節承上二節言德之化民有淺深仍繳歸到愼獨上愼獨者澈始澈終之義也聲色即賞與怒之發德即敬信之存無聲無臭則於穆不已而但見爲篤恭者也船山云

誠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無妄之謂誠無妄者行焉而見其無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故誠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載也天德也君子以誠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此中庸一書歸結到愼獨之旨故僅謂聖人與天合德無聲無臭而人自化猶未盡中庸之旨趣也章句但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則於義爲贅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右中庸章句質疑大端一依章句而辨證其所疑蓋朱子表章中庸之功至矣漢以來儒者傳注旨趣各不同自程子出而後聖學之精微有以知其本末條理之所在昭示學者使知所從入朱子承而脩明之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默契於心觀其會通其於理道之淵微文辭之曲折直自道其所得以與經旨相發明夫聖人之言賢人傳之而固不能無異同子思親受聖人之傳于有餘年而後程朱氏興朱子於此一循程子之說以推暨其所未盡由其傳之也遠則於所私淑而體味之有得者爲能近取而資之深所以篤信如此誠愼之也嵩燾於朱子之學無能窺見萬一頗竊疑章句之書求之過密如謂十二章以下承費隱言二十一章以下承

中庸章句質疑卷下終

四書箋義纂要

[redacted]

四書箋義叙

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燦然宵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滅捐經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五星聚奎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形色色元氣之燦然者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或者又欲出新意立異說如小兒强解事嗚呼何不生嘉祐前斯道閉蟄晦冥之際人孰得而知之余病此久矣故有以說經售于時者輒俛弗敢眡非弗眡也以爲天下無二道則聖人必無兩心辭不待贅也友人鐵峯趙君惠雅是余言一日迺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余閱未及竟共而曰是非余所病者頃辱教肯子諸生持一編書曰語孟旁通

余愛之令執復曰是能羽翼傳註毋忽今君所箋甚似而理趣迥之遠甚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豈妄售經說者比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而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粗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夫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之歲龍首甲子陽午承務郎江西等處傳學提舉眉山劉有慶拜手書于箋義篇端

韓文公嘗謂儀禮難讀以其於六經中爲難讀也余謂六經無難讀惟四書爲難讀耳彼爭行較墨而書自書人自人者勿論有能虛心涵泳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眞履實踐

對是書而不愧作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註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際不免於凝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是難讀之外又有難讀者焉新吳鐵峯趙先生嘗以其難而爲憂也於是即凡集註之所援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註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哉余讀書於肖堂陳氏館知先生之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鋟諸梓以公諸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會翰謹書

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如

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註脚然其書中凡所引援證據或有攷於註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饒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遂萃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具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且是編一出使家素之書者得之則免借疑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閱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意而深造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罪檮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

月望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黼拜手書

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註之義也余嘗陳四書凡問有叩之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適曰大學敘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劒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何云余則瞿然未知所對或又曰陸績母斷慈必寸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請語其事則語焉不詳吁此夷時鹵莽其學而又患在芸人其困宜矣知困然後能自強則猶可也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一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眯於傳註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辨必由博學是箋也庶謏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剛

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舶豫章後學趙惠序

自序

一庸學章句或問及論孟集註凡所引之事所援之語必究其所本而各箋諸下方非敢臆爲之說中間若有可疑者如八佾之羽數射不主皮之曰鵠麻冕之爲緇布冠之類則又證以它書及先儒之論庶可參互考訂非以立異也間有未詳者則闕之若夫義理之釋則往哲言之詳矣奚庸贅辭

一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今是書之編次亦然庶學之有序而不失朱子教人之意

一箋義所欲引證參以纂疏及集成之所有者茲不複出

一南邨折刊四書庸學皆有朱子序文獨語孟闕焉今觀朱子文集內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蓋發明二書大旨而刊本不載今揭諸論語之前庶四書之序成一家也

一箋義之後繼以附錄者蓋采取它經與四書經文之同者而類證之庶得以曲暢而旁通也或它論有可以補益者亦因而附之故曰附錄

一四書之學必先觀註疏而後知朱子發明理學之精然如中庸疏中氣稟之說亦與朱儒相表裏木神仁金神義等語朱子亦謂康成非苟言衛氏禮記集說云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註已具斯旨余又觀魏文靖公渠陽集蓋亦有是言

此又不可不考也吾黨之士淳熙己酉前悉守古註或業疏義及纂疏出而與註疏並行今以專門決科則初學者有不知註疏爲某某矣又安知有以水爲信者哉朱子論孟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今詳考纂疏集成二書亦多有引註疏之文今故稱輯其所未引而可備參訂者名曰四書註疏纂要各附於每篇之末明六家之說鄭康成孔穎達何晏邢昺趙岐孫奭所以繼朱子之志云

四書箋義引用書目
周易
周禮
禮記
諸經註疏
穀梁
五子
孔叢子
抱朴子
儀禮
大戴禮記
引用書目
史記
後漢書
晉書
五代史
資治通鑑
宋通鑑
朱子易本義
胡氏春秋傳
韓詩外傳
陸淳春秋纂例
皇極經世書
一
尚書
毛詩
春秋
公羊
孔子家語
文子
管子
文中子
爾雅
戰國策
前漢書
魏志
宋書
劉氏外紀
通鑑綱目發明
朱子詩傳
蔡氏書傳
周易略例
衛湜禮記集說
程氏春秋分記
尚書混一解
張子部論語解
周子通書
龜山語錄
紫陽格言
文公年譜
橫渠正蒙
杜佑通典
劉向說苑
韓昌黎文集
陸象山語錄
魏了翁渠陽志
引用書目
許慎說文
地理志
郝經續後漢書
林少穎羣書辨疑
傅寅羣書百考
楚辭辨證
鶴林玉露
王若虛文集
濂溪先生大全集
神異經
楊復儀禮圖
二
禹貢彊理廣記
呂東萊策問
唐太宗李衛公問荅
洪氏五筆
毛晃韻
本草
趙與峕賓退錄
石洞記聞
黃勉齋文集
通鑑釋文
山堂考索
劉氏春秋權衡
程子遺書
朱文公大全集
朱子語類
朱子小學書
晁氏石經考異
劉向洪範五行傳
眞西山讀書紀
豫章集
陳祥道禮書
饒伯魯補註小學書

姜夔慶元新進大樂議　二程先生文集
胡士行尚書解　三輔黃圖
陸象山文集　混一輿地要覽
張洽地理沿革志　呂東萊國語圖譜
漢藝文志　豫章熊氏小學書
鄭艮輔聲韻元龜　王東岩周禮訂義
陳埴木鍾集　平菴項氏家說
昭德讀書誌　春秋繁露
丁丑三禮辨　三禮圖
鄭氏周禮開方圖說　呂氏春秋
前食貨志　子思子
白虎通　劉向新序
劉向列女傳　唐書
鄭氏通志　通書後錄
近思錄　蘇潁濱文集
四書箋義引用書目終

大學章句箋義卷之一

宋趙　惠撰　守山閣叢書　經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朱子章句

章句序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箋云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而樂禮之教居其四又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頒于其鄉吏使各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巡舞列其正樂縣之位胥音胥鼓音

莫不有學　箋援魏鶴山渠陽集云周禮師氏守王之中門大胥小胥教卿大夫諸子也　王宮國都以及閭巷

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文最爲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故本文云掌以徼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蓋師氏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

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箋禮樂射御書數之目蓋出於周禮地官保氏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者吉凶賓軍嘉吉禮十有二曰祼祀曰實柴曰槱燎曰血祭曰貍沈曰疈辜曰肆獻祼曰饋食曰祠曰嘗曰烝曰禴禮有四變荒禮惟賓禮有入朝宗覲遇會同問覜軍禮有五師均田役封邦國都鄙制軍法頒馬政簡車徒大均大田獵大役大封大賦大軍旅大會同大喪大荒大札禮有六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六樂者堯之樂曰大咸舜之樂曰大韶夏禹之樂曰大夏湯之樂曰大濩武王之樂曰大武五射者一曰白矢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御者一曰鳴和鸞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貢公彥疏無正文鄭以意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三曰逐君表保氏司馬疏引毛詩傳云褐纏質以爲槍問容握駟而入轡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質也按詩傳所引出轂梁昭公入年宋鼎伯魯補註小學書略曰植起兩車以爲門植兩旗於兩傍以毛褐纏質上以爲門關門之廣狹與車之廣狹爭一握轂梁註握四寸也急驅車走而入只要恰好從當中過若偏則車軸擊蓍門橛碰而不

得入矣余因記宋書劉穆之願善御車東立兩牡方容車軸乃於百步外振轡長驅未至數十步痛與牛杖奔從柱間直過正是此法而伯喬不及引以爲證四日舞交衢歸十字街也謂御車從十字街轉過應於舞節詩云兩驂如舞亦言御車中節也五曰逐禽左射謂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又按詩秦國風駟驖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註叁曰左之者命御車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益射必中其左乃爲中發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六書者一曰象形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形亦有象形兼會意諸聲者二曰指事象形別出爲會意諸聲者二曰指事象形兼會意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也三曰會意會合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四日轉注諸聲與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諸聲與五書同出五書有寫諸聲無窮五書同出一源轉注又互相訓使每行止存一字義可互相求也句股之術皆以句股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五禮詳見周禮春官大宗伯六樂詳見周禮大司樂沈貍氏音理臨音同聲音讓機與關同聲音擊

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古者有射律所以救小學也學童十五以上始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則舉劾之夫古文變而爲籀書籀書變而爲篆隸秦漢之人習篆隸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原也後之學者六書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經難矣故且附律於獄訟之書猶不敢苟簡若是而況聖人之經乎右所引通志文似太繁因附見于此應字學亦有可考九數者一曰方田以田疇界域之形狀求步畝田頃之積以廣縱之數求圓田以弦矢之數求方田圭田斜田以周徑之數求弧田謂之方田圭其首也二曰粟布一作米以粺粺糲御之率求米之精粗又以齊斗升合求其多寡以匹丈尺寸求長短以石鈞斤兩求絲之輕重齊其貴賤而交質變易謂之粟米舉其重也三曰衰分以御之高下求得廉之數以持錢多寡求出稅之數以算賦多寡求其平也四日少廣以合分之術併田疇以除畝法而求田縱以方法除羃積而求方又以圓法除方法而求圓謂之少廣舉其凡也田廣一步袤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今欲減取其縱少以益廣故曰少廣也按積羃方圓之算不但施於田畝此舉田畝爲例耳五日商功以堅壤之率求穿地之積以廣袤高深之數四時之程求城壍堅溝渠之

生明之名句音勾及其十有五年至皆入大學箋上文言人生八歲入小學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至於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庶人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者按禮記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王制云案正詩書禮樂之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書之命夢奠案教胄子即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是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前漢食貨志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王制案正崇四術立四教註引尚書傳則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疏又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八入大學庶人之俊選者亦入大學其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凡此說不同而敘文所引乃食貨志之說故語錄亦云考之內則成童學射御註謂年十五以上以理推之射御非幼年所能小學先教其儀式耳故序文云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則非習其事審此則八歲入小學而習六藝爲得其正若謂十五歲入小學者於義恐未當而十八入大學亦不可信天子之元子者元大也首也文王世子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貳之謂也公卿大夫元士箋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王制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疏元善也善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

弟子職諸篇 箋管子書有弟子職一篇皆弟子事

酉二月甲子序 箋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光宗淳熙十六年其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辭職名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隱僞心而始序之

大學章句

經一章　大學孔氏之遺書 箋按序文云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又曰顧其爲書猶頗放失闕略故謂遺書詳朱子所序程氏遺書大略皆此意

齊家以下則舉而錯之耳 箋禮記祭義云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

舊本頗有錯簡 箋以舊本校程子所定則正經一章無錯簡而下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二句乃傳之五章結句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乃傳之六章釋誠意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乃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書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乃傳之首章釋明明德傳之二章釋新民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而脫下文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在前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此乃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自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乃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自修身以下文無錯簡矣 **傳二章**

滕其舊染之汙而自新 箋湯之自新見於仲虺之誥者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至伊尹之戒太甲曰惟新厥德時乃日新明德乃湯之家法也

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 箋文王正大雅十篇文王之什居首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受天命也

傳三章　語錄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 箋毛詩菉作綠音同菉竹也綠竹也作菉音同菉竹也綠竹似小蓼赤莖節其草似萹蓄節間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人謂此爲綠竹此說非也詩疏引陸璣云綠竹一草名有莖葉似竹而小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人謂此爲綠竹此說非也詩疏引陸璣云綠竹一草名有莖葉似竹而小

竹高五六尺孔穎達疏云陸機云綠竹一草名有莖葉似竹而小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人謂此爲綠竹此說非也詩疏引陸璣云綠竹一草名有莖葉似竹而小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蒿也竹葦因註蒭之說遂引史記河渠書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氏五等因註蒭之說遂引史記河渠書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加淳日楗竹塞水決之口淇園即淇澳如此則菉竹止當爲竹非二物也語錄雖不明言其義意恐亦然 **磋以鑪鎚鉗鑿** 箋鑪也又云錯銅也故鐈謂錯字注錯音盧鎚音追鉗音潛鑿音作 名謂注工人治木器鑪音盧鎚音追鉗音潛鑿音作

僩猶敗也 箋如春秋傳鄭伯之車僨於濟牛車敗於豚上其畏不死之僨故曰覆敗也 **傳十章**

太師尹氏 箋按詩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周大夫家父作此詩以譏王之用尹氏以致亂也或曰周幽王時

楚書楚語 箋楚語者即周語中之楚語也昔左丘明作春秋傳意有未盡復采前世自周穆王以來下訖簡悼智伯之事以爲國語晉語有周語魯晉鄭楚吳越凡七國之語號曰外傳二十卷吳之亡在哀公之末

舉昭偁 呂東萊大事記通鑑節取國語爲之

文公出亡事見檀弓 箋按檀弓下晉獻公之喪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厄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還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謀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云蓋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譖而文公出亡在外也

君子以位言之賢有德有位者在上之君子也 箋有德有位者在上之君子也以位言者乃在上之君子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 箋獻子仲孫慶父之曾孫也事成公襄公成十三年晉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也錡也郤氏是與身之基也郤子驕基其右泰堂父之子泰丕茲事仲尼是與也

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箋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季冬冰方盛命取冰以入此月日在北冰厚堅之時也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祭於是乎用之謹大夫命婦喪浴用冰故謂卿大夫以上喪用冰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 箋章句疑此有闕文然之小人出程氏經說如此則程子以六字爲句蓋謂小人之務財者本爲富今乃謂之爲善者人君反以之爲善若謂其有能也後雖有善者敎之則其害亦不可救矣

大學章句箋義卷一終

大學或問箋卷二

朱子或問

第一章　親當作新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箋如禮記必先有事焉勿忘勿助之謂也又如填池之當爲呼聲之訛也又如徹木之當爲莫徹會子問其刑罪則繼剔注繼當爲繼此類甚多舉其凡耳

傳之二章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尙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劒尸爨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尙幸頗見於禮箋太公丹書之戒見於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嗚呼惡有藏之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尙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此丹書之戒也席四端銘安樂必敬無忘無驕無怠無盈無極無傾無淫無逸無荒無暴無戾無虐無貪無狂無惑無勞無擾無煩無苛無刻無忌無怨無恩無私無阿無黨無偏無頗無陂無側無反一側亦不可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鑒不遠視爾所代几銘皇皇惟敬口生垢口生垢口戕口銳銘見爾前慮爾後鑒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拯又在先**傳之五章　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知益明**箋書洪範二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思屬心心之官則思思而至於睿則能通乎微也睿而至於聖則無不通矣漢武建元元年董仲舒對賢良策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勉強之謂也**劉子所謂天地之中**箋劉子者則簡王時卿士劉康公也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閒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箋按年譜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初從學于延平先生公諱侗字愿中李公受學于謙章羅公仲素仲素則龜山楊文靖之高弟也文靖傳道東南從遊者衆然語其淵源之正行任量蓋極則羅公一人而已羅公授道于延平

也楹銘卅曰胡忮其禍將然卅大卅曰胡傷其易將長杖銘於乎危於分忘竟於乎失道於耆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火滅修容愼戒必共共則壽屢銘愼之勞勞則富觴豆銘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逐戶銘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弟及而曰我枝之乎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扈銘隨天而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顓銘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屈申之義廐之行之無忘自過矛銘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又晦翁年譜云紹興五年甲寅先生侍講講至盤銘因論武王丹書上曰先宗近有人進入此書因命小黃門取以示公蓋黃庭堅所書墨蹟也豫章集及洪氏五筆皆載朱子所謂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傳之三章　其爲信未必不爲尾生也箋莊子盜跖篇尾生溺死信之忠也漢書東方朔傳注顏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卽微生高也白公者楚太子建之子勝在吳時與晉謀襲鄭鄭殺之其子勝在吳聞白公爲白公乃作亂殺子西於朝而劫楚惠王葉公子高自蔡入與國人攻之白公入山縊死此莊子所謂尾生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抱梁柱而死者也事見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延平授道于朱子朱子祭延平文云熹也小子卽趨拜恭惟先生實共源派又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凡語錄稱先師者卽延平先生也

傳之九章　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箋名卿者指范忠宣公而言公名純仁文正公之子也**光武乃謂爲善恕已量主**箋建元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而已帝曰憺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傳之十章　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置之高處而以繩繫其大蘊牛束也經尺爲圍言約度之有十丈也賈誼過秦論云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箋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推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事孝文及景帝時由爲郡守爲郡守親都尉如合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

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不受刑自殺而幽棄市王尊魏郡元城人初仲爲散騎黃門侍郎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本傳劉寔以爲論方於掌上而好貨而不求苟合二反也恣睢貪縱二反也恣睢貪縱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合下使已此一反也性喜財物而不求苟合

大學註疏纂要卷三

鄭氏註　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楚書曰至爲寶註楚書楚昭王時書言以善人爲寶謂觀射父昭矣也射音石父音甫疏按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聘序云秦欲伐楚使者以楚之寶器楚王命昭矣也而賢臣王遂使昭矣也爲壇靖秦使者設上位曰君客也昭矣恤自居酉面之壇曰客欲觀楚之所寶者此也又史記言令尹子西太宗子牧葉公子高司馬子發大夫昭矣皆楚之寶也引之者證楚語君能寶愛善人爲寶也忽按疏義王孫圉聘晉乃王孫圉未知執是又按圉語無以寡君爲口實之下云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及乃不及舅犯曰至爲寶疏晉文公時在翟而其父獻勤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詞也秦誓曰疏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帥師伐鄭秦大夫杞子逢孫揚孫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殽晉人墨絰而哀遏其歸路故曰殽之戰是也舅犯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而悔過作此篇也媚疾註媚妬也說文云媚夫妒婦是媚爲妒也伐冰疏秦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喪大記註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疏之肉冰皆與焉是也

大學纂要卷三　一

大學註疏纂要卷三終

中庸章句箋義卷一

朱子章句

按衛氏禮記集說雲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爲中洪範以皇極爲中周禮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云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愚按漢小戴以中庸大學雜於禮記中至程子始表而出之又按孔叢子云子思適宋宋大夫圉子思子思既

中庸箋義卷一　一

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而王恭懿註家語又謂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按太史公作仲尼世家但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而未嘗言若干篇目惟朱子定爲三十三章得其正矣或曰王恭懿之言若未可據然孔叢子乃孔子八世孫鮒之所集錄也其言豈無徵與晁氏讀書誌載子思子一卷如孟軻問牧民之道見於此書則所謂中庸四十九篇者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

第一章　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箋天命之謂性如不見其兼物而言朱子乃兼人物言性者蓋書言人爲萬物之靈此合人物而言也故中庸於首章之末推致極功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性道

教所以合人物並論又二十二章至誠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正是天地位萬物育之事以人物言天命之性者蓋有自來**喜怒哀樂情也**箋通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又昭二十五年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禮運於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爲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懼耳今中庸於六情則有其四於七情則無其三蓋舉其凡耳**第二章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箋按孔疏引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易說乾卦中其唯聖人乎兩語王肅改一聖人相愚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却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翟子悉加反字蓋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煩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愚按東萊呂氏曰人說小人之中庸次一反字亦不消著忌憚爲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第十章　君子而時中**箋記內則云奉席請何鄉將衽註謂更卧處也衽卧席也衽兵甲者以兵甲爲寢卧之具也**第十一章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箋纂疏引語錄云如漢儒言災異之說推迹行事洪範集合傳記編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爲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獲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漢興又用其說以爲漢元帝時之瑞宜從所不勝爲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漢興又用其說以爲漢元帝時見信於當時通靈論斷云了翕所謂鄒衍一時之誕諸儒千載之惑信哉荀子所謂荀難者荀子不荀篇云君子行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貝石而赴河莊荀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貝石而赴河莊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義難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投道之不行發憤而貝石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貝音步會反司馬云申徒狄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於河崔嘉同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尾生與婦人期於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抱石自沉于泗**第十二章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箋莊子小無內謂之小一又楚辭遠遊篇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垠**孔子問禮問官名之類**箋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容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春秋昭十八年傳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鳶類**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箋云昊天斥成王也周公既沒成王幼少不能自光顯其德以安天下之功業至乎上聲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之躍怡然自得而不知所以然之故**十三章　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箋莊公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註齊地今濟北穀城縣哀二伐鄭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註言其蓋也**十四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箋按禮記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鄭氏註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疏之正正者正也欲使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的的亦明也所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諸侯朝會王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儀禮有五正三正四正者鄭箋詩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而孔穎達正義駁鄭云大夫士同射二正士一正誤耳正**物猶易所謂幹事**箋乾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孔穎達疏爲幹濟之幹殊無義**齊之爲言齊也**箋記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箋纂疏云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周遍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箋按禮記祭義宰我問鬼神孔子答之云云疏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而爲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于上爲昭明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悉蒸出其上出其氣薌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皆有悽愴之情焉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氣爲焄蒿悽愴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此神之著也**第十七章　子孫謂庶思陳胡公之爲**箋

記索隱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又左傳襄二十五年昔虞幕嘗探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陳世家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二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而楚滅之陳滅而田匡得政於齊昭三年齊晏子語叔向曰齊其爲陳氏矣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之後陳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至月威烈王田和列於諸侯卒爲建國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將王賁入齊齊襄王子建降秦秦遷建共松柏之下餓死齊滅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僭率兵東略定齊地復自立爲王二世二年六月秦將章邯大破齊軍於臨濟下假齊王儋齊人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築破齊虜齊王建遂定齊地田橫橫走博陽自立爲齊王五年高祖召田橫橫自到而舜祀始絕田詳記之以見虞德必百世祀宜哉**第十八章　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箋組紺細創也大公名古公亶父之父組紺又名諸盩字叔類又稱公祖號曰太公凡四名組紺以上至后稷凡十二世周禮春官司服註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也不窋后稷子通典慶州安化縣即不窋城九域志古迹有不窋城章昭註國語以不窋當太康時竄諱入鞞音卑亦音貴辭盩音舟或音貴**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箋記王制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尸服以士服父爲士子爲士尸服父爲天子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註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冠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愚竊詳註文此乃禮之變然於義似未爲允當故三禮辨云父爲天子子爲士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鄭氏以周封微子爲證誤矣武庚誅死紂之祀幾矣豈復有補於禮學因附於此庶有考焉**王者祖之遺衣服**箋貢氏曰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也祭也皆如之赤者其刃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賣刀赤刃創謂又云武王誅紂之時刀赤爲飾大訓虞書與謨天球雍州所貢馬氏云玉磬鄭元云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先王之遺衣服**箋貢氏曰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如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冠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愚竊詳註文此乃禮之變然於義似未爲允當故三禮辨云父爲天子子爲士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鄭氏以周封微子爲證誤矣武庚誅死紂之祀幾矣豈復有補於禮學因附於此庶有考焉**王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箋其意已見註疏纂要其詳則有儀禮天子諸侯正統喪則服周及大夫降服或不降圖并有附載朱子語云朱先生因言孫爲祖承重須在朝參此條不見後歸家參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有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註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　愚因儀禮圖所載有此故并錄之使學者知禮之不可不講也**第十九章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箋按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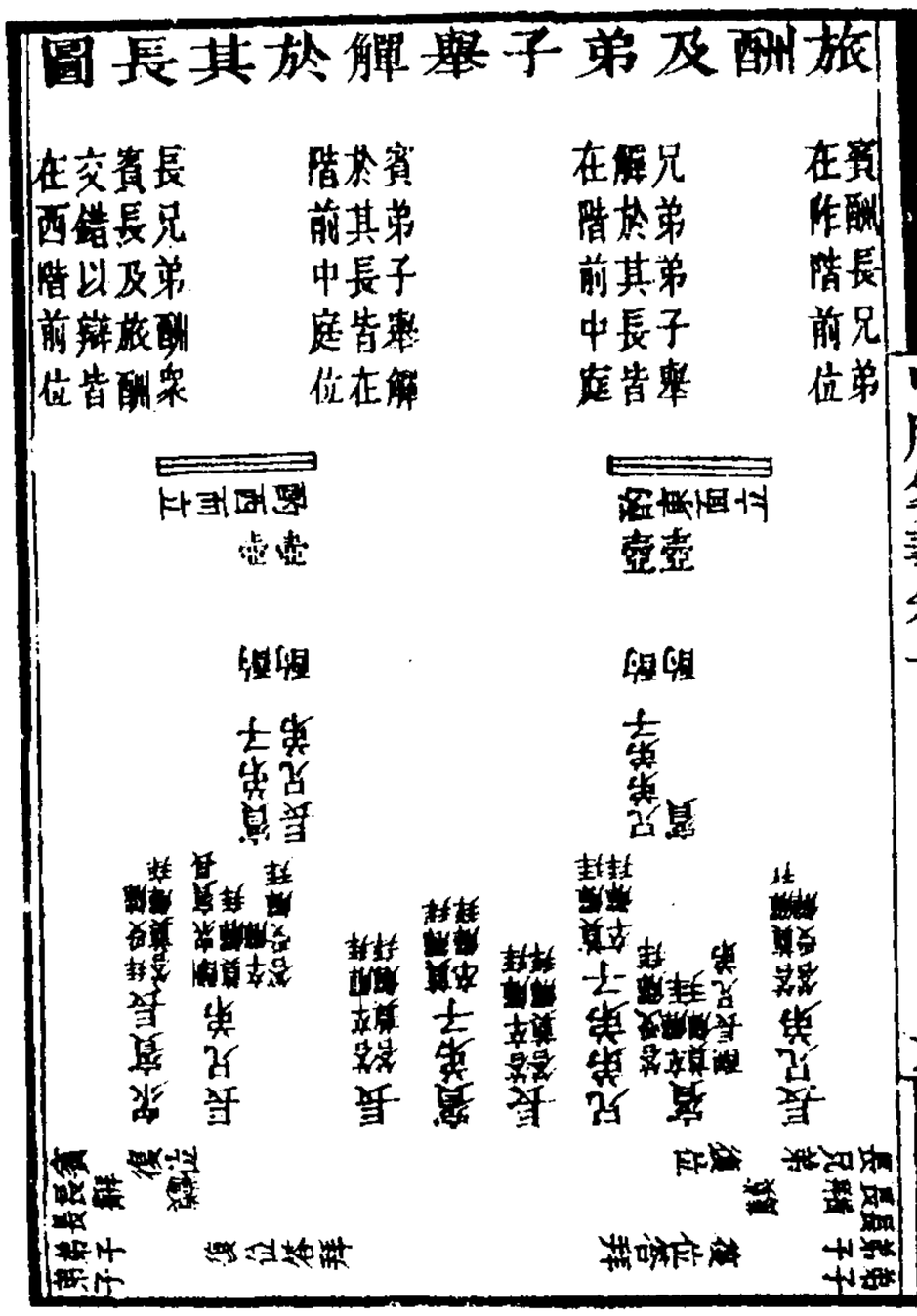
圖天子諸侯大夫廟制每廟皆有廟門內堂堂後室室後別爲寢廟皆隔墻隔墻後有閤門相通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註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而七諸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而五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而三士一廟不言官師者爲就有二說廟諸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而五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而三士一廟曰考廟王考廟而士無廟曰考廟而已疏引禮緯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亞子孫七適士上士也官師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長也王制天子八十一元士大國次國小國上士皆二十七人天子之上中下士皆視元士諸侯之士下士不得稱元**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箋按尚書顧命蔡註赤刀赤刀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大故曰大訓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註疏赤刀寶刀赤刃創謂之赤者其刃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創又云武王誅

紂之時刀赤爲飾大訓虞書與謨天球雍州所貢馬氏云玉磬鄭元云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先王之遺衣服**箋貢氏曰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如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冠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愚竊詳註文此乃禮之變然於義似未爲允當故三禮辨云父爲天子子爲士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鄭氏以周封微子爲證誤矣武庚誅死紂之祀幾矣豈復有補於禮學因附於此庶有考焉**王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箋其意已見註疏纂要其詳則有儀禮天子諸侯正統喪則服周及大夫降服或不降圖并有附載朱子語云朱先生因言孫爲祖承重須在朝參此條不見後歸家參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有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註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　愚因儀禮圖所載有此故并錄之使學者知禮之不可不講也**第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箋倫焉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穆與穆協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旅酬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子姓者禮記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註穆子姓也是昭穆所生之子直言穆者文不備也曲禮上

冠衣不純素註子姓之冠疏云子姓生也係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

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箋今以儀禮中旅酬及弟子舉觶於其長之圖載於後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



弟之道也上兄弟之正統承祖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親親之殺也嚴則守於公論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豪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其如示諸掌之義矣又祭統集說石林葉氏曰言陰陽之盛則陰終于冬物已退藏動陰終于冬物方蠢動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露

第二十章　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

箋見家語哀公問政第十七哀公對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至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知斯二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故此章之首自修身以仁以下即曰仁者人也親親大此即行之所始也**以其分而言**生知學知困知也及其知之一也**勇也以其等而言**生知學知困知之安行利行勉行三知安而行之**知也**學而知之困而利而行之**仁也**知之勉強行之**勇也**上文生知學知困知三知爲知下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近勇之大稟稍食也**箋周禮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謂廩也又稍人註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匪音分稍去聲**周禮稟人職**箋夏官稟人試其弓弩箭矢故謂之稟人試音考上音賞**往則爲之授節**稟此官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箋周禮夏官掌送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現人者主現選賓客使不失脫路節也節者道路用旗節也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少曰委多曰積遺去聲又遂師賓客則迎其道修此其委積此具也庀音丕又記聘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饔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盛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此乃天子待邦國賓客之禮若諸侯相朝則主國禮賓之數如上公則五積三問乘禽日九十雙侯伯四積再問乘禽日七十雙子男三積一問乘禽日五十雙其詳見羣書百考諸侯相朝主國禮賓之禮不同因附註於此**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箋鄭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慇懃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卿五介故知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合諸侯三歲聘五歲朝不及此年者子太叔略而不言詳見王制疏義**今以鹵莽滅裂之學**箋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第二十四章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箋事先筮而後卜疏當用卜者先筮之筮輕龜重賤者先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史龜策傳曰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大戴禮曰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立卦者坐士之著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

坐左卒筮卦者右卒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示主人畫爻於地卒畫卦於板以示主人也占人凡五職皆掌之屬其名六而職掌一也卜人掌龜卜之事筮人掌筮占隨荊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名十龜策傳曰龜一尺二寸龜滿尺二寸諸侯入寸禮家不同雜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逸禮又言大夫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鄭氏曰卜用龜之腹骨近足者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筮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燋焞龜音爽燋音焦遂飭其燋契以授卜師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燋也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楚焞楚荊筮之類也燋謂之楚焞楚荊筮之類也燋如戈鐏之鐏辯他昆切燒也兆煙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擇龜擇以木著擇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箋定公五年傳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偪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之徵也於是乎取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夏五月公亮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二君早死亡之徵也於是乎取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夏五月公亮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二君早死

第二十六章　鄭氏所謂至誠之德箋鄭康成註云此言至誠

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第二十七章　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箋古註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註云經禮謂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謂今禮也今章句不取者蓋儀禮爲經曲禮爲傳不得以周禮合曲禮言之也漢興魯高堂生所傳儀禮十七篇戴勝獻德皆傳之其後河間獻王復得古經三十九篇合五十六篇今行於世者止十七篇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唐韓昌黎嘗苦其難讀其篇始於冠婚終於有司之徹曲禮乃引儀禮之正經也禮記仲尼燕居篇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發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第二十八章　文書名語錄云大行人巡行天下考字**箋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蔫史諭書名聯聲音辨註書名書之於方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秋官象胥之職掌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者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又總名之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胥音上聲**執**

轍迹之度箋周禮考工記輿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又孝經序必憑玄象殊軌轍疏云兩轍之間爲軌車輪所踩曰轍**第三十章　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箋朱子格言云天時日律如律調之也水土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溢者居中原而弗歇也又云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又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此意大抵與或問及纂疏之釋相似

第三十三章　屋漏室西北隅也箋鄭康成註云屋漏謂東北隅爲室東南隅爲突室音曀東北隅謂之屋漏西南隅爲奧者養萬物故曰室突皆深也雖書圖象見後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

朱子或問

按衛氏禮記集說云按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爲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然十家之說凡輯略所不取者朱氏或問問疏其失然僅指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幾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則附於朱氏之後

愚按集說所引中庸解凡六十餘家亦可參考若朱子或問間疏其失者則衛氏集說雖詳然趙氏纂疏亦可見大略矣又按中庸序云凡石氏之所輯錄者即會稽

石氏名敦字子重十家之說則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延平楊氏名時字中立龜山先生藍田呂氏與叔橫渠張氏建安游氏定夫涑水司馬氏上蔡謝氏顯道河東侯氏仲良荊公王介甫此十家也若二程子之說或明道或伊川則輯略皆有分註可考

第一章　此吾性所以純粹至善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

箋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又曰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僞之情者也楊子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韓愈原性云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以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情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之於七情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情也動而皆得其中下焉者之於七情也有所不然後求合乎中下焉者之於七情也亡愈甚直情而行者也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東坡蘇氏之論數子則曰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未嘗立論也諸子之文章於爲文未嘗立論也諸子曰人之性善孟子曰人之性善而爭起孟子曰人之性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混也孟子之所謂性善出於其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孟子之所謂性善出於其師子思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其論韓子則曰韓愈取三子之說而折衷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是未知所謂性者而以才者言之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離性以爲情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也

愚按荀楊韓子之所云不可不詳說而明辨故撫其大要書之則覽者不待辨說而自明矣若性善之說乃孟氏撫前聖之所未發而蘇氏謂其立論是乃自爲立論之失而未知也善論荀楊者但可謂其欲求勝而卒莫之勝也　愚又謂先儒言性致辨於荀楊韓子者多矣有董仲舒言性在楊子之前而先儒曾無一語及之者按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之善不然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無教之

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爲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成於外者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惡而不可以名性者也天之所爲止於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蘭爲膠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惡也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與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衆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有不可以名性者也中民之性如菽如粟待覆伏二十日而後能爲雛待澡以浴湯而後能爲善善教訓所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所漸然也非賢樸之所能士也切詳伸舒之言亦不能無病才質之以開於荀楊諸子云豹擷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箋記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歐註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季秋亦獻肥之時豺乃祭歐而後食之此皆報本之義　愚又按戴記云魚陟負冰陽升也負冰者言解蟄也獺祭魚豺祭歐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朱子詩傳雎鳩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故毛傳以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語錄程子舉彈琴

而知殺心箋蔡邕在陳留郡人有以酒食召邕者主人彈琴於屏至門潛聽之曰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耶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主人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忽然唯恐螳螂之失也豈此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三辰失行箋記鄉飲酒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註三光云大辰也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又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山崩川竭箋國語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十一年幽王乃滅周始東遷胎殰卵殈箋集記云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鄭元註曰內敗曰殰卵拆不成子爲殈殰殈音獨泡任音壬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纊箋按杜佑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目不視邪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蓋綿爲之履之有約以爲行戒箋周禮天官屨人註黃色之綿爲之飾也士冠禮有青約繶約黑約繶約爲屨之頭以爲行戒玉藻童子不屨約約音勺樽之有禁以爲酒戒箋周禮春官司尊彝之職掌六尊六彝之酌鄭司農云凡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祭器圖云舟

滿則覆所以戒欹之沉湎也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鄭康成曰止潛爲由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雷震之威則欲其起敬也

第二章　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箋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孝廉第一桓帝時爲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焰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伾文用事柳宗元爲監察御史與陸淳呂溫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伾文定爲死友日與遊處踪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宗即位伾文竝貶逐

第四章　刻意尚行驚世駭俗箋莊子刻意篇刻意尚行驚世駭俗

第十一章　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箋漢藝文志曰神仙家二百五卷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或者專以爲務則欺誕怪迂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註云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怪迂之說要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心藝文志之言乃班固援劉歆論九家者流之說

第十二章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箋按韻書費字芳味切註散財用也

莘胡人困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第十九章　其讀爲韜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箋魏司馬懿之子名昭爲相封晉公魏曰武皇帝號謚尊司馬炎篡魏曰文皇帝故以昭爲文皇帝諱也及其祫於太廟之下箋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孝廉第一桓帝時爲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焰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伾文用事柳宗元爲監察御史與陸淳呂溫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伾文定爲死友日與遊處踪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宗即位伾文竝貶逐

第二十章　其讀爲韜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箋魏司馬懿之子名昭爲相封晉公魏曰武皇帝號謚尊司馬炎篡魏曰文皇帝故以昭爲文皇帝諱也及其祫於太廟之下箋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孝廉第一桓帝時爲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焰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伾文用事柳宗元爲監察御史與陸淳呂溫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伾文定爲死友日與遊處踪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宗即位伾文竝貶逐

第二十九章　其讀爲韜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箋魏司馬懿之子名昭爲相封晉公魏曰武皇帝號謚尊司馬炎篡魏曰文皇帝故以昭爲文皇帝諱也及其祫於太廟之下箋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孝廉第一桓帝時爲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焰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伾文用事柳宗元爲監察御史與陸淳呂溫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伾文定爲死友日與遊處踪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宗即位伾文竝貶逐

第三十章　其讀爲韜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箋魏司馬懿之子名昭爲相封晉公魏曰武皇帝號謚尊司馬炎篡魏曰文皇帝故以昭爲文皇帝諱也及其祫於太廟之下箋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孝廉第一桓帝時爲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焰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伾文用事柳宗元爲監察御史與陸淳呂溫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伾文定爲死友日與遊處踪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宗即位伾文竝貶逐

第四章　君子而時中箋莊子刻意篇刻意尚行驚世駭俗

第十一章　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箋漢藝文志曰神仙家二百五卷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或者專以爲務則欺誕怪迂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註云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怪迂之說要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心藝文志之言乃班固援劉歆論九家者流之說

第十二章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箋按韻書費字芳味切註散財用也

二年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祫祭則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畢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

王廟各一日禘祭則同一日註云凡祭之祼質明行祼謂晨祼鬯以朝踐太廟不可以一日而偏祼不可以一日而徧以祫禮爲大禘禮以其禮大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以祫禮爲大禘禮以其禮大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

繆之甚悉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因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迭禮記祫祭于太廟之禘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禘昭穆惟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三禮辨亦引迭禮祫而言昭穆各用一尸者乃昭一尸穆一尸而李氏考之不詳誤以爲昭穆皆立尸故有二十餘尸之疑也尸既不備則邊豆簠簋之飾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公彥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語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飯而言然禮器云一獻質

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註云一獻謂羣小祀三獻社稷五祀五獻四望山川七獻謂祭先公此語可據者孔穎達疏云周

禮冠弁服弋鳧一音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祭羣小祀稀見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義見五章祀四望山

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鷁見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

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獻用爵加於爵之外加爵之時遍人加遍之實酳人加酳之

中庸箋義卷二　五

禘禮概

禘禮圖

禘禮圖

中庸箋義卷二　六

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箋春秋僖二十四年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又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大王之昭也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註疏管國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鄧國在始平鄠縣東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滑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箋穀梁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作主壞廟有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塗人加墍之實墍人加墍之

音怪註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愚謂易棬者易其重承壁板而新之改塗者加以堊飾於墻壁之類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箋按史記周紀后稷不窋不窋子鞠子公劉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雲都或曰雲都亞圉弟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凡四名一名組紺又名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如此則組紺上距后稷凡十一世組紺卽太王父也太王父而太王卽古公亶父也太王之妃太姜生子王季王季之妃太任生文王文王子武王武王子成王成王上距組紺五世成王子康王名釗康王子昭王名瑕由此推之可以知其曰昭曰穆曰祧曰遷曰祔之世次矣詩周謂之文世室謂之武世室箋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敖孔穎達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也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　愚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猶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言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按三禮辨疑陵陽李心傳曰文世室武世室此條實甚誤矣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鞏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背殯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爲世室誤矣秦政之惡夫子譏父臣議君而除謚法箋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議父臣議君也世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之倉楹斲桷箋技藏記明堂位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註山節刻柱爲山也今之斗栱是也藻梲畫藻爲藻文也侏儒梁上短柱也複廟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刮楹達鄉者刮楹以漆石磨柱也達鄉者達鄉里通道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臨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又彀梁莊二十四年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楹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以文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愚謂易棬者易其重承壁板而新之改塗者加以堊飾於墻壁之類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箋按史記周紀后稷不窋不窋子鞠子公劉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雲都或曰雲都亞圉弟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凡四名一名組紺又名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如此則組紺上距后稷凡十一世組紺卽太王父也太王父而太王卽古公亶父也太王之妃太姜生子王季王季之妃太任生文王文王子武王武王子成王成王上距組紺五世成王子康王名釗康王子昭王名瑕由此推之可以知其曰昭曰穆曰祧曰遷曰祔之世次矣詩周謂之文世室謂之武世室箋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敖孔穎達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也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　愚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猶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言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按三禮辨疑陵陽李心傳曰文世室武世室此條實甚誤矣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鞏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背殯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爲世室誤矣秦政之惡夫子譏父臣議君而除謚法箋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議父臣議君也世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之倉楹斲桷箋技藏記明堂位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註山節刻柱爲山也今之斗栱是也藻梲畫藻爲藻文也侏儒梁上短柱也複廟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刮楹達鄉者刮楹以漆石磨柱也達鄉者達鄉里通道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臨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又彀梁莊二十四年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楹之本乃詔有司立原

士鮮士鮮者士則以黃飾之也丹桓宮楹刻桷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加細石焉大夫斲之士斲本加細石焉士斲本刻桷非正也註非正謂刻桷丹楹也今其廟既拜大略皆體記穀梁註文又按國語趙文子之舉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不謂而舍若趙文子之舉其椽檐椽也礱磨也舍大夫之僭也礱音盧重平聲卿音向麤音磨難他荀反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明帝遵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箋上二條並見後漢書明帝紀詔命註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箋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建宗廟之制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卽用魏廟祭征司府君以下漢征司將軍司馬鈞并景帝凡七室晉初建國用魏廟行祭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傅元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太始十年七月皇后楊氏祔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侑書杜預以爲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司馬公罪之所以爲萬世之坊也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箋見叔孫通之事禮註原者再也如周禮原簠簋禮記末有原之原原廟謂又一廟也又按胡致堂讀史管見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蓋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啟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孝益生於衰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愚又按原廟蔡邕不折衷至宋未改故櫟龍山語錄云今太廟却與寢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也豈不過乎　前了只嚴奉景世徒知議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箋漢惠帝四年帝以朔望數躐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衣冠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

廟司馬光曰過者人之必不免也唯聖賢爲能知而改之今叔孫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遂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漢明帝紀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殿年三十一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纂疏引文集曰不起寢廟之詔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絳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所處矣 纂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太子欒師位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藉幹者楊楯楯中若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有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裏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寘諸汶汶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以共大夫從之

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所處矣

纂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太子欒師位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藉幹者楊楯楯中若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有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裏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寘諸汶汶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以共大夫從之

寢廟之詔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絳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所處矣

纂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太子欒師位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藉幹者楊楯楯中若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有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裏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寘諸汶汶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以共大夫從之

意於此矣

纂按陸佃師農號陶齋放翁務觀之祖也朱子語錄論神宗欲立廟制時張琥則以爲疏廟祔廟只移一位陸師農則以爲祔廟皆移一世如師農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文王郤是穆武王郤是昭如我穆考文王又我昭烈考武王又如左傳說云文之昭也云云武之穆也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可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多有杜撰處不如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林擇之曰自通考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雍叔王季之穆昔蔡仲郤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昭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近而遷則武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非者或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雍叔王季之穆昔蔡仲郤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昭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近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非

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嘗有意於此矣

纂按陸佃師農號陶齋放翁務觀之祖也朱子語錄論神宗欲立廟制時張琥則以爲疏廟祔廟只移一位陸師農則以爲祔廟皆移一世如師農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文王郤是穆武王郤是昭如我穆考文王又我昭烈考武王又如左傳說云文之昭也云云武之穆也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可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多有杜撰處不如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林擇之曰自通考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雍叔王季之穆昔蔡仲郤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昭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近而遷則武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非者或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雍叔王季之穆昔蔡仲郤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昭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近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非

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

纂山陰陸氏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羣親等而上者也張琥之議庶幾近之 纂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太子欒師位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藉幹者楊楯楯中若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有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裏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寘諸汶汶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以共大夫從之

張琥之議庶幾近之

纂山陰陸氏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羣親等而上者也 纂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太子欒師位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藉幹者楊楯楯中若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有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裏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寘諸汶汶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以共大夫從之

但其言士二廟亦可嫌於降殺以兩不完又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張琥何淘直謂昭常爲踞牀常爲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則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又曰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廟王季親近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非者或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雍叔王季之穆昔蔡仲郤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昭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

位亦卑壓尊何以無嫌縞以爲不然蓋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末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王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太祖末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自太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次也說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窋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爲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爲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疏者從之處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坐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王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禮亦已惑矣玉藻

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才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闕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筮宅祖必以其昭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闕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闕遷廟也然則孫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太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吳郡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無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故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享之祭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雖

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居處沒而殯葬以祔祭又廟爲尸陽曾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矣至於廟次獨不然乎已上張氏之說與陸說不同合而觀之其義自見

第二十章　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箋按禮託集說新定顧氏曰蒲盧水草藻葭之類易生之物也夫子以蒲盧譬爲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傳命譬德之流行也　愚按顧氏之說與沈說亦同竊詳以爲果蓏者蓋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舊說必惑於待化之義而鄭氏有果蓏土蜂變化之說而程子亦因之也

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微

箋漢書本傳賈誼之曾孫也說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年珠厓郡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指之建議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曰聖漢初興平定天下孝文皇帝閎中國未安偃武修文時有獻千里馬者不受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像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佚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願遂棄珠厓上從之後以數十短石顯棄市

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掌之於經有明文

箋周禮地官比長之職凡徙于國中及郊者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有鄉里之委積門關之委積郊里之委積野都之委積縣都之委積鄭註少曰委多曰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愚又按授節委積之詳秋官大行人小行人之職亦當兼考

第二十一章　唯沈氏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

箋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註文略引顏子所好何學論而通書後語亦略引之今全錄於此使學者讀之庶知顏子之所以好學者其理無越乎此矣程子文集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之爲道如何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已矣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養一件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弟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觀斆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聞孔子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孟子則學而知之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事其言鮮有至於道矣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且以養由基爲說　第二十三章

箋此蓋喻致曲之意就一事上用志者養由基楚共王時善射者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與晉戰潘尪之黨養由基蔣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其能射穿七重甲也晉呂錡射中共王之目王召養由基使射呂錡中其項以一矢復命又使射呂錡中其項以一矢復命

中庸箋義卷二　十三

第二十八章　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須於冬官

箋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愚按冬官其工有輪人爲蓋輪人爲輿人爲車輈人爲車之等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一諭焉

箋周禮春官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制內史掌王之八枋之遽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註云書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合能讀之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協書名聲音註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屬猶聚也象胥譯官胥音醋謂象胥之有才智者也

秦滅六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

箋史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頒行論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水六數衣服旌旄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車同軌書同文字周禮保氏六書註云象形會意轉註指事假借諸聲此古書法也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大篆與古文小異後人名曰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　古

大篆異同而爲小篆亦曰秦篆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已上所引出書鄭又按法書苑云邈光遲以隸書亦與於周代謂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算之狀按此亥文則春秋已有隸書矣

第三十章　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

箋史黃帝紀獲寶鼎迎日推筴註黃帝得寶鼎神策故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也神筴乃神著也黃帝得神著遂因以推算歷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而推之故曰推筴迎日也又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也

卒章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

箋按衛國風碩人篇云碩人其頎衣錦褧衣碩人指衛莊姜朱子傳云錦衣之大著也如鄭之丰詩則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又曰裳錦褧衣朱傳云婦人自言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爲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蓋淫奔之詩此則訓義不同而非冠其文之著者故謂中庸假借而言詩大雅文王之篇於緝熙敬止朱傳以止爲助語辭今大學以爲安所止與止於至善皆假借也大抵庸學孟子引詩多假借之例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所以平者無聲無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

箋朱子格言先生云雖是無聲無臭其間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所以能變化闔闢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人身上說上下如此說得子細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又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而萬物莫第一章或問中云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　愚按此說即所謂陳了翁序文之誤說者蓋陳忠肅公未知程子舊本而於改本爲之序也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終

中庸註疏纂要卷三

鄭氏註　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天命之謂性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疏春爲木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秋爲金金主殺殺義亦主果敢斷決夏爲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藏者多知亦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性之於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性之與情似金與銀印銀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銀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戒愼恐懼**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愼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疏君子行道先虛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常戒愼於其所不睹之處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雖耳不聞恒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愼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愼其獨**　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幽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疏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卽恣情人皆佔聽察其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愼懼隱微之處恐其罪惡章顯故君子恒愼其獨居能謹愼守道也**鮮能知味也**　疏按異議云張華辨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鷄知棲牛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其斯以爲舜乎**　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告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爲充也**衽金革**　疏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鬬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唯云南北而不及東西者鄭神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造端乎夫婦**　造在老反疏事雖細天下之人无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鳶飛戾天**　疏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既纖於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不同也**道不遠人**　疏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外能及物人所能行則已所行可以爲道若違離道則不可施於己又不可施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伐柯伐柯**　疏此豳風伐柯之詩周禮云柯長三尺傳三寸**忠恕違道不遠**　疏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於物**胡不慥慥爾**　慥慥猶實言行相應之貌**失諸正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正也**和樂且耽**　疏意和樂且復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樂爾妻帑**　疏古者謂子孫爲帑故古公亶父云予則帑翻汝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神之格思**　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怠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誠之不可揜**　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疏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註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不可遍此雖說陰陽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鬻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子孫保之**　疏師說云舜禪於禹何言保子孫承祭祀故云保焉**者培之**　註栽猶植也草木之植曰栽時陳圀是舜之後**栽者培之**　疏按詩本文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憲憲令德**　疏憲憲顯顯成惟有文王**父作子述**　疏善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述起焉先公組紺以王迹置留反以上時掌反疏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都生太公組紺諸整

中庸纂要卷三

則叔類組紺諸整是一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　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厄乃服之也疏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公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　此一段集註中庸云三年之喪又云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段先生謂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是取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之說先生意不取今詳之則呂氏亦是本註疏說故綠之以備參考**一以貫之**　疏若行五道必須三德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分別實能兼任其官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此句其屬在下者內盡於心忽誤重在此**達道五行之者三**　疏若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

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誠其身也變則化註變之久則疏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化如月令鳩化爲鷹是爲鷹之時非復鳩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作祆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祆孽說文作蘖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疏按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虢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虢多涼德虢必亡也性之德也疏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智信皆由至誠而爲德故云性之德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註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人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悠久久之下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也悠也久也疏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此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疏二語皆是孔子之言解詩之文故引古語證之杞不足徵也疏論語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有其文故引古語證之吾從周疏論語商問孔子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言則杞亦存焉文見義故引周禮足之故曰天之所以爲天也益曰從周疏案趙

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會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

論孟集義序　二

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釋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論語集義序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子集註

論語本無篇名每篇之中章自爲指如學而述而子罕二字本無文義但欲摘篇首二字以冠之然非足以包一篇之義蓋後之講師以簡策繁多欲習之便故因其科節以爲號耳

時習章　學之爲言效也（箋韻釋效學也象也效亦作斆古學字從文故謂學爲效又學記學干戈秋冬學羽篇學皆音效）**習者如鳥數飛**（箋習字從羽故謂如鳥數飛之習是也者月令季夏之時二陰既起廣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拿搏之事）**習重習也**（箋此取易卦習坎之義坎下坎上故云習重習也坎險陷也且以有孚維心亨朱子本義云習重習故事本義云習常德行習教事本義云習常德行習教之詳此意則所以善及人信從者衆卽治已治人熟而安之也）**坐如尸**

（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如此有凝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愚謂程子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卽習坎有孚維心亨之義又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本義云詳此意則所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朱子本義成德成已之德也禮記哀公問篇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論語首言學之一字而終則歸之君子按楊子學行篇學者所以求爲君子者也）**有子曰章**　謙退不敢質言也（箋毛晃韻貿之訓義不一此則訓爲正也主也言有子不敢自主爲是而正言之故設爲疑辭也）**吾日三省章**　曾子孔子弟子（箋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毛晃韻二十二覃

參韻註曾參字子輿參取參乘之義或然也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觀之故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此卽所謂愈遠而愈失其眞者又云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可見矣　道千乘之國章

語錄千乘之國據司馬法云云　箋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云云司馬法本太公著也太公沒管仲復修太公之法謂之節制之師故漢書志曰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主兵之官掌邦政軍旅屬焉因井田而制田賦纂疏引司馬法及王制周禮之不同今按傳寅纂書百考所載兵車士卒之闕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爲田一同百乘爲采地之大爲百乘之家殊不知一同之賦實千乘百乘者供王之數也又士卒七十五人惟言輕車而不知有重車又小司徒井牧田野之圖云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家受一夫是謂井其田

甸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有萊者分受之大司徒不易之地止百畝而遂人上地有萊法考之一成三百家蓋舉受萊者言之也今以五百七十六家除三百家爲受萊之家外餘二百七十六家則地之上上計之中地家百畝假如百五十八夫下地家二百畝假如七十二夫以三百二十四夫除去中地百家除去中地下地之數尚餘七十二家分受二十六夫上中之地家二十五畝四家通受一夫四十家爲十夫二十夫三夫除十夫尚餘一十六夫七十二家除去四十家尚餘三十六二家上下之地家五十畝爲半夫以三十二家分受一十大夫無餘地司馬法之與周禮相表裏如此又羣書百考云咸問包氏說論語道千乘之國者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亦可據乎曰此正與周禮四丘爲甸之采芑其車三千合與春秋傳田一成衆一旅合舉爲而不足據乎曰敢問其爲周禮等書合何也曰一成百井之地也十井爲乘百井則十乘十乘者輕車重車各五乘也輕車五乘計三百七十五人重車五乘計一百二十五人共五百人爲一旅一旅而十乘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之軍則二百五十乘六鄉六遂十二軍則三千乘三千乘者十井爲乘之積也是不與詩合乎苟非十井爲乘一成安得有一旅之賦是不與春秋傳合乎四丘爲卒一

謂敎天秩有禮之類皆是法天自然古疏云天地以氣序爲節則四時功成王者以制度爲節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賢易色章　吳氏曰　箋按子夏此章及大德不踰閑一章吳氏皆言其不能無弊　愼終追

遠章　或問云蘇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箋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子禽問於子貢章　今去聖人千五百年　箋按紫陽格言宋慶元丁巳是年正月文公于臧書閱下東楹上書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父在觀其志章　或問如元祐欲改新法　箋宋仁宗時王安石知制誥神宗時爲相建議講行新法創置三司條例司以青苗免役錢騷動天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公相議者或謂新法姑改其甚者足矣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變若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宜亟罷之　禮之用章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　箋禮記祭義云義者事之宜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信近於義章

者宜此者也揚子重黎篇問義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原道行而宜之之謂義宣公二十五年傳晉解揚曰信載義而行之爲利又曰義無二信**食無求飽章　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箋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云子子夏弟子問子墨子云如此則墨子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在七十二子之後楊朱見於莊子列子二書老子弟子也與梁惠王同時列子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可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朱弗應禽子出語孟子孟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子已上出容齋五筆列**貧而無諂章　子貢貨殖蓋先貧而後富**箋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財廢舉謂停貯也嘗相魯衛家累千金故史記列之貨殖傳云七十二子之徒賜最爲饒益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又莊子子貢往見原憲憲秉大馬中紺表素軒車不容巷此皆富之證也**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箋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附錄

子曰書洛誥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巧言令色**皇侃謂巧言令色孔王註云巧其言善其色乃大包藏凶惡之人指共工也又伯禹篇巧言令色便辟側佞釋云外飾而無質實者也夫子既言巧言令色此乃有德之容至若色厲內荏則色厲內荏仲山甫令儀令色足恭巧言亂德詩云巧言如簧若詩者雖令色之反而內荏者乃巧令之尤

千乘之國馬融註本周禮包氏註本禮記王制二者不能同也舊有答井田策云謂王制司馬法與周禮所載地理之廣狹大家之多寡有所不同參之相異謂王制百里之地太狹者不知禹之賦不合乎井田者不知軍賦之法也謂司馬法約之周禮則地理無廣狹之不同夫家無多寡之相異謂王制百里之地太狹者不知禹之賦不合乎井田者不知軍賦之異

百里之國止乎三萬夫而出車千乘是三十夫而出車一乘亦未見其爲狹也此所以謂以千乘之地爲狹者不如準之以縱橫之法而又不知此乃田賦而非軍賦也田賦歛百爲夫夫也田賦之說大意本王制疏文謂司馬法之太廣者步百爲畝歛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則百井之中三百家出革一乘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等之王制皆百井之地也而井田百井則十乘司馬法之百井則一乘井田之法一乘則三十家而司馬法之一乘則三百家以三十家而一乘之百井則一乘十較三百則既有十倍之增是百里之三萬家者百乘之賦也而所餘九百乘者無地以出之矣蓋知百里之地三萬家而爲田賦之千乘者固自若之法欲寬民力每謂發之時十分取一故于田賦千乘之中調其百乘而已於百里三萬家之中而調百乘是一乘也蓋三十家而一乘者田賦三百家而一乘者軍賦也軍賦之制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里凡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甸六十四里凡五百一十二家爲甸而謂之三百一十二家由是言之則五百一十二家爲甸而家者何也蓋軍賦之制每乘七十五人於六十四里五百一十二家之內大約七家而賦一人是五百一十五人也然而三百家一乘者非截然以三百家而供一乘蓋調發之際于五百一十二家之內每十七家而遺一人則五百一十二家之內當調發止三十人而七十五人爲乘

者不盡發也所謂三十人者卽司馬所謂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八徒二十八者是也止於三十人而言三百家一乘者蓋一乘之中一人行而十家資也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徒其征調餘二百一十二家者又以須在後之調發也故三百家而一乘是三萬家而千乘以是三百人者十調而一遍於千乘之中一調而百乘是千乘者六十調而一遍凡所以然者欲均勞逸而休民力非如春秋之世日事戰爭不念民力必百里調千乘而盡發其父子兄弟足其數也此所以謂以司馬之賦不合乎井田者不知軍賦之異乎田賦也若夫馬牛器械因田賦之所出而供給糧糗又有遺人掌之則官給之矣故馬氏包氏之說不同者馬氏言者軍賦而包氏言者田賦也合是三者而論之則百里之地其爲三萬家則一萬有廣狹衆寡之不同哉慎終追遠輔氏曰自殯至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至有悔焉按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祭統云士庶人有善則本諸父母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矣太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子曰君子施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云不以已善毀親之過春秋書毀泉臺譏暴揚先祖之惡故漢元帝時杜欽上書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繩荀悅曰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喜之各由其宜可也貧而無諂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曲禮曰富貴而好禮則不驕而不淫貧賤而好禮則志不懾

論語箋義卷一　六

論語註疏纂要

序解

疏按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故謂之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者齊人所傳篇次或異古論者出于孔氏壁中敘曰漢中壘校尉至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改名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改名向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宣帝時勝以尚書授太后九十卒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時人榮之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秩皆二千石傳之按漢百官公卿表云古論者出于孔氏壁中

論語箋義卷一　七

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矣近故司空陳羣至義說疏此敘魏時註說論語之人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晉泰始四年薨王肅字子雍東海蘭陵人甘露元年薨註爲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註作聖證論難鄭元周生烈燉煌人字文逸本姓唐今集諸家之善至集解疏此敘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也如註言包曰馬曰之類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焉光祿大夫至何晏等上疏此敘之人也孫邕字宗雅樂安青州人也爲書鄭沖字文和榮陽開封人也曹羲字元茂譙國譙人魏宗室曹真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詵之弟也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近天子家語述毛詩註作聖證論難鄭元周生烈燉煌人字文逸本姓唐今集諸家之善至集解疏此敘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戚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爲尚書又尚公主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曰子者古人尊稱師曰子子亦有德之通稱不亦君子乎疏言誠君子也千乘之國註司馬法

云云此投巳載在集成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圖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于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註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疏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二十一十里之國二十二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八二百一十國也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四百里之封也兩存其義者以周禮凡公致太平之書王制者漢帝令博士所作也使民以時疏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昏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昏亢見則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面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同德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馬中年則公旬用二日馬無年則公旬用一日馬皆重民力而不妨奪農務也旬音徇弟子入則孝疏言爲人弟與子之道也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信近於義疏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而不必守信也史記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遷守信而非義也

爲政第二

朱子集註

政之爲言正也箋記哀公問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德之爲言得也箋記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集註舊說行道而有得于身後以身作則云云心慊以德字從心其義尤切北極天之樞箋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中故曰北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居不章者秋有始篇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所守者至簡至制動箋周易畧例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曲禮三千箋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註禮儀經禮也威儀禮十七篇道之以政章政謂法制禁令也箋法則也言法如周禮太宰以入灋治官府司馬建

邦之九灋漢約法三章此法字未便謂之刑特號耳制度此乃一定之制者節制也經制也記云制國用易云節以制度之類是也若集註于齊之以禮註云禮謂制度品節者此制度專主禮而言如車服冠冕都邑廬第之差等爵之異數此乃禮之節文也禁者戒也止也所以禁民爲非也如入國而問禁司寇掌邦禁糞邱五禁隧施不犯刑也令者命也號令也書云謹乃出令語云不令而行合乙令丙令是也使民以時疏莊二十九年左傳敎化也徵其止邪也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箋記經解禮之敎化也微以禁之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志於學章聲入心通箋記樂橫渠曰聲入心通邪也於未形欲人日從善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志於學章聲入心通箋記樂橫渠曰聲入心通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天命人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聲爲律身爲度箋家語五帝德曰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矣史記禹聲爲度稱以出言禹聲音應鍾律以身爲法度註今巫步猶稱禹步稱以出言者權衡亦出於身也稱音去孟懿子問孝章魯大夫仲孫氏箋孟子僖子之子僖子疾屬其子南宮敬叔名說與懿子師事仲尼昭公七年傳禮卽理之節文箋記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或問三家葬而設撥箋檀弓殤之喪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椁幬爲輴沈肴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法者也君何學焉朝者以水澆輴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縗引輴車滑有輴沈故須設撥撥謂縗也三臣者當廢輴今有縗是用輴大記云大夫二綍是大夫有縗既夕禮云士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今云三臣僭者大夫以上始朝廟之時用輴縗唯殯時用軿軸不得用輴縗也輴音軨子游問孝章養其親而敬不至至何異箋內則云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亦然人子於父母之犬馬亦食之養視不敬則養父母與養父母之犬馬無異蓋此意也子夏問孝章孝子之有深愛者至必有婉容箋六言出禮記祭義祝其所以章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箋或問引喪禮乃因俄蔡濮而遂代楚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公會諸侯伐蔡蔡潰而遂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而不復此所謂伐楚聲討而所由未是也溫故知新章學

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箋記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註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難盲去不器章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箋纂疏引黃氏曰以物而言如舟不可以爲車之類蓋莊子天運篇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周而不比章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人而仁者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金玉之工箋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刮摩之工人之事也佛氏之言　至近理箋韓昌黎荅孟簡尚書云佛老之言勝於楊墨朱子語類云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而過之也或曰孔子亦出於楊氏而過者何也曰孔子爲正者以其物也吐芽唯在地中含養故爲地統乾也佛氏愚謂程子所引乃推類而言不必論其先後然後世止以漢明帝永平二年爲佛入中國之始不知武帝元狩中霍去病征匈奴至皐蘭過居延得其祭天金人即佛像也帝以爲大神立於甘泉宮焚香拜祝此入中國之始也程子謂其害尤甚因詩註之何爲則民服章　是以君子大居敬箋此語本公羊隱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之意予奚不爲政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箋先是季平子逐昭公死于外平子即季桓子父名意如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子文伯六年虎又盟公及桓子七年虎竊寶玉大弓以逃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人而無信章　任載之車田車兵車乘車箋毛詩小戎註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人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周禮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云此以馬大小爲節兵車即革路兵行則輾重隨之田車木路也此乃田獵之車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田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箋轅端上曲也鉤衡謂軛上曲如屋之梁也問十世章　三十年爲一世箋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古註三十年曰世史天官書天運三十歲所因

損益可知章　損益箋春秋雜取神怪卜筮童謠而造殷周　識緯術數之學箋無識語至司馬遷作史記始言秦滅長城以備胡爲亡秦者必胡也曾不知爲胡亥及陳涉起事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以爲楚當再受命至成帝時人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自後讖語盛矣王莽因之造伯符命代漢其後道士西門君惠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光武建

謂三綱五常箋冀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漢章帝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漢平帝時王莽殺其子及漢忠臣北海龐萌曰三綱絕矣此又在白虎通前白虎通義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有曰六紀謂諸父昆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大若綱小若紀然非漢儒之言乃古之遺言也　文箋禮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有忠質文之別獨漢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司馬遷高祖紀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若試薄也故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韓退之襲其說其作本政論曰周之政文既敝也後世不知其承其有作者黜文說其所由來也以此詳見三山林少穎辨天地人三統箋註始引馬氏以忠質文爲三統者此馬融本董仲舒之說也集註繼言子丑寅爲三統者此本檀弓孔氏疏文也檀弓云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建寅之月物生色黑孔氏疏尚黑尚白尚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爲正月者天之陽氣始生爲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爲天統丑爲正者物已吐芽唯在地中含養故爲地統寅爲正者以其物出地上始著于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故林鍾爲地統乾之九二萬物咸通族出于寅木也故爲人統統者繼也黃鍾之律長九寸林鍾長六寸太簇長八寸無餘分故造律者以是爲統竊嘗疑之黃鍾十一月之律故於子爲天統太簇正月之律故於寅爲人統獨林鍾六月之律屬未乃爲丑之地統何也考晉律歷志黃鍾之律與丑之氣皆下生林鍾而林鍾又上生太簇此林鍾所以爲丑之地統也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卻子經世書之說也子丑寅之寅在五支韻十一真者乃寅故之寅今多誤讀　小過不及之間箋易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此卽小過不及之義　所因所革箋禮記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云云此其不可與民變革者也又禮器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之造伯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自後讖語盛矣王莽因之造伯符命代漢其後道士西門君惠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光武建

武二年冥定王楊逵議曰赤九之後農楊爲主楊病癰欲以
感衆孟武伯相證法制教直理曰赤劉之九會昔符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
乃詔案河雒讖文之言宣布天下大赦其說始於亡秦盛於
光武若術數則如漢之京房唐之袁天綱李淳風占算之類
是也**非其鬼而祭章**　天子祭天地　至　五祀　箋此三語曲禮文
雷月令孟仲季春其祀戶祭先脾孟仲季秋其祀門祭先肝孟仲季冬其祀行祭先腎行在廟
門外之西爲載雷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設主於
廚上季夏之月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在室中土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穿穴所以名室曰雷至孟
冬則五祀之祭又兼廚乃息民之祭也又晦翁答陳仲蔚云
古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窗此乃中雷後人易而爲屋不悟
古制相承亦有中雷之名但當於室中祭之又答符舜功祭
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扉屋只於堂階下作兩條路子
五祀雖分四時然出行則徧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山
子於門前以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
喫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厭厭屢山川之義

附錄

道之以政　家語刑政篇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
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
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不變道之
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刑矣　**子游問孝**　祭義曰宰執雞
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
又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
集註蓋孝子之有深愛者至
嚴像格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註成人既冠者然則孝
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子張問十世**　朱子語類陳安卿問古者改正朔
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卦受臨註云
物之芽其色尚白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卦受復其色
尚赤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高陽
氏神農氏有虞氏皆以十一月爲正色
堯皆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尚黑殷皆尚白黃帝以十三月
爲正尚黑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
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
下正朔三而文質而者各自爲義不相須也　**其或繼周**　或時
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
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

論語箋義卷一　十三

論語箋義卷一　十四

極而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
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帝王始起先
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三統者春秋
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卦受泰註云
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卦受臨註云
物之芽其色尚白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卦受復其色
尚赤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高陽
氏神農氏有虞氏皆以十一月爲正色
堯皆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尚黑殷皆尚白黃帝以十三月
爲正尚黑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
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
下正朔三而文質而者各自爲義不相須也　**其或繼周**　或時
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
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

爲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孟懿子　疏春秋定公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
晉卽懿子也論法曰溫柔賢善曰懿**孟武伯**　疏春秋
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平子名意如恐入備之備
卽季平子註疏謂季桓子者亦無所據但云與孔子同時則

八佾第三

朱子集註

季氏旅於泰山　箋按昭公二十五年傳將禱於襄公萬
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滅孫曰此謂之
御季平子註疏謂季桓子者亦無所據但云與孔子同時則

平子乃桓子之父皆同時也以傳爲據意季氏有此舞必自平子始故平子之逐昭公即集註所謂益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爲乎斯爲可徵矣**以雍徹章**　雍周頌篇名　箋聖人舉相惟辟公天子穆穆等語皆不可施於三家之堂也**成王之**耳若詩云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既右烈考亦佑文母

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箋義見論語章**人而不仁章　失正理則無**白既灌章

序而不和　箋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序也**林放問禮章　夫祭與其**和也禮者天地之序

敬不足　至**哀有餘**　箋范氏所引見檀弓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文先言喪禮而後祭禮范氏所引先言

祭禮而後言喪禮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　箋所引見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

若可以致孝於鬼神　**喪不可以徑情直行**　箋檀弓子游曰禮有直情而徑行者

戎狄之道也　**爲之衰麻哭踊之數**　箋如軌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又如三年之喪十三月小祥除首絰二十五月大祥

論語箋義卷一　古　去

隊經杖二十七月禫祭畧月從吉期喪一周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類此哀麻之節也如臣聞君喪而未葬

其哭之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又如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

而卒哭并喪迫於公事者三日成服五哭奔父之喪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之類此哭泣之節也男子袒而踊婦人不宜

袒故不踊而辟者但發內心喪大記又云小斂主婦亦踊孔子曰伯母叔母宜哀踊不絕地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

童子不踊之類此踊之節也檀弓曰夫禮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旅於泰山章**

諸侯祭封內山川　箋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記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故諸侯祭境內山川亦

以河非楚有也孔子曰河爲祭王弗山爲東嶽之長故擅弓注云泰山衆山之所仰王制疏泰山在齊魯之界故齊亦

有事於泰山必先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

配林

君子無所爭章　大射之禮

大射者諸侯將祭擇士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五禮之中屬嘉禮參侯參音

儀禮大射三侯之圖

鵠　似鵠　鵠　鵠　似鵠

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于侯于音豜豜飾也豜胡犬也取捷點意侯則虎侯豹侯熊侯而謂之大者言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若畿內諸侯之尊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而以別之然不嫌於偪上者天子三以取名淮南子曰鴟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名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

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之圖

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飲不勝者圖

堂東　記所不平者飲大夫之不勝者則授爵而不飲謂大夫也

大夫　壺　壺　觶　觶　觶

右按儀禮圖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以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爵也豐形似豆而卑作人形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挾一箇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其上遂以執跗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住云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相飲之位注謂飲之者立於飲者之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如初三耦卒飲實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予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俟才不可以辭罰衆耦皆降箋衆耦取弓矢之人射諸侯四耦大夫卿及士三耦又春秋襄二十九年傳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孔疏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乃畿外諸侯故三耦或問不勝者脫決拾遂以執跗箋決鉤弦者詩車攻云決拾既依決著於右大指以鉤弦拾更以韋爲之以護左臂利弦者依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跗音撫弓把之中記云左手承跗是也巧笑倩兮章　繪畫之事箋禮運五色六章疏云初畫曰畫成文曰繢剋注司服云畫以繢剋注是也甘受和白受采箋禮器云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則禮樂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又禮運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可謂能繼其志矣箋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夏禮吾能言章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箋樂書記云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史記言武王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宋忠曰今陳留雍丘縣是杞後改國曰宋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隱四年傳云杞侯來朝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又晉杞侯來朝傳曰書子賤之也又昭十五年其後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此皆夫子時也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之時僅存五篇則典籍之不足徵可知矣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則賢者之不足徵可知矣洪氏五筆云鄒國小於杞而鳳鳥名官鄒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語錄引禮運吾得夏時吾得坤乾箋禮記註夏時者有小正坤乾者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其歸藏又大戴禮云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柴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已見於周公之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異大要則同堂時訓田小正而更詳數今小正見於大戴禮漢九江太守戴德所記也歸藏者按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其卦以坤爲首坤爲地故曰歸藏禘自既灌章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箋伯循亦曰伯淳名匡唐人師事程

三言指其掌　吾不與祭章　君子之祭七日齊箋祭祀云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戒即散齊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日散齊日祇者定其心志不御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即集註所謂必見其所祭者此意也　王孫賈章　或問凡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箋王孫賈衛靈公子路請禱二章集註所引五祀者據曲禮月令士喪禮皆戶竈門行中霤此殷時之制王制言大夫祭五祀則諸司命中霤門行厲及與祭法言七祀皆周制也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天子之祭也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曲禮所謂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諸侯祭山川祭五祀大夫祭五祀此爲夏殷法王制謂大夫得祭五祀謂有采地者則五祀有夏殷周之殊不可不效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公厲是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公厲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又有問禮大宗伯五祀五祀以爲五官者彼五嶽之上此也合儀禮樂記周禮三者觀之雖有甲鎧之殊然皆不以侯爲言讀者更考之射音石　子入太廟章　簋周公之廟箋公羊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鄹曾邑名箋史記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地志云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先後本子姓自宋襄公至孔嘉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家語云孔子生三歲而父叔梁紇死襄十年傳偏陽縣門發鄹人紇扶之註云仲尼父也是叔梁紇之稱鄹人有自來矣縣音元紇字音曰此何器對曰此廟器也是叔梁紇之廟有敬器焉夫子聞之曰吾聞有坐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君子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坐側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唯賢君子能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唯聖人能之子曰惡有聖人之器而不自滿假者乎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三軍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子曰善哉夫有不覆載容物之德其孰能之此之謂也是也天子大射儀禮鄉射禮皆有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弓以弓爲度儀禮大射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以皮爲鵠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此棲皮曰鵠是也天子大射侯畫五采雲氣賓射之侯中二尺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三正之侯則去元黃二正之侯人之形類也上個象脅下箇象足箇音幹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以皮爲鵠似鳥之棲故謂之棲侯則去青白以朱綠所謂畫布正也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元玄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侯道以貍步貍步取其善覘候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張弓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貫革之射息箋禮記云散軍郊射左射貍首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貫革射穿甲革孔疏云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左射乃東學右射乃西學貍首騶虞皆天子射歌之詩革甲鎧也言軍中習容儀又無他物但取甲鎧張弓而射唯穿多重爲善春秋義由基徹七札是也又按儀禮云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而射之周禮鄉射三日主皮亦註云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合儀禮樂記周禮三者觀之雖有甲鎧之殊然皆不以侯爲言讀者更考之射音石　告朔章　須羊文公十二月之朔羣臣聽命於廟告朔毋乃禮乎公曰賜也愛其禮我愛其羊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周制每月朔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以特羊告廟而聽朔于太廟

來歲十二月之朔　箋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以來歲十二月之朔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註中數曰歲閏數曰年若今時作歷日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疏云中乃中氣朔乃節氣鄭注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朔音石　以特羊告廟　箋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疏云諸侯以特羊告朔自文公始不視朔　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朔猶朝于廟非禮也公羊曰每月朔朝朝廟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天子命者孝子慈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曰曷爲不視朔公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　關雎樂而不淫章　欲學者玩其辭至正也　箋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既玩其辭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　管仲之器章　管仲齊大夫箋史記管仲者潁上人也地理志潁上縣今有潁上縣韋昭云管水出陽城潁水出陽城潁川臨南二十里牛山之阿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三歸臺名事見說

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滅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衆仲之對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惟天子得盡物數諸侯則不敢八音者金石土革絲竹匏木也鄭元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鞉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謂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註云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惟得于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僭也故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時已僭之他廟也**三家**疏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以爲首引三家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辟公**包曰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以雍徹**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論語箋義卷一　三

旅泰山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君子無所爭**馬曰多算者飲少算疏算籌也鄉射記曰箭二十長尺有握射于堂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揖如升時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降者皆襲說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前射及階揖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如始升射升堂坐奠于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升降也**必爭**灌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亦逆祀**子入太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周公廟僖公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僖公乙公逆祀**每事問**鄭注知當先先後之倫故春秋譏之是知當在僖上今升閔先僖故云逆祀子入太廟每事問閔公于閔公爲庶兄置僖公于閔公之上廟謂僖公文公緣僖公文公二君俱逆祀故春秋譏之成熟然**父母之年章**世室羣公稱宮古謂大夫宇邑者以邑冠之孔子父叔梁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鄹人之子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奚杜註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焉疏鄉射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容二曰興舞和興閒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樂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猶分禽則有主皮之射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其容作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射禮已名者左傳衛侯以幡侯示服猛討迷惑者**告朔**鄭注周禮教鼓人以

論語箋義卷一　三

里仁第四

朱子集註

人之過也章後漢吳祐至**是也**箋本傳祐順帝時爲膠東侯相齎夫孫性私賦民錢市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箋春秋僖五年晉獻公使士蔿與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苟無道以主之**至**自恣乎**箋莊子山木篇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禍之所將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合乎大方集註乃反其說**幾諫章**　**寧孰諫**箋孰與熟同內則疏謂純熟**父母之年章**　**愛曰之誠**箋楊子孝至篤云孝子愛親惟日不足故謂愛曰之誠

附錄

安仁利仁　禮記表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長畧者强仁好仁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君子喻於義　晦翁年譜云淳熙八年辛丑授基誌銘率樓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來請書其兄敎以君子喻義利發論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又按象山戊申書自謂南康之集加欵於秘湖然猶鹵莽陋未能成直捷以相發甚爲可愧此象山自道也象山文集所載記章謙義并附錄晦翁之說于左方庶有所考象山白鹿洞書院講義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鉄砭礪磨於四方師友冀蒙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日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歡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敎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願惟庸虛何敢當此遜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惑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敎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請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請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日聖賢之書而裹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之以無負于任使之者不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習但爲爲心痛之疾首專志乎義而日欲之學問講習之熟安得人之錮其於利欲之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獻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後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警悟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遠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幾諫　曲禮曰爲人之臣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事親有隱而無犯疏親有喪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是也　勞而不怨　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遠遊　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無改於父之道　此章與學而篇當是重出學而篇當是孔注此是鄭註本或二處皆有

速數之數此章言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數則瀆而不敬故見罪辱疏薄矣

公冶長第五

朱子集註

公冶長　筞家語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　**南容居南宮又名括**　筞集註云名絪又名括字子容此據家語所載史記弟子傳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春秋閔又作說爲魯世卿卽孟孫氏其後說爲南宮氏卽懿子兄檜弓南宮敬叔註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敬叔失位去魯及反魯則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以此事推之則南宮敬叔若猶有可議者何歟　**子謂子賤章**　**子賤姓宓**　筞家語宓音密史記宓與伏古通濟南伏生卽其後子賤爲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理蔡疏所引父事兄事友事者語出說苑　**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　筞家語十九孔子問于子賤何得何忘對曰自汝之仕何得之是學益也明也俾祿所供祿及親賤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嘆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無君子者則子賤焉能取此　**漆雕開字子若**　筞家語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漸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史記云字子開魯人　**孟武伯問章**　**春秋傳眾悉索敝賦是也**　筞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謂晉士匄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孔文子章**　**諡法勤學好問爲文非經天緯地之文**　筞史記諡法解唯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葬于畢乃制諡遂敍諡法按以文爲諡者首曰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愍民亂而不損文凡六又春秋昭二十七年傳云經天緯地曰文孔文子

使子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箋哀公十一年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女其初妻之嫡嬖于孼而爲之一宮出文子女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而遂奪疾之妻疾或淫于外州州人奪其軒以獻疾恥是二者奔宋衛人立疾之弟名遺文子使室孔姞即太叔之妻也事在衛出公之時亦見家語正論解子謂子產章　子謂子產鄭大夫公孫僑箋史記索隱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也按春秋世譜乃公子發字子國之子史記乃誤公孫者以其出於公族故氏公孫鄭世本子產長于孔子三十五歲生于鄭悼公元年鄭簡公之三年子產討平尉止等亂時年二十四乃襄公之十年也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記年表襄公五年子產卒左氏昭公二十二年鄭子產有疾數月而卒鄭定公之八年也其去鄭聲公之五年乃隔二十五年史亦悞也子產事簡公定公史亦同如都鄙有章　至　廬井有伍箋見襄公三十年都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上下有服者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者封疆也溝洫也廬井有伍者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如鄭民之歌子產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即有服有伍也褚敞也奢侈者畏法而藏其衣服也晏平仲章　晏平仲齊大夫箋平仲萊之夷維人也今東萊地也史記索隱曰晏子名嬰字平仲萊夷子三思章　求

論語箋義卷一　羲

舅謚平字仲其父桓子名弱事齊靈公莊公景公晏子家在齊子城北門外著書七篇在儒家名嬰子春秋　臧文仲章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箋文仲魯公子彄之會孫莊文之問爲大夫　蔡大龜也箋大龜出蔡州故龜以蔡名猶冀產馬而馬稱驥又按通志昆蟲草木略云蔡地產蓍常有白龜出其下故今有白龜廟州人祀之此其證也　棁梁上短柱　箋爾雅云梁上楹謂之棁侏儒柱也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箋文公二年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爰居三不知也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也六關者塞關陽關之屬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家人織蒲而與民爭利居蔡山節藻棁虛器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祀太廟夏父弗忌爲宗伯縱令躋僖公于閔公之上蓋僖公雖爲閔公兄然僖公嘗爲閔臣位當在閔下今躋于僖上是逆祀也禮器曰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不知也爰居海鳥也似鳳凰魯語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其文多不全錄又莊子至樂篇昔有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云　令尹子文章

論語箋義卷一　羲

令尹官名箋春秋職官書云尹訓正也楚之官以尹名如箴之職獨尊於內統兵於外皆令尹之在也太宰小宰皆居其下　子文僭王之事也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于齊箋按田敬仲完世家完陳厲公之子蔡人殺陳厲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敬仲生孟夷孟夷生孟莊莊生文子名須無事齊莊公襄公二十五年崔杼之妹公通焉杼遂弒莊公初莊公欲伐晉崔杼諫不可謂陳文子曰吾言于君而弗聽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此時文子既知其君內有淫行外欲與戎而不能諫失於正君也公既弒文子之子桓子名無宇亦爲卿坐視崔氏之亂不能討賊也不數載而復反于齊者襄二十五年宋向戌如齊欲弭諸侯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若文子二十七年出奔則至是僅二三載而反齊故曰不數年而復反　季文子三思章　求遺喪之禮而行箋事見註疏纂要程氏分記曰晉侯雖有疾不幸而死再聘焉可也未死則吾不幾于幸亡乘禍而曰備豫不虞妄矣嘗讀喪禮有晝哭夕哭朝夕哭而無預備之條　宣公篡立文子反使齊而納賂箋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公子遂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賂齊人以濟西田　寗武子章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箋衛文公有道者衛國風定之方中干旄等詩皆美文公者也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穡訓農通商惠工敬發勤學授方任能之類成公無道者咸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二十八年晉侯雖有疾亡乘禍而曰備豫不虞妄矣嘗讀喪禮有晝哭夕哭朝夕哭而無預備之條　宣公篡立文子反使齊而納賂箋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公子遂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賂齊人以濟西田　寗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箋衛文公有道者衛國風定之方中干旄等詩皆美文公者也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穡訓農通商惠工敬發勤學授方任能之類成公無道者咸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以說于晉衛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以說于晉衛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及其母弟視乃立丈公庶子宣公名倭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賂齊人以濟西田　寗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箋衛文公有道者衛國風定之方中干旄等詩皆美文公者也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穡訓農通商惠工敬發勤學授方任能之類成公無道者咸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以說于晉衛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及其母弟視乃立丈公庶子宣公名倭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賂齊人以濟西田　寗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箋衛文公有道者衛國風定之方中干旄等詩皆美文公者也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穡訓農通商惠工敬發勤學授方任能之類成公無道者咸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以說于晉衛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及其母弟視乃立丈公庶子宣公名倭元年季文

纂要微生高章　微生姓高名魯人　箋漢高帝紀尾生孝已之又莊子註亦然掠美市恩箋昭公十四年已亞而行損師古註卽微生高也掠音亮　孟名言爾志章

馬勒之生由乎馬　箋勒音的轡也莊子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絡牛馬四足則不容不羈勒之　十室之邑章　說衛瑤讀焉者於處反爲下句首

不成文理　箋蓋註疏云一說衛人故以如字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衛意謂聖人不以已之好學敗人故以如字者爲絕句也　必有忠信如丘者語錄云古註疏

附錄

公冶長第五

公冶長可妻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女孔聖世譜云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公冶長所娶必伯魚之弟也又家語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卽孔子之兄也故叔梁紇又娶顏氏女名徵在而生孔子也孟皮之女妻南宮縚之妻喪其姑孔子誨之壁日爾無從從爾爾毋扈扈爾從從爾爾毋扈扈大也從從音總又音崇孟皮之及之子孔忠字子蔑與忠子蔑同仕　宰子晝寢　王若虛云宰子之惰非止一朝夫子

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公冶長　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東南五里所墓極高書說冶長解禽語故禦之縲絏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以妻孔子兄之子　包註夏曰琬般曰璉周曰簠簋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說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註此論語異服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縲絏之中也　縲黑索也絏攣也所以拘罪人之中謂在獄中也　非其罪也　孔子以其子妻之知其必不然

南容邦有道不廢　包曰南容卽南宮适也名縚字子容三桓之族也　邦無道免於刑戮　孔曰免於當世之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兄孟皮也故叔梁紇又娶顏氏女名徵在

子謂南容　包曰南容孔子門人魯南宮敬叔也　邦有道不廢　言不爲時君所廢棄　邦無道免於刑戮　言愼於言行　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兄孟皮之女名曰伯姬

子謂公冶長　包曰公冶長孔子門人魯人也　可妻也　可以嫁女與之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孔子以其無罪故以女妻之

子謂南容　包曰南容孔子門人魯南宮适

卒從其母畜于邵淫于邵子之女生子文焉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三思**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孫行父如晉傳曰十乘故知四十匹也**馬十乘**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註云周晉使求遭喪之禮歸賓入月乙亥晉襄卒杜預云所謂

論語箋義卷一　三

雍也第六

左邱明魯之太史是也　且死者

甯武子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事衛文公成公有道則知無道則愚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二子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有天下二子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箋易說卦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本義云離中虛明故可以爲南方之卦按說卦此節朱子云邵子謂此乃文王後天八卦　**莊**

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又云子桑戶死孔子聞之又山木篇子桑病子貢裹飯而食之及子桑戶卒子貢問于子桑庚曰云庚卽庚桑楚也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

而處箋家語無其文事蓋見于說苑第十九篇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今按集註引家語乃誤記耳　**弟子孰爲好學章**

顏子三十二而卒箋家語顏子少孔子二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　**詩書六藝之學七十子非不通也**箋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註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注七十二人集註言七十子舉大數也　**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箋集註所引自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至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此一段見伊川文集顏子所好何學論凡七百餘字集中云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卽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子華使**

也箋集註所引自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至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此一段見伊川文集顏子所好何學論凡七百餘字集中云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卽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齊章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箋四升誦深尺內方外圓象天包地外誦釜同又按儀禮歸賓禮飧篇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六籔曰秉則五秉者今之八十石也又庾秉斛皆有二義如考工記陶人云庾實二觳鄭司農云觳讀爲斛庾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註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已又儀禮云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稭名也稻粱把爲筥詩云此有遺秉彼有不斂穧卽此筥也是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箋史記原憲字子思

猶與之粟九百辭而不受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箋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凡賓客喪紀之用共其幣帛芻秣以待會同軍旅之役行其秩叙頒其職事以治其委積之政令又按儀禮歸賓禮飧篇賓館于大門外東方北面賓至公迎于大門內東面再拜賓入門右北面再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至于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北面再拜公揖退賓入門左北面再拜公揖退賓入門左北面再拜公揖退賓入門左

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斷時彬鄉南墉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纂疏胡氏曰寢廟別無北牖然北方有少牖謂之匪恐北牖指此恩按匪父沸切說文隱也胡氏疑無北牖者蓋鄭注北牖或爲北墉疏亦云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賢

哉回也章　尋仲尼顏子樂處　箋集註所引程子曰乃明道先生之言見于通書後錄

子游爲武城宰章　武城魯下邑　箋地志在兗州之南城史記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即此武城也滅明墓在兗州鄒城縣然又有左馮翊滿河定襄皆以武城名縣故與魯之武城相疑而濟河特曰東武城

有弦歌臺述志者遂定著爲子游所宰之邑斯誤矣詳見豫章郡澹臺滅明墓友敬亭記謂武城爲下邑者以非大夫采地之邑也

澹臺姓滅明名　箋史記孔子當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受業子孔子附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友敬江南士大夫名施於諸侯家語其人正直無私仕魯爲大夫哀公八年傳云王犯大夫不見夫人且言用幣非禮也公羊則但言用幣非禮而不言不見夫人何休注以爲夫人至大夫無考者以禮經皆無其文也按士相見人尊與君同亦當有禮相見杜云大夫始見用羔雁見夫人亦當然

如所不與崔慶者　箋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弒齊莊公二十六年慶封乃立簡公而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而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讀法民其有不喻于教法者予周行夫豈偶然哉

孟之反不伐章　莊周所之人有士君子之行夫豈偶然哉

稱孟子反　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左傳又稱孟子側　**事在哀公十一年**　箋已見詩疏箋要其時則哀公十一年左傳齊師伐魯右師樊遲爲已徒卒師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知之好之樂之章　譬之五穀　箋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天官太宰三農生九穀注黍稷菽麥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知者樂水章

動而不括故樂　箋易繫辭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王弼注云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

齊一變至於魯章　魯猶存周公之法

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　箋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音渠成風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禮也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制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云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注云此非

周制不立卒伍不勝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此所謂從簡者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孔叢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大抵從簡尚功之意論見晉語然自太公始封三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此齊俗急功利之始至齊桓管仲之爲則餘習耳

子見南子章　衛靈公夫人有淫行　箋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注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蕢通于南子朝在宋故呼之衛太子蒯聵嘗使齊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

有見小君之禮　箋莊公二十四年經夫人姜氏至大夫宗婦覿用幣疏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之事按穀梁直言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之禮集成引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夫人且言用幣非禮也公羊則但言用幣非禮而不言大夫不見夫人何休注以爲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朱子疑其無考者以禮經皆無其文也按士相見杜云大夫始見用羔雁見夫人尊與君同亦當有禮相見于君執贄夫人慶者晏子仰天而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附錄

與之釜與之庾　箋則六斗四升庾則十六斗五乘則八十石

與其心三月不違仁　集成此章引語錄云三月只是言其久與是也仍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而多與之何至過多若

回也　易乾卦子曰其惟聖人乎繫辭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王弼注云其唯聖人乎繫辭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皆夫子之語例也

君子儒小人儒　小人之稱有二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賊而心術之間或未盡善故以是儆之

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敬鬼神而遠之　表記子曰夏道尊命敬鬼神而遠之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南面包曰言任諸侯之治子桑伯子王曰書傳無見焉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以此爲秦大夫恐非原思宰世家云孔子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魯司寇故以原憲爲家宰邑之宰爲費宰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闕子騫賢故欲用之是不臣也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汶上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魯北自牖執其手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牖執其手也一簞食案鄭注曲禮云國曰簞方曰笥奔而殿馬曰前曰啓後曰殿疏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日啓也秦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汶之不同者據所聞而記之也祝鮀之佞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皋鼬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啻有頃言莫之治也公曰會同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夫子爲衛君章國人立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皋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于蔡侯文多不載蔡侯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鮀有口才也宋朝之美孔註而訓反義亦通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朝爲羞謂嚴陽速日從我朝少君見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曰太子欺我子路殺子靈公怒太子奔宋哀公二年靈公薨初衛侯遊于

郊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辭至是夫人欲立郢爲太子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輒即出公劉聵即莊公也夷齊扣馬而諫箋史記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箋地理志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蒲坂即舜舊都虞虞揖遜之地故夷齊隱于此采薇食之及餓死作歌曰登彼西山今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西山即首陽山神農虞夏皆聶讓者又據史記本傳註蒲阪隴西首陽清源縣及五處皆有首陽各有案據先後不詳遑加我數年章孔子年幾七十矣箋史記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三乃魯哀公之六年也自衛反魯則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年註云學易時年已幾七十者此也又案史記云夫子既而喜易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讀易而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于易彬彬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葉公楚葉縣尹箋按春秋諸臣世譜諸梁楚公族沈尹戌之子楚昭王時魯定哀間楚縣尹也以邑名皆縣尹也楚尹雖僭稱公如白公之類亦有棠公衛有庾

述而第七

朱子集註

老彭見大戴禮箋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爲信都太傅戴聖事趙宋韓元吉敘小戴云蓋自漢興得先儒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戴禮虞戴德篇子曰止于君唯無言言必盡于他人則否公曰敬他人則如何子曰否止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官之敬大夫技之敬則抑抑則揚包氏註老彭商賢大夫志於道章藝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箋義見大學序文註自行束脩章十脡爲束

公尹公魯有賢惠公而不知年數之不足箋表記子曰綸道而行中道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已天生德於予章向魋出於桓公箋宋世家桓公諱魋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子向氏盼向羅上距盼五世向羅子曰牟夷牟也魋欲害孔子箋史記孔子厄匡日牟夷定公卒孔子去魯適宋徐廣曰牟夷牟夷之子南�collapsed 之事劉向序之于初至齊之時子長繫之于適齊之後者夫子遭公西華使齊在景公三十一年華返命而夫子以是年十二月適齊正太師適齊之後先儒證以國語則尤可見其爲初至齊子長謂學之三月俱爲可疑夫子生于魯豈不知魯有韶又豈待至齊而後學之此二字所以論語不載且夫子學琴于師襄七日而精又何至學之三月先儒以三月爲音者其說爲是見王氏逢原以九字斷之三月先儒以三月爲日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最爲簡妙

君娶於吳按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孟子卒疏若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而云孟子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言卒皆爲同姓諱也傳云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者孔子以季孫故孔子亦不服弔服而去絰從主節制也是時孔子已致事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而季氏不服喪故云與弔也胡氏曰昭公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雖曰爲君隱而實不可隱矣又禮記離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而昭公娶同姓故不命于天子謂之吳孟子今昭公夫人是宋女子姓者然箋按史記殷紀昔契有功唐虞之世封之商邱姓曰子氏殷乃契之後武王滅殷微子啟代殷後是爲宋故宋姓子氏詩云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是也諱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箋毛晃韻譜字註與誄同古者卿大夫卒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誄周禮小史掌讀誄是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蓋引古人誄禱祈之事非以誄爲禱也鄭氏注周禮遂以誄爲禱誤監本注云禱也亦誤愚按晁韻注云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禱者此即哀死而述其行之義也

附錄

述而不作樂記作者謂明聖述者謂明時食於有喪者之側楊上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暴虎馮河小晏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太叔于田之詩曰襢裼暴虎獻於公所或古有是語而夫子引之子在齊聞韶齊陳舜之後故有韶此說非也敬仲奔齊先儒以九敘惟歌則九韶也或謂陳敬仲奔齊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哭則不歌檀弓云不樂註引此文是也馮河傳云馮陵也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爲陵也聞韶齊陳舜之後故韶樂存焉夫子爲衛司樂之官敬仲豈知韶者嘗考當時諸國雅鄭諸樂最備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嘗有韶舊也謹最齊景公

公旦公旦長子伯禽封于魯昭公去太伯仲雍二十三世六世禮云百世不通婚姻周道然也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箋按史記殷紀昔契有功唐虞之世封之商邱姓曰子氏殷乃契之後武王滅殷微子啟代殷後是爲宋故宋姓子氏詩云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是也諱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箋毛晃韻譜字註與誄同古者卿大夫卒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譜周禮小史掌讀誄是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蓋引古人誄禱祈之事非以誄爲禱也鄭氏注周禮遂以誄爲禱誤監本注云禱也亦誤愚按晁說非也敬仲在齊非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哭則不歌檀弓云不樂註引此文是也馮河傳云馮陵也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爲陵也聞韶齊陳舜之後故韶樂存焉夫子爲衛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老彭正義曰即莊子所謂彭祖也名鏗堯臣封于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餘音義同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依仁游藝少儀云士依于德游于藝文與此類六藝一日五禮二日六樂三日五射四日五馭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

束修此是禮之薄者

君乎定十四年前晉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蒯聵是以子拒父也桓魋其如子何集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去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是亡也言我所爲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亡之心也互鄉疏云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入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昭公知禮乎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言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順時世也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

論語集註箋義卷二

泰伯第八

朱子集註

三讓謂固遜也箋記鄉飲酒云月者三日則成三遜太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强大太王因有翦商之志箋殷道復興武丁修政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而淫亂殷復衰廣後武乙無道暴雷震死太丁立既崩帝乙立殷益衰子帝辛及庚丁之郎封也周祀太王之時民皆歌樂之頌其德注郎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古公少子季歷娶太任生子昌有聖瑞注有赤雀啣丹書止於昌戶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武王踐天王四世則太王當在庚丁武乙之時即與仲雍逃之荊蠻箋春秋世本吳太伯初居句吳即無錫後居平江府今有姑蘇臺其地今之揚州廣德軍宣國府鄱陽湖文城分寧皆其地也荊蠻吳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吳名起于太伯以前未有吳號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于越耳史記吳世家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見殷太伯不從事見春秋傳箋僖公五年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言太伯不從太王翦商之志故逃之而不嗣于周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箋記檀弓上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注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箋祭義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與於詩章

詩本情性箋漢冀奉治齊詩本傳云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之情性也情性能文中子關子明篇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者人之風也而國人之風故禮義也故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君子之於禮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箋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還旋也疏祥考註意即禮運五聲十二管還相爲宮是也還旋也旋案朱子格言云禮記註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云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律呂分布十二辰始子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于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師錄云黃鐘爲宮則是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還

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蔟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此即十二管還相爲宮是也又如語錄云每聲分爲十二等此即禮記疏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是也蓋十二律分配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故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入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體運云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更唱迭和皆本于相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仲呂而止其詳見于孔疏正義文多不錄今以隔八相生圖列於左方以便所覽又按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者宮屬土君象也五常爲信商屬金臣象也五常爲義角屬木民象也五常爲仁徵屬火事之象也五常爲禮羽屬水物象也五常爲智又有七聲者乃益以變宮變徵二者乃樂之即去聲而聲相連接處其說見於國語十二律則陽十二月也有此二字之義

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箋此語蓋本孔氏註

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閒水道箋纂疏云溝洫之制見于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者按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匠人之爲溝洫廣五寸二耜爲一耦之伐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鄭氏曰此歲內采地之制采地創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鄭氏曰以南畝圍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氏曰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爲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洫十洫南畔爲橫澮九澮四畔爲大川此川亦匠人連雖丈尺之數蓋不倍澮鄭氏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其有與五官互文者苟參而考之則耦之義自明匠人之爲采地井田法紛紛不同指以爲采地井田法之義自明匠人之爲溝洫說者謂與遂人稍稍不同指以爲采地井田法紛紛爭殆于有餘年莫之決也愚不自揆取二官熟復之合圖之其溝洫澮澮川之數頗愜事理當人情愚然後知二官之法一也遂人言夫閒之道以夫計故詳匠人言田首之道以里計故略蓋互文也彼記匠人者蓋得冬官之遺文與遂人互見其必知之矣鄭賈未詳其制孤分鄉遂采地以爲溝洫異于井田固失穿鑿然其圖川澮與近世諸儒之說獨勝愚仍直其圖於前而以愚之說圖之其圖有鄭氏遂人溝洫澮川之圖及傅氏匠人溝洫澮川之圖茲不須載

隔八相生之圖

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所生皆隔八位故曰隔八相生之數皆不出于三故曰三分損益詳見律書

民可使由之章　朝三暮四之術

箋義已見纂疏茅鹿門謂即櫟子

師摯之始章　亂樂之卒章也

箋詩之正風正雅周頌魯頌商頌之序或謂即櫟子

鄉飲酒禮工鼓瑟而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邶國燕禮則不歌笙閒之後即合鄉樂周南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閒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風也故拜樂之卒章乎而所謂關雎之亂以

附錄

勇而無禮則亂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仁以爲己任表記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之能勝也行者莫之能致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通鑑光武十二年初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稱疾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藥而死六尺之孤案辨詩外傳周中二十行役者十五年則六尺五年則六尺也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泰伯第八　泰伯吳世家太伯之弃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無子弟仲雍立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列爲諸侯其言也善左氏傳魏顆父病囘命使殺妻以殉

論語箋義卷二　四

又晉趙孟孝伯病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惡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會子賢人至田猶善其中人以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六尺之孤鄭元註云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既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有臣五人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疏環契帝嚳之子顓頊之後伯益皐陶之子亂臣十人太公望呂伽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伽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畢榮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閎散南宮皆氏顛天宜生适皆名也王之母文王之后太姒武王之母太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斆晃斆其色皐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晃祭羣小祀則元冕晃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禹之斆晃則五斆皆是也溝洫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一伐廣尺深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百里爲同同間廣

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子罕第九

朱子集註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箋冕者天子至于大夫之祭服也冠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常服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達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則知冠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常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晃曰希晃曰元晃司服云公之服自衮晃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晃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晃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晃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元晃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所不同者天子之衮晃十二旒鷩晃九旒毳晃七旒希晃五旒冕晃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晃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耳雜記曰大夫元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晃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耳雜記曰大夫晃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則知晃者自天子至于大夫之祭服也衮爾則麻之與緇布冠不同者天子至于大夫之祭服也衮爾則麻之與緇布冠不

九多陽虎之罪以冕之此暴于匡之明證也史記註匡宋邑在滑州考春秋疆理書及張洽地理沿革則宋無滑州惟鄭有滑州即鄭延也而朱之匡則開封府扶溝縣宋有承匡則在陳留襄邑縣史註豈非誤以承匡爲匡歟然又指爲滑州則非承匡矣姑俟知者考之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箋按侯國冢宰之事司徒兼之其下當置小宰按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音太一曰大宰蓋總攝羣職者大夫曰太宰蓋欲魯特置此官以榮已以後更無太宰知魯竟不立之篡疏謂當時惟吳宋二國有是官者考之春秋宋有司馬督西組吾向帶皆爲太宰吳有太宰嚭然楚亦有公子辰伯州犁蓬啟疆爲太宰皆僭也洪氏稱宋太宰者列子仲尼第四云商太宰見孔子曰聖者歟孔子曰聖則吾何敢然則正博學多識者也鄭云吳太宰者以子貢會與吳太宰語合論語問于子貢之說洪氏引列子之言則太宰自對夫子言而非問諸子貢之說當各詳其義**吾有知乎章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箋記檀弓上云遇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鳳鳥不至章　鳳鳴於岐山河中龍馬負圖**　箋國語周惠王十五年內史過曰南之興也樛杞夾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注鸑鷟鳳之別名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顧野王符瑞圖云昔伏羲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孔穎達易疏伏羲得河圖而作易**子疾病章　大葬謂君臣禮葬**　箋如葵大記君殯用輴攕大夫殯幬君殯以龍帷士以咸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周禮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掌其窆事是也輴劉伶反喪車也攕音道覆也殯謂棺衣覆之也龍音同以衛者之窆是也輴劉伶反喪車也攕音道覆也殯謂棺衣覆之也龍音同以衛者授之光職喪掌事卿大夫士凡有爵者別以大木爲衛而下備傾倒也戴戴也大夫以綍綍之而下之事也**曾子之死起而易簀**　箋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章　哀公十　箋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郊克之註此哀公十一年也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冉有曰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在衛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反哀公問政**是時周禮在魯**　箋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未見好德章　靈公與夫人同車　箋史記孔子只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孔子爲次乘云云家語又云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後生可畏章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箋曾子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進亦可以免矣其少不訓講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訓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耻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教焉罪也**衣敝緼袍章　緼枲著也**　箋記玉藻纊爲茧緼著音灼今俗聒著絮是也枲是易之骨子今之新絮晦翁解易乾坤之緼云緼衣絮也即如緼袍之緼言乾坤是易之骨子**九卦終于巽以行權**　箋易繫辭云履以和行謙以尊退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　案漢公羊桓十一年鄭棄仲知權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此反經之論始于公羊也**唐棣之華章　唐棣郁李也**　箋爾雅云唐棣樣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據此則似白楊者曰郁李即唐棣也如櫻桃者常棣也棄疏引文集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棣者然晉書曹志傳云周公之詠鴟鳥召公之歌棠棣則亦有用棠字者偏晉書作翩。此條原本脫。注今仍之

附錄

子畏於匡　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既能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爲畏匡也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天窮理盡性然後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以事觀之則爲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所畏也**高堅前後**　語錄曰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記仲尼燕居云子貢問曰敢問何以爲此中也子曰踐乎禮所以制中也故此章歸重於約我以禮**子欲居九夷**　漢武元封三年置樂浪郡屯元菟真番郡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犯禁八條有罪欲自贖者雖免爲庶人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僦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可貴讓仁善之化也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子欲居九夷

有以也夫鄭夾漈六書序略云東夷之俗仁仁者壽孔子欲之九夷浮海夏有以也不舍晝夜陸德明釋文音捨集註音上聲楚辭辨證則從顏師古洪慶善之說以爲舍止息也如屋舍次舍之義音去聲集註序於時點丁酉而辨證題慶元己未相距益二十餘年然則正當以去聲讀之石洞紀聞之說恐未及考此松柏後凋不因藉草而別至春而後易葉故曰後凋唐棣之華朱子小學樂記篇云唐棣枝頰反左右相靖而夾正因得合觀均亞偏反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殷恩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公二十四年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料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云云小序亦云閔管蔡失道而朱傳以爲序得之是二詩皆爲管蔡而作唐棣乃獨爲逸詩何與李清臣辨之云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不咸而喻以唐棣既曰爾思又曰豈不又云室遠夫子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刪而不取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黨人 五百家爲黨 **麻冕** 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爲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記

日始冠緇布之冠也 **畏匡** 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者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似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云云包註虎曾暴匡夫子弟子顏刻收匡匡人相與共識刻又孔子貌類陽虎俱行後又爲夫子御至匡人以兵圍之 **太宰知我乎** 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鄫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鄫也言齊哀周親之喪服也言齊哀則斬衰從可知也 **子疾病** 齊哀者齊哀則斬衰從可知也 **包曰疾甚曰病** 案東夷傳云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東屠六曰倭人九曰天鄙 **自衛反魯** 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僭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魯案正義頗各得其所是也 **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匹夫** 士大夫以上有妻媵庶人賤但夫婦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縕袍** 孔曰縕枲著也鄭元云絮今纊及舊絮也新綿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

論語箋義卷二　九

大門闕

鄉黨第十

朱子集註

朝與下大夫言章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君召使擯章** 案按儀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傳主國之君使接賓客者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諸侯相見上擯與下介對下擯與上介對諸侯親天子則上擯對末介末擯對上介蓋天子南面諸侯北面故也又見註疏纂要

賓 諸侯親朝天子曰覲 **入公門章** 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周禮秋官大行人司儀之職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而上公侯伯子男之介擯各有差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爲者四孤卿大夫士也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謂之禮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 **入公門章**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閾右 案曲禮註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臣統於君不敢由賓故說閾東也此語最明白故語錄云自外入右正與此合然又云而言則二說矛盾矣讀者詳之根閾之間見玉藻振音層 **執圭章** 執主器 案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君也聘禮曰上介執圭如重如授如不克執主君也聘禮所以申信也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禮** 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因齊人歸女樂遂行魯適衛晁氏謂適齊與史不合不知何所據且孔子方以春人歸女樂而去決無適齊之理 **紺緅飾章** 緅絳色 案按考工記鍾氏染羽五入爲緅三入爲纁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如今之紺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緅矣凡元色者在緅縓之間其

六入者與審此則紕非絲色變擧儀氏亦嘗辨之**袗**單也袗曲禮曰袗絺不入公門鄭註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也又玉藻振絺絺不入公門註振讀爲袗袗禪也**詩所謂蒙彼縐絺**之類縐音侧救反縐絺君子偕老詩蒙彼縐絺是當暑去袗延孫熙之上縐絺之上縐彼縐絺是當暑泄

然再三纂足又趨注云孔子升堂翬翟如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縞衣羔裘玉藻羔裘豹袪以褎之去喪無所不佩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非謂天子以至士記問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玉藻凡君子純以素紕以白紕以黑紕以緇紕以紺紕以紅紫不以爲褻服非喪紀記麻衣素裳麻衣黃衣以祭之元冠不以弔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不以弔鄉人儺郊特牲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弔之道也又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家語孔子爲大司寇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者拜之子貢問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拜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君命召玉藻凡君召有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君使使召臣急則趨緩則步一節今漢使者權節朋友死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山梁雌雉集註云有關文愚意謂當是山梁雌雉翔而後集子曰時哉時哉如此則文從義順似不費詞讀者當更詳之沽酒市脯魏梁雌雉翔而後集子曰時哉時哉山師夜雉言云詩有酒酤我無酒沽我酤縮酒也毛謂一宿酒也酒非三代無沽酒者沽酒市脯亦謂酒曰沽沽音古鄭謂酤酒也一宿酒耳鶴山云沽只是个不好的字記也惡也直謂脯酤之沽失經意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衣前後襜如一偏一仰前後襜如也前後謂衣之下縫也**君召使擯**賓之副曰介主之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向而立軹設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衡謂車軾北向而立軹設末也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側逕退西北並東向而列主人出直闕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逕退東南而立擯介既竟則主君就賓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請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轉傳以至末擯末擯傳相次而擯傳與賓之末介以次繼傳之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于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諸侯卿大夫相聘其介與朝位各下其君一等主君尚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視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揖其介與朝位各下其君一等主君尚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湖西北向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

先進第十一

朱子集註

野謂郊外之民箋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有遠郊近郊四郊之分周禮縣師掌郊里之地註郊在國之外載師及司勳職遠郊近郊之征役註五十里爲遠郊小司徒及閭師遂士掌四郊註曰郊皆去國百里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遂人以土地之圖鄉田野鄭氏曰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曰野賈氏曰爾雅云郊外曰野舍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里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也又鄉記王制大學在郊註引尚書大傳四百里爲甸二十里之國三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二里之郊此乃殷制也疏周制則司馬法云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聘禮註云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蒼欲損過以就中也**箋易大過卦爻下兌上初六上六皆陰柔象上至于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諸侯卿大夫相聘其介與朝位各下其君一等主君尚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視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揖其介與朝位各下其君一等主君尚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湖西北向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

日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本義云小謂陰也陽多于陽小者過也然二五皆以柔得中故可小事而吉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二卦皆欲損過就中之象也**從我於陳蔡章**

孔子聖賢其所幾刺告中諸侯之病若用事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子貢以所貨貨竊犯圍而出告羅于野人得水壹石炊之史記云哀公四年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久留陳蔡用事于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孔子然後得免家語云孔子因楚聘路經陳蔡史記云孔子久留陳蔡而楚聘之二說小異**并目其所長分俗論也**

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配享四科弟子宜參配享制曰顏生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此十哲之論所從始也**三復白圭章**

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顏路請子之車章　鯉孔子之子孔子卒

家語孔子三歲而父梁紇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之

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賻之

命車不可鬻諸市

劍命服命車不鬻于市註云尊物非民所宜有按曲禮夫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註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官卿大夫命車

問事鬼神章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易上繫云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竊詳註文蓋本此義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

衛世子蒯聵欲弒其母南子南子哭聵公子郢聾公卒遺命立公子郢公子郢固辭聾公夫人立蒯聵之子輒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哀十四年蒯聵入孔悝家遂與其徒攻出公出公奔魯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乃下石乞盂黡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結纓而死孔悝乃孔文子之子子文子之姊生悝悝母孔姬迫悝納之

殺伐之聲

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入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彈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然云云

季氏富於周公章　急賦稅以益其富

國民三家得七公得其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昭公五年三月舍中軍傳云卑公室也益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一而季氏獨取其二是季氏之賦又多於二子矣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蓋司馬法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甸四甸為縣縣有都四都為一同同方百里同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四丘為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革車一乘此乃邱賦也今用田賦則改其舊貫遠以為欲令一井之閒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牛馬乃多于常一十六倍杜氏以為如此則賦太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井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于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已上左傳疏思按冉有聚斂即田賦之事集註謂急賦稅以益其富者蓋舍中軍之時季氏已于四分之中獨得其二今又急于田賦是益富也左傳于仲尼荅冉有之問必曰有周公之典在故論語謂季氏富於周公者此也此又見魯語　**聲其罪以責之**

云聲其罪疏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

回也其庶乎章　賜不幸言而中

見註事

子畏於匡章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國語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棘其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命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臣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人之道也蒙共子哀侯大夫又擴弓言事親事君事師

服勤至死遠與此同**子羔爲費宰章**　子產說學而從政箋此乃集成左傳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假人之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四子侍坐章**　我雖年少長於女箋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

論語箋義卷二　六

端章甫元端之用天子以爲燕服及齊服士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子以事親之服子以事君之服四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既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如晉侯端委入武庫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則元端之用爲尤多也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億則屢中定十五年春鄭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鄭子羽高其容飾公受玉卑其容倨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嬰中也**小相**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聘禮云擯大夫爲上擯士爲紹擯又卿爲上介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卿爲上擯上介之則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顏淵第十二

論語箋義卷二

朱子集註

克勝也箋楊子問神篇云克己之私之謂克**勿者禁止之辭**箋通志六書略云勿者州里之旗也而爲勿不之勿故語錄謂勿字似旗腳者勿本爲旗**司馬牛憂曰章**　牛有兄死也箋宋景公患桓魋公使夫人驟譖享焉夫人景公母也未及覺陳成子使爲次舉魋先謀公請以室易薄巳名公不可魋伏甲請享公公知之遂攻魋其弟司馬牛致其巳與珪而適齊陳向魋未奔齊司馬牛又致其巳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又見註疏纂要**子夏哭子喪明**箋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張問明章**　易所謂剝床以膚箋剝坤下艮上之卦朱子本義云剝落也五陰本襄云制落也五月之卦而陽消落九月之卦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也初六剝床以足剝自下起六二剝床以辨辨床除也進而上矣六三剝之无咎象方剝陽而已獨處正无咎之道也註疏云六三與陽相應可无咎象曰陰陽切身故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哀公問於有若章**　周制云云故謂之徹箋篤公劉詩云徹田爲糧朱子云周之徹法自此始周公蓋因而修之耳**魯自宣公稅畝**箋宣

公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註借民力治田稅不出此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豐財之道也**征斂無藝**箋周禮匠人九井鄭注諸侯專一國之政賈疏民無藝貢公羊疏藝爲準法**齊景公問政章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箋史記陳完自陳奔齊桓公使爲卿齊莊公景公時陳文子陳桓子始大于齊行陰德於民以大斗貸粟以小斗受之晏子曰在禮家私不及國景公不能止之**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箋史記齊世家景公妾燕姬生子未冠而死嬖寵無子諸姬生荼胡姬生駒公子黔公子嘉公子鉏公子陽生皆出奔**陳氏厚施於國**箋史記陳完自陳奔齊桓公使爲卿齊莊公景公時陳文子陳桓子始大于齊行陰德於民以大斗貸粟以小斗受之晏子曰在禮家私不及國景公不能止之**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箋史記齊世家景公妾燕姬生子未冠而死嬖寵無子諸姬生荼胡姬生駒公子黔公子嘉公子鉏公子陽生皆出奔**陳氏厚施於國**箋史記陳完自陳奔齊桓公使爲卿齊莊公景公時陳文子陳桓子始大于齊行陰德於民以大斗貸粟以小斗受之晏子曰在禮家私不及國景公不能止之

十年齊人弒之子王立是爲簡公壬申公立平公以下後二世七十年時周安王十一年田常遷其君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康公名貸既亡無子田和遂爲諸侯太公之後乃滅**片言折獄章**

弟平公立平公以下後二世七十年時周安王十一年田常既亡無子田和遂爲諸侯太公之後乃滅**片言折獄章**

宿留也箋舊訓宿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箋哀公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白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

論語箋義卷二　六

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意謂魯或有事伐小邾非已敢問則已言不信愧死其城下可也又射是竊地叛臣與之相要是以射爲義恥與不義交好故弗從射是邾之大夫句繹地名射音食亦句音勾**季康子問政前章　魯自中葉政由大夫**至**甚矣**箋其事見註疏纂要季氏第十六子曰天下有道章季康子名肥季桓子之子

附錄

克己復禮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又家語正論解孔子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是夫子答顏回之說古有是語**崇德辨惑錯簡**

張問崇德辨惑錯簡資退錄趙與時云平菴趙先生云忠信徙義崇德者聖人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于常人矣此說故爲明白不必疑其錯簡**政者正也**記哀公問政章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矣

人皆有兄弟哀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民叛之而弃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仅謂之桓司馬**二吾猶不足**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知從宜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君不君臣不臣**史記田完世家完卒子常代之是爲田

論語箋義卷二　七

子路第十三

朱子集註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箋築蒯疏引語錄云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人星言夙興夜寐**仲弓爲季氏宰章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箋記禮運大道以時循行阡陌勞行講武之類按呂氏春秋云忠子賤彈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敏星而入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衛詩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云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說者祝倌人主駕者桑田說者祝倌人主駕者也朱傳云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于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勉之說舍止也桑田勸農之地也**仲弓爲季氏宰章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箋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衛君待子爲政章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箋父莊公之朝曰禰出公不父莊公而禰其祖靈公也**前瞻欲殺母**箋事見砥也第六**請學稼章　種五穀曰稼**箋周禮職方氏五種註黍稷菽麥稻又天官農生九穀註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魯衛之政章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箋魯始祖周公旦文王第四子周公子魯康叔衛始祖周文王少子成王時爲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分其地以立康叔封爲衛伯**衛公子荊章**

公子荊衛大夫箋荊衛之諸公子襄公之後名南楚子適衛章　西京之教無聞焉箋註文引文明太宗三君言之而西京之教無聞者前漢都西京蓋言漢文帝也文帝承秦敝之餘雖能與民休息海內富庶貫朽粟腐而貲誼請興禮樂則謙遜未遑固無所敎也　苟有用我章　按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蒲畔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甚疾蒲人懼出孔子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　冉有退朝章　魏徵獻陵之對箋通鑑唐太宗太德皇后葬昭陵上念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觀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見上指示之微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見一言可以興邦章之矣上泣爲之毀觀獻陵乃唐高祖墓　南人有言曰章　恆卦九三爻辭箋恆巽下震上之卦朱子本義云九三位雖得正然過剛而不中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又曰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善人教民章　務農講武之法箋按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于農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文多不載又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也　皆當思其作爲如何箋纂疏引蔡氏曰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恐當以此推之按禮記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融有餘旱水溢民無菜色孔氏領達疏云假令一年有四萬斛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歸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一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此云九年者崔氏云三十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皆有十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而言之蓄也正斷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故惟有九年之蓄而已

論語箋義卷二　三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南人有言曰章　按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云云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章　論語箋義小人之群爲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懷德小人懷刑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于利雍也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顏淵君子成人之美惡惠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于利雍也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憲問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不仁者而有邦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衛靈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季氏君子有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陽貨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盜小人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窃言者凡共一十六章

論語箋義卷二　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名之必可言章　緇衣子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使於四方章　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　公子荊　博物志云纘續二以約小兒於背爲之廣八寸長丈裹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日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有直躬者章　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罪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意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恒卦之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憲問第十四

朱子集註

有德者必有言章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箋記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云云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南宮适章　羿滅夏后相而纂其

位箋拔史記太康失邦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
崩少康立左傳魏莊子曰昔夏后之方有觀夏人而代夏政
在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
讒子寒浞浞殺斟灌而亦滅斟尋因斟灌之衆殺浞而立少
康殺浞與殪有窮遂亡按帝相被篡歷斟浞二世四十年
而史記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竹書略之甚又按有窮乃羿之
國開德府衛南縣有古鉏城則知窮石去鉏不遠矣程氏春
秋疆理書鼻春秋傳作澆浞之子箋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
室生澆及豷相爲澆所滅有夏之臣靡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殺澆與豷

公元年狄人伐邢齊人救邢胡氏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傳二年城楚邱而封衛呂祖謙曰桓公始霸之初狄衛又伐邢當時夷狄憑陵中國之甚非齊桓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矣八年蔡邱之會則一明天子之禁則知襄戴襄王之實信矣晉文公伐衛致楚之外如天王狩于河陽詘疏已言之矣如僖二十五年請隧伐原之事劉炫之言曰晉文請隧非眞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欲周人窺見其意而與之耳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奪之也且王室都洛與溫原近今晉以兵圍而取之逼王室甚矣而左氏購其伐原示信何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齊襄公無道　箋襄公名諸兒齊襄公絕滅天常縱肆人欲甚矣其荒也而不知恥矣急功名當魯桓公有志於濼未幾而桓公薨惕矣夫何會于禘享于祝邱爲惡益遠紀何辜也而遷其三邑衛何罪也而荐興伐之師還于秋而無知之弒作矣詩于南山刺其淫甫田刺其求大功盧令刺其荒用以見其內淫而外暴以及于弒至子般

秋傳作糾　箋莊公二十七年同盟于幽穀梁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故註疏引之取衣裳之會十一而去北杏陽穀之會爲九公羊則無其說註疏又引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者其文蓋出子國語今集註謂春秋傳作糾者蓋僖二十六年齊侯伐鄭公太公夾輔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齊侯伐魯公使展喜犒師展喜誓明其當有國而爲長矣此所謂衆言殺亂折諸聖者是也如唐之王珪魏徵箋唐祖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于上秦王世民功高上有意以代建成由是秦王與太子有隙武德八年秦王殺建成元吉時魏徵爲太子中允王珪爲太子洗馬秦王旣殺太子引魏徵爲詹事主簿王珪爲諫議大夫

威公兄也　箋據荀子仲尼篇云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兄獨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上書不遜上令將軍薄昭與厲王長書云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程子斷然以子糾爲弟者雖有薄昭之言可證然程朱二子之意皆以春秋書法斷之謂經書小白而係之齊明其當有國而爲長矣此所謂衆言殺亂折諸聖者是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程子曰

威公兄也　箋據荀子仲尼篇云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兄獨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上書不遜上令將軍薄昭與厲王長書云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程子斷然以子糾爲弟者雖有薄昭之言可證然程朱二子之意皆以春秋書法斷之謂經書小白而係之齊之流按此說誤也家語有申續子周以申續爲申繚亦誤也

無道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箋周頌烈文之篇競強也言莫強于人能用之則無能勝之而皆從其訓

陳成子弒簡公章　陳成子齊大夫　箋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子完字敬仲奔齊成子上距敬仲恰十世哀公十八年而田氏代齊矣**事在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後二世七十二年**

春秋哀公十四年　箋哀公五年齊景公疾命立嬰人嚮姬之子荼荼景公卒羣公子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陽生來奔八年陳僖子召公子陽生立之是爲悼公陽生旣歸齊留其子壬與闔止在魯曰事未可知哀十年悼公遇弒子壬立闔止有寵使爲政陳成子憚之十四年夏四月陳恒執其君舍于舒州六月弒之

蘧伯玉衛大夫孔子嘗主於其家　箋按史記孔子自陳適衛衛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反平衛入蘧伯玉家

思不出其位章　此艮卦之象　箋此艮上艮下之卦象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朱子本義云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過之意也如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以至父子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故集註謂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此章凡四見而文各有異　箋學而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已知也

意之也　箋按論語不億不信億則屢中蓋此與胷臆之臆字同知臆度之臆韻書云億度也朱子以意釋億者賈誼說服賦請對以意師古曰叶音億史記作億如此則曰億曰意義皆通

以德報怨章　或人之稱今見老子書　箋老子第六十三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公伯寮章　公伯寮人　箋史記列傳公伯寮字子周孔子弟子注云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寮譖愬子路者非弟子也言

擊磬於衛章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　箋按史記禹本紀云凡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語以憂者擊磬蓋聖人有憂世之心而未嘗忘天下也愚意朱子之註本以**以衣涉水攝衣涉水**　箋二語見爾雅此**涉由揭**以上爲鳧又鄭樵通志引韓詩作褰云履石渡水也然履石渡水之義與深則厲之厲義不同若褰衣之義卽詩所謂褰裳涉溱謂蹇下也**子路問君子章　此體信達順之道**

憲禮運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疏云言誠實能行此大順之道以致太平如上文言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甘露醴泉麟鳳之應是也此體信達順之效也故程子以爲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禀不和而四靈畢至者即禮運之義也又纂疏所引且以一國之君看之至然後物不能蔽此一段乃朱子格言所載云楊至之問修己以敬章程氏如何說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先生日如此乃見公全不用工夫聰明睿知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云云至然後物不能蔽又朱子格言云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只箇敬不得如堯舜之德四箇字獨行這箇敬字爲首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又曰敬有死底有活底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辨以義辨其是非不明則不活原壤夷俟章原壤孔子之故人記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母死而歌箋檀弓原壤登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未章或問胡氏之說箋語見集成按家語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憲問中引表記云以德報怨或問中引表記云以德報怨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民有所懲卻不及引此報高宗諒陰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不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冢宰三年不言聽于冢宰三年又記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善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按纂疏所謂梁闇與蔡氏書註皆本此章鄭氏之註也

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南宮适魯大夫南宮敬叔名縚字子容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羿羿善射奡盪舟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疏羿居窮石之地以窮爲國號以有窮之猶言有夏孔註尚書云羿諸侯名說文云羿帝嚳射官然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號孔曰羿有窮后羿也奡傲戲於陸地盪舟而行能覆舟者也禹稷躬稼趙與時賓客也疏趙魏皆晉卿家語賢君篇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丘不識也公曰吾子之弟子路何如孔子曰由也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冉求何如孔子曰求也於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曰赤也何如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三子者之於子也可謂不仁乎孔子曰丘之於三子者由其所能而用之譬如天地之於萬物也何爲不仁公曰善哉知一而已及其知之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證疏案世本獻公生成子秋生朱爲公叔氏諡法慈愛見賢必進曰文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樂然後笑不苟笑也見得思義不貪取也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藏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舊慶而尊之又有士慶足者國有事則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郊舍三日琴瑟而從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無道家語賢君篇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丘不識也公曰吾子之弟子路何如孔子曰由也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冉求何如孔子曰求也於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曰赤也何如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三子者之於子也可謂不仁乎孔子曰丘之於三子者由其所能而用之譬如天地之於萬物也何爲不仁公曰善哉知一而已及其知之也衛大夫公孫枝文證疏案世本獻公生成子秋生朱爲公叔氏諡法慈愛見賢必進曰文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樂然後笑不苟笑也見得思義不貪取也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藏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舊慶而尊之又有士慶足者國有事則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郊舍三日琴瑟而從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無道家語賢君篇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丘不識也公曰吾子之弟子路何如孔子曰由也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冉求何如孔子曰求也於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曰赤也何如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三子者之於子也可謂不仁乎孔子曰丘之於三子者由其所能而用之譬如天地之於萬物也何爲不仁公曰善哉知一而已及其知之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證疏案世本獻公生成子秋生朱爲公叔氏諡法慈愛見賢必進曰文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樂然後笑不苟笑也見得思義不貪取也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藏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舊慶而尊之又有士慶足者國有事則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郊舍三日琴瑟而從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

附錄

南宮适問於孔子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得之者德固宜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雖美有時而窮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近也故特不答而已及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蓋美其用心也禹稷躬稼趙與時賓退錄洪文敏公云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云禹曰暨稷奏庶艱食鮮食則嘗躬稼矣子產惠人也記仲尼居云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也昭公二十四年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云及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子產行仁而愛人其死也鄭人皆哭之如亡親管仲不死家語致思篇子路問管仲云子曰弗所射之君通乎變也不死子糾是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也衛靈公無道家語賢君篇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丘不識也公曰然則冉求何如孔子曰求也於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曰赤也何如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曰然則三子者之於子也可謂不仁乎孔子曰丘之於三子者由其所能而用之譬如天地之於萬物也何爲不仁公曰善哉知一而已及其知之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證疏案世本獻公生成子秋生朱爲公叔氏諡法慈愛見賢必進曰文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樂然後笑不苟笑也見得思義不貪取也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藏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舊慶而尊之又有士慶足者國有事則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郊舍三日琴瑟而從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

二黜敢不俾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齊疏杜預曰大蔡大龜也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二黜見文仲宣叔疏義詳見春秋襄二十三年

謚而不正正而不謚鄭曰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謚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謚也疏昭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本意欲尊天子但於周室既衰忽然帥九國之師數十萬之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天子拒逆或怖懼出奔故不敢朝召諸侯會于溫溫去京近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王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朝王聖人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爲訓舊史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改正舊史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子自來狩獵也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杜註爲貢荊州包匭菁茅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昭王成王之孫南巡涉漢而溺人薄之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舊說漢濱人以膠膠船故船壞而昭王不濟不知本出于何書**管仲不死**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使兵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疏小白僖公庶子公孫無知弒

襄公者莊八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子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九合**疏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不取北杏陽穀爲九也**霸諸侯**疏成二年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又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不能死**註管仲召忽于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匹夫匹婦**疏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公沐浴而朝彼云齊侯請此云公所錄記其異耳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記其事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疏左傳文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其文也**孰謂微管仲之功乎**疏左傳錄此小異此云公氏云爲人者焉畧以顯物爲已者因心以會道**作者七人**包註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疏王弼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深則厲淺則揭**疏揭揭衣也爾雅釋水文孫炎曰揭褰衣渡水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疏果決之辭也末無也言果決哉於此事無難也**深則厲淺則揭**疏詩匏有苦葉之篇也厲帶以上也揭謂褰衣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疏果決之辭也末無也言果決哉於此事無難也

孔子去衛適陳箋見註疏纂要子張問行章　蠻南蠻貊北狄箋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閩北方曰貉狄閩蠻之別也閩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伯伏謂之四海　二千五百家爲州箋周禮地官五黨爲州鄭注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也　古者書必有相箋周官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小侯相道之者故師冕及階曰階也云云鄭氏引此爲證又瞽矇者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瞽師盲者皆有

附錄

衛靈公　公名元衛襄公嬖人婤姶所生在昭公二年昭公七年孔成子立之婤姶上音周下音鳥答反　問陳　昭公十一年傳孔文子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此同　放鄭　哀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日旰不召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鯉等與孫子盟皆歃之公出奔君文子等乃立剽是爲殤公二十六年寧殖子寧喜復納剽初獻公使與寧喜言欲復國寧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子貢問爲

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箋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子曰商也好悅不若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顏淵問爲邦章　謂以斗柄初昏建　何招摇也杓尾陰故其用昏夜中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岳以東北也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衛北斗第五星夜半建指寅魁斗第一星平旦建指寅　三辰之月箋史律歷志三辰五行相經緯也性故三辰之合於天號月合於地號斗合於人號　夏小正之屬箋大戴禮記夏小正第四十七其十二月之時令即夏之時也大率與月令相表裏每月之首各采其一語云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秀葽葽八月剝瓜九月內火十月豺祭獸善其際而殺食之十有一月王狩十有二月鴈北也者言也

顏淵問爲邦章　孔子曰行夏之時箋按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杓即斗也杓華山西南間也其意亦與此同　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孔註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　書諸紳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紳長制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其制見于玉藻　可與言至失言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已言也　殺身成仁疏若伯夷叔齊是也及此干是

淵爲邦之意也蓋自古已治矣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爲黑以是爲非者故爲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

俎豆之事疏哀公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此同　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孔註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　書諸紳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紳長制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其制見于玉藻　可與言至失言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已言也　殺身成仁疏若伯夷叔齊是也及此干是

章　見名箋義疏引皇氏曰如春秋傳所記師筏慧之類按襄公十四年鄭尉氏司氏之亂餘盜在宋鄭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過宋朝暮私焉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云云筏音咸小倭也　古者書必有相箋周官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小侯相道之者故師冕及階曰階也云云鄭氏引此爲證又瞽矇者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瞽師盲者皆有

附錄

衛靈公　公名元衛襄公嬖人婤姶所生在昭公二年昭公七年孔成子立之婤姶上音周下音鳥答反　問陳　昭公十一年傳孔文子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此同　放鄭　哀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日旰不召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鯉等與孫子盟皆歃之公出奔君文子等乃立剽是爲殤公二十六年寧殖子寧喜復納剽初獻公使與寧喜言欲復國寧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子貢問爲

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箋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子曰商也好悅不若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顏淵問爲邦章　謂以斗柄初昏建　何招摇也杓尾陰故其用昏夜中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岳以東北也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衛北斗第五星夜半建指寅魁斗第一星平旦建指寅　三辰之月箋史律歷志三辰五行相經緯也性故三辰之合於天號月合於地號斗合於人號　夏小正之屬箋大戴禮記夏小正第四十七其十二月之時令即夏之時也大率與月令相表裏每月之首各采其一語云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秀葽葽八月剝瓜九月內火十月豺祭獸善其際而殺食之十有一月王狩十有二月鴈北也者言也

顏淵問爲邦章　孔子曰行夏之時箋按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杓即斗也杓華山西南間也其意亦與此同　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孔註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　書諸紳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紳長制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其制見于玉藻　可與言至失言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已言也　殺身成仁疏若伯夷叔齊是也及此干是

俎豆之事疏哀公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此同　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孔註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　書諸紳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紳長制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其制見于玉藻　可與言至失言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已言也　殺身成仁疏若伯夷叔齊是也及此干是

邑柳下邑曰惠箋食邑柳下邑此本註疏之文又淮南子云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　末

以路爲名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席結蒲爲席謹于車中以藉茵服虔引以證殷路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漢禮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又云廣入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闕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十旒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玄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有二上公衮冕九旒孤卿以下皆二采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以繅采玉其旒有文公衮冕九旒有二上公衮冕九旒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元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九旒前後五旒有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前後五旒有三采繅前後七旒有三采玉七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十八年文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子視而立宣公名倭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大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襄仲卽公子遂視太子弟也惡卽赤公穀稱子赤春秋稱子惡餘見註疏纂要

論語箋義卷三　三

季氏第十六　朱子集註

顓臾魯附庸也箋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爲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日附庸鄰注不合諸侯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附庸僭公侯曰乃命魯公俾侯於註江陵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虞顓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箋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此仲由出仕季氏之時也哀公十一年春齊師伐魯季孫謂其宰冉求曰子以時再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冬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曰衛靈公季孫欲用田

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今門人從之**子曰**

知及之至**未善也**疏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以禮制知則莊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則莊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遠慮近憂疏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有不忘無既濟不忘

知柳下惠之賢註柳下惠展禽也疏正義曰按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

論語箋義卷三　四

自季平子始專國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箋哀五年季文子行父卒其子季武子宿爲政十八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專國之始也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其子悼子紇爲政昭二十五年悼子卒其子平子孫意如卒子威子名斯爲政爲家臣陽虎所逐事見註疏纂要又昭二十五年公將伐季平子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從者衆矣註魯國之政自季氏出於此四君矣昭三十一年晉史墨荅趙簡子曰魯自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四公謂宣成襄昭也**三家皆桓公之後**箋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爲三桓公爲君春秋書丁卯子同生者是也桓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爲氏其公孫故皆稱爲孫仲孫後又稱爲孟孫氏並是桓公孫氏**周任古之良史**箋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杜註周任周大夫愚按春秋始子平王必平王以前人

附錄

有焉千駟記曲禮曰問國君之富數焉以對詩稱衛文公亦駟牝三千魯頌閟宮亦言僖公牧馬之盛而朱

傳引衛詩以證之又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使人養所愛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而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諸侯必輕我吾國三當死也公聞之乃不誅也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顓臾 孔曰伏羲之後風姓之國疏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宣四年傳云太皞伏羲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是其祀國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邦君之妻 曲禮曰諸侯之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於其君曰寡小君於外人曰夫人自稱謙言小弱之童稚也對諸侯曰寡小君註謂娶來朝

陽貨第十七

朱子集註

虎嘗囚季威子而專國政 姜定公五年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而葬之陽虎欲以平子帥行君事入宗廟佩玉而以璵璠斂平子曾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弗與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之母公山不狃叔孫輒子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武叔大夫拘成十中武叔召公之出奔也季氏復立悼公悼公卒平公即位陽虎以平子曾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弗與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之母公山不狃叔孫輒子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武叔大夫拘成十中武叔召公之出奔也季氏復立悼公悼公卒平公即位陽虎欲逐三桓而以公山不狃叔孫輒子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為三卿故因季氏之亡臣陽虎欲去三桓而以出九年陽虎欲去

雖乎詳此則不猶始以伸梁懷爲其君發以叔孫輒以小惡而覆宗國皆執正世義之詞不可爲之人無不可改過者此也　佛肸召章　箋定公九年傳晉軍在中牟釋例云此中牟當在漯水之北河南有中牟縣非是史記趙世家襄子之子浣少即位治中牟亦注云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中牟正義曰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在此山之側　六言六蔽章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箋莊子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非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未之有也此即如盜亦有禮樂之意　禮云禮云章　益賊至爲不得車一乘孤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食夫稻　通志云稻有粳糯之種古人謂糯爲稻本草所謂稻米者即今之糯米也　色厲而內荏　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佛肸召章　箋定公九年傳晉軍在中牟釋例云孔子生三年魯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矣　鑽燧改火　周禮司爟掌變國火以救時疾註火謂四時以木爲變所以順其時氣之宜也又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子國中註爲季春將出火也蓋季春大火星見于辰則使民出火九月火星伏在戌使民內火出火者放火內火則禁民放火也燧音遂烜音賢炬音巨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陽貨　疏陽虎也蓋名虎字貨　**歸孔子豚**　疏豚豕之小者　**子曰性相近也一章**　疏此乃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一章**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貨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疏弗擾卽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上下二之字俱訓爲適末無也已止也子路爲夫子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其使魯爲周子正義曰定公五年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宰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入及南門登武子之臺季氏與孟氏帥師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涅而不緇**　疏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言人雖在濁亂之世而己之操行不爲所變猶涅雖在黑土而不能使之黑也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時初見孔子時乘桴浮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問乘桴而喜欲從之意又家語子路戒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特乎劒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匏瓜章**　匏瓜星名也繫於天不得與人同食故不可以比人君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鑽燧改火**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有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太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按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云云文與此火救時疾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云云文與此正同鄭君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博奕**

附錄

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是皆成德之時也

學士喪禮於孔子

箋記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是乎書注時人轉而僭上士士柏見禮第三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孺悲周人乃復書而存之又儀禮云泰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孤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宰我問章**　燧取火之木也　箋古史考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初作鑽燧取火教人熟食文公十年傳楚子命風駕載燧註命從田者早篤載燧以備取火之用毛晃韻注鑽火各異木是以鑽燧爲鑽木取火也或曰燧取火之木也　**君子尚勇乎章**　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　箋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時初見孔子時乘桴浮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問乘桴而喜欲從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而不說升堂而未入於室也　**周南召南**　疏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風之始　**子曰**

無也已止也子路爲夫子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其使魯爲周子正義曰定公五年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宰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入及南門登武子之臺季氏與孟氏帥師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涅而不緇**　疏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言人雖在濁亂之世而己之操行不爲所變猶涅雖在黑土而不能使之黑也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時初見孔子時乘桴浮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問乘桴而喜欲從之意如欲居九夷而不說升堂而未入於室也　**周南召南**　疏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風之始　**子曰**　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　**巧言令色**　註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鑽燧改火**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

而懼曰孔子爲政則必霸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犂鉏曰請先嘗以沮之於是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又取其落齊之謠也

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往觀再三將受之遂行康樂舞曲名也餘見

日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康樂

微子第十八

朱子集註

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箋史記宋世家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啓大而庶紂小而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箋史記殷紂王克商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請存殷祀箕子則馬

孔曰三人皆紂親戚去諫而死　箋史記殷紂王暴虐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杜預云梁

國蒙縣有箕子冢王子比干者帝太丁之子帝乙之弟紂之庶兄杜預云梁

乙立帝乙崩少子受立是爲帝辛即紂也餘見註疏纂要

微子見紂無道　至　**受辱**　箋殷紀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此即

集註所謂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

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者此也　箋史記殷紂王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遂去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世家殷紀周紀參之言皆參差不同亦不可不考宋紀云微

子抱祭器而歸周殷紀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

周一不同也尚書微子篇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一以諫

死一以囚奴今乃言奔周不合乎書二不同也周紀又云紂

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太

師少師又似樂工三不同也宋世家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

而遂亡則微子去之矣乃復紀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終之

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

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

乃勸微子去遂行前既言其已去此方言其遂行四不同

也史遷之言往往若此如以史証經則似此皆當明辨　柳

下惠爲士師章　**士師獄官**　箋士之名始見于舜命皐陶曰

寇之屬有士師之職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士師者刑官之長　日士其長旣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

也　掌獄訟者　**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箋按表記子曰事君

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者然二違而不去則必爲過中而失正矣又

疑人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柳下惠雖非懷利祿者然

以孔子此言律之則三違而不去則必爲過中而失正矣又

況降志辱身之說觀之則子斷之之意大畧可想矣　齊景公待孔子言　**孔子去之**

事見世家　箋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爲政則必霸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犂鉏曰

請先嘗以沮之於是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又

爲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往觀再三將受

之遂行康樂舞曲名也餘見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箋史記孔子爲

魯司寇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爲政則必霸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犂鉏曰

請先嘗以沮之於是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又

取其落齊之謠也　**孔曰微沮之事以成已之直**

齊景公待孔子言　**孔子去之**

事見世家　箋按史記孔子爲

魯司寇齊人懼

而懼曰孔子爲政則必霸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犂鉏曰

請先嘗以沮之於是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又

取其落齊之謠也　**孔曰微沮之事以成已之直**

楚狂章　**接輿楚人**　箋地志江陵府人莊子齊物論注皇

甫謐云接輿姓陸名通躬耕楚王遣

使以黃金百鎰車　**二駟聘之不應**　**夫子時將適楚**　箋史記魯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

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與謀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令尹

子西不可止之其秋楚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云云

孔子自楚反乎衛時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書社者索

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

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文典戎夫子不利也

長沮桀溺章　**耦並耕也**　箋春秋傳襄五二人堅傷晉室故

晉人謂之二五耦此即並耕之義也又周禮春官匠人疏古

者二耜爲耦耜一金者對後代發土也二耜爲耦二人各

執一耜耜枝頭二金者併發之謂二人頭也子路問於長沮

桀溺也　**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

並可知今之耜岐頭者至後漢用牛耕理故有岐頭兩脚耜　**孔子自楚反乎蔡**　箋史記魯

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

葉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遂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

耕孔子便子路問津焉　**子路從而後章**　**五穀不分**　箋傳杏溪九穀考

云黍今稌也稻今晚禾也粱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菉豆也

麻今油麻也菽太宰嚭云菽者狐貉也字或作叔王氏曰

有言五穀有言九穀有言百穀以五行所屬而言則有五穀

以三農所生而言則有九穀號其多者而言則曰百穀五名

已見于路　**第十三**　箋**猶言不辨菽麥**　顧箋左傳周子兄

卿以比孔子今云不見經傳何與　**少連東夷**　**朱張不見經傳**　箋註疏引王肅云朱張字子

人箋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仲雍居吳斷**

髮文身祼以爲飾　箋哀公七年傳子貢謂吳大宰嚭曰太伯端冕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羸以

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太師摯章**　**太師魯樂官之長**　箋周禮大司樂之屬有樂師大

胥小胥大司樂與樂師皆掌成均國子弟大胥小胥掌樂士之徵合其下方有太師小師皆掌樂之等小師

師少師今謂大師爲魯樂官之長者也以樂侑食之官箋周禮大司樂諸侯樂官必首大師故以是爲長也**以樂侑食之官**王大食三宥皆奏鍾鼓註大食謂朔月半以樂有食時也宥勸也若或問所引白虎通四飯又不在大食之數又姜夔歌曲亦有勸侑食之文蓋元新進大樂議撙六十二宮也未詳有六十調之說**師襄**月纔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未詳有六十調之非云王大食三宥者每**魯人也**

即孔子從學琴者箋家語師襄謂凡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默然能于琴名存餘不知出何書**柳下惠爲士師**魏邑**士師**獄官名鄉元云士察也察獄訟之事**若季氏則吾不能以**莫

論語箋義卷三　十一

有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箋按那颺疏義云顓頊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之說也又按國語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注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據此則又或是文王時人故集註謂不可考者此也又按本文包氏記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爲異士者此也

附錄

三黜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彊大兮雖遇三黜終不離兮**齊景公待孔子**史記

論語箋義卷三　十二

孔子爲高昭子家臣以通平景公聞韶及景公問政皆此時也又曰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于晏子及**墨子**其文**徼異**

糞而耕衛氏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之說**子路問津**史記子路問津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牛耕**

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卽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卽子路問津處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微子疏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名也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而爲妾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後微稽首傳不見其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柳下惠爲士師**疏士皆以

醫疾醫瘍醫卜師龜人占人筮人皆醫卜之事也其法皆出于聖人故道釋謂合聖人之道而小者又云若以小道爲異端則不可頃刻而施又何待致遠而後泥者蓋注疏以爲異端之說百家諸也今不取**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箋楊氏之說蓋出於莊子雜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據此則又遂大夫教稼穡樹藝皆農圃之事也醫師掌醫之事政令食

論語箋義卷三　十三

其有田氏專政故也按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歸女樂**疏按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誅少正卯於是魯大治齊人懼乃相與謀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吾屬其爲魯所并矣盍致地焉盍試以女樂沮之魯君必受之受之而怠政必歸我乃選齊國中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卑辭厚幣以請先沮之乃陽作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而往觀之定十四年春魯君與桓子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吾猶可以止去也桓子卒受齊女樂孔子遂適衛矣**接輿**疏姓陸名通字接輿楚昭王時人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耦而耕**鄭玄曰耦俱發之今之耦耕兩人並發之耜廣五寸二耦爲耦耦此周禮考工記文也古人耦也耜者耒之金**朱張**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三飯四飯**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疏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

子張第十九

朱子集註

雖小道章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箋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周禮載師掌任土地之法以場圃任園地閭師之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遂師遂大夫教稼穡樹藝皆農圃之事也醫師掌醫之事政令食

叔章　武叔魯大夫簒叔孫成子名不敢定公五年九月卒
展回昭伯之子名何末章　捷於桮鼓鼜響簒禮運注桮音浮鼓桴也明堂位土鼓桮音
桮註桮音孚與桴同一字二音

附錄

此篇凡四稱仲尼按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蓋孔子之母徵在禱於尼山得孔子首上圩頂者頂上
頂也故孔子頂如反字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如邱之象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又鄭玄云尼邱之山三倉合而爲
阯圩音烏阯音尼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問交於子張包曰友交當如子張雖小道註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子夏
聞之曰噫孔曰噫心有不平之聲叔孫武叔疏名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武謚謚
法剛强直理曰武紂之不善疏紂名辛字受德陳子禽謂子貢曰疏此子禽必非陳亢
當是同其姓字耳

堯曰第二十

朱子集註

周有大賚大賚子四海見周書武成簒武成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史記殷紀云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註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藏內故武王伐紂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自焚于火鉅橋倉
名許慎曰鉅鹿水之橋有漕粟也周紀云武王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即大賚之事也詩序云賚所以錫子善人簒詩
曰賚周頌曰也小序云賚大封子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封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史記周

論語集註簒義卷之三終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堯曰至公則說疏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
曰至天祿永終記堯授舜之辭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
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詞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子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詞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
總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
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名天乙者安國之意蓋以湯受命之
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謹權量漢書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
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
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量者
合升合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
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論語集註簒義卷之三終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子集註

魏侯罃都大梁箋史記畢萬十葉從大梁今汴州浚儀也通鑑釋文自安邑徙于此魏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箋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幣邑之廷君不可以言利云云按通鑑周紀孟子至魏乃周顯王三十三年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箋按傳賓客百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之國引西漢刑法志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其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謂萬乘之國按班氏作刑法志積甸以爲同積兵車一乘爲百乘曰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班氏蓋采司馬法爲志也司馬法云采地百乘乘皐供王之賦也非一同之地其賦止於此一同千乘輕重車各五百乘兵車輕車也五百乘而賦百乘五賦其一也班氏慨不知此故謂百里止百乘而至於說諸侯千乘之國則增面爲三百一十六里周制分土爲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耳安得有三百一十六里之國耶三公之采地謂之大都亦方百里與外諸侯同今自其一王之賦則以之說周禮王制孟子無往而不通矣又按羣書百考云武問百里之國兵車纂何曰千乘春秋傳稱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每百人輕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凡一車之法也旅五卒計輕重車各五乘合十乘一成百乘百成則千乘矣方百里之地是爲一同同百成有兵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或問曰百乘百人二乘千人二十乘五千人則百乘矣故曰千人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旅旅二十五人爲卒卒二十五人爲兩兩二十五人爲伍伍五人爲小隊小隊二爲中隊中隊二爲大隊大隊二爲部隊部兵各五千人爲車幾何曰百乘百人二乘千人二十乘五千人則百乘矣故曰百乘之家又翟灝曰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伐廣尺深尺謂之毗一夫一毗一夫一毗二夫爲一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匹匹二夫一匹牛三頭四匹爲乘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其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謂萬乘之國按班氏作刑法志積甸以爲同積兵車一乘爲百乘曰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班氏蓋采司馬法爲志也司馬法云采地百乘乘皐供王之賦也非一同之地其賦止於此一同千乘輕重車各五百乘兵車輕車也五百乘而賦百乘五賦其一也班氏慨不知此故謂百里止百乘而至於說諸侯千乘之國則增面爲三百一十六里周制分土爲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耳安得有三百一十六里之國耶三公之采地謂之大都亦方百里與外諸侯同今自其一王之賦則以之說周禮王制孟子無往而不通矣又按羣書百考云武問百里之國兵車纂何曰千乘春秋傳稱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每百人輕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凡一車之法也旅五卒計輕重車各五乘合十乘一成百乘百成則千乘矣方百里之地是爲一同同百成有兵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或問

凡林衡川衡澤虞之職皆爲之屬禁而守之鄭註物爲之屬者每物有蕃界也禁者爲守者設禁令也又註屬澤泗守之迴音側恚調此厲字亦訓嚴當是嚴其蕃界也**孟春犧牲毋用牝**箋月令孟春命祀用牲註之類　**猶秦言黔首**箋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荂餓死人也**箋廣韻四紙殍字註餓死曰殍亦作荂又此荂字韻引塗有餓荂人趙岐注荂有梅之義十虞此殍字亦曰餓死者曰殍此字音孤戍音數皆一義然則荂死者取草木枯落之義也　**孟子時七國爭雄**箋按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註周同殷制千入百諸侯今曰七國者春秋之世諸侯擅相攻伐天子不能制以亞吞弱亡國兼祀者相踵於是趙魏韓三家分晉而裂其地衛朝於魏鄭入於韓吳越陳蔡魯杞等國皆併於楚田和盜齊宋人滅曹齊復滅宋至孟子時其所存者秦楚燕齊趙魏韓之七國故曰七雄　**願安承教章**　**猶塵中古易之以俑**箋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又爲俑者不仁疏義云周家爲俑所謂中古者即周也　**孔子惡其不仁**箋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考春秋成公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用殉此用人以殉之始也古註引三良事則又在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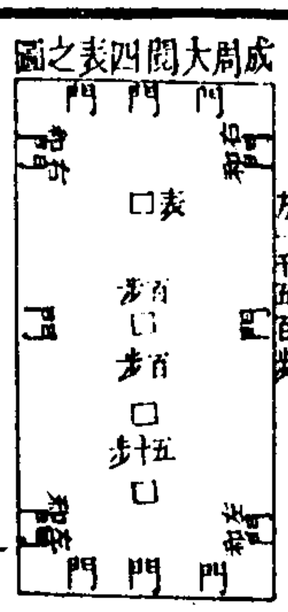
檀弓陳子車死其家謀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遂弗果故夫子取之史記秦本紀武公死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葬者矣不獨繆公也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在其中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爲秦之良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死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一百七十七人夫子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流毒至於如此可不信哉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號曰三晉**箋按通鑑篇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公以爲周天子自棄禮樂名分之始蓋三家分晉初未嘗請命于周天子自命之耳綱目於所以羅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尹氏發明言之詳矣此有關於綱常人道之大故因著之按孟子首章不遠千里而來參諸史記此語正與晉國天下莫強焉一章相扇今著於篇首蓋欲造端託始於義利之辨也　**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箋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使龐涓將令太子申爲上將伐趙趙告急於齊宣王齊救趙孫臏謂涓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逐殺龐涓虜魏太子申馬陵在濮州甄城縣麗涓死此樹下即馬陵也通鑑載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史記與此異又魏圖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殺太子申得十萬軍**魏又數**

獻地於秦箋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註自蒲州之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盡入於秦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取我曲沃此皆入地于秦也但集註以爲惠王而史稱襄王者史云三十六年惠王卒元年襄王立故于秦河西地以下皆言襄王但秦隱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改元之始太史公誤分以爲二王之年數惠王當在後元二十七年卒卽此卽集註以爲惠王者正得其實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七邑**箋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集註作七邑者恐誤　**百里小國也**箋周禮地官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又職外九州建國之法見王制　**望之不似人君章**箋通鑑載此章乃周愼靚王之二年也　**蘇氏曰自漢高祖及光武唐太宗趙太祖四君皆不嗜殺**箋初項羽殷與沛公先入關可遣懷王乃遣沛公故史稱其寬仁愛人光武紀赤眉延岑囂囂帝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勑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伐罪非必屠城暑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司馬公曰惜同人頑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言上趙太祖命曹彬潘美伐江南戒以勿殺切勿暴晷生民使自歸順自王全蜀平蜀多殺人上聞恨之彬美之彬仁厚故專任焉南唐亡建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弊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可哀也此皆四君不殺人之證　**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箋秦始皇兼併六國遂一天下自始皇稱帝至子嬰三世凡十有五年而亡周主字文闡禪位於其相楊堅國號隋盡滅字文氏之族自晉文帝至隋帝侑三世凡三十七年而禪于唐此皆力能合之未幾而亡者西晉武帝司馬氏名炎受魏元帝禪晉惠帝懷帝時南匈奴之後劉淵稱帝國號漢巴西李特入蜀據廣漢僭稱王至石虎稱帝慕容皝稱王符堅稱秦王姚萇姚興姚泓稱後秦西涼張重華涼王段業西涼李暠大夏赫連勃勃皆稱王東晉以後謂之五胡雲擾此所謂或合而復分者也東西晉通一百五十六年而亡　**齊桓晉文之事章**　**董子曰正五霸**箋董子漢景帝武帝

時人洽春秋本傳江都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越句踐范蠡大夫種謀伐吳遂滅之算人以爲學有三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又荀子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仲舒之言本此**術謂之巧者**箋集疏又云術邑中之道此爲得也謂一方之道方術也**權稱錘也度丈尺也**箋權衡規矩繩爲五度律度量權衡皆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又詳註疏纂要**趙氏曰八口之家**五人分音養食音嗣**天上農夫也**箋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六人下農夫食

附錄

百步五十步羣書考成周大閱四表之圖云鄭氏謂四表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羣吏以旌物鼓鐸鐲鐃各率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爲最之陳皆百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羣吏以旌物鼓鐸鐲鐃各率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爲最之陳皆百步則百步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羣吏以旌物鼓鐸鐲鐃各率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爲最之陳皆



孟子箋義卷之一　五

坐孟子所謂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蓋亦指戰法百步而後止五十步而後止至乎中表之半矣五十步而止止乎前表也又射繚子曰蓋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犬百步而趨百步而鶩則擊刺接乎敵人五十步而後止

君子遠庖廚禮記玉藻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食也殺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蓋亦反其本矣**通志畧云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何云五十異裝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涂**音徒

孟子註疏纂要

孟姓也箋桓公適子莊公適子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爲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子孫皆以孟爲氏又云孟庶長之稱言已是庶長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孟氏爲仲孫氏之後改孟也**邾子之國**疏襄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註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一云鄒繒附庸之國**國近魯**疏哀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同鄭玄云鄭門魯擊柝門子

楚昭陵者徐廣云地在於元城梁襄王疏按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爲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齊宣王問曰註孟子仕於齊齊不能用乃適梁是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篇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疏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威卒子辟彊立是爲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法善問周達曰宣齊桓晉文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也桓晉文之權也案國語亦然鼎鐘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周禮太祝所掌凡寶鐘寶器皆在所釁焉太山註太山北海近齊疏案地志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權度已見論語堯曰疏云子教臣黎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黎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

梁惠王章句下

朱子集註

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箋案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今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音去訊疾以雅於是道古樂之法也進俯退俯翌翌以濟濟而不止及優侏儒雜女子不知父子此新樂之法也

樂以和爲主箋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雖奏以感英韶漫無補於治箋周禮大司樂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大夏禹樂大晉武樂大濩大夏大晉舞大韶大夏大濩大晉大武皆音奏磬即韶前禮樂志五英帝嚳作大咸咸池言德無不施也招紹也舞言救民也文王之囿章禮入國而問禁箋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其國而不知其俗則扞格而不通矣鄭國章文鄭國章　文王事見詩大雅箋大雅縣詩二章言古公亶甫來朝走馬之事入章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厥問朱子傳云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則是指太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是指文王而言昆夷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又并事昆夷之詞也故註疏以入章爲文王事蒼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昆夷之言勾踐事吳史記之言大略已見國語史記箋史記之言大略已見國語疏纂要今按呂東萊云成湯放桀於南巢註疏纂要今按呂東萊亭山唐揚倧註方輿勝覽淮西無爲軍廬江縣南有濡須山濡須水出焉巢縣註巢湖在縣南一名焦湖即今巢縣東南七十里之山本或作焦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濡須縣應篇桀死於

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箋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
召公三十八世卒子燕簡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齊殺蘇秦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
王問曰齊王何如代對曰不信其臣必不霸欲以激王之尊子
之也復以毀讓天下之事說燕王謂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
遂南面行王事三年國亂燕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齊潛王以兵助之燕人共立
太子平是爲昭王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
亦小異箋周滅王三十一年燕王以樂毅爲上將
見其小異重器實器也箋以師伐齊齊潛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
貨物祭器輸之於燕故樂毅答燕昭王書云受命擊齊齊王
遁而走莒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
磨室故鼎者即齊所得
燕之鼎今得歸于齊所得竭力以事大國章國君死社稷之
伐也春秋傳曰國
亡與君死之正也按公羊襄公六年齊侯滅
萊曷爲不書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又曲禮云國君去
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春秋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
齊君晏子曰君民者豈爲其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
社稷亡則亡之箋記曲禮下國君死社稷注
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
魯平公將出章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箋按儀禮鼎鼏
配之五鼎羊豕
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
羊豕魚三鼎
加羊豕去腊腸二鼎陳于門外如初初
以其歸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祭三鼎也又山堂考索禮
器門云牛鼎天子饗以鐵爲之無飾三鼎各自象其形自魚
鼎豕鼎以下並無其制以其物細雜無所象故也

附錄

轉附按混一輿地要覽轉附作轉輸屬萊州注云齊
景公曰吾欲觀轉附朝舞遵海而南即此地也比于先
王觀也箋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
轉舟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
曰先王之游也
所都通典青邑故城在邠州三水縣東北九
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
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
曰實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

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
當更考晏子春秋載洪氏五筆闕市譏而不征記王制市廛
而不征註云此乃夏殷之法也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
征矣故周禮司關之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又如孟
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爲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文王發政施仁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
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讀爲鰥
孔穎達疏案劉熙釋名云鰥悃也悃悃不能寐
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寡
也憂也煢煢然單獨也無
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禮記集說中山
顧望無所依也禮記
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
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
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
爲限也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獨孤爲序
王制以孤獨跼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
養之常餼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
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
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
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大王居邠家語第十孔
都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
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
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
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商久矣
若此而不有天下未之有也齊人伐燕勝之按通鑑此章
始周赧王元年齊人取子之殺燕王噲齊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
人勿取云至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齊王謂孟子曰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云至則猶可及止也
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云
云至又從而爲之辭此三章皆相連而沈同以其私問
曰至何爲勸之哉此章考通鑑不載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
之下居焉案生民詩周自后稷生於邠邰姜嫄之
舜家通典云故城在今京兆武功縣西南二十二
里九域志武功在京兆西北一百五十里詩
者堯以稷有功於民封于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
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詩正義曰邰國當自有君所以
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故遷之他所也史記夏后氏政衰
去稷不務不窋失官而奔戎狄通典慶州
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遵幽西漢志扶風栒邑縣有幽鄉公劉
所都通典栒邑故城在邠州三水縣東北九
邠州東北六十里詩篤公劉即遷幽之事也又九域志三水縣在
去邠遷岐纔詩所言是也案羣書百考大王
註孔氏疏詩正義曰沮漆在豳地二水東流
亦過周地地里

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在岐山東入渭邠之北則自邠踰漆水至岐山之陽岐山之南漆水之西是也漆沮二水發源於岐山之北而東流入於渭漆沮既從灃水會注涇水又東南流入於渭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入渭灃水北則自鄠踰灃水至豐水之西豐水出扶風鄠縣東北入渭豐水北則自鄠踰豐水至灃水之東灃水出京兆杜陵西北入渭灃水北則自杜陵踰灃水至鎬水之西是也鎬水出京兆上林昆明故池北入渭鎬水北則自昆明故池踰鎬水至滈水之西是也滈水出京兆上林昆明故池西北入渭滈水北則自昆明故池踰滈水至潏水之東是也潏水出京兆杜陵西南入渭潏水北則自杜陵踰潏水至滻水之西是也滻水出京兆藍田谷東北入霸滻水北則自藍田踰滻水至霸水之西是也霸水出京兆藍田谷西北入渭霸水北則自藍田踰霸水至涇水之東是也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入渭涇水北則自涇陽踰涇水至渭水之南是也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入河渭水北則自首陽踰渭水至河之西是也河水出金城積石山東南流經隴西金城西北東北流經西河東南流經河東東南流經弘農東流經河南東北流經河內東流經河東北流經上黨東北流經代郡西北流經雲中西北流經五原西北流經朔方東北流經西河北流經上郡西北流經西河北流經安定北流經北地東北流經上郡東北流經西河東北流經雲中東北流經定襄東北流經雁門東北流經代郡東北流經上谷東北流經漁陽東北流經右北平東南流經遼西東北流經遼東西北流經玄菟西南流經樂浪西南流入於海河水北則自樂浪踰河水至碣石之西是也碣石在遼西臨渝縣南海中

梁惠王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鼓樂於此樂以鼓爲節也疏問曰鼓樂之時衆人皆樂何以獨言鼓樂答曰鼓樂六鼓以節聲樂成池堯之大舞黃帝之樂也周之殷武是也**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與衆樂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使人喜鄭忠鼓琴亦使人喜是也**昆夷獯鬻勾踐吳**疏案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殷周之際曰鬼方昆夷玁狁至于太王王季文王侵伐周室以上有山戎獫狁攻太王太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胡奴是也註引大雅緜詩昆夷駾矣唯其喙矣箋云西戎見文王之士衆過己同則皇怖驚走奔突入其穴中喙困也駾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與孟子不合是文王未嘗事之也詩之采薇出車彤弓六月皆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蓋文王初作之卒不免故伐之也趙註引詩蓋失之案史記吳王闔閭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請委國爲臣妾是也會稽山名也**昔者齊景公**疏景公名杵臼齊靈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八年卒**謚晏子**疏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人也事靈莊景三君相齊三十六年卒**出南陽恐誤**疏案諸經並未詳出南陽恐誤爲**徵招角招**疏音志云宮土音居中總四方故用八十一絲聲最重而尊故爲君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次君也商亂則詆其官褻也角木音三分徵益一以生故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六十四卦居宮羽之中比君爲劣比物爲侯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故用五十四絲次商如事三分商去一以生故用四十八絲聲最次羽如物盛故爲事多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煩徵屬夏者以夏則也曰水音三分羽益一以生故用六十四絲次角如民萬物之象也最清冬物聚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徵樂以其爲民爲事也**毀明堂**疏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之圖九階註畢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所在太山下即岱宗也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象也殷曰重屋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法曰殷又按禹貢註千里之內謂又云明政教之所地而有之禮器云天子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者九尺爲筵堂上五室凡室二筵蓋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仞之庳皆法五行以五行先東方故東北之室爲木火室業木西南金室業火西北水室業金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仰業然也貫達釋圖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若總數則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閏月則閏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王**其後文王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之東故周自奔戎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王邑程又遷于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孟子箋義卷之一　十七

公孫丑章句上

朱子集註

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箋按春秋莊公九年經齊小白入于高傒使相可也管仲自魯歸齊此爲相之始莊公曰管夷吾治三十年終凡二十二年閔公二年又僖公十年十月乙亥齊桓公卒管仲始終相齊共四十二年故曰四十餘年**文王九十七而崩**箋謹案文王世子記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曰昔者帝與我九齡云云文王曰古者謂年齡皆本齒也我百歲而三喬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自武丁至紂凡九世**箋按史記殷道至武丁而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無道爲雷震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益衰長子曰微子啓啓舅賢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是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箋記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註畿內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法曰殷又按禹貢註千里之內謂

之旬服周禮大司徒制其畿方千里註畿方千里而差一寸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箋註謂自文武至此者乃孟子及齊宣王時而周則已歷年數也自武王元年己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三十六王合八百六十七年今集註自文王始未集是文王九年在武王之前武王在位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七年懿王二年孝王十五年夷王十二年厲王三十七年宣王四十一年幽王十一年共三百五十八年平王五十一年此大略四百年在春秋前也平王之四十九年乃隱公之元年則平王入春秋三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僖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定王二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五年敬王四十三年而四十年在春秋蓋春秋終於哀公十四年而敬王崩於哀公十八年此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之後則敬王猶有四年元王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哀王三月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共四十八年慎靚王六年赧王三十五年凡八百五十八年而爲秦詳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孟子箋義卷之一　三

孟子箋義卷之一

齊人　趙岐曰齊東近海之國

孟子將朝王　趙岐曰將見齊王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　趙岐曰就我也

有寒疾不可以風　趙岐曰寒疾中風恐增病

將朝廷　趙岐曰將視朝於廷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趙岐曰不知可使我得見孟子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　趙岐曰不幸謂寒疾

不能趨朝　趙岐曰趨走也

今日小愈　趙岐曰今日病小差

趨而朝　趙岐曰趨走而朝

不知能及此乎　趙岐曰不知能及今日而朝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必無歸而造於朝　趙岐曰要遮也使數人遮於路曰必無歸而造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趙岐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舍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趙岐曰景丑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父子主恩　趙岐曰父子主於恩

君臣主敬　趙岐曰君臣主於敬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趙岐曰丑見王敬子未見子所以敬王

曰惡是何言也　趙岐曰惡是何言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趙岐曰齊人無以仁義之道與王言

非以仁義與王言而王之不我敬也　趙岐曰非以仁義與王言而王不我敬

子敬王莫如敬義　趙岐曰子敬王莫如敬仁義

王之不可以有仁義於子也　趙岐曰王之不可以有仁義於子也

故齊人莫以仁義與王言　趙岐曰故齊人莫以仁義與王言

是豈非以仁義爲不美而輕絕之哉　趙岐曰是豈非以仁義爲不美而輕絕之哉

其心曰是惡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趙岐曰其心曰是惡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　趙岐曰則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趙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趙岐曰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曰否非此之謂也　趙岐曰否非此之謂也

禮曰父召無諾　趙岐曰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　趙岐曰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　趙岐曰固將朝也

聞王命而遂不果　趙岐曰聞王命而遂不果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趙岐曰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曾子曰　趙岐曰曾子

以利者也　趙岐曰以利者也

以義者也　趙岐曰以義者也

子之設辭　趙岐曰子之設辭

將以利王　趙岐曰將以利王

而曰何以利吾國　趙岐曰而曰何以利吾國

仁義而已矣　趙岐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　趙岐曰何必曰利

王如好仁　趙岐曰王如好仁

天下固將有以仁義而來告王者　趙岐曰天下固將有以仁義而來告王者

王如好利　趙岐曰王如好利

天下固將有以利而來告王者　趙岐曰天下固將有以利而來告王者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趙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　趙岐曰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　趙岐曰千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　趙岐曰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　趙岐曰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　趙岐曰千取百焉

豈不多矣　趙岐曰豈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　趙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饜　趙岐曰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趙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趙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趙岐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　趙岐曰何必曰利

附錄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註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曰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邑名盜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誄宜爲惠門人從以爲誄又按魯語註展禽展無駭之後字季禽

伊尹萃之處士傑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箋按殷記伊尹名摯

流箋如荊軻聶政按春秋凡例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如齊侯襲莒之襲　箋按春秋凡例凡師

利匕首以刺人者

盜蓋刺客之

王四十八年憤靚王七年報王五十九年而爲秦詳夫子加

王二十八年哀王三月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共四十八年而爲秦　箋通鑑秦武王好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孟賁也劉

語錄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發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統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之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昭詩曰弛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此孟子所以引孔子之言也**仁者如射** 禮記射義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之言蓋本此

公孫丑章句上

趙岐註

公孫丑 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孫公孫丑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孫丑乃出自孟孫叔孫季孫氏皆自以公子之後爲氏也 **由湯至于武丁** 疏案史記湯太子早卒立次弟外丙卽位三年卒弟仲壬卽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子子太甲湯適長孫也稱爲太宗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殷道衰己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故稱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祖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弟小辛立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號高宗 **鑠其基** 釋名云鑠大鋤也 **詩云自西自東**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蓋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也 **迨天之未陰雨** 疏毛云鴟鴞也 **天作孽** 註譬若商高宗聞雊雉而脩政采景公時熒惑守心而退舍皆可以德消去也 **自作孽** 疏史記帝乙爲帝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爲暴雷震死是也 **市廛** 註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廛謂民之邸舍也 **廛無夫里之布** 至爲之哉 註里居也布錢也 **夫里之布** 註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及郊之地而無職者出夫家之稅使之守其廛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夫一夫也疏稟者一夫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夫一夫也疏稟者一夫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夫一夫也疏稟者一夫受之宅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管叔鮮武王弟周公兄蔡叔度周公弟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于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二叔疑周公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

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箋孟子論伐燕之事前後各出凡四章今以公孫丑章句下第三章爲首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梁惠王章句下第十章乃伐燕之首章也齊人伐燕勝之宜哉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其十一章即伐燕之第二章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當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第四章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王又從而謝之

孟子去齊章　泄柳申詳子張之子也 箋泄柳魯穆公時賢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穆公卽下箋檀弓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更之鄭註申詳子張子孟子從言禮記從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自堯舜至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 箋通鑑外紀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至順英卽紫共十七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而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殷紀成湯至紂凡三十王合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附錄

封疆之界 史記商君傳爲田開阡陌封疆註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　**公孫丑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天時地利 疏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註天時謂時月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向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凶吉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　**采薪之憂** 註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東郭氏** 疏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東郭墦間之祭則是齊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以理測之孟子之所以弔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　**爲兵餽之** 疏以理測大也金

孟子箋義卷之一　十七

棺七寸 註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有異疏檀弓云周人墻置翣此後王之制墻柳車也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大記云君飾棺牆翣二蔽前後各二畫翣二黼翣二畫翣二龍翣二禮器云天子入翣大夫四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於壙中障板也　**子之子噲** 疏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蘇秦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舜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

孟子箋義卷之一　十八

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嘖老不聽攻三年國大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大武之時不可失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嘖死齊大勝子之亡凡此其事也宿于晝註晝齊西南近邑疏鄉在去齊歸至晝而宿是知晝之地爲齊之西南近邑也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一

孟子箋義卷之一

九

孟子箋義卷之二

滕文公章句上

朱子集註

公明姓儀名魯賢人箋記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即此公明儀也滕定公薨

葦　大故大喪也箋同禮大宗伯凡國有大事鄭註大事謂死喪也恩按大故即大事之義又曲禮君子非有大故註大事謂死喪也又樂記先王有大事必有大禮大事謂死喪云國有大故皆據惡戒失禍然則亦不專指大喪而言也

滕與魯俱文王之後箋文王之子周公旦鳳公子伯禽封于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于滕乃侯**家宰六卿之長**箋周禮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爲宗伯夏官爲司馬秋官爲司寇冬官爲司空司者以其各主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鬼神非人所主天官家宰以其總御衆官稽天道統理萬物故云家宰**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箋記士喪禮君薨五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書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涂君爲廬宮之大夫士居廬云此君大夫士居廬故云居倚廬時以草木障不以泥塗之故云不塗既葬情殺故柱楣聚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漸地若未葬居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則不得謂之倚廬矣問云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亦倚廬之在外也非君大夫則雖既葬亦倚廬也哀親**滕文公問爲國**箋左傳文公九年陽虎弁冕臨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葦　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箋不親仁君焉用之又家語辨物篇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細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

大夫士既葬柱楣塗廬不於廟者從之廬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時以草木障不以泥塗之故云不塗既葬情殺故柱楣聚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漸地若未葬則倚木爲廬既葬而柱楣塗廬則不得謂之倚廬矣問云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亦倚廬之在外也非君大夫則雖既葬亦倚廬也哀親

滕文公章句上

朱子集註

公明姓儀名魯賢人箋記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即此公明儀也滕定公薨

葦　大故大喪也箋同禮大宗伯凡國有大事鄭註故謂凶裁也恩按大故即大事之義又曲禮君子非有大故鄭註大事謂死喪也又樂記先王有大事必有大禮大事謂死喪云國有大故皆據惡戒失禍然則亦不專指大喪而言也

滕與魯俱文王之後箋文王之子周公旦鳳公子伯禽封于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于滕乃侯**家宰六卿之長**箋周禮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爲宗伯夏官爲司馬秋官爲司寇冬官爲司空司者以其各主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鬼神非人所主天官家宰以其總御衆官稽天道統理萬物故云家宰**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箋記士喪禮君薨五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書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涂君爲廬宮之大夫士居廬云此君大夫士居廬故云居倚廬時以草木障不以泥塗之故云不塗既葬情殺故柱楣聚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漸地若未葬則倚木爲廬既葬而柱楣塗廬則不得謂之倚廬矣問云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亦倚廬之在外也非君大夫則雖既葬亦倚廬也哀親**滕文公問爲國**箋左傳文公九年陽虎弁冕臨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葦　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箋不親仁君焉用之又家語辨物篇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細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

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閭有遂遂有溝洫故曰夫閭有洫

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
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於遂溝上有畛畛之廣
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
有澮澮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
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
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二軌萬夫有川萬
夫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
可容車軌以達于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一經
界十夫之田同一遂凡十而皆直溝有九而皆橫
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澮直千夫
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
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
國小司徒爲經之每邱之地
十字中爲四澮冬官考工記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
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故匠人爲溝洫此畿內采地之制
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連屬而言也
要之考工記未必皆成周之制不可不詳又鄭氏匠人爲溝
洫註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日夕從民事爲其促
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邪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
其貪暴殘民無藝故以助法行之此章當與秦伯盡力溝洫
章箋義參看

庠以養爲義校以教爲義序以習射爲義

箋記王制有虞氏養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
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于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
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
舉其重者言之耳按曰教者左傳子產不毀鄉校鄭子於之
詩刺學校不脩此皆謂教之所存也序以習射者
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

孟子箋義卷之二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箋僖公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公十八年公薨既葬公子堅殂
經書冬十月子卒疏云子者
在喪稱子猶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
君緣民臣之心也桓十三年傳宣公未葬衛惠公不稱子胡
氏曰其爲惡大矣愚又按曲禮曰君之名又云大夫士之子不敢
余小子註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疏君大夫謂
自稱曰嗣子某註亦辟其君之名又天子大夫有地者亦稱曰余小子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如之
註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如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集注
謂未踰年稱子含禮記春秋
也鄭註則三年之內稱子也又考春秋僖成公時已有滕文
公其後嗣復有稱文公何哉

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

箋義見前章孟子王制夫圭田無征註孟子曰鄉以下必
有圭田以養廉也蓋行潔白也蓋行潔白始與之田
此殷法也孟子蓋皆註圭潔
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有圭田疏
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
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
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
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註下
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
亦受此田也據此餘夫當是弟但畝數不同

神農之言章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

箋文中子周公篇子謂史談善述九
流司馬談爲太史故曰史談漢武帝
時人註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
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前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于農
稷之官按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司馬遷乃史談之子文
中子稱史談述九流今集註稱史遷者蓋史遷襲其父之所
論著也按史記止論六家之指要不及縱橫雜家農家

陶爲甄者

箋冬官考工記搏埴
云陶人爲瓦器甄瓬之屬旗人爲瓦簋
之工陶旊貢公彥疏
故也旊音甫又音做疏云音甫於義無取放乃相倣之義

九河曰徒駭至禹津

箋按集註九河之目本之爾雅蔡氏尚
書傳克州九河以簡潔爲一集疏云當
以蔡說爲定又按易祕禹貢疆理廣記云或者以簡潔爲一
河其一不名者何之經流也其說未然蓋自周定王五年河

孟子箋義卷之二　三

失故道漢元光以後又東徙入渤海按漢志不言九河推成
帝時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
成平東光南縣界中唐滄州饒安縣西
樂陵縣有鉤盤河南皮縣有漯河皆禹
漯沒不可盡考時見一二而已然河自大陸分爲九道皆在
冀州之境而經於兗州云者兗當九河之末地勢稍下受富
溢甚故云道又易祕導水說云九河入海者當在滄州
以北若以疆理廣記考之則集註分爲二者依實

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

箋按朱子語錄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諸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耳
若以水路之實論之則有不通愚嘗考之春秋晉宋之間
會之以制楚又會之于鍾離會之于相
則吳晉往來之衝也故楚嘗塞彭城之
於中國由此途耳雖澤之會晉將會吳而彭城
辭以水道不可豈非地勢之阻隔耶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
而虐水道之不通始城邗溝通射陽湖
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爲禹蓋因此
築邗溝通江淮杜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此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陽縣吳自此糧運可通舟行可達至是
故吳自江淮而入泗汴逞爭長於黃池之地矣孟子之言以
此故隋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江都復浚邗溝又見方輿勝覽

揚州註 **后稷官名棄** 箋稷者棄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爲三后協心呂刑稱伯夷禹稷三后成功是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 箋檀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无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无服註不爲衰弔服而加麻絻林玉露胡澹菴爲清節先主制師之服魏公爲張无垢制友之服朱子爲朱子用弔服加麻制爲深衣用冠絰或用麻衣頭巾見黃勉齋文集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 箋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問之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云云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又如史記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

附錄

上有好者 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夏后氏殷人周人** 率我荅哀公之問祉歷言夏后氏殷人周人孟子論三代田賦亦言夏后氏殷人周人或謂夏后何以必稱氏而殷周何以必稱人者愚謂當證以檀弓王制明堂位內則祭法諸篇皆稱夏后氏殷人周人或謂夏后何以必稱夏后氏殷人周人或謂夏后氏則上文必以有虞氏並言如此者不一也禮記之稱夏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衛氏禮記集註橫渠張氏曰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周人言人者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興禹崇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按羣書百考云公侯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郊一遂之賦餘二千二百二十四人爲軍外之用 **神農之言** 漢墓文志農書一百一十四篇中神農書二十篇其餘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 箋檀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无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无服註不爲衰弔服而加麻絻林玉露胡澹菴爲清節先主制師之服魏公爲張无垢制友之服朱子爲朱子用弔服加麻制爲深衣用冠絰或用麻衣頭巾見黃勉齋文集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 門人有問晦翁者曰魯頌乃僖公詩而孟子引以爲周公何也先生曰此是孟子讀書不子細處又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亦天先生曰此祝頌之辭也見吳必大著師說 **荆舒** 羣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楚在春秋之初經止書荆人後稍稍加以楚稱舒縣以名龍舒其後爲楚所滅其地即今之安慶府爲淮西 **墨者夷之一章** 張子韶孟子解云此章頭劍失次中乃知其編次脫易輒爲改正之其文宜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无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吾聞 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益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至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滕文公 註滕周文王之後疏古記世本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因遊諫之故更考公爲定公元公爲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謚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謚 **將五十里也** 註五十里子男之國也 **公明儀曰** 疏禮弓有公明儀 **居廬** 疏居於喪廬不敢入處不御於內是也 **陽虎** 姓陽名虎字貨 **世祿** 註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

恒民之子弟圭田註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无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敦本業也教民稼穡疏說文云種也稼古穡斂曰穡箋室於場註冢上祭祀壇場疏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甎甃爲祠壇丈六尺與地平本无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傳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折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滕文公章句下

朱子集註

虞人守苑囿之吏箋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澤山虞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田獵則虞人植旗以屬禽注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爲旌析羽景公不以皮冠招虞人而以旌意必以此晉大夫趙鞅也箋鞅乃趙文子名武之孫王良善御者也箋史天官書漢中四星曰

孟子箋義卷之二　六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天子之僕也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故王良善御取此名周王良天子奉御官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周禮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王后六宮之事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天子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侈有三尺牆高一丈也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公桑謂官家之桑也夫人副褘而受之箋祭義註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其一其色元褘音暉畫翬者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追音堆夏后氏之冠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之爲言覆去髮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副褘皆祭服此蒨欲爲祭服者故夫人首着副身着褘衣而受所獻之蒨也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箋三盆手者註云三淹也

孟子箋義卷之二　七

日顧日昆吾日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所考不見諸侯何義章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申詳魯繆公時人不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文侯以客禮待之出入過其門必式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師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與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預借書虞預傳預上疏云蒸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泄柳申詳僃繆公時子柳子思爲臣故集註謂魯繆公時人高士傳云子柳姓顏名幸公都子曰章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箋史記禹子啓崩子太康立而失國書甲上距太康十二世好鬼神事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履癸即桀上距孔甲四世商庚丁崩子武乙立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韋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爲雷震死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韓昭侯用爲相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申韓之害皆尚刑名又見通鑑末章辨

有分辨箋周禮天官小宰六曰廉辨註辨然不疑惑也記曰行矩厲廉隅皆分辨之意

附錄

齊景公田　春秋傳昭公二十四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又家語正論解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云左傳言以弓家語言以旌與孟子同王肅註守道乃恭敬之道大丈夫　說文云大夫夫者何制以入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湯居亳與葛爲鄰　攟書百考云熟縣即殷之南亳湯所都也又曾州考城縣有北亳亦湯都也又京西偃師縣是湯所都西亳也今考城縣東京接通典宋州寧陵縣是古葛伯國湯居亳與葛爲鄰今考地志襄熟在南京東南四十里考城在東京東一百八十里寧陵在南京西一百五十五里以遠近觀之與葛伯爲鄰當是都北亳時至於西亳則當又是其後徙都之偃師去洛甚近或者亦取居土中之義乎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邪說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甚於老莊申韓故推爲異端之首

孟子箋義卷之二　八

之言蔑四聖而與二凶於是始皇二世竭天下之膏血以逞無厭之欲終於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之言皆朱啓之也故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甚於老莊申韓故推爲異端之首

滕文公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趙簡子　疏史記世家趙景叔卒趙鞅是簡子爲晉卿出註法度之御塵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横而射之曰詭遇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景春曰疏景春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張儀之屬也晉人也素王之孫故曰八珠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

張儀常事鬼谷先生三月無君　疏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自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向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縗三月而復葢亦此意

載質　疏贄之爲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梓匠輪輿　疏梓人皮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輿爲鄰　註輿衆也鄰五家爲鄰出入相友守望相救

梁國故云爲鄰

儀牲　疏儀之色純无雜色謂之儀牲

篪厥元黃　疏虞公之孤執元幣庸之君執黃琥禮圖云篪以竹爲之長三尺閥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

太誓曰　註此古尚書一百二十篇之太誓也今之太誓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文太誓也

伐奄　疏鄭元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周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亦自奄也

驅飛廉　疏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幷殺之

離婁章句上

朱子集註

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　箋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爲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十二律黃鐘者陽氣鍾於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在十一月太簇者奏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在正月姑洗者洗音先典反

孟子箋義卷之二　九

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在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猶蒌陽不用事故曰賓又曰蕤蔵蕤而下賓敬也言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位於午在五月夷則者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在七月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故曰無射又曰射斁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无有終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大呂者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夾鐘者種始莢也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曰陰陽相夾厕也位於卯在二月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曰呂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在四月林鐘者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故謂林鐘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南呂者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六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在八月應鍾者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曰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爲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已上以春秋外傳史記律書通典晉志參互采錄

范氏曰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泣涕　箋梁高祖紀上自天監中用食惟菜羹飄飯而已敕騎長侍賀琛伺察四事其四言宜省刑事息費上大怒勅書責之曰昔之牲宰久不宰殺朝廷會同

蔬菜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蝗旱之災天監十五年詔以宗廟用牲未有累年道宜皆以麵爲之於是朝野喧譁以爲宗廟之不血食帝竟不從入座乃歎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牲大同十一年十二年以葬宏爲都統與裴度同討蔡復加侍中十三年而肯之由是王侯益橫盜賊白晝殺人上溺於慧愛而不能禁

武帝之末江南大亂箋梁都建康故曰江南梁太清元年東魏太傳侯景與高澄有隙以十三州內附上乃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太清二年以景與東魏慕容紹宗戰敗東魏既得懸瓠頃成悉復舊境大將軍高澄屢遣書求通好侯景自疑不安景啓曰臣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於是始爲高氏所謀中領軍朱異爲名圖臺城太清三年景入建康縱兵大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上爲侯景所制五月丙辰遂殂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箋按必有關雎麟趾之意所以正君之德而成治化之本也近思錄明道先生之言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人君之仁與不仁耳蔡剛大集解云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閒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必有此等意思則自閨門衽席之後積累至蕃蕃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則可以行周官法度否則爲王莽矣愚按王

孟子箋義卷之二　十

莽篡漢復井田倣周盧除貸立錢府官又如周官稅民田不封宅不樹浮游无事者罰之此益損周官之法度而不得其意者

詩大雅板之篇箋按板詩傳云板板反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也

昏昏則泄泄之意箋說文云昏昏語多也像多言之人口出

孔子曰道二章　幽暗厲虐皆惡證也箋按史記證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洛將葬乃制謚謚者行之迹也證法云壅隱不通幽早孤鋪位幽錯位謂卽位而卒者也厲今按孟子所稱幽厲蓋壅遏不通與亂常幽殺虐也

爲政不難章　麥邱邑人祝齊威公曰箋在紀遺

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箋通鑑唐憲宗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貞薨其子承宗自立爲留侯上欲討承宗裴垍謂止上密問諸學士日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侯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何如李絳曰德棣之謀成德已久今一旦制之恐承宗怨望得以爲辭若因弔喪使至彼自以其意喻承宗令上表削地勿令知出陛下意乃遣京兆尹

孟子箋義卷之二　十一

諸侯之長得專征伐箋史記周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西伯陰行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紂嬖臣費仲而獻之紂乃大說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注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九駟三十六匹馬也

太公姜姓呂氏名尙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也其先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尙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又注云姓姜名牙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牙是字尙是名後武王號爲師尙父則尙父官名也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

天下者暗與此合箋通鑑項羽封高祖爲漢王王巴蜀蕭何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蕭何意欲以此圖天下故集計謂其有私　求也爲季氏宰章

如孫臏吳起之徒箋史記孫臏孫武之後也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仕魏爲將軍自以不能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之歸齊齊威王問以兵法遂師之龐涓伐韓請救于齊孫臏以計殺龐涓于馬陵考史記通鑑皆不見其所終史記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齊之與起絕初仕魏與田文論功日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侯曰不如子及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用之攻吳起殺之　如蘇秦張儀之類

在強兵悼王薨貴戚大臣攻吳起殺之要　如蘇秦張儀之類

箋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游說七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張儀相秦主橫主橫者皆欲諸侯割地以事秦主從者連諸侯以攻秦蘇秦在齊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其弟曰代曰厲亦以游說顯於諸侯張儀後得罪於秦奔魏一歲而卒　如李悝盡地力

箋史記荀卿齊稷有李悝盡地力之教通鑑魏文侯師李悝悝者決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讀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捐棄至六十一篇藝文志又云

孟子箋義卷之二　十三

李悝著書三十二篇皆富國強兵之術名曰李子按纂疏所注盡地力之法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等語皆出漢書食貨志又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　商

執開阡陌之類箋史記商鞅相秦開阡陌東西曰陌南北曰阡陌又纂疏云封以井田開阡陌以商於之地按史記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索隱云商於二邑名於鄧州內鄉縣商洛縣在商州八十九里三輔黃圖云商於之地秦惠文王立奉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殉盡滅其家　淳于髡曰

章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也

箋史記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有兒髡於梁惠王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駟馬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愚按史記以淳于髡慎到騶奭荀卿與孟子同傳殊非　人不足與適也章　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

事箋荀子大畧篇云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附錄

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二句乃禮記中禮器之言所以有故曰二字　殷士

妃而已者非也

離婁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離婁註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　公輸子

疏淮南子云楚王令公輸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說公輸設攻臣之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昭公之子六律五音疏律歷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鍾大呂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變日冬至音比林鍾淩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淩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夾鍾之羽也丙子夾鍾之角也其爲音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暴其民甚　至國削　註甚謂桀紂不正歸于人名以其被弒國亡足章其惡不待註而彰如桀紂者也厲王行暴虐國人畔襲之厲王出奔於彘彘音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太子靜立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亂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政甲侯與犬戎攻之殺王於驪山下汲冢紀年曰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亂政甲侯與犬戎攻之殺王於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天下國家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臣將祿尚有冀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庶人爲國君者畿內之民同也窮之於所往之皆服三月故大夫爲舊君三月言與民同也窮之於所往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註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方數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美之故七年　齊景公　疏史記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爲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謚曰景地近荊蠻故註云吳蠻夷也　侯于周服　疏周禮九服之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是也　裸將　疏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　居下位　至誠身有道　疏君之所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友之所資於己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親之所望於己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於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　七年之內　註天以七紀故云七年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書云五紀日歲月日星辰歷數也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八不足與適也　註詩云室人交徧適我　醫瞀底豫　疏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妍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瞀瞀者無目之稱

離婁章句下

朱子集註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夏令曰十月成梁　箋春秋外傳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註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爲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故夏令曰二月除道十月成梁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不除火星不中矣其君用財不恤其民將何以堪之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故夏令曰火星中而雨畢而除道以待之

春秋異正者亦以春秋君子之澤章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至親屬竭矣緦麻記大傳疏文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緦麻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而緦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祖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祖身去餘也祖免者肉祖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頂不可居肉祖之體故爲免以代之若童子未冠則不緦惟無父兄而當室者緦當室主家也故免亦童子未冠所著也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緦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免音問　逢蒙學射章　羿有窮后羿也箋見憲問十四箋義西子蒙不潔章　西子美婦人箋西子美女西施氣姑蘇臺高三十丈遊宴其上子胥日臣恐不久爲麋鹿之遊王不聽及吳亡范蠡攜西子扁舟泛五湖越州諸暨苧蘿山鬻薪女西施浣紗於溪邊國人見而美之其里中醜人見西施美而捧心矉其里而去其里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彼知矉美而不知矉所以美也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箋史記歷書漢武帝詔太史改顓頊歷作太初歷起五行建氣物分數以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注云按律歷志以前歷上元至太初四年一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日躔在甲雌在子甲子是陽氣之首在甲子也又云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箋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莅其禁令序其事

附錄

卒於鳴條　按檀弓上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註舜征有苗因留葬焉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註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相似故曰九疑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於陽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俱葬衡山又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指堯皇女英也諸說皆與孟子不合故劉玉潮虞舜廟碑云異旨舜起東夷有天下而卒禪禹禹都安邑鳴條蓋其郊故孟子舉爲終禪之地讀者更詳之

濟人於溱洧　家語正論解孔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禮爲舊君有服　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又按周禮春官司服王亦爲三公六卿爲再服其首服皆弁絰故錄云亦有君服臣喪之禮君服臣喪坐鎮當心要絰而踊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也今爲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以禮未聞所反服之有又按周禮春官司服王亦爲三公六卿爲再服其首服皆弁絰故錄云亦有君服臣喪之禮君服臣喪坐鎮當心要絰而踊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

也又云善敎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蔽賢者當之** 朮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卯知藺相如賢而不薦凡此之類是謂蔽賢 **壅秔於水** 疏壅徐隴反塞也 **溝澮** 註大溝小澮疏周禮遂人掌邦國之野凡治野夫禮遂人有溝溝上有徑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也洫廣四尋深四尋也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 **壅** 註禮射四發乘四也詩曰四矢反兮疏四馬爲一乘是亦然則注云大溝小澮者又非以常制言之 **逢蒙學射** 註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門註云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襄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義射爲禮乎射而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員臂杜預曰子魚卻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西子** 註西施也疏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星辰之遠** 疏案孔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右師往弔** 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是也 **禹稷當平世** 疏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之治水非鑿稷之播殖則無以爲躬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於南宮括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三　六

萬章章句上

耕歷山時 箋事見公孫丑上 **公明高會子弟子** 箋按集註此語本趙岐註云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然不知趙氏何所本按禮記祭義及曾子大孝篇皆有公明儀問於曾子皆註云公明儀曾子弟子豈非公明高或公明儀兄弟歟 **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箋史五帝紀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貴驕事舜舅威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箋按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父母使舜完廩** 臨武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列女傳二女敎舜上廩曰鵲汝衣裳鳥工往敎舜穿井曰去汝裳衣龍工往故謂鳥工龍裳敎井廩之難 **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張瑚弓** 箋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瑚干櫓之屬禮圖云戈今之戟又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瑚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是也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箋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良馬三年傳校人乘馬杜註校人掌馬春秋分記云春秋校人與周禮義同而馬數不可考是皆以掌馬爲職也今集註以爲主池沼小吏未詳 **象曰以殺舜爲事章　二**

人比周相與爲惡 箋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帝鴻氏不才子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蘇氏云窮奇是共工渾敦是驩兜檮杌是鯀饕餮是三苗也 **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箋集註於孟子言歸斯受之章亦云仁之至義之盡所引二語出禮記郊特牲 **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濁鄒 箋孔子世家云孔子嘗過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據此則不特癰由與濁鄒之名不同而言子路妻兄亦與孟子異 **彌子衛靈公幸臣** 箋史記韓非傳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用

既而瞞之取之母死人問往夜告之瞞子嬌駕君車而出君問而賢之口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瞞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瞞子愛弛得罪君曰昃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瞞子之行未變於初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絡賜彭封彌子杜注彭封彌子瞞子取瞞子欲公納夏戍之女孌以爲夫人集註所謂幸臣其事可證矣**難進而易退者也**記表記云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紫陽格言亦云進以禮退以義者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威司馬宋大夫向魋也**箋宋儒以桓公爲威公桓司馬爲威司馬者蓋宋欽以威代桓如漢明帝名莊漢書以莊助傳寫以五羊之皮**得五羊之皮**箋戰國策秦始皇卷姚賈曰百里奚虞之乞人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是也**未章得公相之而伯西戎**晉獻公二年**晉欲伐虢道經於虞**箋春秋僖公二年傳晉獻公從荀息言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五年晉復假道於虞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又按公羊云晉滅虢荀息操璧牽馬而進曰璧則如故馬齒加長矣又國語云虢公夢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教

戮立於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國**飯牛而牛肥**箋語見莊子田子方篇

附錄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禮記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都君**莊子徐無鬼篇有舜行三徙成都至邳之墟十五萬家**鬱陶忸怩**洪氏五筆云四字不多見於經子惟見於孟子及尚書五子之歌皆弟告兄之辭何也**象曰以殺舜爲事**龜山語錄或問象曰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不暇辨**殺三苗於三危**據尚書則曰竄三苗莊子亦云投三苗於三危按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音素葛反殺說文作粲音蒲版今同悉黎散之也今曰殺三苗似亦當音蔑河中府而封象於有庫說者謂道州也相距數千里欲常常而見之故立社君凡九品圖**有庫**舜都蒲阪今盡其形是也**彌子瑕**云彌子衛侯寵臣也是有幸於衛靈公者**不悅於魯衛**疏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反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孟子箋義卷三　三

椅杌也**欲常常而見之**註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疏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註焉蓋其文意喻既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治棲**疏云蓋取類於禽棲故也**四罪**疏三苗國名搢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鬷鬷氏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嚳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者也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

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

亦恐史家繆誤**主司城貞子**註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論而推之則貞子之行不正者也今以宋六卿考之司城特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右有司空無司城特宋有之者按左傳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也**陳侯周**註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以兵伐殺湣公遂滅陳是歲孔子卒魯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日歸與歸與然則湣公六年孔子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入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湣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卽湣也**五羊之皮**註自貴五羖羊皮疏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

萬章章句下

朱子集註

集大成章　金聲始震而玉終詡然箋戴記聘義君子比德於玉云云卽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詡然詡音屈絕止貌也故相如賦注詡盡也本屈字亦作詘**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至**亦此意也**箋漢武帝元鼎五年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議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惟聖主所由制定非羣臣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封禪儀語錄云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愚謂孟子之書出於丈帝時兒寬在後未詳語係之意**北宮錡問曰章**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箋邾曹姓子爵顓帝之後國在襲慶府鄒縣隱元年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未王命故不書爵孫復曰邾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元士受地視侯故書字以別之又有小邾子名穆穆來乃夷狄之附庸國在徐州滕縣莊五年書邾犂來來朝胡安國曰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至**可食九人**箋按門人有未嘉徐居父名寓徐仁又名容集註所引徐氏未知孰是徐氏三說皆本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大國之卿食一千四百四十人君食萬四千四百人此皆上農夫食九人之數食九人者王制疏云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則六百四十斛按遼人云中歲人食三鬴一釜六斗四升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近年書坊刊本君田三萬二千畝多誤以二千爲三千卿田三百畝誤九不可不考**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箋孟子言大國之地方百里以方里爲井計之百里之田公田止一萬畝每井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則僅八千畝今集註引徐氏之說則其數與助法之公田不合何耶益方百里者以四方計之開方當四百里一里之中公田八十畝四百里之中四

與周禮王制不同箋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皆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爲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語錄亦非之今愚按孟子所言固與周禮王制不合向所言周禮不合說者以周禮兼附庸而言之晦翁謂此皆強爲之說耳先生嘗疑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名其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周禮蓋亦周公草定之本而未及行者又案王制疏云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集註所謂其事蓋不可一一追復說或又近之林少厓羣經辨疑有王制辨皆此意**仕非爲貧章**　**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箋後漢西羌傳馬充爲太守作井灸畜給交友妻子不免自操井臼又梁鴻字伯鸞妻孟氏名光字德耀俱隱深山孟氏椎髻布衣荊釵布裙躬操井臼**七之不託諸侯章**　**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餘謂之寄公**箋僖子夏傳寄公爲所寓傳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又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註寓寄也又云寄公如魯昭公爲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書公孫于齊公孫于齊公子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此卽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餘也**臺賤官主使令者**箋昭

七年傳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疏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家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隸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敢問不見**獨也**通帛曰旗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干之首曰旌**箋拔集註語出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翿析羽爲旌賈公彥疏云周之九旗皆用繒以周建子物萌色赤故尚赤通帛者通體盡用絳之未通帛雜帛爲物者以帛素飾其側乃殷之正色殷以建丑爲正物芽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兼用先王之制也全羽析羽皆用五采繫於旌旌之上前世用夏翟之羽曰夏采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爲五色也爾雅云因章曰旜因革不復畫之此又與周禮之通帛爲旜因其文章不同**末章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箋漢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昌邑王賀爲皇帝二十七日荒淫無度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賀鍰本邑而立宣帝集註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武帝當使黃門譖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故光得以擁昭殿賀立宣也

附錄

金聲玉振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集大成之說嘗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聲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愚以集註詳前說智之事乃三子之所知偏於一故於聖之事所就亦偏於一後說智之事聲則巧正以三子之巧不足者即前說之所知偏於一也聖聲則力者三子之力有餘而僅成一節之聖即前說之所就亦偏於一也故復以射之巧九字之義前說無害於後後說無害於前也因略拚之**天子與大國次國小國之卿大夫士**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上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上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上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註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上九中九下九凡命士才無出會之事**上士中士下士**春秋

伯夷聖之清者也至**非爾力也**疏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清能任能和亦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之善者也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天子一位**至**五等**疏又天哥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斟酌盛大以私爲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君一位**至**六等**疏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足以帥人者也**皆去其籍**疏今周禮司祿之官錄其士也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齊魯之始封俱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而去司祿之職也**大國次小國**疏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里而井井間廣三步長三百步其田一夫百畝八家共之鄉遂用貢法鄉謂王城郊內六鄉之地遂謂郊外六遂之地貢者校數歲中以爲常一夫授田百畝收穫數多寡視年豐耗凶荒以爲差降其實皆什一也助者藉也殷人以七十畝而助借民力以治公田亦什一也周人百畝而徹徹通也通力而治公田什一使自賦其實皆什一也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　有友五人疏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國臣五豈謂此五人者乎然而名字則未之詳　際可之仕公養之仕疏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蘧之又索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有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吾女集之時時靈公創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卽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卽位之四十三年是衛靈公卒後之孝者宜猶究之　委吏疏孔子世家云孔子貧嘗爲季氏吏而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　牛羊茁壯註茁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蓬出也蘆之始出也　仕有官職疏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爲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

告子章句上

朱子集註

如荀子性惡之說箋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其性故也

孟子箋義卷三

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據此篇反覆以孟子言之蓋欲立論以求異於孟氏也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箋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蚿思謂楊雄之論過譽弧以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觀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熊掌註熊掌膰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註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能踰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有勝子生也　趙孟能賤之疏卽晉卿趙盾爲盟主者也

告子章句下

朱子集註

紾戾也箋紾見軫韻又銑韻二音戾與捩同紾韻注捩也捩也通作戾物捩固相違也韓愈送窮文捩手翻羹捩手卽紾臂之義　未嘗膠柱而調瑟箋通鑑趙王欲用趙括爲將藺相如曰大王以名用人猶膠柱而鼓瑟耳又楊子先知篇或曰以從聖人之法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　曹交問曰章　禮記檀弓下庶人之葬匹註說者以匹爲騖騖也匹音木　小弁小人之記說匹爲騖是也箋曲禮下庶人之葬匹註說

詩章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箋宜臼周平王名周幽王初娶申國之女爲后幽王嬖之欲立爲后幽王遂廢申后并廢太子申侯怒遂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之虜褒姒乎王卽位東遷于洛邑辟戎寇周衰而諸侯强矣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之年也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箋集註據詩序舊說集傳云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文以爲宜臼之傅不知何所據也七子作此詩以自責箋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愚又按小弁之所以言怨者如云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疾如疢首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如雨靡所止之類是也凱風之不怨則自責以爲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也宋牼將之楚章　莊子有宋牼者箋見莊子天下篇孟子曰五霸者章　丁氏曰云云箋按纂疏謂丁氏之說本杜預春秋註者蓋成公二年齊賓媚人對郤獻子曰五伯之霸也云云杜預註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杜不知何所本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箋記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爲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爲連連有帥共音恭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箋僖公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于葵邱傳云夏會于葵邱寧王命也許男曹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侯鄭伯逆王世子壹明天子之禁集註本此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名丹周人也至居積致富箋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戰國策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不吠已也純注云趙岐以爲閭人非也蓋魏也又白珪謂魏王曰云云趙岐以爲閭人非也蓋魏昭王時人陳子曰章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之此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陣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舜發於畝畝之中章　膠鬲遭亂販魚鹽文王舉之箋膠鬲殷之賢人也以紂之亂隱於漁鹽故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箋莊公九年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告曰管夷吾使相可也公從之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箋集註據詩序舊說集傳云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文以爲宜臼之傅不知何所據也七子作此詩以自責箋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愚又按小弁之所以言怨者如云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疾如疢首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如雨靡所止之類是也凱風之不怨則自責以爲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也宋牼將之楚章　莊子有宋牼者箋見莊子天下篇孟子曰五霸者章　丁氏曰云云箋按纂疏謂丁氏之說本杜預春秋註者蓋成公二年齊賓媚人對郤獻子曰五伯之霸也云云杜預註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杜不知何所本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箋記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爲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爲連連有帥共音恭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箋僖公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于葵邱傳云夏會于葵邱寧王命也許男曹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侯鄭伯逆王世子壹明天子之禁集註本此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名丹周人也至居積致富箋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戰國策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不吠已也純注云趙岐以爲閭人非也蓋魏昭王時人陳子曰章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之此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陣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舜發於畝畝之中章　膠鬲遭亂販魚鹽文王舉之箋膠鬲殷之賢人也以紂之亂隱於漁鹽故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箋莊公九年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告曰管夷吾使相可也公從之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箋集註據詩序舊說集傳云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文以爲宜臼之傅不知何所據也七子作此詩以自責箋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愚又按小弁之所以言怨者如云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疾如疢首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如雨靡所止之類是也凱風之不怨則自責以爲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也宋牼將之楚章　莊子有宋牼者箋見莊子天下篇孟子曰五霸者章　丁氏曰云云箋按纂疏謂丁氏之說本杜預春秋註者蓋成公二年齊賓媚人對郤獻子曰五伯之霸也云云杜預註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杜不知何所本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箋記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爲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爲連連有帥共音恭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箋僖公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于葵邱傳云夏會于葵邱寧王命也許男曹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侯鄭伯逆王世子壹明天子之禁集註本此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名丹周人也至居積致富箋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戰國策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不吠已也純注云趙岐以爲閭人非也蓋魏昭王時人陳子曰章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之此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陣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舜發於畝畝之中章　膠鬲遭亂販魚鹽文王舉之箋膠鬲殷之賢人也以紂之亂隱於漁鹽故文王舉之

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踊而不食其母曰食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五乘孰女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雖五乘孰女笑生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女下也及與莒戰梁遂國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隅爲之崩周公之封於魯傳實擇書百考周增地域圖序云周之封國制軍愚既圖之矣其增地制域不可不辨在昔夏商分土惟三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守於此而不陋其軍賦悉取於此而常足周大司馬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制也故孟子答北宮錡周室班爵祿之問其說正如此又告滕文公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孟子豈無所據而言哉然周大司徒凡建邦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百里孟子異其與大不惟與孟子異其與司馬亦自不同何也蓋封國制軍三代同而增地制域則周與夏商異耳司馬舉制軍言司徒舉制軍而孟子言制域言而孟子言制軍不言制域則蓋有爲也戰國兼并甚矣若與人言周公之增地則不幾於助桀乎不幸而典籍之失亦幸而典籍之既去諸侯亦莫知其制域之由故孟子所以爲善藥當時之病歟以諸侯之方四百里者五是孟子所以爲善藥當時之病歟以諸侯之方四百里賦之其食參之一則正五同有奇也是魯於周制未嘗有所增也孟子之言蓋杜其原也亦猶周公之征關市孟子故不

言而特舉文王之治岐說而不征者言之則可以見孟子之心矣使孟子得遇明王之興以行其道其封國制畿必夏商之所損益者必非一二而已也葵邱之會趙氏註陳留外黃縣有葵邱魯地也愼子爲將軍疏按史記愼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欲殺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釐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城矣是愼子爲善用兵也

盡心章句上

朱子集註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韓魏晉卿富家也箋春秋分紀晉世譜晉昭侯之後韓萬爲韓氏之始三世至武子啟子穆子景子宣子簡子莊子康子等至韓穿魏氏始于畢萬武子悼子文子宣子莊子獻子簡子襄子桓子文侯子武侯二氏皆世執政柄　霸者之民章　箋通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舜耕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　箋歷山河濱見公孫丑上史記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履相侯舜往耕焉年耕者讓畔苦窳偷器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古聖人所以過人者以其有以大過人者也　箋通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舜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　箋歷山河濱見公孫丑上史記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器皆不苦窳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曰農相侯奪舜往耕焉年耕者讓畔苦窳偷器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古聖人所以過人者以其有以大過人者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疾猶災異也　箋春秋傳曰季孫之愛我美疾也孟孫之惡我惡石也疾之美其毒滋多蓋疾者而不計其爲病故云猶災異也　雖鴟而起章　竊盜竊也　箋莊子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祀云云莒子莒子貴杞梁其妻孟姜杞梁爲之崩而哭城爲之崩云云　墨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箋見學而第一如楊墨學仁義而差箋見學而又莊子雜篇墨子書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之四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後世墨者不能如此弗爲之道也不足謂墨而集註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荷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者正謂此也　柳下惠章　微顯闡幽之意　箋微顯闡幽四字見杜預春秋序

阿錄

彈怨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仁恕之別曰生底是怨熟底是仁有觀當計較底是怨無計較觀當底是仁底是五畝之宅洪氏五畝之宅畝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之而其語尤加詳此一篇之首尾也孟子舉王道不越乎此寫意深矣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論三聖之和任於伯夷之清惠之和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一則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二則曰其自任天下之重也三則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屢言其任而獨不言其弊何歟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者此卽任之弊同論而酒於此發之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盡心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盡心知性註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心人之北辰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桎梏桎梏手械鯨鯨如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孩提之童註孩提襁褓之童子視能自覆孩也識愛親敬長二尺以負兒於背者也疾疾疏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爲疾疾也自范之齊註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邑也王子毋死註王之庶夫人死迫於父之數耳

盡心章句下

朱子集註

春秋無義戰章　如召陵之師是也箋僖公四年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責以包茅之貢不入昭王南征而不復丈子陘楚屈完來盟于召陵潁川召陵縣也常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也然楚乃蠻夷之國強暴僭逆憑陵中國桓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天下不肯爲左衽者乃其力也公羊傳云序戚績也揚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盡信書章　杵舂杵也箋謂一書解艮齋曰杵兵之屬刃者凍澌也澌血至於梁

通之意箋記禮特牲天子大蜡八蜡者案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蜡有八者先嗇一也若神農也司嗇二也后稷是也農三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田間之處也猫虎五也迎猫爲其食田鼠也坊與水庸七也坊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水庸七也坊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昆蟲生寒死蟄蟄之屬爲害者也啜吉輟又音惙督約之約音要仁也者人也章　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箋外國本蓋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又案記云禮也者理也禹之聲章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箋周禮鼈氏爲鍾旋蟲謂之幹幹鍾柄所以懸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以蟲爲飾若今時蹲熊蟄龍阼邪是也口之於味也章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箋晏嬰字平仲史記孔子適齊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案隱曰尼谿之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逃墨必歸於楊

章仁之至義之盡也箋此語蓋禮記祭義凡兩言之集註本此言近而指遠章古人視不下帶箋曲禮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褻袷交領也言切會哲嗤羊棗章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會晳倚其門而歌箋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又謂之羊矣棗箋爾雅羊棗俗呼爲羊矢棗又名遵孔子在陳歌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註編曲鼓琴指孟子反琴張也檀弓下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會點倚其門而歌末章

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箋孟子之生雖

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七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之問槩可想矣鄒魯相去又近見人俯鄒魯邑名箋

孟子箋義卷三　六

附錄

晉人有馮婦者箋明道先生初年好獵後因學於周子一日自

疑焉後十二年明道遇見獵者而心喜之方知周子之言有味而習好未易除也

盡心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革車虎賁疏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轄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皆百夫長也邱民註邱十六井也天下邱甸之民皆樂其敵則爲天子不理於口疏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己者如之何註訓理爲治疏是所謂曲其表而求影爲治以其昏昏疏孔之正焉其源而求流之清追蠶蠶所謂太山之溜从而穿石單極之繩从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是爲馮婦註馮婦善搏虎後卒爲善士此章與之同義米力役疏布單布卒以爲衣也緩鐵鎧甲之緩也糧也力役民負荷厥養之役也吾黨之士疏百家爲黨故曰吾黨之士也琴張曾牧皮疏琴張子張也又琴張曾晳牧皮善鼓琴號曰琴張終

孟子箋義補遺

第一章　席几觴豆之銘箋其銘已載前集今於其語有未

席前左端之銘無行可悔註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爲悔也几之銘口生垢註垢恥也詈也口戕口註口能害口也凡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說爲戒也杖銘於平危於忿懥註杖以防危故以危爲戒也於平失道於嗜慾註杖依道而行之於乎相忘於富貴註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帶銘火滅修容愼戒必其註雖夜解息其容不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觴豆銘食自杖食自杖而已矣銘造矛註無求醉飽貪自杖註無求醉飽貪自杖而已矣銘造矛註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問之不忍則爲終身之羞以君子於殺人之中又有禮恕存焉　第三章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箋按聲韻元嘉戲字下註詩烈文於乎前王不忘於音烏惟乎字無音大學舉此詩作於戲於字同詩音戲好胡反漢武帝紀烏虛何施而臻此與嗚虖二字是亦同用古於乎之義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惡虖成其名曰於乎曰於戲曰嗚虖曰惡虖曰烏虛其末只用於戲二字作烏義音因思大學釋文戲音義以歎字其義則一但今敕文樽文戲音義以歎字讀之不作烏胡二字似有吉凶美惡之殊　第六章　樂毅所謂慊於志漢書所謂嫌栗姬箋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云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此蓋燕王喜樂毅之下齊而有快與足之意也漢書景帝爲太子時所幸栗姬齊人也臨江閔王榮臨江哀王閼于河間獻王德皆其子帝即位長男榮爲太子長公主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爲後宮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譖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嚮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太行廢太子榮爲臨江王栗姬恚恨而死此蓋景帝不足於栗姬而有所怒之意也　第十章　董子云與之齒者去其角箋其伸舒策又按春秋繁露均調篇均調者欲得其均此即大學絜矩之意也故云有角不能有齒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古明聖王治天下立制度使諸有大奉祿者亦不能爭民利業不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或問引此者蓋正有合於孟獻子之言也豈苟云乎

論語

學而　道千乘之國章　此章之旨愚　引傅氏兵車士卒之圖所載并井田策一篇又孟子萬乘之國章引傅氏小司徒井牧田野之圖右三說而觀則古制略可考也今復載項安世周禮邱乘圖說庶可參互考訂使善讀者知所擇焉則愚過半矣詳載於後

周禮邱乘圖說

項安世

乘車之法

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今以伍法較之其紙悟如後

五人爲伍　一乘七十五人分置伍長十五人此項未有紙悟伍長職微人少未能成乘也

五伍爲兩　二十五人一人掌一兩兩去聲三人分掌一乘已覺難行

四兩爲卒　百人　四乘三百人共置卒長三人一人掌車一乘及他乘之一兩自伍以往皆參差難掌

五卒爲旅　五百人　二十乘千五百人共置旅帥三人一人掌車六乘及他乘之兩

五旅爲師　二千五百人　百乘七千五百人共置師帥三人一人掌三十三乘及他乘之一兩

五師爲軍　萬二千五百人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共置軍將三人一人掌一百六十六乘及他乘之兩

已上除伍長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體勢不便妥世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

出車之法

按舊說句除旁加之夫出車一乘同除旁加之夫出車百乘令以句法較之其紙悟如後

司馬法井十爲通積十里九十夫通十爲成積百里九百夫方十里

大司徒之職四井爲邑三十六夫方二里四邑爲邱十六夫方四里四邱爲句六十四井百九十二夫方八里也成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按成雖方十里積百井九百夫惟中開八里爲句計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當出車一乘其旁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專主治漁不出兵賦

司馬法成十爲終積千里九千夫爲方三十一里大半終十爲同積萬里九萬夫爲方百里

大司徒四句爲縣四百井方二十里四縣爲都千六百井方六十四里四都爲同六千四百井方八十里同旁加十里四旁共加三千六百人步卒七百二百人

按同雖方百里提封萬井積九萬夫惟中開四都方八十里當出兵賦旁加十里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專主治漁不出兵賦而所謂八十里者共計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內每成皆前法除三十六井治漁共除二千三百四井外只有四千九百井三萬二千八百六十四夫計六十四句之地出車百乘

則井所謂句出一乘矣　漢志云六千四百井蓋止除治溝不除治漁之夫

司馬法同十爲封方三百一十六里外二夫是爲千乘之畺封出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牛萬二千頭甲士三萬人步卒七萬二千人

按封蓋積爲十同非方十同也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以百乘之爲三萬一千六百里以三百乘之爲九萬四千八百里又以十乘之爲千八百里又以十乘之爲千八百九十六里共計九萬九十八百五十六里尚少百四十四里千二百九十六夫然後成十萬里提封十萬井之數中開三百一十六夫又旁加三夫計一方當九百一十九夫却以前項所欠千二百九十六夫均於四方每方當三百二十四夫旁以三分夫之一附之九百四十九夫每夫之旁更加百十六夫向欠八夫每夫之旁更加百十六夫向欠八夫今以八夫分夫之一附之則成三百二十四夫矣先除句旁治漁之田二萬三千四十井又除同旁治漁之田三萬六千井定出賦之地只有六百四十句計四萬九百六十井出車千乘　漢志云六萬四千井蓋不除治漁之夫通典至此亦不除治漁之夫

司馬法封十爲縣方千里是爲萬乘一縣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牛十二萬頭甲士三萬人步卒七十二萬人

按縣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除甸旁治溝之田二十三萬四百井又除同旁治溝之田三十六萬井定出賦之地六千四百甸四十萬九千六百井出車萬乘漢志云六十四萬井蓋不除治溝之夫亦不除治溝之夫以上百乘千乘萬乘之例並按鄭氏周禮及班固漢書及杜佑通典田制皆以甸旁加成都旁加同即除所加以爲治溝治溝之田然一同之內既除治溝之田二十里而一成之內又各除治溝之田二里則止有六十四甸出車百乘積而上之六百四十甸出車千乘六千四百甸出車萬乘却與甸出長轂一乘之制不合故漢書自同以上止除治溝之夫通典於同則兼除溝洫之夫更不除治溝而不除洫皆以於古制差殊遂至封與縣亦除溝洫生同異安世按此蓋由解經者不當按圖盡地立爲旁加之說既是旁加者皆不出賦自然不免重疊除豁故其末流遂至於此大槩先王制地常以

十之二爲治水之夫一成十里以二里治水積至一同則爲二十里矣同之二十里則成之二里之所積非以二十里獨治其溝而十成之中又各除二里以治其洫也如此則除四十里矣自然與古制不合合止當不分溝洫但以十分爲率除其二以治水留其八以賦兵成除二里同除二十里封疆之二畿除二百里依此賦兵除六十六里十分里之八則成有一甸同有百甸封有千甸畿有萬甸甸出一乘自然盡合古制矣

按兵法七家共出一兵以舊說計之一甸六十四井計五百七十六夫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每七夫共出一夫則五百二十五夫可足一乘之數尚餘五十一夫也今用十分除二之法計之甸當百井爲夫九百除二分外尚有七百二十夫於今一乘百夫之說亦當七夫出一夫尚餘二十夫地

制軍之法

按天子萬乘而六軍之士止用七萬五千人以舊乘法較之則所用當止於千乘若用今說又止七百五十乘耳一縣之地提封萬井爲夫九百萬既除十分之二以治溝洫而用其八以出兵賦而於八之中又七分而免其六則所謂萬乘者蓋

包氏馬氏二說

馬氏謂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包氏謂十井出一乘百里適出千乘今何晏論語集解並存其說蓋魏晉之士專治虛談故於制度而不能夾也子謂包氏之十井爲乘即馬氏之十里爲成也方一里也包氏但闕其說而不詳其制便以爲甸一里之爲一井與里之爲一說也豈不悖哉

甸加爲成之圖

按舊說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故甸有六十四井爲成旁即方也方各加一里則縱橫皆成十里十之二爲治水之夫一成十里以二里治水積至一同則爲二十里矣同之二十里則成之二里之所積非以二十里獨治其溝而十成之中又各除二里以治其洫也如此則除四十里矣自然與古制不合合止當不分溝洫但以十分爲率除其二以治水留其八以賦兵成除二里同除二十里封疆之二畿除二百里依此賦兵除六十六里十分里之八則成有一甸同有百甸封有千甸畿有萬甸甸出一乘自然盡合古制矣

按舊說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加而成百則所加者三十二井旁加一里之地緣內方八里故加一里即加一眼一里即此甸方八里即此甸方八里即此甸方八

為政　道之以政章　政謂法制禁令也箋記樂記政以一也又政以行之疏云政謂禁令切其行疏云政法制詳集註法制禁令四字皆本於此禮謂制度品節也箋纂疏引胡氏所釋品節二字而不及制度數多寡之宜品者尊卑高下之制節一定不易之體度者度數之準則也

者界限等級之分　愚又按記月令以別貴賤等級之度註賢者從隆賤者從殺謂之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謂之級隨宜度之謂之度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箋此語已見前所引禮記經解又按大戴禮禮察篇孔子曰以禮義治之者猶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又曰或導之以德教或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又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妙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一言可以蔽之曰毋不敬　愚按正慮公乃范祖禹字淳夫嘗為經筵講官有論語說十卷元祐中所進多引劉敞程頤之說云

八佾　君子無所爭章　衆耦皆降箋禮記少儀侍射則約矢韓云凡射必計耦設

射三侯按儀禮大射之禮與鄉臣射之事與鄉臣射以觀其禮也三禮稱云愚以周禮大司馬之職考之則大會同大射大祭祀宜各為一處不相襲也射義據尚書大傳之文耳於經則未見所據也　三侯天子之制也則此儀王朝侯國習相似但所設之侯不同耳三侯謂大侯參侯干侯也大侯畫熊首而白質圍君之侯也參侯干侯參見鵠於參干干不及參侯干侯義見前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

兩門者皆說有宰我獨不說也武子心雖恚恨身既寢疾乃伴言美之以善且言說善衰入已門者聽之細微故唯君子乃能表明之及武子死曾晳慕嬰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

雍也　孟之反不伐章　附錄　左成二年魯帥師會晉伐齊入武子曰集爲吾望汶也乎對曰帥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故孟之反之事纂疏引謂緣謂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此正是范文子所謂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故語錄引此爲證　愚又按范文子之事在孟之反之前而二事大相類也故附見之

進而　自行東脩章　十脡　箋按儀禮脯一束三禮辨周禮棠正一鄉凡萬二千五百家論語云互鄉難與言似非鄉名一鄉之中必無皆不可與言之理

泰伯　六尺之孤章　附錄　六尺七尺之義周禮註疏亦不明按周禮訂義鄉大夫六尺七尺註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座短朱儒者也則舍之王昭禹曰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強壯故可征　愚按此說則不以黃言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強壯故可征　愚按此說則不以黃言身不及也以七尺六尺言者取其材也韓詩外傳云六尺之孤百昵箋極細者也如禮三月之服十五升去其半世俗不知乃是一眼箋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又按三禮辨儀禮總八升註鄭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爲升俗誤久矣按八十縷爲升經傳無正文賈氏以爲師師相傳云爾蓋必有所受也

縕袍章　縕枲著也如今絮也三十升布也十縷一升是八十縷也如今單串黃草布又十縷一眼箋用兩縷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亂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

子罕　麻冕章　其經二千四百縷　箋木鐘集云一升是八十縷一眼箋用兩縷一以爲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箋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又傳云六尺者十五也如此則二歲半爲一尺

縕袍章　縕枲著也　愚按枲麻之有實者其皮績之爲布即今之苧麻布也縕袍者以枲爲絮而著之袍中也故曰縕袍

縕袍衣有著者也　箋義補遺　八

子罕　麻冕章　其經二千四百縷　箋木鐘集云一升是八十縷一眼箋用兩縷一以爲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箋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又按三禮辨儀禮總八升註鄭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爲升俗誤久矣按八十縷爲升經傳無正文賈氏以爲師師相傳云爾蓋必有所受也

縕袍章　縕枲著也　愚按枲麻之有實者其皮績之爲布即今之苧麻布也縕袍者以枲爲絮而著之袍中也故曰縕袍

縕袍衣有著者也　箋義補遺　九

執以通　信章　箋凡執圭通信於他國者其去還其圭璋故聘禮記聘義還圭璋疏云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　**羔裘元冠章**　附錄　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譏子游曰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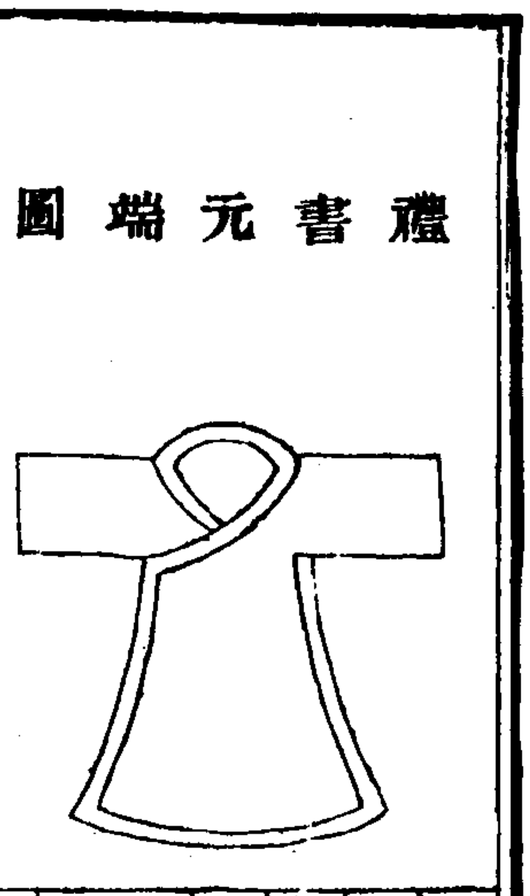
鄉黨　君召使擯章　躩盤辟貌　箋曲禮君勞之則還辟辟盤字與此般字同辟字與還辟義同　**揖左人則左其手指右人則右其手**　箋按經文又投壺般還曰辟集註謂同爲揖者則揖其同揖之人也蓋隨主國之君出接賓曰擯主君近閫而賓在內故爲擯者左其手而揖右人則傳命以達於主此乃主賓相對擯介已立之儀今纂疏乃引輔氏之說曰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若此則賓方入而未立與儀禮圖不合既曰揖賓則又與揖所立之義乖讀者詳之　**執圭章**　大夫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亂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

鄉黨　君召使擯章　躩盤辟貌　箋曲禮君勞之則還辟辟盤字與此般字同辟字與還辟義同　**揖左人則左其手指右人則右其手**　箋按經文又投壺般還曰辟集註謂同爲揖者則揖其同揖之人也蓋隨主國之君出接賓曰擯主君近閫而賓在內故爲擯者左其手而揖右人則傳命以達於主此乃主賓相對擯介已立之儀今纂疏乃引輔氏之說曰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若此則賓方入而未立與儀禮圖不合既曰揖賓則又與揖所立之義乖讀者詳之　**執圭章**　大夫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　**羔裘元冠章**　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譏子游曰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執以通　信章　箋凡執圭通信於他國者其去還其圭璋故聘禮記聘義還圭璋疏云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　**羔裘元冠章**　附錄　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譏子游曰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不得吉服而弔之也　**齊必變食章**　附錄　周禮王齊日三舉鄭氏曰殺牲盛饌曰舉荊公云將交神明備氣體之養也然則齊必變食者其大夫士之禮與　**魚餒而肉敗章**　魚爛曰餒肉敗曰敗　箋按韻釋云魚腐自內而出曰餒肉腐自外而入曰敗

先進　四子侍坐章　端元端服　箋樂記端冕而聽古樂疏端元衣也訣二尺二寸法二尺大事也非有祭祀恭敬也則不齊是凡所以致恭敬者未嘗不齊也然會同賓客其齊服蓋亦服元端而已出陳祼享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稱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謂於后


禮書元端圖

憲問　晉文公章　威公伐楚　箋論語中凡稱桓公而集註乃威武親故以威代桓　九合諸侯章　九春秋傳作糾　箋按糾離騷
天問篇齊桓九合時翁先生辯證云九本作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屢言鳩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離莊子
九薙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薙有雚夫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楚辭
亦伯九會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子擊磬於衛章　附錄　按集註謂墾人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磬聲而知之初未嘗有所指也然記者之意既曰擊磬於衛者豈無所爲而然邪或謂夫子擊
磬於衛之時正劉晛父子爭國之日夫子於衛必也正名此先務也樂記云石聲磬於衛意者夫子寓意於辨別父子之分
則分明辨別也歟乎故白虎通云磬有廣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得
然後王道得而萬物成卽此可想矣

孝氏　首章　舊附庸　附錄　按春秋繁露爵國第二十七

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人不若人名名不若字　周任古之良史　箋左傳隱
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杜註周任周大夫　愚按晉狄始於周平王必平王以前人

微子　太師摯章　以樂侑食之官　箋周禮王大食三有疏

食也皆有樂而不用鐘鼓若朔月及月半則天子諸侯皆大食加牲體樂奏鐘鼓又按周禮訂義薛氏曰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導其勸有樂以防其心此人有侑食之禮也況王者之日舉平樂以論語參之每頓

異樂異工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此終日之侑而樂工皆備也常食則一工之侑而已
子張　小人之過必文章　文飾之也　箋鄭良輔聲韻元龜辨字音消滅云文采章也無分切所以飾物曰文亡運切

孟子

按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惠王二年梁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在此歲綱目載是年去魏適齊留魏凡十七年齊王問孟子伐燕之事在周赧王元年綱目載其年孟軻去齊則留齊七年尹起莘綱目發明云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爲合從連衡之事游談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士則棄而不用此所謂好貴龍而不好眞龍也考之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談論之略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重致其歎息之意云爾　愚又按孟子一書見氏讀書誌云趙岐以爲孟子所自著韓愈以爲弟子所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之言爲然　愚因考孟子道性善一章朱子謂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審此則當時出於門人所記無

疑纂疏於此語引輔氏云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愚謂此語正不必改而所謂孟子自著者恐非朱子終身之定論也

梁惠王上　首章　何必曰利　附錄　按子思子一卷周孔叢子子思撰孟軻問於子思曰先列之道何先子思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棄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故温公采之著於通鑑

王立於沼上章　箋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箋疏云語見尚書大傳按晁氏讀書志尚書大傳三卷乃秦伏生勝撰鄭康成註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爲音聲猶有訛謬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第緝其閒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寡人之於國也章　古者網罟不得總之使小魚不得過也總作腹或作數義俱通也罟自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深耳魚不滿尺市不得粥者

孟子註疏集其文惟王制云食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疏亦無不滿尺之文中音衆

孟子見梁襄王　箋義補遺　十三

不孝有三章　箋顏演蘇氏曰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攬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子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能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閒黃公孫劉皆有盜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新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民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閒天下五亂皆不能育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雖以神武誅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云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梁惠王下　附錄文王之囿　竊氏子由曰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圜而不害於民者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圜名與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決不爲也

公孫丑上　養吾浩然之氣章　附錄　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爲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曰吾有知乎說此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此因人之問而言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二三子以我爲隘乎吾無隱乎爾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若此不一皆可意推蓋言我者不可以言吾言吾者不可以言我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因公孫丑問故曰我而氣之所養則在已故曰吾吾我互言乃人已對待之稱亦不可不辨也

滕文公上　性善章　附錄　禮記集說晉陵喻氏曰性善非孟子自言也古聖人之言也古之言性者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卽善也遷卽習也瞑卽瞑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

公明姓儀名曾賢人　箋按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註公明儀曾子

弟子又按三禮辨公明儀初學於子張子張歿乃從曾子故其學日進

滕文公問爲國章　貢

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則不可考周制爲十一分而取一盖又輕於十一矣箋三代井田之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助徹不同而孟子則謂其實皆什一者何與請以子孟子所謂九一十一集註所謂十一分之一明辨之夏時一夫五十畝中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是每十畝中取一畝此什一也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也是九區之中官民各得其一此九一也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者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用助法入家同井者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耳同井之民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然既不明言助與徹之孰輕或助徹之俱輕使學者不能無惑今請先以九一十一之說申之蓋九一者是通一井之田而言入家入百畝公田一百畝是九分而稅一也故集註謂九一者井田之制也及釋什一之言則曰什一之中常得九十一分一亦什一也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也是九區之中官民各得其一此九一也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者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用助法入家同井者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爲井一井九區中爲公田

也楚俗憑二妃道死而祠孟子屈原以周人原作祠神樂歌述巖壑並迎之意與禮記賜合酌書詳舜始卒本不異旨舜起東夷有天下而卒葬禹禹都安邑鳴條蓋其西郊故孟子舉以爲終離之地是當岐周王化空被二南則畢首陝西郊界南國亦兼舉而明之說者害辭率是鳴條非九嶷信斯言也清廟當在鄧而世世脩德之周亦爲夷裔矣合地勢觀則北高南下自南觀則嶺粵高江漢下升道南方書傳有證搏古如韓愈而記廟黃陵猶於陸字致疑他奚望哉雖然以毫期狩荒服歸黃屋卽深山必有由矣零陵之墟有廟亭焉亭設象祠觀通典所謂古有舜氏處人倫之變而愛弟一誠根於孺慕方帝在宥大道爲公越侯服以展親委其國於吏治帝心必有不獲已者異時脫屣重負釋箕潁而遠去之憂矣用天輿服尋衡狩之舊常常見之當以是爲終身不解安怡愉而同氣就國乃不得常見之舊轍訪生死念鞠哀丞丞乃乂嘉其天者固存喜不爲怨不藏吁孝悌之教扶植三才此嚴以極大其峻與云右虞舜廟碑記所以等百王而九嶷所以爲言舜始卒之意且明舜所以卻故理有或然故詳錄之以爲讀孟子者之助禮爲舊君有服

箋義補遺

章　附錄　記雜記違諸侯卿之大夫之喪始卒之時諸侯不反服疏違去仇也已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事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反服於前之尊君也如本是大夫之臣今去仕諸侯此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若所仕敵則反服鄭云去諸侯仕諸侯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齊衰三月

萬章下　北宮錡問曰章　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附錄　按周禮司徒之職闕司徒一官三禮併云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大國地方百里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一百畝可食九人

方十里者百方一里者萬爲田九十萬畝卽九百萬畝也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爲九十億畝卽九百萬畝也提封萬井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巳三分去一計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外井之三之一者爲田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者爲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畝六十六萬畝之三之二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一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二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一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三賦由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田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

者四十有九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十一萬畝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巳三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公田計爲井一千六百井井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十二萬六千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一公私通計二百九十四萬畝外實有爲田四千六百畝收二百八十七萬二千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二私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畝畝之三十三畝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祿者大夫之三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之三人八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中士者中士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之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云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之祿足以代其耕者是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二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七九八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

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小國地方五十里　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　箋地方五十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逢邑三分去一計爲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七十五萬畝實有爲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逴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上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小國二卿每卿之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計田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右大國次國小國之田數後又得永嘉鄭景炎參訂若大國次國小國之田數則總差十倍今并附其說於此以備來者之參訂

周禮閭方圖其於開方之法引周禮小司徒計積而計之四面相距百里爲同一同之地積萬井九萬夫計九百萬畝與此開方法正同再附此說於此庶有可證

告子下　五霸者章　丁氏曰夏曰昆吾商曰大彭豕韋　箋按

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云云史伯對曰云云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章氏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傳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也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篯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又按成公二年傳五伯之霸也註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之註兩存其說故集註亦兩存之丁氏本杜註皇祖伯父昆吾舊許其義詳見昭公十二年傳註杜本國語若恩謂杜氏吾之後也

葵邱之會　附錄　三禮辨云葵邱之會於子葵春秋之諸侯其適子未嘗誓於天子然齊桓之命雖如此而乃與管仲屬孝公於朱裏公以爲太子則其言亦不足徵矣

盡心下　布縷之征章　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箋按記月令孟夏驅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之於夏孟秋之月農乃登天子然齊桓之命雖如此而乃與管仲屬孝公於朱裏公以爲太子則其言亦不足徵矣

穀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註云定其租稅之籌故粟米取之於秋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豳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故力役取之於冬且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鄭同農云謂田獵追寇賊則盡行又豐年則公用二日無年則公用一日而已凡凶札則不用之又按周禮訂義天官太宰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註王次點曰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繒葛草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上下而爲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者則無布縷之征征以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又無力役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愚又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亦布縷之征也田不耕者出屋粟亦粟米之征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力役之征也然今兩彼所言者乃平民之賦而此所言者乃未作之賦也

稅三限之法箋按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卽兩稅者是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無徵者或又蠲之

四書箋義補遺終

箋義補遺　一

四書箋義續遺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箋公侯之國皆百里以百里之地而出千乘之車勢若難行此爲可疑兼以包氏馬氏二說之不合尤無定據今欲比而通之則曰以孟子考之公侯之地皆方百里而禮記王制亦曰方百里之國以百里之國而出千乘之車可乎獨周禮於大司徒則曰公侯之國有方五百里四百里其說與孟子王制不合故先儒以是而有疑於千乘之國也殊不知百里者從古已然而大司徒言建國之制乃周公未及施行者故止當以百里爲據也然所謂百里出車千乘者蓋以開方計也古者侯國百里縱橫各百里爲一萬里百里而當萬里爲九夫萬里爲九萬夫則十里而一乘萬里而千乘故司馬法比之王制皆百井之地比之小司徒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小司徒井牧田野之也馬融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此小司徒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文而爲卒者無不合法而其所引者是又謂惟公侯大國乃能容之則又取大司徒建邦國之法而言二說自相矛盾矣獨包咸謂十井出一乘百里通出千乘者包氏之十井爲乘卽馬氏之十里爲成也但包氏於里以方計而於井不以方計推而上之至萬井則爲千乘矣或謂包馬二說之不同者殊不知馬氏誤於兼以開方計而周禮小司徒大司徒之兩說故使人不能無惑若大司徒之建國者乃周公草創之制未及施行若止以小司徒之法爲言則與孟子王制周禮無不合矣考之傳寓井牧田野圖及周禮邱乘圖皆謂周禮王制及包馬二氏與司馬法合而二圖皆主小司徒而不及大司徒蓋有見矣考千乘之詳者究其開方之法而勿以大司徒之說汨之則先王之經制明矣

善人教民七年章　程子云當思其作爲如何乃爲有益

箋按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古注引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或謂亦可引此以證周禮邱乘圖皆謂周禮王制及包馬二氏與司馬法合而二圖皆主小司徒而不及大司徒蓋有見矣考千乘之詳者建國者乃周公草創之制未及施行若止以小司徒之法爲言則與孟子王制周禮無不合矣考之傳寓井牧田野圖及教民七年之意愚恐未爲的當竊嘗考之而得其意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此常年四時之講武也自此之外至於三年則又大習春秋隱公五年傳所謂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是也杜預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者以此推七年之教則常年四時講武之外至三年而大習則恰七年矣大習之前四時講武者已三年則通爲十年矣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說又爲可證若大習之節每一習以三年爲限故其習亦不過三且大司馬之修戰法坐作進退不越三表故其令則三鼓句振鐸句三闕句車三發句徒三刺蓋鼓一闕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以此推之則以三爲節者

又可知矣且又必至七年而止者千里之機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入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家費一日興師者二夫之道四則此章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十三章言道不遠人與君子之道四則此章有修身以道及達道五十四章之言父母其順矣

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費一年者又因其七家一兵之數故教民七年而止也或曰善人教民不是專教之以戰如集註所謂教以孝弟忠信及務農講武之法此皆教事也若子所云恐非善人之教是大不然左氏云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此豈非孝弟忠信之教乎古之軍帥非若後世之孫吳者比如晉謀元帥而必說禮樂敦詩書如郤縠者方可此豈非所謂善人者歟

梁惠王上　齊集有其一言箕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箋余讀孟子至此嘗疑其說而不能通孟子明不以十之一爲言乃以九之一爲言朱子云天下之中齊有地一千里矣夫以天下九分之一是誠九千里之中齊有地一千里矣夫以天下之勢何痛限以九千里哉及見永嘉鄭景炎周禮問方圖說乃以九之一爲言朱子所本大司馬職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圻畿詩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自王畿內凡五百里兩面相距皆爲方千里也其外曰侯畿曰甸畿曰男畿曰采畿曰衛畿曰蠻畿曰夷畿曰鎮畿曰藩畿兩面相距各一千里王畿一千里

九畿九千里鄭景炎云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九畿之數合王畿之數總一萬里矣愚按鄭氏此說最爲有據

中庸章句於十六章之義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二十章之義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二十章之

箋以此合彼則謂之兼總括無遺則謂之包中庸之十六章其章句有曰兼費隱包小大者蓋自十二章始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明道之不可須臾離此乃發端之初而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七章之綱領其下三章專言費之小處十六章以後三章專言費之大處則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者正當前後六章之中間三章言費之小者如愚不肖所能知能行道不遠人居易俟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是也後三章言費之大處如舜之大孝文武之述作武王周公之達孝宗廟郊社之類是也故十六章之前三章舉其小者以明費之用此乃專言費而不及隱獨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者費隱之體用備偏此爲隱彼爲費此爲體彼爲用二者之理兼合故曰兼費隱者此也又十六章兼舉費隱小大以貫前後六章之指而小大之理散見雜出於六章之中皆於此總括無遺故曰包小大者此也　二十章之章句有曰包費隱兼小大此又與十六章不同者十六章只專言鬼

神之德其不睹不聞者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就此一事上有費隱小大之理存焉故曰兼費隱者二十章之言包費隱者自十二章費隱之始而言之者言君子造端乎夫婦則此章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十三章言道不遠人與君子之道四則此章有修身以道及達道五十四章之言君子之言父母其順矣

乎則此章有曰順乎親有道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與誠之不可揜則此章有曰齊明盛服有曰誠者誠之者其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言大舜文武之孝與夫宗廟郊社之等則此章首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述作達王宗廟郊社之禮何往不見於方策之中而明善誠身以爲事親之本則大舜文武周公之孝不外是矣故勉齋黃先生云哀公問政一章自當一部大學故中庸於費隱之義至二十章而至矣盡矣誠之一字又爲此章樞紐天道人道罔不貫通於是費隱之義至此而包括無遺故曰包費隱者此也若兼小大者獨指此章之中所言或小或大若文武爲政達道德九經之目誠者之事皆費隱之大者也若學知困知利行勉行三達與夫學問思辨又其小者而此章所言或小或大又皆兼有之而非若十六章之貫前後六章之小大故彼可以言包而不可以言兼此章則只就本章之旨言之故此章不可言包而止可言兼小大者此也

四書箋義續遺終

趙氏四書箋義十二卷補遺一卷未經
四庫著錄經義考稱有崑山徐氏傳是樓雕本孚經室外集
則稱從元泰定間刊本影抄此本係近人翻刻頗多烏焉亥
豕之譌因重校付梓朱子註四書雖不沾沾於名物故訓然
訓釋處言皆有本未嘗不由考證而來其序論孟集義云漢
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未
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朱子之言如此而後之學者
高談性理束書不觀詆考證爲末務以自便其空疏之習其
又何足以讀章句集註哉趙氏此書遍徵古籍旁及諸儒以
通紫陽之說其言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可謂

得其要領卽知見所窮不無漏略要未可以一書掩也朱竹
垞謂趙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以論語又次孟
子又次中庸似嫌其立異不知此次序本於語類亦朱子意
也然此本仍以學庸論孟爲次與序例不合又於學庸則先
以章句箋義次以或問箋義次以注疏纂要於論孟則無或
問箋義而間以附錄其標題亦參差不一豈草藁未定耶抑
經後人亂耶疑不能定姑從其舊當負善本正之辛丑小
暑日錫之錢熙祚識

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
自為書觀者難於歷覽念未有集之者天朝取
士以經疑為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殫趋學
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
道字訓言而以為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
謂恩者得其偏哼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
詳說反說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倩鄉閣
策名天府矣則盍道盱之故也比客建成與友
人歐陽養正讀書之處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

四書待問序

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文之不倍師說者間
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眷蒙自修
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七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
章為之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如撞鐘者
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
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耳是
書之集本為舉子業觀覽之便然由是而得其義
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
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臨江蕭鎰李南金甫書

四書待問序

蒼葭叢述序

異時經義薛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
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
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顧亦安
所底止哉一變而閻索者來者四十年亦甚勢
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
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
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曰不暇給於四書乎何有
當是時為弟子而十五六間未此之成也則父

蒼葭叢述序

兄師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
於是愧為多矣今余以塲屋陳人傲倖昔者之
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為研為傑往
往於季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益研傑
之疊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為疑類皆簡明
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遼於四書者
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
賓興之初嘗貢於鄉既而以漏字黜識者憾焉
君獨亦自屬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

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迎祐丁巳仲秋前三日
長沙李存謹書

蒼巖續抄序

蒼巖續抄序

余在渝益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叙言其續稿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真無窮物求真無間而為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百世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陰戾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月西多自吾少時嘗

蒼巖續抄序　一

有志於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在蒋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於空荒晦霧之域以至此幽閒無聊辭若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盛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為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為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

蒼巖續抄序　二

有不足責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

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冷椒李存
謹書

四書待問所輯書目

晦庵朱子　集注　學庸章句或問
南軒張氏　拭　註解
艮齋謝氏　湜　學林
勉齋黃氏　榦　講義　通義
北溪陳氏　淳　口義　字義
慶源輔氏　廣　答問
止齋陳氏　傅良　七型論
三山陳氏　孔碩　講義
西山蔡氏　淵　思問　化原圖　語孟集注　語錄　文集
潛室陳氏　植　木鍾集
西山真氏　德秀　讀書記
括蒼葉氏　味道　講義
西山蔡氏　模　集疏
時文選正
臨江蕭氏　鎡　書叢叢述
龍江歐陽氏　崇　自脩初業

四書待問目錄

第一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三則　臨江蔣　鉞　編
四書互義
第二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四書互義
第三卷　凡二十二問二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四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三則
四書互義
第五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八則
四書互義
第六卷　凡二十九問三十六則
論語　學而為政
第七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六則
論語　八佾　里仁
第八卷　凡三十一問四十二則
論語　公冶　雍也
第九卷　凡三十三問三十二則
論語　述而　泰伯
第十卷　凡三十二問三十二則
論語　子罕　鄉黨　先進　顏淵
第十一卷　凡二十八問三十七則
論語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第十二卷　凡二十八問二十八則
第十三卷　凡二十六問三十九則
論語　衛靈公下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第十四卷　凡二十二問二十七則
第十五卷　凡二十七問三十四則
大學　中庸　大學傳
第十六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七則
中庸首章至十九章
第十七卷　凡三十一問三十九則
中庸二十章至卒章
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孫丑上　之上

四書待問　目錄　卷一

第十八　卷　凡二十五問三十七則
孟子　公孫丑上之下　滕文公上之上
第十九　卷　凡二十二問三十則
孟子　滕文公上之下　滕文公下　離婁上　離婁下之上
第二十　卷　凡二十三問二十八則
孟子　離婁下之下　萬章上　萬章下
第二十一　卷　凡一十七問二十四則
孟子　告子上　告子下
第二十二　卷　凡二十九問三十三則

四書互義

孔子專言仁孟子時子性分不言仁義

仁統四端故孔門止言仁至孟子時子性分不明故須分別言之對分則曰仁義禮智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對分之則象陰陽四分之則象春夏秋冬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之道有一必有兩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而已兩而耳會而一之則仁統四端一元之氣統陰陽其實一理也

孔子專言仁孟子兼言仁義禮智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初不可以名字言之但其該具衆理而其理之大者則曰仁義禮智若專言偏言之則仁自仁義自義禮智自禮智若專言之則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

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孔門未嘗偹言孟子始偹言之蓋孔時性善之理猶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理自具至孟子時異端並起人多不知性之本善故不得不著明之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是故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貫通乎四者之中是故仁之分別也猶四時雖不同而同出春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自兩而一則統之太極也然則孔子之言仁元氣之渾淪也孟子兼言仁義禮智其元氣之為陰陽四時也與

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論語不言春秋孟子不言易

論語止言性命言命不及性孟子兼言性命仁義若分言之則性自性命自命仁自仁義自義若合言之則人得於天者即天之所賦者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也孔子之時人心未離義理猶明故舉此則彼之理具言彼則此之義存至孟子時則人心昏惑故言性而不及命則不知有分限之不踰言命而不及性則不知有義理之當盡言仁而不及義則過於愛而無斷制言義而不及仁則傷於忍而無惻隱故必對舉而兼言之也

論語不言誠大學中庸孟子言誠

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曾子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主忠信章乃合忠信與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力處而言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着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二字則併本原發以示人其義一也

論語中庸孟子言中大學不言中

善即是中其曰至善則中庸至矣之謂也其曰止於至善則時中之謂也其曰知止則擇乎中庸之謂也其曰則能得則得善服膺之謂也明德而止於至善則執中之謂也新民而止於至善則用中之謂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故善即是中或問言求必至是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是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脩己治人之道兼以其事言之故專言心

中庸明善誠身之本直以其理言之故專言性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自稟於天而言謂之性自存諸身而言謂之心是故言心則理已具言性即是理之具於心者大學明德峻德天之明命即稟受之性也中庸天命之性也中庸戒懼慎獨內省慎思即存諸人之心亦大學正心也故言心者不必言性言性者不必言心孟子並言之而心性之理乃備

有子以孝弟為人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至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若但以孝弟為仁之本則義禮智信亦有本邪

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故以孝弟言之其受乎親則為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其故乎親則為禮之本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孟子論仁義禮智之實正為是耳

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又曰親親仁也故長長義也

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所謂專言之也孟子言仁必以義配之所謂偏言之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也推其事親之愛以從兄故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矣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

從兄仁義雖有愛故之別然其所以敬亦必自其故愛之心發之苟知敬而不知愛則不情之謬故而已有子專以仁言者以仁該全體則敬在愛中故言仁而義已存孟子分言仁義者以各自其所重者言之則故其愛外故言仁不可以不言義

學文所以格物致知也論語學文存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後大學格正致在誠正脩齊治平之先

四書待問卷一　六

弟子乃小學之人詩書六藝小學之事聖人尤欲其務本故必教之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其學既立乃可學文格致是大學之事必物格知止而后誠正脩身治平可以馴致學文所以習其事格致所以窮其理故學文為小學之中終事格致為太學之初事

無友不如己者謂不如己者之不足與為友耳若必求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

孟子一鄉一國友善之語似乎太所以取友必求直諒多聞之益不如己則無益有損今之人取友求勝己者則忌而遠之見不如己者則狎而親之夫子之言所以救學者之病孟子亦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何以言大人者言不必信

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滯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箇不必信處須着如此學者却要合下信便近義始得横渠云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此說較近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孟子上

則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必有德禮以為之本春秋諸侯未有能以禮化者民不見德而唯殘是聞故畏法者但欲苟免刑罰而無恥恥戰國之君不能貴德尊

士於是賢能不舉政刑不修習以廢弛甚者般樂怠敖既細娭而不圖大患故夫子之言以其時君不能尚德禮而專尚政刑言之也孟子之言以其時君般樂怠敖不脩政刑言之也治國者以德禮為本政刑為輔相為終始而不偏廢此孔孟之意也

溫故而知新論語中庸文同抑有異義乎

論語以下文可以為師觀之則知親為重中庸以上文尊德性而道問學比之則溫故為重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而孟子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則又全似無爭矣

血氣之爭君子所必不有禮義之爭君子所不能無蓋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本乎禮義則雍容揖讓雖爭猶不爭也孟子不怨勝己者非謂其全無爭也蓋謂之不勝乃其宜也不勝在己人何咎焉故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唯其善處不勝故咎己而咎人此所謂禮義之爭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皆不足徵中庸言夏禮則同言殷禮曰有宋存焉則又取於宋

杞自成公始用夷禮先王之舊典禮經蕩然無復存矣宋自微子修其禮物在春秋時亦多廢壞無庸先王之遺然國多君子當時有言諸侯之禮六於楚此雖周禮想見當時設禮亦必有存者

宋魯於是觀禮者及申之會向戌赦公合諸侯

里仁為美夫子以擇居言孟子以擇術言

以此章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擇指言所擇而持因上句以為文則其文之意則是擇居孟子引之以證擇術是借此以明彼古人引經多如此

夫子以於子路則曰不知其仁於管仲則曰如其仁而孟子言曾西推尊子路蓋比管仲

以全體言仁則子路特日月至焉者以一事言仁之道非全體不足以為仁言仁之功則一事亦足以明其講治之精不然周公不思而得者斯足以明其講治之精不然周公不思而得者也而猶待於思是知聖人唯見義理之無窮常望其造於仁之至極非若管仲則徒称之而已

此聖人厚學者之意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何以便言性善

性與天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於性善亦止大略言之少言性之所以善至程子言性即理也理無不善然後性善之義始明

季文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然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以多思為戚

邪

張子云未知立心恐多思之致疑以知立心恐講治之不精然則講治之思未非窮理又豈有私意而反戚之害耶

有臨事之思有窮理之思臨事之思不過擇於是非之兩端則思之多適足以致其反惑之過窮理之思必欲事物之理各極其當則思之審斯足以明其講治之精不然周公不思而得者也而猶待於思是知聖人唯見義理之無窮常

恐知覺之有限此其不自聖之心又豈季文子所可同日語哉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隘

伯夷之清其流弊乃至於隘不念舊惡非清者不能也觀其與鄉人立其冠正望望然去之疑其疾惡之心已甚然其所疾者非疾其人也疾其人之惡也其人能改則其惡已去無可疾者矣人亦安得而怨之哉故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論伯夷者當論其清無論其隘

心不違仁
仁為一
孟子非以仁訓心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心德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每至違仁也克己復禮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身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張子言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顏子是言其用功底益于是經舉全體言之

孔顏之樂周子令程子尋其樂處所樂何事是其樂未易言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則又明言其所樂不識知由此可以得孔

顏之樂

孔顏之樂天理流行之自然其樂得而有不可名言之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為學者言之為學者言則不得不自身而誠雖有反身功夫然是大學賢以上之事於此以盡萬物皆備之理則孔顏之樂亦可到致學而至於誠實往而不得其樂式聖人不可及矣欲學顏子先學孟子蒼菓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者未嘗

偏重子曰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則先博後約其重在約皆無知行言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反說何以專主知而不及行

顏子緊論其所得知之至行之盡宜無所偏重夫子立教則謂博而不約必不免於汗漫而或畔於道故言既知則必求所以行是以皆無知行言之孟子詳說反說言知而不及行者蓋承上章深造自得而言所謂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

者將務為深造而必以其道也所謂欲其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者使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蓋深造自得既以行言則詳說反說約之意何如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何如

博學而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詳說而將以反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而非博亦不能往約二者合而後倫乃互相發

也

孔益言博約博之義同而約字義別有約之有約之之約約之之言者言既博學於文而必以禮為之約則約之體動以行言之也約之者言既博既詳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約之體靜以知言之也是約字雖皆訓要而其體則有動靜之殊矣蒼菉

聖賢之學知與行而已矣然有知行並言之者有專言知而不及行者不知之固無以行而知

四書互義

夫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

春秋魯之史記夫子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非創始可知有曰其義則某有罪焉蓋僭魯史以寓王法定褒貶立百王不易之制其事則仍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謂述而不作亦其自謙不敢當作者之意

春秋魯史仲尼從而脩之筆則筆削則削以一字為褒貶立萬世常行之道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故孟子謂之作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式及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不及默而識之何與

先儒以為此三言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之一語而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者非謂默而識之之可畧也蓋學不厭又當默識默識則所學在我然後推以教人無非教默識之用是三者之中默識為要故曰言默識則謙不敢當而曰何有於我者我其不及默識則直下領畧而學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從事於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致知格物也論語以游於藝在志道據德依仁之後大學以致知格物明德新民之先

格物謂窮極乎事物之理致知謂推極乎吾心之知游藝則玩適乎六藝之事窮理盡性講學之先務玩道其事德盛之餘功有進學成德之分游藝是德盛仁熟之後等閑游玩之中無非游心養德之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時也

論語志道據德道在德先中庸志德志道道在德後

志道據德以道為主既志於道然後道之得於

心者可執守而不失至德凝道以德為主必有至德然後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於此而凝

夫子答子路云仁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孟子謂孟施舍畏三軍之言則曰能無懼而已

臨事而懼敕子路以敬其事養勇之道也能無懼明孟施舍之守氣其養勇之效也

論養勇之道必臨事而能敬其事然後為有所戒論養勇之效必立心而不動其心然後為有所守是故氣足以配義則自可不懼義不足以勝氣則不得不懼不懼正勇者之事孟施舍守氣而已雖能無懼而未至於不懼耳未得為大勇也蒼菜

孔子所雅言者書孟子言不如無書

書所以道政事固聖人所雅言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謂武成血流標杵之一言其所取二三策固不害其為信也不然東征西怨揆后來蘇孟子亦屢言之是豈不信者哉

夫子既言桓魋其如予何決何以微服而過宋

以天理言桓魋必不能害夫子以人事言夫子亦不得不避桓魋雖聖人雖是以天自處亦須知盡人事所謂知命者不立於岩墻之下也

孔孟立教之心一也孔子與互鄉童子之進孟子不與右師言之進孟子不與之言所以與其進所以見不輕絕人之心不與之進則其求見之意必誠故孔子與之進者所以接其慕道之動明動必以禮之實童子潔己以進則固不追其已往送其將來也右師雖僞然言揖之間必有朝廷之礼故孟子但以行礼為事不以其不悅而易其所守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仁對聖言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智對聖言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則又合仁智而言為聖仁智以理言聖以地言非離仁智以為聖只是行仁智到極處仁智是理聖是充此理到極處

非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

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称
焉孟子言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讓
一也一曰無称一曰好名
泰伯之讓其讓以誠故其跡隱微民無得而稱
之好名之人其讓以名為名而讓豈人情哉燕
噲是也

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氣象
犯而不校是成德事三自反却有用力處學者

先學自反則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恐于
是非曲直或不能辨故欲學顏子先學孟子
顏子渾是義理不見有人孟子見得義理無窮
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跡
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
德之事也此深淺之序也然自反謹嚴親切正
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遽欲自以不校
為高則忍無修省之功而陷于苟且頹情之域
也

顏子擇乎中庸而瞻前忽後則過不及
雖不見於言行毋乃尚動於心乎

正是中庸不可能聖人只是中底道理

夫子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孟子告齊王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好色人之所同故其好也必誠好德如好色斯說好德矣此孔子所以歎其未見然好色雖人之所同要未可謂所好之正若齊王言好色而自以為疾則其心未嘗不慊然於所好之未至是其良心之所發有可擴充之則好色必不可禁止雖有善見無自而入矣

故委曲承順以致其聽託於太王姜女以悅其心終言無怨無曠以廣其意推是以往則立人達人亦自此充之所謂與與之言也蓋孔子之言好貨以與民同樂言之

未可與權之權只是經也孟子答淳于髡以禮對權論子莫執中以中對權則經權不異乎

先儒有言權只是經者又有言經與權當有辨者既謂權只是經矣而又謂權與經當有辨者守經而無權又惟擧者從權而失經也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當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其學道與立與權而曰權只是經者言權也言權則經在其中矣權與禮對則禮為經權與中對則中為經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是執一而不變者不識道于過事之變而不知權則嫂溺不援是無惻隱之心者非豺狼與所謂權與經當有

辨者亦以足權則是經之意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也

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似非衣錦尚絅之意

衣錦尚絅是惡其文之著必表而出之是嫌其體之露中庸以心德言鄉黨以容貌言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是善人不入於聖人之室也孟子稱樂正子為善人則極言可欲之善至

於不可知之神何與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由其質美故其不踐成法而自不為惡由其未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質美而好學則善有諸己魁然力行以至充實光輝雖大且聖亦可馴致其分在於學與不學而已

冉求自謂可使足民及其宰季氏賦粟倍他日則是厲民者也安在其能足民哉

冉有以政事之材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其適在於以仕為急是以義理不勝其功利之心耳足民亦其所志但急於從事失身於季氏是以違其所言

只以政事称即其學問功夫有欠闕處故聖人常攻其短

夫子與點孟子謂之狂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之志夫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亦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夫子與點蓋與點聖人之志同而行有不掩焉者是以謂之狂在陳思歸所欲裁正者謂此輩耳

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中庸九經止於非禮勿動言身脩身而不及視聽言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身之用即心之動處故以身之用而言則曰視聽言動自心之動而言則視聽言動皆動也知非禮勿動則自不非

禮視聽言矣故論語亦以非禮勿動在後。

程子動箴曰習與性成聖人同歸先儒謂此兩句必於動上言之者以動該三者而君子之道行之為貴也舉動之一字則視聽言皆在其中故言身之用則曰視聽言動言心之用則視聽言皆動也中庸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以動包視聽而言

夫子言君子不憂不懼孟子言君子有終身之憂

論君子之成德以無愧於己而不憂論君子之進德以耻不若人而憂不憂不懼夫子所以寬司馬牛之憂憂自外至者也有終身之憂孟子所以堅仁禮之施憂自中出者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則內省不疚矣是故內省而不疚自可以不憂內省而可恥則不可以不憂憂之如何就其如斯者去其不如斯可以成德而辟者則憂其所可憂以至於不憂斯可以成德矣

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大學曰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似攻人之惡矣

有修己之事有治人之事修己者不必責諸人治人者必先務諸己修德者務去吾心所匿之惡而已何暇攻人大學九章新民之事已德既明政當推以及人使之去其僞染之污也然本於修己已而已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也昧於義者不擇是非可否而於言不能無輕于此而必其信果則亦尾生之信徒狄之果而已雖似有守未免為硜硜之小人唯能審於義之當然則必有所擇而後發故言不必其信而自信行不必其果而自果惟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未嘗不信果也是知孟子之所謂大人則硜硜然之為小人可知矣故先儒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

剛毅木訥近仁力行近乎仁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三近仁異同

聖賢有言資稟之近於仁者有言功夫之近於仁者蓋剛毅者有堅強奮發之意故不屈於物欲而心常正木訥者無他巧令脩飾之習故不至於外馳而心常存此以資稟言之也力行者致力於所行之道自強不息知義必為故足以勝私強起者勉強於推己之功已所勿欲勿施於人故有以上達此以功夫言之也然有剛毅

木訥之質又當有力行強恕之功然後可以至於仁有其質而無其功則亦剛毅木訥而已雖近矣未有能至者也自脩

臨江 蕭 鎡編

孔子稱子產為惠人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

子產相鄭黜侈崇儉封洫鑄刑書其為政雖嚴而愛之死而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而先王之政之教誠有所未及故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稱之而不能教

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亦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

論語因外小注亦子產之才不以為子產之罪於聖人之閒也

孔子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曾西言管仲功烈如彼其卑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其力自不可揜然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故曰功烈如彼其卑夫子與冉曰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孟子言曾西不為管仲

管仲有仁者之功而其規矩狹隘冉不逃君子

之譏孔門功過不揜不道泰山之巖岩也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聖人之論霸者雖不以與王道亦不揜其霸功五霸桓文為盛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是則三王之罪人宜乎仲尼之徒之所不道而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翼戴王室免民左衽則皆管

仲相桓公之力故自王道觀之則霸功為不足道自霸功言之則桓公君臣其善有不可揜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所以不同

遷

為國以礼則兵可不施而國自安以義為利則民可使富而君亦足使衛矦而知此意必不至附齊鄭以叛晉楚范中行以伐盟主則外無大國內可以安靖其民而無所事陳矣使梁王而悟此理則必行先王之道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脩其孝悌忠信使民安於畝畝衣食以尊君親上則國無不利矣此為邦之正道常情之所謂迂君子之所謂切也自脩

孔門行道之心一也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

行道以濟時者聖賢之本心道不行而去之者聖賢之不得已也去有遲速則亦就所遇之君不同耳宣王天資朴實足用為善故孟子之去齊

也庶幾其能改而返已靈公無道復有志於戰伐之事則亂邦無可居之理明日遂行所謂見幾而作者

殺身成仁義也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

孔子何以不曰義而曰仁

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義決者有以仁決者夫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也以義決者孟子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

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孔子言王道止言禮樂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是也孟子言王道止言政事如樹畜衣食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答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

孔子為學者言所言經世之大刚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孔子言樂於韶舞於鄭聲而孟子言今樂猶古樂

四書待問卷三　四

春秋之時礼樂廢壞孔子立萬當行之道為百王不易之法謂以礼樂治天下則必有韶舞必放鄭聲此為邦之正道也戰國之君皆自奉其聲身而不恤其民孟子非不知今樂古樂之不可同但欲開導其善心深勉其與民同樂是樂雖有今古之異而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此救時之急務也

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無取於諒也孟子言君子不亮惡乎執則又取於諒又見五卷

四書待問　卷三

諒有二義有專以信言者有以信之小言者君子不亮惡乎執之諒專言信者也貞而不諒之諒信之小者也

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專言諒則不害為執信之美德

孔子言畏大人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大人固所當畏藐是藐其然巍巍然者世之畏大人者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者耳如前倨後恭之類是也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以畏大人

四書待問卷三　五

為心乃其能畏大人者也

孔子主畏大人而言孟子主說大人而言大人者天命之所存不得不畏惟說大人者能勿視其巍然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苟非有說之之事而但以藐大人為心則失之矣

論語生知學知困學有等之序中庸則言及其知之一也

論語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中庸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

孔子言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議其隘
孔子仁管仲一匡之功孟子言曾西所
不為

孔子雖賢伯夷然但列之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隘之語起於此孔子雖仁管仲然小器與奢而犯禮皆直指其失孟子曾西之言起于此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

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以言其理則得全於天渾然至善何相近之有蓋孟子時異端並起往往以性為不善故孟子惟原其本言之非有異於孔子也

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以為人無有不善是則先聖與塗人一尔何謂相近

性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無不善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氣則有美惡之殊而其初亦不甚相遠是謂相近蓋孟子專言理孔子兼言氣堯舜塗人之所以同兼言氣堯舜塗人之所以異自脩之所以習

孔子言性言不言情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不言理言性善專以理言以氣言性則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則不能無美惡之殊故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也而情之中節皆習之所為故言習則又不必言情以理言性則理至善而無惡既皆至善則非習可為情為才亦至善而無惡既皆至善則非習氣之所能移故言情才不復言習眷蕞

孔孔子止言性孟子言性便是情才

孔子言性兼以氣言之孟子言性專以理言之以理言性則理之體虛無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故先指其性之發於情才者言之以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者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即

其情才之善則其性之本善不待言而可知矣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曹交問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何以然之

性兼氣質言則有清濁厚薄昏明之不齊故于相近之中有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堯舜之類然其本然之理則人與堯舜本無異者但衆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故程

子言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修身以復其性則衆人亦堯舜矣

論語下愚不移中庸雖愚必明

下愚不移此氣質之最昏而不可進於學者雖愚必明此氣質之少昏而猶可與為學者不可以下愚之不移而遂疑愚者之未必明也蓋下愚者自暴自棄之人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故曰不移愚者困知勉行之人也性其困而知勉

而行也故常百倍其功勉之循之而不已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而豈自暴自棄者所可同年語哉

柳下惠三黜不去孟子乃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三黜不去必其心可以不去則不枉道事人之意可知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由有三黜為介所以為介使居三公其介亦必如此

論語末篇言道統并言治道孟子末篇

言道統不及治道

論語載堯舜咨禹之辭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皆歷代之君此聖道之所以傳故言道統并及治道孟子叙堯舜文周孔相承之次有居臣焉此聖學之所以傳故言道統不及治道

大學言止善中庸言明善

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至善則本然之極致也善而言明察乎至善之所在也善而言止至乎至善之地而不遷也知所止能明乎善也得所止止於至善也中庸言明善所以明格物致知之事其不言止善者既言誠矣學而至於誠安往而不得其止我

大學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先安而後得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先得而後安

能得者得其所止理自外至者也自得者得之於心理自中出者也能得知止之終事自得造道之始事止善始於知止非能安無以致其能得之功造道原以逢原非居安無以固其自得之理知止而能安者能得以前之事所以知之也逢原者自得以後之事所以行之也終始相

因內外為用知而得得而行為學之序也舊蕞

大學言誠中庸言誠身

誠意者知為善以去惡則必實用其力而無自欺此明善以誠身之事誠身則所存所發一皆真實而無妄乃意誠而心正之功誠意唯恐其有不誠也學至於誠身矣往而不致其極其要只在獨慎

大學言致知中庸言致曲

知者吾心所知之衆理曲者善端發見之一偏

致則推之以至於極之謂也心之神明妙具衆理而宰萬物一有不致則其于所知必有所不盡故大學之道必致其知人心皆同而氣則有異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是謂致曲知以心言曲以性言本自不同及知至而后意誠曲能有誠則致之效也故程子曰同歸於誠

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中庸篤恭而天下平孟子脩其身而天下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大學言治天下國家本於脩身為本也

脩身之道亦本於格致誠正中庸言治天下國家亦本於修身而修身之道本於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何治天下國家之本則同而修身之本則異好學亦格物致知之事力行亦誠意正心之事知恥則能強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事

大學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驕泰以失之而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則又有取於泰

有伎肆之泰有安舒之泰伎肆之泰同乎驕者也安舒之泰異乎驕者也故以驕泰對忠信則泰視忠信為不足以驕泰自相對待則驕之矜乂不若泰之安舒矣蒼蕞

中庸首言命字罕言命

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賦與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又不可盡委之氣數以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乃不躐等之教學問之家所學何事乃欲人

使不言耶

中庸天命之謂性命性為一孟子性命

命性性命為二

性命有專言理有者有專言氣者有兼言理氣者天命之謂性專以理言之也性也有命焉性謂食色意欲之性專以氣言之也命謂命分之所得者必有品節限制者存合理與氣言之也

性謂仁義禮智天道之在人者必當致力以盡其性專以理言之也中庸專以理言則性命相與為一孟子各就其一重處言之則性命不能無一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何以無能字

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中庸無此四字則有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中庸是子思隱括

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總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者

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程子何以言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

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以為集義養氣勿忘勿助之功夫孟子引此以明鳶飛魚躍化育流行之妙用鳶之飛魚之躍所有事也飛者

自能而不能強之使飛躍者自躍而不能迫之使躍勿正心也程子以子思之言莫非道體之妙雖其為大之功恐學者未遽領畧故借活子集義養氣功夫實用處以形容之使學者有所持循而用力也故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活潑之地此言又見程子喫緊為人處尤有甚於子思者也先儒謂人或作寔語觀之

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以異

道者仁也忠恕則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不然曾子借此以說以貫盡己推己乃忠恕之名正為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得推己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所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言之妙而借其可明言之粗以明之耳

由忠恕而至耳是故道不遠人非指忠恕則學者無以進於道吾道一以貫之非借忠恕則學者無以知其道謂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固不可謂學者不由忠恕而能至夫子之道亦不可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未敢不勉

非與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之謂乃所謂庸也君子素其位而行顏子居陋巷而有為邦之問毋乃非其素位與

聖賢修己治人之學無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雖未履其事亦未不可不窮其理顏子之簞瓢陋巷雖若素貧賤者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同于聖人則孔門王佐之才唯一顏子而已如或知之而行之則何以哉為邦之問所以窮其理也素位而行蓋以明行險僥倖不可為耳聖賢平日講明何事豈以為邦為出位之問哉

中庸知仁勇以知為先孟子仁義禮智以智為後

四書待問卷四　八

中庸以資言論資則以生而知之為上知孟子以理言論理則以仁義禮智相為循環智有藏之義而仁義禮皆藏於智其功在藏是以歸後○伊川有言力行是淺近事唯知為上知則要最要緊故中庸知仁勇以知居上孟子循環言之智本是藏惟是知得如此然後如此是仁義禮皆藏在智中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藏三德

春夏秋冬冬是智之藏三時

知是如終之義中庸言知仁勇必知足以道此道然後仁以體之勇以強之其功在先故以智為先孟子言仁義禮智必知斯三者而弗去然後為心德之全其功在後故以智居後

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知學知利行主於行而為仁夫生知可以知言矣而安行未必主於知也利行可以仁言矣而學知未必主於仁也且與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同如何

論語論進修之序先仁而後知中庸論資稟之

四書待問卷四　九

殊先知而後仁謂仁人為聖人以進修言之也知為聖人則生知安行皆聖人之事安行所以謂上知既以仁為質人則學知利行皆賢人之事學知所以屬仁中庸人品之論各有分配自有並行不相悖處

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言思誠者人之道誠之思誠有以異乎

誠之者學知利行之事思誠者思所以學知利

行之事自誠之而言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為擇善固執之功自思誠而言則學問欲其審必思有以審之思欲其慎辨欲其明之篇之者誠而思明則所以誠之者其功夫焉則所以有行之篇則九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是始於學終於行欲人之進於誠也孟子之言欲人思有以進於誠也先儒謂思出於心心存於誠則常思則以誠之學者於此用功尤為有力自修

不思而得聖人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然則聖人且有待於思與

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固無待於思然而聖人之心未嘗自聖其理之所以常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自衆人而觀周公則可以不思自周公而觀周公則不可以不思周公而不思所謂周公之聖

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思思而不學舉其一而遺

論語學而不

之由之大小精粗無一毫之不盡所謂盡性也
盡心知之至盡性行之至知性以盡心盡心以
盡性盡性雖誠者能之
盡心以知言盡性以行言能盡得盧盧知衆之
妙用為盡心能盡此真實本然之全體為盡性
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盡字非下
功夫之謂蓋已上工夫已至到此才盡得耳
人唯能盡心也是以知之至知之至則知無不
實而賢布聖矣人唯能盡性也是以行之至行

之至則行無不寔而聖布天矣知性以盡心盡
心以盡性盡性乃至誠之事

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博學以文
約之以礼知意在先

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尊德性在道問學之先博
文不可以不約礼在博文之後

夫子既言我學周礼今用之吾從周又
以四代礼樂荅顏子為邦之問
周襲乃時王所制當世為用夫子既不得位則
從周而已若斟酌先王之礼立萬世常行之道
當以舜樂夏時殷輅周冕為正耆蓋
子思言仲尼祖述堯舜宰我言夫子賢
於堯舜

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功夫子祖述堯舜則夫
子之道固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見於功業文
章巍巍然而不能自名也明其道夫子推明其道
以垂世立教使堯舜之道大明於天下若無夫

子後世何以據知堯舜哉是故前乎而非堯舜
則夫子之道無可宗所宗後乎堯舜而無夫子
則堯舜之道無以明夫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四書互義

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則孔子仁管仲正桓公非與

以桓較文彼善於此要知扶天子以令諸侯先詐力而後仁義皆二王之罪人特孔子聖德寬弘時戎不棄於善孟子術道自任故絕口不談○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不取之桓公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也

晏子在齊固無功烈之可言若管仲者孔子盡称之矣孟子何談之深耶

孔子所称稱其據德依仁而安中夏也孟子所談談其舍王道而行霸術也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奢而犯禮之談固未嘗畧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談其舍王用伯之罪則人將趨於伯矣孰從而返之耶以此防民猶有申商之徒以詐力殉國而甘雲於伯之下者

孟子言浩然之氣孔子言血氣未定方剛既衰果有二氣乎

氣只是一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而從血肉身上出者乃為血氣耳

好色好鬬貪得所謂氣壹則動志不得其養而妄有作為者也戒色戒鬬戒得勿忘勿助其所有事則得其所養而血氣亦浩然之氣矣果有二哉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

仁智有自為體用者有相為體用者以自為體用而言則仁有仁之體用知有知之體用以相為體用而言則仁為體以知為用知為體以仁為用學不厭者智之所以成物敎不倦者仁之本於成己故成己言仁之體敎不倦為用學不厭言智之體成物為用此以仁知自為體用言

之也學不厭為智之體教不倦為用成己為仁之體成物為用此以仁智互為體用言之也苟成己之仁有所未至則此心未能以勝私而其為教也將不免於倦矣學不厭之知有所未盡則其終將至於喪己而其於物也安能保其必誠乎

知者動仁者靜此知仁之體若言其用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知之動仁之靜而言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知在我仁在物動靜體用之謂也

署名待問參玉　三

盡性以成己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我愛自入得而入也然于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之殊而已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是以仁智合而為聖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以仁對聖言始終聖智則以智對聖言何與

仁智皆以理言聖則造其至極之地也仁智同是此理聖以入聖而非離仁智以為聖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則充此理到極處非于仁智次聖而非以仁對聖夫子言若聖與仁是以仁次聖而亦非以智對聖孟子始終智聖是以智先聖而亦非以智對聖也自脩

智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聖人生知安行又極其至之謂也

四書待問參玉西　四

寧戕子貢有若論聖人與顏子高堅前後之論孰優

伊川固云三子之論皆非　蓋人者如顏子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蓋語聖人事功之則凡智足以知聖人者皆有以識之而語聖人人道體之妙則非去聖人一間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也

子貢襲樂德政之論與論語日月宮牆之喻孰切

不貳禮樂之言體用該舉比之宰我有若已為詳盡更以宮牆日月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喻參之蓋知夫子之所以為聖古今所未有而子貢所以為善觀聖人也

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言必道性善

孟子不但只是大段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亦少說須知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方是說性與天道孟子不曾說上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孔子說得高孟子說得實

人有恒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何以不及格致誠正之事

人之恒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大學之道則明德新民本末具舉大學亦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蓋言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

中庸言誠之者孟子改言思誠中庸言形著動變孟子止言動

思出於心心存於誠則常思所以誠之用功尤為有力動者不指上文獲悟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孟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視人之法如是觀人之法如是其詳

觀人之法有此其事行而求其心者有見其容貌而知其心者蓋人之一心不能無善惡邪正之異其生色也即著于外至於用事必有伏機一見即能知其所存是觀人之法求於行事者不得不詳而得其於容貌者尤待於詳也自修

故於其行事也非熟察不能明其所蘊容貌則孔孟言同而其為說則異孔子為旋觀其為人而設孟子則一見而識其大剛

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

尊官為大

義謂得宜不獨尊賢五典君臣亦皆有義然非宜也但從兄乃其切近而精實者義主於敬

敖莫先於從兄從兄乃義之最先發慮由是而尊賢事君皆是此義充之仁之於親丶仁民愛物亦然

孔子以子產養民之惠為君子之道孟子則曰惠而不知為政養民之惠猶非政乎

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必若鄙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然後謂之政孟子以所見言之耳

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言必信行必果

必信必果亦異乎小人之無忌憚者蓋亦志乎善道特所見者小異耳故孔子言士則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知硜硜者之為小人則知惟義所在者之為大人若無小人之無忌憚者不信不果而託於唯義所在尚誰欺哉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蓋孟子言作春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賞罰刑政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之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責善朋友之道與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何以異

朋友以義合者也責善亦忠告善道之事不可則止則不得不止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則可以不辱責善不可而後止其能不辱者幾希矣

孔子於友道欲其盡責善已不能如忠告善道之渾厚況又不可而不知止焉豈不愈扞格而難入乎孟子蓋為子父責善言之

公矣皆方百里孔子謂顏史在邦城之中百里之國果能容五十里之顏史乎禮言周公封曲阜之地亡百里故詩云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是七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與孔子去食之言不同

子貢善問直探理之至極故聖人明信為本以示之若任人則狥乎人欲其問之意固以食色為重若告之以宜不食而死必以禮食則禮不盡而意有室非啟告之道也故猶循其本而告之使之反其本而知礼理之不可易者則其說

將自窮與孔子之意蓋無殊也

喪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為士之次者非與

喪舜之道則以孝弟為士之至尔貊是道孝弟之道通乎上下克乎人倫之至尔貊是道而已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若夫堯有得於人之称譽而施於事為或者與於世用是殆本立而材不足者但能使其身無過而已謂之得已可也而何益於人之國哉是故均是孝弟也苟能充之則法堯舜而可以為堯舜當不充之則不過為士之次而已

朝聞夕死則道未易知也而孟子曰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勿為何也

孝弟之道具於人心最為切近而易知為之者即其所知而推致之自事親故長以致事上物、各盡其道是尔堯舜也已若以事物當然之理無處不有固難周知故以得聞為生順死無遺憾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與君子貞而不諒何以異

孔子言貞諒在其中者也對貞而言則其專於諒者未必諒也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為諒而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亮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是也

存心養性便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否

孟子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論語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是教人就賢行上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與朋友自遠方來之樂同乎

此樂與有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故集註以為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中庸仁者人也

孟子以體統言之中庸以對義者宜也言之孟子言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庸仁者人也是以人身自有生意而言故下文言親之為大是不同

曾點浴沂詠歸有聖人氣象而羲以為狂且謂虞舜之事

狂者立志太高而行不掩志高故見大意行不掩故終歸於狂然人品自是不同

落是光風霽月然終不到聖賢地步位者為其志而不行大故不入於聖人之室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掩志高故見大意行不掩故終歸於狂然人品自是不同故聖人晚年常歎狂者不可得見

四書待問卷之六

論語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不能無慊者

人不知而不慍此成德者之事若聖人則不怨不尤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則亦何慍之有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則未是絕無孝弟之上猶未免或有犯上之累耶

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無世俗一等粗俗暴氣象縱或有之終是罕見若言粗暴大過可保必無蓋孝弟之人好處之分數多不好處之分數少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則犯固違德必也及子路問事君則曰勿欺

也而犯之可乎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以不順犯上則為違以直諫犯君則為忠然必有勿欺之實然後為忠不然不免為違德矣奮蓁

巧言令色既非仁者為小人

直獨參厲內莊為小人

巧言令色者致飾于外務以悅人亡其本心之德者也若訐以為直色厲內莊雖與巧令不同原其矯情飾偽之心寔巧令之尤者故聖門惡之又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謝氏傳習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若夫學者之所省不止此三者而已

學者之所省亦此三者之類耳

曾子之省身者如此若夫學者之所省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與事長有不足于敬與行戍悔于心而言戍浮于行與欲有所未慾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庶乎可以及曾子之省身矣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文在後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學文在先

博學於文不說道未能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一一先有了方可學文且如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孝親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不泛愛於仁人又不能親說道要去學文實去學不得○則以學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小學之終事也博學於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大學之始事也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未有餘力而學文則非所以為學之文而不約之以礼則亦徒博而已此先後之序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先於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大學之事先於行後文由內以達外先文後行由外以及內學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文行之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學文之文小學之終事故先於行後文於文大學之始事故先文於行

則以學文猶註所重在文文質彬彬所重在質

以文對質則為文采之文因學而言則為射御書數之文

子夏言事君能致其身夫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致身謂不有其身蓋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非致命之謂也此縣為事君者言之若大臣則當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非杜道以事人之為也能致其身者事君之職不可則止者大臣之義若不能以身殉道雖致身何取焉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果有不重不威者乎

此君子只大聚言之非專謂成德者也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何以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聖人固未嘗有出位之思而時君大夫之望聖人則以德而不以位也聖人豈不欲其道之行哉有其德無其位則不謀其政耳及其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則其盛德光輝之接於人而人自敬信以其政而就問之耳如齊景公季康子之問政皆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然則不謀其政者聖人守官之法必聞其政者其時君大夫秉彝好德之良心乎蒼蒼

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而門人稱其

厲威

有聖人德容之盛有聖人盛德之全光輝之接於人者德容之盛也中庸之氣見於容貌者盛德之全也自其德容之盛者而言則為溫為良為恭為儉為讓皆足以觀聖人自其德容之全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故曰莫我知也呫夫脩者而言則非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足以為聖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不忍遽改乃見其孝莊子之父獻子自是賢人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難能也

夫子言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莫我知也夫

學者當致知於人以求其己行之逾篤行于己以盡其可知之實積力久充實而光輝不求知於人而人自知之故不以人莫知己為患至若聖人之德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自然上達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固無以異於學者然其所以不怨不尤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者其精義入神蓋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故曰莫我知也呫夫脩以好名為戒則求其在我不求人知此固然矣

然偏持此論將恐廢闕頻其嗽有苦於好名者故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猶疾沒世而名不称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称而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其言　不偏不倚表裏與倫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集註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称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孔子三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下文不同有以異乎

聖人之言若同而意皆別患不知人者患其取友之差病其不能者病其有所不能于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其可知之實而後人自知之然亦非務為炤炤之行以蘄人之必知也

為政

聖人生知安行宜無待於學及其學也亦何待於十年十五年而一進耶

聖人生知安行有見夫義理之在人者不啻如飢食渴飲之急十年十五年而後一進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至而不敢自信必反覆參驗有以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焉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志學章知行之分

志學欲行而以知為重而立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天命耳順知之至而立言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至

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夫子五十而後得為若子乎

天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天理之本然也

知命之命則氣稟乘言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知定分之不可易而能審于是非取舍之際而無趨利避害之失所以為君子若聖人則窮理盡性明于事物當然之故知極其精而非利害有不足辨者矣

知天命是知天道流行而賦于物者以其理言之也知命是知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以其氣禀言之也

命同是天之所賦者而天命之理尤微於命矣

之理惟聖人之於天道固已脗合而純亦不已則知極其精而於是非利害有不足言者然後知命分之分君子所能知天命之命非聖人不能知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憂子之疾乎

憂父母之疾

武伯貽親憂處多故聖人以此箴之以疾貽憂此人子無可奈何處與其他招憂不同故集註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為憂而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

君子不器子貢以達稱則可謂通才矣何以夫子曰女器也

子貢識見高明通達理事而施之于用有不能周故未至於不器器夫子以瑚璉比之要足以當器之貴者亦有用之成材也然瑚璉但可施之宗廟而已豈非適于用而不通相通者與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在言前忘言可也而猶有事於言乎

此為子貢多言發之聖人亦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何嘗教人作此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耳

夫子嘗言闕疑矣至君子有九思則曰疑思問疑而思問有當闕之疑與有不當闕之疑與

疑而闕之者恐其是非之不當故擇之精疑而思問者恐其事理之不明故考之詳既能闕疑而不輕于言猶必思問以求解其惑則可謂學

也已矣闕之為言欲其于可疑之際闕而不言以待於問思之為言欲其于所闕之疑必審於問以求其理是則所謂闕疑者惟恐其擇之不精非謂疑則不必問也人之於學多聞固不能無疑丶而不闕則未免以己意相度其必強以所不知為已知者甚至是其所非丶其所是於是物之理愈感矣然雖能闕疑而於其可疑者不思有以問者之則疑而無以自釋理有不明終亦必惑而已矣自脩

論語兩言多聞多見干祿章以聞主言見主行第二篇以聞主行見主言聞見互相發明多聞固是欲言多見固是欲行然亦有聞之而行者見之而言者此慎言慎行與從之識之無所不可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聖人教人豈真以是求祿耶

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聖人之心亦以為脩其在我者而已其得祿與言與谷非所計也所謂祿在其中如仁在其中與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乎此而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求祿耶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與言行有辨與既學矣慎言行矣而有不得祿者又何與

中學與言行有辨與既學矣慎言行矣而有不得祿者又何與

慎言行亦所以為學皆得祿之道也然君子脩其在己而不求必于人故處順不安常不計利而為善亦惟其理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

見義不為無勇也是義不可以無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是勇不可以無義

勇有義理之所為者亦有血氣之所發者無血氣以配義理故見義而不為無義理以養血氣故有勇則為亂見義不為者雖知義之當為而其氣不充則不足以配義故欲有為而不能以有為是為謂無勇有勇無義者無知好勇而不裁度義之可否一切以不義行之故不期于為亂而不能不為亂是謂無義故義不可以無勇

勇尤不可以無義也君子義以為質

有勇無義過於勇者也見義不為不及勇者也

論語

八佾

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杞宋文獻不足徵若以殷因夏禮言之則不必待文獻為徵可也

所因是三綱五常固不待取徵若夫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雖聖人亦不能以

意度臆說也

夫子既曰吾從周矣何以又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

以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視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必當盡從周也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夫子嘗言學禮矣至入大廟每事問所謂果嘗學之禮與抑未學之禮與

禮無不在在家庭則有家庭之禮在鄉黨則有鄉黨之禮在朝廷則有朝廷之禮在宗廟則有宗廟之禮祫祫祭祀共鬼神此禮之宗廟者聖人明眷所照其於宗廟之禮祫嘗之義固無所不知而所知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制度之詳器幣儀衛之細藏之府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此所未見則安能倫識而周知故於大廟助祭之時每事而問然後為審是知聖人於禮固無不學而每事問者蓋欲致吾心之知所知無不盡格事物之理無不到而豈有嘗學未學之分

弋自脩

嗇翁之餼羊國之大事也子貢未嘗有位於魯安得而欲去之

此見於師友講論之辭未必實司此事曾子問一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講明何必身親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夷何也

欲居九夷蓋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仁厚之俗莫先於此
聖人可以不擇而居在衆人則不可以不擇居
蓋居陋邦唯聖人則可故所居而化不為陋所
所移或者地夷人華又安知九夷不為仁里哉

志於仁者能無惡矣則志於道者何以
猶不免有惡衣惡食之恥

仁切於心志於仁則其功夫大段已見親切所
以必無惡道字較覺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
也若所志近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

事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方志於仁未見行
得仁安能每事盡善以為無惡不識志
於仁便可無惡否

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一心向東去無
復有回轉向西之理兩行人亦然志者心之所
之之謂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以

不及仁

君子之於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故有仁以
為之體則義為之用義以為質則禮孫信三者
又義之用仁統乎義言義則仁在其中矣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而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則君子猶有不仁者乎

仁者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自然唯其心存而不
放則渾然天理自無一息之間斷所以為成德
之士然天理不常行則仁或有時而不存雖以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是以君子
貴乎操存也然君子固有不仁之時亦未至如
小人之全不仁者有矣夫者謂無而或有之辭
未有小人而仁者則小人之必不仁也審矣固
知君子不仁一章蓋為小人發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顏子特三月不
違仁者顏子將不得為君子乎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者夫子勉人為仁之辭
若顏子則已造至處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有

其全德三月所以言其久才有間斷隨復接續
此與聖人未達一間君子不足以言之也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好惡必有
以加矣而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則
好仁者亦有蔽與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有
好之而實者有好之而未寔者論語兩言好仁
其曰好仁無以尚之者言好仁之人真知仁之
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是好仁而寔者也

其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言徒好仕仁而
不學以明其理則必有所蔽其好之而未實者
與集註以真字徒字言之義可見矣夫子當亟
稱顏子之好學矣而子路則曰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也先儒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子路勇於
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耳好仁而蔽夫
子為子路不好學者言之也好仁者豈有蔽與
夫子生知之聖而未嘗不好學故好學如夫子
則無待於好而自無不仁好學如顏子則真知
其未見

以天資言好仁者較渾厚然好仁而未至反不
及惡不仁者之有力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行

之果決真如惡惡臭之惡唯恐惡臭之及身有壁立千仞之意

人唯不能無偏重處故其所就亦必於其重處得之雖聖人以好惡分輕重然有能用力于此則好仁者所行皆仁惡不仁者所行亦皆無不仁矣其所至一也

觀過斯知仁矣君子依乎中庸仁者且有過乎

此言觀人之過足以知夫仁之所存君子雖過于厚過于愛而不害其為仁也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殆公取于同姓而孔子以為知周公過於愛其兄孔子以為仁也故曰觀過斯知仁矣其黨則包仁與不仁而言之下文觀過斯知仁矣則又專言仁

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厚薄愛忍自無不包言觀過則自觀觀人亦無不備言斯知仁則仁與不仁皆在其中矣故程子尹氏皆通論之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何以志於道者猶有恥惡衣惡食之累

求安飽者適乎口體之賤而已恥惡衣惡食者非以其不可於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又在求安飽之下矣志於道而不免於此其志可知

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口者蓋其識致卑凡不忘其己知求為可知也才着求字氣已不貫

於人則不可求於己則不可不求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貫語曾子子貢

曾子有踐履篤實之功子貢致博文強識之力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而皆未知其理之一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可見矣

一以貫之夫子之告曾子蓋篤行者夫子知子貢會通速亦異

知之博者不知行之篤曾子蓋篤行者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直呼其名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貢博學窮聖人也其不速喻也宜哉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速其歸

四書待問卷七　九

學多識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猶未能如曾子之一唯也然其積學功至於此亦將豁然有得矣先儒謂曾子是從源流下子貢是從流泝上及其至之一也

告曾子是直指其心而告之告子貢先發其疑而告之曾子守約故其悟速子貢務博故其心疑聖門師友告語之際自是不同

一貫之道曾子質魯而應之速子貢之達乃若未喻

曾子務內而守約其於聖人用處篤信力行此質魯之效也所未達者體之一耳故一告之則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塗轍耳

曾子聞一貫則曰唯可謂應之速子貢之

疑者夫子何以稱為魯
孔門弟子聰明才辨不為少矣而一貫之旨唯
曾子為能領此而曾子質魯之人耳蓋質之魯
則其為學也誠篤故于聖人日用之道無不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唯其未能知道之全體然用
力之久將有所得故夫子告之以一貫之道曾
子果能默契其旨對以一唯曾無留難此其所
以繼往開來唯曾氏之傳為得其宗也故程子
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問參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日用之道蓋已
觀省而服習之惟其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
則不免有二然用力之久亦將有得故夫子以
一貫之理告之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
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
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門人有問而曾子以忠
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日用之間自其
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
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一貫是夫子無為之
終始忠恕忠恕是曾子用力之一貫退一步言
之也

曾子聞一貫之旨雖有得焉而難以告人故借
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推明之使門人之易曉
也忠即一恕即貫一本萬殊也一貫聖人之事
忠恕學者之事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明
一貫之旨一貫是無為之忠恕自聖人而言也
忠恕是用力之一貫自學者而言也曾子蓋自

一貫放下一級言之是忠恕未可謂之一貫自
忠恕可以至於一貫耳先儒謂曾子之告門人
亦猶夫子之告曾子然曾子默契其旨然後知向
唯門人聞曾子之言未有領會者亦無問焉是
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聞則異
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足以盡
夫子之道乎
忠恕一貫自其體而言辭雖不同本旨無異自

其用而言則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者事耳
忠恕二字謂之盡一貫之者固不可然中心為
忠有一之義推是以及人為恕有貫之義學者
則謂之忠恕聖人則謂之誠仁程子又以維天
命於穆不已言天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
天之恕然則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
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有心底忠恕其實歸於
一而已

四書待問卷之八
論語

公冶長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章

意

大意是大綱功夫所見大綱則於細密處必有所未盡曾點志大見處甚高故下視天下之事皆所不屑為漆雕開見道分明而自信不及未能必其力行之所至以所見言則點高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在

於開以功夫言則皆未精密故止見大意耳
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在行曾點氣象高明見得上一截故能言而行或不掩漆雕開氣質貞固見得下一截故雖信而不敢自信皆謂之已見大意者先儒謂大意是大綱功夫大綱雖已見得而於理未精明察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裁又曰野哉由也由之慰笑為於某之門及門人不敬子路則曰由也升堂矣所謂升堂其事安在

臨江羅　鉞　編

子路好勇蓋有不當強而強者浮海之喜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正名之對不能闕疑而率爾妄言也北鄙殺伐之聲氣質剛果而不足以中和也然其見義勇于必為如唯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其所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聖人於門弟子未嘗不抑其所過亦未嘗不與其所至使之進於學而不懈此聖人是非之功公欲人之遷於善也

孔門弟子如由求赤夫子未嘗許之以仁何謂以如其仁與管仲

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才有私意便不是仁三子豈果全不仁者但未能有以盡勝其私所謂日月至焉者耳管仲之心豈是純乎天理者但有仁者之功在天下後世亦不可揜故以仁之全體而言則三子猶未足以當之以仁者之功而言管仲其庶幾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以子曰性相近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天道言之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天之所以賦乎人其相與之妙理愈精微而旨愈淵奧有不可得而聞者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有是言也

夫子不與令尹子文陳文子以仁何以獨許管仲

子文相楚所謀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久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則其心未免于私而其不仁可見管仲之時勢楚勢日張少緩治之則中國皆為被髮左衽之歸管仲有仁之功自不可揜比之二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誰如其仁也

子文子之忠清夫子不許以仁比干伯夷之忠清則許以仁

比干至誠惻怛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伯夷從父之命有以合夫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心淳然全無私欲之累雖無諫紂讓國之事已是仁人子文子但各因其一事為忠為清而其為人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故止謂之忠

清而不得謂之仁蓋比干伯夷之忠清而謂之仁者以其心而言子文子而止謂之忠清者以其事而言

季文子三思子曰再斯可矣是不以多思為尚也而曰君子有九思何哉

三思而後行者一事而三思君子有九思者九思各專其一耆蔽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及言狂而不直則曰吾不知

狂者進取進取者不為枉曲而直可取也則巧偽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亡焉為無足望矣

孔子言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後來曾哲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裁之之後何故猶如此

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曾晳

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而夫子稱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何與

子路之願蓋與物公共之意而不忮不求乃其素行故衣敝縕袍立于狐貉之側而不恥使其有車馬輕裘必能樂與朋友共之固非勢利之所能拘者

顏子曾哲皆能嘗言志而夫子不以與點者與同可也

孔門言志有從心上言者有從理上言者從心上言則實有是心者其所行必切近而精實從理上言則得見其理者其所知必玄遠而高妙顏淵從心上言者曾皆從理上言者論其氣象則曾哲所言固高於顏子以其見理之玄遠而高妙也論其工夫則顏子以其見理之切近而精實也而夫子或不與或不與者蓋夫子知顏子得之於平日其知曾晳得之於一時得之於平日者不待與之而自無不與得之於一時者不與之則無以見其與己之志同也

他日有曰賢哉回也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非與之之深何以至此

雍也

夫子稱顏子為好學而曾閔諸子不與焉乃以敏而好學稱孔丈子丈子與顏子其是班乎

哀公君臣以弟子好學為問則所答者好學故必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乃為真好學子貢以孔圉謚文為問則所答者謚文故因謚法勤學好問為文以見文子之文乃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文非經天緯地之文蓋不以好學言也蒼葉

有窮理盡性之學有記誦文詞之學自聖門而言非窮理盡性以至聖人之道者不得謂之好學此顏子所以獨稱而閔曾諸子不與焉自衆人而言則凡誦記文詞勤學善問者皆可謂之好學此孔圉之可能而閔曾諸子以此為不足言矣

子華使於齊稟人注無私交束脩之問不出子華使於齊稟人注無私使鄰國之義

竟夫子恐無私使之泄親故之問非必私交隣國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苑先之以子貢申子華之使乃卿友之泄親故之問非必私交隣國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苑先之以子貢申中之以冉有及蓬伯玉使人於孔子皆使之類也

子謂仲弓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答仲弓問所不知人其舍諸同文武者以為教之以取人廣大無方之意如何

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之語則其於取人之方或者未廣夫子既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語之矣若犂牛之喻則非與仲弓言之南軒引後章言之蓋為回設不欲言仲弓之父不肖耳而謂以此語仲弓則非也二章意自不同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約禮同以德行名閔子辞費宰而仲弓宰季氏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惠可見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孔顏之樂自是私欲灭淨盡天理流行自無一毫之累所以為樂然樂在其中則是自然之樂不改其樂尚有不改工夫未免有意略與聖人不相似然未達一間耳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優游自在無適而不

自得故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子貢貧而無諂能知自守矣及聞夫子貧而樂之言又引詩以明之夫子既與其可與言詩矣而子貢不如顏子何哉

顏子亞聖之資知行無虧其所樂蓋所自有子貢知有餘而行不遠故于夫子之言雖有得為未必實能樂其樂也故視顏子自以為弗如夫子亦與其弗如

曾暮問冬八

顏子之樂與曾晳浴沂詠歸氣象如何

六軍在前萬務在後聖人宵次氣象常如此顏子同乎聖人者也曾晳却不能常如此為其志大而行不掩所以做不到頭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亦有小人者乎

君子循天理故其為學唯務求知於人為人而學君子之儒必不如此君子小人以對舉言之君子儒為己則為人者可知其為小人然究其所以分則天理人欲毫釐之間耳

乞醯之直夫子不取孟之反策馬之言得無近于不直乎

夫子以其不伐言之策馬之言反以信其伐也故益之反則為諂羊矣豈得為不直乎

何莫由斯道何莫學夫詩同畀

何莫由斯道何故乃不由此道釋何莫二章之義正同故集註以何故釋之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者之不能不由道則出之悖理犯義而不由道也多矣又何說以該之

翼壽問參八

耶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乎曰為之難反答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之問乃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樊遲粗鄙近利故教之以先其事之所難後其獲可得而為牛多言而躁故教之以於言必有所忍而不易發欲使為其所難以至於仁也人有克伐怨欲而能制之使不行謂之難能可也謂之仁則未也上二難字以進德言下一難字以學力所至言

樊遲未能為仁之難故告之以先為其所難可馬牛未知為仁之難故告之以為之之難使之勉其所不能而不敢輕以為易原憲已能為其所難而疑以為仁故許以為難使之去其餘累以至於仁是難者所以為仁而非仁也

諸子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則然矣樊遲三問仁而答各不同何也

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然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然也聖人教人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已

樊遲問仁者三夫子答之其說不一抑有先後乎

聖人教人必因其學之所至而發之樊遲粗鄙近利故因其問仁而先告之以恭敬忠之說使之存心養性積中而發外次告之以先難之說使無計獲之心至於愛人則又以仁之用言之聖人教不躐等於此可見

恭敬忠自始學至於成德皆當如此仁之體也先難後獲乃恭敬忠之積于中者所為若非恭敬忠則先難後獲可無措手愛人則恭敬忠之施於用者胡氏以恭敬忠為先先難次之愛人最後蓋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所謂先難無可下手既恭敬忠又先難後獲至於愛人則其用之發於外者是以胡氏之言雖無明徵而其理則先後之序固當如此

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乎

克舜在上能保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未足也

何慊見得道理無窮聖人之心固自以為未足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慊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豈非堯舜之所欲一有不及即是此心之病苟語治已足便不是聖人

告子貢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仁一也而說何以不同

子貢見夫子不輕以仁許人故舉博施濟衆以見其所謂之大夫子恐其不切於己也故言立人達人以

見天理周流而無間若克己復禮唯顏子為能領此然克己復禮為心之德立人達人為愛之理克己復禮已包立人達人之意立人達人亦具克己復禮之理要在人分別之而已

夫子答博施濟衆謂仁之間則曰克舜猶病及顏子問仁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博施濟衆聖人之功用克己復禮為仁之本體功用在人不能必其普徧故克舜猶病天理在我則克己復禮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子貢好為高遠而已

博施濟衆為仁則愈難而愈遠顏子心不違仁故能因是以求勝私復禮之目直以為己任而不疑此又二子問學淺深之效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以字推字體認自明若能近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固是恕至於欲立欲達與吾亦欲無加諸人集註謂狀仁之體然不說欲字便似有勉強之意如何

仁者己私消盡中無障礙故說己即人便在不待以

四書待問卷之八終

四書待問卷之九

臨江蕭鎡編

論語

述而

夫子戒子路之好勇則曰臨事而懼而又曰勇者不懼

有血氣之勇有義理之勇非血氣無以載義理非義理無以養血氣此孟子之言養氣必曰配義集義而以無是不慊為餒也義理血氣相為用故其為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其德盛體充無所挫撓而何以懼為哉若夫血氣勝於義理而一切以不慎行之君子必亂小人必盜是非勇之過也有勇無義之過也子路好勇往往血氣之分數多義理之分數少故夫子深裁抑之臨事而懼欲其敬于事也非謂勇者之必懼也不懼正勇者之事臨事而懼夫子為子路好勇過我言之耳

子在齊聞韶韶樂舜樂齊何自有之

說者以為陳公子完抱韶樂奔齊其說本漢禮樂志

史記舜子商均有疆土以奉先則謂陳有韶可也而取徵子抱器適周為徵戎謂陳非七國完以罪出宜不得而子之礼樂陽伯禽故魯得備四代之樂春秋之時王室衰微諸侯皆有僭礼樂之心而魯之師摯適齊之有韶樂蓋自摯始夫子嘗稱摯矣必其於樂有可觀者自作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夫豈未學之前固嘗有過學易而後無大過將猶不免於小過

乎

到聖人地位愈覺義理無窮聖人存心如此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言無大過則猶似未能無小過也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盡期如此類才見聖人氣象

子所雅言詩書執礼何以不言易樂春秋

古之為士所習詩書礼樂而已言礼則樂在其中易掌於天下春秋於太史非學者所習之正業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貼難有為不自必之詞者於公伯寮是也有為自必之詞者於桓魋匡人是也伯寮之愬子路利害在於廢興之間其愬之行則季孫惑志必有是理聖人豈得而必之哉至若桓魋匡人直欲加害于孔子則聖人固知其必無理矣如子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夫子既言吾無隱乎爾何以又曰予欲無言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其妙道精微之發亦皆天理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自其體

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者觀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自有可道可法可觀可度者存自其天理流行之實者觀之則其至誠無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自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此聖人之所以為天也而豈諄諄然命之乎自修

先儒謂予欲無言與吾無隱尔之意相發蓋則言無隱而未及無隱之實必待後篇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然後無隱之義始明蓋學者知無言之隱而不知無言之無隱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以不擇

多聞未必盡實若有所從不可不擇多見則得於目觀見其所已然但未有所行則不可不識以備參考

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者又以為非

多學而識之則又以為非

多見而識多學而識皆知者之事多見又知之次者不知而作聖人所必不有多見多學聖人所不必無但學者以是觀聖人則為未得其要耳子貢以己觀

聖人者也故以為多學而識之而不知聖人之所以聖不在于多學能識之勤而在於一以貫之之地耳曰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非真以多學能識謂非聖者之事蓋以撤子貢之漸使之造於一以貫之地耳然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則無以至於聖知一貫而未嘗有多學能識之功又將何物以貫之故聖人自曾子外非子貢不足以　於此

仁道至大夫子既不輕以許人而曰人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易言之

仁道至大非全體無私心者不足以行之聖人未嘗以為易而許人亦未有以為難而絶人於人心之所固有所謂心之德也常人蔽於私而不反能反放其心而不知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吾心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則吾心之所固有者即此而在矣夫何遠之有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仁似易言也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則仁又似難言

不足以當之非當理而

言之易所以取人進德之權言之難所以教人力行之至夫仁人心也不假外求欲之則至固無難者然不能身體而力行之即是此心不無私欲之累功有不足即不能勝此重任故至之雖易猶須勉用其力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聖人未嘗以仁為易而有之於己亦未嘗以仁為難而絶之於人蓋仁道至大一有不至即為非仁而為仁由己反而求之在我而已學者不可以聖人自謙之辭而忘於用其力也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自心德之全而言則根於固有不假外求故欲之則至自天道之備而言則雖聖人有所不敢居者故曰吾豈敢眷焉

泰伯

泰伯文王其迹不同夫子何以皆稱至德泰伯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文王處殷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然泰伯至德見對太王荀商而言文王至德見對武王誓師而言若論其

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太王泰伯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有不得其全者矣

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所以為至德

泰伯諸侯之子何為言三以天下讓

泰伯之讓在太王時迹甚微人莫能知而所以使文武之有天下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謂其讓也其讓國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或曰使其不逃

亦足以造周故曰以天下讓
逃而以國讓者泰伯之迹使文武得以百里定天下
者泰伯之心使泰伯而不讓必不肯以滅殷為事不
讓國不滅殷則上不能成太王之志下無以開周八
百年周邦之基泰伯之心苋矣故讓之而 然後已
之心得大王之志遂周之天命自此始矣自脩
泰伯之讓知季之必為周也知天下之必為周而不
以天下為利者以天下有待於文武也天下有待於
文武則大王傳次必在季歷故讓之季歷以及於文
武焉當是時周雖未嘗有天下而其所以能使文武
造周者皆自泰伯之讓基之則雖謂之以天下讓尔
可荅蓁

能矣而問不能多矣而問不多於寡不能且
寡矣而下問之豈人情乎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唯恐一善之不盡故已固能
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已固多矣豈不猶有所欠闕而
人之所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所寡者戎
寡於此而虧於彼也其所以問寡問不能者求盡乎

義理之無窮非挾其能且多以窮人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過庭之訓何以止言
詩學禮而不及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
後淺深過庭之訓但及詩礼而未及於樂者教不躐
等

聖人教人固有次第興詩為學之始立礼為學之中
成樂為學之終過庭之訓而曰學詩學礼者蓋學詩
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後能言學礼則品節詳明
德性堅定而後能立其不言樂者此明伯魚之
學可及詩礼而未及於樂故必詩礼之就而後成之
以樂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使
衰世之人皆如此誰與興天下之治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既以邦有道而貧賤邦無道而富貴為可恥
又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為可耻

上章為天下有道而隱無道而見者言之下章為有

道而苟祿無道而貪祿者言之其可恥一也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無道穀恥也
士當治世無可行之道而安於貧賤無有為之才而
但知食祿其為可恥均也
有道而貧賤恥於無德可進有道而穀恥於無道可
行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々
乎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至論博施濟衆與安
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

論聖人之德大無不周聖人之心慊不自足堯之德
同於天舜之德同於堯其斯所以為巍々也聖人豈
不欲博施濟衆與安百姓哉顧治有所不徧及耳是
聖人之心不能不以之病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而況於聖人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
人則固已多於舜矣何以言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

五臣謂禹稷契皐陶伯益舉大臣而言也舜典則有

九官十二牧四岳之任春秋傳則有八元八愷之相
此所謂唐虞之際之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益也
子夏乃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而不及
四人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以人才而言也如武王亂臣
十人之類選於衆舉皐陶以夫子言舉直錯枉能使
枉者直而言也以下文不仁者遠推之可知矣皐陶
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是謂不仁者

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薈蕞

論語

子罕

子罕言命何以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命以理言則理至精微人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將至於委人事於不脩故罕言命以氣言則貧富貴賤窮通壽夭得喪利害有一定不可易之分苟知之未至則信有不及將計較於得喪之間

避就於利害之際而其本心亡矣故不可以不知命

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何以謂之罕言

孔門答問甚多而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亦可謂之罕矣況所言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盡直指以告人也

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而論語僅有問仁為邦二事

夫子固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九天下之事無不講究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時

殷輅周冕舜樂聖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過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故顏子便能領會無復疑問自非平日博之以文豈能如此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以止言雅頌而不及國風

自衛反魯止是正樂非謂刪詩雅者大率朝廷之樂章頌者大率宮廟之樂章風詩風奏於樂者惟二南及豳風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云取豳風列國多不正之聲樂所不奏故正樂止言雅頌

衣敝縕袍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進於道何在陳絕糧遠至慍見

子路以名利界限所見已明但其功夫粗疎未入聖賢之閫域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子路不忮不求於名利得失盡已窮除所謂審富貴安貧賤取舍之分明矣至於絕粮送境之事非樂天者不能處

子路慍見是存養之功未密也顏沛處却違仁

第九篇知仁勇知先於仁十四篇仁智勇仁

先於智

先知而後仁勇者以就入德而言先仁而後智勇者以就成德而言

鄉黨

第十篇言孔子又言君子若君子即孔子何以不皆言孔子

孔子所為即衆人所當為者故間言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先進

四書待問卷十　三

孔子從先進無取於文也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又有取於文

乎文哉吾從周則從先進即從周也文必若周公之舊方可從之周末文弊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

先進即周家前一輩行之人如周召之類周末文勝浸失周公制禮之意非復周公之文矣從先進者正欲反本復始從周公之文也

聖人於礼樂所取者文質得中所不取者文過其質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於是礼樂大備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下言先進即方周盛時制礼作樂之行輩也先進之礼樂即郁乎之文也周末文勝至於滅質於是以後進為彬彬先進質野故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從先進即從周也豈有異乎

孔子弟子列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者十人而曾子不與焉豈曾子於是四科猶有所未

四書待問卷十　四

至與

四科乃弟子相從於陳蔡者耳曾子孔門高第一貫之旨唯曾子為能領此則顏子以下曾子固不在冉閔後其不列四科中者必在陳之時偶不在行或從而此時及門故不與十子並言不然曾子承道統之傳者子思孟子之學蓋出於此而豈出於顏閔科目之外者哉蓋信十哲世俗論也

冉有季路以政事稱嘗見於用而未聞有卓然可紀之事抑用有小大時有難易與

士之適用者不以時之難而藏其用濟時者不以用之小而廢於時由求展見称於夫子其於政事方之諸子必有一日之長而當時仕者各世其官士無自而進二子雖有政事之能其仕於季氏固其所也豈以時難用小為不足弋子路墮三都黜家甲舉百年僭物之三桓而正之冉有榮國書蔑齊甲舉久為齊弱之魯而張之仕於季氏而功在魯國時雖難而為之若易用雖小而所成甚大持身脩謹無人臣之過非得聖人為之依歸而能若是乎蒼蒼

四書待問參下

宰我在言語之科而戰栗之對短喪之問并有人之問皆陋戰栗之對取辨於答問之次口給以禦人此其能言之病如短喪并有人之問則是不飾詞以自欺必欲討論到真實處宰我以言語名必其長於奉使專對之事子貢亦然史記可見所不足者學問之言也故夫子謂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季子然問大臣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君取友其事果同與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然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者已而不數之詞正與朋友數斯疎矣同義故下文亦曰毋自辱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則在我有確乎不拔道事人之意故止字義別

顏淵

克己復禮為仁克去己私則天理自明矣猶有待於復禮乎

四書待問參下

克己還須復礼克己而不復礼空門是也所謂己私非礼是也所謂克四物是也克其非礼者則礼便在是非於他處求礼來復能如是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之體見矣

己與礼相對待才彼克即此復克之為言如戰者之赴敵復之為言如行者之赴家克己而不復礼雖無方外之失然退而無所歸則必至本潰四出矣故克己必須復禮

己與礼對立克去己私必復於礼然後為仁若克己

私後便無一事則克之後不免落空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乃所以為仁也却不用將克己復礼作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則才克己便復礼也

克其己復礼是清其源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其流仁與不仁可見然非礼勿視聽言動則猶有非礼之病在謂之勿則與不行何異

克己是掃除私意天理流行於外不行是遏絶私意病根潜藏在心不行是閉門去賊心去門開克己是

快刀斫竹一刀兩段○克己則私欲欲已是外物勿者制之於外者也不行是未能去四者之類累但制之使不行耳勿者用力於初分之際則私欲已消而天理之本然者可得不行者用力於既萌之後則人欲猶未離而天理之在人者尚有蔽也勿者克己以後之工夫不行者克己以前之工夫○克己是就家中擒賊而殺之家便收穿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之使不行猶閉賊在家不令出外作過而已畢竟不免居停也

顔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克復故恕有相入否

持敬行恕雖未曾用力去克己復礼然却與克己復礼只一般若自此涵養之熟那私意自是容不得出門使民時容私意不得已呼不欲勿施於人也容私意不得

孔門人不得多矣何顔冉猶有請事斯語之對二子蓋自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克是對而記之

顔淵問仁子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子曰友其士之仁者一曰由己一曰友士何以不同

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據於人欲故為仁者必為有以勝私復礼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為仁由己者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顔子不伐無私施自是仁人而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夫子以是語之子貢恍不若己賢于方人則其克伐之私猶染立乎其中故必得士之

仁者與之為朋友相觀善而善攝以威儀輔充其義
理清粹其滅類使心之全德漸卜完熟則為仁由已
亦自此得之先儒謂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為仁之
道則不易乎此

夫子答顏子問仁問為邦二事抑有先後乎
須從克己工夫方可及為邦之事

篇首言為仁由己篇末言以友輔仁
為仁固由己亦必有朋友輔成之益相觀而善攝以
威儀切卜偲偲忠告善道皆輔仁之道故又曰友其

士之仁者

夫子兩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告子貢
以恕言一則告仲弓以仁言

以恕言想卜者之事以想言仁為仁之方也仁非子
貢所及故唯告之以恕仲弓可以言仁故告之以為
仁之方仲弓請事斯語則其學問工夫已進於此先
儒謂想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可全是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殺於二本乎

子夏初意則只言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則恭而有
禮如此則海內之人皆親愛之如己兄弟乎蓋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言只不合
皆兄弟一語遂成無差等意圖而語滯者也

同

子張務外而性率與遲計近效而理未明聖人各隨
其藥之

子張與遲皆以崇德辨惑為問豈先有是目
乎

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
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耳

崇德修慝言其所以修辨惑不言所以辨
兩章辨惑之旨雖異然皆昏於血氣而昧於事理此
其所以為惑明乎此則凡吾之所以惑皆有所未來
而辨惑之方得矣

忠想除一個不得然行之以忠除却想其想
乎除却忠

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想其想乎所以想者便是忠所

謂除一箇不得也

朱逕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主於愛然一有所繫或倚於一偏則非仁矣唯其心無所繫然後是非不謬於理而其好惡之間無非大公至正之道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能使枉者直則亦無待於惡矣蒼菜

愛人知人仁知之用夫子何不告哀遲以仁之本體

問參

體用雖仁而本末始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取友於人者也朋友數斯疏矣者與人會友者也取友於人者是求有益於我也故講學以會友而厭其數取善以輔仁而務其專而何可以離群索居哉與人為友者常恐失色於人也故忠以告之而不納則當去善以道之而不納則當止而何可以頓漬取辱哉學者而欲取友於人當如曾子之言欲與人為友當如子滌之言蒼菜

論語

臨江蕭　鎰　編

○子路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何以獨問焉

知賢才而舉之

是時魯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為也仲弓

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國則其於為治也何有仲弓

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不可赦而獨患於賢才

之不盡知仲弓其可使南面哉

衛君待子而為政若出公用孔子孔子既為

之臣則正名之說恐難行於衛君

使夫子果仕於其國必以父子之大倫明告出公使

之改化自為去就不然聖人豈肯北面無父之人仕

無父之國哉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責子路不能

闕疑而率爾妄對然夫子嘗曰疑思問矣何

責子路之深也

疑則思問可也子路不達正名之旨而不能問便率

爾強辨反以聖人為迂是尚得為問乎

樊遲請學稼圃志則陋矣然大舜伊尹猶躬

耕畎畝夫子何獨深斥樊須

過此時則為此事進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不知期月三年必世百

年規模如何

辯一年成市三年成都到得蹔民仁壽比戶可封亦

必世而後可聖人與天地同流故化成之功速而大

善人若川海納藏涵泳之功遲而小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善人教民七

年可以即戎均是善人也何百年七年遲速

不同

可以勝殘去殺導化民成俗使黎民醇厚刑措不用則必

積之以久而後能致故其功遲趨事赴功則由孝弟

忠信作興其氣可以使之親其上死其長故其功速人而知親其上死其長則必漸摩於仁義之心自化風俗自易而後至於勝殘去殺

孝弟百行之原夫子以為士之次而居行已有耻使命不辱之後

古之為士何事哉上而從公卿大夫之後用於世者也下而居農工商賈之上脩於家者也行已有耻使不辱命者其材足以有為而其志有所不為是漢志所謂學以居仕曰士者也孝弟自是行之大者然稱於族黨而無適於用則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蓋本立而材不足者孟子言窮不失義而脩身見於世者故其次也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徒守其一夫之私行而不能擴共同有之良心此特鄉之善人于士之義未弘也凡言士當主節槩而言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何在陳之嘆思狂士而不及狷者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掩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雖皆非中道而皆可有進然狂者氣質高明足以有為狷者氣質貞固足以有守有為者可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而已故在陳之嘆以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思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狂者志意高遠可以有為狷者介然自守有所不為孔子思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故先取狂者

則毅木訥近仁訥字何如其言也訒訥者遲鈍而無巧佞則心不至於外馳故近仁ㇾ者

心存而不放則其於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故其言也訒訥是質之近於仁者其言也訒夫子為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多言而躁必此心外馳於事多為如何得仁故必持守堅定不易其言然後入德訥是本然之質訒是變化之質及其至之一也

切ㇾ偲ㇾ是有愧到詳勉之意曾子何以言忠告善道不可則止

切ㇾ者教告愧到而不揚其過偲ㇾ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皆有忠愛之誠而無乖戾之害與曾子言

憲問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君子依乎中庸乃敢人危言危行也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正之謂士必有廉角之乃是持身中正庸常之理又能視時舒卷豈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則無害聖人所以沒惡鄉原也
危言危行固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則無害許危其言見不可不群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是常道理
南宮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用之無道之世不可不群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是常道理
南宮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有以君子小人對言之者以其德言之也此言躬稼者之所以為君子也有以大人小人對言之者以其事言之也此請學稼者之所以為小人也
臧武仲之要君是好知不好學者也夫子論成人何以又取其知

成人一章合諸子之所長而為一人如已成之藥相為佐使而無偏用之害若止用一物而無諸物相濟未免為害
死於所事義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夫子何以不與忽而與仲
以忠於所事而死之則召忽死為義以所事非正而可以無死則召忽之死為傷勇故聖人於管仲置生死勿論而不取夫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君子上達下學而上達同異

同是一理但君子知下學工夫故能上達小人私欲蔽固不知人事故日益污下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於高明由其下學是以上達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夫子何以請討陳恒
聖人作事名正言順必無以燕伐燕夫子之請討陳恒是欲哀公請於天子而討之耳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先發後問可也
何不可討之有

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於用舍無足言者何孔子以道之興廢繫之此隱三都黜家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於是乎在

文亦道也何道之興廢文有喪未喪之別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文之得喪任諸己蓋道唯繫興廢而已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礼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賢者避世沮溺自處以避世之士豈沮溺亦賢者乎

避世必伯夷太公之徒乃称賢者之名沮溺自避世之士但所處偏耳蓋其有長往不返之意設使天下有道而出畢竟亦無甚設施也

衛靈公上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以俎豆為重蘧豆之事則有司存以蘧豆為輕

以軍旅對俎豆則俎豆為本軍旅為末故言俎豆不得不先以道德對蘧豆則道德為本蘧豆為末故言蘧豆不得不輕靈公無道而有志於戰伐之事夫子欲其知為國之道必有礼以為之本也況礼之全體

軍旅固在其中若自俎豆而充之而能以礼讓為國則軍旅可不用矣故子魯之強家而未知以修身為為政之本曾子欲其知為治之道反諸己而不外求也況道之全體蘧豆亦其一事若自動容貌正顏色出辞氣而約之則知修己以治人而器用事物之細非所尚矣自脩

夫子答顏淵言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豈為邦之道止此四事與

凡此四事聖人於四代之中取其損益得中可為準則者各舉一事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發先儒以謂發此以為之兆者是也由是而推之則凡事皆可依倣而行之矣

夫子兩言終日而皆以難矣哉結之二者果有先後輕重乎

心無所用則殆於死而不知天理之所存心整其用則蔽於私而不自覺人欲險詖故飽食而無所用心將安於偷而不知檢非其心殆於死乎群居而言不

及義必鑒其增而不知反非其心歉於私孚難矣哉
者悼其廢時亂日而終無以入德也以先後論之心
不在義故言不及義是無所用心之言在先言不及
義之言在後以輕重較之無所用心則天理雖晦而
猶存如行小惠則人欲偏勝而益偽是無所用心之
惠為輕好行小慧之惠為重奢葢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下文言譽而不言毀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自言我無損真過實之毀譽若間有譽者必是
揚之也若稱人之惡而損

其真則決無此事

聖人未嘗無好惡之公亦未嘗有毀譽之私其或有
所譽者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
譽之矣而惡之未著者安知其不能遷善故雖前知
其惡而卒無所毀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亦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意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何以又曰日
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終

耕本謀食卻有時而餒學非謀食而可以得祿所以
分大人小人之事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

論語

臨江蕭鎡編

衛靈公下

仁者心之全德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而猶有泚不莊動不以禮之疵乎

知足以知此理而又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或以臨泚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不檢

點則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有其體而無其節即是氣稟學問之小疵不莊氣稟之疵不以礼學問之疵未得謂之盡善聖人於此功夫必要周密雖是本體已造醇美酒須檢點其餘使之事亦盡善所謂德愈全而責愈備也

聖賢之於學唯知義理之無窮雖義精仁熟而於氣稟學問之小疵尤必致其省察克治之功焉蓋知及仁守德之厚於內者莊泚礼動事之見於外者原於內而不嚴於外則內之自治者亦疎矣是以君子存養之功貴於密也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蹈仁有益無害何憚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成就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當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友諒

諒似真而實非零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易者諒也諒有二訓以擇邪正唯知必知必信而不易者諒在己在人者小信有所不亷在己者不期至於貞不止也學者自友諒而進之貞而不諒乃所以為君子

李氏

諸篇稱子亦稱孔子何此篇獨稱孔子

此篇洪氏以為齊論吳氏以為諸篇多出弟子之手

而此篇必弟子門人所集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言志學好學聖人且猶待於學與

聖人清明在躬義理昭著固無待於學而聖人之心唯見義理之無窮而自謂不可以不學況古今名物禮樂度數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唯其志學好學所以為孔子之聖

自聖人而言似若無待於學而有其質者自謂得全於天而不倚之以人也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公山佛肸召則子欲往

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礼際矣斯孔子受之

陽貨欺亡此不足責孔子亦時其亡不能於不誠乎

振理合當如此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此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礼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孔子但往答其礼而不欲見其人亦不屑教誨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如果不可移則性亦有不善者乎

性近習遠是中品人可上可下其性可以習而移若夫超然之上知冥然之下愚是他生來賦性殊絕非習所可移故先儒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皆是氣稟

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指出懸絕者說

上知下愚不移若下愚困而能學尚可移否非不可移人自不移耳若困而學之是性品猶有善惡但惡生來性品已決絕無可移之理

公山佛肸之召夫子答子路何以不同此即其所疑而告之耳子路以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也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疑其或免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免我之意

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未能以聖人視聖人也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

微子

比干諫而死謂之忠可也而孔子謂之仁是忠可以為仁也子文之忠何以言未知焉得仁

此心統體無私渾然天理方始是仁比干之心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其至誠惻怛元是仁中出若無誅

紂之事已是仁人子文喜怒不形於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然未能必其皆出於天理而其無人欲之私也蓋仁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而言比干之仁是於大變故中見其所為有當於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文之忠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殷有三仁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而已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愧則其不枉道事人可知及其搤師片言足却強大之齊保垂磬之魯可謂言中倫行中慮矣然以魯僖公之為君臧文仲之為政而莫與立則是和而不偶者也故夫子稱為逸民

逸民各述其行何以不及朱張

六子之行自是三等朱張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

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不去可謂和矣何以稱為逸民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聖賢出處貴於見機幾而作而至於三黜而不去耶

三黜不去所以為下惠之和不以枉道事人至於三黜乃其介處和而不失其介所以為聖之和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降志辱身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則其不枉道事人可知及其搤師片言足却強大之齊保垂磬之魯可謂言中倫行中慮矣然以魯僖公之為君臧文仲之為政而莫與立則是和而不偶者也故夫子稱為逸民

逸民各述其行何以不及朱張

六子之行自是三等朱張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

亦不入于室者夫子既言我則異于是則不必泥考
學者顧學孔子可也

周有八士竟是何官

國語文王即位詢于八虞釋者謂此周之八士則虞
官也朱子以為不可考矣

子張

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士之職
分當為之事殆不止此而曰其然已矣然與
士者一男子之事只此數事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
過高

署齋問餘十二 七

病在末向耳

學而優則仕可仕而優則學則先事後學可
子

學則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仕入
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
言則學有餘然後事互相發也此章之意專為仕者
不學而言蓋仕者不學天下之通弊故先言仕而後
言學

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當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
伯魯不說學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
未明乎脩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夫子說諛雕
開之對惡子路之佞亦是耳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
發故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若論其序當不
如此

武叔以子貢賢于仲尼子禽謂仲尼豈賢于
子貢二子敢為此論抑何所見
聖人固自難知子貢在當時想是大設明辨机敏通
達事務故動得人夫子亦嘗自言達不如賜

署齋問餘十二 八

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
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卑厚薄之殊也人
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衆下
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而
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
而窺其際也

克曰

允執厥中未發之中與抑時中之中與
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中庸

云者理之在事物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曰允執厥中蓋以在事物者而言若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虐暴賊吞是謂四惡吞似非惡德何以與虐暴賊並稱

吞比三者似輕然亦甚害事蓋臨事遲疑畨縮必其人最多猜疑憲之人當賞不賞當罰不罰疑吞不決亦以取敗而已

首篇首章三條三字末以君子字末以君子言末篇末

四書待問卷十二　九

章三條三也字首以君子言首尾於抑有異乎

君子成德之名聖人教人至於成德也知命則樂天不特君子而已知禮則有立不特學習而已知言則知人不特朋來而已語意輕重淺深實相表裏有深意也故尹氏於末章曰知斯三者君子之事備矣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三

臨江萧　鎰　編

大學

經

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明明德之功在己固可必其至於至善新民之功在人亦可必其止於至善乎

且自明其明德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知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

四書待問卷十三　一

之如此變化其氣質自然可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固有次第然明德工夫未盡而有家國將委置而不治邪

方格物致知時以下條目即當時無一不求知其理雖履其事亦是學習到功夫成熟後一級升一級正履其位是時方止於至善

知止知至之別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无不盡

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

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及至事至得耶

知止蓋知至善之所在故有定能靜能安及至事至物來又不可不審慮者隨事觀理極深研幾之謂思之精審也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至此而更須量而后能得其所止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而能慮一節最為功夫切至處

不能此之謂也

知止謂知其所止能得謂得其所止能明德新民之事也而一以明之

明德新民二物無所不該格物之物雖散為萬殊而其物理之本莫大於此大學以格為明之德之始事蓋自始格之時所謂民德新民已在其中其餘事之物之洪纖精粗莫不欲窮致其極者皆以成就此三物而已

治國平天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一以明之德於天下為言豈學者尽得以與於此乎

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在我之所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事而非我職分

定靜安慮得有字能字之別

之可當為故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克辨其若克
辨其氏者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夫大學之教乃為天
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
設是將有為天下國家之責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
之者安得不以為己事之當然而求有以正其本清
其源哉
治平與誠正修齊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
此而已此大學之本旨也若必以治平為君相之事
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同歸與經旨相背

馳矣高攀龍顧同道豈必居位乃為之改哉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下文至誠意致
知皆以先言而獨曰致知在格物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致知之道在於即事觀理
以格乎物今日於一物之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
知亦得今日所格一物之理明日又於一物上格得
一物之理即我之知又得明日所格一物之理日日
格之於物之理格得愈多則我亦日日知之於物之
理所知亦多其實只此一理才欲格即此知也所以
自致知至平天下皆以先言而末言致知在格物者
言格物便致知也
格物致知雖不言先而亦必待格物之理而后有以
致吾之知則格致未嘗無先後特於理其應差速耳
故下文亦曰格物而后致知蒼蒼
明明德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
又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
中
篇首三言大學之綱領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

言之則明明德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
其體用之全而八言以舉之以見天下雖大而吾心
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
之而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
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而後意誠而程子曰格物
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夫誠意乃在格物致
知之後今乃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非其
序與

誠字貫動靜終始未有格物致知而誠不存者一有不存則不知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惟其以誠意為主則自然無妄故其格物則物理無不實致知則所知亦無不實雖格物致知誠意次意如此然誠意實為衆條之根紐不可不知也

意誠而后心正意旣誠矣心豈有不正者乎也意發於心則當聽命於心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意反得以管束其心乎

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所發動意若未誠只是一虛偽無實之人豈問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無不誠然後方能見得發念悛恐惺好樂憂患有偏重於此隨而正之

慶或有所未慊而不免於自欺則邪惡之念興而有以動其心耳先儒心言誠意是善惡關誠之則善不誠則惡唯其真無惡而實有善所以能存其心所謂而心正者亦曰意得其誠乃能正心非謂意之足以管束此心也

心者身之所主意者心之所發心無形體之可執意有端緒之可尋故自修之首必先誠意意誠則心正矣先儒謂誠意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蓋言心之所由於以正也

四書待問卷之十四

臨江蕭鐙編

大學

傳

盤銘曰新本明德事何以屬之新民之首此言所以新民者必由我之自新也故章句於無所不用其極曰言自新之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新民而不及明德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新民而不及明德

傳之二章所引湯銘其曰日新即明明德之事也所引詩書則新民之事也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是無明德新民而言之則亦無明德新民而結之矣又安知此句不通前章而結之乎

人道之大倫有五三章何以止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及夫婦兄弟

此雖人倫大目而僅舉其三欲人就此擴廣之耳故章句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究其蘊者是就此三者窮究其蘊奧盡其餘者是就此推廣如夫婦止於有別兄弟止於有序皆自此三者充之

切磋琢磨皆言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之意則切磋何以謂之道學琢磨何以謂之自修切磋治骨角者也琢磨治玉石者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如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自修謂省察克治之功如玉石滓全堅確而琢磨之力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切磋所以為道學者學雖貫通而益致其貫通之妙此則格物致知之功智之事也故有取於治骨角之事琢磨所以為自修者己雖治擇而益致其治擇之勤此則誠意正心之功聖之事也故有取於治玉石之事然不學固不能自修而學者又不可以不自修學與自修又相為用也

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自誠矣傳何以猶兩言慎獨

知之不至則不能慎獨亦不肯慎獨唯知至者見得

寔是寔非灼然如此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寔則不能不墮於意欲之私故必戰慎以終之此所謂必慎其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其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

誠意章而慎獨

上文必慎其獨者欲其自謙下文必慎其獨者欲其毋自欺上文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以實而无不自慊下文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毋少自欺毋自欺是誠意謙是誠意

大學之道自格致以至誠意則理無不明善恐不實實其泛應曲當無窒礙之失何以於忿懥好樂憂患恐懼而有不得其正于其親愛賤惡哀矜敖惰而不免於辟耶

聖賢唯知義理之無窮故雖正心脩身大綱已具而一與物接我於前四者而有不得其正於後五者而不免於辟則是學問之小疵猶必隨事檢點省察使有而皆歸于正有五者而不至于辟其所謂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治曰意得其誠乃能正心心得其正乃能身脩非謂此意一誠則心不待存養而自正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也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必能慮而后能得聖賢修身工夫何有已時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畏哀矜敖惰皆自七情中出而以上四者釋正心下五者釋脩身如何區別

總是七情之動然一是心與事應一是身與物接所以為正心脩身之別

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則必如槁木死灰乃為得其正耶

心之本體湛然靈明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若其中節固無不得其正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一或不能無失且不能不與之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動乎其中未能中節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非謂才有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也

心正則身宜無不修矣而猶有五者之辟乎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必其當親愛者而親愛焉未見其辟也當畏故者而畏故焉未見其辟也賤惡哀矜敖惰各因其可而為之賤惡哀矜敖惰焉亦未見辟也唯常人之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為修身之累耳聖賢唯見義理之無窮故正心修身大綱已具而身與物接或不能無五者之辟則是氣稟學問之小疵尤必隨事檢點使

有之而不至於辟耳自修此謂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也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點而自修也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敖惰亦人心之所有本心而有如是之則乎

此德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乎

敖之為此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耳若因其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人之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如孔孟之哀惡而歌隱几而

歟蓋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有固欲敖之之心豈得遂謂之此德哉況章旨乃為憲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人則意人於此更加詳審雖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

九章言孝弟慈下文引如保赤子以釋慈而不及孝弟

孝忠雖人情之所同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如保赤子一事則人罕有失之者故於此特發明人所易曉

者以示訓耳蓋世有旧致其孝而或不能不失愛於其父日脩其弟而或不能不失愛於其兄如舜之於父子同公之於兄弟是皆人倫之變者也赤子之心非有知覺當其將入井之時惻隱之心隨見而發雖至強戾此機亦勃非以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以如保赤子推之則所以事君事亦猶是矣故章主曰以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蓋仁讓貪戾皆出於人而仁讓言家貪戾言人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亦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亦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此是意也

言為惡之效捷於為善也仁讓仁必積而形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才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乱矣

九章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而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待勉強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遠望人之皆有己方住勉而送責人以必無可乎此為治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條教法令之私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俾以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事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欲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

治國章言克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似言平天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恕又似言修身

末言其機如此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動化之妙自是如此非謂其機止於此也

何以各言之

恕者推己及人之謂絜矩者即其身之所處度長絜大使上下四旁均齊如一而不方之謂恕以己人相對而言則為兩絜矩以己中處以下下四旁而言則有三是儒又以九章為責人之恕十章為愛人之恕

絜矩不獨在財用而十章言財獨詳

財者人之所同欲易以爭奪故制財用尤絜矩之大者至末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是絜矩之效孟子是清其源大學是別其流

十章原言財用之失民矣而又言生財有大道

此所謂有土此有財也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足食為首義生民之道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我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并至於紊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固未嘗廢也

仁者以財發身散財治名以致民之本已仁者果如是乎

四書待問卷下四　九

此特言散財之效如此仁者不私其有而人自歸之而身自尊非以財致人之本已也

四書待問卷下終

中庸

第一章至十九章

子思以中庸名篇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所以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然中庸之中實兼體用和

一

是發于心庸是見於事庸又有平常之意則所謂中庸實該中和之義而於一篇大旨稍超本未無所不盡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首章性教二十一章性教同異

首章言性者人物同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教者聖人之品節人物所當行之道以為于天下者也後章言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教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首章性教合人與物言之舉其體統也後章性教別聖與賢言之次其品第也舉其體統以見

道之本源出於天而不可易次其品第以見天道人
道之于以分此朱子所謂不同與然天之所賦而人
得之以生之理聖人則全其所賦而有之聖人品節之
又朱子所謂轉一轉說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
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從着落
不睹不聞此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既是未
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雖是未發其體已具萬用戒
慎恐懼者常惺照管持守之而已所謂常惺惺法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中心不動之境也既是
不動却下戒懼工夫用力於戒懼得無反動
其心乎

戒慎恐懼存心於涵養而非用力以作為之謂也夫
不睹不聞至靜之時乃動靜之幾最人所當審者一
有不謹則無以養其心養之而過用其力則反以動
其心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雖其所
不睹也而親於無形不以其未睹而忽之也則戒慎
以守之雖其所不聞也而益於無聲不以其未聞而
易之也則恐懼以持之二者皆存誠養性之事而未
至於着力用工之地也即書所謂不見是圖詩所謂
相在尔室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上着所謂
常惺惺法是也若以不睹不聞而忽於涵養固非所
以為戒懼而妄有作為則作心不能無動而尔
非天理之本然矣然則戒懼如之何故以真内而已
先儒亦曰敬貫動靜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則戒懼
亦慎獨也戒懼慎獨何以為一

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其始當如此戒懼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蓋而
事也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下言道不
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
極言之以至於此也存誠養性
閒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
慎者尤在於隱微之地也存誠養性
工夫如此卒章潛雖伏矣

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

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卒章先慎獨而後戒懼

懼

先戒懼而後慎獨是自家而陳義由內以及外先慎獨而後戒懼是自外以及內蓋由外以及內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在何處發而中節謂之和和還有中否

既是未發即渾然一理但謂之中不見中之所在才發便有所向雖中亦謂之何

未發之中固以在內言之也君子而時中則隨時處中又以在外言之中有二義與

有中和之中有中庸之中未發者中和之中以其體言故謂之內時中者中庸之中則兼體用合內外言之所謂在心之中亦在事物之中也時中之中又可專以在外言之乎

未發則中在中已發則中在事物中有二義乎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率是性而已人倫既正此既正即情之中節者豈不是和耆叢

首章言大本達道何以立天之大本不及大本

道五者天下之達道不及大本

先賢立言有體用皆具者有舉體以該用者有因用以見體者況五達道下文繼之以三達德立大本上文先之以經綸大經則於體用未嘗不具也自脩

子思以中庸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庸與和有異乎

以性情言中和者別具體用則和者中之對待天下之達道也以德行言中庸見諸行事則庸者中之常道天下之定理也蓋庸之為言平常以平常言中故無時而不中無時而不中則發皆中節而和亦中矣先儒謂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若發於心者雖和而見於事者有不庸焉則非所以為時中而所謂和者亦間斷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以有位者言之一介之士何得如此

人各隨其地為之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王者事

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家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國天下中和便充塞一國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當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復礼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

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蔽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于有為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

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為知回之為人為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不及強者

也然能守其氣質堅忍而不變者是亦強也

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称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就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強也前君子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道四者是矛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昂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倾倒而僅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

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有人有所不知不能聖人既有不知不能則道之全體終不可得而盡耶

聖人盡性踐形其於道理已無虧欠但究極而言一物一理猶為有虧一事不知猶為有欠天下道理無

盡聖人容有不到處極言隱處無窮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舉費以見隱及鬼神為德

先言不見不聞又曰體物如在則兼言費隱鬼神之為德與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但君子之道即人之所行者言之故言費而隱自存鬼神之為德則本人之所不見者言之故先言其隱而後及於費所謂無費隱包小大也

忠恕違道不遠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方盡己時未見所謂恕及其推己則忠已行乎其間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是也忠恕未始相離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以言恕而不及忠

忠者恕之所以存恕者忠之所以發存於心者無一毫之不盡則其及人又將何物以推之哉故曰無忠做恕不出

言鬼神之德曰齊明盛服言所以脩身亦曰無忠做恕不能也

齊明盛服夫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
修身為九經之始事豈齊明盛服足以盡之
乎
誠字為一篇樞紐齊明誠之本乎中者也盛服誠之
形乎外者也齊明盛服所以將此誠者也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故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左右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誠也一有不誠則其為修身
之格可乎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唯明
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則安於守分而不為其所不
得為而治國不難矣自修

身者義

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猶視諸掌
乎郊社所以祀天地禘嘗所以祀宗廟不識
施於治國何易如此
先儒有言知神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蓋理無不明則知天地之所以運日月之
所以行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
蕃於此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於治國何有誠無不
格則祭宗廟主於孝祭天地主於敬孝敬盡其誠故郊

臨江蕭鎧編

中庸

第二十章至卒章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言取人必先修身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則修身又在知人之後

取人以身言取人之則在修身自修身而知人言修身之道又當知人順看逆看根本皆在修身自取人而修身由外以及內自修身而知人由內而及外兩人字不同又別起義不可以不事親下乃實說非分前事

修身以道仁在其中何以卻說修道以仁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修道以仁仁便有義分言之則親以仁仁者人也何以下文更言義理

親以尊賢仁之事而親之有義存焉其中自有隆殺之分等差所謂礼也

三德四所以行之者一九經亦曰所以行之者一者誠也三者所以行之者一所以成其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所以成其事然後有是德而後有是事未有德非其德而能事其事者也故知三德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是三者至勇之所發者立而三德皆實得於己而身無不治修矣由修身之實而達之親以尊賢之實由親以尊賢之實而達於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實則九經皆非虛文而天下國家無不治矣此三德九經實是行底誠而修身又所以實三德九經之誠者也蒼蒻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九經以修身為本大學修身以上工夫若許至慥斟明盛服非礼勿動而遽足以修身乎

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心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礼勿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然苟誠而已外勿靜無時不誠身安得不修乎

九經誠之何以不言任之以事

此誠之等賢並行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之之故不問賢否而屬任之以事不事而戒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貴之親厚之而不任之以事

所以親親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故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行而後知擇善而固執之先知而後行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待思勉自然中道固無先後之等未至於聖則未能無人欲之私故必學問思辨以致其擇善之功然後篤行以盡其固執之力是固執不能無待於擇善明矣故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間置一而字可見

於思勉不同

自聖人而言則以其生知自然安行故戒思戒勉無所先後自學者而言則審能學知更須利行故擇善而固執之先後謂誠則無不明而誠之則可以至於誠尔此之謂也

誠之之目有五言知何詳言行何略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善以擇言其事非詳則不足執以固言其事雖一而有餘故博學而能必篤行其所已能審問而知必篤行其所已知思而得矣詳而明矣又必篤行其已得已明者是行者所以行所知也而何詳畧之疑哉蒼義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似自明而誠者則非所性而有矣其次致曲能有誠之則形之則著之則明似自誠而明者則非由教而入矣

有聖人心不自聖之盛德有賢人積而能化之工夫夫子自誠明者也而致曲有誠至於著明者積而能

化之工夫也誠則形之誠未是誠之統體其義如仁民之仁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之誠方是仁之全體疑夫子為自明而誠者以文害辭者也疑致曲為自誠而明者以辭害意者也

　　両言至誠一也何有贊與知之異

天地之化育至誠一也何有贊與知之異

贊化育以行言知化育以知言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熱一息之差知化育真知天理之必然也化育雖出於天而裁成輔相亦必待人為之贊助

贊就事物上言知就理上言

贊化育以其能盡性也知化育窮理以至於命也

盡其性者是自内而外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大經者是自下而上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化育者天道流行之妙贊之功能化則至誠矣○

曲能有誠矣猶有待形著動變之積乎

章句謂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備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不異於聖人然則形著動變自是有誠之功能化則至誠矣○曲能有誠属下句意言曲若能有誠則形則著則明則動則變以至於能化

　　誠者自成也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故能有神至道化之事以就理上言則化育之理本乎天而有以默契之則在乎人唯能極其存養之功則可以胎合道化之理○智者知化育之理贊者助化育之事苟於理有未窮則其知有未盡又安得盡性以極裁成輔相之道哉

　　其次致曲○能有誠之誠此誠者之誠

如何

此誠未是統體誠處蓋是逐節逐曲推致各造誠實地位積而至於能化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誠之

後自成與前自成不同蓋聖人只說自成便了故言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己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成己知之事何以言仁成物仁之事何以言知

克己復礼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豈不是成物

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無與不有異與久則徵

徵則悠遠悠遠久所以成物久與遠有異與悠遠久恒於中遠著於外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悠遠而無窮所謂悠久所以成物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久則徵又徵則悠遠悠遠即悠久而繼久言悠遠悠久者承上而言則悠遠在高厚之前以見諸用者

尊德性四句言而敦厚言以

尊道性而道問學非存心無以致知也敦厚以崇禮而字以字之別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字以字之別

溫故自知新而者順辭也敦厚又當崇礼以者反說也

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夫子何以定禮樂
刪詩書
王天下有三重焉孔子雖善不尊述而不作者也
其正礼樂刪詩書皆倣之以復於羣聖制作之旨使
後世有可考治而已然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也
至聖至誠之別
至聖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誠上章大德敦化而
言聖者通電變化之称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
之謂天道之極致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盛德之著

乎外者也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至理之存
乎中者也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
顯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
聖者大而化之謂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之
謂與天合德者也故經中凡說天德處必曰至誠說
人倫之至必曰至聖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如字其字之辨
如天如淵承上文溥博淵泉而言其淵其天與肫肫
其仁承上文經綸立本知化而言
○○○如天如淵皆言充積而發見之意無先後之
序獨其序仁其淵其天則以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
育自下說從上去肫肫以經綸言淵肫以立本言故
先後如此
言至聖曰如天如淵言至誠曰其淵其天謂
之其則不但如之而已聖誠却有優劣乎

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
故人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民莫不敬信且
說爲至於九有血氣莫不尊親此光積極其至發見
當其可者也至誠是實理之本乎中者故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皆其實理自是如此聰明睿知皆自此出
既非二物何所優劣乎

四書待問卷之十六終

臨江蕭鎡編

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而公孫丑陳代乃發不見諸侯之問

孟子嘗言不為臣不見踰牆閉門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是觀之君以礼來見則自當見之呵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礼耳史記謂惠王卑礼厚

幣以聘孟子而孟子至梁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礼也蓋先王之礼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礼故其呵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祇見焉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礼幣先焉然後往答其礼也耳

孟子不見諸侯而見齊梁之君借曰惠王礼幣招之而往宣王豈招之而往邪

孟子見齊宣王事始末具載其書中間孟子將朝王一段乃始見之礼陳義如此豈苟合易進邪是時唯宣王能知孟子礼之以賓師之位未幾便致為臣而歸可見於他國不合

孟子既以何必曰利答梁王利國之問矣又曰周於利者凶年幾不能殺利國孟富國強兵之類志於富強必害仁義呵謂周於利者耕桑雖處凶年其時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帛故無凶年之害此義中之利呵謂王道也舊藏

惠王治上之樂賢士宣王雪宮之樂呵問似同

同孟子答之何以異

惠王之質又下於宣王方其顧鴻鴈麋鹿蓋有矜誇之意而宣王則疑賢者之不肯有此樂也為愈矣故孟子之對惠王也告之以獨樂之不得其樂末言夏桀之事呵以警其驕惰也對宣王也則陳義以擴其心志呵以引而進之也然大意皆言當與民同樂而已

孟子治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誇

孟子答治上之問好樂好勇好色好貨之問

皆徐引其君以當道何其辭氣之不迫也至答利國之問杜文管晏之問秦楚搆兵之問皆反覆其說以開之何其嚴也以後說方之前說若未甚峻而攻之反切何與

前數者一病為一事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人欲可遏至於霸強功利之說易以惑人或趍之則大體一差無往而非病雖有嘉言善道無自而入故闢之不得不嚴也

槐地迫於秦受兵割地無虛日而孟子教惠

王省刑薄斂修孝弟忠信使可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說何容易

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天下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於天下以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然王者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畴既叙則人皆知尊君親上刑罰既省稅斂既薄則人皆得樂生送死於此率歛欣鼓舞之民而征之其敢自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直搗函谷閔可見○孟子勉時君行王道孔子言吾其為東周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為周武王孟子是也

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

齊王急於戰伐之功其所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擴充之

梁惠王下

齊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答於傳有之矣他日又曰文王以百里百里之國果可以為七十里之囿乎

所謂於傳有之

類先儒謂七十里之囿必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窃以孟子之心但以推廣齊王與民同樂之意窃意雉兎魚不往者則雖七十里當無復

育矣況周之盛時天下山林川林澤
易擾而不禁乎漢武帝上林苑三
十里
以大事小如何是仁以小事大如何是智
仁者無計較之私　以文王之周而七十里者
度之度明必不以小而啟大　智者有量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以小事大樂天者
矣何云以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詩云昆夷
駾矣唯其喙矣
中庸衍聞卷十二　王
事之者樂天之仁伐之慮天　是道理豈
有計較之心執俗見以觀聖賢陋矣
孟子不取管晏
羞稱管晏者其大法也其言與事有可取者亦不可
掩亦與人為善之心也與引陽虎之言同
孟子告時君多言湯文之事又與滕文公言
屢以大王之事告之
滕國小而迫非有湯文之德不能與　不過其為善
以待後世其次則效死而已固難以湯文之事告之也

公孫丑上之上
公孫丑言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孟
子亦以為難而謂師文王者五年七年必為
政于天下可乎
文王當殷家累世聖賢之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雖
有文王之德涵濡百年之久而猶有未盡治者以其
時勢之難也戰國之際王澤既泯汎天下不復知有周
矣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諸侯有能法而行之則可
以為政於天下矣況仁義以漸摩積久而後能化

非若紀綱法度之易以感人心又德政之分也
既言孟施舍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
子之守約
氣是實物約是知虛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
耳非以約對氣言亦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言勿
舍皆守氣而勿之守氣不如舍所守之約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所守為尤約也勿舍是氣上
欽工夫曾子是理上做工夫蒼蒼涵涵知言之別
告子不得於言與孟子知言之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破辭知其蔽於字其字有在己在人之別然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以持志為主何以下文言養氣不及持志

持其志即其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即全在集義集義即持其志也孟子細密工夫如此不肯下一敖字先儒謂才高難學

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則

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為生浩然之氣至於浩然之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

孟子先言養氣又言養心又言養性而言養果不同乎

氣為尤詳所養果不同乎

孟子雖言養心矣又言養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原顯微本無間也有以養之、方此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之事業凡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為焰灶為烟閒為妻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所由分也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也

養氣不及持志

養氣養心養性先後

志至焉氣次焉則持志在養氣之先存其心養其性則養性在存心之後

孟子言養心養性養氣而養氣為詳豈善養氣之外與

心者以具衆理而帥夫氣者也性即此心所具之理而生夫氣者也氣則聽命以心而載夫理者也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而心之所以失其養者必其人欲之分數多天理之分數少也然口鼻耳目四肢之欲

皆原於氣而人所不能無者特有品節限量耳苟溺於所欲而不能節則放僻趍蹤無所不至而心之所存焉者寡矣故唯寡欲則神清氣平而通心常存道心存則有以統夫性帥夫氣而皆得所養矣先儒謂養心也養性也養氣也蓋一理而已不有致養于氣而委心性于不養也未有外心性而與養氣為二者也自脩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稟之於天者合下便有此氣何以又曰集義所生

天地之正氣即集義所生者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共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是理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豈集義之外別有所謂天地之正氣哉○以本體言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之所生也人有是氣而不知非義其不暴其氣者幾希矣故孟子養氣大旨只在集義

配義與道、義無氣則餒矣集義所生行有不慊於心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氣不足而餒行有不慊於心是義不足而氣亦餒

告子外義孟子以為未嘗知義而曰集義則似有取于彼而集之以於此矣

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使合宜之謂事物之來無不以是裁之而使合于宜焉是謂集義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

浩然之氣旦氣夜氣

氣無二氣而所養不同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者旦氣夜氣其日夜之所息者浩然者得所養之全而無虧欠之時旦氣夜氣則梏亡之餘而所息之功也所息之積日以深厚則盛大流行將有不期然而然者聖賢於浩然之氣猶曰善養可以旦氣夜氣而不知所以養之乎

詖淫邪遁之辭何以知其蔽陷離窮

辭之偏詖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于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道辭之遁逃

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

知言章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距楊墨章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

先事而後政者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者自大本而至節目

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故淫邪遁由此心之失故言生於其心淫辭詖行乃異端之害故言作於其心失自中出者其發必驟故先大綱而後及於節目害自外至者其浸以漸故先節目而後及其大綱上言

發於其政下言作於其事亦自不同蒼叢

孟子言浩然之氣而其終但言伯夷伊尹孔子而不及氣

答問之間文勢自是如此說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君己造至極有此氣象則其所養可知而浩然之氣又不足言矣

亦以三聖人所養言之也君百里而能朝諸侯有天下非德盛者不能及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非心得其正而不為外物所動亦不能如此

伯夷之　宜不足與有為矣孟子稱其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何自見之

公處克舜無以異瑕瑜共制行高處

夫子賢於堯舜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遂克舜也不識

四書待問卷之十八

臨江蕭 鎰 編

孟子

公孫丑上之下

孟子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又言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何德可服人而善不能服人與

以德服人者由德有諸己自能使人之心入於德故人無不服以善服人者以善私於己唯恐有人之進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蓋仁是體義仁之本體我則人斷制礼則人之節文智則人之分別正倘眷之生意實於四時春固生之生也夏則生

於善故人雖不服蓋以德者無意於服人而自不能外以善者有意於服人者則必有與之爭善者書曰有其善喪厥善

仁則榮不仁者辱仁者統體無私宜無榮辱之殺矣而猶有好善惡惡之心此為不榮則辱者言之仁者心無榮辱之累豈以榮辱之故而為行仁哉

仁者私欲淨去義天理流行固非自外至者之可能然而生若惡辱而居不仁則是遷善之心卒歸於不仁而已矣

人皆有不善忍人之心至孺子入井皆言仁何以下文四端並言仁義礼智而四者之中仁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生意貫通乎四時之中仁之本體我則人斷制礼則人之節文智則人之分別正倘眷之生意實於四時春固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蓋仁是體義礼智是用專言之則曰仁義礼智偏言之則曰仁義礼智

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為德無所不具抱之則推是四德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推之則推是四德而一以貫三者惻也

仁義礼智之端仁義礼智之實

端者端倪物之緒也實者真實之對也孟子於人不知不覺處提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使人驗

而知為仁義礼智之端於人日用常行處提出自親從兄使人由而行之而知為仁義礼智之實端者端緒之謂性之發見者也實者精實之謂情性之發見而精實者也自其惻隱之發而為親𠂤之愛之實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自其羞惡之發而為從兄從之故之實以至居鄉以齒處窮不遺皆義也自其辭讓之發而為節文斯二者之實建而為足以有故皆礼也自其是非之發而為知斯二者弗去之實建而為足以有別皆智也各自其發見而切近精實者

推之以副至其極是故即其性之發見者則謂之端即其發見而精實者則謂之實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事親從兄事也此四端曰實之分也自脩

仁義礼智根於人心之所固有故自人心而言必有仁義礼智之性以為之體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為之用而事親從兄又其用之先見者也

孟子兩言仁義智皆曰惻隱羞惡是非而於礼一曰辭讓一曰恭故

禮者敬而已矣恭則敬之見於容貌者也恭敬則表裏如一礼之大用莫加於此辭讓又敬之一端與惻隱羞惡是非不同故言端則曰辭讓欲其擴而充之也不言端則曰恭敬直因此以著其本體耳蒼兼

四端不言信

程子言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五行無土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在四端之中信者實有此者也實有此仁實有義實有此礼智即信也四端無信不成四端所謂敷無當於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不得不彰

和皆擴而充之下文苟不充之何以言擴

擴言推充言滿上言知皆擴而充之既知得如此便當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擴廣而後能充充則不必擴也

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何以又曰隘與不恭

非謂夷惠為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之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扳其本清其源

二子於清和之中已盡其之已盡其道然於是二端
執而未化故有所偏而未免於隘與不恭也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以又曰聖人百世之
師

古人制行以一德名者必有所偏既有所偏則不能
無弊於不能無弊之中而其遺風猶足以師表百世
所以為聖人也是故聖之清聖之和亘師之師也清
和之弊為隘為不恭君子不由矣學者師其清和無
師其隘與不恭善師聖人者也聖之清聖之和所以

為百世之師者謂能使薄夫敦鄙夫寬頑夫廉懦夫
立志也然學禹惠不則頑懦者學清必隘薄鄙者學
和必不恭故君子不由耳學者當於清聖之和而求
其所以師不當於清和之偏而流於隘與不恭也

○○○隘與不恭乃清和末流之弊謂學於禹惠者
禹惠自身却無此

公孫丑下

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則周官封疆之制周易

設險守國弘大之利非與
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該本末具舉
道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度詳密又有周
天下之意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後法制不為虛器矣
則舉其本以明之蓋以其本而後法制之險而告滕文公

孟子言國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告滕文公
以鑿池築城
言固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道者多助故地利不
如人和也告滕文公則其國小勢迫到無可奈何處

則死守而已然必其民能效死弗去然後可守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至於
丈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則見而知之湯學
於尹與尹學於湯與
論學聖之傳必原其自論道統之正必先於所尊天
既命湯以為億兆之君則其所以承堯舜禹道統之
正傳者湯固不得而讓尹也湯雖承學于尹而不得
讓三聖道統之傳尹雖授教于湯而不能干湯道統
之正湯既不得而讓尹必獨可先得而先湯哉蒼蓋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不知當時所學何學

史記載素王九主之事視民知治之詞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則湯之數於伊尹蓋有之矣若桓公之於管仲其所從學管具載管子霸形諸篇迎之於郊礼之於廟三爵而問為政而曰仲父不以一言救寡人寡人有月將安聞道則學焉後臣殆非虛語然伊尹之學在克舜故湯學其所學而王管仲之學在功利故桓公學其所學而霸為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所學哉

泄柳閉門而不內其絕物已甚如此及無人子經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不戚於苟賤而容乎

閉門未為臣故不見及其既仕則直道事君義不苟合非賢者為之主則必不見容非謂有人譽己乃能自安也所謂不能安其身恐緣公不察己之誠也臣而唯恐其君之不察其誠則其合也難其行道也不易自是如此

君子戚出戚處各有其道固不可是前日之介而非今日之通亦不可是今日之通而非前日之介閉門不內此泄柳也無人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亦此泄柳也其出處之時然也夫何疑於泄柳

孟子見齊王退而有去志而三宿出晝晝猶以為速

見王之初必王之已有所不合故有去志居賓師之位而不受祿庶幾去就之在己也然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故三宿出晝猶望其能改耳然則見王而退有去志者樂天之誠也三宿出晝者濟時之心也大賢出處豈若荷簣者之果哉齊王不可以為湯武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之當時諸侯則猶有可取者以其不飾詐矯情以自欺也觀其聞孟子之言則曰悛不能遽好樂之間則為之變色言好勇好貨好色則自以為疾雖鈍而不敢夫飾詐矯情以自欺者異於故益子猶有望焉不欲大于齊者知齊王之不足與有為也不忍速去齊者冀齊王之猶可與有為也

天如欲平治天下與天之未喪斯文同與
此皆聖賢未信之辭然亦可見理賢氣象聖賢之分
也

孟子既曰憂以天下又曰吾何為不豫
戎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有疑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乎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戎人退文中子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孟子不忘天
下憂亦不容其樂天知命之樂也
千里見王是子所欲而又於得見王退有去
志

孟子雖成就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與有行而
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於聖賢之所以為至也

滕文公上之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性之也
性善性之有以異乎
性即理也渾然至善唯聖人為能盡其本然之量善故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以實
之以見仁義不假外求所謂性之也性善之性實性
之之性虛善性之所謂所性而有也

孟子道性善苟楊兢為異論先儒以天地氣
質言之而性之說始定然分性為二則果有
善不善矣
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也人物得是
氣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不自立
依氣而行則理未嘗離乎氣也以理言性則性無不
性以氣言性則有美惡之不齊所謂有善有不善蓋
言氣質之性耳荅義

勝國小而迫於大國亡可立待問之孟子宜
得富強之策而道性善稱堯舜毋乃迂遠而
於濶於事情乎
性者人同得於天之理堯舜則此盡心者也苟盡此
性堯舜可為而況區區之富強乎其所以自強在文
公耳

四書待問卷之十九

孟子

滕文公上之下

臨江蕭鎡編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行仁政孟子止許以善政而不以王道期之何也

滕介齊楚之間滅亡之不暇孟子所為謀者無非王道至無可奈何委以可王望之豈是不言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夏后氏之貢猶有不善者乎

作法必始於精終於精古人豈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也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未善也

禹貢九州之賦有錯出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省耕省斂而補助之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所言乃當時用貢法之弊耳

法至後聖逾密夏商之制都鄙用助法鄉遂用

貢法貢非不善但比之於助法其終不能無弊後聖因其無弊而損益之而談者遂以前法為不便善使無復後弊損益以為助徹乎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人者矣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矣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趨聖人不可保其往也則聖舜禹亦不得已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豈至於窮焉而無所歸

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嘆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　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也已故凡　者尊惜其未分之智而盡善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豈其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子曰庚夏之道寡欲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所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泰而悲夏之道不可復見也我孟子告齊梁之君則為王者師告齊梁之君則

勸以行王道

齊梁地廣民衆故能行仁政則可以為王滕壤地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故能於為善亦可以為王者師而其澤未及於天下以此見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為之事也

孟子距楊墨及夷之求見則曰吾今則可以見矣

闢異端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其害道之罪見夷之使知吾道之可反而啟其遷善之機故曰歸斯受之而已孟子豈塞其向道之塗我宜乎夷之憮然為間曰命之也

滕文公下

陳代萬章皆言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何嘗不見齊梁之君耶

陳代之意以為枉尺則見必其君先來見然後聘則不得不往見之如見梁惠王是也既至其國或為賓師若欲有謀焉則來就見託辭召之則不往見古者仕於其國不為臣不則見必其君先來見然後往見若在他國則諸侯無越境來見之礼故以幣求之如見梁惠王是也既至其國或為賓師若欲有謀焉則來就見託辭召之則不往見

○如答齊宣王是也齊雖不聞有聘然以梁事及答○陳代之言觀之必非不待招而往者未敢決齊其○進退可見

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果天子之事與抑桓文之事與

春秋聖人之用捨典禮命德討罪過人欲之梯突存天理於既滅亡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賊禁其欲而不得肆所謂天子之事也春秋之時有功者未有大于五霸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于五霸者

也春秋所以治五霸之功過故其事為詳而五霸桓文為盛所謂事則桓文也知春秋為治五霸之功過則知天子之事行於桓文之事之間矣荅葉

孟子距楊墨以承三聖堂當時害道止於楊墨與

申韓之刑名儀衍之縱橫皆異端之能害道而孟子獨距楊墨者蓋理有似是而非者最為害道楊氏之為我疑於義其流至於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義則無君墨氏之兼愛疑於仁其流則以愛無差等

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則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申辨儀衍之術其患足以戕世而不足以戕俗楊墨之言淇患在内故其邪説詭行淫辭能壞人心術于是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乃至若是烈矣是當時害道雖不止于楊墨而楊墨固害道之甚者也荅叢

墨子兼愛孟子距之　也而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非二本而無分乎

孟子距楊而曰歸斯受之不　之辨

聖賢之待異端當其橫議距之甚嚴及其來歸待之亦恕使如佞説之為邪而正甚害道之罪待之恕使知此道之可反而啓其遷善之機蓋楊氏之為我疑於義墨氏之兼愛疑於仁其流弊至於害仁傷義率天下為禽獸之歸故不得不嚴以距之及其反也則

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所論制民之産云者謂可以王耳非謂專特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以由是而推之以為法并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大法制之善則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不免於徇私妄作之失礙之

孟子

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不至於若　者幾希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固是道不仁亦可謂之道乎

有仁之道有不仁之道道二稍言大路小路也

夫道一而已矣而又曰道二

道二箇字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若言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何謂夫道一而已矣也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賢德論小役大大賢役大賢曰天可也小役大以勢力論天者理之當然也到勢力不然是其理勢必當如此涕出女吳豈人情哉

弱役強亦曰天何哉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明善所以誠身也

而又曰思誠者人之道不知思誠工夫又在何處

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思誠者毋自欺慎獨之功明善固所以誠身而誠身又在思誠思誠唯恐其理之在我者有一毫之不實常思有以實之如是則意誠心正而身無不誠矣思誠楯君子有九思

離婁下之上

子產游人之事謂之不忍人之政可也何以曰不知為

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有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始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於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以結其腹實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必不免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安得人人而濟之哪

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難視所待之厚薄為輕重冠冕黼之論似太過

孟子此語是言大凡報施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孟子語有痕跡此類是也孔子但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言可不信乎行可不果乎

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也必乃私也言必欲信而不知義將至於守其所不可復者私意相與而非信也行必欲果而不擇義將至於為其所不可推者直情徑行而非果也故大人者言行不必信又曰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果唯義所在焉耳

大人者言不必信之必有意為之也言語必信之必自然而然者也有意為之者但期於信而不顧義之所在自然而然者言無不信非欲以此正行而為之者惟義所在則不期于信而自無不信而何以正行為哉

博學詳說而反約即上章深造自得之意如何

博學詳說即是以道深造之意將以反說約則欲其自得之深也但上章以行言下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

聖人人倫之至則曰皆法堯舜而已矣至言察於人倫為法於天下何以獨言舜法者人倫而已聖人道其常而雲之不矣未足以見其人道之盡也惟舜及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為人道之盡故特以舜為言耳

湯執中子莫執中之別

湯執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之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為之中亦湯之中也為我而不敢為楊朱之深於愛而不敢為墨翟之過於者二者之中而執其一節以為中

者子莫之中非湯之中亦非堯舜之中

湯執中即三聖授受允執厥中之中與子莫執中又同而義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其曰允執則非住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以其為我而不為楊朱之深於愛墨氏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四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自無不中之死者非學乎聖人之學則不能權之以適乎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舉一而廢百

者也

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而不中故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以我為燕愛之中為中而執之則所謂執中者執一而已矣豈不受害於時中乎子莫是也

聖人不思而得言明睿所照萬理咸具然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也

到聖人地位可以不思然聖如堯舜念兢業業何

嘗謂求自聖來此人心所以不死天理所以常行聖人為人立極處為有此心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

臨江蕭鎡編

孟子

離婁下之上

以下多春秋時詩而

詩亡然後春秋作

曰詩亡何也

詩云為周室東遷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詩亡矣孔子作春秋定於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繼雅也

孟子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春秋載王霸列國之事多矣何以獨言桓文

春秋二百餘年以無霸如以無霸終其間五霸迭興桓文為盛桓大國扶小國　諸侯以尊天王安中國攘夷狄其有功於天下甚大後之霸者皆本其道而行之所以謂其事桓文也

春秋既曰其事齊桓晉文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孔子作春秋以史之

文載當時之事皆可以治五霸之功過至於先詐力而後仁義則孔門童子所羞称者春秋之於五霸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是故以治其功過而言所以為事則桓文若明其道正其義則固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世而斬以言君子之澤可也小人亦有澤乎

所謂澤者隨其小大淺深之所漸被小人以對君子而言小人在上為政亦未嘗不流澤也然謂小人之澤則與君子固有間矣

澤謂波流浸潤清水是消浸潤污水是污浸浸大約皆五世而絕

取者貪之屬無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吝取者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法也若以過取者為傷廉過于此而使夸于彼者也過于之為傷惠過死之為傷勇過于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夸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使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

聖賢之道中而已矣禹稷三過不入顏子簞瓢陋巷

顏子簞瓢陋巷　失之不及

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則為中矣簞瓢陋巷則非中矣簞瓢陋巷在顏子則為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禹稷顏回同道曾子思同道禹稷之思顏子之樂曾子之去子思之守道忍乎同

聖賢之迹所為之迹不同而同歸於道要在所居之地而為其所當為而已顏子之道固同於禹稷于思之道固同於曾子而曾子子思亦未始不可同於禹稷顏子也此之謂時中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顏子未見於事為而以此之禹稷無乃過乎

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本末一致有顏子之德必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於聖賢於聖賢矣何有哉惟其時而已

事親有隱而無犯故事父母幾諫匡章子父

責善而不相過則必無婉愉之容色非有深愛者通
國所称似不為過孟子何以深辭之
巨章不能察親之意而過於辭色是以為責善而賊
恩人子而至於責善以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故其事
而反以傷父子之天性其可家国不為無過然謂之
不孝則已甚夫舉竟章之本心亦欲其父之善諭者
當原其心可也

萬章上

堯舜與賢禹傳之子孟子以舜尚益為相歷

年多少吉之使舜禹而祐澤未久克舜將不舍于而
授之乎
賢處占七分久處占三分不然何以不使舜為便即
位而使居攝也此等大事若天命人心未到剔熟脫
處如何逆然踐履其地

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取于
則其大者亦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
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哉
道義云者蓋體用而言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蓋

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
遺大故必無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阮曰義又曰道者體用言之也先言義後言道者
自其用處言之而見其體之一也天下千駟所謂
大也一介所謂細也物有大細而道義無大細苟容
於道義則豈問於大細哉此伊尹之辭受取予無問
大細一以道義斷之而不苟也

萬章下

惠惠言風伊尹不言風

惠惠不得有為於當時而其清和之風足以廉頑立
懦寬鄙敦薄伊尹以天下為己任得行其道於天下
而後世被其澤不特聞風而已
武謂伊尹得行其道而惠惠不得施其志此論固通
然似不必然不偶然耳

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及
從而祭膳肉不至何以不稅冕而行
夫子生於魯其仕父母之邦固無可去之義不得已
而去亦必全其去之之道方其司寇攝相三月大治

而定公君臣受齊女樂怠於國政夫子時則可以行矣而不欲彰其君相之失故遲遲其行及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所謂以徹罪行不欲為苟去也

可以速而速與前篇可以速則速而字則字之辨

仕止久速皆言聖之時也而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

清任和氣質之偏以一德名者也而孟子謂之聖

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能力行以造其極則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表裏洞徹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就三子而論則伊尹之學又深於柳惠然於孔子皆有不得而班者

柳惠一流於清一流於和伊尹聖之任者未見其偏何以列於柳惠之間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弊與二子同

柳惠伊尹優劣

伊尹體用較全柳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柳惠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謂之和

公易其介孟子謂之和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和者之守不念舊惡此清中之和不易其介此和中之清

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伊尹聖之任祿之以天下祭焉千駟弗受弗顧未得為任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雖不念舊惡終是清之意多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與鄉人處油由之然不忍去雖不易其

介終是和之意多伊尹治亦進亂亦進自任天下之重以弗克俾厥后惟堯舜為恥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雖不受祿焉終是任之意多

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則所重在聖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則所重在智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三子所知偏於一故其所就亦偏於一孔子知無不盡故德無不全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此言由智以至於聖譬之于射巧不

足而力有餘則能至而不能中猶三子一節雖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於時中也若孔子則巧力俱全至而能中所謂聖智無備也此則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而非所謂有輕重也

孔子何以集大成聖智終始就全就備巧力中至就難就易

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樂之小成也若八音迭奏始而宣之以金是作大樂之條理於此而始

終而收之以玉是作大樂之條理於此而終所謂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者此樂之大成也學問體要而始於致知終於力行知之至則為聖三子始焉之所知止於一理故其終止成於一理夫子始焉之所知兼天衆理故其終亦成於衆理焉之清尸之任惠之和是各於理上見得透徹故其為聖也亦各成於一德夫其止於一德者自以一德為大矣以清為大者以任為大者以清為小以和為大者并以清與任為小矣於是各以一德自為

○始終亦猶樂之一音自為始結所以為小成孔子○之大成亦非外三子之聖以為聖蓋集衆小以成○其大也集三子之清任和時出而用之所以備道全美度越諸子亦猶八音並奏集諸小成為大成也又譬於射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有不中者巧者知得到則百發百中力者行得到則百發百中有不必中蓋學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

周室班爵祿何以與周禮不同

先儒謂孟子是夏商之制至周公拓土宇增國

以封諸侯故分上之數大司徒率多四倍五倍視卷有畿蒙大東頌史亦在邦城之中然後知矣封四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臨江蕭鎡編

孟子

告子上

告子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總是抑有本末先後乎

公都子舉告子與武人言性三說均之為失抑有深淺乎

三者雖同為氣質之性然而武之說猶知分別善惡告子無善無不善使其知以性而無言之則無病矣告子無善無不善并善亦無之雖為善為惡總不妨矣與時人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故謂性無善則可謂其無善不善者告子不知理之為性而指人之能能知覺運動則混然無所分別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雖為善為惡總不妨矣與時人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故謂性無善不善則可謂其無善

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經之以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也則又以生之謂性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則告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又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尒而無善無不善則又生與食色之意豈非生之謂性一語為繆戾之本根矣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即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告子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孟子未便攻他只為告子認生處為性更不分別人物則是將血氣知覺為性凡物有血氣知覺運動者皆與人性為一見血氣而不見義理則不可也

公都子舉告子與武人言性三說均之為失抑有深淺乎

三者雖同為氣質之性然而武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無言之則無病矣告子無善無不善并善亦無之則混然無所分別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雖為善為惡總不妨矣與時人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故謂性無善不善則可謂其無善

則性果何物耶

公都子問性焉子荅以情

公都子問性焉子荅以情才

公都子之問皆以其原於氣者言之孟子荅之不言性者非不言性也以性無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若驟而語之以性之本體則彼方惑於三者之說必不能遽反其本故即其性之可發者言之則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以情言之則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即其情才之善而性之善可得而見是故仁義禮

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而其所以能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者才也性猶水之源情才猶水之流
既難與之窮源不得不指其流之未遠者示之使知
其流之清而知源之清也必矣菴叢

公都子問性孟子答之曰情曰才曰心而不
及性

公都子所問皆指其成於氣者而言孟子答之不及
性者以性之體宏若驟語之則似才或於三者之說
必不能達性之本故指其性之所發為情為才者言
之即其情才之善則性之本善可知至於心亦言其
已發者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心之全
體也

孟子言性善情又善至謂若夫為不善非才
之罪則才亦善矣是果無惡乎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矣益不端本清源之論故言性善未嘗有惡
孟子之說容有未備故程論性必兼氣質言之而謂
才稟於氣既帶氣稟則氣稟有清濁厚薄之殊凡所
以能為善能為惡者氣稟之所為故朱子言程子之
大較宗

善者性也能盡性者才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其才
然也以性而言則情與才非有不善特氣質之稟不
容是以才有可不拘情有所狥而不能一於義理耳
才之不善亦猶情之不中節者

牛山章既言心又言氣

此章以仁義之心為主然氣若清則心得所養而所
存自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

仁人心義人路舍其路放其心皆以心為路
並言而下文只言求放心

仁為義體義為仁用體立而用有以行其理則具於
一心若放心而不知求則兩失之矣能求其心則心
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故集註曰能求
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聖賢所共由者孟子恐人
不識故以此喻之然其要歸只是心耳故下文一向
說從心上去

舍其路而不由者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故也故言放其心於舍其路之下而以求放心終之

學問多端而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豈求放心之外無他道耶

中庸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放心不收則學問思辨亦從何有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學問用功處聖賢所以備道全美為有此心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心上都去理會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近裏自此進進不已即下之則曰思無邪學詩者於一篇一章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三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為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

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要當操之常存然後為心得其正若動則昏靜則擾無所捨束則亦放其心而已矣是故為學問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則是工夫最切要靈心存而不放則志足以帥氣無蕩佚之失則曰就於高明道足以制欲無睽蝕之病而日趨於

下學上達工夫正如詩三百篇頭緒雖多而一言蔽之則曰思無邪學詩者於一篇一章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三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為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

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要當操之常存然後為心得其正若動則昏靜則擾無所捨束則亦放其心而已矣是故為學問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則是工夫最切要靈心存而不放則志足以帥氣無蕩佚之失則曰就於高明道足以制欲無睽蝕之病而日趨於

之順而不害使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為其所累則充於梏亡反覆之害而心得其正此心既正然後一身無所施而全體胎融大用普徧其在我皆然一之不盡而其所以盡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脩天爵以要人爵雖曰要之而實已棄之矣豈必待得人爵而後謂之棄耶

脩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之假仁義猶愈於不似而不脩者聖賢之心寬弘平正善心藹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

以處之耶

告子下

既曰大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也

道以路言謂事物心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前輩謂在物為理處為義是也道義皆所當行之路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衆共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取其來往必由不知道之由路無目之間者也不知義之由路無足者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似言仁與道為一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者又似言仁與道為二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

心以於仁則所行無不合道矣故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君不鄉道之實也上章尒言為仁之當道皆言道與仁非有二也

所就三所去三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仕之正也以礼貌衰為去就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豈若予之本心哉

宋經以利說秦楚孟子以其號為不可及答時舉天下莫能行其言矣有能接我以礼貌而周戎之窮困猶此善於彼耳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不可受也明未至於此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明不多時受也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一終

孟子

盡心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在盡心之後乎

盡其心者為能知其性而天者性之所從出所以能盡其心者為能知其性則必知天理實一源也知性知天格而后知至也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

心體貫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即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為有外故盡心必本於窮理窮究衆理則能極心體之貫融而無不盡矣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之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能造得此理然聖賢學問却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便了却又須知行夫持敬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

此念展念密可謂故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欲事天而不知天為何物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之夫則亦非實有諸己矣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動心忍性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皆以理言動心忍性心言理性言義也盡心知性所以造其理知之事也存心養性所以履其事行之事也然聖賢能必之於人而不能必之於天下之降大任於聖賢亦非使之安意肆志而為其所不能為也其必有飢困窮乏苦空之排乱以悚動其仁義礼智之心然後有所興起感動而九聲色臭味安佚之性有所堅忍而不安作人欲日消天理日長益致其知益勵其行而所造之理無不盡所履之事無不備矣故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盡心知性知性在先盡心在後存心養性存心在先養性在後

知性即格物致知之謂盡心則物格知至之地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之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也

存心正心養性知性之別辨

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自養性明此天理性是知性

立命知命正命之辨

凡死皆有命惟盡道而無憾者乃為正命盡道而死非正命也如謂知此道理立謂立正命也盡道雖壽非正命也如謂知此道理立謂立自家身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正命盡此道理當死則死而無憾方是正命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恕不容去一何以言恕而不言忠

推己之謂恕若自己心元自不實不盡元無此忠更將何物推以及人所謂無忠做不出恕此人而有不忠之恕惟務苟且姑息於一時一復有己可推亦不復近仁矣

尊德樂義以義配德為不失義達不離道以義配道無義不足以為道德非義不足以為德孟子言道德以義配之謂道德必得其宜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仁義不止於孝弟而以為達之天下得非推孝弟之心於天下即是仁義乎

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此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之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故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

親親敬長雖若出于一人之私然其所謂仁所謂義可以建立人極綱紀人道以至于不可勝用者不過即此心而達之天下萬世耳

蓀閒著官著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不知未有閒見氣象如何

湯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繫便沛然不能禦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興而歸之又曰侍大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伯夷太公豈凡民乎

閒其興者其興在我在人之興在人待而興者其興在人

作為振起之興也在我之興感發奮厲之興也作為振起之興雖在人而所聞在我感發奮厲之興雖在我而所待在人論人我之相為興則知伯夷太公不為凡民矣

聞而歸者歸其政待而興者興於教歸其政可以見其善養老之效興於教可以見其善養老之才自修

克踐性之湯武身之反之

性之是生來自然如此身之是真履實踐做得如此性之是不假修習而能反之是學而後能身之反之

亦自不同

居移氣養移體下文但言居而不言養

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富貴則有富貴之養居貧賤則有貧賤之養以至喪戎秋患難皆然言居則養在其中

形色天性也下文踐形但言形而不言色

有此形即有此有色有之形則有人之形色有鳥獸之形則有草木之形則有草木之色言形則色在其中

形色天性也數句是一節夾食色性也何以異

形色天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實據之分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仁主於愛之之果有分乎

理也仁與愛物對言一理萬殊推物平施親心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物對言一理萬殊推物平施之意此仁字是用待物類只有不可愛心不可使之夫所已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頭一以人理奉之則與親民何別是故仁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

既言急先務之為知急親賢之為仁而下文但言親賢之為務所謂知務豈不為仁

急功畫決止言知而不言仁自是併與仁說急親賢之為務所謂知務豈不為仁張敖曰所謂親賢乃是先務也仁字之所為即知之所知矣

之不固而小焉是務大非也又曰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善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兵捐於無兵

至於用師德之次矣而猶以善陳善戰稱乎善政殘民傷敗和氣人心趣散國以隨之非大罪而何唯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則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固無事於戰假使有戰則人和之至未有不勝與誇善戰者自不同也

能讓千乘之國與萬鍾於我何加所守如何好名之人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紋動於萬鍾

過大處發露

孟子言孔子去齊接淅而行以為去他國故

2062312

S
Z121.5
15

211010004880865

速孟子去齊亦他國也何三宿出晝猶以為
速
己自　大他國之速對去父母之遑國之遑而
也若戰國之游地辟民　孔子去齊所以欲速者景公居臣
故大賢濟時行道之心　之半不可變